

岩田礼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 下册



ISSN 2436-6471

# 岩田礼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

下册

《岩田礼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编辑组 编



日本地理言語学会

2022

『地理言語学研究』モノグラフシリーズ No. 2-2  
ISSN 2436-6471

《岩田礼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編輯組編  
《岩田礼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下冊）2022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6342364>

© 2022 by Authors. All rights reserved.

発行日： 2022年3月31日

発行者： 日本地理言語学会

ウェブサイト： <https://geolinguistics.sakura.ne.jp/>

所在地： 東京都渋谷区渋谷 4-4-25 青山学院大学 G1305 研究室

# 目 录

## 下 册

苏晓青：江苏北部多方言交界地区语言地理学研究概要	..... 1
远藤光晓：根据调类合并归纳出调值演变的方向性——以河北省唐山市一带方言为例	..... 41
黄河：用集成数据分析增加 ABA 分布对语音现象的解释效力	..... 53
周磊、黄晓东：江西湘东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及其影响因素	..... 66
黄绮烨：广东潮阳方言连读变调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	..... 79
张勇生、王洁：鄂东南赣语的声调类型及其演变	..... 94
孙建华：延安方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	..... 109
孙凯、昂色拉加、桑吉克：玉树藏语（拉布话）反身-强调人称代词的初步考察	..... 129
支建刚：官话方言中 Z 变韵与子尾的并存现象	..... 147
王桂蘭：〈茄燒白〉字類在屏東縣萬丹鄉的語音變體分佈研究初探	..... 156
Hsiao-feng CHENG: Linguistic Geography of Fujian: The Words for ‘wind’ and ‘maple tree’	..... 171
李仲民：语言接触中的“类推”与“回避”——以台湾西海岸为例	..... 187
石汝杰：上海市川沙方言音系	..... 198
栗华益：试析闽语入声韵尾的演变	..... 223
大岛广美：畲话的短调	..... 247
徐建：皖西南方言开口一二等韵读齐齿呼现象考察	..... 262
许井岗、汪恒璐：徐州方言古清入字新老变化的性质与特点	..... 277
中野尚美：山西省靈石県北西部の嵌 r 化韻	..... 292
遠藤雅裕：論臺灣海陸客語小稱詞[a <sup>55</sup> ]的來源	..... 299
胡贵跃：安徽黟县方言的持续体	..... 328
刘艳：山西文水话“V 脱”的句法语义特征考察	..... 337
张盛开：平江各方言中的多功能动态助词	..... 348
崔蒙：“嘎拉哈”小考	..... 376
村上之伸：閩語の“なみだ”を表わす語形について	..... 384
日高知恵実：方言の商業的利用——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の表記を例として——	..... 395
劉乃華、吉村桜子 訳：至る能はずと雖も、然れども心は之れに郷往す——岩田先生との交友回想——	..... 418





# 江苏北部多方言交界地区语言地理学研究概要

苏晓青

江苏师范大学

**内容摘要：**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在江苏北部交界，而江淮、中原与胶辽三种官话方言则在江苏东北部地区交界。本文列举若干图例，说明调查研究的初步结果。

## 一、前言

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在江苏北部交界，而江淮、中原与胶辽三种官话方言则在江苏东北部地区交界（“赣榆古入声的演变情况和中原官话相同，今声母和胶辽官话相同”，贺巍 1987《中国语言地图集—官话之三》），这是宏观的已知的情况。然而交界地区的语言现象往往是错综的，主要的等言线如何确定，各种等言线究竟是怎样的走向，这些都还是未知的。

语言地理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从语言形式的地理分布中推测出语言变化的各种成因及其形态。错综复杂的方言分布、各种常规的与反常的语言现象，都会由某种原因造成，需要研究和探讨。

关于民俗特征的地方差异以及民俗特征与语言特征之间的关系，贺登崧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曾指出：不同方言之间的界限往往与其它文化特征的界限一致 (Grootaers 1945, 1958)。贺氏在山西大同地区和河北宣化地区发现了不少这样的实例，这种现象值得关注与研究。在语言与非语言因素的关联方面，即方言的边界线是否存在与文化民俗特征的界线一致的问题上，需要有更多实例检验上述贺登崧假说的妥当性。

基于以上目的，我们的调查工作自 2010 年夏季开始至 2014 年夏季结束（含三次补充调查），范围包括江苏境内江淮话与北部官话交界的整个行政区域，即今连云港市（赣榆、东海、灌云、灌南 4 县及新浦、海州、连云 3 区），宿迁市（沭阳、泗阳、泗洪 3 县及宿豫、宿城 2 区），徐州市（丰、沛、睢宁、邳州、新沂 5 县市及贾汪、铜山 2 区）计 3 市 12 县 7 区（含行政村的区）322 个乡镇。本项研究调查选点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以村庄（行政村）的方言为主，在方言归属容易决定的地方，一个乡

镇一般可以只查 1 个点;两种方言交接前沿的乡镇,则至少查 2-3 个点,甚至更多,322 个乡镇总计调查了 650 个行政村。

调查项目为满足上述目标的调查而设计,包括语言、词汇、民俗事项诸项,每项分别含有若干条目。条目设计充分考虑考察的针对性,同时也要考虑语言的系统性。所有设计都随调查的实际需要做必要修改、补充或调整。

## 二、交界地区方言的语言差异

交界地区方言的语音差异可以通过以下十九项字音对比反映出来。

(一)“姑一骨、沙一杀、家一夹、华一滑、时一石、扶一服”六对字是否同音。是否保留入声,是江淮官话与北部官话(中原、胶辽官话)划分的最主要标准。此项考察是方言区划的基础。

(二)“半一办、般一班、潘一攀、判一盼、瞒一蛮”五对字是否同音。古山摄一等桓韵与二等山、删两韵唇音字,今江淮话不同音,桓韵字韵母[ō]或[ū],山、删韵字韵母[ā],五对字不同音。在北部官话里韵母都是[ā]或[an],五对字同音。

(三)“官一关、换一患、豌一弯”三对字是否同音。古山摄见系合口一二等字,今江淮话不同音。桓韵字韵母[ō]或[ū],山、删韵字韵母[uā],三对字不同音。北部官话里韵母都是[uā]或[uan],三对字同音。

(四)“限一现、艰一兼、减一俭、颜一严、雁一燕”五对字是否同音。古咸、山两摄见系开口二等和三四等字,今江淮话里不同音,韵母或主要元音不同。北部官话里韵母相同,五对字同音。

(五)“个一过、哥一锅、贺一祸”三对字是否同音。古果摄一等见系开口字和合口字,今江淮话里同音,韵母都是[o]。北部官话里开口字与合口字韵母不同,三对字不同音。

(六)“根一耕、身一生、分一风、今一京、新一星”五对字是否同音。古深、臻两摄与曾、梗、通唇音三摄字,今读的韵尾在江淮方言里大多合流,或[n]或[ŋ],所以五对字同音。北部官话里,深、臻两摄与曾、梗、通三摄韵尾不同,五对字不同音。

(七)“徐一渠、祥一墙”两对字是否同音。部分古平声邪母字在江淮话今读送气擦音声母[tch],如“翔、祥、邪、斜、徐”等,所以“详、墙”、“徐、渠”两对字分别同音,“详、徐”等字声母在北部中原官话中读不送气擦音声母[c]、胶辽官话中读不送气擦音[s],北部官话两对字不同音。



(八) “哲一接、这一借、彻一切、社一谢、舌一协”五对字是否同音。古假摄和咸、山两摄(入声)开口三四等知章组字,今声母江淮多读[te tsh e],和精晓组字合流,五对字同音。北部中原官话里今声母[tʂ tʂh ʂ],胶辽官话今声母[tʃ tʃh ʃ],五对字不同音。

以上八项,第一项是江淮话与北部官话分界的共同标准。其余七项,也是江淮话与北部官话相互区别的重要语言特征。从江淮话的角度说,这些对比项,是在江淮话区较大范围上选取的,适用面比较宽,对于识别方言性质、考察方言特点有着重要意义。

(九) “群一穷、魂一红”两对字是否同音。古臻摄齿音、牙喉音与曾、梗、通非唇音摄合口字今韵母相同,“群=穷,魂=红”是江苏东北部地区江淮方言(如连云港、海州、灌云等)的突出特征之一。北部官话两对字不同音。

(十) “丝一师、苏一书、从一虫、增一争、仓一昌、三一山”六对字是否同音。古知、庄、章组与精组字合流,即所谓[tʂ ts]不分的现象在今江淮话中并不少见,但这些地方大都是将知、庄、章组读如精组,就是说只有[ts],没有[tʂ]。相反,将精组读如知、庄、章组(只有[tʂ],没有[ts]),则是江苏东北部地区江淮方言的又一突出特征。北部官话知系字与精组大都有别,六对字不同音。

(十一) “男一蓝、牛一刘、女一吕”三对字是否同音。古泥、来母字今江淮话许多地方声母无别,或[n]或[l],上举三对字同音。北部官话[n]、[l]有别,三对字不同音。

(十二) “蹲一灯、论一楞”两对字是否同音。古臻摄合口一、三等端系字今读开口,与曾摄开口一等字相同,江淮官话上举两对字同音。北部官话“蹲、论”今读合口,两对字不同音。

(十三) “扇一线、展一剪、缠一钱、闪一显”四对字是否同音。古咸、山两摄开口三等知、章组字在本地区部分江淮方言今声母读[te tsh e],与精、见、晓组字今细音声母字读音相同,北部官话及部分江淮话不同音。

以上五项(九—十三),是从较小范围(即本考察区域内的)江淮方言特征中选取的,可作为前八项的补充。

(十四) “酒一九、清一轻、修一休、齐一旗、节一结”五对字是否同音。

(十五) “印一认、右一肉、咬一扰”三对字是否同音。

以上两项(十四—十五)主要是用来考察本地区胶辽官话特征分布的。

古精组与见、晓组字在今细音前声母有别,即通常所说的“分尖团”,是胶辽官话方言的主要特征之一,在那里“酒一九”、“清一轻”等五对字不同音。而中原官话

和江淮官话声母无别，对比字同音。

古日母字胶辽官话今多数读作零声母[∅]，少数读作[l]，无[z]声母，所以“右一肉”、“咬一扰”等三对字同音。而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古日母字多读为[z]声母，对比字不同音。

(十六) “房一黄、府一虎、飞一灰”三对字是否同音。

(十七) “东一登、同一腾”两对字是否同音。

(十八) “产一铲”两字是否同音。

(十九) “农一奴”两字是否同音。

以上四项(十六—十九)是根据交界地区某些方言存在的特点设定的，目的是考察域内方言的差异。

古非组与晓组字今洪音(合口)韵母前声母相同，即所谓[f-hu]不分，三对字同音的现象，考察区域中部的中原官话、东部的江淮官话都有分布。

“东”读如“登”、“同”读如“腾”这种通摄读如曾摄(抑或相反，“登”读如“东”、“腾”读如“同”，曾摄读入通摄)的情况，考察区域的北部、南部有所分布。

“产”古生母，“铲”古初母，今北京音“产”读如初母，就古今语音变化说是例外。“产”读[s]声母，与“铲”([tʃh]声母)不同音的情况集中分布于东北部。

至于“农一奴”，最初选取这组对比字项出于两种考虑，一是无论从古音的角度还是从北京音的角度，“农、奴”同音都特殊。二是“农、奴”同音也好，不同音也好，都可反映出方言的特征。调查的结果显示，“农、奴”同音与不同音地区的分界，恰巧跟没有入声的西北区和保留入声的东南区的分界大体一致，存在明显的区域性特点。

词汇民俗的考察项目包括词汇条目110个，选词多数是要反映词形在地理上的差异，但在不违背生活性、习用性、口语性的基本选词原则下，也适当选取若干通行范围相对较大乃至全域比较一致的条目，以求达到以反映差异性为主，同时也可反映一致性的目标。民俗部分由婚姻、生育、丧葬等项目构成，每项分别含有若干条目，如“回门”、“报喜”、“出殡”等，这里不再详说。

### 三、例图说明

本文列举若干图例，说明调查研究的初步结果。

### 3.1 同言线束 I [图五]——典型入声分界特征

示例图为语音：[图一]姑一骨、[图二]农一奴；词汇：[图三]虹；民俗：[图四]当地最流行的地方戏。

(一) 语音(选取以下 9 项中的 8 项同言线)：姑一骨组<sup>1</sup>；半一办组；官一关组；蹲一灯组；根一耕组；徐一渠组；群一穷组；农一奴；个一过组。

(二) 词汇(选取以下 11 条词语中的 4 条同言线)：

虹：江淮官话主要说“杠[虹]”，胶辽官话主要说“酱”，中原官话主要说“绛[虹]”<sup>2</sup>。

蛇：江淮官话主要说“蛇”，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主要说“长虫”。

母狗：江淮官话主要说“草狗”，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主要说“母狗”。

我：江淮官话主要说“我”，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主要说“俺”。

公狗：江淮官话主要说“儿狗”，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主要说“牙狗”。

锅嘴子：江淮官话主要说“锅门(嘴)子”，而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地带主要是“锅门口/子”，其中也包括东海地区。

膝盖：江淮官话主要说“磕拜/盖类(磕盖子，磕拜子)”，其中泗洪主要说“锅盖类(锅么盖，锅腿盖，锅不盖子)”，连云港、灌云、灌南主要说“磕头类(磕头子，磕头眼子)”，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主要说“胳拜/盖类(胳拉拜子、胳盖子、胳拜眼)”。

踝骨：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主要说“踝疙瘩类(踝疙瘩、踝疙瘩、踝的疙瘩)”，江淮官话主要说“脚骨拐类(脚骨拐，脚拐骨)，核桃类(核桃骨，脚核桃)，毛桃类(毛桃骨、毛核桃)”

尿布：江淮官话主要说“尿布”，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主要说“褊子”，也包括东海地区，入声过渡地带两种说法都有。

祖父：江淮官话的说法主要是“爹(爹)”，中原官话的说法主要是“爷爷、老爷”，胶辽官话主要说“老爹(爹)”，其中邳州东部，新沂及东海地区与赣榆说法一致，即“老爹(爹)”。

我们：江淮官话主要说“我们”，而中原官话及胶辽官话及东海地区主要说“俺、俺们”。

(三) 民俗(选取以下两项中的一项)：

当地最流行的地方戏？：江淮地区主要通行淮海戏，也有其他一些地方戏，例如泗洪的泗州戏；中原官话地区主要通行“梆子、柳琴”；胶辽官话主要是“吕剧”。

<sup>1</sup> 下划线条目为同言线束选用条目。下同。

<sup>2</sup> 虹，《广韵》户公切，又古巷切。今江淮官话、中原官话说法本字当为见母古巷切的“虹”，胶辽官话的精母说法本字待酌。为分明起见，三地均以同音字替代。

回门：江淮地区主要是双回门，中原官话及胶辽官话（赣榆北部地区）主要是单回门，其中包括东海北部地区。

### 3.2 同言线束Ⅱ[图六]——与入声分界线部分相叠特征

（一）语音（4项同言线）：哲一接组；限一现组；男一蓝组；扇一线组

（二）词汇（选取以下14条词语中的3条同言线）：

老太婆：江淮官话（沭阳、连云港、灌云、灌南、东海部分地区）主要说“老嫚子”，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主要说“老嬷嬷”，包括江淮话区的泗阳、泗洪。

流星：中原和胶辽官话地区主要说“贼星”，江淮地区主要说“窜星”，其中泗洪大部分地区主要说“拉屎星”。

（下窝的）母猪：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地区主要说“老母（猪）”，其中也包括泗洪地区，而江淮其他地区主要说“老窠（猪）”。

甘薯：江淮官话主要说“沙芋/山芋”，中原官话主要说“红芋/白芋”，胶辽官话（包括东海北部）主要说“地瓜”。

闲聊：中原官话主要说“拉（闲）呱”，胶辽官话及江淮官话主要说“唠呱”。

舅母：江淮及胶辽官话主要说“舅母（有音变）”，而中原官话主要说“妗子”。

锅烟子：江淮及胶辽官话主要说“锅脐灰”，而中原官话主要说“锅灰”。

胳膊：江淮及胶辽官话主要说“膀子”，而中原官话主要说“胳膊”。

月亮：江淮官话主要说“凉月（凉意，凉泻，凉也等）”，中原官话主要说“月朗娘/宁，月姥娘/宁”等，而胶辽官话地区主要说“月亮”。

冰锥：江淮官话主要说“冻溜（溜）”，其中泗洪西南部说法是“冻溜锥”，泗阳东部及灌云灌南地区是“冻叮/铃铛”，中原官话主要说“溜（溜）”，胶辽官话主要说“溜（溜）簪”，也包括东海北部地区。

公猫：中原官话及胶辽官话（包括东海北部地区）主要说“男猫”，江淮官话有两种说法，即北部地区（沭阳、东海、连云港、灌云、灌南）“公猫”和南部地区（泗阳、泗洪、宿迁、睢宁）“狼猫”。

母猫：中原官话及胶辽官话（包括东海北部地区）主要说“女猫”，而江淮主要说“米猫”，“米”应为“母”的音变。

厕所：江淮官话主要说“茅厕”，中原官话主要说“（尿/粪）茅子”，胶辽官话区主要说“茅道、茅房”。

叔父：江淮官话主要说“叔”，包括宿迁和睢宁，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区主要说“爷”，包括东海部分地区。

### 3.3 同言线束Ⅲ[图七]——东西分布特征

(一) 词汇:

母黄牛: 以东海、新沂、宿迁、泗洪为分界线, 东部主要说“沙牛/山牛”, 西部主要说“(黄)土牛”。

驼背(的人): 以新沂、宿迁、泗洪为分界线, 东部主要说“龟腰子”, 西部主要说“罗锅腰/子”。

### 3.4 同言线束Ⅳ[图八]——东中西分布特征

(一) 语音: 太阳: 词形在全区中一致, 但从语音上分三种情况, 东部为“太阳 iaŋ<sup>0</sup>”<sup>3</sup>, 中部为“太影 iŋ<sup>3</sup>”西部为“太阴 iŋ<sup>1</sup>”。

(二) 词汇: 下巴: 东部为“嘴巴类”, 中部为“下巴类”, 西部为“下骨类”。

### 3.5 同言线束Ⅴ[图九]——局部性分布特征

#### 3.5.1 丰沛型

(一) 语音: 声调调值系统为济南型<sup>4</sup>

(二) 词汇: 喜鹊: 丰沛主要说“麻嘎子 ma<sup>2</sup> ka<sup>1</sup> tsɿ<sup>0</sup>”, 其他地区均说“(花)喜鹊”。

(三) 民俗:

谁去娘家报喜?: 丰沛主要是“兄侄报喜”, 其他地区大多是“丈夫去报喜”。

女眷是否参加下葬仪式?: 丰沛是“新陵参加、老陵不参加”, 其他地区多是“不参加”。

#### 3.5.2 泗洪型

(一) 语音: 两个入声调类

(二) 词汇:

向日葵: 泗洪主要说“长花”, 与其他区域有明显差异, 连云港除赣榆主要说“望葵”, 赣榆、东海、沭阳及新沂部分地区主要说“照葵”, 中原官话地区主要说“转莲”, 其中丰县主要说“葵(葵)头”

蝉的幼虫: 泗洪主要说“肉姐溜”, 中原官话主要说“姐了龟”, 江淮官话主要说“姐了狗(子)”, 胶辽官话主要说“姐了猴”。

<sup>3</sup> 音标之后的阿拉伯数字 1、2、3、4、5 分别表示调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 0 表示轻声。

<sup>4</sup> 阳平读高降调、上声读高平调是济南型的主要特征。参看平山久雄《江淮方言祖调值构拟和北方方言祖调值方案》, 《语言研究》1984 年第 1 期。

### 3.5.3 赣榆型

(一) 语音：酒一九组不同音；印一认组同音。

(二) 词汇：

鸭子，赣榆主要说“扁嘴”，其他地区主要说“鸭子”。

买布，赣榆主要说“裂布”，其他地区主要说“扯布”。

### 3.6 ABA 分布[图十、图十一]

(一) 词汇：洗脸毛巾：在这一区域从西向东的分布为“手巾—手袜子—手巾”，两端“手巾”词形相同，音变有别，如“手 tein0、手 nin0、手 teie0”。

(二) 民俗：起棺时是否摔“老盆”？：沭阳及东海一带不摔，而在左右两侧摔“老盆”。

### 3.7 南北分布[图十二]

(一) 民俗：有无父 51、母 47 岁之年不娶儿媳之俗？：邳州、新沂、东海、赣榆部分及沭阳北部地区有这种说法（习俗），而其他地区均没有。

### 3.8 散状分布[图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一) 语音（3 项）：房—黄组；东—登组；产—铲组

(二) 词汇（1 项）：菜[~肴]

### 3.9 整体分布，全区基本一致[图十七、十八]

(一) 词汇：厨房：全区词形基本一致，都为“锅屋”，语音各自符合当地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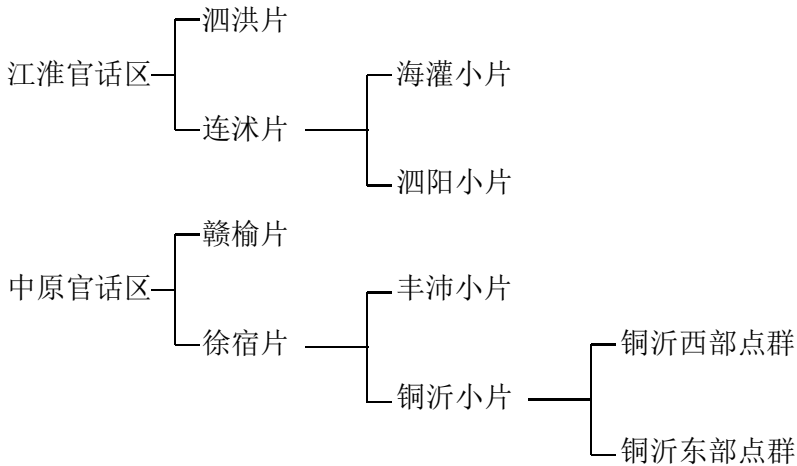
(二) 民俗：给死者穿寿衣时间：全区基本一致，都是咽气前穿寿衣，只有泗洪部分地点是咽气后穿。

### 3.10 其他

此外，像“蚂蚁”、“奶奶”“唾沫”等词，从语音上看各地音变有别，如“蚂蚁”后字说成有[i3, iaŋ0, iŋ0]，“奶奶”前字说成[nan3, nai3]（部分区域中有 n l 不分说成[lai3]）；“唾沫”读音为[thu4 mə0, thuan4 mə0, thuan4 mei1]等等，但是就词形而论则是一致的。

#### 四、同言线束与方言区片

将上述同言线束叠加，可形成同言线束叠加图[图十九]。根据语音特征入声的有无及其它语音、词汇、民俗条目，可以把本调查地域的苏北方言首先划分为江淮官话区和中原官话区两个方言区（参看同言线束 I）[图二十]。江淮方言区首先根据入声今读的调类类型（即一个入声调还是两个入声调及部分词汇、民俗条目划分为泗洪片和连云连云港城区沐沭阳片两片；中原官话区则首先依据语音特征是否分尖团、古日声母是否今读零声母以及部分词汇条目差异，划分为赣榆片和徐州地区宿宿豫、宿城片[图二十一]。江淮话区的连沭片再依据声调类型（阳平调的调型）差异及部分词汇条目分为海海州、东海灌灌云、灌南小片和泗阳小片；中原官话徐宿片再依据声调系统（阳平、去声调的调值）及部分词汇条目差异，划分为丰沛小片和铜铜山沂新沂小片[图二十二]，其中铜沂小片还可依据古知庄章字今声母的读音差异（是否两分）及部分词汇、民俗条目分为西部点群和东部点群[图二十三]。



#### 五、结语

方言地图和方言分区虽然不是语言地理学最根本的目标，然而却是开展该项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必然过程。

前面说过，本项研究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检验贺登崧假说妥当性。我们的考察表明，不同方言之间的界限与民俗文化等特征的界限确实存在一些一致之处，这可以证明贺登崧思想具有其合理性。就我们调查的 15 个民俗条目的情况来看，有些条目表现出

与方言特征的一致性（比例约为 1/3）。因此，一些民俗条目可以在方言分区时作为语音、词汇等语言标准的补充证据。比如婚后新娘回娘家是“单回门”还是“双回门”的分界线刚好与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的分界线（入声有无分界线）重合。“当地流行的地方戏”分布[图四]所表现的民俗界线与方言特征分界线一致性很高，泗州戏的分布局限于泗洪县境内，吕剧局限于赣榆县境内，梆子局限于徐州西部地区，柳琴、扬琴和大鼓局限于徐州地区，而淮海戏局限于连云港南部、沭阳和泗阳地区等。

但是，把民俗文化作为比语言本身更重要考察的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首先，材料获取难，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新的思想与文化正强势地冲击着古老的民间风俗，很多民间习俗正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即便是年龄最长的发音人，有时候也很难理清当地的民俗。以前徐州地区有“大老执村落有身份地位的男性，负责主持婚丧嫁娶等事宜”，他们对当地的民俗最为清楚，但是随着经济的进步，人们会把婚丧嫁娶的策划交给婚庆公司或殡仪馆，因此“大老执”也逐渐消失。其次，当今的民俗文化似乎更具有多样性和趋同性的特点，变化加快，稳定性减弱。比如，“送奶糖”[图二十四]的民俗类型有三大类 14 个小类。像“孩子出生是否去娘家报喜，几天报喜”[图二十五]（）有无‘迎头过’或‘过九不过十’之说”[图二十六]等民俗条目，一个点往往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形式。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时即便是一个村落，也往往会有好几种风俗。想要找出与语音、词汇等走向一致的条目难度很大，而且估计会越来越大。

最后引用李荣先生和丁邦新先生的几段话作为本文结束：

⊖同言线表示语言(方言)现象的分布,是语言分区地图的依据。其他标准如居民对本地方言的意见,通话情况,山川形势,交通条件,人口流动,行政区画,都是重要的。但是这六项必须对当前语言现象的分布起作用才能作为依据。事实上这六项常常在语言现分布上有所表现。语言工作者必须善于掌握当地语言的异同,设计合适的调查条目。……设计的条目合适程度是相对的,完全合适只是理想的目标,可以逐渐接近,很难完全达到。因此⊖所说的六项(居民意见,通话情况,山川形势,交通条件,人口流动,行政区画),无论设计调查项目,画分方言区域,还是必须参考的。

——李荣《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方言》1985年第2期

“特字”是赵元任先生创造的一个名词，他说“有一些特别的字在各方言中不但读的音值不同，它的音类也不一致”（赵元任等 1948:1494）。个别字的方言读音不同是自然的事，音类不同就需要特别注意了。……。



本文以少数特字作为分区的尝试,希望对以往方言分区的方法(Hsieh 1997, 丁 1982)增加一点证明。…….相信大方言之下的次方言,次方言之下的小方言,小方言之下的方言点也都有类似的特字等待我们去发掘。

——丁邦新《汉语方言中的特字——一致的例外》,《中国语言学论文集》p.165, 中华书局, 2008

以上主要的讨论集中于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分大方言,以及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分次方言两点。至于用平面性的条件区分小方言,就不必详细说了。举一个例子来说,陕西西安、甘肃兰州具有 pf-, pfh-声母,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平面性的条件,在北方官话之中再分出一个小方言“关中方言”来。跟方言分区有密切关系,必须在此提出讨论的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用文法和词汇作为分区的可能性如何?基本上说,文法和词汇的异同都可以用来分区,只是汉语方言在基本文法结构上大体接近,而词汇的变化又太快,两者都不容易把握。进一步说,文法与词汇的分区如果跟语音分区的结果不同,可能代表特殊的意义;如果大致相同,那么也能给语音分区增加有力的证明。将来语法材料增多之后,对于这个问题也许能有更明确的答案。

第二,方言之间的边际问题如何解决?上文曾经约略提到方言分区要注意的是大趋势,边际问题总是存在。赵元任先生曾经说过:方言跟方言之间的分界有颜色跟颜色间的界限那么糊涂,而所含的因素比颜色跟颜色的分别还复杂得多。(赵元任等 1948:1567)……。

——丁邦新《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pp.179—180,商务印书馆, 1998

附记:1983年岩田礼先生《赣榆青口方言声母近几十年的语音变化》一文发表,我在《赣榆方言研究》后记中曾说“(1985、1987)这两次赣榆调查,直接的动因或多或少是受到岩田礼先生文章的启发”即就此而言。1985年我们发表《赣榆(青口)方言见组细音声母变化的探讨》,与岩田先生的书信来往和学术交流也由此开始,迄今逾37载。八年后的1993年7月我们在汉语方言学会第七届学术讨论会年会(山东省青岛市)上得以晤面,至今已近30年。苏北方言(特别是连云港地区方言)是我们共同的兴趣所在,1997年和2000年两人曾共同进行实地调查,其中1997年夏季的调查历时近一个月。本文所说交界地区方言地理学研究课题从选题、论证、设计、实施乃至调查材料的归纳整理,全都得到岩田先生的支持与帮助。记得2011年夏课题组在

沭阳县调查，岩田先生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专门抽暇赶赴沭阳看望随同我们一道进行其本人课题调查的山本恭子博士，同时参加和指导我们调查组的调查实践，晚上还一同去沭河边听当地百姓自发性地方小曲演唱，不亦乐乎，令人难忘。时光荏苒，岁月不居，值此岩田礼先生七秩荣休，往事浮翩，写下上面这些话，以为附记。

### 参考文献

- 鲍明炜 颜景常 1985《苏北江淮话与北方话的分界》，《方言》第二期，105-118页。
- 丁邦新 1998《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8《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 贺登崧著，石汝杰 岩田礼译 2018《汉语方言地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 1960《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江苏省志·方言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李 荣 1985《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方言》第2期，81-88页。又见于《方言存稿》，42-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苏晓青 1997《东海方言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 苏晓青 万连增 2011《赣榆方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 岩田礼 苏晓青 1999《江苏省连云港地区方言的语言地理学概要》，江蓝生 侯精一主编《汉语现状与历史研究》，243-25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岩田礼 2009《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东京，白帝社出版。
- 2012《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东京，好文出版。
- 颜景常 鲍明炜 1988《江淮方言北沿的入声——兼论北方话入声消失的过程》，江苏省语言学会主编《语言研究集刊》第二期，245-27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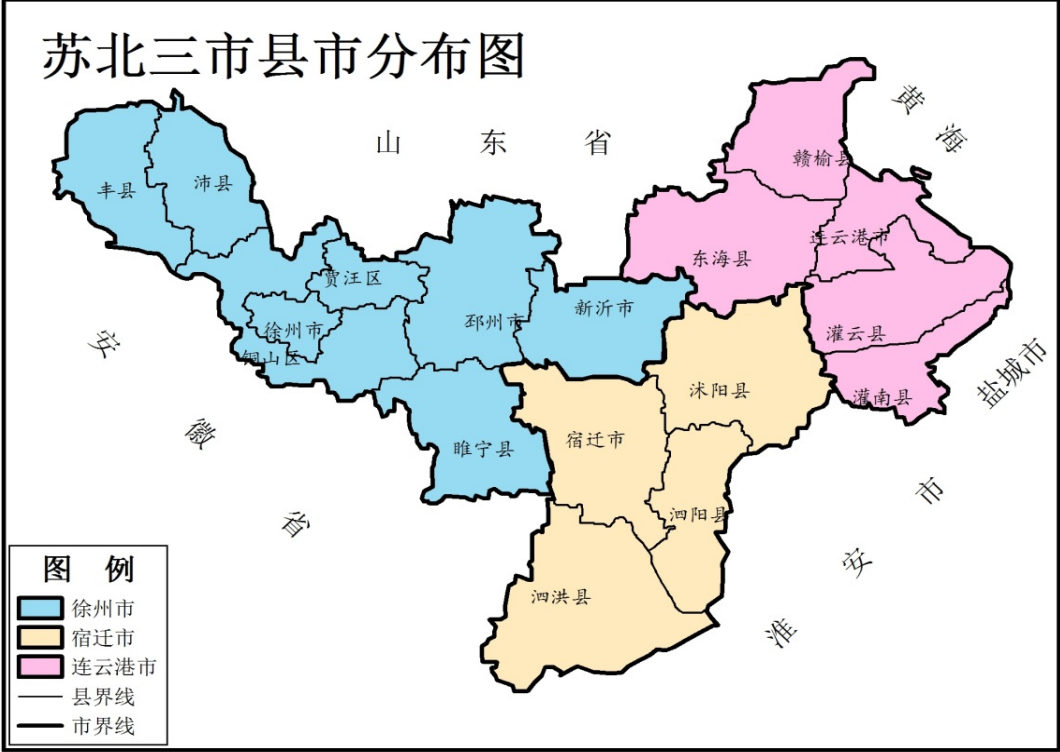
### Outline of Linguistic Geographical Study on Dialects-contact Areas in North Jiangsu

SU XIAOQ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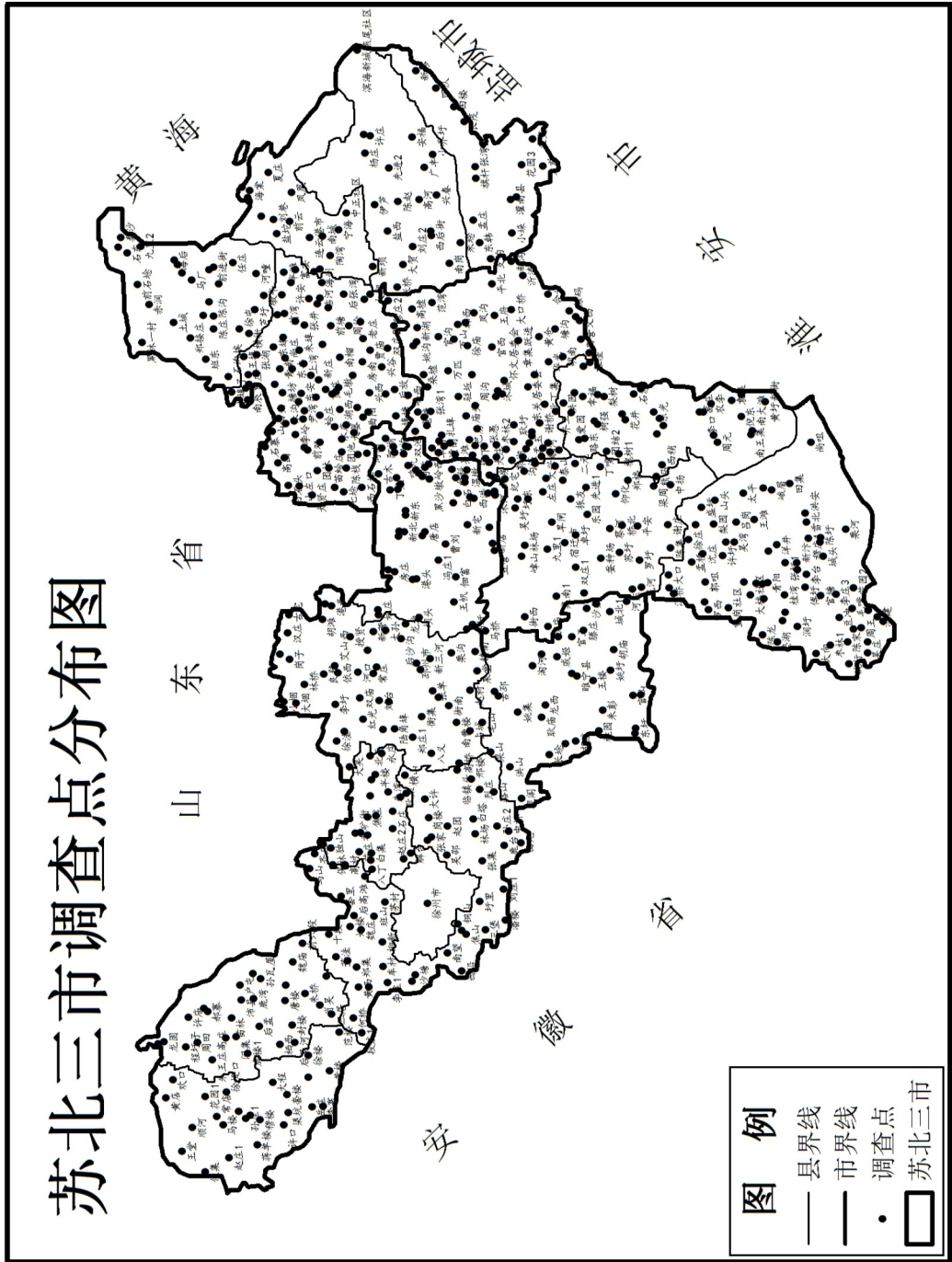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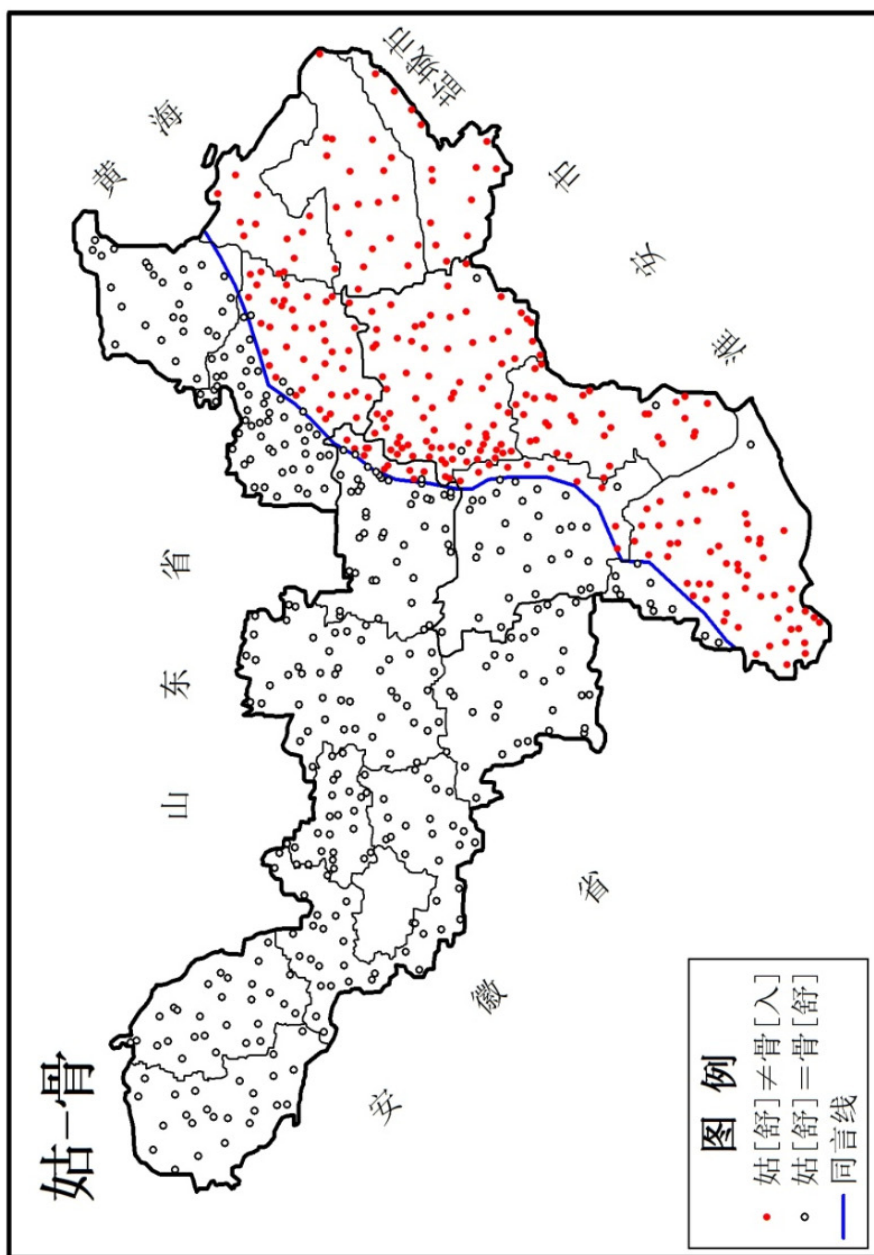
**[Abstract]** The border of Jianghuai Mandarin and Zhongyuan Mandarin locates in North Jiangsu, while the border of Jianghuai Mandarin, Zhongyuan Mandarin and Jiaoliao

Mandarin locates in Northeast Jiangsu. A number of illustrations are presented to showcase preliminary resul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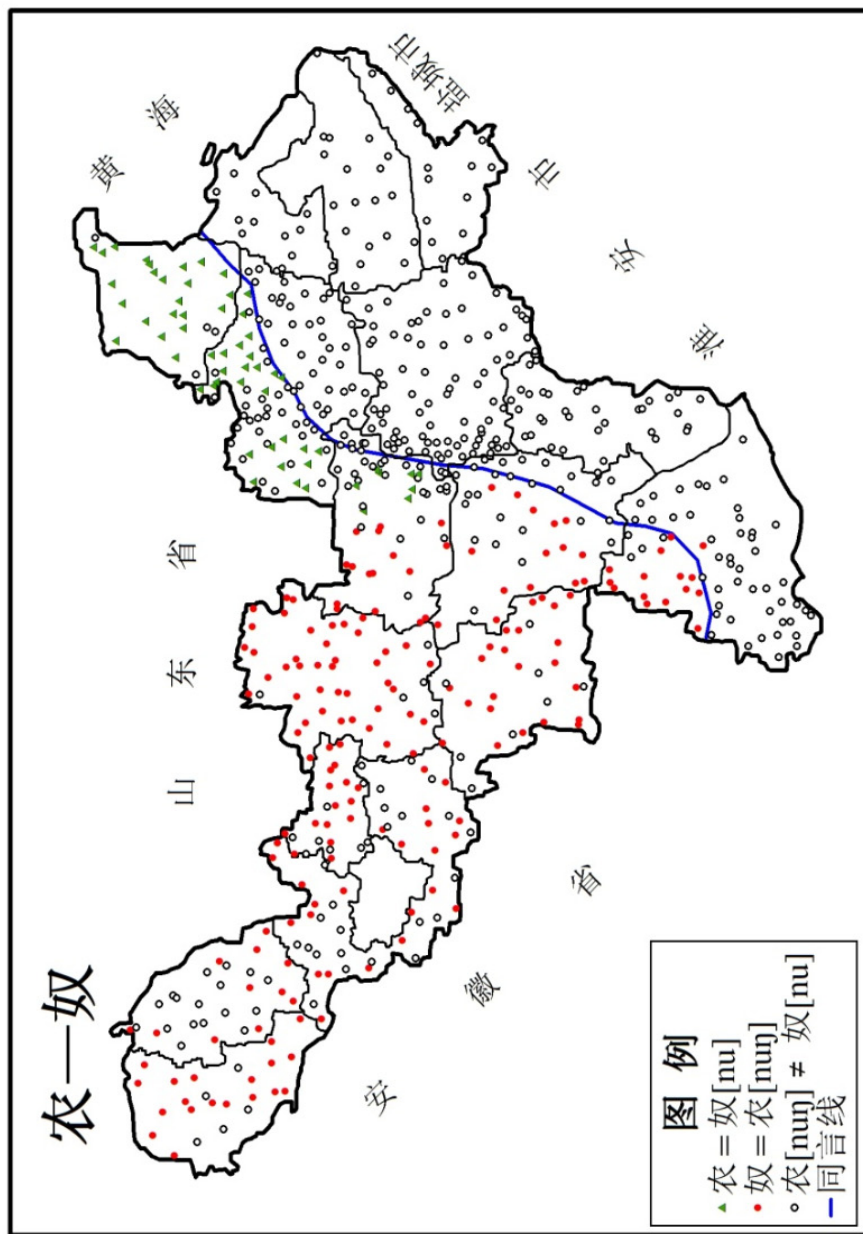


# 苏北三市调查点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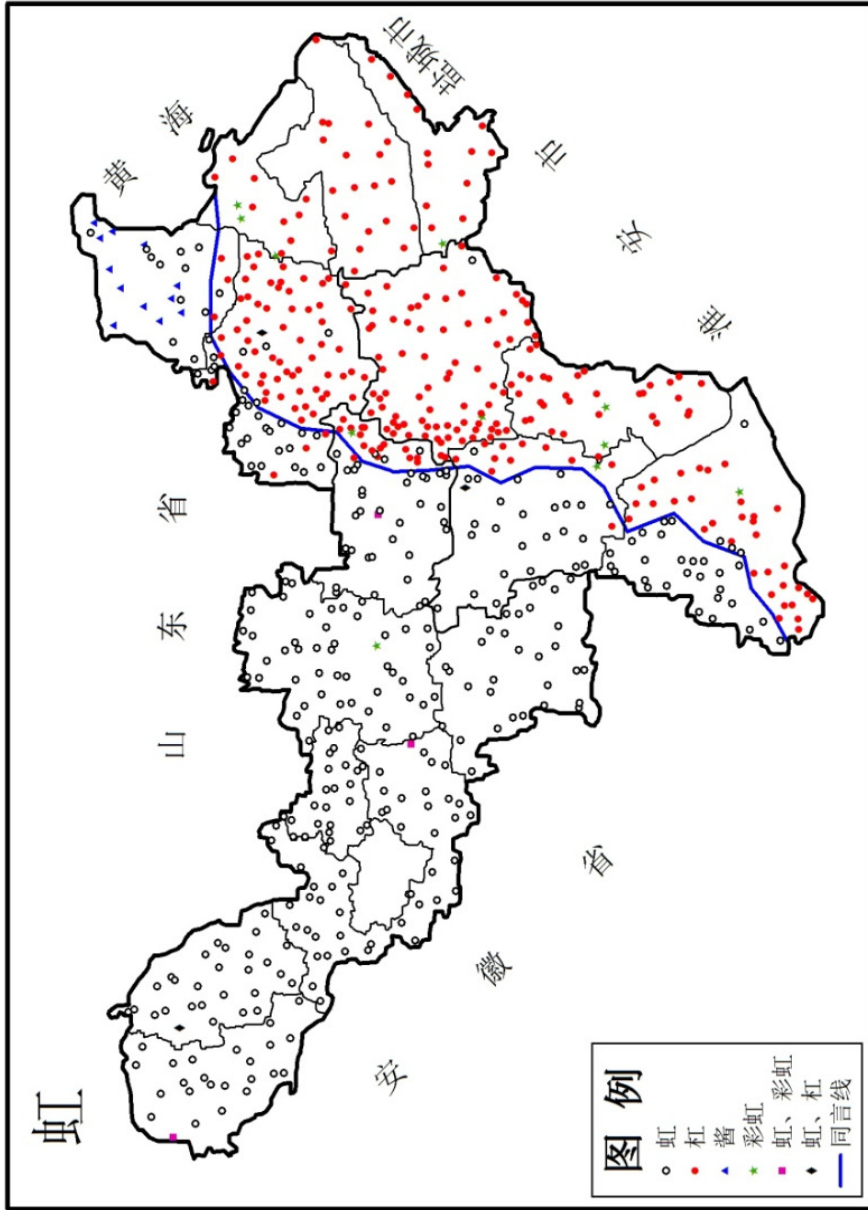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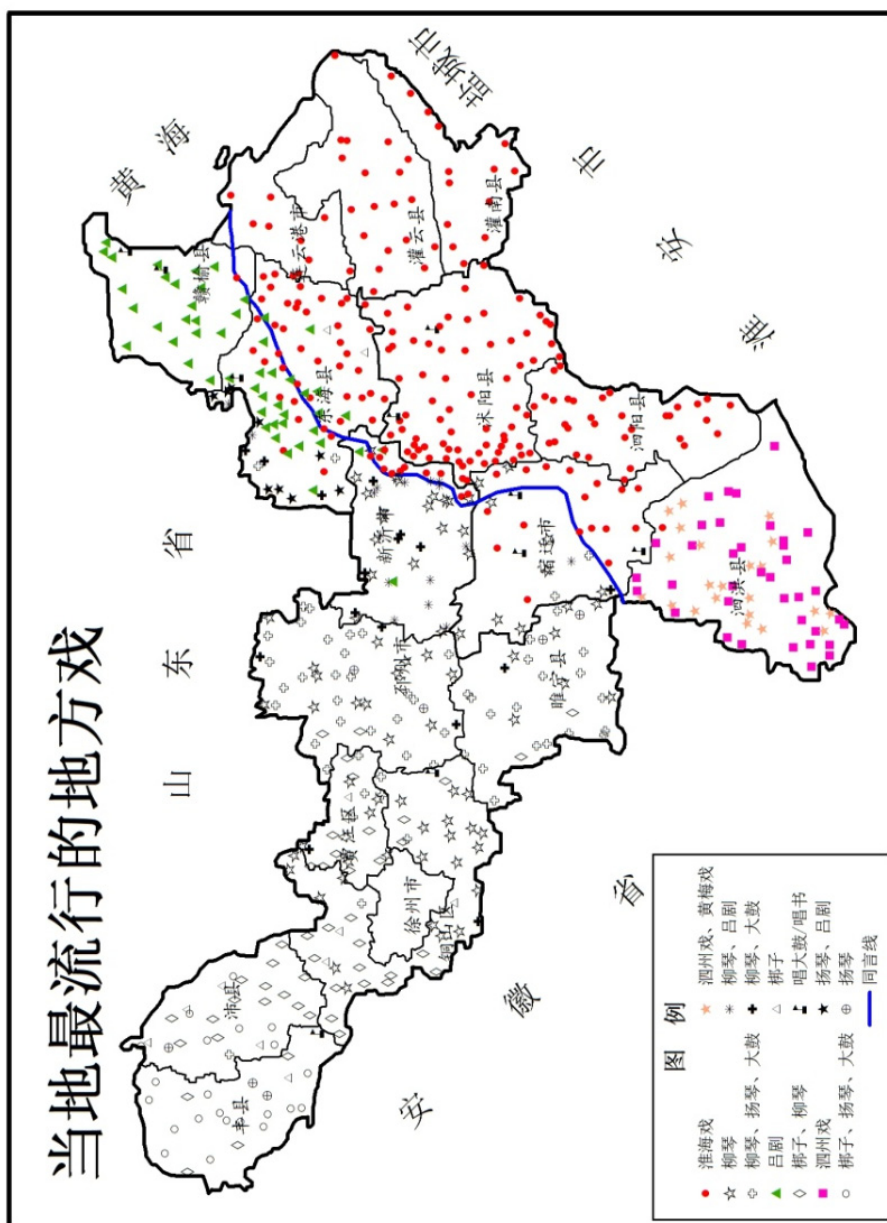
图一 姑-骨



图二 农-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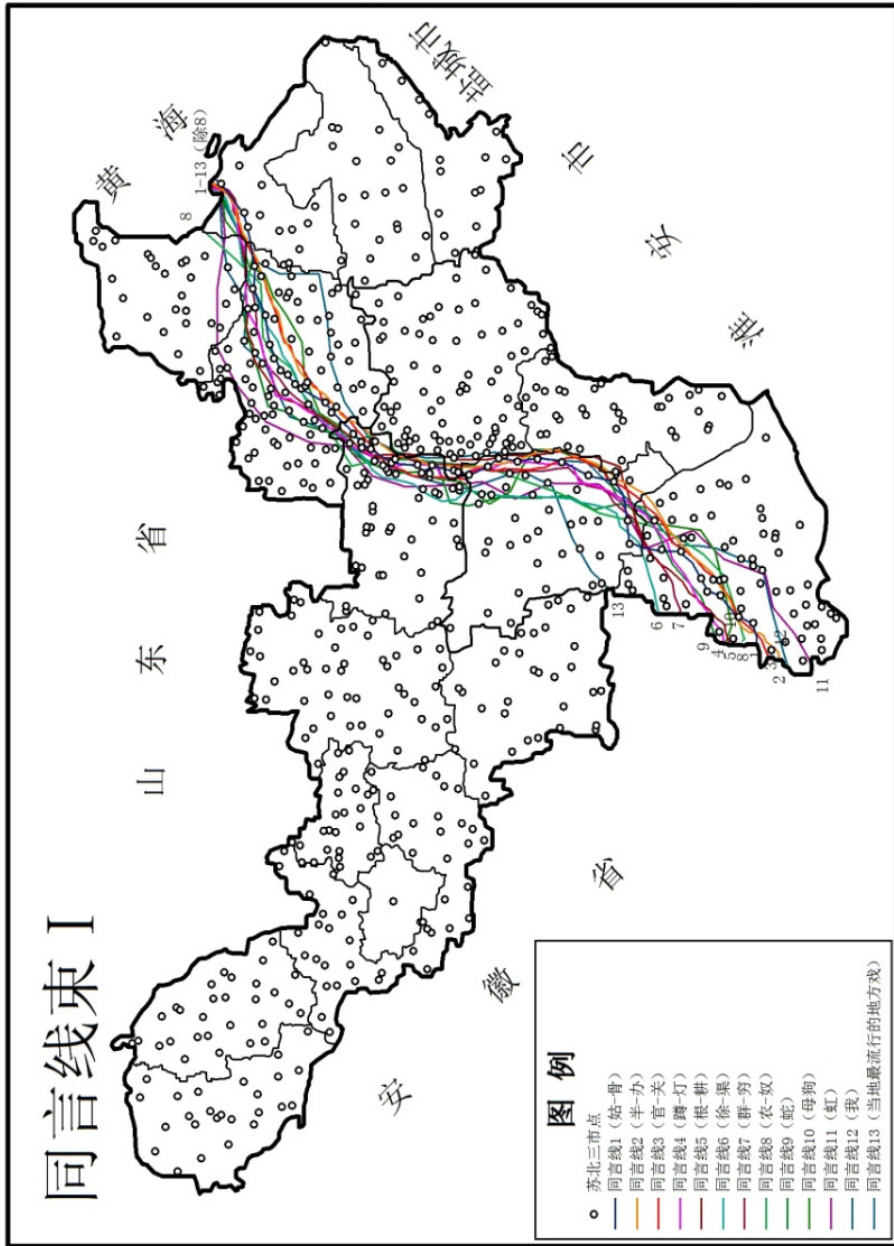


图三 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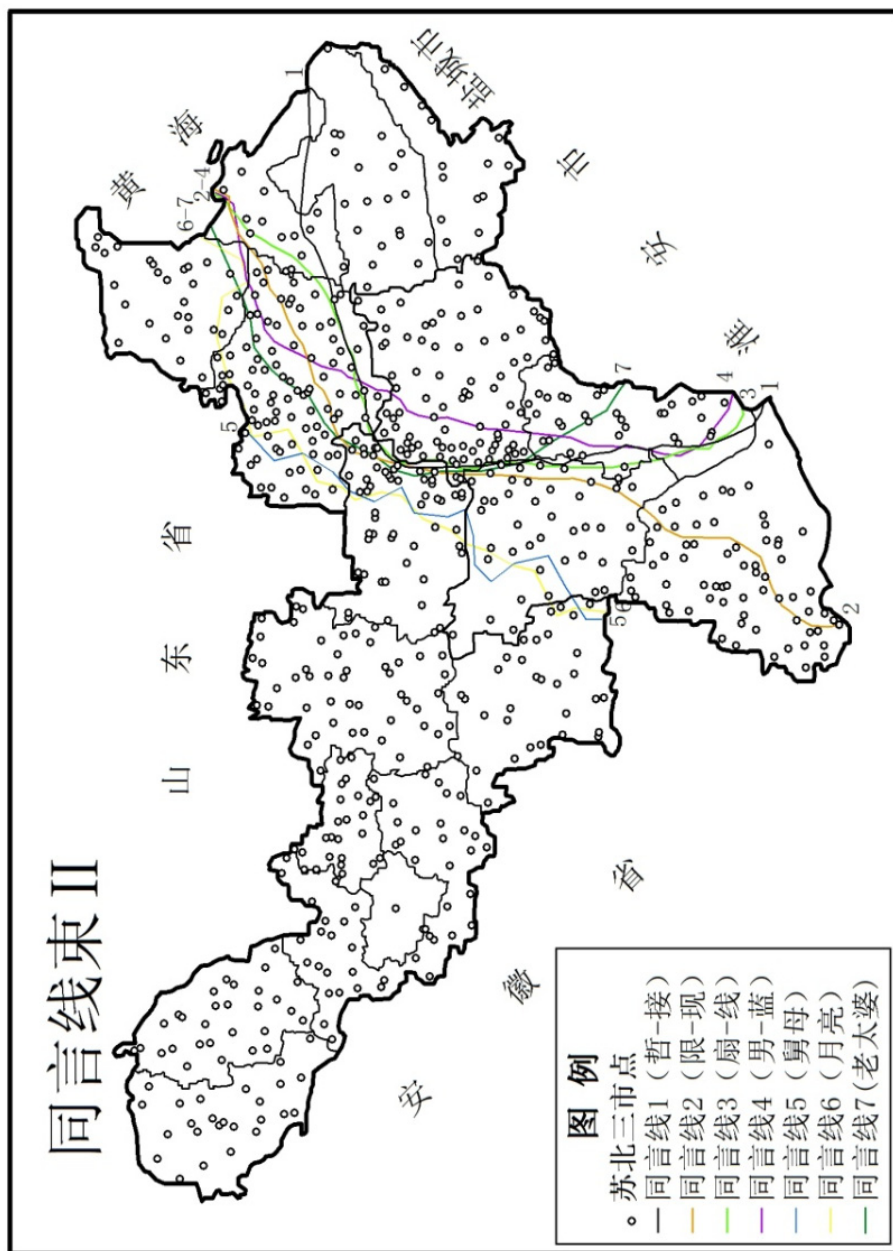


图四 当地最流行的地方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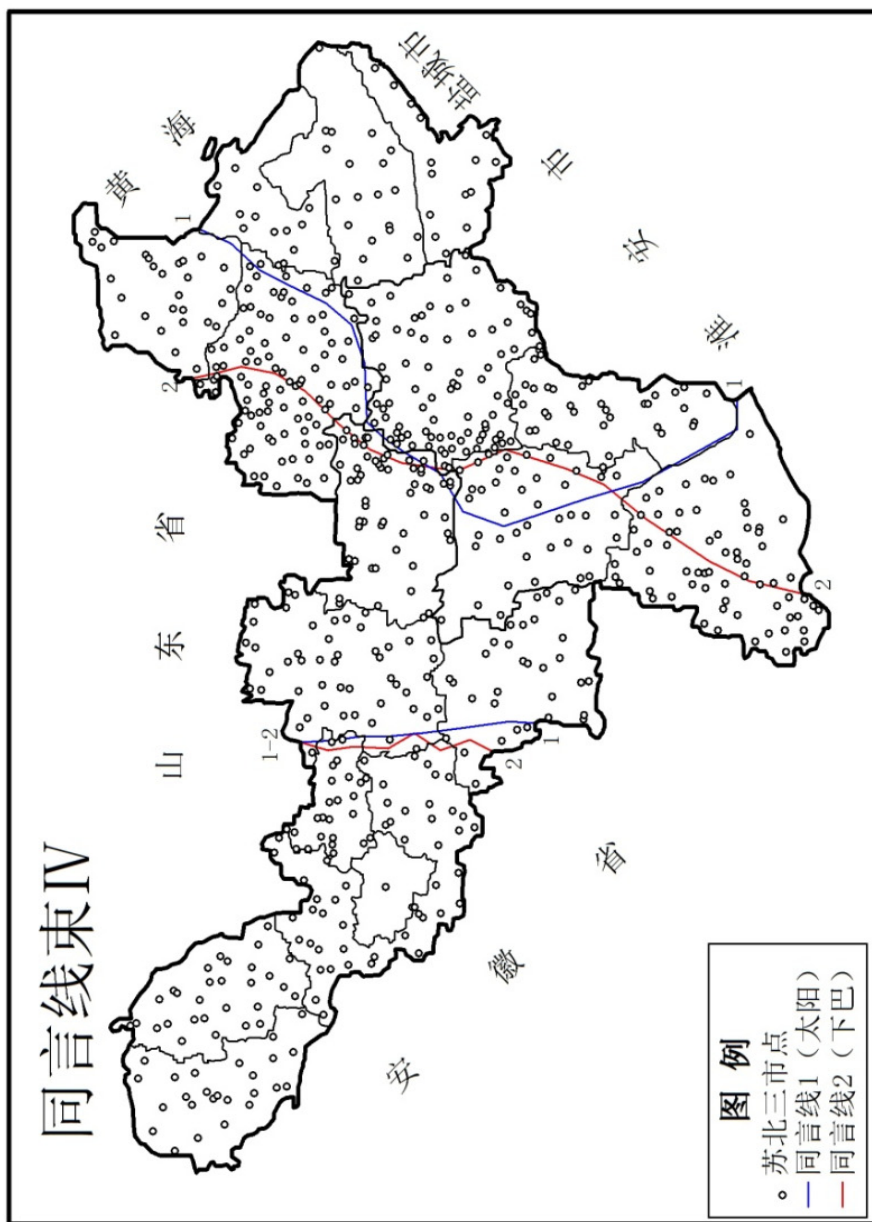


图五 同言线束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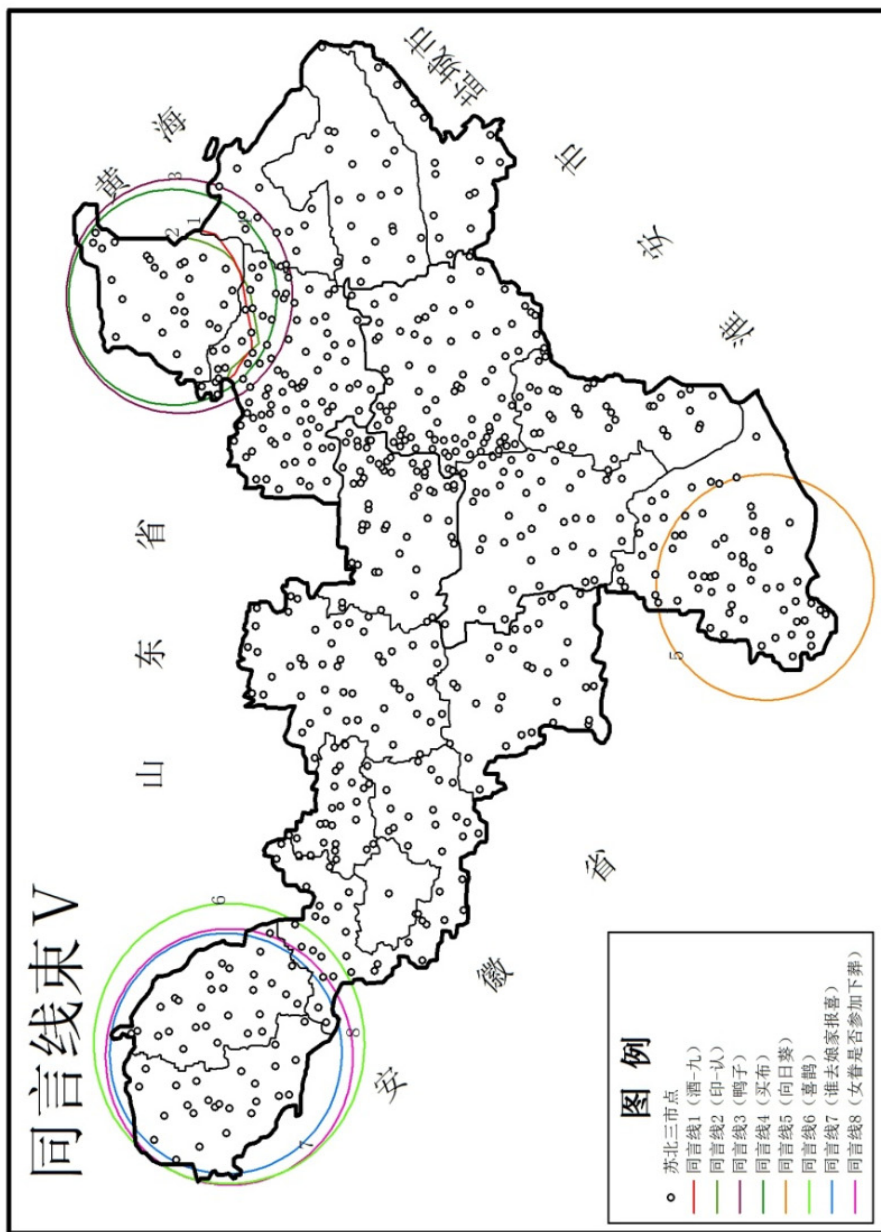


图六 同言线束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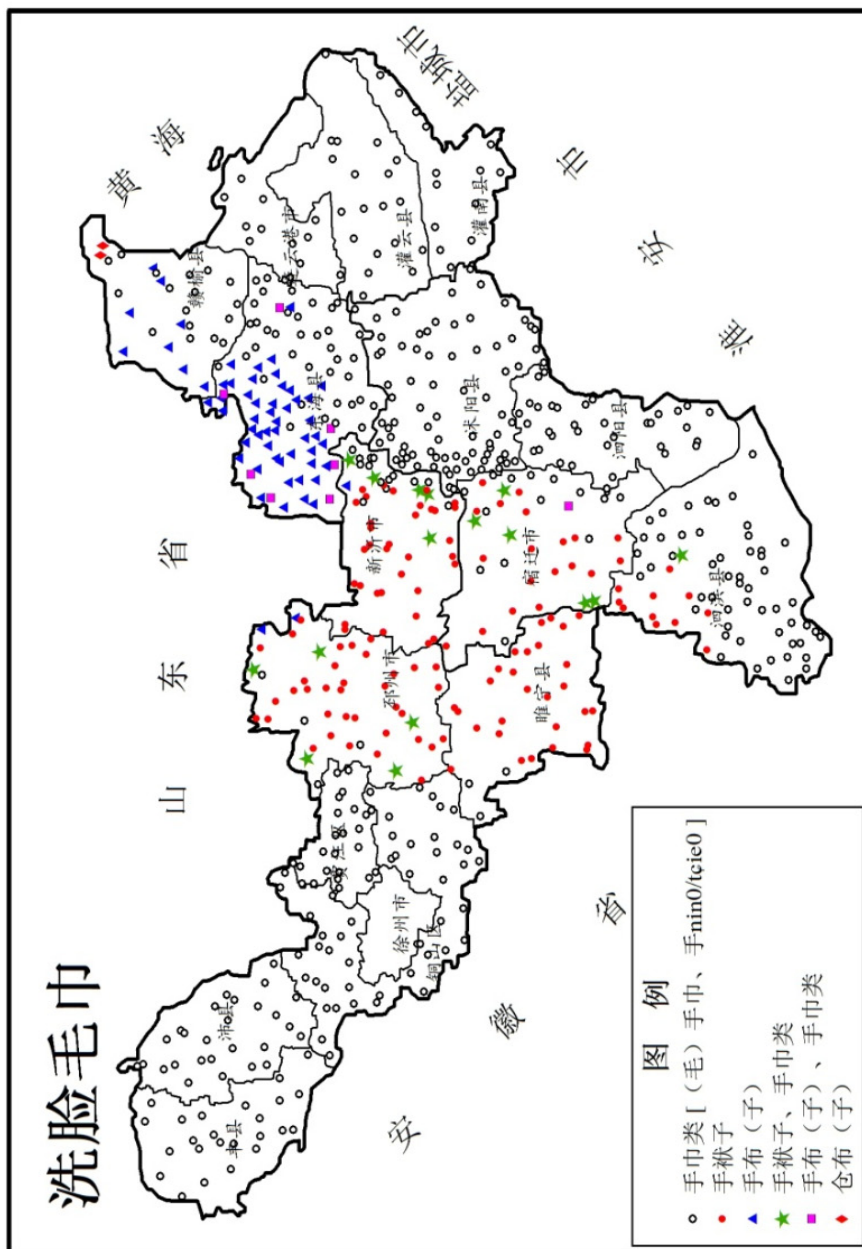




图八 同言线束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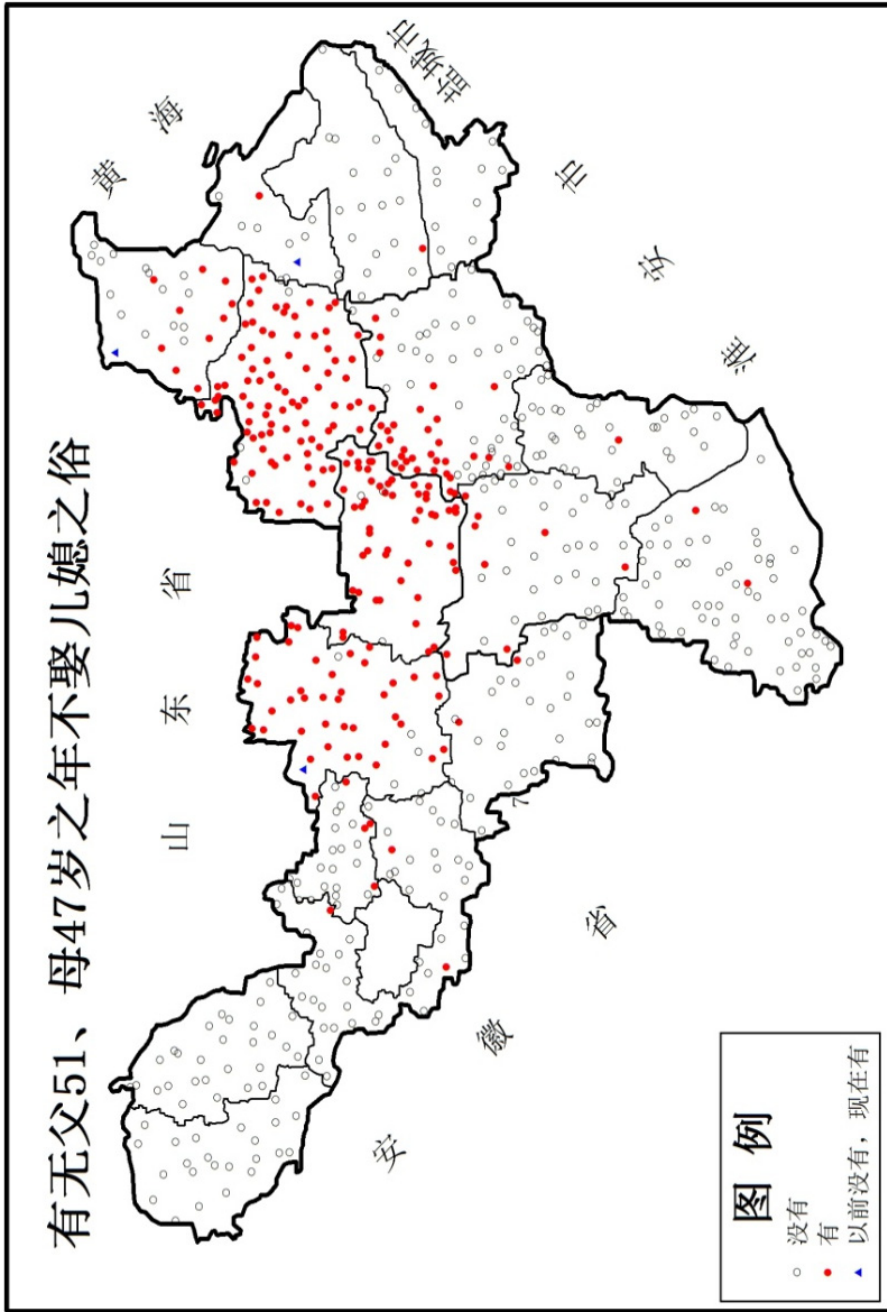


图九 同言线束 V



图十 洗脸毛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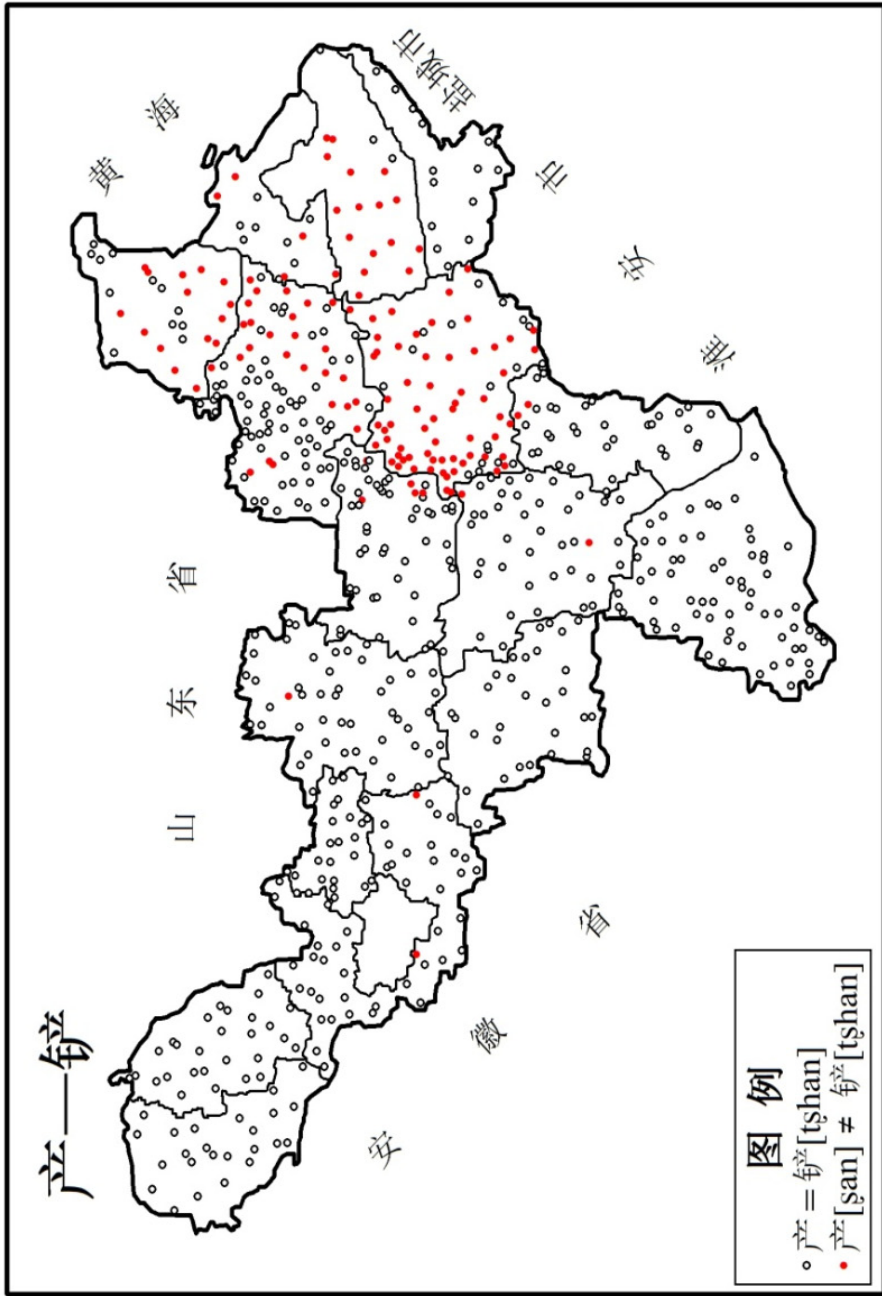


图十二 有无父 51、母 47 岁之年不娶儿媳之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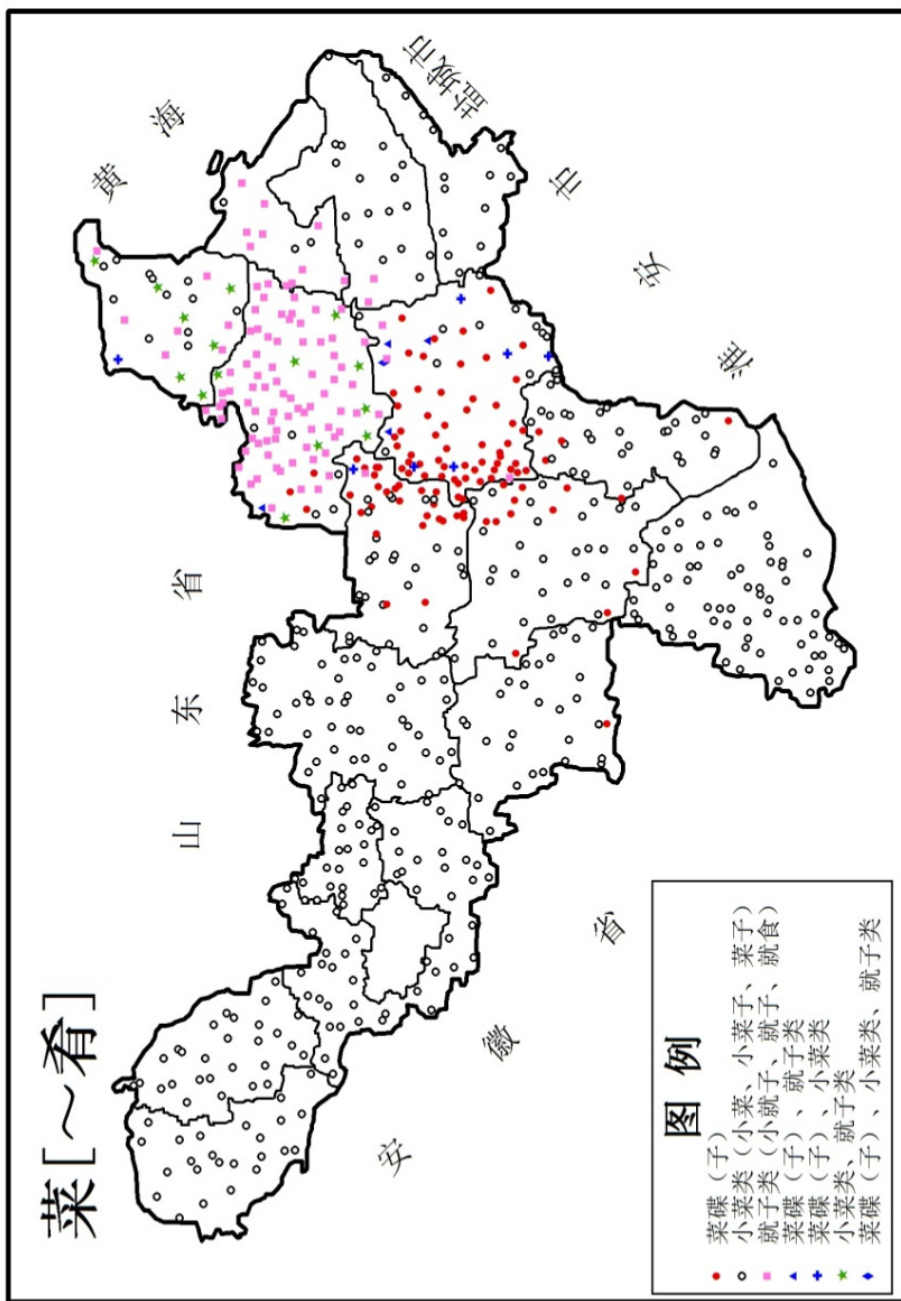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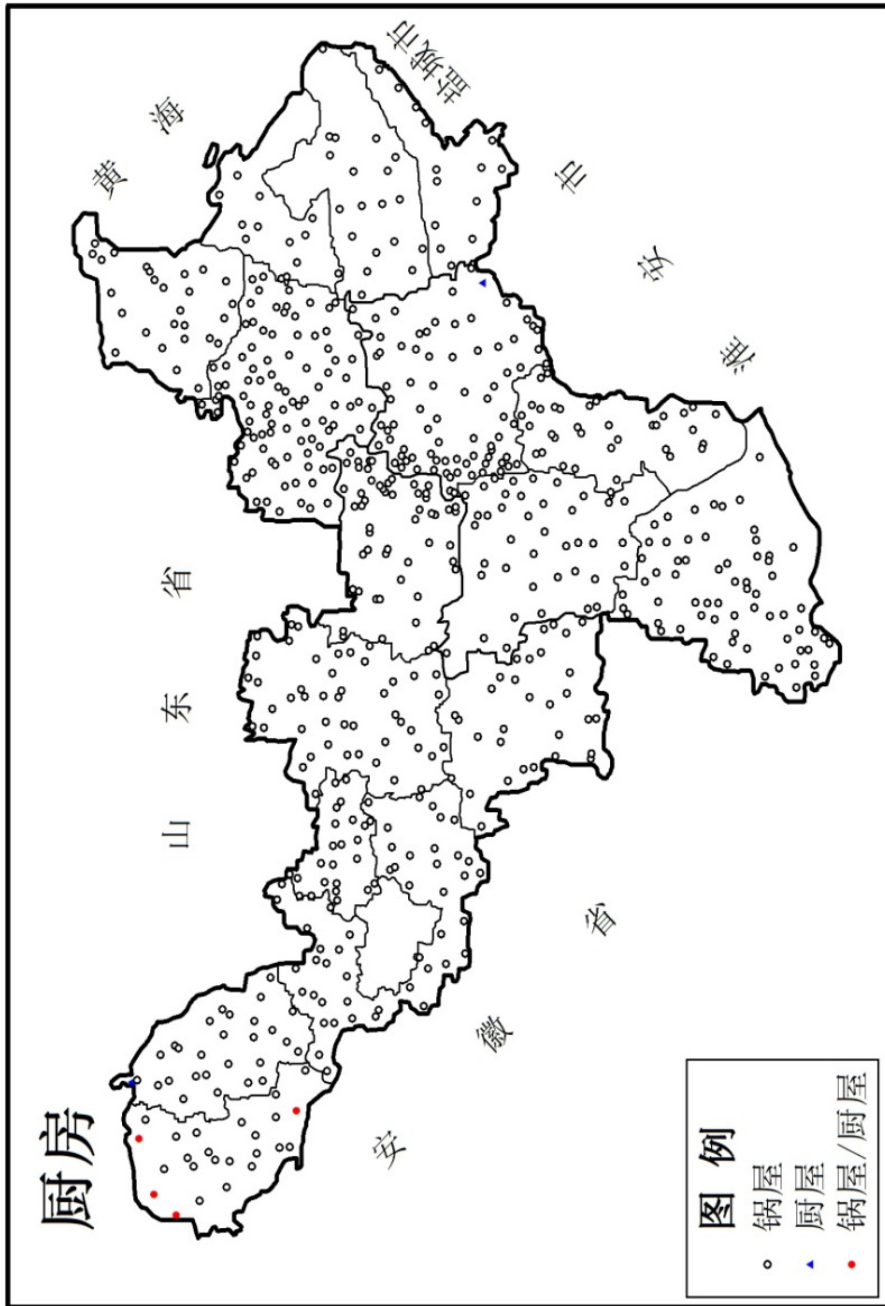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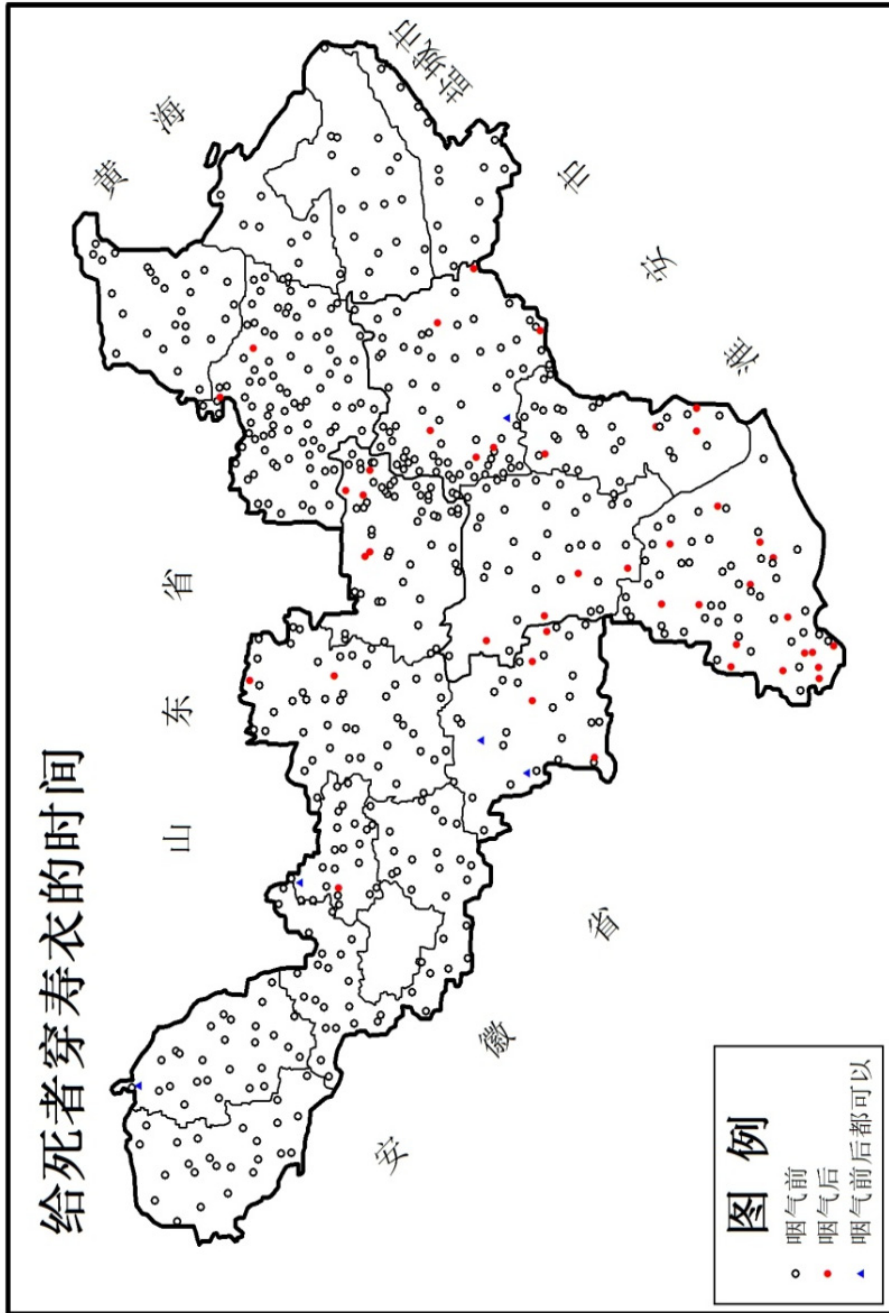
图十五 产—铲



图十六 菜[~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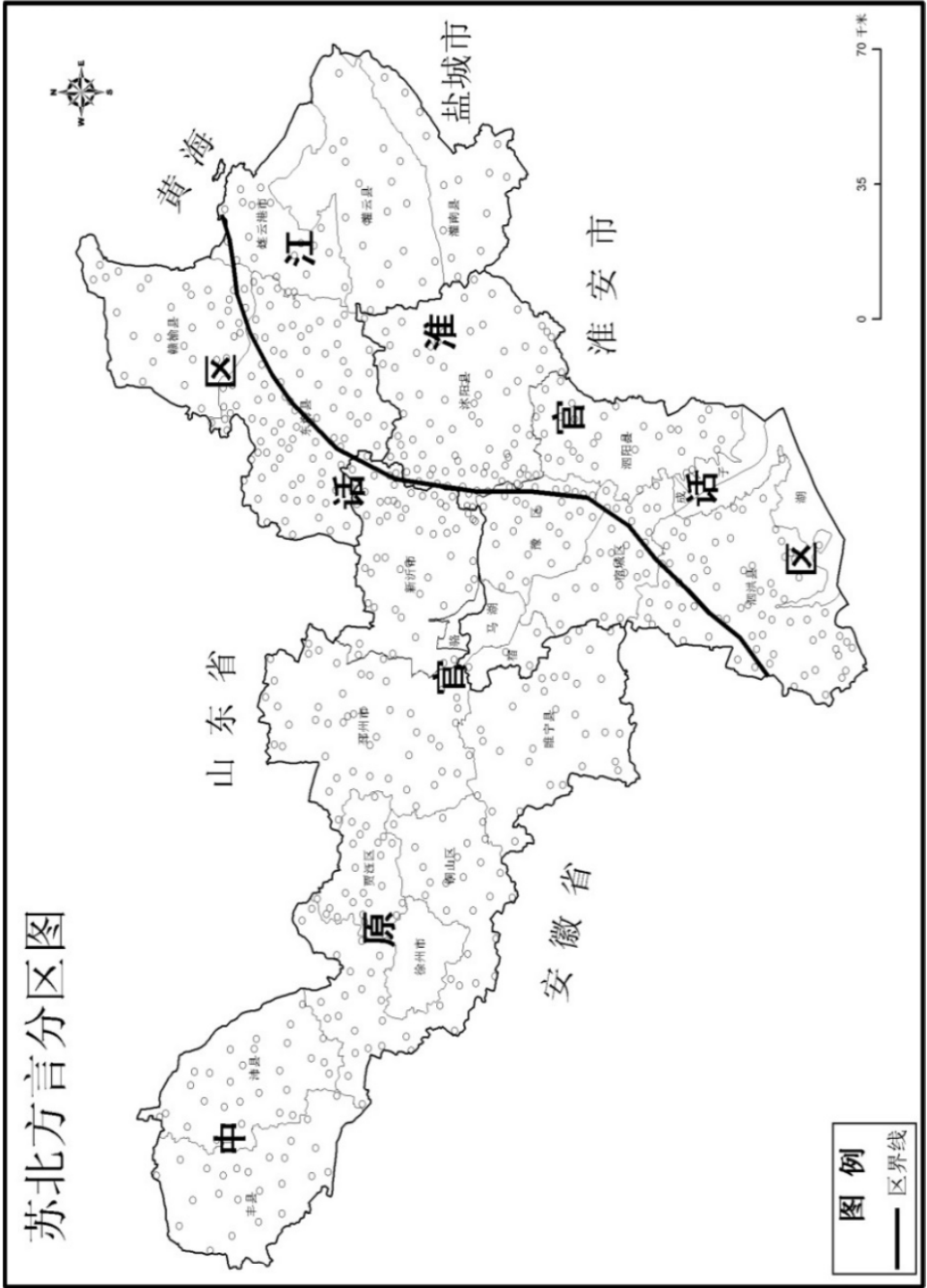


图十七 厨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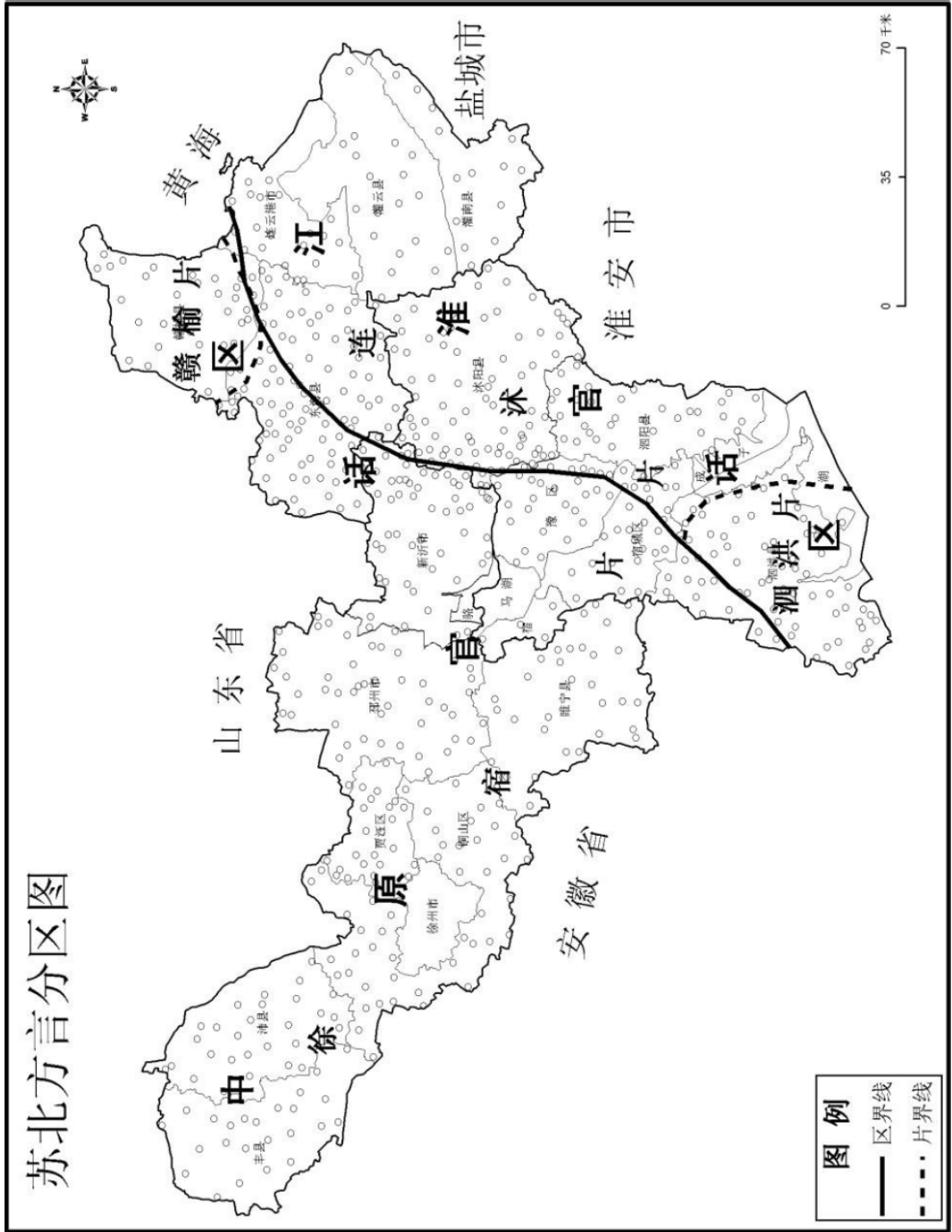
图十八 给死者穿寿衣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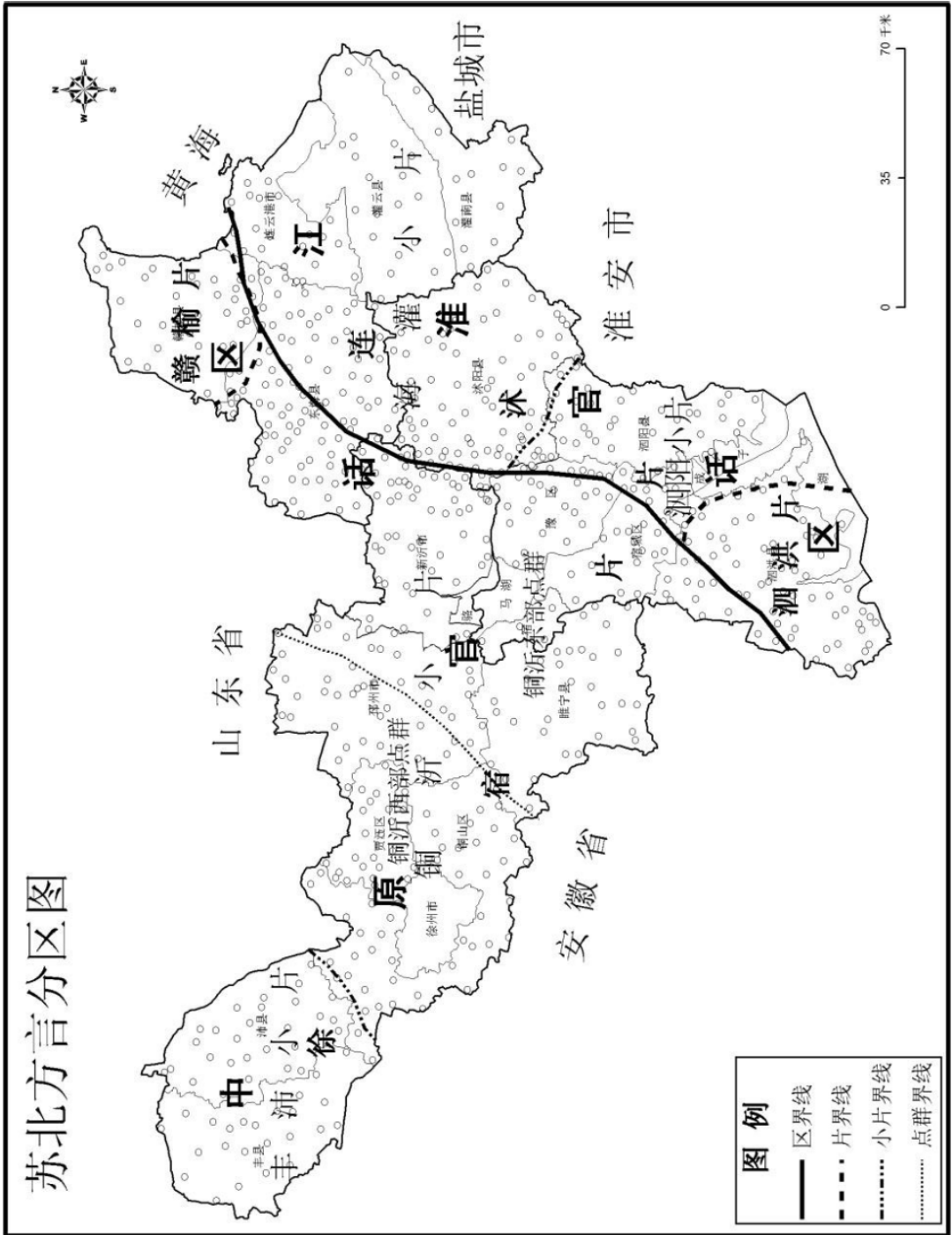
图二十 苏北方言分区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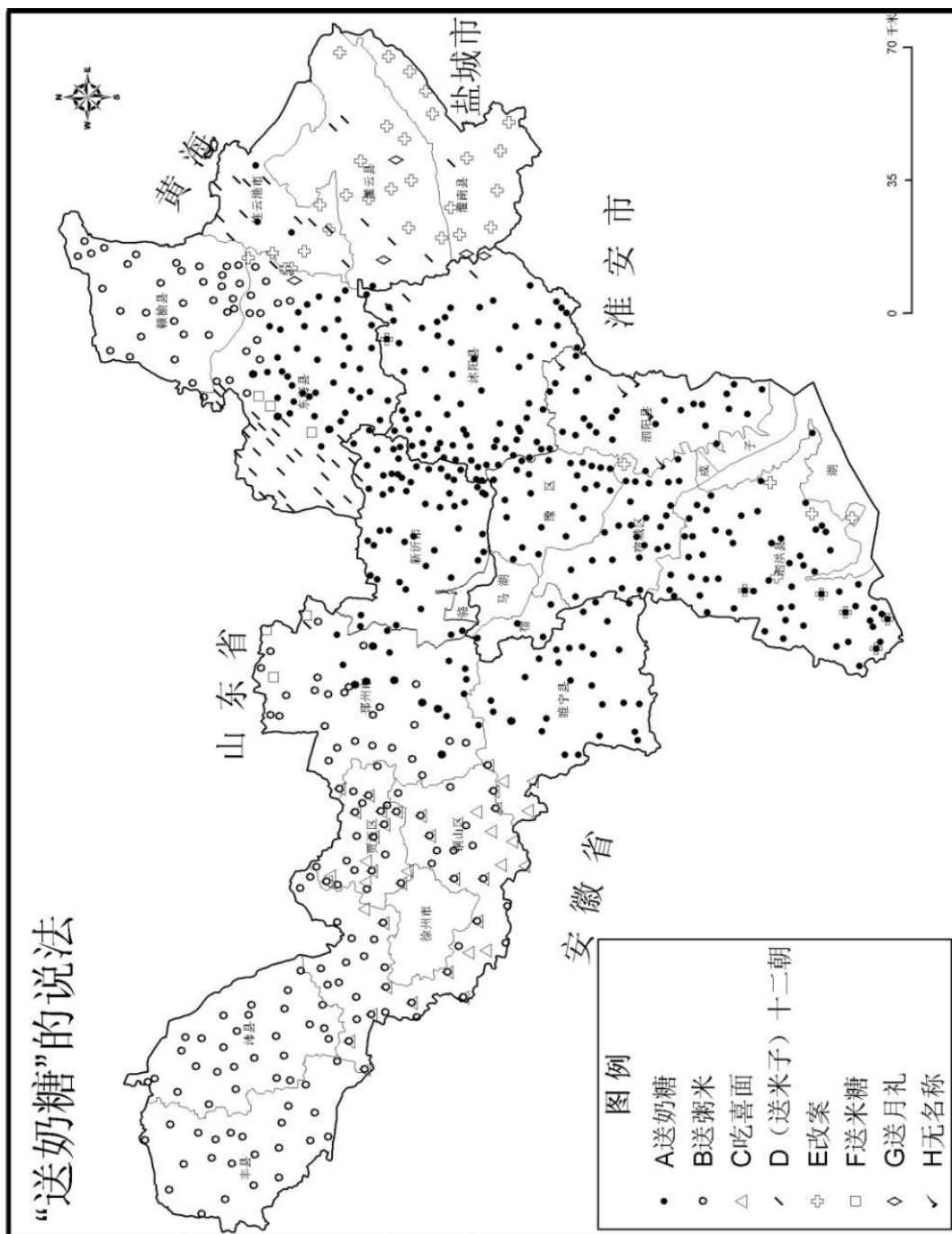


图二十一 苏北方言分区图（区、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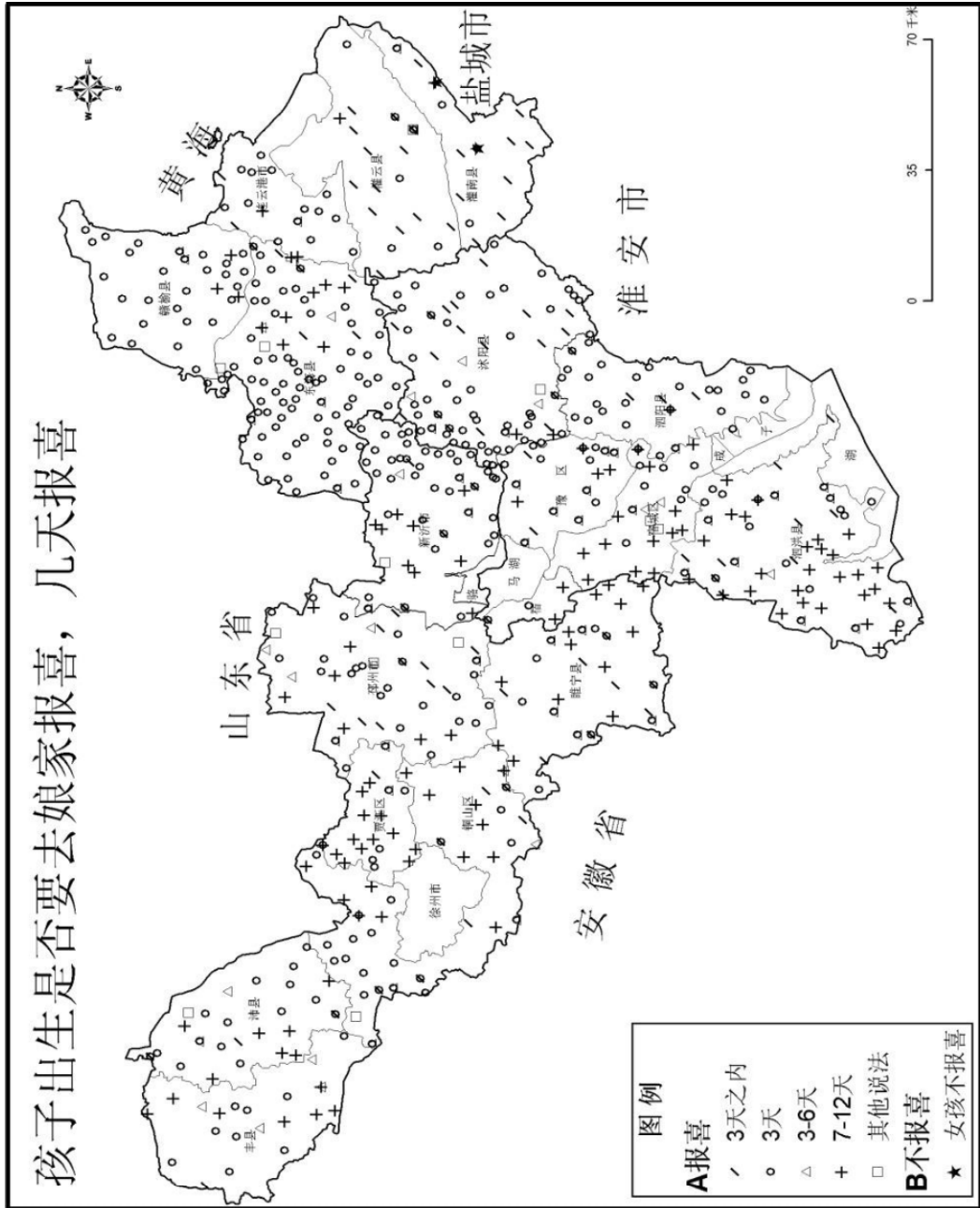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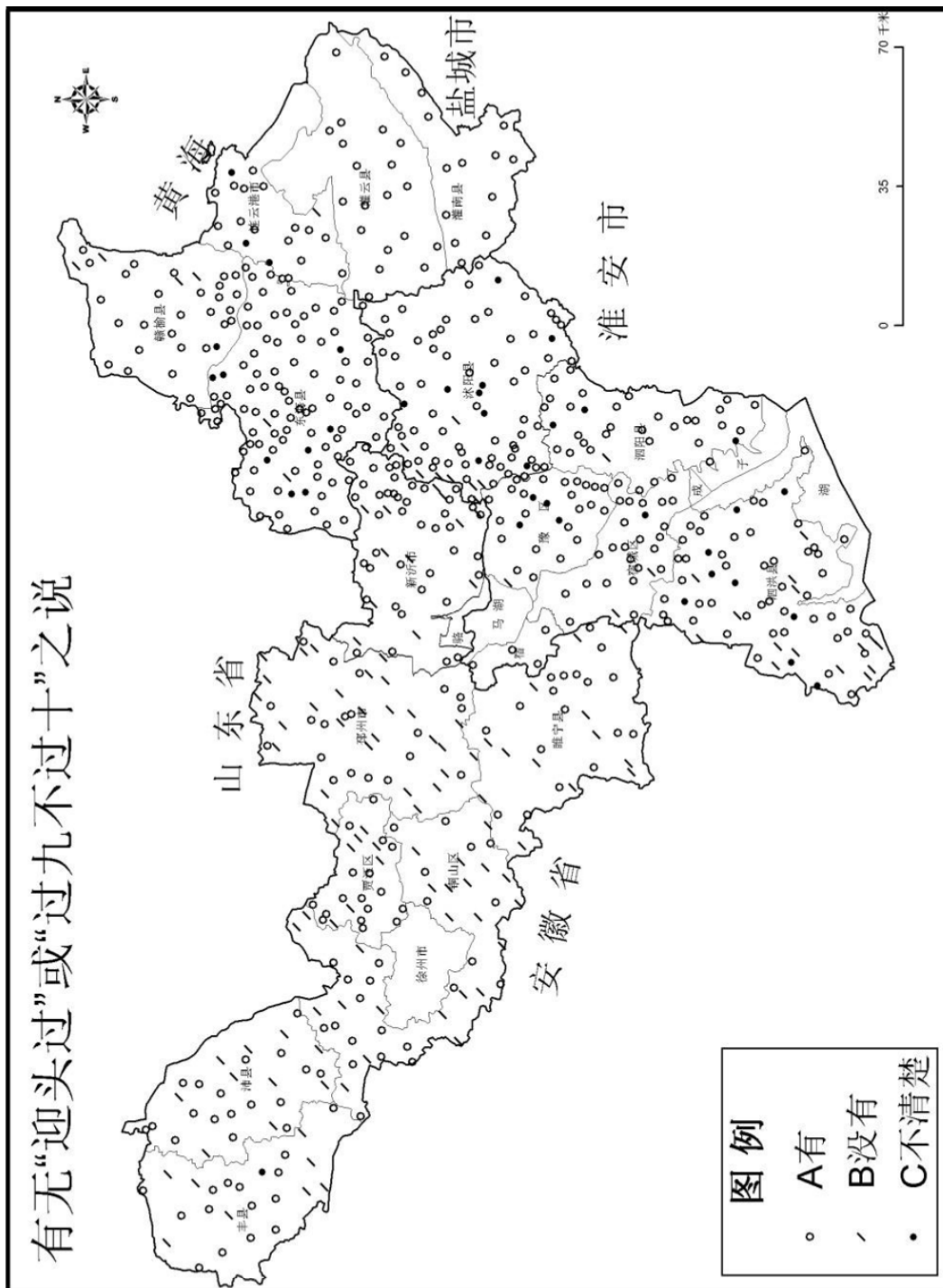
图二十三苏北方言分区图（区、片、小片、点群）



图二十四 “送奶糖” 的说法



图二十五 孩子出生是否要去娘家报喜，几天报喜



图二十六 有无“迎头过”或“过九不过十”之说

# 根据调类合并归纳出调值演变的方向性

## ——以河北省唐山市一带方言为例

远藤光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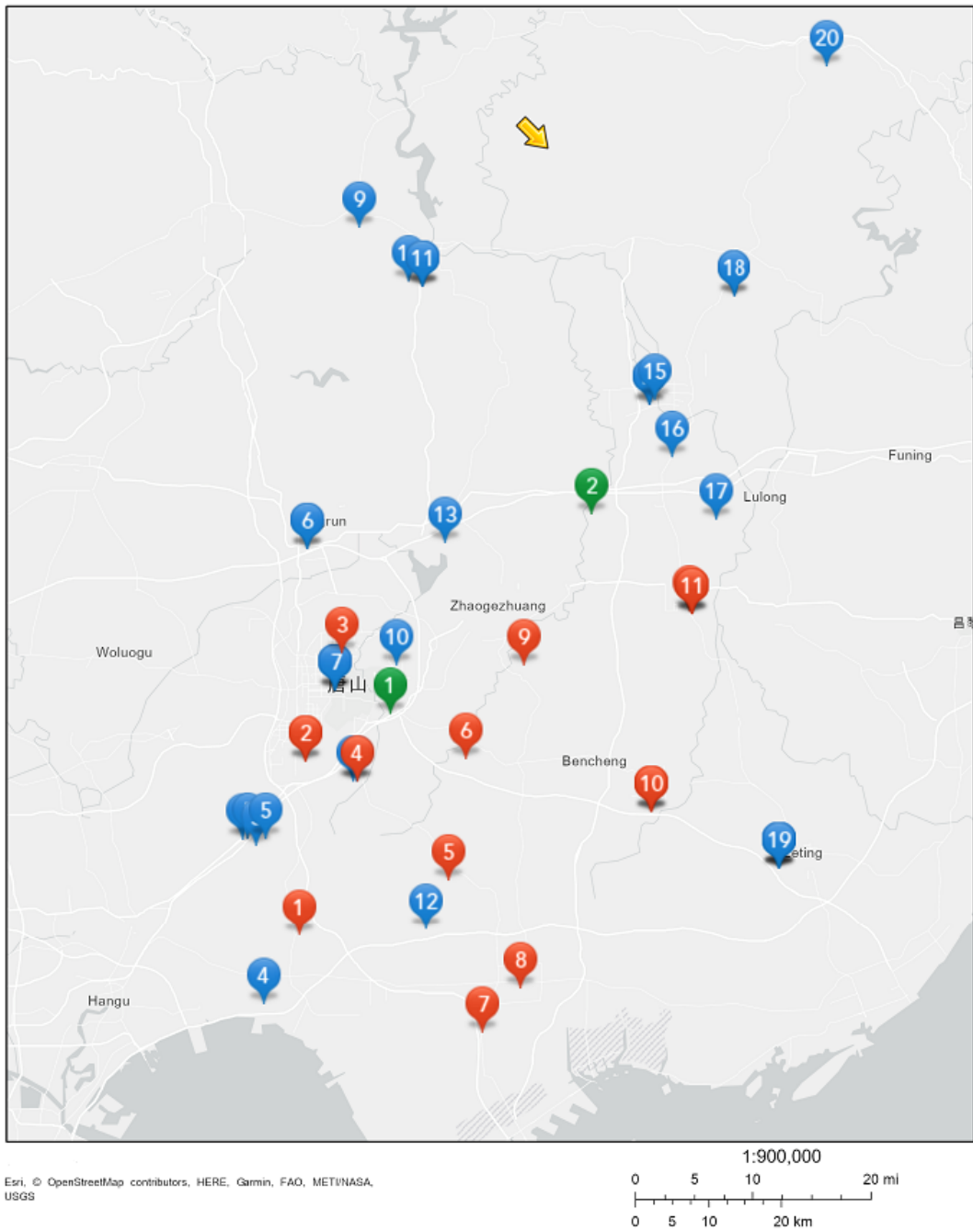
青山学院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把历史比较语言学最可靠的原则“音类对应的规则性”应用在声调历时研究上。在调类有一对多对应并找不出分化条件的情况下，也就是调类合并时，可以利用毗邻方言和该方言的差异归纳出调值演变的方向性。以河北省唐山市一带方言为对象，得出了如下的结果：1) 214 (21) > 55, 2) 54 > 51, 3) 212 > 214, 4) 55 > 22, 5) 22 > 213, 6) 22 > 55。4) 和 6) 显示双向性。同一调型的高低对立有可能导致结构调整，要么合并，要么调整调值，有时会产生出高凸调等复杂的调型。

### 一、前言

本文以河北省东北部唐山市一带方言为例，根据调类合并归纳出调值演变的方向性。该地区是远藤（1980、2001）所涉及到的河北、辽宁和山东的一小区域，当时还不知道声调值演变的方向性，因此只描绘分调类的调值地理分布图，没进行历时解释。后来远藤（2004、2017）根据单点方言年龄差异，远藤（2015、2017）和远藤（2016、2017）则根据近几十年甚至150年来多点方言的文献描写或实验测量结果归纳出了调值演变的方向性。远藤（2018、2019a、2021）分别描绘山东方言单字调的时间序列语言地图、二字组及轻声前变调的地理分布图，显示出了整个一个区域里的调值演变过程。远藤（2019b）则描写了汉语和侗台语几个方言里曲折调的诞生和消失过程实例。一系列结果表明，调值演变具有双向性，也就是说，比如高平调能变为高降调，高降调也能变为高平调，各种毗邻调型之间都能找到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变化实例。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即使进行方言间的比较也无法给出可靠的变化过程，因为没有单向性，相反的变化过程都能成立。

其实，历史比较语言学最可靠的原理就是音类对应的规律性：在一对多对应情况



地图 1 河北东北部声调系统分布图（蓝色 7 号是唐山，蓝色 19 号是乐亭）



下找不出分化条件的话，音类多的方言保持原来的情况，这种系统应该构拟为共同祖语；相反地能找出分化条件的话则以该条件分化为音类多的状态。1980 年时已经了解到这种原理能应用在声调研究方面，但当时能用到的方言材料密度低，有每个县城的描写就算多的了。县城和县城之间有几十公里远，声调调值变体隔了几公里就可能有差异，也就不敢着手。隔了 40 多年，中国的方言调查有了长足的发展，利用那些田野语言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成果，在此尝试一下夙愿之一，以奉献给岩田礼先生和学界同行。

## 二、声调系统分布情况

地图 1 所示为本文讨论的一些方言，其中蓝色符号 7 为唐山市，只包含东经 118 度的范围。蓝色符号表示四调齐全的地点，以经度排号，地点 1、2、3 叠在地点 5 后，地点 8 叠在红色地点 4 后，地点 14 叠在地点 15 后。红色符号表示平声不分阴阳的地点，绿色为阳平和上声合并的地点，黄色箭头表示阴平和上声、阳平和去声合并的地点。

## 三、阴平、上声和阳平、去声合并

首先从单个方言点入手。北边用黄色箭头表示的地点为青龙满族自治县小马坪（表 1 中的号码为 A1），在这里阴平和上声合并为 55，阳平和去声合并为 51。

表 1 青龙小马坪周围地点调值

号码	地名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资料
A1	青龙县小马坪	55	51	55	51	青龙县志
9	迁西三屯营	55	54	214	51	迁西县志
11	迁西	55	32	324	51	河北 1961
11	迁西	55	32	214	51	迁西县志
11	迁西	33	24	212	51	赵 2000
11	迁西	55	32	214	51	河北 2005
18	迁安建昌营	55	35	214	51	迁安县志
18	迁安建昌营	34	24	314	51	赵 2000
20	青龙	44	35	214	51	河北 2005

小马坪的西边是 9 迁西三屯营和 11 迁西,东边是 18 迁安建昌营和 20 青龙县城。北边是北京音系。

关于阴平和上声的合并,表 1 中的阴平调值大都和北京或现在的小马坪一样,为 55。赵(2000)是学话手册,但是对很多点的声调采用南开大学 mini speech lab 的 6 度制调值测量结果(在表中换算为 5 度制调值),非常珍贵。赵(2000)对迁西县城的测量结果为 33,对迁安建昌营上声的测量结果为 34。上声调值大都和北京一样,是低降升调。在北京,上声低降升调出现的机会相当少,除了单字调以外,就是在多音节组末尾位置都发为低平调。高平调和低平调在汉族地区恐怕分得很清楚,但可能因满语底层影响在该地合并了。

关于阳平和去声的合并,小马坪阳平、去声合并后的调值为 51,周边去声通通都是 51,因此经历了调值演变的应该是阳平。阳平有两派,一派主要在东边和北边,和北京一样,读高升调;另一派在西边,读降调 54 或 32。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和哪一边进行比较呢?既然合并后阳平也读高降调 51,因此产生这个变化的前一个阶段应该是某种降调,如 54。东北边的系统和小马坪之间不直接连接起来,因此论阳平调值可以说是有个“断层”。

总结上面的讨论,在小马坪产生的变化如下(“=”表示不变,“>”表示左边音值变成右边音值):

	前一个阶段(体现在迁西三屯营)		小马坪
阴平	55	=	55
上声	214 (21)	>	55
阳平	54	>	51
去声	51	=	51

这两个变化是同时进行的,还是有先后次序,还难以进行推测。有年龄差异或更加细腻的毗邻方言的调查结果就有可能进一步推论。这两种变化的共同点是高低对立的取消(阳平和去声是末尾音高)。除了中国西北地区以外一般看不到单字调合并为两个以下的系统,因此该方言点是否受民族语言的影响还值得探讨。

#### 四、阳平、上声合并

在唐山市东南部和迁安沙河驿发生了阳平和上声的合并。

#### 4.1 迁安沙河驿

首先看看迁安沙河驿及其周围地区的情况（表 2）。迁安沙河驿在表 2 中的号码为 B2，地图 1 中用绿色符号表示。C9 等前面加 C 的号码为阴阳平不分的地点。

表 2 迁安沙河驿周围地点调值

号码	地名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资料
B2	迁安沙河驿	44	214	214	41	迁安县志
13	滦县榛子镇	45	211	213	452	滦县志
C9	滦县塔坨	332	332	213	452	滦县志
14	迁安	55	53	13	41	河北 1961
14	迁安	44	212	214	41	迁安县志
15	迁安	55	32	214	51	河北 2005
16	卢龙	44	34	212	51	河北 1961
17	滦县油榨	45	24	213	452	滦县志

和周围的声调系统比较后得知，最接近迁安沙河驿系统的是《迁安县志》所记录的迁安县城系统：

	《迁安县志》		迁安沙河驿
阴平	44	=	44
阳平	212	>	214
上声	214	=	214
去声	41	=	41

迁安县声调有三种记录，除了阳平调值以外大同小异。就阳平来说，河北（1961）是 53，河北（2005）是 32，《迁安县志》是 212，已超过记录时的主观误差范围。有可能在这几十年之内发生了  $53 > 32 > 212$  的调值变化。

#### 4.2 唐山市东南部

接下来，再看看唐山市东南部及其周围地区的情况。由表 3 可知，唐山一带的上声和去声大同小异，阴平大致上有高平调和低平调两种（还有 45），阳平大致上是低平调（还有 25、41、211 等）。

唐山市区最早的记录是河北（1961），阴平是 55。下一节讨论的阴、阳平合并的起因似乎在于阴平调值的下降。唐山市东南部的阴平是 22，在毗邻大片地区和阳平

表3 唐山市东南部周围地点调值

号码	地名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资料
B1	唐山市东南部	22	213	213	42	刘 1990
7	唐山市	55	22	213	42	河北 1961
7	唐山市	55	22	213	42	唐山市志
7	唐山市	44	41	213	51	赵 2000
C3	唐山市中、北部	22	22	213	42	刘 1990
8	唐山市稻地镇	55	33	214	51	路南区志
8	唐山市稻地镇	33	25	212	51	赵 2000
C4	唐山市稻地镇	22	22	214	51	丰南县志
10	唐山市开平区	44	22	213	42	开平区志
13	滦县榛子镇	45	211	213	452	滦县志
C5	丰南县大新庄	22	22	214	51	丰南县志
C6	丰南县钱营	22	22	214	51	丰南县志

合在一起，但据刘（1990）的描写，在唐山市东南部阳平变成 213，合并到上声去了。由此看来，唐山市东南部产生阳平和上声合并前一段时期的阳平调值应该是低平调 22。

	唐山市东南部 (刘 1990)	<	唐山市区 (河北 1961)	>	唐山市中、北部 (刘 1990)
阴平	22	<	55	>	22
阳平	213	<	22	=	22
上声	213	=	213	=	213
去声	42	=	42	=	42

据赵（2000），唐山市南部稻地镇（原属丰南县，现为唐山市路南区）的阳平是 25。这个调值也可以理解为原先的唐山市区话的阴平下降到 33，面临和阳平或上声合并的情况，于是变为高升调 25，以防止阴、阳平合并和阳平、上声合并。据赵（2000），唐山市区话里有一派把阳平变为 41，其动因也应该一样，只是策略不同而已。

## 五、阴、阳平合并

前面看到的合并是在汉语祖调类平上去（入）之间跨类发生的，因此径直可以看

作后起现象。然而四声之内阴阳调没有对立，逻辑上还有一种可能，原本就没经历过阴阳调分化。但在北方话范围内，作为阴阳调分化条件的声母清浊对立早在唐代消失，平上去入各调都应该经历过阴阳调分化。从下面的讨论可知，该地区不分阴阳平的方言调值不难给出单纯的合并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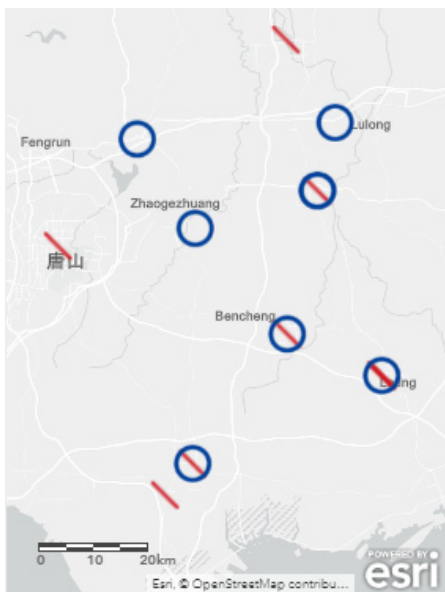
不分阴阳平的方言集中在唐山一带地区，虽然没有中间地段的描写，但把它处理为地理上连续的地区也估计没有大错误。由表 4 可见，平声有 33、55、22 等平调，51、54、42、31 等降调两大类，332 具有平调和降调的过渡性质。降调出现在 C7 唐海四农场、C8 曹妃甸和 C10 滦南县等靠东南边缘，其余各调以平调，尤其是低平调为主。附带说一下，根据赵（2000），滦县分阴平 43 和阳平 54，不确定反映的是地理差异还是年龄差异，但可看作相对早的阶段。

表 5 列出了环绕不分阴、阳平地区的调值。河北（1961）对唐山市区阴、阳平的描写分别为 55 和 22，可看作合并为 55 或 22 的祖型：

	唐山周围		唐山市区 (河北 1961)		丰南 (河北 1961)		丰南 (河北 2005)
阴平	22	<	55	=	55	>	22
阳平	22	=	22	>	55	>	22
上声	214	=	214	=	214	=	214
去声	51	≐	42	≐	51	=	51

在大部分唐山周围合并阴、阳平的地点，阴平降低并合并到阳平，即  $55 > 22$ 。在丰南，阳平却高升并合并到阴平，即  $22 > 55$ 。这个变化显然发生在更早的时候，并不是 1961 年突然产生的，这里把河北（1961）的唐山市区话为祖型出自材料的限制而已。后来该地区强势方言唐山市区话的阴平降到 22，于是丰南合并后的平声受到其影响降为 22。

在阴阳平合并地区的东南部，毗邻的方言中具有最接近调值系统的是乐亭，除了乐亭阴平以外，这附近没有平声音值为降调的方言。虽然乐亭区分阴、阳平，而且在河北（1961）的阶段阴平是中平调 33，但后来都发为降调，于是毗邻的 C7 唐海四农场、C8 曹妃甸和 C10



地图 2 有高凸调或两个降调的地点

滦南县向乐亭看齐，合并后的平调发为降调。

根据以往的经验（远藤 2019b），451 等花费发音劳力的凸调产生的背景往往有两个高低不同低调的存在，如汉语重庆方言 53 和 31 对立，53 就变为 453 以便和低降调区别开来。在该地区东南部也可看到凸调（地图 2 中的蓝圆圈所示），同一个方言里往往有两个高低不同的降调（红杠所示）。在中心地区如此，但也不一定处处一致。这是因为有潜在诱因（两个降调的存在）也不一定用凸调来解决这个结构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一旦产生了凸调，自己方言里没有结构上的需要也会引入别处的语音特征，哪怕是羨余的。

表 4 唐山市周围阴、阳平合并地点调值

号码	地名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资料
C1	丰南县柳树	33	33	214	51	丰南县志
C2	丰南	55	55	214	51	河北 1961
C2	丰南	22	22	214	51	河北 2005
C3	唐山市中、北部	22	22	213	42	刘 1990
C4	唐山市稻地镇	22	22	214	51	丰南县志
C5	丰南县大新庄	22	22	214	51	丰南县志
C6	丰南县钱营	22	22	214	51	丰南县志
C7	唐海四农场	42	42	411	51	赵 2000
C8	曹妃甸	42	42	213	453	沈 2021
C9	滦县塔坨	332	332	213	452	滦县志
C10	滦南	33	33	214	55	滦南县志
C10	滦南	51	51	213	452	赵 2000
C10	滦南	31	31	213	42	河北 2005
C11	滦县	33	33	213	52	河北 1961
C11	滦县	332	332	213	452	滦县志
C11	滦县	43	54	323	51	赵 2000
C11	滦县	332	332	213	452	河北 2005

表5 唐山市周围保持阴、阳平对立地点调值

1	唐坊东部、中部个别村子	34	32	55	23	赵 2000
2	丰南县唐坊	44	22	214	51	丰南县志
3	唐坊中部和南部	33	35	212	23	赵 2000
4	丰南毕家瞿	34	14	12	51	赵 2000
5	唐坊东部	34	32	55	42	赵 2000
6	丰润	55	11	314	51	河北 1961
6	丰润	55	33	214	51	丰润县志
7	唐山市	55	22	213	42	河北 1961
7	唐山市	55	22	213	42	唐山市志
7	唐山市	44	41	213	51	赵 2000
8	唐山市稻地镇	55	33	214	51	路南区志
8	唐山市稻地镇	33	25	212	51	赵 2000
B1	唐山市东南部	22	213	213	42	刘 1990
10	唐山市开平区	44	22	213	42	开平区志
12	唐海八场	323	25	122	51	赵 2000
13	滦县榛子镇	45	211	213	452	滦县志
B2	迁安沙河驿	44	214	214	41	迁安县志
17	滦县油榨	45	24	213	452	滦县志
19	乐亭	33	212	213	54	河北 1961
19	乐亭	54	312	34	52	乐亭县志
19	乐亭	51	231	132	31	赵 2000
19	乐亭	54	312	34	52	河北 2005
19	乐亭	42	213	13	453	沈 2018

## 六、结语

本文根据调类合并归纳出的调值演变方向性如下：

- 1) 214 (21) > 55      小马坪上声
- 2) 54 > 51            小马坪阳平

- 3) 212 > 214            迁安沙河驿阳平
- 4) 55 > 22            唐山东南部和唐山市中、北部（刘 1990），唐山周围和丰南（河北 2005）阴平，丰南（河北 2005）
- 5) 22 > 213            唐山东南部（刘 1990）阳平
- 6) 22 > 55            丰南（河北 2005）阳平

其中 1) 和 6) 实际上是一样的。4) 和 6) 是相反的方向，都能产生，甚至在丰南在几十年之内同一调类先后经历过两次相反方向的调值演变。

另外，一个声调系统内部共时结构上的原因也会导致调值演变，如同一调型有高低对立时有可能导致合并或为了回避合并某一调值逃到别的调型。高凸调的诞生可以由这种机制来说明。但同一个潜在条件不一定导致同一个结果，甚至在没有结构调整必要性的情况下也会接受异质特征而产生发音费力的形式，使得自己的声调系统更加偏颇。

判断一个方言接受周围哪一个地方的影响时，“断层”的概念有用。也就是说，系统上差异多的就可以先撇开，要和音值接近的毗邻地方系统进行比较，一步一步地进行归纳。

该地区还有不少能用到的材料，下一步连读变调的信息也可以结合起来研究。其实该地区东部有昌黎，以轻声前变调的形式保持去声阴阳调，这是文革以前就出名的现象。唐山地区也有同样现象。河北省东北角方言很值得继续关注。另一方面，也希望同行们在别的地区根据调类合并归纳出更多、更丰富的调值演变方向性实例。

附记：本文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 JP18H00670、JP18H05510 的成果之一。研究时利用太田斋先生收集的材料和八木坚二先生输入的数据，定稿时承曾晓渝教授过目，一并致谢。

### 参考文献

- 丰南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0 《丰南县志》 新华出版社
- 丰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 《丰润县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文研究所 1961 《河北方言概况》 河北人民出版社
-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5 《河北省志（第 89 卷）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



- 河北省滦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滦南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河北省唐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0《唐山市志》方志出版社
- 乐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4《乐亭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刘安祥、张华 1990《普通话与唐山方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迁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94《迁安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
- 迁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1《迁西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青龙满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7《青龙满族自治县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
- 沈丹萍 2018《河北乐亭方言的连读变调和轻声》，《方言》2018（4）
- 沈丹萍 2021《唐山曹妃甸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 唐山市开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开平区志》天津人民出版社
- 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0《路南区志》海潮出版社
- 远藤光晓 1980、2001 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に于ける声调の地理分布と变迁，《汉语方言论稿》好文出版
- 远藤光晓 2004、2017 从年龄差异归纳音变的方向性，石锋、沈钟伟编《乐在其中——王士元教授七十华诞庆祝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论稿》好文出版
- 远藤光晓 2015、2017 近 150 年来汉语各种方言里的声调演变过程——以艾约瑟的描写为出发点，远藤光晓、石崎博志编《现代汉语的历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论稿》好文出版
- 远藤光晓 2016、2017 20 世纪以来汉语几个方言声调调值史，《汉语研究的新貌 方言、语法与文献 献给余霭芹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汉语音韵论稿》好文出版
- 远藤光晓 2018 山东方言单字调の時系列言语地图，青山学院大学《经济研究》10
- 远藤光晓 2019a 山东方言二字组变调の地理言语学的研究，青山学院大学《经济研究》11
- 远藤光晓 2019b 曲折调的诞生和消失，青山学院大学《经济研究》11
- 远藤光晓 2021 山东方言轻声前变调の地理分布，青山学院大学《经济研究》13
- 赵立新、戴连第主编 2000《唐山方言与普通话》花山文艺出版社

**Directions of tone value change extracted from the mergers of tone categories:  
Case study in the district of Tangshan, Hebei**

Mitsuaki Endo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reports an application of the most robust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namely, the regularity of sound correspondence in diachronic studies of tone. Due to the one-to-many correspondence of tone category without conditioning the split factor—the tone category merger—it is possible to extract the directionality of tone value change in relation to dialectal differences between one dialect and an adjacent one. Drawing on the dialects in the district of Tangshan in Hebei,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1) 214 (21) > 55, 2) 54 > 51, 3) 212 > 214, 4) 55 > 22, 5) 22 > 213, and 6) 22 > 55—4) and 6) show bidirectionality. The existence of a high-low contrast in the same tone shape may lead to a restructuring, merger, or an adjustment of tone value, which may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a complicated tone shape, such as a high convex tone.

# 用集成数据分析增加 ABA 分布对语音现象的解释效力

黄河

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研究院

**内容摘要：**ABA 分布在解释语音现象时存在一定的挑战。本文首先梳理了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然后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排除平行演变的干扰，并提出集成数据分析是增加 ABA 分布对语音的解释效力的方法。本文对《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205 个语音特征进行集成分析，计算语言距离并采用模糊 C 均值聚类识别方言区域，从而找到北方官话区和长江中下游存在的两个 ABA 分布，并结合音韵史的研究对 ABA 分布予以解释。

## 一、前言

### 1.1 ABA 分布与方言周圈论

ABA 分布是地理语言学判断词形早晚的常用方法（岩田礼 2009）。同一语言现象的两种变体 A 和 B 在空间上呈现两边是 A、中间被 B 隔断的分布模式时，我们可以推测分布在两边的 A 是更加古老的形式，而中间的 B 是创新形式。ABA 分布可以从地层学视角来理解，如图 1，I 标示的是俯瞰地图的视角，而 II 标示的是地层剖面的视角。两边的 A 之所以被 B 隔开是因为早期整个区域都使用 A 形式，B 是晚期在中间位置新产生的形式。地层剖面的视角下，越往下的地层越古老；俯瞰地图的视角下，该区域边境区域保留了更古老的形式 A，而核心区域由创新形式 B 占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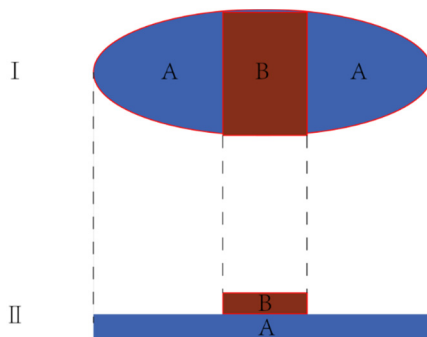


图 1：ABA 分布示意图

ABA 分布暗含两个分布原则：连续分布原则和周边分布原则（柴田武 1963，1969）。连续分布原则指的是今天在地理上不连续、被隔开的区域原来是地理上连续的一大片区域；在这片连续的区域上如果产生了语言变异，这种语言变异一定在地理上渐次扩散开，不会发生跳跃。周边分布原则指的是远离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区保存古老的形态，新的语言形式在中心地产生。这两个原则是从“方言周圈论”发展而来。柳田国男（1927）发表了著名的《蜗牛考》，该研究发现方言词形的地理分布是由同一个中心放射状传播导致的。

## 1.2 对周圈论的反思

随着个案的积累，我们也发现了诸多违反方言周圈论的语言现象，进而引发了学界对方言周圈论的批判<sup>1</sup>。东条操（1953）发现离岛僻村的方言未必存古，认为使用周圈论这种学说应格外小心。金田一春彦（1953）经过详细地考察，认为周圈论仅适用于一部分词汇现象，他有两个基本观点：（1）方言研究要以语言系统为对象，不能只注意词汇这样的特殊现象，不然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正因为只以词汇为研究对象，才会误以为边境语言存古。榎垣实（1953）认为金田一春彦和柳田国男的观点并不矛盾，而是各自阐述了对立的两个规则。他认为金田一春彦的批判完全基于对语言分布结果的归纳，并非从原因、机制的角度来思考。从结果来看，周圈论似乎只适用于一部分词汇，不适用于语音和语法，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周圈论对词汇以外的语言对象不起作用，榎垣实打了一个贴切的比方：一家人都吃了同一道不太卫生的菜，老人拉肚子，中年人没事，是因为中年人抵抗力强，尽管导致拉肚子的是不卫生的菜。同理，方言周圈论对所有语言成分都起作用，但是语音、语法等成分存在某种“抵抗力”，这种抵抗力他称之为“孤立变迁”。他认为难以习得的成分（如语音）容易孤立地发生变化，而容易习得的成分（如词汇）则不容易孤立地发生变化，因此呈现周圈分布<sup>2</sup>。

周圈分布，以及其后提炼归纳的 ABA 分布，利用的是音义结合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除了诸如“爸爸”“妈妈”以及拟声词之外，其他绝大部分词汇的音义结合是任意的。ABA 分布两侧的区域采用相同的语言形式 A 指称同一个事物，这绝非偶然，而是两侧区域肯定存在某种历史关系：（1）一方的居民是历史上从另一侧迁徙过来的；（2）两地长期存在惯常的交际，如通婚、贸易等；（3）整个区域历史上

---

<sup>1</sup> Bartoli（1925）提出了“新语言学”（Neolinguistics），强调了地理变异的重要性，提出过类似于周圈论的诸多原则，如孤立区域原则、周边区域原则、消亡样态准则等，其中大部分原则都找到了大量反例。

<sup>2</sup> Dauzat（1958）也提到语音变化未必发生在文化中心地，而词汇创新常见于文化中心地。

都是使用 A 形式，后来在中间区域产生了新形式 B，把两边本来就存在的旧形式 A 阻断了。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外部史的考证和调查来排除前两种情况（贺登崧 2018），在此前提下，我们可以利用 ABA 分布推断词汇形式的早晚，可以得到相对可靠的结论，如果能够结合其他的证据，便能下定论，如基于新老两派语料的地图可以看到词形扩散演变的方向，或者和汉语词汇史的结论相参照。倘若研究对象是语音现象，音义结合的任意性则不能发挥作用，两侧的 A 形式可以是平行的创新演变，反而 A 形式是创新形式，而位于中间的 B 形式才是古老形式，这样一来，ABA 分布对语音现象失效。因此，采用 ABA 分布分析语音现象需要格外谨慎，生搬硬套的结果要么只是采用了不适用的方法猜对了答案<sup>3</sup>，要么会得到完全相反的错误答案。

### 1.3 问题的提出

要让 ABA 分布适用于词汇以外的现象，必须想办法排除或者削弱平行演变带来的干扰，即当出现 ABA 分布时，我们要找到一种方法能够排除两侧的 A 并非由 B>A 的平行演变产生，这样就只存在周圈论这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平行演变是一种偶发现象，是两侧的区域不约而同地发生了相同的变化。通过语言知识来排除平行演变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从集成数据分析的角度着手。我们知道，语言系统是由一个个语言特征构成的，单个语言特征可以发生平行演变，但是大量特征不约而同地发生平行演变的概率是极低的。倘若两侧区域有大量特征都采用相同的形式，那一定不是这些特征在两侧均发生了平行演变，而是两侧存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关系，此时便可以排除平行演变的干扰，应用周圈论作出可靠的解释。因此，如果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同时考察大量特征的地理分布情况，问题也就能够得到解决。

集成数据分析（aggregate data analysis）是分类学中常用的一种计量方法，已经在语言类型学（Greenberg 1963）、方言测量学（dialectometry, Séguy 1971; Geobl 1982）、多维语域研究（multidimensional register studies, Biber 1988）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文准备以《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曹志耘 2008）为材料实现上述想法，尝试用集成数据分析的方法改进 ABA 分布对语音现象的解释效力。集成数据分析以语言地图为数据来源，从语言地图中抽取语言特征在每个地点的分布形式，从而集成大量的语言地图所涉及的大量的语言特征，计算语言地图上的每个方言点之间的语言距离。基于语言距离，我们可以做聚类分析从而识别方言区域，此时如果基于集成数据分析得到的语言地图上存在 ABA 分布的地理模式，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些被隔断的同类区

---

<sup>3</sup> A 和 B 两个形式谁更古老，盲猜也有 50% 的概率猜对，套用了并不适用于语音现象的 ABA 分布，误以为是通过这个分布规则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域之间存在早期的历史关系，而且中间区域是更为晚近的历史时期形成的。

## 二、方法

### 2.1 材料

《汉语方言地图集》包含语音、语法、词汇三卷，涵盖中国汉语分布区域的 930 个方言点，总计 510 幅地图，每幅地图呈现一个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基于传统认识，考虑到官话区内部的方言差异比东南方言小，官话方言区的布点密度较为稀疏；而东南方言区的布点较为稠密，大致精确到一个县一个点，方言复杂的区域布点更为稠密。语音卷主要涉及语音和语音现象在方言中的分布，计 205 个语音特征。本文以语音卷的 205 个语音特征为对象进行集成数据分析。地图集的每幅地图都用不同的符号标示不同的形式，图例不仅呈现了每个符号代表什么形式，还呈现了语言形式的分类体系。

《汉语方言地图集》的分类体系含有两个层级，如图 2 是语音卷 008 图“韵尾分调”，第一层级用不同颜色的符号标示大类差异，表示较大的方言差异，共计 3 大类；第二层级的分类采用相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符号标示子类差异，表示下位的、较小的方言差异，其中蓝色标记的第一大类下分 4 个子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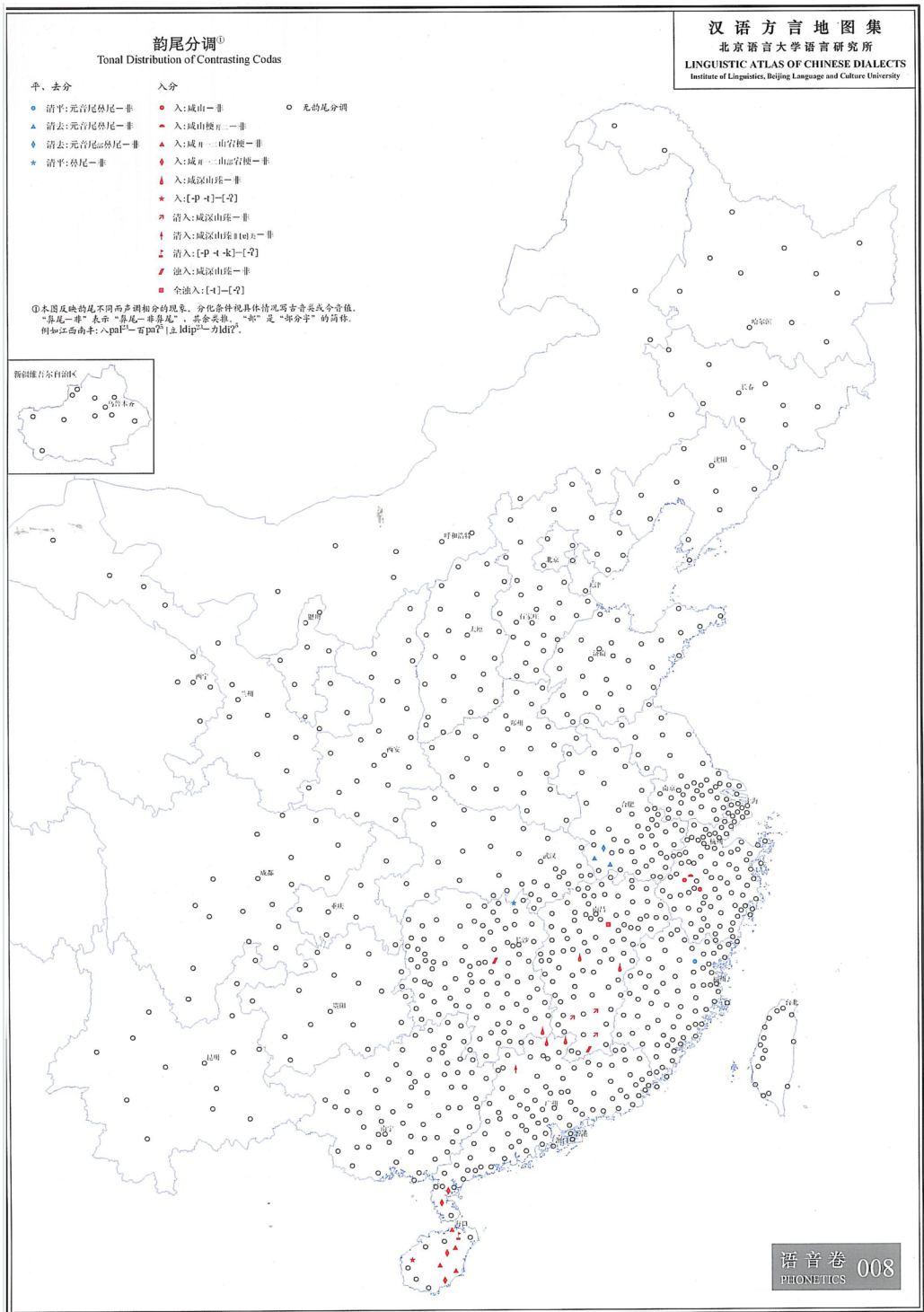


图 2: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 图 008 韵尾分调

## 2.2 集成数据分析

集成数据分析分为数据抽取、语言距离计算、聚类分析、可视化四个步骤。

### 2.2.1 数据抽取

我们首先把语音卷的地图数据抽取出来，整理为表 1 数据矩阵的格式。数据矩阵的横行是地图上的 930 个地点，纵列是一个个语音特征，总计 205 列。格子中填入一套编码标记该特征下方言之间的分类关系，以图 2 所示的韵尾分调这幅地图为例，大类用大写英文字母标记（A-Z），子类用阿拉伯数字标记（1,2,3……）。A1 指的就是第一大类下第一子类的形式，凡是属于该类的地点，其格子里填入 A1，以此类推。有些地图还存在并用现象，即同一个地点存在两种说法，则两种说法各有一个编码，两种之间用#号隔开，如 B1#A1 指的是该地点的第一形式是 B1，第二形式是 A1，第一形式是更加常用的形式，因而排在前面。如此，可以把 205 幅地图的数据整理为表 1 的格式，用于后续的计算分析。

表 1：数据矩阵

	特征 1	特征 2	特征 3	……	特征 205
地点 1	A1				
地点 2	A2				
地点 3	B1#A1				
……					
地点 930					

### 2.2.2 语言距离计算

接下来，我们基于数据矩阵中的编码系统集成所有的特征计算地点之间的语言距离，所计算的语言距离介于 0 和 1 之间，数值越大说明语言距离越大。计算地点之间的语言距离遵循两个规则。

**形式间距离计算规则：**我们已经知道英文字母标记的大类反映更大的方言差异，而阿拉伯数字标记的子类反映更小的方言差异，因此当两地的形式属于不同的大类时，两地方言在该特征上的距离为 1；当两地形式属于同一大类，分属不同子类时，两地方言在该特征上的距离为 0.5；当两地形式的大类、子类皆同时，两地方言在该特征上的距离为 0。

**并用形式计算规则：**倘若两个地点皆存在并用形式，则两地的第一形式相互匹配



计算第一形式的距离，第二形式相互匹配计算第二形式的距离，然后第一形式距离的权重是 1，第二形式距离的权重为 0.5，其加权平均的结果作为两地在该特征上的语言距离。

倘若两个地点中仅有一个地点存在并用形式，我们假定只存在一个形式的地点的第二形式等同于第一形式，然后第一、第二形式相互匹配，按照并用形式计算规则进行计算。

通过上述两条规则，我们已经得到每个语言特征下两地之间的语言距离，接下来对所有特征的距离取平均值，得到两地之间集成所有语音特征的语言距离，并储存为语音距离矩阵表，如表 2：

表 2：语音距离矩阵表

	地点 1	地点 2	……	地点 930
地点 1	0	0.87		0.43
地点 2	0.87	0		0.66
……				
地点 930	0.43	0.66		0

表 2 是 930 个地点×930 个地点构成的语音距离矩阵表，对角线是某地方言和它自己的距离，始终为 0，其他的格子里填入两地语音距离的计算结果。表 2 的距离数值沿对角线对称，如地点 1（列）和地点 2（行）的距离为 0.87，地点 1（行）和地点 2（列）的距离也是 0.87，这是因为语音距离是对称的。黄河（2022）更加详细地介绍了这种语言距离的计算方法。

### 2.2.3 聚类分析

基于上一节中的语音距离矩阵，我们可以通过聚类分析识别方言区域。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是一种将对象集合分类的算法，它把类似的对象分为一类，而把属性差异较大的对象归为不同的类别。聚类分析的方法有数十种，并非每一种都适用于方言分类，一方面这是因为大部分聚类分析的算法对初始值十分敏感，原始数据的不同会造成聚类结果有很大的偏差；另一方面，不同的聚类方法应用于同一组数据，也会产生有一定差异的结果。因此，采用适用于方言区域识别的稳健算法是十分关键的。Nerbonne et al.（2011）详细论证了一般的聚类方法存在稳定性问题，并测试了自举法聚类（bootstrapping clustering）和模糊聚类（fuzzy clustering）的效果，认为二者都能

够得到稳定而可靠的聚簇，适用于识别方言区域。本文采用模糊C均值聚类（Fuzzy C-means Clustering, FCM）的方法，该方法由Dunn（1973）提出，并由Bezdek（1981）进一步改良。该方法除了能够识别稳健的方言区域外，其结果还能呈现每个地点属于不同方言区的概率，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强行归类，可以充分满足方言学的需求。该方法需要实现指定方言聚类的数目，我们无法根据语言学知识时人为设定这一数值。因此，我们采用模糊轮廓系数（Fuzzy Silhouette Index, FSI）来决定方言聚簇的数目，数值越大说明聚类效果越好。我们在合理的聚簇数范围内计算轮廓系数，以轮廓系数最优情况下的聚簇数目来呈现最终的结果。因为本文的目的是识别潜在的ABA分布，所以聚簇数不应过低，我们在5-10个聚簇的区间内计算轮廓系数。模糊聚类和轮廓系数的计算由factoextra程序包实现。

#### 2.2.4 可视化

模糊聚类的结果返回的是每个地点属于各个聚簇的概率。我们采用两种可视化方法 FCM 一型地图和 FCM 二型地图。FCM 一型地图将每个地点归入概率最高的那个聚簇，得到边界清晰的方言区域。该类地图更加简化，便于观察方言区域的分布，但是不利于呈现概率分布的细节。FCM 二型地图首先过滤掉低于 0.2 的概率值，如果只剩下一个聚簇，那么该地点就属于这一聚簇的核心区域；如果剩下多个聚簇，且概率最大值与第二大的概率值的差值大于等于 0.3，则该地点属于这一聚簇的边缘区域；如果概率最大值与第二大的概率值的差值小于 0.3，则该地点不属于任何聚簇，是相邻方言区的接触混合的地带（weak area）。FCM 二型地图可以呈现更多的细节，可以观察到渐层分布。

我们根据 930 个地点的经纬度，生成泰森多边形，并用中国国境线作为外边框。每个地点对应的泰森多边形填入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方言区域。FCM 二型地图中还用同类颜色中的深色表示该方言区的核心区域，浅色表示该方言区的边缘区域，白色表示接触交融地带。值得注意的是《汉语方言地图集》在西北地区的布点十分稀疏，因而在西部地区生成的泰森多边形很大，但是并不代表这些区域都说汉语。

### 三、结果

图 3 呈现的是聚簇数为 5 至 10 区间内的模糊轮廓系数（FSI），我们可以看到当聚簇数等于 9 时，模糊轮廓系数最高，聚类效果最好。因此，我们确定模糊 C 均值聚类的聚簇数为 9，以获取 9 个方言区域。聚类生成的 FCM 地图如图 4，左侧的地图是

FCM 一型地图，右侧的是 FCM 二型地图，两图共享同一个图例。我们可以从 FCM 一型地图上识别出 9 个方言区域，传统上的官话区分为北方官话（North Mandarin）和南方官话（South Mandarin），前者大致沿着太行山分为东西两片，太行山以东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分布的粉色区域为北方官话东支（Northeast Mandarin）和北方官话西支（Northwest Mandarin），在中国的西北地区也有不少粉红色的区域，那是因为建设兵团等原因汉人援疆，建设兵团的人员来自全国各处，因而采用了接近标准语的方言变体。吴语（Wu）、闽语（Min）的地理范围和传统认识相合。传统上所认为的平话，以及部分客家话，归入了粤语（Yue）。中部方言北支（Central dialect-north branch）和中部方言南支（Central dialect-south branch）大致对应于传统上的湘语和赣语，但是两个聚簇支离破碎，还包括了很多传统上不属于湘语、赣语的大量方言点，从 FCM 二型地图也可以看到，这两个聚簇夹杂着大量的白色的接触混合区域。灰色区域主要是部分客家话、徽语以及湘南、粤北的土话，还有湘西的乡话，这些方言尽管在地理上不连续，但是都分布在穷乡僻壤，是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山区，我们暂且将这一聚簇称之为闭塞区域（Isolated ar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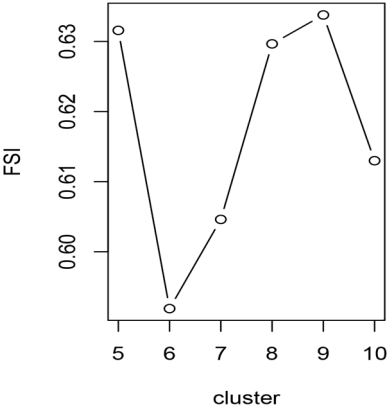


图 3：模糊轮廓系数（FSI）碎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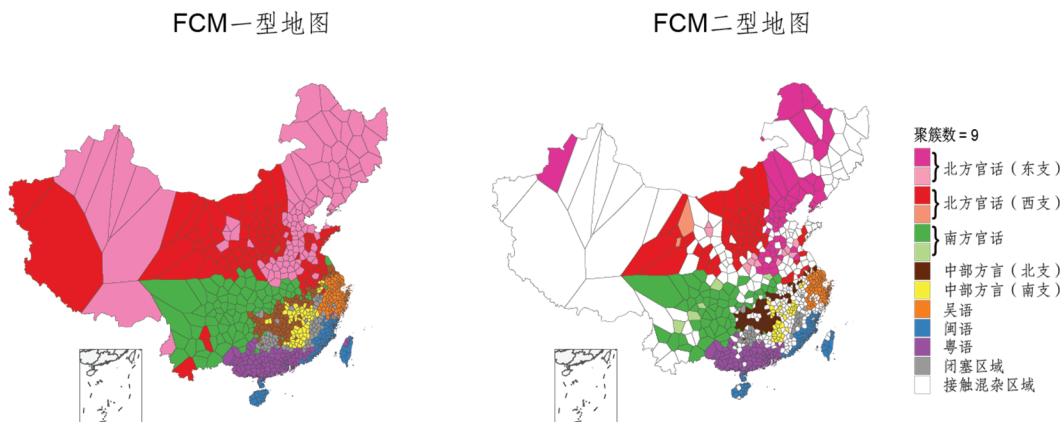


图 4: FCM 地图

#### 四、讨论

我们可以从图 4 中识别两处 ABA 分布：一处位于北部官话内部，一处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我们已经知道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官话来自于汉人援疆，而东三省的汉语方言来自于山东、河北一带，是由清末的“闯关东”带入的，这两处方言都是由迁徙带来的。除去上述区域，北部官话内部呈现明显的 ABA 分布：山东半岛、苏北、皖北地区残存了不少红色的方言点，这些方言点和分布在山西、内蒙的晋语、分布在甘肃和陕西的西北方言同属一类，中间被粉色区域隔开，构成了 ABA 分布。按照 ABA 分布的规则，我们可以推断两侧的红色区域历史上是连续的，呈现更加古老的面貌，而中间粉色区域的历史时期应该更晚，是后来形成的。有两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推断是正确的。首先，Norman (1997) 发现太行山以西的北方官话保留了官话的不少早期特征，而以北京为中心产生了一个更为创新的官话，因而推断太行山以西的老官话和江淮官话远远相离的格局是由来自燕郊一带的官话在金、元时期窜入而造成的，由此观之，太行山以西的老官话应该本来和江淮官话互为毗邻。这一推断与本文集成数据分析的结果不谋而合。其次是来自图 4 中 FCM 二型地图的证据，北部官话东支似乎是沿着京广线扩散的，靠近京广线的方言点呈现深粉色，远离的区域呈现浅粉色或白色。京广线在历史上就是重要的要道，以北京为中心形成的新官话向南沿着京广线传播，京广线沿线的方言有着更高的概率属于北方官话东支，而远离京广线的地区属于这一方言区的概率渐次降低，说明这些区域还有一定概率属于北方官话西支，还带有老官话的底层，属于混杂区域。

第二处 ABA 分布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图 4 中灰色的闭塞区域在地理上不连续，

但是都分布在经济和交通不发达的山区，构成一个周圈分布的四周，位于周圈中部的是中部方言的南北支。我们已经发现中部方言南北支是支离破碎的聚簇，FCM 二型地图中更是夹杂着大量的混杂接触区域。这些区域在历史上是从北方南下的移民主要的迁徙区域(周振鹤、游汝杰 2019)，因而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大量语言成分的堆积，也存在复杂的语言接触现象，这些位于周圈中心的区域存在大量的创新，而位于周圈四周的闭塞区域相对而言保留了较多的古老特征。闭塞区域包括了徽语、湘南粤北的土话，还有乡话。赵日新(2008)认为徽语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并与吴语共享了不少特征，可能存在吴语的底层。王辅世(1982)首次发现了乡话，并认为乡话和闽语、客家话共享不少音韵特征。根据周圈分布的原则，我们可以推断早期这些地理上不连续的闭塞区域是连绵的一大片方言区域，后来带着更为晚近方言成分的南下移民迁徙到湘赣一带，占据了平原等交通发达的地区，推平这些区域早期的语言特征，形成了中部方言的南北支，而交通不便的山区残存了更多的古老特征。这些带着古老特征的闭塞区域被中部方言南北支隔断为地理上不连续的区域。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使用的材料虽然是《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讨论的对象是语音现象的地理分布，而不是词汇现象，但是我们通过 ABA 分布作出的论断，既能够很好地和汉语音韵史、方言史的结论契合，也能够和 FCM 二型地图所呈现的扩散路径相印证，这说明在集成数据分析的条件下，ABA 分布可以很好地分析语音现象。集成数据分析采用计量方法综合了诸多语音特征的分布，将其转化为语言距离，这一操作使得我们可以排除语音现象中常见的平行演变的偶然性。单个语音特征位于 ABA 分布的两侧，很可能是两侧发生了平行演变；而大量语音特征叠加后，利用稳健的聚类方法所识别的方言聚簇如果呈现 ABA 分布，那么绝无可能是由语音的平行演变带来的，我们不可能认为用于集成分析的大部分语音特征都不约而同地在相同的区域发生了平行演变，与之相反的是，这些地理上不连续的区域必然存在某种历史联系。集成数据分析是叠加更多的语音特征来抵抗平行演变的偶然性，这显然增加了 ABA 分布对语音现象的解释效力。

## 五、总结

本文首先分析了 ABA 分布和方言周圈论的基本原理和适用条件，认为 ABA 分布仅仅适用于词汇现象，而用来分析单个语音现象时，会存在平行演变等其他解释的可能性，这无疑降低了 ABA 分布的解释效力。本文以《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为材料，引入集成数据分析的计量方法，采用模糊聚类的方法识别并呈现方言区域。

我们发现北方官话和长江中下游各存在一个明显的 ABA 分布，通过 ABA 分布的原理所推断的结论均能够和汉语音韵史、方言史的研究相合。集成数据分析通过叠加大量的语音特征抵抗平行演变的偶然性，有效地增加了 ABA 分布对语音现象的解释效力。

附记：本研究受到教育部青年一般项目“地理语言学视角下的毗陵吴语变异研究”（项目批准号：18YJC740027）的资助。

### 参考文献

- 曹志耘 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 商务印书馆
- 贺登崧 著，石汝杰、岩田礼 译 2018 《汉语方言地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 黄河 2022 “结构化程度”与“各向渐变性”一宜兴话的方言测量学研究《中国语文》（3）
- 王辅世 1982 湖南泸溪瓦乡话语音，《语言研究》（1）
- 岩田礼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
- 赵日新 2008 安徽省的汉语方言，《方言》（4）
- 周振鹤、游汝杰 2019 《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 榎垣実 1953 「方言孤立変遷論をめぐって」『言語生活』九月号
- 金田一春彦 1953 「辺境地方のことばは果たして古いか」『言語生活』二月号
- 柴田武 1963 「オタマジマクシの言語地理学」『国語学』第 53 輯
- 柴田武 1969 『言語地理学の方法』筑摩書房
- 東条操 1953 「方言と古語」『国語学』第 12 輯
- 柳田国男 1927 「蝸牛考」『人類学雑誌』第 42 卷 4—7 号
- Albert Dauzat 著，松原秀治，横山紀伊子 訳 1958 『フランス言語地理学』大学書林
- Bartoli, Matteo 1925. Introduzione alla neolinguistica (principi, scopi, metodi). Biblioteca dell'«Archivum Romanicum». Serie II: *Linguistica*, vol. 12. L.S. Olschki.
- Bezdek, James C. 1981 *Pattern Recognition with Fuzzy Objective Function Algorithms*, New York: Plenum Press
- Biber, Douglas 1988. *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nn, J. C. 1973 A Fuzzy Relative of the ISODATA Process and Its Use in Detecting Compact Well-Separated Clusters, *Journal of Cybernetics* 3: 32-57

- Goebel, Hans 1982. *Dialektometrie: Prinzipien und Methoden des Einsatzes der numerischen Taxonomie im Bereich der Dialektgeographie*.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Norman, Jerry 1997 Some Thoughts o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In: Yue, Anne O. and Mitsuaki Endo eds. In Memory of Mantaro Hashimoto, Tokyo: Utitashoten Press: 21-28
- Nerbonne, John, Rinke Colen, Charlotte Gooskens, Peter Kleiweg & Therese Leinonen 2011 Gabmap – a web application for dialectology. *Dialectologia Special Issue II*. 65–89.
- Séguy, Jean 1971. La relation entre la distance spatiale et la distance lexicale. *Revue de Linguistique Romance* 35 : 335-357.

**Improv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ABA Distribution on Phonological Phenomena  
by Aggregate Data Analysis**

Huang, He

*Institute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ABA distribution has encountered some challenges in explaining phonological phenomena.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key to solving the problem is to eliminate the interference from parallel evolution based on analyzing the mechanism of ABA distribution. We propose that aggregate data analysis is a method to improv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ABA distribution on phonological phenomena. In this article, 205 phonetic features in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phonetic volume) are integrated and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Fuzzy C-means Clustering recognizes the dialect areas based on the linguistic distance calculation. We find ABA distribution in the North Mandarin area as well as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respectively. We also explain the distribu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knowledge gained from the study of phonological history.

# 江西湘东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及其影响因素

周 磊 黄晓东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对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根据同言线分布特点将湘东方言分为东西对立和南北对立两大地理分布类型。并从自然地理、行政区划和交通往来等角度出发，对湘东方言地理分布特点的形成进行溯源，考察上述地理分布类型与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交通往来等非语言因素之间的关系。

## 一、概说

湘东区是江西省萍乡市西部的一个市辖区，位于江西省中西部与湖南省交界处，东经  $111^{\circ} 49'$  -  $113^{\circ} 36'$ ，北纬  $27^{\circ} 31'$  -  $27^{\circ} 51'$  之间。西与湖南省醴陵市交界，西南与湖南省攸县交界，东临萍乡市区（安源区）和芦溪县，东南靠莲花县，北靠上栗县。区府治所在萍乡市府西 15 公里，距江西省南昌市西南 300 公里。境内东西宽 29 千米，南北长 43 千米。全区面积 858.76 平方公里，总人口 409086 人。

湘东区境内多山，属武功山脉。在全区总面积中，山地面积占 20%，丘陵面积占 70%，河谷滩平原占 10%，其中耕地面积 1482030 亩。婆婆岩耸峙于南，海拔 1161.4 米，为全区的最高点；最低点是老关镇陂头洲，海拔 15.4 米，全区平均海拔 203.6 米。

《中国语言地图集》（1988）把萍乡市（含湘东区）方言归入赣语宜浏片，《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2012）则归入赣语吉茶片。

魏钢强（1990：3）把萍乡市方言分为城关片、北路片、东路片、西路片和小西路片等 5 个小片。根据其划分，湘东地区的老关镇方言为西路片，东桥镇和广寒寨乡方言为小西路片，其余乡镇方言均为城关片。

## 二、调查点和调查条目

### 2.1 调查点

本文的调查点包括：



湘东镇：峡山口、樟里、裕升、泉塘、新荣  
荷尧镇：荷尧（村）、上云、金鱼石、泉陂、青云  
老关镇：老关（村）、油塘、檀梓、登官、乌石垄  
下埠镇：下埠（村）、栗塘、潘塘、横溪、铁冲  
腊市镇：竺园、乌岗、炉前、东州、凤凰  
排上镇：排上（村）、横塘、上珠、东村、桥头  
麻山镇：麻山（村）、小桥、桐田、三山、苏坊  
东桥镇：沿塘、中院、界头、草市、五峰  
广寒寨乡：江山、中村、官陂、郊溪、高仓

白竺乡：柘村、上村、佛坑、太阳升、龙台、源澁、小坑、长坑

选点标准：湘东区下辖 11 个乡镇（街道），每个乡镇选取 5 个调查点，尽量保证在一个乡镇内的各调查点位置分布均匀（湘东中南部地形以山地为主，有些乡镇很大范围内都是高山，而人口大都集中在相对较低的地区，乡镇所在地也往往选在地势低平处，因而地图上出现了西部、北部乡镇密集，而中部、南部相对稀疏的情况，选点也就没能做到真正的完全均匀）。峡山口街道因面积太小合并到湘东镇中，不再单独选点。当乡镇和其他县市交界时，尽量选择交界处的自然村为调查点。另外，由于 2003 年，源澁乡、龙台乡并入白竺乡，白竺乡面积较其它乡镇都大，因此白竺乡增加了原源澁乡、龙台乡的乡治所在地为调查点，并将调查点数量增加至 8 个。

确定发音人的标准：发音人必须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最好是老年男性（65-75 岁），有一定文化知识，反应速度快，最好对当地风俗人情有一定了解。

调查点分布情况见图 1<sup>1</sup>。

---

<sup>1</sup> 本文地图中，虚线表示乡镇边界，实线表示区界及区内水系。调查点名称标注于图例下方，金鱼石、佛坑两点为避免调查点名称与水系重合，将调查点名称分别标注于图例上方、左方。本文地图图例以单个图形代表一种说法，两种或以图形组合，表示这几种图形代表的说法在当地兼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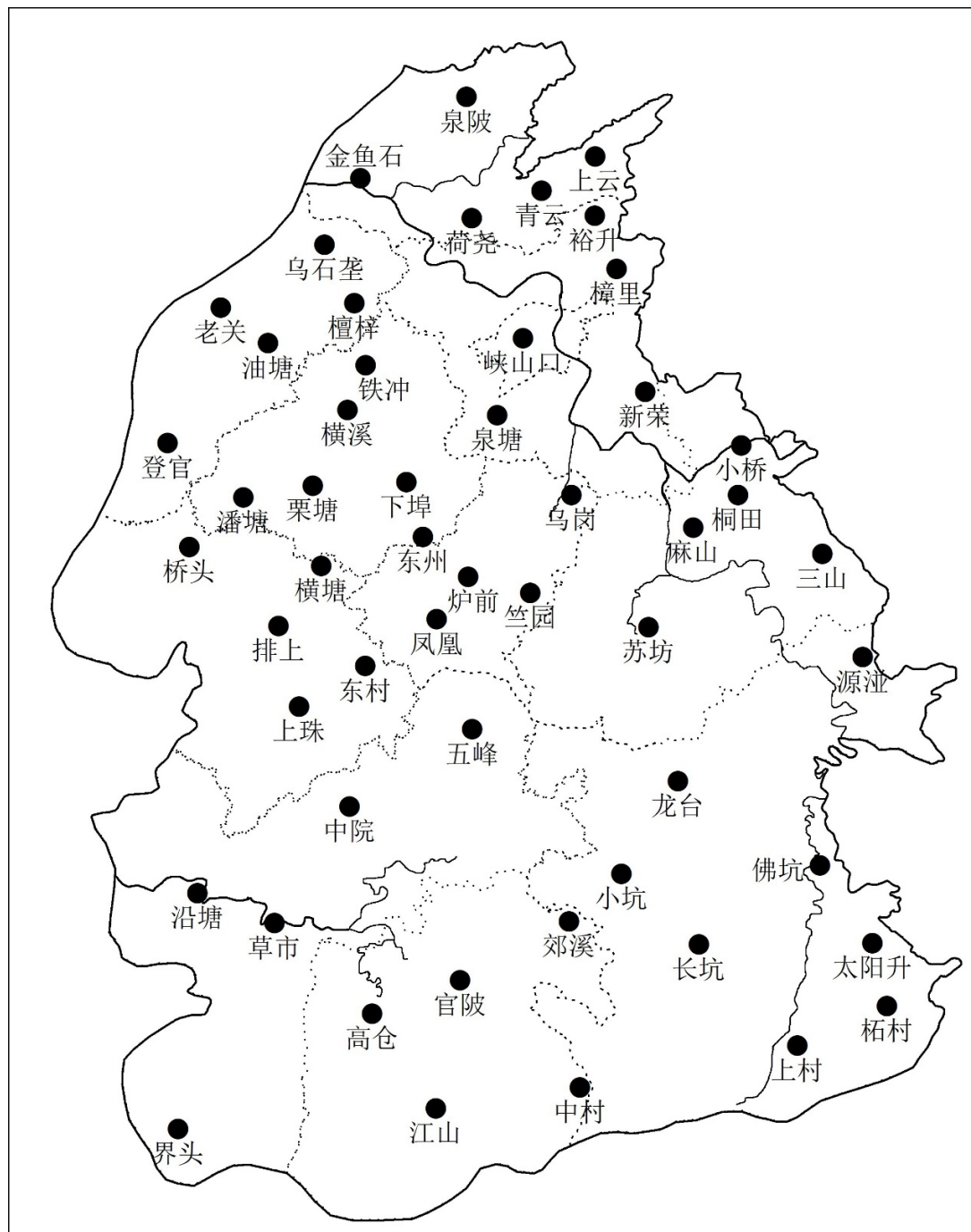


图1 调查点分布图

另外,为了与周边地区方言做比较,也利用选取的调查条目对与湘东接壤的安源、

莲花、芦溪（以上萍乡市下辖区县）、攸县、醴陵（以上湖南省株洲市下辖县市）进行了简略调查。

## 2.2 调查条目

本次调查选取的条目主要以词汇为主，包括少量语音条目，未涉及语法调查。具体包括：

语音：“豆”字的声母<sup>透定母开口字是否读为擦音</sup>、“猪、出、水”字声母<sup>知三章合口字声母</sup>

词汇：上午-下午、爸爸<sup>面称</sup>、爸爸<sup>叙称</sup>、三身代词、冰凌、厕所、插秧、蝉、黄皮酸橙、广柑、窗户、蛋、痲子、黧豆、荷兰豆、豌豆、四季豆、豇豆、藟头、绿头苍蝇、芹菜、蜻蜓、蚯蚓、石龙子、摔跤<sup>动词</sup>、螳螂、碗柜、炊帚、枳椇。

词汇条目名称一般不用方言说法，参考《现代汉语词典》采用普通话中通行的说法，如炊帚、枳椇；《现代汉语词典》中不收录的，参考《中国动物志》《中国植物志》等权威著作中的学名，如黧豆、黄皮酸橙、石龙子（属蜥蜴目石龙子科）；普通话通行说法在当地方言中另有所指时，保留方言说法，如广柑属橙类，但当地“橙”指人工栽培的品种，“广柑”特指一种多为野生的橙，因此该条目不用“橙”，仍用方言说法“广柑”。

## 三、湘东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

本文利用 ArcGIS 软件将调查得到的语言数据绘制成方言地图，根据各调查条目在地图上呈现格局的差异，可以分为东西对立型和南北对立型两大类。

### 3.1 东西对立型

东西对立型指同一调查条目在湘东东部和西部呈现对立的现象。

由于东西对立型条目较多，同言线较密集，为避免同言线之间交叉重叠，便于观察辨别，将东西对立型条目的同言线分别绘制在了两幅同言线图上，如图 2 和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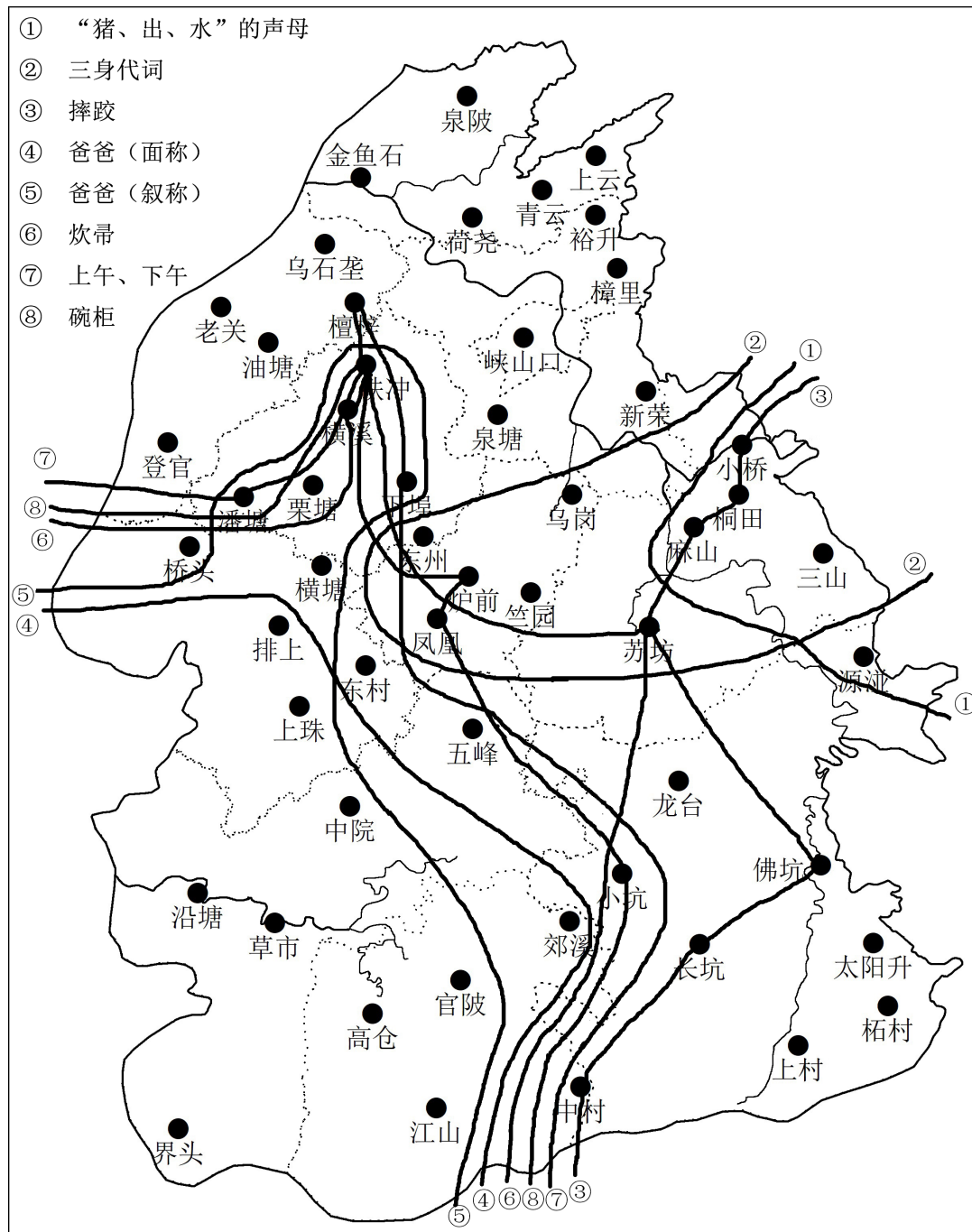


图2 东西对立型同言线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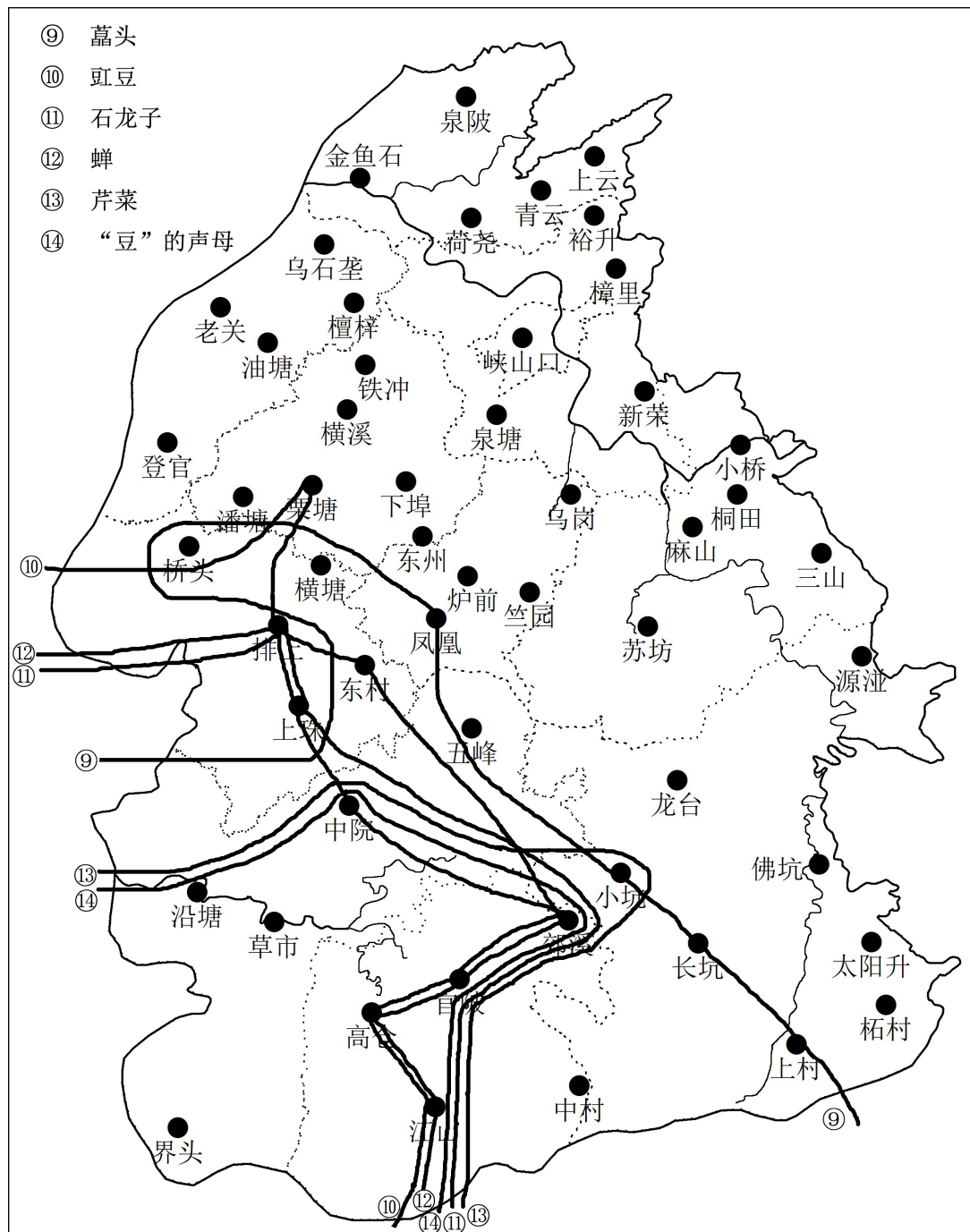


图3 东西对立型同言线图2

从图2和3可以看到，这些调查条目的分布都是东西对立的，同言线大致是南北

走向。根据同言线东部和西部相对面积和政区范围的不同，本文把东西对立型又分为三个小类，以东西 a、东西 b、东西 c 指称。

图 2 中同言线①②③划分出的西部面积小于东部，西部仅包括小桥、桐田、三山（以上麻山镇）、乌岗、竺园、苏坊（以上腊市镇）、太阳升、柘村、上村（以上白竺镇）等调查点，东部包括其他大部分乡镇，可以归纳为东西 a 型；同言线④-⑭划分出的西部面积都大于西部，其中同言线⑬⑭基本重合且仅包括沿塘、中院、界头、草市（以上东桥镇）、高仓、官陂、江山、中村（以上广寒寨乡）等小范围地区，与《萍乡方言志》划分出的湘东方言小西路片相当，同言线⑭代表的“豆”的声母被当成划分小西路片的重要语音特征，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这种类型归纳为东西 b 型；同言线④-⑫所划分出的东西部，东部包括登官、檀梓（以上老关镇）、横溪、潘塘、栗塘（以上下埠镇）、横塘、排上、上珠（以上排上镇）、沿塘、草市、五峰（以上东桥镇）、郊溪、高仓、官陂（以上广寒寨乡）等调查点，较东西 b 型范围更广，且在下埠镇、排上镇、老关镇等乡镇，同言线往往穿过调查点，即呈现两种或以上说法兼说的过渡状态，以上特征区别于东西 b 型，本文将这种类型归纳为东西 c 型。

### 3.2 南北对立型

南北对立型是指同一调查条目在湘东南部和北部呈现对立的现象。具体见图 4。

从图 4 可见，湘东辖区大致可以看成南北长东西短的长方形。南北对立型分布中，南部主要包括东桥镇、广寒寨乡、白竺乡各调查点，北部主要包括湘东镇、老关镇、荷尧镇各调查点，中部的排上镇、下埠镇、腊市镇、麻山镇则往往出现兼说的过渡情况。

同言线都大致呈东西走向，多从调查点穿过，即在该调查点两种或以上说法兼说，形成了东西两端密集，中段走势复杂多样的同言线束。结合以上特征本文将这些条目归纳为南北对立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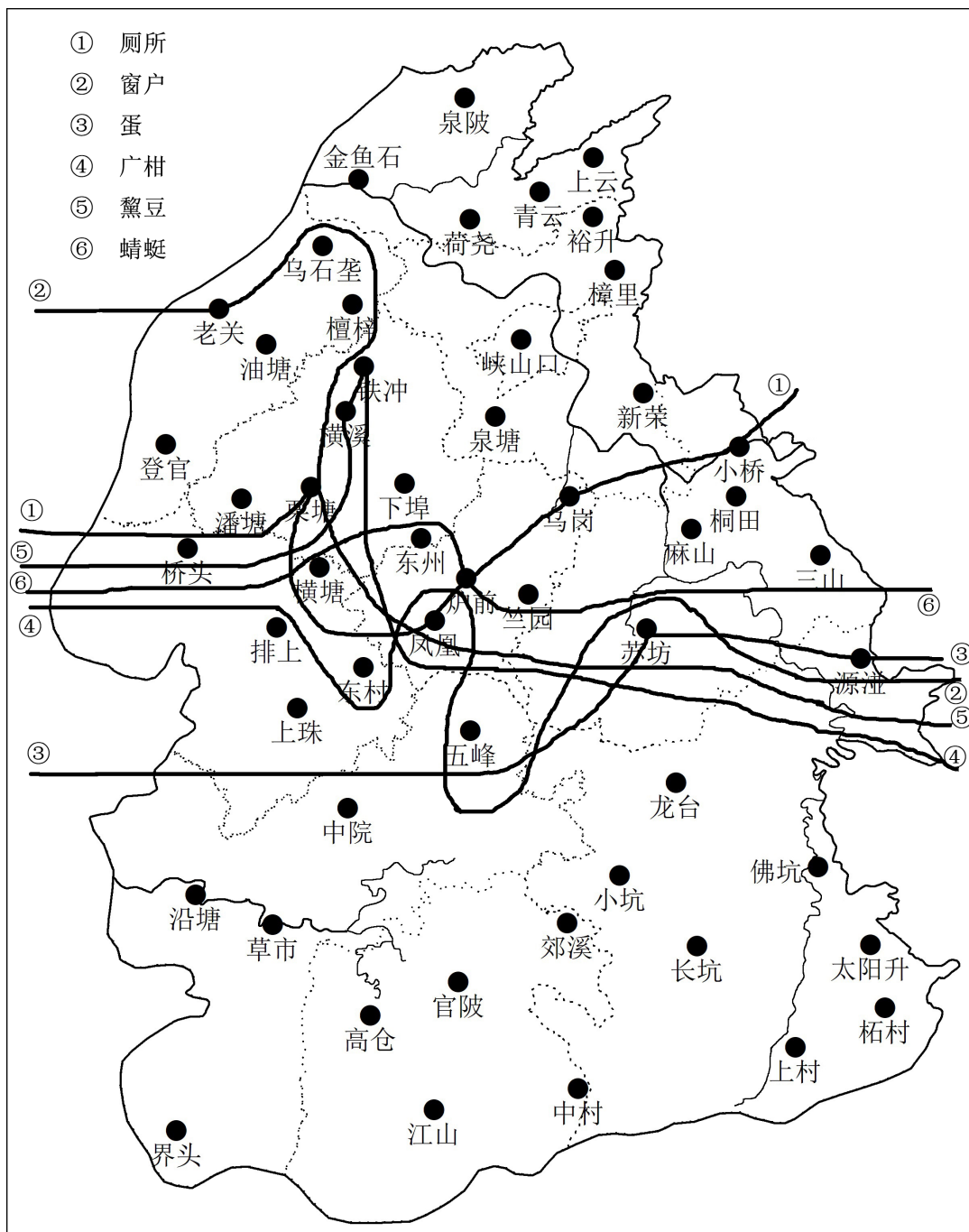


图4 南北对立型同言线图

## 四、影响方言地理分布的因素

洪惟仁（2013）指出，语言空间分布的扩散与消长往往无法摆脱自然地理、社会发展、政治事件、族群迁徙、人口变动等因素对语言产生的影响，当代的语言分布状态必然是过去民族接触或民众交往所产生的语言互动的结果。通过对湘东地区方言地图的分析和对以上因素的调查、考证，本文选取了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交通往来三个角度，对湘东方言的分布特点进行了分析。

### 4.1 自然地理

#### 4.1.1 地理地形与南北对立型分布

湘东区地处湘赣丘陵地带，系罗霄山脉北段。境内以丘陵为主，东南属武功山脉北端，包括白竺、广寒寨等乡镇及东桥、麻山两镇部分，其余的西北大部分地区，包括湘东、荷尧、老关、下埠、排上、腊市等乡镇为丘陵区，整体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南部的丘陵山地，以 400-800 米高的山峰为主，平均海拔可以达到 600 米，北部丘陵地带海拔多在 300 米以下。经萍水河冲积，沿河两岸形成了湘东大平原、邓家洲平原、陂头洲平原，萍水河支流还形成了麻山平原、荷尧平原、下埠平原等地势平缓地区，形成了南北地理地貌上的显著差别。

除此之外，北部村镇集市密布，语言接触的机会多。南部山区人口聚居点稀疏，不管是聚居点之间还是对外往来，语言接触的机会都较北部少。一些调查条目在南部的山区和北部的平原、丘陵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构成南北对立，这种对立构成的同言线束基本与山区和丘陵地区分界线一致。

#### 4.1.2 地理地形与东西对立型分布

湘东区南部的山地中，东南和西南地区地形又有所差异。湘东区的至高点位于白竺乡婆婆岩，这一带分布着 40 余座海拔 600-1089 米的无名山峰，平均海拔超过 800 米。婆婆岩以东的白竺乡柘村等地，有 500-1030 米的无名山峰 50 余座，平均海拔 650 米。婆婆岩以西的东桥镇地势稍低，境内山峰海拔主要在 500 米以下，草水河还在山间冲刷出东桥平原。

这种地形在南部山区的东西两侧间形成了天然的屏障，阻碍了东西两侧居民的生活往来和语言接触，对方言地理分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东西对立型分布。东西对立型的同言线的北段和中段在同言线图上较为稀疏，走向各有差异，但南段几乎都是从广寒寨乡的郊溪、官陂、高仓、江山等地穿过，形成较为密集的同言线束。这些调查点



的位置都分别分布在婆婆岩天堑西边，与东边的白竺乡隔山相望。山川的阻隔，使语言特征的扩散受阻，也使两侧语言的演变快慢不同步，形成现在该地区方言地理分布上的东西差异。

## 4.2 行政区划

### 4.2.1 旧区划对西南部地区语音特点的影响

据图 2 可见，东桥和广寒寨两个乡镇的说法经常与其他乡镇有别，尤以同言线⑬、⑭最为明显。其原因可能与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更密切相关。明嘉靖四十三年以前，广寒寨乡隶属长沙郡攸县，东桥镇先后隶属长沙郡攸县和醴陵县，嘉靖四十三年，广寒寨乡和东桥镇归茶陵洲草市司巡检（所辖范围包括今天的攸县、湘东区西南部），清嘉庆二十五年划归萍乡县，直至湘东设区，形成现在的行政区划。因此可以推测，湖南攸县方言曾经对东桥和广寒寨两个旧辖区方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4.2.2 区治所在地对周边乡镇方言的影响

湘东区自建区以来，区治一直位于湘东镇，其中的湘东街自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一直作为湘东区、乡、镇、公社治所。区治所在地和偏远乡镇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很不平衡，但是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这一对矛盾使原先以“赶场”交换农副产品为主要物质交换方式开始向城乡之间贸易往来的方式倾斜。与此同时，现代交通的广泛普及为区治所在地和周边乡镇之间的往来提供了客观条件，加速了城乡之间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的接触。

湘东镇位于湘东区东北部，由北向南逆时针分别与该区荷尧镇、老关镇、下埠镇、腊市镇、麻山镇接壤。其中西北的老关受醴陵方言影响较大，南部的腊市、麻山受市区方言影响较大，湘东镇方言对周边乡镇影响最明显的地区是下埠、排上两个乡镇。

湘东方言东西 c 型分布是东西对立型数量最多、最典型的一类，形成的同言线束起点和重点较为密集。在下埠、排上两乡镇走势较复杂，同一个调查条目在这里常出现两种说法兼说的情况，体现在同言线图就是同言线从调查点穿过。以“爸爸”的面称和叙称为例，湘东区“爸爸”的面称有“爷爷”和“爹爹”两种，“爸爸”的叙称有“爷老子”和“爹爹”两种。叙称“爷老子”的地区和面称“爷爷”的范围基本一致，而叙称“爹爹”的地区和面称“爹爹”的范围基本一致。“爷爷—爷老子”和“爹爹—爹爹”应是两组存在对应关系的亲属称谓，但这种对应关系也有不整齐的地方。例如在下埠镇的铁冲、横溪、下埠、栗塘、横塘，使用频率较高的“爸爸”面称已经和强势方言一样说“爷爷”，而使用频率较低的叙称依然说“爹爹”，见图 2

中同言线④、⑤。

### 4.3 交通往来

#### 4.3.1 交通相对便利地区方言的一致性

游汝杰(2016: 217)指出, 交通往来的便利和频繁是造成不同地点方言互相接近的重要条件。交通便利的地区, 方言容易保持一致, 而交通系统不同的两个地区, 即使相邻, 方言也往往相异。

湘东区南部山区丘陵遍布, 道路稀少, 以山路为主, 作为东南边界的白竺乡, 全乡山地面积占到了总面积的 88%。方志中这样记载白竺乡的交通状况: 自古以来, 白竺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偏僻山乡, 进出山乡也只有翻山越岭的崎岖小道, 步行到萍乡县城往返得两天, 有的山民一辈子也难得出一两回山。319 国道北达萍乡城区, 南通莲花, 大大便捷了当地人的出入, 但北上萍乡城区的道路依然盘旋迂回, 蜿蜒曲折, 行车不便, 当地人依然借由 319 国道以距离更近、道路更平坦的莲花为日常出行的主要目的地, 而在调查中, 不少条目在白竺乡调查点的说法就与莲花一致, 而与周边其他乡镇不同, 如“冰凌”、“四季豆”。

#### 4.3.2 共同语形式经由交通干道进入方言

交通往来不仅使相邻不同政区的方言呈现出一致性, 也将共同语的成分带入了方言, 在湘东方言中体现在 320 国道和 319 国道进入湘东区的老关、白竺地区, 一些调查条目的说法和共同语一致, 而和周围乡镇不同。这里以“黄皮酸橙”为例进行说明。

黄皮酸橙是一种湘东地区常见的水果, 属芸香科柑橘亚属, 俗名又叫臭柑、臭皮橘等。黄皮酸橙比柚子略小, 多为野生, 果皮较厚, 表面粗糙或有皱劈, 色淡黄或橙黄, 剥离较困难, 果肉味甚酸, 常兼有苦味或特异气味, 但当地人常用果皮与梨、冰糖等一起熬制, 用以止咳化痰、治疗风寒。“黄皮酸橙”在湘东地区整体上以说“橙子”为主。《广韵》中, “橙”为澄母, 耕韵, 宅耕切, 释义为“柚属”, 湘东地区方言梗摄字有文白异读现象, 白读音韵母为[an], 文读音韵母为[əŋ], 音义俱合。“黄皮酸橙”说“橙子”的地方, 即用白读[tsh<sup>h</sup>an]表示“黄皮酸橙”, 用文读[tsh<sup>h</sup>əŋ]表示共同语所指称的“橙子”, 只是“橙”的文读与白读除了韵母不同, 声母也不同。

西部的老关镇的调查点和东南部白竺乡的部分调查点等地说“柚子”或兼说“柚子”, 而这些地方正好是周边县市进入湘东区的交通入口, 也是“柚子”进入湘东境内的第一站。黄皮酸橙和柚子形状相似, 黄皮酸橙略小, 当地主要为野生, 味酸涩; 柚子略大, 当地不产, 主要为引进, 味较甜。“柚子”一进入当地, 便因外形相

似和当地原产的“黄皮酸橙”发生了混淆，在这种混淆中，具有权威性的共同语“柚子”占据了上风，使“黄皮酸橙”也被误称为“柚子”。这些地方在指称上，大多不区分“黄皮酸橙”和共同语中的“柚子”，认为是同一种事物，有时为了加以区分，会加定语“买的”或“摘的”，用“买的柚子”指称“柚子”，用“摘的柚子”指称“黄皮酸橙”。

与此类似，“扁豆”“插秧”“上午、下午”等普通话说法也逐渐为当地人所接受。

岩田礼（2009：绪论）指出，方言词的传播主要有两种方式：“徒步式”和“空运式”。因此，共同语形式也许不一定经由交通干道（“徒步式”）进入方言，也可能是通过“空运式”进入的。

## 五、结语

地理语言学旨在遴选少量调查条目，对众多地点进行调查，通过绘制语言地图，对语言进行地理分类和历史比较，并运用非语言因素对语言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进行解释。（贺登崧 2003：1）

本文选取了萍乡市湘东区 53 个调查点和 31 个条目，对湘东区进行了田野调查并绘制成方言地图。借助方言地图，可以得到湘东方言两种主要地理分布类型：南北对立型和东西对立型。前者较为典型，同言线较为集中；后者又可根据同言线的分布和走势分为 3 个小类。

通过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交通往来等非语言因素的考察，本文对湘东方言地理分布的形成进行了历史比较，分析了非语言因素对湘东方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南北对立型主要受自然地理因素影响；东西对立型同时受行政区划、自然地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内部差异较南北对立型大，同言线位置和走势也较为复杂。

附记：本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 40 年来两代大规模北京口语调查的多模态语料库建设及应用研究”（项目号：20&ZD30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语言接触视域下浙闽赣边界官话方言岛研究”（20BYY056）的资助。

## 参考文献

- 贺登崧 2003 《汉语方言地理学》，石如杰、岩田礼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洪惟仁 2013 插入与包抄：语言地理分布的发展类型，载《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

- 研究》，曹志耘主编，商务印书馆。
- 魏钢强 1990 《萍乡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 岩田礼编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日本]白帝社。
- 游汝杰 2016 《汉语方言学教程（第二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1988 《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编 2012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商务印书馆。

###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Dialect of Xiangdong District in Jiangxi Province**

Zhou Lei and Huang Xiaodo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dialect of Xiangdong District in Jiangxi Province is investigated and studied by means of geographic linguistics.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sogloss, the Xiangdong dialect i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east-west opposites and north-south opposit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natural geography,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traffic flow, the forma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Xiangdong dialect is observ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ation of north-south opposites, east-west opposites, and non-verbal factors is found out.

# 广东潮阳方言连读变调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

黄绮烨

韩山师范学院

**内容摘要：**潮阳方言属广东闽南方言潮汕方言的一种次类型，在地理上处潮汕地区的中心地带，却展现出与周边潮汕方言较多的不一致性，尤其是声调系统。同时，潮阳地区内也存在内部差异性，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类型及特点。本文基于田野调查中所得数据，介绍潮阳方言各地点的声调情况，提出分类标准，从基本调和连读调两个方面，对其进行类型化梳理，并阐述其特征。再结合共时上各类型的地理分布，试图对其历时演变过程作出推测，以对潮阳方言连读变调现象作初步的全面性研究。

## 一、前言

### 1.1 研究缘起

对潮汕方言声调的相关研究，历来是潮汕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自方言学蓬勃发展以来，已收获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如张盛裕（1979，1980）、李永明（1986）、张晓山（1989，1992）、林伦伦（1995）、施其生（2011）等。上述学者通过对单一代表性方言或区域内多个方言点的详细描写，从各个层面阐述了潮汕方言的声调的特点及作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学者们并不满足于当前的研究现状，尝试从实验语音学、认知语言学、地理类型学等新角度来研究潮汕方言的声调。如金健施其生（2010）、余森河（2012）、林春雨甘于恩（2016）等。

上述研究都极大丰富及推进了潮汕方言的声调研究，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调查地点单一且集中，传统方言学研究往往倾向于一个地区取一个中心城市作为代表点。而中心城市因人口流动性高易发生变化，与周边的农村地区差异性较大，不能反映整个区域的特征；二是对声调研究的重点，多为讨论方言内部的调类及调值的相互关系，较少涉及连读变调的本质及其变化机制。并且就研究对象来说，对基本调（base tone）的研究较为充分，对连读调（sandhi tone）的讨论较少。

岩田礼（2016）对闽语的连读变调提出三个分类标准，并以此总结闽南型（闽南方言）的三个特征：“1.非末位声调不受到末位声调的制约（context-free）；2.以范畴

性的链移式交替（chain shift）为主，但总有一部分声调不加入链移圈；3.倒数第三位及其前的变调与倒数第二位相同。”潮汕方言属闽语闽南区的潮汕片，作为闽南语的一种次方言，潮汕方言也具有闽南方言的特征，特别是特征 1 和特征 2。

作为潮汕方言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潮阳方言的讨论并不多，主要的代表性研究集中于张盛裕（1979，1980，1981）的《潮阳方言的语音系统》及《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二）》和张屏生的《潮阳话和其他闽南话的比较》。两位作者均对潮阳方言的声调及连读变调系统进行全面、深刻的描写，同时列出大量例词，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可信、有力的语料依据。但是，两位作者的文中均仅描写潮阳方言的一个地点，张盛裕文中未说明调查地点，这可能是潮阳地区的中心地或作者的出身地；而张屏生文中说明其调查地点为谷饶镇一点。但是对潮阳地区其他地点的情况仍未可知，我们也未能一窥潮阳方言的全貌。因此，对潮阳方言各地点进行全面的方言调查，有其必要性。

## 1.2 潮阳地区及潮阳方言

潮阳地区地处广东省潮汕地区<sup>1</sup>的地理中心区域，行政上隶属于旧广东省潮阳市（县级），今包括广东省汕头市的潮阳区和潮南区。潮阳地区，东连汕头市金平区、濠江区，西接揭阳市普宁县级市，南邻揭阳市惠来县，北界揭阳市揭东区。该区域与周边地区呈明显的不连续性分布，主要表现在语音（声母、韵母和声调）和词汇上，如鱼韵字读为[u]（其他地区多为[ɯ]或[i]），茄子的词形为“落苏”（其他地区多为“茄”）。

潮阳地区分为两个区：潮阳区 and 潮南区，其中潮阳区辖 4 个街道（文光街道、城南街道、棉北街道和金浦街道）和 9 个镇（海门镇、和平镇、谷饶镇、贵屿镇、铜盂镇、河溪镇、西胪镇、关埠镇和金灶镇）<sup>2</sup>，潮南区辖 1 个街道（峡山街道）和 10 个镇（陈店镇、司马浦镇、胪岗镇、两英镇、仙城镇、红场镇、雷岭镇<sup>3</sup>、陇田镇、成田镇 and 井都镇）<sup>4</sup>。区域内的主要河流为练江，该区域的地点分布在练江流域上，还有少数地点分布在榕江流域（主要为金灶镇、关埠镇和西胪镇）。图 1 为潮阳地区的主要地理情况及本文的调查地点示意图。

<sup>1</sup> 所指的广东省潮汕地区，一般包括潮州市、汕头市、揭阳市及汕尾市。

<sup>2</sup> 据潮阳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网址：[www.gdcy.gov.cn/cy](http://www.gdcy.gov.cn/cy)。

<sup>3</sup> 与其他地点不同，红场镇和雷岭镇主要通行客家方言，不属于本文考察的范围。

<sup>4</sup> 据潮南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网址：[www.chaonan.gov.cn](http://www.chaonan.gov.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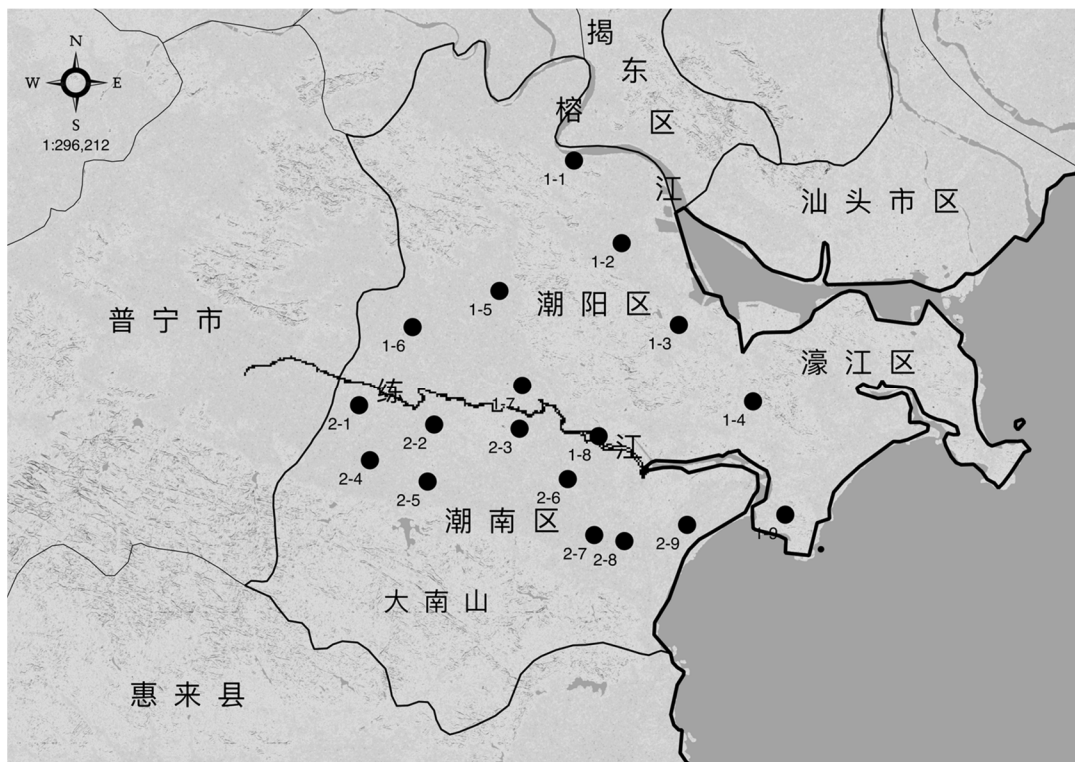


图 1：潮阳地区的调查地点

### 1.3 调查相关说明

笔者于 2014 年起，数次前往潮阳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笔者在潮阳地区的调查地点，共计 18 个。具体调查点见图 1 和表 1（括号内数字为地点编号），其中潮阳区的中心地代表点为棉北街道<sup>5</sup>，潮南区的中心地代表点为峡山街道，在表中以加粗字体显示。

有关调查对象，原则上 1 个调查点以 1 名发音人的语音情况作为主要代表，必要时也参考同一调查点的其他发音人的语音情况。对发音人的选取，有如下要求：60 岁以上土生土长的男性发音人，没有（或较少）长期离开本地的生活经历，能说地道的本地话，且无发音障碍。对调查对象的职业、学历（文盲亦可）不做要求，以尽量获得全面且第一线的语音材料。

<sup>5</sup> 潮阳区的中心为旧棉城镇，即今潮阳区文光街道、棉北街道和城南街道，调查时仅选取棉北街道一地，今潮阳区政府驻地在文光街道。

表 1: 调查地点

地区	调查点				
潮阳区	关埠镇 (1-1)	西胪镇 (1-2)	河溪镇 (1-3)	棉北街道 (1-4)	谷饶镇 (1-5)
	贵屿镇 (1-6)	铜孟镇 (1-7)	和平镇 (1-8)	海门镇 (1-9)	
潮南区	陈店镇 (2-1)	司马浦镇 (2-2)	峡山街道 (2-3)	仙城镇 (2-4)	两英镇 (2-5)
	胪岗镇 (2-6)	成田镇 (2-7)	陇田镇 (2-8)	井都镇 (2-9)	

本文所使用的声调调值主要通过通过对双音节词的提取获得。将潮汕方言中的八个声调进行两两组合，每个声调均出现在非末位音节（如 T1+T1、T1+T2、T1+T3、T1+T4、T1+T5、T1+T6、T1+T7、T1+T8 的非末位“T1”，共 8 次）和末位音节（如 T1+T1、T2+T1、T3+T1、T4+T1、T5+T1、T6+T1、T7+T1、T8+T1 的末位“T1”，共 8 次），合计 64 个双音节词。双音节词项目的选择上，尽量采用区域内共通使用的日常词，以期获得发音人自然的声调调值。同时，调查记音人均均为笔者，以图尽量保证所有调查点的声调调值具有统一性，排除因调查记录人、调查项目等干扰因素而造成的记音偏差。

## 二、潮阳方言声调的类型

本文的讨论主要涉及两个概念，一是基本调（base tone），即变调前的声调，在潮阳方言中表现为末位声调；二是连读调（sandhi tone），为变调后的声调，在潮阳方言中表现为非末位声调。本节分别对潮阳方言的 18 个地点的基本调和连读调进行描述，提出各自的分类标准及类型，阐述各分类型的特点及相互关系。

### 2.1 基本调的类型

首先讨论潮阳方言的基本调。

其分类标准有二：I. 声调数量；II. 声调调值。

根据主要标准，潮阳方言的 18 个地点可分为两个大类：类型 a 与类型 b。其中类型 a 为七声调，共 16 个地点；类型 b 为八声调，共 2 个地点。再根据次要标准，



类型 b 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类，即类型 b-1 和类型 b-2，各 1 个地点。而类型 a 在调值上表现一致，不必再分小类。具体各类型的调值详见表 2。

表 2：潮阳方言各地点的基本调

类型	声调数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地点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a	7	21	55	53	31	31	33	32	54	1-3 等
b-1	8	33	55	53	35	213	11	2	5	1-1
b-2	8	33	55	53	35	213	31	2	5	1-2

比较类型 a 和类型 b，二者在调类和调值上均区别明显。从调类上看，类型 a 的阳上调（T4）和阴去调（T5）归为一调。

比较类型 b-1 和类型 b-2，均为八声调类型，平上去入各分阴阳。从调值上看也基本一致，只区别于阳去调（T6），b-1 为低平调 11，b-2 为中降调 31。

## 2.2 连读调的类型

相较于基本调的各地点的类型趋向一致，潮阳方言在连读调上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性。具体见表 3<sup>6</sup>。表中“/”表示该调类内出现两种连读调调值，“/”前的调值出现的次数较多，“/”后的调值出现的次数较少。分类时主要以多数情况（即“/”前的调值）为依据。

以下具体说明潮阳方言连读调的具体情况。其共同特征如下：

### i. 范畴化交替

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基本上属于范畴化交替（categorical alternation），即变调后的连读调调值，属于基本调调值范畴内，并未产生系统内新的调值。但是，个别地点中仍可见新调值的出现，如地点 1-5 的 T6 的连读调调值为 11，这不在其基本调（上文 b 型）的范畴内。

### ii. 合流现象

潮阳方言各地点的连读变调系统，均可观察到合流现象的产生，同时合流较多且复杂，同时还出现部分地点的部分声调的不完全合流现象。本文亦以各地点的合流情况为主要标准，对此进行分类，具体将于下文阐述。

<sup>6</sup> 为呈现清晰，表 3 不以地点序号，而以各类型排序。

表 3: 潮阳方言各地点的连读调

类型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地点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A	33	11/53	53	31	55	11	<u>54</u>	<u>32/54</u>	1-5
A	33	11	53/31	21	55	11	<u>54</u>	<u>32/54</u>	1-7
A	33/21	11	53	21	55	11	<u>54</u>	<u>32/54</u>	1-8
A	33	11	53	21	55	11	<u>54</u>	<u>32/54</u>	1-9
A	33	11	53/31	21	55	11	<u>54</u>	<u>32/54</u>	2-1
A	33	11	31	21	55	11	<u>54</u>	<u>32/54</u>	2-2
A	33	11	53/31	21	55	11	<u>54</u>	<u>32/54</u>	2-4
A	33	11	31	213	55	11	<u>54</u>	<u>32/54</u>	2-5
A	33	11	53/31	21	55	11	<u>54</u>	<u>32/54</u>	2-6
A	33	11	53	21	55	11	<u>54</u>	<u>32/54</u>	2-7
A	33	11	31	21	55	11	<u>54</u>	<u>32/54</u>	2-9
B-1	33	11/53	31	21	55	33	<u>54</u>	<u>32/54</u>	1-6
B-1	33	11	31	213	55	33	<u>54</u>	<u>32/54</u>	2-3
B-2	33	55/31	31	21	55	33	<u>54</u>	<u>32/54</u>	1-3
B-2	33	53	53	21	55	33	<u>54</u>	<u>32/54</u>	1-4
B-2	33	53/11	53	21	55	33	<u>54</u>	<u>32/54</u>	2-8
C	33	11	35	21	53	11	5	2	1-1
D	33	11/55	35	33	55	33	5	2	1-2

### iii. 平调化趋势

从调型上看, 潮阳方言各地点中的连读调仍以降调为主, 但同时均可观察到平调化的趋势, 即变调后的连读调调型中, 平调增多, 分别为低平调 11、中平调 33 和高平调 55。

### iv. 同一调类对应不同调值

同一声调系统的同一调类中经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连读调调值, 这种情况会出现

在一个地点的系统中的一至两个调类，从调类上看，主要集中在 T2、T3 和 T8。可细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调型一致但调值不同，主要表现在 T3 上，如地点 1-7 中的 T3 有两种连读调调值，均为降调，多数表现为<sup>7</sup>高降调 53，少数表现为中降调 31；二是调型不一致且调值不同，更多出现在 T2 上，如地点 1-5 中的 T2 有两种连读调调值，多数表现为低平调 11，少数表现为高降调 53。另外有关 T8，作为分类标准之一将在下文详述。

这种现象在潮阳方言中比较常见，但与“context-dependent”，即“非末位声调受到末位声调的制约”不同，目前观察到的出现状况比较自由，没有特定规律和条件，有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

分类标准主要以声调调类的合流作为切入角度，并确立以下三个标准：

- I. T7（阴入调）与 T8（阳入调）是否发生部分合流。
- II. T1（阴平调）与 T6（阳去调）是否发生合流。
- III. T2（阳平调）与 T3（阴上调）是否发生（部分）合流。

首先根据标准 I 和标准 II 将 18 个方言点的连读调分出类型 A、类型 B、类型 C 和类型 D，其次，根据标准 III 将类型 B 细分出 B-1 和 B-2。详见表 4 和表 5。

表 4：潮阳方言连读调的分类标准

类型	标准 I T7 与 T8 部分合流	标准 II T1 与 T6 合流	标准 III T2 与 T3（部分）合流
A	+	-	-
B-1	+	+	-
B-2	+	+	+
C	-	-	-
D	-	+	-

从横向观察（各类型同一调类的比较）表 5，可见各类型调类的调值均不完全一致，其中 T2、T3、T4 和 T6 的差异比较多且明显<sup>8</sup>。从各类型的分布地点数上看，最多的是类型 A，共 11 个地点；最少的是类型 C 和类型 D，各 1 个地点；另外类型 B

<sup>7</sup> 根据调查表，每个调类作为非末位音节声调将会出现 8 次，内容中所述的“多数”及“少数”，主要以 8 次内两种声调调值出现的次数作为判断标准。

<sup>8</sup> 所谓“明显”，主要指调型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类型，如 T4，各类型存在降调、曲折调和平调三种调型。

包括 5 个地点（其中 2 个地点为类型 B-1，3 个地点为类型 B-2），具体分布情况及分析见下文第三节。

表 5：潮阳方言各地点的连读调

声调调类		类型				
		A	B-1	B-2	C	D
T1	阴平	33/21	33	33	33	33
T2	阳平	11	11/53	11/55/53	11	11/55
T3	阴上	53/31	31	31/53	35	35
T4	阳上	21	21/213	21	21	33
T5	阴去	55	55	55	53	55
T6	阳去	11	33	33	11	33
T7	阴入	<u>54</u>	<u>54</u>	<u>54</u>	5	5
T8	阳入	<u>32/54</u>	<u>32/54</u>	<u>32/54</u>	2	2

以下分别对各类型进行详细阐述。

类型 A 的连读调主要为 7 个声调，T2 和 T6 发生合流归为一调，调值为 11。T7 与 T8 也发生部分合流，T8 的变化路径为二：多数变调后为 T7，少数变调后为 T8（即不变调）。在地点 1-8 还出现了 T1 和 T4 部分合流，可视为 T1 的变化路径类似 T8，多数变调后为 T6，少数变调后为 T1（即不变调）。

类型 B 与类型 A 的一致性较高，其共同点在于：①T7 和 T8 发生部分合流；②调值上除 T2 和 T6 外，其他调类的调值基本一致。其差异点主要在于合流状况，类型 B 中，与 T6 发生合流的，不是 T2 而是 T1，合流后调值为 33。

比较类型 B-1 与 B-2，二者最大的差异在于 T2 和 T3 的合流状况。从调值上看，T2 的连读调调值是最为复杂的，共 4 种调值，分别为低平调 11、高平调 55（与基本调一致，可视为不变调）、中降调 31 和高降调 53。T3 相对比较一致，共 2 种降调，分别为中降调 31 和高降调 53。因此 T2 和 T3 在类型 B 中会出现部分合流的现象，类型 B-1 中 T2 变调后主要调值为 11，不与 T3 合流，连读调声调数为 7 个声调；而类型 B-2 中 T2 变调后与 T3 出现完全合流（地点 1-4）或部分合流（地点 1-3，2-8），连读调声调数依合流情况为 6 或 7 个。

类型 C 与类型 A、B 的一致性较低，主要表现在：①T7 与 T8 完全不发生合流，二者的变调呈现双向转换，即 T7 变调后为 T8，T8 变调后为 T7；②调值差异较大，

主要表现在 T3 和 T5，类型 A、B 的 T3 为降调 53 或 31，而类型 C 为升调 35；类型 A、B 的 T5 为平调 55，而类型 C 为降调 53。从声调的合流来说，类型 C 中 T2 和 T6 发生合流，合流后调值为 11，这与类型 A 一致。因此，类型 C 的连读调为 7 个声调。

类型 D 和类型 C 存在一定的共同点，如 T7 与 T8 的调值一致且不合流。从各声调的调值来看，主要表现在 T3 上，均为升调 35，这也是与类型 A、B 的一个明显差异。但类型 D 和类型 C 在调值上也有明显差异，特别是在 T4、T5 和 T6 上。因而 T6 的合流状况也不同。

类型 D 的合流可视为在类型 B 的基础上（T1 和 T6 合流）进一步发展，T1、T4 和 T6 合流为一调（变调后为 T6），调值为 33。这是潮阳方言中合流最多的，连读调声调数依合流情况为 6 个。

### 2.3 各类型的连读变调

我们以连读调的四种类型为基础，展示其连读变调的过程。具体所示如下，其中“→”前为基本调，“→”后为连读调。

类型 A	类型 B	类型 C	类型 D
T1→T6	T1→T6	T1→T1	T1→T1
T2→11	T2→T2/11/T3	T2→T6	T2→11/T2
T3→T3/T4	T3→T3/T4	T3→T4	T3→T4
T4→T1	T4→T1	T4→21	T4→T1
T5→T2	T5→T2	T5→T3	T5→T2
T6→11	T6→T6	T6→T6	T6→T1
T7→T8	T7→T8	T7→T8	T7→T8
T8→T7	T8→T7	T8→T7	T8→T7

观察可见，四种类型的连续变调主要为范畴内的链移式交替，但这种链移并不完整循环，未形成厦门方言式典型的声调钟（tone clock）。

比较四种类型，我们可以看到类型 A 和类型 B 的一致性较高，除 T2 和 T6 外的声调均产生相同的变调。其次是类型 D，主要差异在于 T1 和 T6 上。类型 C 与其他三种类型的差异最大。有关各类型的相互关系，将在下文结合地理分布进行推测。

### 三、潮阳方言各类型的地理分布

#### 3.1 基本调各类型的地理分布

将表 2 的各类型反映在地图上后，形成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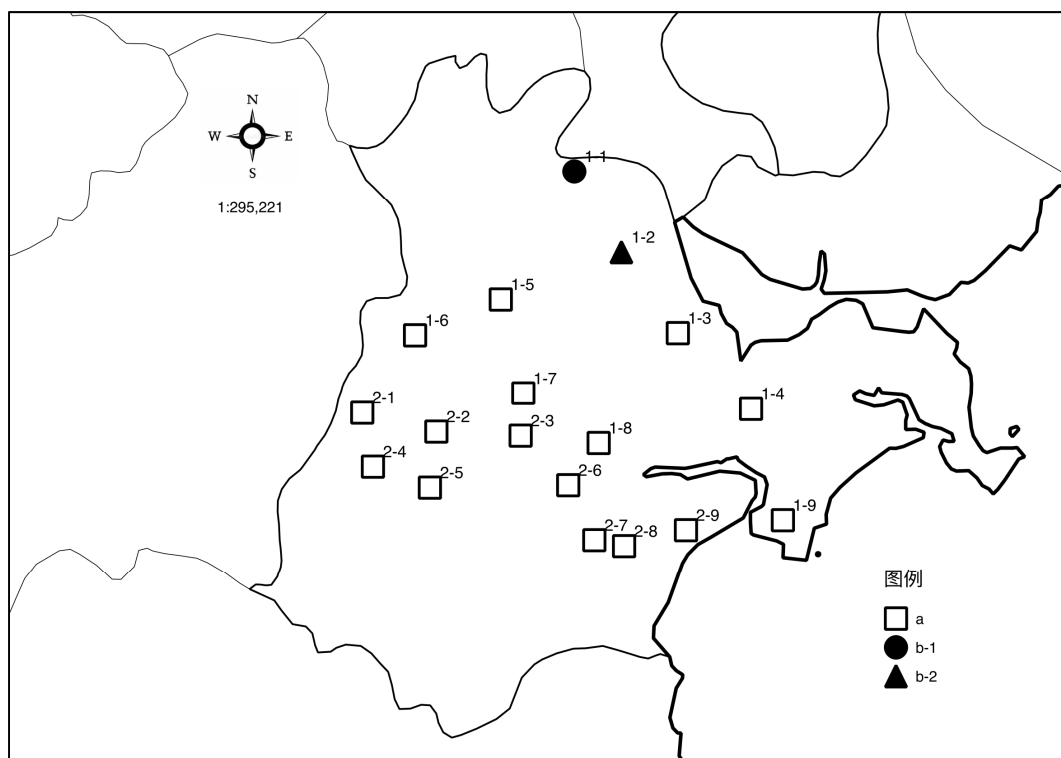


图 2：潮阳方言各类型的地理分布（基本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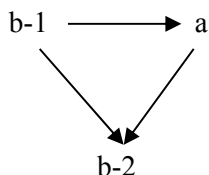
由图 2 可知，类型 a 明显占压倒性优势，且呈连续性分布。因其地理分布主要在练江流域的分布区域，我们可暂时称之为“练江型”。类型 b 看似分布稀少，实际上在潮汕方言中并非特殊类型，虽在行政上属于潮阳区，但更接近周边的方言点（如揭

阳砲台镇<sup>9</sup>)。因类型 b 分布在榕江流域, 我们可暂时归类称为“榕江型”。

“练江型”与“榕江型”在地理上形成 AB 分布, 因此关于二者的先后关系, 暂时还不能给出明确判断。从声调合流的情况来看, 类型 a 为七声调, 类型 b 为八声调, 类型 a 应该由类型 b 变化而来, 即 b→a。但二者在调值上呈现明显的不一致性, 因此可能经过更为复杂的演变过程, 需要考察周边地点的连续变调系统再作判断。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 类型 b-1 与周边类型<sup>10</sup>完全一致, 而类型 b-2 与类型 b-1 略有区别。从地理分布上看, 类型 b-2 正处在“榕江型”与“练江型”的接触交锋地区, 为过渡地点。可将类型 b-2 看作是类型 b-1 受类型 a 影响下而产生变化的类型, 但具体其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不能作进一步的判断, 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类型 b-2 周边进行更为详尽的调查。

潮阳方言基本调各类型的变化关系暂且先总结如下:



### 3.2 连读调各类型的地理分布

将表 3 的各类型反映在地图上, 得到图 3。

由图 3 可知, 区域内类型 A 的分布地点最多, 其次为类型 B, 且二者的地理分布区域一致, 类型 B 零散分布于类型 A 所在的区域内。上文提到类型 A 与类型 B 的一致性高,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 类型 B (包括类型 B-1 和类型 B-2) 是在类型 A 基础上发生变化而产生的, 即 A→B<sup>11</sup>。同样地, 我们可以将类型 A 和类型 B 归为一个大类, 与基本调中的类型 a 对应, 称为“练江型”。有关类型 B-1 和类型 B-2 的关系, 因类型 B-2 在类型 B-1 的基础上出现 T2 和 T3 的合流, 可视为发生了更新的变化, 即 B-1→B-2。

<sup>9</sup> 根据笔者调查, 揭阳市榕城区砲台镇的基本调分别为: T1 (阴平) 33, T2 (阳平) 55, T3 (阴上) 53, T4 (阳上) 35, T5 (阴去) 213, T6 (阳去) 11, T7 (阴入) 2, T8 (阳入) 5。与本文中的类型 b-1 一致。

<sup>10</sup> “周边类型”, 指上文讲到的邻近潮阳地区的方言点类型, 如砲台镇。

<sup>11</sup> 地点 1-4 和地点 2-3 分别为潮阳区和潮南区在行政和经济上的中心点, 均属于类型 B, 我们推断由于人口流动与交流频繁, 发达城区比周边保守乡镇更容易发生变化, 这也是类型 A 更为古老的一个补充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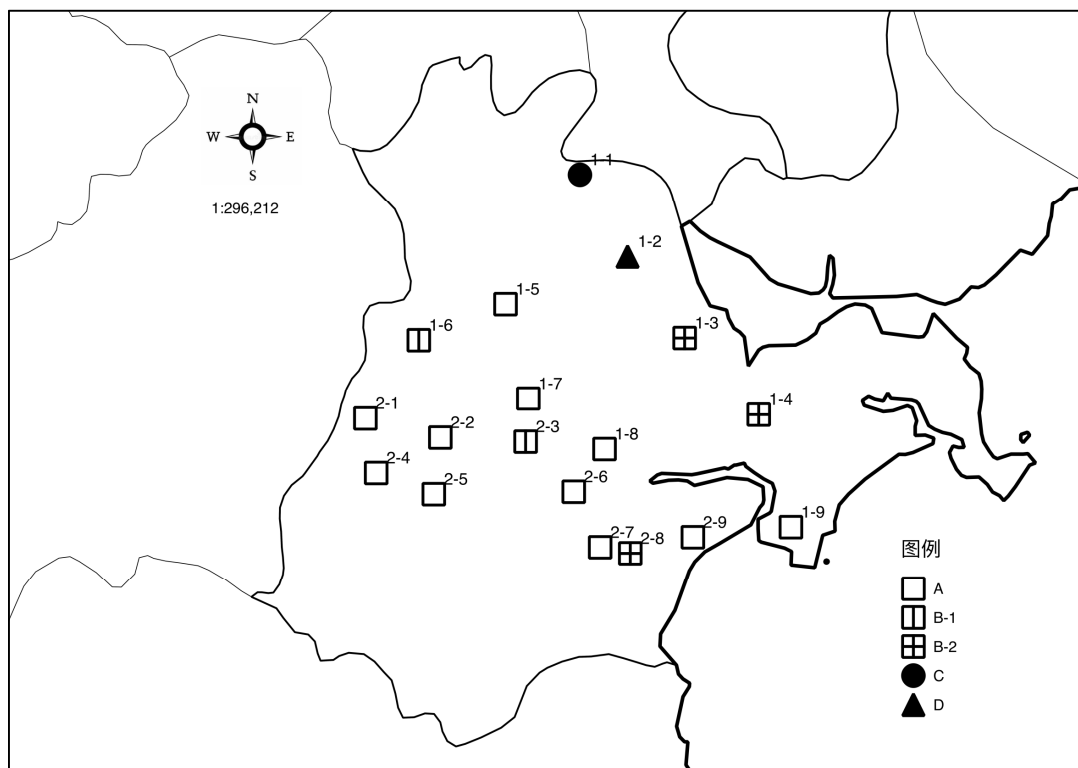


图 3：潮阳方言各类型的地理分布（连读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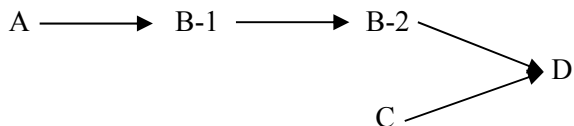
类型 C 和类型 D 分别对应基本调的类型 b-1 和 b-2，根据其地理分布可将其归为“榕江型”。类型 C 与潮阳地区周边地区更为一致，如上文提及的“砲台镇”<sup>12</sup>。类型 D 既有与类型 B 一致的特征（如 T5 为高平调 55，T6 为中平调 33），也有与类型 C 一致的特征（如 T3 为中升调 35，T7、T8 为短促调 5、2）。因此，我们可以将类型 D 看作一种混合类型，这也符合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过渡区域的特征。我们同样需要对类型 D 周边进行进一步考察。

关于类型 A 和类型 C 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典型的“练江型”与“榕江型”的存在，在地理上依然形成 AB 分布，这与基本调的类型分布是一致对应的。就目前情况而言，各类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合流现象，哪一类更为古老还不能有定论。

有关四种类型的变化关系，我们暂且推论如下：

<sup>12</sup> 根据笔者调查，揭阳市榕城区砲台镇的连读调分别为：T1（阴平）33，T2（阳平）11，T3（阴上）35，T4（阳上）21，T5（阴去）53，T6（阳去）11，T7（阴入）5，T8（阳入）2。与本文中的类型 C 一致。





####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广东潮阳地区的基本调及连读调分别进行梳理,得出不同系统下的分类标准及各类型,并通过相互比较阐述其特征及其变化路径。有关基本调、连读调的对应关系,总结如表 6 (括号内数字代表地点数):

表 6: 潮阳方言基本调和连读调的对应关系

基本调	连读调	地理分布
a (16)	A (11)	练江型
	B-1 (2)	
	B-2 (3)	
b-1 (1)	C (1)	榕江型
b-2 (1)	D (1)	

除此之外,潮阳方言基本调和连读调还有如下特点:

i.潮阳方言内部,基本调一致性较强,连读调呈现出不同的调值,主要集中在 T2、T3。同时,T4、T5 和 T6 也有细微差异。从声调调型上看,无论基本调还是连读调,降调调型总是占优势。同时平调化现象明显出现在连读调中。

ii.潮阳方言各地点的连读变调,声调演变均含有链移式交替(且多为范畴内)和调位区别的中性化这两种方式,且二者可共存。各类型中的连读调均出现了合流现象,且各不相同。

附记: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地理语言学视角下的潮阳方言连读变调研究》(项目批准号:GD18XZW0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参考文献

- 张盛裕 1979 〈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No.2, pp.93-121
- \_\_\_\_\_ 1980 〈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二）〉《方言》No.2, pp.123-136
- \_\_\_\_\_ 1981 〈潮阳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No.1, pp.27-39
- 李永明 1986 〈潮州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别〉《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No.2, pp.93-97
- 张晓山 1989 〈潮州话的声调〉《韩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No.1, pp.118-126
- 張屏生 1992 〈潮陽話和其他閩南話的比較〉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张晓山 1992 〈潮汕话连读变调的特点〉《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 pp.199-206
- 林伦伦 1995 〈潮汕方言声调研究〉《语言研究》No.1, pp.52-59
- 金健、施其生 2010 〈汕头谷饶方言多个降调的声学分析和感知研究〉《中国语文》No.6, pp.544-576
- 施其生 2011 〈汕头方言连读变调的动态运行——兼论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的研究视角〉，《中国语文》No.4
- 余森河 2012 《基于音系学优选论：饶平话连读变调研究》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 林春雨、甘于恩 2016 〈粤东闽语声调的地理类型学研究〉《学术研究》No.5, pp.160-165
- 岩田禮 2016 「閩語連讀變調的類型及其地理分佈」『中国語方言における tone sandhi 生成メカニズムに関する通時的研究』 pp.10-18

### **The Types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one Sandhi in Chaoyang Dialect**

Qiye Huang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haoyang dialect is a subtype of the Chaoshan dialect in South-Min dialect of Guangdong Province. Geographically, it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Chaoshan area, but it shows many inconsistencies with the surrounding Chaoshan dialects, especially the tone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internal differences in the Chaoyang area, reflecting their different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ones of Chaoyang dialect in various locations, proposes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sorts them out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base tones and the sandhi tones, and expounds their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with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synchronicity, we try to speculate on its diachronic evolution, so as to make a preliminary and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phenomenon of tone sandhi in Chaoyang dialect.

# 鄂东南赣语的声调类型及其演变

张勇生 王洁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鄂东南赣语声调类型比较复杂，最少的有3个调；最多的有7个调；六调型方言是鄂东南赣语的主体类型；从古今调类分合表现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平声各点都分阴阳；次浊上均归清上；全浊上归阳去或在演变上与阳去调表现一致；古去声多数地区分阴阳；古入声调仍自成一类；从地域表现来看，东片方言调类数目普遍较西片方言要少，三调型、四调型方言集中分布在阳新、大冶两个县市。入声分两调的方言集中分布在通城县境内。鄂东南声调类型成因主要跟古去声、古入声的演变有关。

## 一、前言

鄂东南赣语的地理范围包括湖北省东南部黄石市属大冶市、阳新县，咸宁市属咸安区、通山县、嘉鱼县、蒲圻市（1998年改赤壁市）、崇阳县、通城县八个县级行政区域。在地域上等同于赵元任等（1948）所指的湖北方言第三区。赵元任等在《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首次将这一区方言归为赣语系统。《中国语言地图集》（1988）将这一区方言的系属作了更明确的定性，“赣语大通片”首次作为学术名称，跟赣语的其他支系加以区分。在地域上，《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湖北的监利县，湖南的临湘、岳阳、华容纳入进来，统称为“赣语大通片”。

陈有恒、刘兴策（1986）的《鄂东南赣语的内部分歧与外部联系》一文从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鄂东南赣语的内部差异现象。并根据浊音声母鼻化韵的多少、[n]、[ŋ]的分并以及其他一些可以划分的条件首次把该区方言划为东西两片，东片方言主要包括大冶、阳新、通山、咸宁四个县市，西片方言主要包括崇阳、通城、蒲圻、嘉鱼四个县市。

## 二、鄂东南赣语的声调类型与地理分布

鄂东南赣语声调读音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方言仅有 3 个调，如阳新王英、三溪方言；有些方言则多至 7 个调，如通城隍水、麦市、塘湖等地方言。鄂东南 8 个县市共 93 个乡镇，根据单字调调类数量所分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鄂东南赣语的调类及其分布

声调类型	方言点
三调方言	王英、三溪
四调方言	白沙、浮屠、兴国、陶港
五调方言	金湖、殷祖、刘仁八、大箕铺、金山店、太子、大王、韦源口、黄颡口、富池、排市、木港、洋港、龙港、燕厦、大畈、慈口、大幕
六调方言	金牛、灵乡、茗山、陈贵、保安、还地桥、汪仁、枫林、洪港、九宫山、闯王、通羊、大路、楠林桥、杨芳林、厦铺、黄沙铺、高桥、双溪桥、横沟桥、贺胜桥、官埠桥、浮山、汀泗桥、向阳湖、马桥、桂花、簪洲湾、潘家湾、渡普、新街、鱼岳、官桥、高铁岭、虎山、陆溪、柳山湖、赤壁、车埠、新店、余家桥、茶庵岭、中伙铺、官塘驿、神山、洋楼洞、桂花泉、天城、石城、肖岭、沙坪、路口、白霓、铜钟、青山、港口、金塘、高枳、北港、大坪、石南
七调方言	隍水、马港、九岭、四庄、沙堆、关刀、麦市、塘湖

还有一些点的声调读音情况在表 1 中没有反映出来，如蒲圻的随阳、赵李桥、陆水湖；崇阳的雨天、大源；通城的黄袍、黄龙、五里、程凤；通山的三界、大冶的四棵等。上述这些点的情况大多和周边一些乡镇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故没有单列出来。随阳的声调表现与官塘驿、神山相同，赵李桥的声调表现与洋楼洞相同，雨山的声调表现与路口相同，大源的声调表现与高枳相同，黄袍的声调表现与塘湖相同，黄龙的声调表现与麦市相同，五里、程凤的声调表现与马港、九岭相同。

方言单字调数量相同，声调特点却未必完全相同。以中古调类在今方言中的表现来看，调类数量等同的方言，古今调类分合的具体情况却有明显差别。如表 2 所示。

表 2：鄂东南赣语古今调类的分合情况

声调类型	代表点	平		上			去		入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三调方言	三溪	阴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阴平	阴平	阴平	入声	入声	入声
四调方言	浮屠	阴平	阳平	上声	上声	阴平	阴平	阴平	入声	入声	入声
五调方言	太子	阴平	阳平	上声	上声	阴平	去声	阴平	入声	入声	入声
	龙港	阴平	阳平	上声	上声	去声	去声	去声	入声	入声	入声
	大幕	阴平	阳平	上声	上声	阳去	阴去	阳去	阳去	阳去	阳去
六调方言	通羊	阴平	阳平	上声	上声	阳去	阴去	阳去	入声	阳去	阳去
	石南	阴平	阳平	上声	上声	阴平	去声	阴平	全入，次入		
七调方言	麦市	阴平	阳平	上声	上声	阳去	阴去	阳去	全入，次入		

## 2.1 七调型

七调型方言主要分布在通城县境内，包括隽水、马港、五里、九岭、程凤、关刀、麦市、塘湖、黄袍、沙堆、四庄、黄龙 12 个点。与六调型方言比较，七调型方言主要的特点是入声按照石南型方言的分化方式分为全入、次入两类调，如表 3 所示。

表 3：鄂东南赣语七调型方言古今调类的分合情况

	平		上			去		入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隽水	阴平 212	阳平 33	上声 42	上声 42	阳去 44	阴去 24	阳去 44	全入 55，次入 35		
马港	阴平 24	阳平 33	上声 42	上声 42	阳去 44	阴去 34	阳去 44	全入 55，次入 35		
关刀	阴平 24	阳平 33	上声 42	上声 42	阳去 34	阴去 324	阳去 34	全入 55，次入 45		
麦市	阴平 313	阳平 33	上声 42	上声 42	阳去 34	阴去 214	阳去 34	全入 55，次入 35		
塘湖	阴平 213	阳平 33	上声 42	上声 42	阳去 44	阴去 34	阳去 44	全入 55，次入 45		
沙堆	阴平 313	阳平 33	上声 42	上声 42	阳去 44	阴去 214	阳去 44	全入 55，次入 35		
四庄	阴平 313	阳平 33	上声 42	上声 42	阳去 44	阴去 214	阳去 44	全入 55，次入 35		

## 2.2 六调型

六调型是鄂东南赣语的主要类型。其分布遍及鄂东南八个县市。六调型方言按古今调类分合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 (1) 通羊型

通羊型古今调类的分合情况是，古平声根据声母的清浊分化为阴平、阳平，清上和次浊上今读上声，古全浊上和浊去今读阳去，古清去今读去声，古入声今仍读入声。六调型最主要的特点是今去声分阴阳两调，并且入声仍自成一类，如表 4 所示。

表 4：鄂东南赣语六调型方言（通羊型）古今调类的分合情况

	平		上			去		入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陈贵	阴平 22	阳平 31	上声 44	上声 44	阳去 24	阴去 45	阳去 24	入声 213	入声 213	阴平 22
枫林	阴平 44	阳平 31	上声 33	上声 33	阳去 42	阴去 24	阳去 42	入声 35	入声 35	阳平 31
通羊	阴平 24	阳平 31	上声 42	上声 42	阳去 44	阴去 45	阳去 44	入声 55	阳去 44	阳去 44
浮山	阴平 44	阳平 31	上声 42	上声 42	阳去 22	阴去 213	阳去 22	入声 55	入声 55	阳去 22
鱼岳	阴平 34	阳平 33	上声 42	上声 42	阳去 44	阴去 212	阳去 44	入声 55	入声 55	阳平 33
车埠	阴平 45	阳平 34	上声 42	上声 42	阳去 44	阴去 213	阳去 44	入声 55	入声 55	阴去 213
石城	阴平 22	阳平 31	上声 42	上声 42	阳去 44	阴去 214	阳去 44	入声 55	入声 55	入声 55

### (2) 石南型

石南型主要包括通城西北部的石南、北港、大坪三个乡镇，其主要特点是在四调型的基础上，入声根据声母的音值分化为全入和次入两个调：（1）全入调：今不送气清塞音、清塞擦音、清擦音、鼻音、零声母字；（2）次入调：今浊塞音、浊擦音声母字。如表 5 所示。

表 5：鄂东南赣语六调型方言（石南型）古今调类的分合情况

	平		上			去		入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石南	阴平 34	阳平 33	上声 42	上声 42	阴平 34	去声 213	阴平 34	全入 55，次入 35		
北港	阴平 34	阳平 33	上声 42	上声 42	阴平 34	去声 213	阴平 34	全入 55，次入 35		
大坪	阴平 34	阳平 33	上声 42	上声 42	阴平 34	去声 213	阴平 34	全入 55，次入 35		

### 2.3 五调型

五调型方言主要分布在大冶、阳新、通山、咸安四个县市，根据调类分合的具体情况，五调型方言又可以分为太子型、龙港型、大幕型三种类型。

#### (1) 太子型

太子型主要分布在大冶和阳新两个县市，包括大冶的金湖、殷祖、刘仁八、大箕铺、金山店以及阳新的太子、大王、韦源口、黄颡口、富池等，共 10 个点。古今调类的分合情况是古平声根据声母的清浊分化为阴平、阳平，古清上和次浊上今读上声，古全浊上和浊去今读阴平，古清上今读去声，古入声除金湖、殷祖、刘仁八、大箕铺、金山店有部分全浊入今读阴平，富池有部分全浊入今读阳平外，其余仍读入声。与四调型方言比较，五调型方言的主要特点是有去声。如表 6 所示。

表 6：鄂东南赣语五调型方言（太子型）古今调类的分合情况

	平		上			去		入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金湖	阴平 33	阳平 31	上声 44		阴平 33	去声 35	阴平 33	入声 213		阴平 33
殷祖	阴平 33	阳平 31	上声 44		阴平 33	去声 35	阴平 33	入声 213		阴平 33
刘仁八	阴平 33	阳平 31	上声 44		阴平 33	阴去 35	阴平 33	入声 213		阴平 33
大箕铺	阴平 33	阳平 31	上声 44		阴平 33	去声 35	阴平 33	入声 213		阴平 33
金山店	阴平 33	阳平 31	上声 44		阴平 33	去声 35	阴平 33	入声 213		阴平 33
太子	阴平 33	阳平 212	上声 21		阴平 33	去声 35	阴平 33	入声 13		
大王	阴平 33	阳平 31	上声 42		阴平 33	去声 35	阴平 33	入声 213		
韦源口	阴平 33	阳平 42	上声 31		阴平 33	去声 35	阴平 33	入声 213		
黄颡口	阴平 31	阳平 42	上声 44		阴平 31	去声 35	阴平 31	入声 213		
富池	阴平 33	阳平 31	上声 44		阴平 33	去声 35	阴平 33	入声 24	阳平 31	

#### (2) 龙港型

龙港型分布在阳新西南部的排市、木港、洋港、龙港和通山东南部的燕厦 5 个点。龙港型方言的特点是阴阳去合并后读去声。如表 7 所示。



表 7：鄂东南赣语五调型方言（龙港型）古今调类的分合情况

	平		上			去		入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排市	阴平 33	阳平 31	上声 42		去声 24		入声 45			
木港	阴平 33	阳平 42	上声 22		去声 24		入声 45			
龙港	阴平 55	阳平 31	上声 42		去声 24		入声 34			
洋港	阴平 55	阳平 31	上声 42		去声 24		入声 45			
燕厦	阴平 55	阳平 31	上声 42		去声 213		入声 45			

### (3) 大幕型

大幕型方言只有咸安大幕一个点，其主要特点是有阴阳去。另外，大幕话的入声调今全部舒化，与阳去合并。如表 8 所示。

表 8：鄂东南赣语五调型方言（大幕型）古今调类的分合情况

	平		上			去		入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大幕	阴平 22	阳平 31	上声 42		阳去 45	阴去 213	阳去 45			

## 2.4 四调型

四调型方言主要分布在阳新境内的白沙、浮屠、兴国、陶港 4 个点，四调型方言中古调类的演变情况是，古平声根据声母的清浊分化为阴平、阳平，古清上和次浊上今读上声，古全浊上和古去声今读阴平，古入声今仍自成一类。和三调型方言比较起来，四调型方言的主要特点是有上声。如表 9 所示。

表 9：鄂东南赣语四调型方言古今调类的分合情况

	平		上			去		入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白沙	阴平 33	阳平 31	上声 42		阴平 33		入声 213			
浮屠	阴平 44	阳平 31	上声 42		阴平 44		入声 35			
兴国	阴平 33	阳平 212	上声 31		阴平 33		入声 45			
陶港	阴平 33	阳平 42	上声 31		阴平 33		入声 45			

## 2.5 三调型

鄂东南赣语中的三调型方言不多，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仅有王英、三溪两个点。其演变情况是，古平声根据声母的清浊分化为阴平、阳平，古清上、次浊上并入阳平，古全浊上和去声合并归入阴平，古入声仍自成一类。如表 10 所示。

表 10：鄂东南赣语三调型方言古今调类的分合情况

	平		上			去		入		
	清	浊	清上	次浊	全浊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王英	阴平 22	阳平 31			阴平 22		入声 24			
三溪	阴平 33	阳平 31			阴平 33		入声 24			

鄂东南赣语的声调在共时类型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调类数目来看，多数方言的声调数目为 6 个调。

第二，从古今调类的分合表现看：

- ①古平声各点都分阴阳；
- ②次浊上归清上；
- ③全浊上归阳去或在演变上和阳去表现一致；
- ④古去声多数分阴阳；
- ⑤古入声调仍自成一调类。

第三，从地域表现来看，东片方言调类数目普遍较西片方言要少。三调型、四调型方言主要分布在阳新、大冶两个县市。入声分两调的方言主要分布在通城县境内。

## 三、声调的演变

影响鄂东南赣语声调类型形成的主要音变主要有两类：（1）古去声的演变；（2）古入声的演变。

### 3.1 古去声的演变

鄂东南赣语古去声调表现最为活跃，从共时平面上看，有的地区古去声今仍读为一类调；有的根据声母的清浊分化为阴去、阳去两类；有的阳去调合并到其他调类，古清声母去声字今读去声；有的古去声均合并到其他调类。因此，在这些方言中的声调系统中无去声调。鄂东南赣语古去声调的分合情况如表 11 所示。

表 11：鄂东南赣语古去声调的分合演变类型

类型	去声的分合		代表点
	清	浊	
A1	去声	去声	排市、木港、洋港、龙港、燕厦
A2	去声	阴平	太子、大王、韦源口、黄颡口、富池
B	阴去	阳去	陈贵、洪港、横沟桥、鱼岳、车埠、白霓、麦市
C	阴平	阴平	兴国、浮屠、白沙、陶港

## (1) 去声分阴阳

即古去声根据声母的清浊分化为阴去和阳去。处于这个发展阶段的方言在鄂东南赣语地区占绝大多数，93 个点中有 67 个点，所占比率为 72%。现全部列举如下：陈贵、金牛、灵乡、茗山、保安、还地桥、汪仁、枫林、通羊、洪港、九宫山、闯王、厦铺、大路、杨芳、楠林桥、黄沙铺、浮山街、汀泗桥、向阳湖、贺胜桥、横沟桥、官桥、马桥、桂花、双溪桥、高桥、大幕、簪洲湾、鱼岳、渡普、潘家湾、新街、官桥、高铁岭、陆溪虎山、陆水湖、车埠、新店、余家桥、茶庵岭、官塘驿、中伙铺、柳山湖、赤壁、洋楼洞、神山、天城、桂花泉、石城、肖岭、沙坪、白霓、青山、铜钟、港口、金塘、高枳、路口、隼水、马港、关刀、麦市、塘湖、九岭、沙堆、四庄。

## (2) 阳去调的合并

鄂东南赣语阳去调的合并主要有两种方式：阳去调并入阴平；阴阳去合并。其中前者为主要类型。

## ① 阳去调并入阴平

阳去并入阴平是鄂东南赣语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无阳去声调的方言中除少部分和清去合为一类外，其他一律归入阴平调。如金湖、殷祖、刘仁八、大箕铺、金山店、太子、大王、韦源口、黄颡口、富池、大畈、慈口等。

## ② 阴阳去合并

阴阳去合并为一个调的点不多，主要分布在阳新东南部，如排市、木港、洋港、龙港等。另外，通山西南部与阳新龙港交界的燕厦也属于这一演变类型。

## (3) 去声调的消失

阳新境内的兴国、浮屠、白沙、陶港几个点今声调系统中无去声调，古去声调今归入阴平调。从演变途径来看，有两种可能性：(1) 在类型 B 的基础上，阳去调先并入阴平，也就是类型 A2。类型 A2 中的去声在某个历史时期也并入了阴平。(2) 在

类型 B 的基础上，阴去调和阳去调先合并为一类调，也就是类型 A1。类型 A1 里的去声在某个历史时期也并入了阴平。

### 3.2 古入声的演变

中古入声字在鄂东南赣语中有的仍保留入声，有的已经舒化，但入声仍自成一类。有的部分浊入字派入其他调类，个别点入声已经完全舒化，如大幕方言。从演变类型来看，中古入声在今鄂东南赣语中的演变，具体涉及入声保留、入声舒化、入声分调等不同方面。鄂东南赣语古入声调的演变情况如表 12 所示。

表 12：鄂东南赣语古入声调的分合演变类型

大类	小类	古全清	古次清	古次浊	古全浊	代表点
入声保留		(-ʔ/-n) 入声				车埠、白霓、 麦市
入声舒化	入声自成一类	入声				兴国、龙港
	部分古浊入字派入其他调类	入声			阴平	陈贵、大箕铺、殷祖
		入声			阳平	洋楼洞、簪洲湾
		入声			阳去	横沟桥、马桥
		入声			阴去	车埠、新店、余家桥
		入声		阳去	阳去	通羊、大路、闯王
	入声调消失	阳去				大幕
入声分调	气流分调	全入	次入	全次入	次入	隽水、石南、 麦市

#### (1) 入声保留

入声通城、崇阳、蒲圻等地方言入声不分阴阳，有喉塞尾，读高短或高升调。通城、崇阳、蒲圻三个县市，由南向北，通城的喉塞尾最明显，崇阳次之，蒲圻的喉塞

尾则不太明显，声调多表现为高升调。当然，这是总体而言，因为同一县市的不同地区、不同发音人的表现往往千差万别。

## (2) 入声舒化

鄂东南赣语入声舒化后，仍自成一类调，有的点部分入声字派入其他调类。从结果来看，有的派入阴平，如大冶方言；有的派入阳去，如咸安、通山方言；有的派入阳平或阴去，如嘉鱼、蒲圻方言。在演变次序上，往往是古全浊声母先派入，其次是古次浊声母和古清声母字。

### ① 入声自成一类

这里说的“入声自成一类”指的是入声舒化后，入声调仍独立成一类调，未跟其他调类合并。舒化后的声调类型主要表现为低升调。

### ② “入声舒派”

“入声舒派”指的是入声舒化后，入声调派入舒声调的一种演变现象。鄂东南赣语中的“入声舒派”有四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入声舒化现象具有一定的地域性。除通山外，主要分布在长江沿岸的嘉鱼、蒲圻、咸安、大冶几个县市。

其二，“入声舒派”是一种局部音变现象，并非发生在所有的入声字中，多数点的“入声舒派”现象仅限于全浊声母字。

其三，不同方言“入声舒派”的方式不同。入声舒化后派入哪个调，不同方言有不同的表现。大冶的陈贵、大箕铺、金湖、殷祖、刘仁八、金山店、汪仁以派入阴平为主；大冶的金牛、灵乡、茗山以及通山、咸安境内的所有方言均以派入阳去为主；嘉鱼的渡普，蒲圻的柳山湖、赤壁、车埠、余家桥、新店、陆水湖、茶庵岭以派入阴去为主；嘉鱼的簪洲湾、潘家湾、新街、鱼岳、官桥、陆溪、高铁岭，蒲圻的洋楼洞、中伙铺、官塘驿、神山以派入阳平为主。入声舒派的具体类型及其地域分布的主要情况如表 13 所示。

其四，以上各点全浊入的舒派程度也不一致。我们以“杂盒蝶习十及达拔杰夺活滑绝疾罚昨学贼直白泽石笛毒局”25 个全浊声母字作为调查对象，并从以上 53 个方言点中选取 51 个点，按照地域的分布情况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顺序进行排列、统计，得到的情况如表 14 所示。

表 13：鄂东南赣语入声舒派的类型与地域分布

类型	方言点
派入阴平	陈贵、大箕铺、金湖、殷祖、刘仁八、金山店、汪仁
派入阳平	簪洲湾、潘家湾、新街、鱼岳、官桥、陆溪、高铁岭、洋楼洞、中伙铺、官塘驿、神山
派入阴去	渡普、柳山湖、赤壁、车埠、余家桥、新店、陆水湖、茶庵岭
派入阳去	金牛、灵乡、茗山、通羊、燕厦、洪港、九宫山、闯王、厦铺、大路、杨芳、楠林桥、大幕、高桥、双溪桥、横沟桥、贺胜桥、官桥、浮山、马桥、桂花、汀泗桥、向阳湖

表 14：鄂东南赣语全浊入的舒派程度

方言点	字数	占比	方言点	字数	占比	方言点	字数	占比
簪洲湾	15	60%	茶庵岭	11	44%	通羊	25	100%
潘家湾	10	40%	洋楼洞	3	12%	闯王	23	92%
渡普	13	52%	贺胜桥	23	92%	九宫山	23	92%
新街	9	36%	横沟桥	21	84%	洪港	12	48%
鱼岳	7	28%	官埠桥	19	76%	燕厦	14	56%
官桥	12	48%	浮山	17	68%	金牛	21	84%
陆溪	8	32%	汀泗桥	18	60%	灵乡	23	92%
高铁岭	6	24%	向阳湖	18	72%	茗山	25	100%
神山	14	56%	双溪桥	17	68%	陈贵	25	100%
官塘驿	16	64%	高桥	9	36%	保安	25	100%
中伙铺	16	64%	大幕	2	8%	还地桥	25	100%
柳山湖	15	60%	马桥	19	76%	金山店	25	100%
赤壁	15	60%	桂花	20	80%	汪仁	25	100%
车埠	15	60%	楠林桥	23	92%	金湖	25	100%
余家桥	13	52%	杨芳林	20	80%	殷祖	20	80%
新店	14	56%	厦铺	25	100%	刘仁八	19	76%
陆水湖	15	60%	大路	25	100%	大箕铺	21	84%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规律。首先“入声舒派”程度最高的是大冶、通山，咸安和蒲圻“舒派”程度较低，舒化程度最低的是嘉鱼。“入声舒派”的程度，自西向东越来越高；从南往北看，西部两个县市，位置较北的嘉鱼比位置较南的蒲圻“舒派”程度低，中部两个县市，位置较北的咸安也比位置较南的通山“舒派”程度低，但位置较北的大冶比位置较南的通山“舒派”程度要高。整体上看，南北向的规律性并不明显。但以县市为单位，从北往南，则可以看出一定的规律，五个县市基本上是越往北走，“舒派”程度越高，最为典型的是嘉鱼、咸宁，其他各县市在一定程度上也遵循这一规律。

除全浊入声字外，少数方言的次浊入和清入也存在“舒派”现象。次浊入的“舒派”现象比较典型的是通山的中部地区。以通羊为例，在我们调查到的108个次浊入声字中，有47个字“派入”阳平调。大冶、咸安、嘉鱼、蒲圻也有少数次浊入声字派入舒声调。清入字的“舒派”现象比较少，存在“清入舒派”现象的方言一般多局限于“拉萨泻式壁秃”几个字。下面介绍两种特殊情况。

#### (1) 一点多派

所谓“一点多派”指的是同一个方言的入声字派入不同的调类，比较典型的是嘉鱼和蒲圻两个县市。嘉鱼、蒲圻的入声派入情况比较复杂，同一个点，有的入声字派入阳平，有的派入阴去，有的派入阳去。下面是蒲圻官塘驿的例子：

派入阳平[34]：盒合叠碟蝶谍牒习十拔别舌杰夺绝活实浊岳学贼直值白择席夕射石笛获读独族毒服伏复轴逐熟俗赎属

派入阴去[213]：阉捷匣铡疾整昨籍剧局泽及极

派入阳去[44]：协集辑穴恨薄泊植殖蚀核籍易敌狄斛轴镯

#### (2) 一字多派

“一字多派”即在某一方言中同一个入声字，派入几个不同的舒声调类。下面是调查收集到的例字：

渡普：阳平[33]/阴去[213]：盒阉活辑辖镯

赤壁：阳平[34]/阴去[213]：辑轴

高桥：阴平[33]/阳去[22]：炸活滑述特剧

金牛：阴平[24]/阳去[44]：阉协钹活滑掘鹤嚼雹帛剧或服

茗山：阴平[22]/阳去[24]：盒阉活辑缉滑或剧服伏

#### (3) 入声分调

##### ① 气流分调

通城方言古入声的今读分两类：(1) 今不送气清塞音、清塞擦音、清擦音、鼻音、

零声母字读全入[55]；(2)今浊塞音、浊擦音声母字读次入[35]或[45]。分调情况表 15 所示。

表 15：通城方言入声字的气流分调现象

调类	分布	调值
全入	不送气清塞音、清塞擦音、清擦音、鼻音、零声母字	55
次入	浊塞音、浊擦音声母字	35/45

请看下面一组例字：

表 16：通城方言入声字气流分调现象的具体表现

	答	塔	达	腊	入	节	切	则	贼	聂
隼水	tan <sup>?</sup> 55	dan <sup>?</sup> 35	dan <sup>?</sup> 35	lan <sup>?</sup> 55	yn <sup>?</sup> 55	teie <sup>?</sup> 55	zie <sup>?</sup> 35	tse <sup>?</sup> 55	ze <sup>?</sup> 35	ɲie <sup>?</sup> 55
五里	tan <sup>?</sup> 55	dan <sup>?</sup> 45	dan <sup>?</sup> 45	lan <sup>?</sup> 55	yn <sup>?</sup> 55	teien <sup>?</sup> 55	zien <sup>?</sup> 45	tse <sup>?</sup> 55	ze <sup>?</sup> 45	ɲien <sup>?</sup> 55
马港	tan <sup>?</sup> 55	dan <sup>?</sup> 35	dan <sup>?</sup> 35	lan <sup>?</sup> 55	yn <sup>?</sup> 55	teien <sup>?</sup> 55	zien <sup>?</sup> 35	tse <sup>?</sup> 55	ze <sup>?</sup> 35	ɲien <sup>?</sup> 55
石南	tai <sup>?</sup> 55	dai <sup>?</sup> 35	dai <sup>?</sup> 35	lai <sup>?</sup> 55	yn <sup>?</sup> 55	teien <sup>?</sup> 55	zien <sup>?</sup> 35	tse <sup>?</sup> 55	ze <sup>?</sup> 35	ɲien <sup>?</sup> 55
马港	tai <sup>?</sup> 55	dai <sup>?</sup> 35	dai <sup>?</sup> 35	lai <sup>?</sup> 55	yn <sup>?</sup> 55	teien <sup>?</sup> 55	zien <sup>?</sup> 35	tse <sup>?</sup> 55	ze <sup>?</sup> 35	ɲien <sup>?</sup> 55
大坪	tai <sup>?</sup> 55	dai <sup>?</sup> 35	dai <sup>?</sup> 35	lai <sup>?</sup> 55	yn <sup>?</sup> 55	teien <sup>?</sup> 55	zien <sup>?</sup> 35	tse <sup>?</sup> 55	ze <sup>?</sup> 35	ɲien <sup>?</sup> 55
四庄	ta <sup>?</sup> 55	da <sup>?</sup> 35	da <sup>?</sup> 35	la <sup>?</sup> 55	y <sup>?</sup> 55	teien <sup>?</sup> 55	zien <sup>?</sup> 35	tse <sup>?</sup> 55	ze <sup>?</sup> 35	ɲien <sup>?</sup> 55
沙堆	tan <sup>?</sup> 55	dan <sup>?</sup> 35	dan <sup>?</sup> 35	lan <sup>?</sup> 55	yn <sup>?</sup> 55	teie <sup>?</sup> 55	zie <sup>?</sup> 35	tse <sup>?</sup> 55	ze <sup>?</sup> 35	ɲie <sup>?</sup> 55
关刀	tai <sup>?</sup> 55	dai <sup>?</sup> 45	dai <sup>?</sup> 45	lai <sup>?</sup> 55	yn <sup>?</sup> 55	teie <sup>?</sup> 55	zie <sup>?</sup> 45	tse <sup>?</sup> 55	ze <sup>?</sup> 45	ɲie <sup>?</sup> 55
麦市	tal <sup>?</sup> 55	dal <sup>?</sup> 35	dal <sup>?</sup> 35	lal <sup>?</sup> 55	yn <sup>?</sup> 55	teie <sup>?</sup> 55	zie <sup>?</sup> 35	tse <sup>?</sup> 55	ze <sup>?</sup> 35	ɲie <sup>?</sup> 55
塘湖	tai <sup>?</sup> 55	dai <sup>?</sup> 45	dai <sup>?</sup> 45	lai <sup>?</sup> 55	un <sup>?</sup> 55	teie <sup>?</sup> 55	zie <sup>?</sup> 45	tse <sup>?</sup> 55	ze <sup>?</sup> 45	ɲie <sup>?</sup> 55

通城的气流分调现象，目前还没系统的报道过。一些记录通城方言的文章（赵元任 1948、邓晓华 1986、黄群建 2002）也没有提到通城有气流分调现象。吴宗济先生 1936 年所记通城十里市方言也只有一个入声（[5]），但有一个重要的说明不能忽略，对于十里市的方言，有这样的描述：“入声是短高平调（5），后面带有[ʔ]或[l]尾。常常读得起点较低，如遇浊音声母，这种现象更为显明，如（35）。宽式一律用短高平调号（5）。”（赵元任等 1948：1803）这说明，当时的十里市方言实际上也是存在全



入[5]和次入[35]两个调的。后来曹志耘(2011)年首次记出了麦市方言入声调的两类调,并且对通城入声调的性质及其演变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通城入声分调的因素不是声母的清浊。从其来源来看,第(2)类声母除来母细音字外,均来自古次清和古全浊声母,其中浊塞音带送气成分,浊擦音来自[dz dz]。因此,它们的前身可能均为送气音([p<sup>h</sup> t<sup>h</sup> ts<sup>h</sup> te<sup>h</sup>]或[b<sup>h</sup> d<sup>h</sup> dz<sup>h</sup> dz<sup>h</sup>]等)。综合赣语其他方言的表现来看,通城入声分调与声母送气与否密切相关,今天的局面是早期气流分调的结果。修水白岭方言入声全阴入、次阴入、阳入三分,而在通城各年龄段方言次阴入、浊入已经合二为一,这表明通城方言气流分调现象存在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不可能是晚近才出现的现象。

附记:本文研究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江西赣方言地图集(语音集)”(项目编号:20AYY005)资助成果。

### 参考文献

- 曹志耘 2010 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曹志耘 2011 湖北通城方言的语音特点,《语言研究》第1期。  
陈有恒、刘兴策 1986 鄂东南方言的内部分歧与外部联系,《咸宁师专学报》第3期。  
黄群建 2002 《鄂东南方言音汇》,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邓晓华 1986 通城黄袍语音特点,《龙岩师专学报》(社科版)第2期。  
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 1948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学院 1988 《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 The tone types and evolution of southeastern HuBei dialects

Yongsheng Zhang

Wang Jie

*College of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one types of southeastern HuBei dialects are very complicated, which contain three tone types at least and seven at most. The Six-Tones-Type is the main one. From the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in the history, the mentioned types have the following

features. The first, the level tones all contain Yin and Yang. The second, the rising of half voices are all classified into the rising of unvoiced sounds. The third, the rising of the voiced initials are classified into Yang or similar to Yang-falling-rising tones. The fourth, the ancient falling tones mostly contain Yang and Yin. The fifth, the fourth tones are still remained as One-Tone-Type. Geographically, the tone types in east area are less than those in west area. Three-tones-Type and Four-Tones-Types are mainly in Yanxin and Daye County. Two-Tones-Type dialects are mainly in Tongcheng County.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falling tones and the fourth tones chiefly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the tone types of southeastern HuBei dialects.

# 延安方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

孙建华

西安外国语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方言地图形式，系统展现延安市 13 区县 59 个方言点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及其地理分布。联系周边汉语方言和历史文献，详细探讨 [ti][tsɿ][mi][mə][mĩ] 等不同形式人称代词复数标记的语源和历史演变。从历史演变、地理分布、地理演变几个方面总结延安方言三身人称代词复数系统演变的平行性和差异性。

## 一、前言

延安市位于陕北南部，黄土高原地带，地形复杂，方言分歧显著。南连陕西关中，北接榆林市，西隔子午岭与甘肃省接壤，东临黄河与山西省相望。市辖 2 区 11 县，其中南部 5 县为中原官话，分属关中片（黄陵县、洛川县、黄龙县）、秦陇片（富县）和汾河片（宜川县），中北部 2 区 6 县为晋语，分属志延片（宝塔区、安塞区、甘泉县、延长县、延川县、志丹县、吴起县）和五台片（子长县）。（据《中国语言地图集》2012 版）

本文调查了延安 59 个方言点主语位置三身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依据语料绘制方言地图，考察其地理分布，并与其他汉语方言比较，结合历史文献，详细考察人称代词不同形式复数标记的语源和历史演变。行文引用他人材料随文标明出处，其余为笔者田野调查所得。

## 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及其地理分布

### 2.1 第一人称

#### 2.1.1 我们

图 1 反映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们”的方言说法及其地理分布（每类括号内数字代表分布点数，其余各幅图相同）。根据词根差异分为两大类：A“我”系、B“咱”系，其中 B 类只有“咱 ts<sup>h</sup>A”一种形式，见于东部延长七里村 1 点。“咱”在周边方

言中为包括式(参见图2),相当于普通话的“咱们”,而七里村的“咱”为排除式,有些特殊。

据吕叔湘(1985:93-97)，“咱 ts<sup>h</sup>a”<sup>1</sup>是宋代以后出现的俗字，记录的是“自家”的合音。近代汉语的“自家”有三个意义，“咱”都曾经有过：①跟别人相对，跟自己同义；②等于我自家；③泛指，相当于你我。图1“咱”显然跟这三个意义没有直接继承关系，最接近的是第①个意义，可能是由单数用法引申出复数用法。

A系共见于58点，分布较广。按音节长短可分为单音节、双音节两类：单音节式A2“我”读31/21(阴平)，有别于53/52(上声，表单数)，共见于18点，在南部官话区连片分布；双音节式为词根“我”加表复数的词尾，构成以下几种：A1我们、A3我的、A4我子、A5我每(A7是其中两种形式并用)，其中A1见于30点，在中北部相连分布。此外，极个别点用构词手段表达复数概念：A6我几个、A8我伙(“我一伙”的缩减式，快说时语素“一”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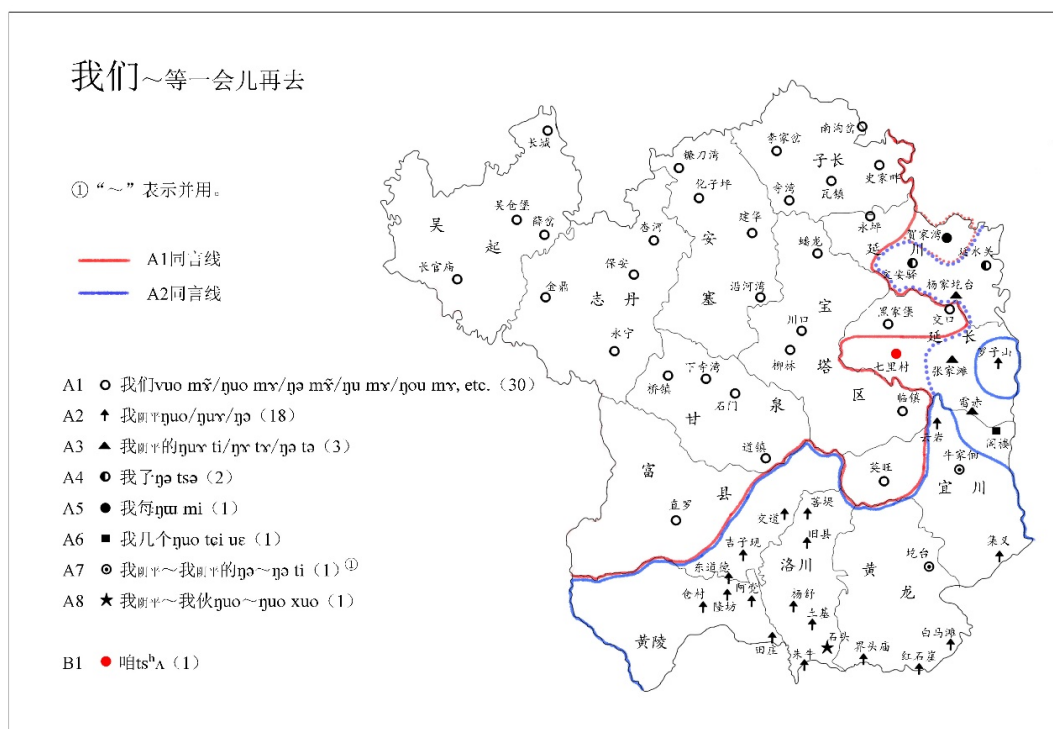


图1 我们

综上，全区分布最广的“A1 我们”“A2 我阴平”两种词形，对应附加和粘着两种

<sup>1</sup> 全文统一用国际音标标音，为简明起见，省去“[ ]”（引用他人成果依照原文献）。

构词方式，地理上呈“中北部——南部”对立分布（参见图 1 同言线）。其余各小类集中在东部沿黄河的小片区域。这样一种地理分布向我们透露了什么信息呢？综合诸多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来看，延安北部晋语和南部官话处于一种持续接触竞争的演变态势，由于南部和省会城市西安相连，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南部官话比较强势，地理上持续向北推进，以东部沿河一带演变速度最快，因此东部沿河区方言常常伴有混合特征。那么图 1 “我的”“我子”“我每”与北部的“我们”、南部的“我阴平”具有怎样的演变关系？复数标记“们”的两种读音  $m\gamma$ 、 $m\tilde{\gamma}$  是如何形成的？第“三”节详细讨论。

### 2.1.2 咱们

图 2 反映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咱们”的方言说法及其地理分布。各类词根一致，都是“咱”，A 类分布点为一种说法，B 类分布点是 A 类的两种词形并用。全区词形有以下 5 种：“A1 咱们”分布最广，集中在中北部（同言线以北，东部有个别点），其次是“A2 咱”，共见于 22 点，集中在南部和东部（同言线以南），地理上形成“南——北”对立格局。“A4 咱每”见于东北部延川贺家湾 1 点，和北部的“咱们”相邻；“A3 咱的”“A5 咱子”零星散布在南部“咱”的地理分布当中，表明彼此有演变关系。

## 2.2 第二人称

图 3 反映第二人称代词复数“你们”的方言说法及其地理分布。各类词根相同，根据音节长短主要分为单音节、双音节两种：单音节“你”读 31/21（阴平），有别于 53/52（上声，表单数），即 A2 小类，共见于 18 点，在南部官话区相连成片；双音节主要为词根“你”加复数词尾，构成以下几种：A1 你们、A3 你的、A4 你子、A5 你每，其中 A1 见于 30 点，在中北部相连分布。此外，极个别点用构词手段表达复数概念：A6 你几个、A7 你伙/你一伙。

由上可见，“A1 你们”“A2 你阴平”是分布最广的两种形式（参见同言线 A1、A2），与图 1 作一对照，恰好分别对应“我们”“我阴平”的地理分布，表明本区第一、二人称代词复数具有平行演变的特点。其余各类杂集在东部沿河一带，也与图 1 的地理表现相似，但具体到某一点，则第一、二人称有时并非平行演变，如延长罗子山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是“我阴平”，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却不是“你阴平”，而是“你们”，究其原因，主要与南部官话和北部晋语在这一带的频繁接触有关，可见方言接触是打乱语言结构系统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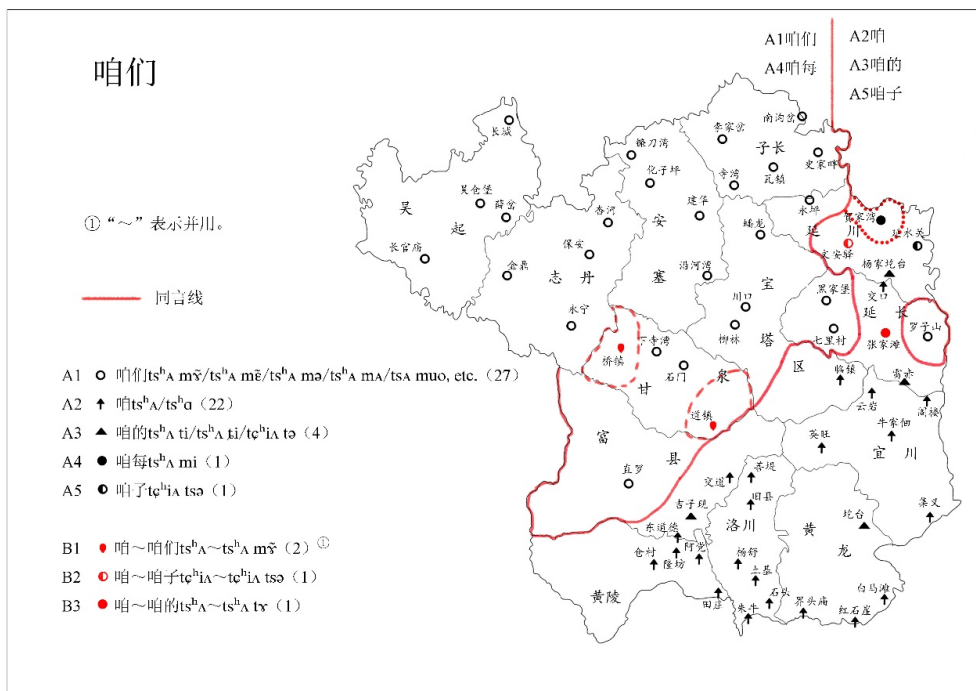


图2 咱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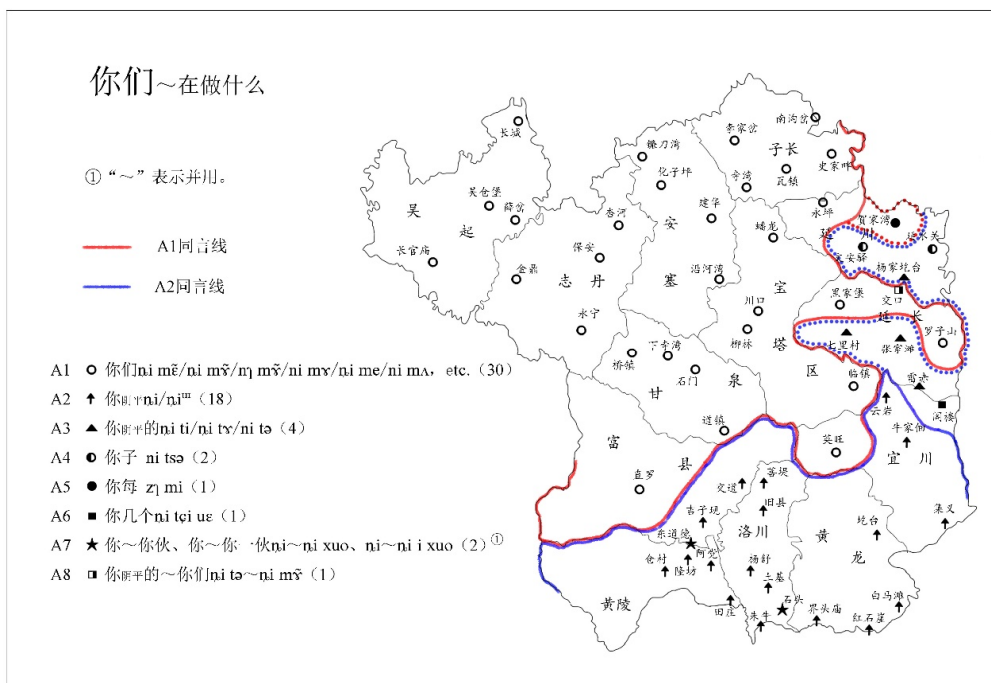


图3 你们

第二人称代词复数的历史演变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东部沿河区杂集的各类与北部词形“你们”和南部词形“你阴平”的演变关系；二是复数标记“们”（ $m\tilde{e}/m\tilde{y}/m\tilde{y}/me/ma$ ）多种读音形式的来源。详见下第“三”节。

### 2.3 第三人称

图4反映第三人称代词复数“他们”的方言说法及其地理分布。根据词根差异分为四大类：“他”系、“兀”系、“人家”系、“那”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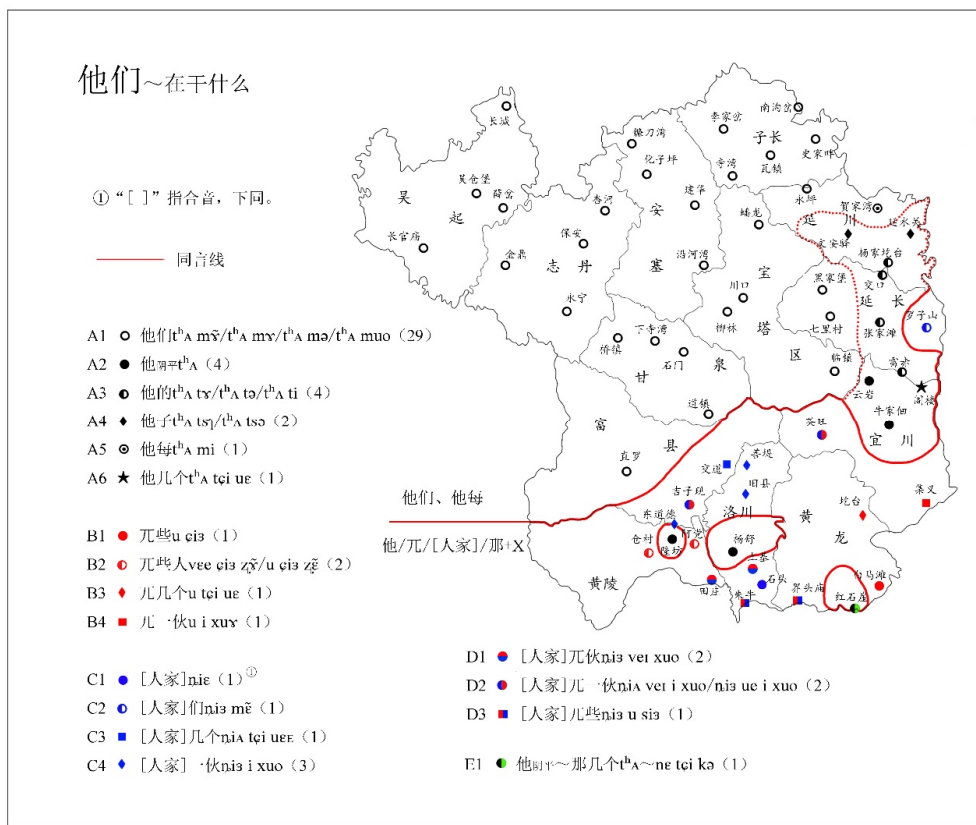


图4 他们

“他”系通过三种手段表达复数概念：①变调，即“A2 他”（复数读阴平 31/21，单数读上声 53/52）；②附加式，即词根加复数词尾，有四种：A1 他们、A3 他的、A4 他子、A5 他每；③词汇手段，即“A6 他几个”。从地理分布上看，“A1 他们”共见于29点，不但分布面广，分布区域也很集中，与图1“我们”、图2“咱们”、图3“你们”的地理分布高度吻合，表明中北部方言三身人称代词复数系统形式比较整齐，具

有平行演变的特点。“他”系其他几个小类（A3 他的、A4 他子、A5 他每）共计 12 点，在南部和东部交错分布。

“兀”系共见于 5 点，通过词汇手段表达复数概念，有四种形式：兀些人（有的点缩减为“兀些”）、兀几个、兀一伙。各类在南部交错分布。

“人家”系共见于 11 点，词根合音为  $\eta i\epsilon$ 、 $\eta i3$ 、 $\eta iA$ ，俗作“伢”<sup>2</sup>。“人”字方言音现在是  $z\dot{\epsilon}n$ <sub>阳平</sub><sup>3</sup>，由声母可见，合音发生的时间较早，先是合音为  $\eta iA$ ，有的点进一步变为  $\eta i\epsilon$ 、 $\eta i3$ 。音变过程拟测为： $*\eta zi\dot{\epsilon}n+*ka=*\eta zia>\eta ia>\eta i\epsilon/\eta i3$ <sup>4</sup>。“人家”系可分两类：一类是单纯式，即词根“人家”独用，或后跟其它语素（如图 4 的 C1-C4）；另一类是叠用式，含两个词根“人家”“兀”，组合方式是：[人家[兀+其他语素]]。“人家”系各类在南部交错分布。

“那”系只有“那几个”一种形式，与“他<sub>阴平</sub>”并用，仅见于东南部 1 点。

综上所述，中北部第三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比较单一，内部一致性强，仅“他们”一种，南部和东部则包含了“他”系、“兀”系、“人家”系、“那”系，构词形式也比较丰富。对照图 1、图 2、图 3 可见，中北部方言三身人称代词复数的系统性强，具有平行演变的特点，南部第一、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对应性也较强，但第三人称的演变与之既有平行性，也有差异性，平行性主要表现在“他”系（词根“他”照应第一、二人称的“我”“你”，复数标记相同），差异性表现在“兀”系、“人家”系、“那”系。

### 三、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语源和历史演变

#### 3.1 第一、二人称

延安方言第一、二人称代词复数平行演变，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语源和演变关系说清楚了，第二人称代词也就清楚了。下面以第一人称代词复数词形为例进行分析。

如图 1，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可依复数词尾的来源分为两类：①“的”类，包括：我<sub>阴平</sub>、我<sub>阴平</sub>的、我子、我伙、我几个；②“每”类、“们”类，包括：我们、我

<sup>2</sup> 汉语方言人称代词多音节复数标记有向单音节演变的普遍趋势，合音和脱落是最为常见的两种手段（汪化云 2011）。

<sup>3</sup> 限于排版字体格式要求，音标调类号无法打出，故用右下小字“阳平”标示。下文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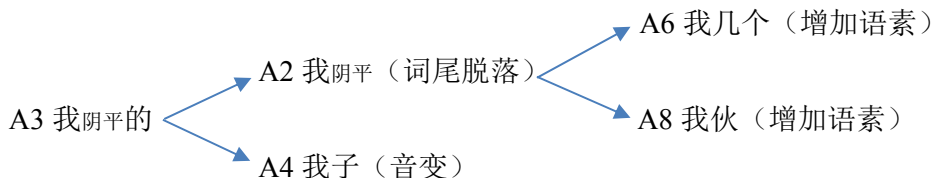
<sup>4</sup> 中古拟音参照《汉字形音义演变大字典》编辑委员会（2012：2136-2144）“郑、高、王、李（荣）、邵五家中古声韵母对照表”，这里“人” $*\eta zi\dot{\epsilon}n$ 、“家” $*ka$ 据王力拟音（下文拟音出于同处，不赘注）。



每。

### 3.1.1 “的”类词形的演变

“的”类词形演变关系示意如下：



下面简单说明演变过程。

#### (1) 我阴平的→我阴平 (A3→A2)

“我阴平”在延安南部集中分布，东部相邻几个点为“我阴平的”，这两种词形也通行于南部关中话（孙立新 2010: 3-4, 张永哲 2020: 24），由此相连成一大片。“我”读阴平 31/21 为复数，读上声 53/52 为单数。从共时看，是屈折形式，从历史来源看，是复数标记“的”脱落后的形式，词根“我”保留了连读调<sup>5</sup>。人称复数词尾“的”之所以脱落，究其原因有：①从结构看，“的”粘附于词根，独立性弱；就位置看，“的”是末字，音节轻读，完整发音近阴平 21/31，快说时还要轻短一些，逐渐弱化以至脱落；②羡余形式的出现。当“我阴平的”高度词汇化后，词尾“的”单独表复数概念的功能减弱，词根“我”读连调 21/31，表单数的“我”读 53/52，声调已足以区分单复数，词尾“的”可有可无，表义功能的衰退加速了音节的脱落。③人称代词是口语高频词，无论单复数，以形式简单为好，单音节优于双音节。

“我阴平”“我阴平的”两种词形的地理分布也可印证二者的演变关系。仅就延安方言看，如图 1，“我阴平”在南部聚集分布，“我阴平的”零星见于东部。延安南部方言变得快，东部存古性强（体现在诸多语言特征上），可知“我阴平”由“我阴平的”变来。若把延安和关中放在一起看，“我阴平”呈普遍分布态势，“我阴平的”散布在其中，表明大多数方言“的”尾已脱落。个别方言点两种说法并行（如 A7），是音变正在进行的表现。

<sup>5</sup> 词尾“的”脱落这一点蒙张崇教授指出，深表谢意！这是历史演变引发的粘着形式变为屈折形式的例子，可见构词法之间会发生转换，不过，汉语本身派生词缀比较有限，人称复数词尾“的”类似成分脱落的情形非系统发生，因此屈折构词可算特例。

### (2) 我阴平的→我子 (A3→A4)

陕北晋语人称代词复数后缀读音主要为  $tsəʔ/tsə/tsɜʔ$ ，书面通常写“则”“子”，两个都是记音字<sup>6</sup>。关于其语源，邢向东（2006：41）指出：张崇先生认为其本字就是晋南、关中方言作复数后缀的“的（底）”。“的（底）”在关中方言中一般读  $[ti^0]$ ，但部分方言随着舌尖塞音  $[tʰ]$  在  $[i]$  前面的塞擦化而读成  $[tei^0]$ 。延川话中，舌面塞擦音由于元音高化而进一步舌尖化为  $[ts\ tsʰ]$ ，“的（底）”相应地读作  $[tsɿ^0]$ ，再经促化而成  $[tsɜʔ]$ 。分析得很有道理。

补充一点，笔者调查到陕西关中彬县话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有两套：一是加词尾“子  $tsɿ$ ”，读轻声，如：我子  $\eta\chi^{31}tsɿ^0$  我们、你子  $\eta i^{31}tsɿ^0$  你们、他子  $t^hA^{31}tsɿ^0$  他们、咱子  $ts^hA^{24}tsɿ^0$  咱们；二是单音节，如：我  $\eta\chi^{31}$  我们、你  $\eta i^{31}$  你们、[人家]  $\eta iA^{31}$  合音，俗作“佻”，即“他们”、咱  $ts^hA^{24}$  咱们。第一种多见于老派，词尾“子”显然也是“的”的音变，但变化过程和延川略有不同。具体是：延安市东北部韵母  $[i]$  舌尖化是一种强势、成系统的音变，连带引起声母舌尖化，上述“的”  $[ti] > [tsɿ]$  即是一例。关中话韵母  $[i]$  的舌尖化少见，可知彬县话“的”  $[ti] > [tsɿ]$  是声母本身由塞音变为塞擦音，是语音弱化的另一种表现。声母变为  $[ts]$  后，韵母随之变为  $[ɿ]$ 。

### (3) 我阴平→我几个 (A2→A6)、我阴平→我伙 (A2→A8)

有的方言在原有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我阴平”“你阴平”后加上新成分，形成“我几个”“我一伙”（或缩减式“我伙”），所见点不多，显然是个别方言的创新式演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点新形式与旧形式依旧并用，可看出二者的演变关系。所加新成分作为一种形式标记，具有使复数义突显的作用，可看作语言使用中的一种强化标记，新形式的稳定是语境用法逐渐固化的结果。

### 3.1.2 词尾“的”源于“等”

以上分析了“我阴平、我阴平的、我子、我伙、我几个”的源头是“我的”。那么词尾“的”的语源又是什么？我们认为，应该是历史文献中汉代以后常见，出现在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后，表“类属”义的“等”，如“公等”“汝等”“彼等”。

《汉语大字典》（2962页）“等”的第13个义项：助词。用在人称代词或指人的名词后面，表示复数。《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公等碌碌，所谓因人成事者也。”杜甫《洗兵行》：“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誇身强。”《史记·黥布列传》：“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后一例引自王力1980：317）用法和关中话相同。

<sup>6</sup> 陕北晋语“子”单说或作为双音节前字语素时念  $tsɿ$ （如“子弹”“子孙”），作词尾时读促化音节  $tsəʔ/tsə/tsɜʔ$ ，与入声字“则”同音，用字习惯因人而异，记“子”“则”都有。

从读音上看。等，上古属端母之部，《广韵》有两个反切：多改切，端海开一上蟹；（又）都肯切，端等开一上曾。（郭锡良 2011：425-426）多改切一音，王力、郑张尚芳、高本汉、李荣、邵荣芬诸家拟音分别为：tɔi、tʰai、tǎi、tai、toi；都肯切一音，拟音为 tɔŋ。关中话的“等”应来自多改切。因主要元音舌位偏后，而声母和韵尾的发音部位较前，受发音协调机制作用，主要元音逐渐脱落，音变为 ti。周边方言可见曾开一登韵的平行音变，如笔者家乡富平县“蹭摩擦”白读 tsʰɿ<sup>31</sup>；曾开三蒸韵残存的平行音变略多，如，西安“称~重量”白读 tsɿ<sup>44</sup>，宜川县“凌冰~：冰”念 liɜ<sup>31</sup>，延川县文安驿“惩~罚”白读 tsʰɿ<sup>53</sup>，彬县“扔”白读 zɿ<sup>53</sup>。

连读变调亦相合。关中话“上声+上声”前后字变阴平，“我等”“你等”连读调正好是“31+31”，后字“等”脱落后，前字保留连读调 31，表复数<sup>7</sup>。

人称复数词尾“的 ti”见于相邻的晋西南方言，如乡宁、万荣、临猗、永济、河津（汉字记“的/底”。河津为“叭”，是 ti 受舌面前元音影响变为 tei，笔者按）（邢向东 2012：612），史秀菊（2010）记录临猗方言三身人称代词复数分别是：ɲux<sup>24</sup>（•tei）、ɲi<sup>24</sup>（•tei）、t'a<sup>24</sup>（•tei），陵川也可加词尾[təu<sup>3</sup>]<sup>8</sup>。我们认为，这里的 tei、təu 可能就是“等”，和关中话同源<sup>9</sup>。文章提到“虽然这些方言同时大都有附加词尾的说法，但在句子中单纯变调就完全可以区别单复数意义”，说明复数词尾的脱落当最先在语流中发生，这一音变仍在继续。

把延安南部、关中、山西放在一起，可知表“类属”义的“等”虚化为人称代词复数标记，曾大范围发生过。伴随语义虚化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语音弱化，总趋势是音段缩减，甚至脱落。

### 3.1.3 词尾“每”“们”的语源

#### 3.1.3.1 陕北方言人称复数词尾的形式及用字

延安中北部三身人称代词复数词尾有 mi（1 点，地图中沿用习惯记“每”）、m̃（15 点）、m̃ɛ（1 点）、muo、mɤ、mə、mɑ（以上共见于 14 点，记“们”）多种形式，声母相同，声调皆为轻声（声调发生中和），韵母差异较大，暂称 m-系列词尾。

查阅北部榆林方言（共 12 区县，定边县属中原官话秦陇片，其余为晋语，分属吕梁片、五台片、大包片），三身人称代词复数词尾如下：

<sup>7</sup> 西安及周边一些点第三人称代词单数是“他”（分布更广的是“兀”系、“人家”系，见图 4），按音变规律应读阴平，受“我”“你”的系统感染，多数改读上声，连调模式也按“上声+上声”走，词尾“等”脱落后，“他”保留连读调 31，表复数。

<sup>8</sup> 原文为五度标调法，这里限于排版字体格式要求，改为数字标调法。

<sup>9</sup> 作者汉字记“家”，似可再考。

表 1: 榆林市 12 区县三身代词复数词尾<sup>10</sup>

读音	用字	方言点	文献出处
mi	弭	清涧、佳县	邢向东 2006, 贺雪梅 2020
	每	清涧	刘勋宁 1998
me	每	吴堡（薛下村乡）	邢向东 2006
mɛɛ	每	吴堡（城关镇）	邢向东、王兆富 2014, 贺雪梅 2020
mə	们	定边（梁圈乡）、子洲	高峰 2020, 贺雪梅 2020
məʔ	每	绥德、神木、府谷	黑维强 2016, 贺雪梅 2020, 邢向东 2020
	们	米脂、横山、靖边、府谷、榆阳区	贺雪梅 2020
məŋ	们	定边（城关镇）	贺雪梅 2020

由上可见，延安中北部人称复数词尾向北延伸，和榆林相连成一大片。m-系列词尾的读音形式很是复杂。表 1 中，同一语形有时对应不同汉字，同一个字有时记的是不同音，至少说明三点：一，m-系列词尾的语源尚无定论；二，这些不同语音形式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三，从字源上来说，以上都是记音，至于用哪一个字，不同作者至少有三方面考虑：历史文献记录，现代通行记法，与普通话的比较。

地域相连的山西晋语区也可见 m-系列词尾，如：们[məŋ/mã]（晋中、晋中北部和晋东南）、弭[mi/mŋ]（晋西）、每[məʔ]（晋北）（史秀菊 2010）<sup>11</sup>。

大片区域相连集中分布的 m-系列语形，声母相同，声调皆为轻声，意义和功能相同，仅韵母有差异，不可能彼此没有关系。那么，其语源是什么？韵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与其他汉语方言相应的人称复数词尾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需要回答。

就历史文献看，吕叔湘（1985：54-61）提到，唐代文献里有当“们”字用的“弭”“伟”“弥”，宋代文献先后有“懣（满）”“瞒”“们（们）”等（“们”是给“们”加了人旁产生的，始见于宋代），元代和明初大多数用“每”，少数用“们”，明中叶，“们”又多起来，但《金瓶梅词话》还是用“每”。吕先生引宋朝楼钥解释唐文献中的“伟”：“上梁文必言‘儿郎伟’，旧不晓其义，或以为唯诺之‘唯’，或以为奇伟‘之’伟，皆所未安。……独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伟不如今夜去’云。余哑然笑曰：得

<sup>10</sup> 有的点多部文献有记录，本文逐一查阅，具体出处是：榆林 12 区县见贺雪梅（2020：39、107、179、255、334、398、485、571、647、714、777、852），清涧见刘勋宁（1998），清涧、绥德、佳县、神木、府谷见邢向东（2006：30-31），吴堡见邢向东、王兆富（2014：174），绥德见黑维强（2016：302），定边见高峰（2020：277-278）。

<sup>11</sup> 史秀菊（2010）、邢向东（2006：40）认为这里的人称复数标记[məʔ]不是“们”的促化，而是“每[mei]”的促化，甚确。

之矣，所谓‘儿郎伟’者，犹言‘儿郎懣’，盖呼而告知，此关中方言也。”（玫瑰集 72.660）当时关中所指不限于今陕西中部，大致对应陕西中北部及相连的陇东、宁夏、内蒙古和山西一部分地区。

从字源上说，“弭”“伟”“弥”不表人称复数，也缺乏可引申的依据，可知是记音字。“弭”“弥”为《广韵》止开三支韵，明母；“伟”为《广韵》止合三尾韵，云母。韵母主要为开合口之别，声母差异较大。由今陕北人称复数词尾 m- 系列语形，可推知源头是明母，那么“伟”在古代当混作明母。云母如何与明母相混？联系现代汉语方言止合三等云母和微母相混较为普遍，晚唐五代重唇音逐渐分化出轻唇音这两重事实，可以想见，当时关中方言止合三等云母混同微母，而当时微母从帮母的分化尚不彻底<sup>12</sup>，有的字有双唇、唇齿两读，与微母相混的云母字声母类推出 m，如“伟”。音变过程简单拟测为：伟<sup>\*</sup>yīwəi><sup>\*</sup>wəi>……>məi><sup>\*</sup>mīe（弭、弥）<sup>13</sup>。

上述清涧、佳县、延川的 mi、吴堡薛下村乡的 me、吴堡城关镇的 mēe 是唐五代文献记录的“弭”这一层次的各种平行演变。

上文提到宋代文献用“懣（满）”“瞒”“门（们）”，这些字都是鼻音韵，元代文献用“每”，为开口韵。单就开合口看，韵类相合，可以认为上述各点的 mi、me、mēe 是承自元代文献“每”的层次。不过音值也要相合才行。每，《广韵》蟹撮合口一等字，今吴堡薛下村乡话读 mēe（邢向东、王兆富 2014：27），清涧话虽读 mai，但蟹撮一等开口字“孩”读 ci，“来”读“li”，可推知“每”曾读 mi（刘勋宁 1985：252），延川贺家湾话和清涧话相同。由此可确信，陕北晋语的 mi、me、mēe 与元代文献的“每”一脉相承。由于汉字不记音，我们无法得知元代文献中“每”的具体读音，现在可从方言推知，应该就是听感上比较接近的 mi、me、mēe 类音，至于具体是哪一个，尚无从断定。

补充一点，“每”虽始见于元代文献，并不代表其所代表的读音层次始见于元代，既然已知其从唐代的“弭、弥、伟”读音层次演变而来，也就意味着陕北晋语的 mi、me、mēe 的形成早于宋代，约在晚唐五代至宋之间逐渐形成。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宋代文献用字只有鼻音韵？可能的情形是，方言口语历来缺少文献记录，陕北晋语这一派方音并未反映在历史文献中，宋代文献中反映的是另一派方音，虽与唐代“弭”一类音有演变关系，但走的是另外一条演变路子（详见下文 3.1.3.3）。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较早见到的唐代文献中的“弭、弥、伟”的语源是什么？

<sup>12</sup> 也有可能分化已完成，但是重唇音以白读形式残存于少数常用字。

<sup>13</sup> 第一阶段音变的发生过程：y、w 为舌根发音，i 为舌面前过渡性短元音，脱落后形成复辅音 yw-，与当时汉语音节结构不相容，简化为辅音性的 w-。

### 3.1.3.2 人称复数 m-系列词尾的来源是“辈”

汉语史上有几个常用的“类及之词”“侪”“曹”“属”“辈”“等”，前三个在汉以后的文献里不常用，常用的是“辈”“等”。“辈”“等”常用于名词和代词后，与后来发展出的复数词尾“们”几乎完全相同<sup>14</sup>。可见“辈”和“们”不无相当关系。（吕叔湘 1985：60-61）

证明以“们”为代表的人称复数 m-系列词尾源于“辈”，需要分布、意义、读音几个方面都讲得通。首先，“辈”虚化为人称代词复数词尾要具备一个前提，就是与人称代词频繁共现，吕先生文章已举较多文献例证，不赘。其次，“辈”从指人的“类及之词”到人称复数标记，引申依据合理，线索明晰。冯春田（2000：65-69）分析历史文献用例，发现早期“们”尾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辈”的语义色彩，亦可证明“们”尾系列字来源于“辈”字。

读音上，p 如何读为 m，吕叔湘先生举了谐声字之例，如“陌”m-从“百”p-，“宓”m-从“必”p-，“秘”p-在若干方言中读 m-。固然，谐声字不是最直接的证据，但至少暗示汉语史上不乏 p、m 转化的例子。

据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2218），“汝辈”（你们）在闽语福建莆田方言中念 [ty<sup>53</sup> mue<sup>11</sup>]，“辈”声母为 m，仙游方言中念 [tøn<sup>53-44</sup> m(p)ue<sup>42</sup>]，“辈”声母有 m、p 两读，处于变化之中。陕西关中话“笨”念 mẽ。以上可作为“弭”“每”“们”来源于“辈”的直接例证。

清代满语到现代满语的历史演变也可见 p>m 的平行音变现象，如据赵杰（1989:35-37）：opompi>ommi（洗）、t<sup>h</sup>ant<sup>h</sup>ampi>t<sup>h</sup>antəmi（打）、alampi>armi（告诉）。由此可见塞音转化为同部位鼻音有一定普遍性。

相邻中原官话汾河片可见相反音变 m>p 的例子，如笔者调查的宜川话称“树”为 pux 阴平，类似说法见于地理相邻的晋南。据乔全生（2002），山西南部方言有 10 个县市管“树”叫“□”[po][pɤ][pə]，[31]调，本字为“木”，演变过程是：møk→mbøk→bøk→po?→po/pə/pɤ。据温端政、侯精一（1993：7），山西方言鼻音声母大多带有不同程度的同部位浊塞音成分，如西区汾阳：门眉[m<sup>b</sup>-]、男纳[n<sup>d</sup>-]、袄暗[ŋ<sup>9</sup>-]。据黑维强（2016：30），绥德方言“m、n、ŋ 的音值伴有一定的同部位浊塞音成分，实际音值接近 m<sup>b</sup>-、n<sup>d</sup>-、ŋ<sup>9</sup>-。”黑老师个人告知，绥德方言“我”有 ŋ<sup>9a</sup>2<sup>13</sup>、ka<sup>2</sup>1<sup>3</sup> 两读。是鼻音向同部位塞音转化的现实例证。综合以上，我们认为，陕北及山西一些方言“木”读为 p 当跟这一带方言发塞音时常带有同部位鼻音特征不无关系。

同部位鼻音和塞音的相互转化有音理上的依据。任何一个音值的实现都是多个发

<sup>14</sup> 3.1.2 认为关中方言人称复数词尾 ti 由“等”虚化而来，这一条可作为旁证。

音器官组合协调运动产生的,有主要特征,也有伴随特征,二者可以转化。就上述  $m^b$ -、 $n^d$ -、 $\eta^g$ -而言,鼻音是主要特征,塞音是伴随特征,当后者不断凸显,前者沦为伴随特征,逐渐弱化甚至脱落,鼻音便转化为同部位塞音。二者的转化与发音器官的构造密切相关:鼻音和同部位塞音在发音动作上的区别主要是小舌的升降,若小舌降得很低,气流在鼻腔共鸣,听感上便是明显的鼻音色;若小舌略抬起,大部分气流在鼻腔共鸣,小部分气流进入口腔,阻塞部位同时除阻,所产生的鼻音便带有同部位塞音特征;若小舌继续上升,进入鼻腔的气流量减少,大部分气流在口腔共鸣,塞音特征突显,听感上塞音便比较明显了,但伴随有弱鼻音成分;若小舌继续上升,绝大部分气流在口腔共鸣,听感上便是纯粹的塞音<sup>15</sup>。

李蓝(2013)认为,“辈”的声母由帮母变成明母,音变的条件是与古读鼻音声母的人称代词“我、吾、尔、汝、若”等连用,受这些字的影响而产生感染类化作用,从而使声母从双唇清塞音变读为双唇鼻音,(转引自江蓝生 2018)当是历史上人称代词后“辈”读为  $m$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辈”是  $m$ -系列人称复数标记的共同来源,陕北方言“辈”>“弭”>“每”的音变拟测为:  $*puni > *pni > pei > *mpei$  ( $*mbei$ )  $> *mbei > *mei > (*mie) > mi/me/mæ$ 。至于陕北人称复数词尾的其他读音  $m\alpha^2$ 、 $m\alpha$ 、 $m\chi$ 、 $muo$ 、 $ma$ ,都是此后发生的各种弱化音变,与“辈”的语义虚化相并行。语音弱化也有一定的规律性:以元音央化最为常见,如  $m\alpha$ ;有入声的方言往往促化为  $m\alpha^2$ ;受方言音系制约,有的方言无  $\alpha$  韵,于是形成  $m\chi$ 、 $muo$ 、 $ma$  这些形式。

当一个词的意义比较实在时,其语音形式比较稳固,因为语源清楚,用字也比较固定。一旦语义高度虚化,语源变得模糊,语音发生各种弱化音变,人们记写汉字开始变得随意,个人的用字心理又实在难以完全捉摸,因此用字不统一的现象变得突出。唐五代、宋代文献用字的多变定有这重原因,这一时期的用字不统一现象也间接表明,“辈”的语义虚化比较剧烈。金元之后,文献用字渐趋稳定,则间接反映“辈”的语义虚化达到一定程度,表复数义的新用法渐趋稳定,稳定下来的新义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形式来记录,书写用字便逐渐统一。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了以常用字“门”为基础,加上“人”旁,专职表复数义的“们”字。

### 3.1.3.3 “辈”在汉语方言中的演变

唐五代时期,“辈”已变读  $*mei$ ,此后,在汉语方言中发生了不同形式的音变,总的来看,主要是两条演变路途:一种是维持开尾韵读法,如陕北方言(有入声的方言

<sup>15</sup> 由于生理构造特点,小舌不能紧贴咽腔壁,因此仍有少量气流进入鼻腔,但人的听觉感知属于范畴感知,因此听到的仍然是塞音。

有的促化)；一种是变读鼻音韵。

音节\*mei的主要元音和韵尾发音部位接近，为了增加区别度，可以有不同策略，陕北方言是脱落其中一个成分，变为me/mi(下文用“每”代指)；其他一些方言是韵尾i变为同部位鼻音n(下文用“们”代指)。促使i>n的另一个因素是声母m的同化，可见变读鼻音韵是双重因素所致。现代方言中不乏i>n的平行演变现象，如笔者家乡富平话，城关老派“妹”读mē(<men<mei)。又，据张燕芬(2010)，现代方言中古阴声韵字读鼻尾是一种普遍现象，主要与鼻音声母的同化作用有关。可知这一音变力量较强，正因如此，可想唐五代“辈”变读为\*mei后，又在不少方言中变读为\*men，宋代文献中的“懣(满)”“瞒”“们(们)”反映的是这一派读音。

当一种音变的力量比较强时，往往形成一种区域性演变，“每”“们”即是如此(不排除各区域有一些例外音变)，西北方言和山西方言以“每”类为主，中原官话、南方官话(不包括今东南地区)以“们”类为主，北京官话兼而有之，“每”大概要多一些<sup>16</sup>。宋代历史文献记录反映的是“们”类方音，元代文献中的“每”“们”代表了不同方音<sup>17</sup>。北宋之后，中原官话“们”向南方扩散。明代迁都北京，大量南方人口北迁，把“们”类音带到北京地区，“们”的使用范围扩大，并逐渐成为权威官话，清代袭用，成为共同语普通话的前身<sup>18</sup>。以上正好与吕叔湘(1985)文献记录相互印证：元代和明初历史文献用“每”多，用“们”少，明中叶后，“们”渐多，而《金瓶梅词话》始终用“每”。

综上，现代见于西北和山西方言的“每”是自身古老的层次，“们”一种可能是历史上发生的例外音变，另一种可能是明代以后北京官话扩散所至<sup>19</sup>，也就是说，现

<sup>16</sup> 从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以及水浒传这些写作刻印都在南方的历史文献来看，南方系官话始终说“们”。(吕叔湘 1985: 59)

<sup>17</sup> 联系今人用字现象，不排除有少许例外。如，用不同的字记录同一个音，或同一个字反映不同读音(从3.1.3.1现代陕北方言文献用字也可看出)。又如，西北方言称“父”为ta，本字为“爹”(关中等地读阳平，来自《广韵》平声麻韵陟邪切，有的地方读去声，来自《广韵》上声哿韵徒可切)，由于中古麻韵主要元音已高化，人们很难把ta和“爹”字联系起来，于是多写成“大”“达”，研究者知道本字，或写“爹”，或从俗。再如，陕北方言呼“奶”为nyo<sub>阳平</sub>，本字为“娘”，民间在常用字“虐”左边加了个“女”旁造了一个俗字，与宋代人称复数标记“们”的产生方式相同。这些现象对于察知历史文献用字所反映的语音现象有一定启示。

<sup>18</sup> “们”成为共同语形式与元明清三代北京地区人口来源复杂，语言混杂不无关系。在操不同语言 and 不同方言的人口齐聚一地的情况下，需要一种交际共同语，渐具权威性的“们”成为自然选择。

<sup>19</sup> 延安东南部宜川县读me，可能是“每”，也可能是“们”，因为当地方言中古深臻摄今读元音韵i类和e类，i类与蟹开三四等、止开三等相混，如：民=迷=糜 mi<sup>23</sup>；e类与蟹合一三等、止合三等相混，如：本=辈 pe<sup>33</sup>。



代的“们”至少有一些方言叠置了两个层次。大多中原官话、北京官话的“们”也叠置了两个层次，其中中原官话是自身层次与明代以后来自北京官话层次的叠置，北京官话是历史固有层次与明代来自南方官话层次的叠置。

现代汉语方言人称复数词尾的地理分布也可印证以上所述。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第005图“人称代词复数表示法”（曹志耘2008），复数词尾“们”遍布长江流域（中下游集聚在北岸）、西南及北方地区，华北和陕西中北部夹杂着其他形式。众所周知，西南、东北和新疆的大规模开发较晚，“们”显然是明代以后北京官话通过移民扩散所致。也就是说，非东南地区除了原本读“们”的方言外，目前所见“们”的广泛分布主要是近代以来权威北京官话通过强势渗透（近几十年来普通话的影响不容小觑）和移民传播两种方式实现的。

补充一点，陕北方言读开口韵和促音韵的复数词尾继承了唐五代的“弭、伟”及其变化形式“每”，“弭、伟”可证为关中话，源自“辈”。而今陕西关中复数词尾是源自“等”的“ti”。表明晚唐以后，陕西关中和周边方言人称复数标记是通过两条路途演变的，陕北及一些方言由“辈”的语音变化形式（与语义虚化并行）承担，陕西关中则是由“等”的语音弱化形式（与语义虚化并行）承担。事实上，宋代以后，汉语方言人称代词复数标记有一个快速发展的普遍趋势（但并不都同源）<sup>20</sup>，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与汉语语法系统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有关，具体来说，体标记“了”“着”“过”、动补结构、结构助词“的”、名词后缀“子”“儿”“头”等的同步出现产生了一种新的语法格式“词汇+语尾”，韵律特征为“重音+非重音”，这种语言环境有利于“们”类语法标记的出现（李艳惠、石毓智2000）。

### 3.2 第三人称

如图4所示，延安中北部方言人称代词复数为“他们”，与第一、二人称复数平行演变（参2.1.3，不赘）。延安南部和东部的第三人称代词复数词根有“他”“兀”“那”“[人家]”多个形式，表明这一带第三人称的演变具有多重路径。

再看东部。从词根看，“他”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河区（散见于南部），延安中北部词根是“他”，南部词根的主要形式是“兀”“[人家]”，显然东部和北部相同，和南部不同；从词尾看，东部有词根“他<sub>阴平</sub>”不加词尾、加词尾“的”或“子”、加其它构

---

<sup>20</sup> 最常见的如历史上意义和用法相近的“辈”“等”“曹”（如陇西，感谢朱富林博士告知）、“家”（如山西一些方言，见史秀菊2010）。考察人称复数标记的语源时需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某个方言语形可能是本方言固有层次和外源层次的叠置，如“们”尾；二是不同方言出现平行演变，如“辈”虚化为人称复数词尾同见于陕北方言和闽语（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2218），这两种情况与同源演变造成的结果表面相似，实质不同。

词成分几种情形，均与南部相同。词根和北部相同，复数标记和南部相同，又一次表明东部沿河方言的混合性质，反映了南北方言词形接触的模式。

延安南部由词根“兀”“[人家]”构成的第三人称复数形式也通行于关中（西安一带有的说“他”，应是晚近以来受到普通话的影响），加上“些人”（有的省作“些”）、“一伙”（有的省作“伙”）、“几个”这些构词语素来表示复数概念。第三人称用词汇手段而不是语法手段表示复数概念，表明其成分的结构关系比较松散，第三人称与第一、二人称非平行演变，也间接表明第三人称复数的形成和发展晚起。

人称代词单数“他”来自无定代词“他”，在上古的意义是“别的”，也写作“它”，唐代开始用为第三人称代词，宋代以后逐渐普遍。（王力 1980：314-315）由无定性旁指代词变为有定的第三人称，是汉语第三人称代词产生的一条重要路径。今延安中北部方言的“他”和南部及关中话的“[人家]”属于这一类。

古代汉语以及大多数语言借用指示词作第三身代词（吕叔湘 1985：10），近指与第一人称同源，中指与第二人称同源，远指与第三人称同源（汪化云 2008：214）。延安南部和关中方言指示代词三分：“这”表近指，“兀”表中指，“那”表远指。可见“兀”是先用作指示词，后引申为人称代词。由于关中话的三身人称代词并非指示词的系统引申，仅第三人称来自指示词，因此理论上可以是“兀”或“那”，大多数方言选用了“兀”，极个别用“那”（如黄龙红石崖“那几个”）。一个平行演变现象是，延安北部相连的榆林方言指示代词二分，只有表近指的“这”和“那”，由“那”引申的人称代词复数“那些”较为普遍，如榆阳区、横山、神木、定边、米脂、绥德、佳县、子洲（贺雪梅 2020：39、107、255、334、485、571、647、777）<sup>21</sup>。

值得注意的是“[人家]兀伙”“[人家]兀一伙”“[人家]兀些”几种是“人家”类和“兀”类叠用，显然是历史演变中不同方言接触的结果。另外，从结构上也可推知，早期是用“[人家]”，由于常用词在高频使用中意义磨损，所以后来加上“兀”类使复数义更为凸显，也可以看作一种形式上的强化。

#### 四、三身人称代词复数系统演变的平行性和差异性

##### 4.1 历史演变

延安方言人称代词复数系统的平行演变主要反映在第一、二人称上，词根“我”“你”是对古汉语第一、二人称代词的共同继承；复数标记虽然中北部和南部有差异，但“词根+词尾”结构一致。南部的复数词尾是由“等”虚化而来的 *ti*，北部是由“辈”

<sup>21</sup> 有的与“他”系并用，“那”系应是早期层次。

虚化而来的 m-系列语形，同时用于第一、二人称。这些是人称代词复数系统演变平行性的重要表现。

人称复数系统的差异性主要反映在中北部和南部方言的差异上，具体体现为南部方言第三人称代词的复杂性，及其与第一、二人称非同步演变。中北部人称代词的形式比较整齐单一（词根“我”“你”“他”加 m-系列复数标记），南部第一、二人称代词的形式比较整齐（词根“我”“你”加复数词尾 ti，或省略词尾），但第三人称复数比较复杂，词根有“他”“兀”“那”“[人家]”多个形式，复数义用词汇手段实现（词根后加“一伙”“几个”等词语形式）。

全区方言的第三人称代词都是晚起，但产生途径不一，其中中北部的“他”和南部的“人家”是由无定性旁指代词引申而来，南部的“兀”“那”则是由指示词引申而来。这是非同步演变的又一个表现。

延安方言第三人称代词和第一、二人称代词的共时差异和非同步演变是人称代词内部交际功能差异在语言形式上的反映，在世界语言中具有普遍性。任何语言里有一个指称说话人和听话人的指示系统即第一、二人称代词，这是人类语言的共性之一，这种共性是人类语言基本用于面对面交谈的功能体现，（科姆里 1989:32，转引自林素娥 2006）而第三人称不具有交际的直接性或当场性，可以暂时“缺席”，或以指示“离我较远的实体”代词临时充当。（林素娥 2006）

## 4.2 地理表现

延安方言三身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比较一致。可分别从地理分布类型和地理演变模式观察。

如图 1、2、3、4 同言线所示，三身人称代词复数词形的地理分布均为南北对立，同言线中段所经之处与晋语和官话的地理分界重合，同言线西段显示晋语略为强势，东段显示官话明显强势。

从地理演变模式看，如同其他诸多语言特征一样，北部晋语和南部官话处于一种长期接触竞争、此消彼长的演变态势。整体上看，南部关中话更为强势，有持续向北扩散的趋势，但地理上并非齐头并进，而是首先发生在东部沿河区。纵观秦晋两省沿河流域，“关中、晋南的一些方言特点沿黄河上溯，影响着陕北、吕梁和晋西北方言”（邢向东、王临惠等 2012），延安东部沿河一带关中话的北进正是一个微观缩影。

## 五、小结

本文通过方言地图形式，系统展现延安方言三身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及其地理分布，并联系周边方言，结合历史文献，详细探讨关中话的人称复数词尾“的”和陕北方言人称复数词尾“每”“弭”“们”的语源和历史演变。最后从历史演变和地理分布两个方面总结延安方言三身人称代词复数系统演变的平行性和差异性。

延安方言第一、二人称复数形式主要是词根“我”“你”加词尾，其中南部和东部词尾为 *ti*、*tsɿ*（个别），中北部词尾有 *mi*、*mĩ*、*mẽ*、*muo*、*mɤ*、*mə*、*mʌ* 多个形式，和北部榆林方言（*me*、*mɛe*、*məʔ*、*mə*、*məŋ*）相连成片，简称 *m*-系列词尾。文章从读音、意义和用法出发，结合历史文献和汉语方言例证，认为南部词尾 *ti*、*tsɿ* 来源于古汉语用于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后，表“类属”义的“等”，中北部 *m*-系列词尾来源于古汉语的同类词“辈”。

“等”虚化为人称复数标记见于关中及相邻一些方言，在语义虚化的过程中，语音同步弱化，出现了专职表复数义的词尾 *ti*、*tsɿ*，有的方言词尾甚至脱落，是语音弱化的极度表现。

“辈”在唐五代时已变读\**mei*，有明显虚化迹象，文献中记作“弭”“伟”“弥”。此后\**mei* 在汉语方言中经历了两种演变：一种是韵母弱化，读开尾韵（一些有入声的方言语音促化），如陕北的 *me*/*mi*/*məʔ*；另一种是韵尾 *i>n*，韵母变读鼻音韵（普通话“们”的前身）。西北和山西一些方言以第一种为主，中原官话和南方官话以鼻音韵为主，北京官话兼而有之。北宋后，中原官话“们”向南扩散。明代迁都北京，大量南人北迁，把“们”音带到北京地区，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渐获得权威官话的地位，最后发展为共同语普通话的“们”。除了弱化形式开尾韵和入声韵外，陕北少数方言读鼻音，可能是历史上例外音变与元明以后外源北京官话层次的叠置。

总的来看，中北部晋语人称复数系统比较整齐，第三人称“他”加 *m*-系列词尾构成复数形式，与第一、二人称复数平行演变。南部和东部第一、二人称复数形式平行演变，但第三人称复数较为复杂，与关中相连成片。词根有“他”“兀”“那”“人家”多个形式，表明第三人称有多重来源，其中“他”和“人家”是由旁指代词转为第三人称，“兀”和“那”是由指示词引申为人称代词，代表了人类语言第三人称代词产生的两种路径。

延安北部晋语和南部官话处于一处长期接触竞争的演变态势，整体上看，南部关中话更为强势，关中话向北扩散首当其冲发生在东部沿河区，是关中、晋南一些方言特点沿黄河上溯，影响陕北、吕梁和晋西北方言的一个微观缩影。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延安方言的接触和演变研究”(编号:18XYY005)的阶段性成果。

### 参考文献

- 曹志耘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商务印书馆
- 冯春田 2000《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 高峰 2020《定边方言调查研究》中华书局
- 郭锡良编著 2011《汉字古音手册》商务印书馆
-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1986《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 《汉字形音义演变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纂 2012《汉字字音演变大字典》江西教育出版社
- 黑维强 2016《绥德方言调查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江蓝生 2018 再论“们”的语源是“物”《中国语文》第3期
- 林素娥 2006 汉语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同形类型及其动因初探《语言科学》第5期
- 刘勋宁 1998 陕北清涧话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语尾[·mi]探源《现代汉语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李艳惠、石毓智 2000 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与复数标记“们”的发展《当代语言学》第1期
- 吕叔湘著、江蓝生补 1985《近代汉语指代词》上海学林出版社
- 乔全生 2002 山西南部方言称“树”为[po]考《中国语文》第1期
- 史秀菊 2010 山西方言人称代词复数的表现形式《方言》第4期
- 孙立新 2010《关中方言代词研究》三秦出版社
- 汪化云 2008《汉语方言代词论略》巴蜀书社
- 汪化云 2011 省略构成的人称代词复数标记《方言》第1期
- 王力 1980《汉语史稿》中华书局
- 温端政、侯精一主编 1993《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邢向东 2006《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
- 邢向东、王临惠、张维佳、李小平 2012《秦晋两省沿河方言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
- 邢向东、王兆富 2014《吴堡方言调查研究》中华书局
-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 1999《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
- 张燕芬 2010 现代方言中读鼻尾的古阴声韵字《方言》第3期

张永哲 2020 《关中方言词汇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赵 杰 1989 《现代满语研究》民族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2012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商务印书馆。

##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lural Form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Yan'an dialect**

Sun Jianhua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rough the form of dialect map,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hows the plural forms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59 dialect points in 13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Yan'an City. Connecting with the surrounding Chinese dialect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etymology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personal pronoun plural markers such as [ti] [tsɿ] [mi] [mə] [mĩ], etc., and summarizes the parallelism and difference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ersonal pronoun plural system in Yan'an dialects from the aspect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geographical evolution.

# 玉树藏语（拉布话）反身-强调人称代词的初步考察

孙凯<sup>1</sup> 昂色拉加<sup>2</sup> 桑吉克<sup>3</sup>

1.复旦大学；2.青海民族大学；3.南开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考察玉树藏语拉布话中兼有反身和强调两种功能且部分具有人称属性的一类代词。该类代词有重叠和非重叠两种形态。文章着重从人称属性、语法意义和句法性质三方面辨析了两种形态做强调代词（兼及做反身代词）时的异同，发现其中以第一人称代词语素/ŋa<sup>L</sup>-/做词根的词形均不再具有特定的人称意义；两种形态所表达的强调意义分别侧重排除性和亲身涉及性；在做附动性还是做附名性或论元性的强调成分上两者也有着显著差别。

## 一、引言

玉树藏语方言<sup>1</sup>（下文依据具体调查点称“拉布话”）中有两类表示单数人称的代词，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 拉布话两类表单数人称的代词（不含敬语）

简单代词	ŋa <sup>L</sup>	huo <sup>?</sup> H	k <sup>h</sup> o <sup>H</sup> 男 mo <sup>L</sup> 女
复杂代词	ŋa <sup>L</sup> zu <sup>?</sup>	hu <sup>H</sup> zu <sup>?</sup>	k <sup>h</sup> u <sup>H</sup> zu <sup>?</sup> 男 mu <sup>L</sup> zu <sup>?</sup> 女
复杂代词 重叠形态	ŋa <sup>L</sup> zu <sup>?</sup> .ŋa <sup>L</sup> zu <sup>?</sup>	hu <sup>H</sup> zu <sup>?</sup> .hu <sup>H</sup> zu <sup>?</sup>	k <sup>h</sup> u <sup>H</sup> zu <sup>?</sup> .k <sup>h</sup> u <sup>H</sup> zu <sup>?</sup> 男 mu <sup>L</sup> zu <sup>?</sup> .mu <sup>L</sup> zu <sup>?</sup> 女

词形上两类代词存在明显的关联。具体来说，一类为单音节的简单形式，根据人称分为三组：ŋa<sup>L</sup>/huo<sup>?</sup>H/k<sup>h</sup>o<sup>H</sup>男 mo<sup>L</sup>女（第一/二/三人称），本文称之为“简单代词”。另一类是带有后缀/-zu<sup>?</sup>/的复杂形式，它们与三组简单代词在词形上一一对应，本

<sup>1</sup> 目前藏语学界对于青海玉树地区的藏语方言还缺乏全面的调查研究，对于其内部的共性和差异以及与其他地区方言的关系也缺乏深入了解，因此严格来说称呼“玉树藏语”是不够谨慎的。不过在本族人的认识中，玉树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历史和行政单元，一直相对比较独立（参见《玉树藏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 2008），这或许也是黄布凡先生（黄布凡等 1994）使用“玉树藏语”来统称该地区方言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该文只调查了杂多县结多乡战岗村一个点）。后来的学者多沿袭了黄先生的做法，称“玉树藏语”或“藏语玉树话/方言”等。

文称之为“复杂代词”；此外，三组复杂代词还有各自对应的重叠形态。

语法功能上它们之间也存在纠葛。简单代词除了做普通人称代词用于直指（deitic）外，在引语结构里第三人称代词还有做语内回指代词（logophoric pronoun）的显著倾向；而复杂代词非重叠形态（主要是第二/三人称）也可用于普通人称代词，且往往可与对应的简单代词相互替换，但两者之间仍有一些不同。同时，复杂代词非重叠形态还有做反身（reflexive）和强调代词（intensifier）的功能，但相比对应的重叠形态又受到诸多限制。（详见第三节）

以上所述拉布话表单数人称的代词之复杂性，在已报道的藏语方言中也属少见。要彻底弄清它们的语法功能异同及其来源和演变，需要一系列的深入研究。本文暂时先以具有反身和强调两种功能的复杂代词为考察对象，集中分析它们做强调代词（兼及做反身代词）时的用法，着重辨析复杂代词的两种形态的异同，以期加深对它们的认识。因这类代词同时具有反身和强调功能，又部分具有人称属性，我们也称之为“反身-强调人称代词”。

## 二、语言点和材料

### 2.1 语言和语言点概况<sup>2</sup>

本文调查的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拉布乡（图1）的藏语方言。该乡地处长江上游通天河沿岸，平均海拔约3800米，下辖7个行政村，人口4416人（2017年），基本全为藏族。笔者实际主要是在郭吾村和拉司通村进行的调查。



图1 玉树藏族自治州在全国以及拉布乡在州境内的位置

<sup>2</sup> 详细情况可参见孙凯（2019）。



玉树属于藏族传统上的康巴地区。有关玉树藏语方言的系属，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1) 主流观点是将其归入藏语康方言（西義郎 1986、张济川 1993、瞿霭堂 1996:115、格桑居冕等 2002:72 等）。2) 黄布凡等（1994）则以 5 个语音类型特征为标准判定其为独立的藏语方言；然而该文的材料实际上只限于杂多县的一个点，对于整个玉树地区尚缺乏概括力，而且以语音类型特征为标准也存在有效性的问题，因而其观点值得商榷。因此，本文仍采纳传统的主流看法。此外，玉树本地人根据语感将当地方言分为三类：结古和称多的口音接近，曲麻莱和治多、囊谦和杂多各为一类。

音系方面，拉布话有高/H/、低/L/两个声调，其出现与声母清浊相匹配，具体调型则受制于韵母类型。双音节词中，高低调的对立主要体现在首音节，次音节的调类和调型可由声韵母推知，因此标调时仅标首音节声调。由此，上述两类代词的实际读音即为： $\eta a^{13}/huo^{55}/k^{h}o^{53}$  男  $mo^{31}$  女； $\eta a^{11}zu^{55}/hu^{55}zu^{55}/k^{h}u^{55}zu^{55}$  男  $mu^{11}zu^{55}$  女。

语序方面，拉布话是严格的动词居尾型语言，不及物动词做谓语的句子的基本语序是 SV，及物动词做谓语的则是 APV。格标记模式上，拉布话是较为严格的作-通格型语言，及物句的施事要为作格形式。动词形态方面，无人称、数和一致性关系；部分动词词干有时体和式的屈折形态，但主要通过助动词和句末助词表达时体、情态和示证等范畴；部分动词还有使动态和自动态的交替。

## 2.2 材料来源

本文主要是考察复杂代词做强调代词时的用法和性质，但是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很少见于自然语篇，因此本文的例句材料基本上来自利用引导句所做的测试。发音人是文章的第二作者昂色拉加博士，1980 年生，拉布乡拉司通村人。

有关拉布话音系、词汇和形态句法方面的知识和材料来自作者的实地调研，具体情况可参见孙凯（2019:17-18）。

## 三、拉布话人称代词系统概貌

在正式讨论反身-强调人称代词之前，有必要先简要介绍下拉布话的人称代词系统。人称代词的主要功能是代替用以指称交际现场的言谈角色（说话人、听话人和第三方）的名词，具有这种基本功能的人称代词本文称之为“普通人称代词”。拉布话的普通人称代词系统可归纳如下：

表 2 拉布话普通人称代词的单数形式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男	女
通格	ŋa <sup>L</sup>	huo <sup>ʔH</sup>	k <sup>h</sup> o <sup>H</sup>	mo <sup>L</sup>
		he <sup>ʔH</sup> <敬>	k <sup>h</sup> o <sup>H</sup> <敬>	
作格	ŋi <sup>L</sup>	hu <sup>H</sup>	k <sup>h</sup> u <sup>H</sup>	mu <sup>L</sup>
属格	ŋə <sup>L</sup>	hɯ <sup>H</sup>	k <sup>h</sup> ɯ <sup>H</sup>	mɯ <sup>L</sup>

表 3 拉布话普通人称代词的双数和复数形式

		双数	复数 <sup>3</sup>
第一人称	包括式	ŋə <sup>L</sup> ʔŋi <sup>ʔ</sup>	ŋi <sup>L</sup> ʔɬ <sup>0</sup> mbə <sup>0</sup>
	排除式	ŋe <sup>ʔL</sup> ʔŋi <sup>0</sup>	ŋe <sup>ʔL</sup> ʔɬ <sup>0</sup> mbə <sup>0</sup>
第二人称		hi <sup>ʔH</sup> ʔŋi <sup>ʔ</sup> /hə <sup>H</sup> ʔŋi <sup>ʔ</sup>	hi <sup>ʔH</sup> ʔɬ <sup>0</sup> mbə <sup>0</sup>
第三人称		k <sup>h</sup> ə <sup>H</sup> ʔŋi <sup>ʔ</sup> , k <sup>h</sup> o <sup>H</sup> ʔŋi <sup>0</sup>	k <sup>h</sup> i <sup>ʔH</sup> ʔɬ <sup>0</sup> mbə <sup>0</sup> , k <sup>h</sup> o <sup>H</sup> ʔɬ <sup>0</sup> mbə <sup>0</sup>

总结来说，拉布话的普通人称代词系统有如下特征：

- 1) 区分三类人称，其中第三人称单数的非敬语形式分性别；
- 2) 每个人称都分单数、双数和复数（双、复数的分界不太严格），其中第一人称的非单数形式还区分包括式和排除式；
- 3) 单数人称代词有内部屈折以表达几个不同的格意义；
- 4) 第二、第三人称单数的通格形式还有相应的敬语词。

本文要关注的则是拉布话中另一套表示单数人称，但形式上不同于上述普通人称代词的代词。它们的构成方式都是在人称词根上添加后缀/-zu<sup>ʔ</sup>/或/-zi<sup>ʔ</sup>/。它们没有专门表达格意义的屈折变化，需要时可添加格助词，但也可省略。如下表所示：

<sup>3</sup> “0”表示无重音音节，默认读低调。这里将复数形式的后缀的起首声母记为/ɬ-/是依据了慢读时母语人的认知，快读时可读浊音[d]。/mbə/也可以没有前鼻冠音，快读时/mbə/可弱化读为[mə]，或者不发音。

表 4 拉布话另一套表单数人称的代词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男	女
非敬语	ŋa <sup>L</sup> zu?	hu <sup>H</sup> zu?	k <sup>h</sup> u <sup>H</sup> zu?	mu <sup>L</sup> zu?
敬语	——	hi <sup>H</sup> zi?	k <sup>h</sup> o <sup>H</sup> zi?	

它们和强调、反身两种功能都有关联，但是另一方面又可以用如普通人称代词，意义和用法多样。总之，拉布话中有两类表示单数人称的代词。因为它们的语法功能有所交叉，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也根据词形分别称之为“简单代词”和“复杂代词”，后者还有对应的重叠形态。归纳如下表（同前文“表 1”）：

表 5 拉布话两类表单数人称的代词（不含敬语）<sup>4</sup>

简单代词	ŋa <sup>L</sup>	huo? <sup>H</sup>	k <sup>h</sup> o <sup>H</sup> <sub>男</sub> mo <sup>L</sup> <sub>女</sub>
复杂代词	ŋa <sup>L</sup> zu?	hu <sup>H</sup> zu?	k <sup>h</sup> u <sup>H</sup> zu? <sub>男</sub> mu <sup>L</sup> zu? <sub>女</sub>
复杂代词 重叠形态	ŋa <sup>L</sup> zu?.ŋa <sup>L</sup> zu?	hu <sup>H</sup> zu?.hu <sup>H</sup> zu?	k <sup>h</sup> u <sup>H</sup> zu?.k <sup>h</sup> u <sup>H</sup> zu? <sub>男</sub> mu <sup>L</sup> zu?.mu <sup>L</sup> zu? <sub>女</sub>

语法功能上，相对比较容易确认的是复杂代词重叠形态，它们的典型功能是做各类人称的反身代词或强调代词。而简单代词与复杂代词非重叠形态的意义和用法则要复杂很多，至少体现为以下三点：

- 1) 复杂代词非重叠形态在某些条件下也可以表示反身或强调意义，但与重叠形态所表达的反身和强调意义有一定的差别；
- 2) 复杂代词的非重叠形态（主要是第二和第三人称）用于直指或回指时其功能往往与普通人称代词无异，经常可以跟简单代词互换使用，但两者也有一些不同；
- 3) 引语结构里，两类代词会呈现出一定的功能差异。第三人称简单代词出现在被引述话语里时具有做语内回指代词（logophoric pronoun）功能的显著倾向，而这是对应的复杂代词所不具备的<sup>5</sup>。

将上述 1) 2) 两点所描述的两类代词（包括复杂代词重叠形态）的语法功能

<sup>4</sup> 表中未包含敬语形式，因为敬语词形的功能差别与非敬语词形相平行，本文以非敬语形式为主要讨论对象。

<sup>5</sup> 第三人称代词简单形式做语内回指代词的情况在安多藏语里也存在，参见 Ebihara(2014)。

归纳后，可得到下面这张初步概括的表（表中未含敬语和第三人称阴性）：

表 6 两类代词的语法功能（非引语结构）

		普通人 称代词	反身 代词	强调 代词
简单代词	ŋa <sup>L</sup>	+		
	huo <sup>?</sup> H	+		
	k <sup>h</sup> o <sup>H</sup>	+		
复杂代词	ŋa <sup>L</sup> zu <sup>?</sup>		+	+
	hu <sup>H</sup> zu <sup>?</sup>	+	+	+
	k <sup>h</sup> u <sup>H</sup> zu <sup>?</sup>	+	+	+
复杂代词 重叠形态	ŋa <sup>L</sup> zu <sup>?</sup> .ŋa <sup>L</sup> zu <sup>?</sup>		+	+
	hu <sup>H</sup> zu <sup>?</sup> .hu <sup>H</sup> zu <sup>?</sup>		+	+
	k <sup>h</sup> u <sup>H</sup> zu <sup>?</sup> .k <sup>h</sup> u <sup>H</sup> zu <sup>?</sup>		+	+

可见，复杂代词非重叠形态与另外两种代词形式在语法功能上都有所纠葛，情况十分复杂。其中第 3) 点做语内回指代词的用法涉及引语这种特殊的言语行为，需要另外讨论；而第 2) 点则是要辨析简单代词和复杂代词在直指和回指这些基本功能上的异同，需对语用因素等加以考量，研究难度也颇大<sup>6</sup>。本文在有限的调查基础之上，暂时以做强调代词（兼及做反身代词）的用法为主要切入点，探讨复杂代词内部各个词形的句法和语义属性，以及它的两种形态在该用法上体现出的差异，以期能够部分地加深对拉布话反身-强调人称代词的认识。

#### 四、对复杂代词重叠形态的考察

首先来看功能比较纯粹的复杂代词重叠形态。它们的典型功能之一是做**反身代词**。反身代词是用于在句内回指上文所指相同的成分（即先行词），和先行词分别属于不同的题元（刘丹青编著 2017:151,158）。请看例子<sup>7</sup>：

<sup>6</sup> 对于以上三点，孙凯（2019:197-212）有过一些初步的描述，尤其是讨论第 3) 点的语内回指代词用法时举了丰富的长篇语料实例，可以参看。

<sup>7</sup> 本文的语料标注主要参照莱比锡标注规则（The Leipzig Glossing Rules）。语法项的标注符号的意义如下：ABL (ablative)从格，CAUS (causative)致使标记，COND (conditional)条件标记，DEM (demonstrative)指示代词，EGO (egophoric)亲涉，EPI (epistemic modality)认识

- (1) a.  $\eta^L$              $\eta^Lzu?$ . $\eta^Lzu?$              $\zeta^Hgo$ .- $n\delta^0=ni$      $z\varepsilon^L=thi$   
 1SG:ERG    1SG:REFL.REDU    镜子-里=ABL    看见=EVI:SENP  
 我从镜子里看见了我自己。
- b.  $hu^H$              $hu^Hzu?$ . $hu^Hzu?$              $\zeta^Hgo$ .- $n\delta^0=ni$      $z\varepsilon^L$              $?ə^H-thi$   
 2SG:ERG    2SG:REFL.REDU    镜子-里=ABL    看见            Q-EVI:SENP  
 你从镜子里看见了你self吗?
- c.  $?lo^H z\delta^0=\varepsilon\theta$      $k^hu^Hzu?$ . $k^hu^Hzu?$              $\zeta^Hgo$ .- $n\delta^0=ni$      $z\varepsilon^L=thi$   
 罗松=ERG    3SG:REFL.REDU    镜子-里=ABL    看见=EVI:SENP  
 罗松从镜子里看见了他自己。

从例（1）看，三个重叠形态的代词似乎都有各自对应的人称，但其实不然。例（1b, c）的反身代词可以换成  $\eta^Lzu?$ . $\eta^Lzu?$ ，而回指的对象仍是句首的非第一人称角色。如下例所示：

- (2) a.  $hu^H$              $\eta^Lzu?$ . $\eta^Lzu?$              $\zeta^Hgo$ .- $n\delta^0=ni$      $z\varepsilon^L$              $?ə^H-thi$   
 2SG:ERG    REFL.REDU            镜子-里=ABL    看见    Q-EVI:SENP  
 你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吗?
- b.  $?lo^H z\delta^0=\varepsilon\theta$      $\eta^Lzu?$ . $\eta^Lzu?$              $\zeta^Hgo$ .- $n\delta^0=ni$      $z\varepsilon^L=thi$   
 罗松=ERG    REFL.REDU            镜子-里=ABL    看见=EVI:SENP  
 罗松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

但是  $hu^Hzu?$ . $hu^Hzu?$ 和  $k^hu^Hzu?$ . $k^hu^Hzu?$ 却不可以换到例（1a）里去回指前面的第一人称角色。由此，我们可以自然地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一：**复杂代词重叠形态可以做反身代词；但  $\eta^Lzu?$ . $\eta^Lzu?$ 做反身代词时实际上没有特定的人称值，可以指任意人称。

复杂代词重叠形态的另一个典型功能是做**强调代词**。所谓强调代词，是指用来加强句中某个先行的名词性成分的信息强度的代词性成分，与先行词有同指关系，但本身并不充当题元（刘丹青编著 2017:122, 187）。请看例子：

---

情态，ERG (ergative)作格，EVI:SEN (sensorial evidential)感知示证，EVI:SENP (sensorial evidential of process)过程感知示证，FACT (factual assertive)事实断言，GEN (genitive)属格，IMPF (imperfective)非完整体，INTF (intensifier)强调代词，NML (nominalizer)名物化标记或由其发展来的句末成分，Q (question)是非问标记，REFL (reflexive)反身代词，REDU (reduplication)重叠形态，SG (singular)单数人称。

- (3) a. nǎ<sup>L</sup>ŋa (ŋa<sup>L</sup>)    ŋa<sup>L</sup>zu?<sup>?</sup>ŋa<sup>L</sup>zu?    ndzo<sup>L</sup>-le.jẽ<sup>L</sup>  
       明天    1SG    1SG:INTF.REDU    去:IMPF-NML.EGO  
       明天我自己（一个人）去。
- b. nǎ<sup>L</sup>ŋa (huo<sup>?</sup>H)    hu<sup>H</sup>zu?<sup>?</sup>hu<sup>H</sup>zu?    ndzo<sup>L</sup>-le    ?ə<sup>H</sup>-jẽ<sup>0</sup>  
       明天    2SG    2SG:INTF.REDU    去:IMPF-NML    Q-EGO  
       明天你自己（一个人）去吗？
- c. nǎ<sup>L</sup>ŋa (k<sup>h</sup>o<sup>H</sup>)    k<sup>h</sup>u<sup>H</sup>zu?<sup>?</sup>k<sup>h</sup>u<sup>H</sup>zu?    ndzo<sup>L</sup>-le.zɛ?<sup>L</sup>  
       明天    3SG    3SG:INTF.REDU    去:IMPF-NML.FACT  
       明天他自己（一个人）去。

可见，强调代词主要是从行为方式上强化了先行的普通人称代词的指称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例句里先行的普通人称代词均可以不出现。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1）当不出现先行的普通人称代词时，重叠形态是单独做论元还是省略了前面的人称代词？或者两种情况都有可能？2）当出现普通人称代词、重叠形态做强调成分时，后者是附名性（adnominal）的，即附加在被强调的人称代词上，二者构成一个 NP；还是附动性（adverbial）的，即附加在 VP 或 IP 上，做状语（参见 König & Siemund 1999: 43）？抑或两者都有可能？

这两个问题对于理解复杂代词重叠形态的实际语义和句法属性很关键。先从第二个问题看起。我们认为，将例（3）各句的强调成分解释为做附动性用法（做状语）比较好。首先，例（3）各句可以用疑问副词“怎么”来提问，这时答句里重叠形态的强调成分表示行为的具体方式。例如：

- (4) A: nǎ<sup>L</sup>ŋa    huo<sup>?</sup>H    tɛə<sup>H</sup>ndzə<sup>H</sup>    ndzo<sup>L</sup>-le.jẽ<sup>L</sup>  
       明天    2SG    怎么    去:IMPF-NML.EGO  
       明天你怎么去？
- B: (ŋa<sup>L</sup>)    ŋa<sup>L</sup>zu?<sup>?</sup>ŋa<sup>L</sup>zu?    ndzo<sup>L</sup>-le.jẽ<sup>L</sup>  
       1SG    1SG:INTF.REDU    去:IMPF-NML.EGO  
       我自己（一个人）去。（按：蕴含的意思是不跟别人一起去）

值得注意的是，当对第一和第三人称提问时，答句中的重叠形态强调成分也可以用 ŋa<sup>L</sup>zu?<sup>?</sup>ŋa<sup>L</sup>zu?<sup>?</sup>。请看例子：

- (5) A: nǎ<sup>L</sup>ŋa    ŋa<sup>L</sup>    tɛə<sup>H</sup>ndzə<sup>H</sup>    ndzo<sup>L</sup>=go-le.zɛ?<sup>L</sup>

明天 1SG 怎么 去:IMPF=要-NML.FACT

明天我要怎么去?

B: (huo<sup>2H</sup>) hu<sup>H</sup>zu?<sup>2</sup>.hu<sup>H</sup>zu?<sup>2</sup>/ŋa<sup>L</sup>zu?<sup>2</sup>.ŋa<sup>L</sup>zu?<sup>2</sup> ndzo<sup>L</sup>=go-le.ze<sup>2L</sup>  
2SG 2SG:INTF.REDU/INTF.REDU 去:IMPF=要-NML.FACT

(你)自己(一个人)去。

(6) A: nǎ<sup>L</sup>ŋa k<sup>boH</sup> teə<sup>H</sup>ndzə<sup>H</sup> ndzo<sup>L</sup>=go-le.ze<sup>2L</sup>  
明天 3SG 怎么 去:IMPF=要-NML.FACT

明天他要怎么去?

B: (k<sup>boH</sup>) k<sup>buH</sup>zu?<sup>2</sup>.k<sup>buH</sup>zu?<sup>2</sup>/ŋa<sup>L</sup>zu?<sup>2</sup>.ŋa<sup>L</sup>zu?<sup>2</sup> ndzo<sup>L</sup>=go-le.ze<sup>2L</sup>  
3SG 3SG:INTF.REDU/INTF.REDU 去:IMPF=要-NML.FACT

(他)自己(一个人)去。

但是 hu<sup>H</sup>zu?<sup>2</sup>.hu<sup>H</sup>zu?<sup>2</sup>和 k<sup>buH</sup>zu?<sup>2</sup>.k<sup>buH</sup>zu?<sup>2</sup>则不可以换到例(4)里去强调前面的第一人称角色。此外,仔细观察例(5)(6)的答句可以发现,如果句首没有普通人称代词,且是用 ŋa<sup>L</sup>zu?<sup>2</sup>.ŋa<sup>L</sup>zu?<sup>2</sup>时,在没有前后语境的情况下,具体的人称所指是会有歧义的。

其次,语序上可以把以上问句和答句里的“/nǎ<sup>L</sup>ŋa/明天”放在普通人称代词和强调成分之间。例如:(例5、6同此)

(7) A: huo<sup>2H</sup> nǎ<sup>L</sup>ŋa teə<sup>H</sup>ndzə<sup>H</sup> ndzo<sup>L</sup>-le.jē<sup>L</sup>  
2SG 明天 怎么 去:IMPF-NML.EGO

你明天怎么去?

B: ŋa<sup>L</sup> nǎ<sup>L</sup>ŋa ŋa<sup>L</sup>zu?<sup>2</sup>.ŋa<sup>L</sup>zu?<sup>2</sup> ndzo<sup>L</sup>-le.jē<sup>L</sup>  
1SG 明天 1SG:INTF.REDU 去:IMPF-NML.EGO

我明天自己(一个人)去。

从以上两方面的证据看,例(3)各句里的重叠形态强调成分分析为**附动性的状语**比较合适。当它的前面不出现普通人称代词时,可以看做是一种**省略**现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结论二:** 复杂代词重叠形态可以做附动性的强调代词;但 ŋa<sup>L</sup>zu?<sup>2</sup>.ŋa<sup>L</sup>zu?<sup>2</sup>在此时也没有特定的人称值,可以用于任意人称。

需补充说明的是,以上重叠形态的强调成分做状语所表达的强调意义主要是**排除性**(exclusive),即强调事件是由施事论元**独自**完成。根据 König & Siemund

(1999: 44)的跨语言考察, 这种表排除性意义的附动式强调成分, 一般会要求句子的主语是主动性的施事, 而以上所测试的句子的谓语动词“去”正好是自主的不及物动词。

在得出最终的结论之前,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 即: 表强调意义的复杂代词重叠形态是否也可以有做论元或附名性的用法? 为了排除它们做状语的可能性, 我们用不自主不及物动词做谓语的句子来测试。请看例子:

- (8) a. ʔə<sup>H</sup>ndi<sup>0</sup>      ŋã<sup>L</sup>ndza<sup>ʔ0</sup>      ʃe<sup>ʔL</sup>=nə<sup>H</sup>      de<sup>L</sup>wa      p<sup>h</sup>ã<sup>H</sup>=tɛɛ<sup>ʔ</sup>      t<sup>h</sup>ə<sup>ʔH</sup>-s<sup>h</sup>a.ŋgə<sup>L</sup>  
 DEM:GEN    样子            做=COND    别人    失败=CAUS    能-EPI.EVI:SEN  
 tɛ<sup>L</sup>ɤa<sup>ʔ</sup>    ||    (ŋa<sup>L</sup>)    ŋa<sup>L</sup>zu<sup>ʔ</sup>.ŋa<sup>L</sup>zu<sup>ʔ</sup>    ɤa<sup>ʔL</sup>      ɕ<sup>h</sup>ə<sup>H</sup>=ndzo-s<sup>h</sup>a.ŋgə<sup>L</sup>  
 虽然            1SG    1SG:INTF.REDU    也            死=去-EPI.EVI:SEN  
 虽然这样能打败对方, 但我自己也会死的。
- b. ʔə<sup>H</sup>ndi<sup>0</sup>      ŋã<sup>L</sup>ndza<sup>ʔ0</sup>      ʃe<sup>ʔL</sup>=nə<sup>H</sup>      de<sup>L</sup>wa      p<sup>h</sup>ã<sup>H</sup>=tɛɛ<sup>ʔ</sup>      t<sup>h</sup>ə<sup>ʔH</sup>-s<sup>h</sup>a.ŋgə<sup>L</sup>  
 DEM:GEN    样子            做=COND    别人    失败=CAUS    能-EPI.EVI:SEN  
 tɛ<sup>L</sup>ɤa<sup>ʔ</sup>    ||    (huo<sup>ʔH</sup>)    hu<sup>H</sup>zu<sup>ʔ</sup>.hu<sup>H</sup>zu<sup>ʔ</sup>    ɤa<sup>ʔL</sup>      ɕ<sup>h</sup>ə<sup>H</sup>=ndzo-s<sup>h</sup>a.ŋgə<sup>L</sup>  
 虽然            2SG    2SG:INTF.REDU    也            死=去-EPI.EVI:SEN  
 虽然这样能打败对方, 但你自己也会死的。
- c. ʔə<sup>H</sup>ndi<sup>0</sup>      ŋã<sup>L</sup>ndza<sup>ʔ0</sup>      ʃe<sup>ʔL</sup>=nə<sup>H</sup>      de<sup>L</sup>wa      p<sup>h</sup>ã<sup>H</sup>=tɛɛ<sup>ʔ</sup>      t<sup>h</sup>ə<sup>ʔH</sup>-s<sup>h</sup>a.ŋgə<sup>L</sup>  
 DEM:GEN    样子            做=COND    别人    失败=CAUS    能-EPI.EVI:SEN  
 tɛ<sup>L</sup>ɤa<sup>ʔ</sup>    ||    (k<sup>h</sup>o<sup>H</sup>)    k<sup>h</sup>u<sup>H</sup>zu<sup>ʔ</sup>.k<sup>h</sup>u<sup>H</sup>zu<sup>ʔ</sup>    ɤa<sup>ʔL</sup>      ɕ<sup>h</sup>ə<sup>H</sup>=ndzo-s<sup>h</sup>a.ŋgə<sup>L</sup>  
 虽然            3SG    3SG:INTF.REDU    也            死=去-EPI.EVI:SEN  
 虽然这样能打败对方, 但他自己也会死的。

上面例(8)的三个句子里, 普通人称代词通常是需要在不同人称角色之间进行对比时才会加上, 这里一般可以不用。但关键的是, 例(8b,c)里, 当前面的普遍人称代词出现时, 后面的重叠形态代词都不可以替换为 ŋa<sup>L</sup>zu<sup>ʔ</sup>.ŋa<sup>L</sup>zu<sup>ʔ</sup>(为省篇幅, 不再给出具体例句)<sup>8</sup>。这是跟附动性用法的例(5、6)很不相同的地方, 也可以反过来证明我们前面将例(3-6)里的重叠形态复杂代词分析为状语是有道理的。

此外, 实际上例(8a)里, 当不出现 ŋa<sup>L</sup>时, 如果没有特定的语境, 该句的人称解读其实是会有歧义的:

- (9/8'a) ʔə<sup>H</sup>ndi<sup>0</sup>      ŋã<sup>L</sup>ndza<sup>ʔ0</sup>      ʃe<sup>ʔL</sup>=nə<sup>H</sup>      de<sup>L</sup>wa      p<sup>h</sup>ã<sup>H</sup>=tɛɛ<sup>ʔ</sup>      t<sup>h</sup>ə<sup>ʔH</sup>-s<sup>h</sup>a.ŋgə<sup>L</sup>

<sup>8</sup> 普通人称代词也可以替换为具体的人名, 但这一限制不会改变。



DEM:GEN 样子 做=COND 别人 失败=CAUS 能-EPI.EVI:SEN  
 te<sup>l</sup>kaʔ || ŋa<sup>l</sup>zuʔ.ŋa<sup>l</sup>zuʔ kaʔ<sup>l</sup> ɕʰə<sup>H</sup>=ndzo-s<sup>h</sup>a.ŋgə<sup>l</sup>  
 虽然 INTF.REDU 也 死=去-EPI.EVI:SEN  
 虽然这样能打败对方，但（我/你/他）自己也会死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三：**复杂代词重叠形态也可以做论元性或附名性的强调代词，但有两条限制：1) ŋa<sup>l</sup>zuʔ.ŋa<sup>l</sup>zuʔ单独做论元性的强调代词时，实际没有特定的人称值，可以指任意人称；2) ŋa<sup>l</sup>zuʔ.ŋa<sup>l</sup>zuʔ没有做附名性的强调成分的功能，只能跟人称代词 ŋa<sup>l</sup> 搭配，这时一般是为了表达对比意义。

## 五、对复杂代词非重叠形态的考察

上文讨论了重叠形态的复杂代词，尤其是 ŋa<sup>l</sup>zuʔ.ŋa<sup>l</sup>zuʔ 的特殊属性。那么非重叠形态的复杂代词如何呢？我们也从表反身和强调意义两个方面来考察。

先看**反身意义**。前文例（1）的反身代词若换为对应的非重叠形态，仍能表达反身意义。只是例（1c）的代词换为 ku<sup>H</sup>zuʔ 时，除了表达反身意义外，另一种解读指称罗松以外的第三方（这时可以换用简单代词 ko<sup>H</sup>）：

- (10/1') a. ŋi<sup>l</sup>            ŋa<sup>l</sup>zuʔ            ɕʰi<sup>H</sup>go.-nδ<sup>0</sup>=ni            zɛʔ<sup>l</sup>=tʰi  
 1SG:ERG    1SG:REFL    镜子-里=ABL            看见=EVI:SENP  
 我从镜子里看见了我自己。
- b. hu<sup>H</sup>            hu<sup>H</sup>zuʔ            ɕʰi<sup>H</sup>go.-nδ<sup>0</sup>=ni            zɛʔ<sup>l</sup>            ʔə<sup>H</sup>-tʰi  
 2SG:ERG    2SG:REFL    镜子-里=ABL            看见            Q-EVI:SENP  
 你从镜子里看见了你self吗？
- c. ʔlo<sup>H</sup>zδ=ʔə            ku<sup>H</sup>zuʔ            ɕʰi<sup>H</sup>go.-nδ<sup>0</sup>=ni            zɛʔ<sup>l</sup>=tʰi  
 罗松=ERG    3SG:REFL/3SG    镜子-里=ABL            看见=EVI:SENP  
 罗松 i 从镜子里看见了他自己 i。 / 罗松 i 从镜子里看见了他 j。

这时，如果将例（10b, c）的代词换成 ŋa<sup>l</sup>zuʔ，则会产生歧义，如下所示：

- (11) a. ʔ<sup>?</sup>hu<sup>H</sup>            ŋa<sup>l</sup>zuʔ            ɕʰi<sup>H</sup>go.-nδ<sup>0</sup>=ni            zɛʔ<sup>l</sup>            ʔə<sup>H</sup>-tʰi

2SG:ERG REFL/1SG:INTF 镜子-里=ABL 看见 Q-EVI:SENP

你 i 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 i 吗? / 你 i 从镜子里看见了我 j 吗?

b. ?lo<sup>H</sup>zɔ̃=ʁə    ŋa<sup>L</sup>zu?                    ɕ<sup>h</sup>i<sup>H</sup>go.-nɔ̃<sup>0</sup>=ni    zɛ?<sup>L</sup>=t<sup>h</sup>i

罗松=ERG REFL/1SG:INTF 镜子-里=ABL 看见=EVI:SENP

罗松 i 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 i。 / 罗松 i 从镜子里看见了我 j。

上例两个句子中，ŋa<sup>L</sup>zu?做第二种解读时是强调代词，但它所表达的强调意义具体为何目前尚不清楚。另外，理论上说例(11a)应该跟例(11b)有类似的解读，但或许是因为语用上找不到适合的语境，发音人认为(11a)不太能说。上述观察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结论四：**复杂代词非重叠形态也可以做反身代词，但局部已经会产生歧义的解读。ŋa<sup>L</sup>zu?做反身代词时仍倾向于无特定的人称值，但是由于歧义解读或其他因素的存在，使得它的使用受到了限制。

再看**强调意义**。前文例(3)里的强调代词若换成非重叠形态：ŋa<sup>L</sup>zu?仍能稳定地表达强调意义，但是 hu<sup>H</sup>zu?和 k<sup>h</sup>u<sup>H</sup>zu?要在一定的句法或语用条件下才可以激活强调意义。请看例子：

(12/3') a. nɔ̃<sup>L</sup>ŋa    ŋa<sup>L</sup>zu?                    ndzɔ<sup>L</sup>-le.jɛ<sup>0</sup>  
明天    1SG:INTF                    去:IMPF-NML.EGO  
明天我自己去。

b. nɔ̃<sup>L</sup>ŋa    hu<sup>H</sup>zu?                    ndzɔ<sup>L</sup>-le                    ?ə<sup>H</sup>-jɛ<sup>0</sup>  
明天    2SG/2SG:INTF    去:IMPF-NML                    Q-EGO  
明天你去吗? / ?明天你自己去吗?

c. nɔ̃<sup>L</sup>ŋa    k<sup>h</sup>u<sup>H</sup>zu?                    ndzɔ<sup>L</sup>-le.zɛ?<sup>L</sup>  
明天    3SG/3SG:INTF    去:IMPF-NML.FACT  
明天他去。 / ?明天他自己去。

可见，例(12)的各句不出现普通人称代词时，ŋa<sup>L</sup>zu?可以直接表达强调意义；但是 hu<sup>H</sup>zu?和 k<sup>h</sup>u<sup>H</sup>zu?一般会做普通人称代词理解，只有在有特殊语境时才能激活强调意义的解读<sup>9</sup>。但当普通人称代词出现时，三个复杂代词都表达强调意义：

(13/3'') a. nɔ̃<sup>L</sup>ŋa    ŋa<sup>L</sup>                    ŋa<sup>L</sup>zu?                    ndzɔ<sup>L</sup>-le.jɛ<sup>0</sup>

<sup>9</sup> 下文讨论复杂代词的两种形态表达强调意义的区别时会涉及到相关的语境。

明天 1SG 1SG:INTF 去:IMPF-NML.EGO

明天我自己去。

b. nǎ<sup>L</sup>ŋa huó<sup>2H</sup> hu<sup>H</sup>zu? ndzɔ<sup>L</sup>-le ʔǎ<sup>H</sup>-jê<sup>0</sup>

明天 2SG 2SG:INTF 去:IMPF-NML Q-EGO

明天你自己去吗?

c. nǎ<sup>L</sup>ŋa k<sup>h</sup>o<sup>H</sup> k<sup>h</sup>u<sup>H</sup>zu? ndzɔ<sup>L</sup>-le.zɛ<sup>2L</sup>

明天 3SG 3SG:INTF 去:IMPF-NML.FACT

明天他自己去。

知晓了以上事实，接下来就有两个问题：1) 复杂代词非重叠形态所表达的强调意义跟重叠形态所表达的强调意义是否有不同，若有的话具体有何不同？2) 复杂代词非重叠形态做强调成分时是附动性还是附名性的？

先看第一个问题。前文说过，重叠形态做附动（状语）性的强调用法时，强调意义的核心是排除性，即强调事件是由施事独自完成的，重点是方式。但是非重叠形态的强调意义主要是强调与施事自身的相关性，凸显施事在事件中亲身涉及的视点中心性，可用“本人”“亲自”或“自己”来对译。请看下面两组例子：（仅以 ŋa<sup>L</sup>zu? 举例）

(14) a. ʔa<sup>L</sup> nǎ<sup>L</sup>ŋa ŋa<sup>L</sup>/ʔ<sup>o</sup>ŋa<sup>L</sup>zu? ndzɔ<sup>L</sup> ʔǎ<sup>H</sup>-go<sup>0</sup>

DM 明天 1SG/1SG:INTF 去:IMPF Q-要

那么明天要我去吗?

b. ʔa<sup>L</sup> nǎ<sup>L</sup>ŋa ŋa<sup>L</sup>/ŋa<sup>L</sup>zu? ndzɔ<sup>L</sup> ʔǎ<sup>H</sup>-go<sup>0</sup>

DM 明天 1SG/1SG:INTF 去:IMPF Q-要

那么明天要我/我自己去吗?

例（14a）的假设语境是甲得知自己的身份证丢在办公室，需要明天拿回来，但是又没有时间，这时他的朋友乙出于想帮忙的心理这么发问，但由于乙不是需拿回身份证这件事的直接相关者，故用 ŋa<sup>L</sup>zu? 在语用上就不合适。例（14b）里甲得知自己的身份证被人捡到交给了派出所，被告知须第二天去取回，且不可以找人代领，甲就可以这么问。下例中直接对三种代词形式做了比较，也可以类推到 hu<sup>H</sup>zu? 和 k<sup>h</sup>u<sup>H</sup>zu? 做强调代词时的解读上去：

(15) A: nǎ<sup>L</sup>ŋa s<sup>h</sup>ǎ<sup>H</sup> ndzɔ<sup>L</sup>-le.jê<sup>L</sup>

明天 谁 去:IMPF-NML.EGO

明天（你们）谁去？

B: 1) ŋa<sup>L</sup> ndzo<sup>L</sup>-le.jẽ<sup>L</sup>

1SG 去:IMPF-NML.EGO

我去。

2) ŋa<sup>L</sup>zu? ndzo<sup>L</sup>-le.jẽ<sup>L</sup>

1SG:INTF 去:IMPF-NML.EGO

我本人/我自己去。（反正我是要去的，其他人去不去不管）

3) ŋa<sup>L</sup>zu?.ŋa<sup>L</sup>zu? ndzo<sup>L</sup>-le.jẽ<sup>L</sup>

1SG:INTF.REDU 去:IMPF-NML.EGO

我自己一个人去。（不和别人一起）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由于非重叠形态做强调成分时偏离于表达典型的方式意义，因此理论上虽可以做状语，但是会受到语义上的限制。比如对例（13）用“怎么”进行提问，问句和答句是在有特定的语境前提下才会比较自然的：

(16) A: nã<sup>L</sup>ŋa huo?<sup>H</sup> tɕã<sup>H</sup>ndzɕ<sup>H</sup> ndzo<sup>L</sup>-le.jẽ<sup>L</sup>

明天 2SG 怎么 去:IMPF-NML.EGO

明天你怎么去？（潜在想问的是让别人替你去，还是自己去）

B: (ŋa<sup>L</sup>) ŋa<sup>L</sup>zu? ndzo<sup>L</sup>-le.jẽ<sup>L</sup>

1SG 1SG:INTF 去:IMPF-NML.EGO

我自己/我本人去。（强调亲自要去，也可能会有其他人一道）

此外，例（13）里非重叠形态的强调成分也可以放在“明天”后，与前面的人称代词隔开，表明它们仍有一定的状语性。但是，如果将例（13b, c）的强调成分换成 ŋa<sup>L</sup>zu?，句子一般都不太能接受（例 17b, c），除非前面的人称代词是第一人称（例 17a），把“明天”移到普通人称代词之后也是同样。这与重叠形态做附动性强调成分时的情况不同（例 5-7），说明它们做附动性用法的功能十分受限：

(17) a. nã<sup>L</sup>ŋa ŋa<sup>L</sup> ŋa<sup>L</sup>zu? ndzo<sup>L</sup>-le.jẽ<sup>0</sup>

明天 1SG INTF 去:IMPF-NML.EGO

明天我自己去。

b. \*nã<sup>L</sup>ŋa huo?<sup>H</sup> ŋa<sup>L</sup>zu? ndzo<sup>L</sup>-le ʔã<sup>H</sup>-jẽ<sup>0</sup>

明天 2SG INTF 去:IMPF-NML Q-EGO

\*明天你自己去吗?

c. \*nə<sup>l</sup>ŋa k<sup>h</sup>o<sup>H</sup> ŋa<sup>l</sup>zu? ndzo<sup>L</sup>-le.ze?<sup>L</sup>  
明天 3SG INTF 去:IMPF-NML.FACT

\*明天他自己去。

但如果句子中不出现普通人称代词且句末助动词是非亲涉性的,那么 ŋa<sup>l</sup>zu? 做强调代词时一般情况下倾向于指第一人称,但在语境合适时所指人称仍有歧义解读的可能。请看下例(对比例 12/3'a):

(18) nə<sup>l</sup>ŋa ŋa<sup>l</sup>zu? ndzo<sup>L</sup>-le.ze?<sup>L</sup>  
明天 INTF 去:IMPF-NML.FACT  
明天我(/你/他)自己/本人去。

至于 ŋa<sup>l</sup>zu? 做论元和附名性用法,跟 ŋa<sup>l</sup>zu?.ŋa<sup>l</sup>zu? 很类似。我们将例(8)的例子拿来,将重叠形态替换为非重叠形态:

(19) a. ?ə<sup>H</sup>ndi<sup>0</sup> ŋā<sup>L</sup>ndza?<sup>0</sup> ʂe?<sup>L</sup>=nə<sup>H</sup> de<sup>L</sup>-wa p<sup>h</sup>ā<sup>H</sup>=tεε? t<sup>h</sup>ə?<sup>H</sup>-s<sup>h</sup>a.ŋgə<sup>L</sup>  
DEM:GEN 样子 做=COND 别人 失败=CAUS 能-EPI.EVI:SEN  
te<sup>L</sup>ka? || (ŋa<sup>l</sup>) ŋa<sup>l</sup>zu? ka?<sup>L</sup> ʂ<sup>h</sup>ə<sup>H</sup>=ndzo-s<sup>h</sup>a.ŋgə<sup>L</sup>  
虽然 1SG 1SG:INTF 也 死=去-EPI.EVI:SEN  
虽然这样能打败对方,但我自己也会死的。

b. ?ə<sup>H</sup>ndi<sup>0</sup> ŋā<sup>L</sup>ndza?<sup>0</sup> ʂe?<sup>L</sup>=nə<sup>H</sup> de<sup>L</sup>-wa p<sup>h</sup>ā<sup>H</sup>=tεε? t<sup>h</sup>ə?<sup>H</sup>-s<sup>h</sup>a.ŋgə<sup>L</sup>  
DEM:GEN 样子 做=COND 别人 失败=CAUS 能-EPI.EVI:SEN  
te<sup>L</sup>ka? || (huo?<sup>H</sup>) hu<sup>H</sup>zu? ka?<sup>L</sup> ʂ<sup>h</sup>ə<sup>H</sup>=ndzo-s<sup>h</sup>a.ŋgə<sup>L</sup>  
虽然 2SG 2SG:INTF 也 死=去-EPI.EVI:SEN  
虽然这样能打败对方,但你自己也会死的。

c. ?ə<sup>H</sup>ndi<sup>0</sup> ŋā<sup>L</sup>ndza?<sup>0</sup> ʂe?<sup>L</sup>=nə<sup>H</sup> de<sup>L</sup>-wa p<sup>h</sup>ā<sup>H</sup>=tεε? t<sup>h</sup>ə?<sup>H</sup>-s<sup>h</sup>a.ŋgə<sup>L</sup>  
DEM:GEN 样子 做=COND 别人 失败=CAUS 能-EPI.EVI:SEN  
te<sup>L</sup>ka? || (k<sup>h</sup>o<sup>H</sup>) k<sup>h</sup>u<sup>H</sup>zu? ka?<sup>L</sup> ʂ<sup>h</sup>ə<sup>H</sup>=ndzo-s<sup>h</sup>a.ŋgə<sup>L</sup>  
虽然 3SG 3SG:INTF 也 死=去-EPI.EVI:SEN  
虽然这样能打败对方,但他自己也会死的。

同样地,例(19b,c)的复杂代词都不能替换为 ŋa<sup>l</sup>zu?。例(19a)的 ŋa<sup>l</sup> 若不出现,在没有前后语境的约束下, ŋa<sup>l</sup>zu? 的人称实际是有歧义的。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得出“**结论五**”:

- 1) 复杂代词非重叠形态表强调意义时, 主要功能是做附名性强调成分或单独做论元。其中,  $\eta a^L z u^?$  没有做附名性强调成分的功能(只能跟人称代词  $\eta a^L$  搭配), 单独做论元时也没有特定的人称值; 而  $h u^H z u^?$  和  $k^b u^H z u^?$  只在特定语境下才能单独做强调性论元。
- 2) 复杂代词非重叠形态做附动性强调成分的功能十分受限, 这跟它们主要强调的是施事论元的亲身涉及性有关。 $\eta a^L z u^?$  不能跟第二、第三人称主语搭配, 说明这类用法本质上是附名性用法的延伸。

## 六、结语

通过上文的详细考察, 我们可以将“表 6”所概括的两类人称代词的语法功能的分布细化如下:

表 7 两类代词的语法功能(非引语结构)

		普通人称代词	反身代词		强调代词/强调成分					
					附动性		附名性		(主语)论元	
			有人称	无人称	有人称	无人称	有人称	无人称	有人称	无人称
简单代词	$\eta a^L$	+								
	$h u o^? H$	+								
	$k^b o^H$	+								
复杂代词	$\eta a^L z u^?$			(+)			——			+
	$h u^H z u^?$	+	+				+		(+)	
	$k^b u^H z u^?$	+	+				+		(+)	
复杂代词 重叠形态	$\eta a^L z u^? . \eta a^L z u^?$			+		+	——			+
	$h u^H z u^? . h u^H z u^?$		+		+		+		+	
	$k^b u^H z u^? . k^b u^H z u^?$		+		+		+		+	

复杂代词重叠形态主要是做反身代词和强调代词。其下的三种词形中,  $\eta a^L z u^? . \eta a^L z u^?$  无论表反身或强调意义, 均失去了词根语素  $\eta a^L$  / 原来的人称意义, 没有了特定的人称值。做强调成分时, 重叠形态既可以有附动性的用法, 表达施事独自完成某事件的方式意义; 也可以有附名性或单独做论元的用法, 凸显被强调对象自身, 但  $\eta a^L z u^? . \eta a^L z u^?$  却没有附名性的用法。

复杂代词非重叠形态的功能则不太规则, 或许表明它们正处在发展变动的过

渡状态中。其中  $\eta a^L z u^?$  未像另外两个词形那样获得普通人称代词的身份，它做反身代词时也倾向于无特定的人称意义，但使用时会受到某些因素的限制。非重叠形态做强调成分时，主要表达被强调对象亲身涉及某事件的视点中心性；语法上以附名性或单独做论元为主，但  $\eta a^L z u^?$  没有附名性的用法，单独做论元时也没有特定的人称值，而  $h u^H z u^?$  和  $k^h u^H z u^?$  只在特定语境下才能单独做强调性论元。它们做附动性强调成分的功能十分受限，这跟它们主要强调的是施事论元的亲身涉及性有关。

上表侧重展示的是反身-强调人称代词在强调功能上的一些深层性质，要彻底弄清这些代词之间的语法功能异同及其来源，仍需深入探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 参考文献

-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 《藏语方言概论》，民族出版社
- 黄布凡、索南江才、张明慧 1994 玉树藏语的语音特点和历史演变，《中国藏学》第 2 期
- 刘丹青编著 2017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第二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 瞿霭堂 1996 《藏族的语言与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
- 孙 凯 2019 《玉树藏语方言（拉布话）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玉树藏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 2008 《玉树藏语自治州概况》（修订本），民族出版社
- 张济川 1993 藏语方言分类管见，载戴庆厦、罗美珍、杨应新编《民族语文论文集——庆祝马学良先生八十寿辰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西義郎 1986 現代チベット語方言の分類（现代藏语方言的分类），『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11(4):837-900
- Ebihara, Shiho. 2014. Logophoric pronouns in Amdo Tibetan. 『思言 東京外国語大学記述言語学論集』第 10 号
- König, E. & Siemund, P. 2000. Intensifiers and reflexives: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Z. Frajzyngier & T. S. Curl (eds). *Reflexives: Forms and Functions*, 41-74.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Reflexive-Intensifier Pronouns in Yulshul (Lab) Tibetan

Sun Kai<sup>1</sup> gNam.Sras.Lha.rGyal<sup>2</sup> Sangs.rGyas.mKhar<sup>3</sup>

*1. Fudan University; 2.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3.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pronouns which have both reflexive and intensifier functions and partially have personal attributes in the Yulshul (Lab) Tibetan. These pronouns have two kinds of forms: reduplicative and non-reduplicative. The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forms of the pronouns functioned as intensifiers from three aspects: personal attributes, grammatical meanings and syntactic proper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forms with the first-person pronoun /ŋa<sup>L</sup>-/ as the root no longer have a specific personal meaning, and that the intensifier meaning expressed by the two forms focus on exclusion and self-involvement respectively. There is also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forms in functioning as adverbial or adnominal intensifiers.



# 官话方言中 Z 变韵与子尾的并存现象

支 建 刚

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内容摘要：**一般认为，存在 Z 变韵的方言就不再有子尾。本文介绍了林州南部、临猗、左权、郑州、运城北部等方言中 Z 变韵与子尾的并存现象，适当分析了 Z 变韵与子尾并存的性质，以期对 Z 变韵现象有个更为客观全面的认识。

## 一、引言

学界对于 Z 变韵性质的认识莫衷一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家对很多细节问题了解得还不够全面。比如说到底有没有 Z 变韵与子尾并存的现象。目前的主流观点是，存在 Z 变韵的方言一般就不再有子尾了。其实，这种认识是过去调查不全面得出的结论，它的杀伤力比较大，极易使研究走入误区。因为：（1）影响调查和研究的方向，使学者们不再考虑有这个并存的情况，进而不重视对 Z 变韵边界地区方言的调查，在进行理论探讨时缺少了这个视角，也不便于解决问题。（2）影响方言词缀性质的判定。例如临猗方言。该方言有 Z 变韵，如果按照以往“有 Z 变韵就没有子尾”的认识，那[tou]尾应该就不是“子”尾了。但这个结论却并非板上钉钉。因此，是否存在 Z 变韵与子尾并存的现象，既是客观的方言现象问题，又是方言描写和语言理论问题。无论演变还是接触，理论上是有并存状况的。实际上，现实方言里也确实有二者并存的情况。下面分别介绍之。

## 二、Z 变韵与子尾的并存现象

### 2.1 林州南部

林州南部的临淇、五龙、茶店等乡镇方言存在 Z 变韵与子尾并存的情况。我们以林州临淇方言为例来介绍。林州临淇方言有 41 个基本韵母，5 个声调，6 个 Z 变韵。其中，子尾词占主流，Z 变词是少数。我们调查到的 Z 变词主要有以下一些。

ou < ɿ	铁丝 <sup>Z</sup> [t <sup>h</sup> iaʔ <sup>3</sup> sou <sup>31</sup> ]   茅司 <sup>Z</sup> [mao <sup>41</sup> sou <sup>44</sup> ]
ɿ	柿 <sup>Z</sup> [ʂou <sup>44</sup> ]   树圪枝 <sup>Z</sup> 子[ʂu <sup>21</sup> kəʔ <sup>3</sup> tʂou <sup>212</sup> əʔ <sup>0</sup> ]
əʔ	猪食 <sup>Z</sup> [tʂu <sup>24</sup> ʂou <sup>212</sup> ]
iou < i	梯 <sup>Z</sup> [t <sup>h</sup> iou <sup>31</sup> ]   小妮 <sup>Z</sup> [siao <sup>31</sup> ŋiou <sup>55</sup> ]   篲 <sup>Z</sup> [piou <sup>44</sup> ]   算 <sup>Z</sup> [piou <sup>44</sup> ]   李 <sup>Z</sup> [liou <sup>412</sup> ]   粉皮 <sup>Z</sup> [fəŋ <sup>55</sup> p <sup>h</sup> iou <sup>412</sup> ]
y	柳絮 <sup>Z</sup> [liou <sup>31</sup> siou <sup>24</sup> ]   驹驹 <sup>Z</sup> [ly <sup>212</sup> teiou <sup>31</sup> ]
[ou < ɿ	侄儿 <sup>Z</sup> [tʂəʔ <sup>3</sup> [ou <sup>44</sup> ]
yo < y	小闺女 <sup>Z</sup> [siao <sup>31</sup> kuəʔ <sup>3</sup> ŋyo <sup>212</sup> ]
iao < yəʔ	马尾雀 <sup>Z</sup> 子[mo <sup>412</sup> iə <sup>21</sup> tɕ <sup>h</sup> iao <sup>44</sup> əʔ <sup>0</sup> ]
u < uəʔ	血犊 <sup>Z</sup> [tu <sup>31</sup> ] 光着身子

其中，“树圪枝 <sup>Z</sup>子”、“马尾雀 <sup>Z</sup>子”在变韵的基础上，后面又叠加了一个“子”尾。

此外，还有 Z 变韵和子尾并存的情况，例如：椅 <sup>Z</sup>[iou<sup>412</sup>]/[i<sup>412</sup> iəʔ<sup>0</sup>]。甚至还有 Z 变韵、Z 变韵加子尾、子尾三者并存的情况，例如：鸡 <sup>Z</sup>[teiou<sup>31</sup>]/[teiou<sup>31</sup> əʔ<sup>0</sup>]/[tei<sup>212</sup> iəʔ<sup>0</sup>]。

林州临淇的子尾有[əʔ]、[iəʔ]和[ləʔ]三种语音形式，都读轻声。“子”尾读[əʔ]、[iəʔ]还是[ləʔ]受前字韵母末位音素的直接影响。具体来说：

(1) 当前字韵母为[u o io ao iao ou iou aŋ iaŋ uaŋ əŋ iŋ uŋ yŋ]时，“子”尾读[əʔ]。具体实例如下：

u	裤子[k <sup>h</sup> u <sup>44</sup> əʔ <sup>0</sup> ]   肚子[tu <sup>24</sup> əʔ <sup>0</sup> ]   杌子[u <sup>24</sup> əʔ <sup>0</sup> ]
o	树杈子[ʂu <sup>21</sup> tʂ <sup>h</sup> o <sup>44</sup> əʔ <sup>0</sup> ]   麻子[mo <sup>412</sup> əʔ <sup>0</sup> ]   马尾茬子[mao <sup>31</sup> i <sup>21</sup> tʂ <sup>h</sup> o <sup>44</sup> əʔ <sup>0</sup> ]   马褂子[mo <sup>31</sup> ko <sup>24</sup> əʔ <sup>0</sup> ]   鸡爪子[tei <sup>24</sup> tʂo <sup>31</sup> əʔ <sup>0</sup> ]   牙花子[io <sup>24</sup> xo <sup>31</sup> əʔ <sup>0</sup> ]   韭花子[teiou <sup>55</sup> xo <sup>31</sup> əʔ <sup>0</sup> ]
io	卡子[tɕ <sup>h</sup> io <sup>31</sup> əʔ <sup>0</sup> ]   豆芽子[tou <sup>24</sup> io <sup>41</sup> əʔ <sup>0</sup> ]   架子[teio <sup>24</sup> əʔ <sup>0</sup> ]   打两下子[to <sup>55</sup> lian <sup>31</sup> ei <sup>21</sup> əʔ <sup>0</sup> ]
ao	刨子[pao <sup>24</sup> əʔ <sup>0</sup> ]   羊羔子[ian <sup>412</sup> kao <sup>31</sup> əʔ <sup>0</sup> ]   帽子[mao <sup>24</sup> əʔ <sup>0</sup> ]   菜包子[tɕ <sup>h</sup> ai <sup>24</sup> pao <sup>31</sup> əʔ <sup>0</sup> ]
iao	肉臊子[zou <sup>44</sup> piao <sup>31</sup> əʔ <sup>0</sup> ]   菜挑子[tɕ <sup>h</sup> ai <sup>44</sup> t <sup>h</sup> iao <sup>31</sup> əʔ <sup>0</sup> ]   小子[siao <sup>55</sup> əʔ <sup>0</sup> ]   裤腰子[k <sup>h</sup> u <sup>24</sup> iao <sup>31</sup> əʔ <sup>0</sup> ]   树苗子[ʂu <sup>24</sup> miao <sup>212</sup> əʔ <sup>0</sup> ]
ou	钩子[kou <sup>31</sup> əʔ <sup>0</sup> ]   豆子[tou <sup>24</sup> əʔ <sup>0</sup> ]   绸子[tɕ <sup>h</sup> ou <sup>412</sup> əʔ <sup>0</sup> ]   肘子[tʂou <sup>31</sup> əʔ <sup>0</sup> ]
iou	袖子[eiou <sup>24</sup> əʔ <sup>0</sup> ]   小舅子[siao <sup>31</sup> teiou <sup>24</sup> əʔ <sup>0</sup> ]
aŋ	嗓子[san <sup>51</sup> əʔ <sup>0</sup> ]   菜帮子[tɕ <sup>h</sup> ai <sup>24</sup> paŋ <sup>31</sup> əʔ <sup>0</sup> ]   肠子[tʂ <sup>h</sup> aŋ <sup>412</sup> əʔ <sup>0</sup> ]   杠子[kaŋ <sup>24</sup> əʔ <sup>0</sup> ]

肉汤子[zou<sup>44</sup> tʰaŋ<sup>31</sup> əʔ<sup>0</sup>] | 麦芒子[maʔ<sup>3</sup> vaŋ<sup>412</sup> əʔ<sup>0</sup>]  
iɑŋ 箱子[ɕiɑŋ<sup>31</sup> əʔ<sup>0</sup>] | 糗子[teiaŋ<sup>24</sup> əʔ<sup>0</sup>]  
uaŋ 筐子[kʰuaŋ<sup>51</sup> əʔ<sup>0</sup>] | 天窗子[tʰia<sup>44</sup> tʂʰuaŋ<sup>51</sup> əʔ<sup>0</sup>]  
əŋ 盆子[pʰəŋ<sup>412</sup> əʔ<sup>0</sup>] | 门子[məŋ<sup>412</sup> əʔ<sup>0</sup>] | 玉黍圪糝子[y<sup>24</sup> ʂu<sup>21</sup> xəʔ<sup>3</sup> ʂəŋ<sup>31</sup> əʔ<sup>0</sup>] | 婶子[ʂəŋ<sup>31</sup> əʔ<sup>0</sup>] | 蚊子[vəŋ<sup>412</sup> əʔ<sup>0</sup>] | 绳子[ʂəŋ<sup>31</sup> əʔ<sup>0</sup>] | 冷子[ləŋ<sup>51</sup> əʔ<sup>0</sup>] | 凳子[təŋ<sup>24</sup> əʔ<sup>0</sup>] | 棚子[pʰəŋ<sup>412</sup> əʔ<sup>0</sup>] | 疯子[fəŋ<sup>31</sup> əʔ<sup>0</sup>]  
iŋ 金子[teiŋ<sup>31</sup> əʔ<sup>0</sup>] | 银子[iŋ<sup>412</sup> əʔ<sup>0</sup>] | 姘子[teiŋ<sup>24</sup> əʔ<sup>0</sup>] | 药引子 [yaʔ<sup>3</sup> iŋ<sup>51</sup> əʔ<sup>0</sup>] | 钉子[tin<sup>31</sup> əʔ<sup>0</sup>] | 饼子[pin<sup>51</sup> əʔ<sup>0</sup>] | 蝇子[iŋ<sup>412</sup> əʔ<sup>0</sup>] | 瓶子[pʰin<sup>412</sup> əʔ<sup>0</sup>]  
uŋ 重孙子[tʂʰuŋ<sup>412</sup> suŋ<sup>31</sup> əʔ<sup>0</sup>] | 棍子[kuŋ<sup>24</sup> əʔ<sup>0</sup>] | 门墩子[məŋ<sup>412</sup> tuŋ<sup>31</sup> əʔ<sup>0</sup>] | 虫子[tʂʰuŋ<sup>412</sup> əʔ<sup>0</sup>] | 聋子[luŋ<sup>412</sup> əʔ<sup>0</sup>] | 粽子[tʂuŋ<sup>24</sup> əʔ<sup>0</sup>]  
yŋ 裙子[teʰyŋ<sup>412</sup> əʔ<sup>0</sup>]

(2) 当前字韵母为[i ai uai ei uei]时, “子”尾读[iəʔ]。具体实例如下:

i 椅子[i<sup>412</sup> iəʔ<sup>0</sup>] | 鸡子[tei<sup>212</sup> iəʔ<sup>0</sup>] | 笛子[ti<sup>412</sup> iəʔ<sup>3</sup>]  
ai 孩子[xai<sup>412</sup> iəʔ<sup>0</sup>] | 筛子[ʂai<sup>31</sup> iəʔ<sup>0</sup>]  
uai 筷子[kʰuai<sup>44</sup> iəʔ<sup>0</sup>] | 线拐子[ɕiA<sup>24</sup> kuai<sup>55</sup> iəʔ<sup>0</sup>]  
ei 砖坯子[tʂua<sup>55</sup> pʰei<sup>31</sup> iəʔ<sup>0</sup>] | 几辈子[tei<sup>21</sup> pei<sup>24</sup> iəʔ<sup>0</sup>] | 痲子[fei<sup>24</sup> iəʔ<sup>0</sup>] | 妃子[fei<sup>31</sup> iəʔ<sup>0</sup>] | 苇子[vei<sup>31</sup> iəʔ<sup>0</sup>]  
uei 锥子[tʂuei<sup>31</sup> iəʔ<sup>0</sup>]

(3) 当前字韵母为[ɤA uA yA ɤe ie ye A iA uA yA əʔ iəʔ uəʔ yəʔ aʔ iaʔ uaʔ yaʔ]时, “子”尾读[ləʔ]。具体实例如下:

ɤA 大个子[to<sup>212</sup> kɤA<sup>24</sup> ləʔ<sup>0</sup>]  
uA 骡子[luA<sup>412</sup> ləʔ<sup>0</sup>] | 脖子[puA<sup>412</sup> ləʔ<sup>0</sup>]  
yA 瘸子[teʰyA<sup>412</sup> ləʔ<sup>0</sup>]  
ɤe 纺花车子[faŋ<sup>31</sup> xo<sup>31</sup> tʂʰɤe<sup>44</sup> ləʔ<sup>0</sup>]  
ie 茄子[teʰie<sup>412</sup> ləʔ<sup>0</sup>]  
ye 茺子[ɕye<sup>412</sup> ləʔ<sup>0</sup>]  
A 篮子[lA<sup>412</sup> ləʔ<sup>0</sup>] | 扇子[ʂA<sup>44</sup> ləʔ<sup>0</sup>] | 盘子[pʰA<sup>412</sup> ləʔ<sup>0</sup>] | 簪子[tʂA<sup>31</sup> ləʔ<sup>0</sup>] | 丸子[vA<sup>412</sup> ləʔ<sup>0</sup>]  
iA 辫子[pia<sup>24</sup> ləʔ<sup>0</sup>] | 钳子[teʰia<sup>412</sup> ləʔ<sup>0</sup>] | 骗子[pʰia<sup>24</sup> ləʔ<sup>0</sup>] | 竹帘子[tʂuəʔ<sup>3</sup> lia<sup>212</sup> ləʔ<sup>0</sup>]  
uA 管子[kua<sup>55</sup> ləʔ<sup>0</sup>] | 缎子[tua<sup>24</sup> ləʔ<sup>0</sup>] | 椽子[tʂʰua<sup>412</sup> ləʔ<sup>0</sup>]  
yA 院子[yA<sup>24</sup> ləʔ<sup>0</sup>] | 鞋楦子[ɕie<sup>412</sup> ɕyA<sup>24</sup> ləʔ<sup>0</sup>] | 菜园子[tʂʰai<sup>24</sup> yA<sup>412</sup> ləʔ<sup>0</sup>]  
əʔ 尺子[tʂʰəʔ<sup>31</sup> ləʔ<sup>0</sup>] | 虱子[ʂəʔ<sup>31</sup> ləʔ<sup>0</sup>]  
iəʔ 毛栗子[mao<sup>412</sup> lia<sup>24</sup> ləʔ<sup>0</sup>] | 鼻子[pia<sup>24</sup> ləʔ<sup>0</sup>]

- uəʔ 谷子[kuəʔ<sup>31</sup> ləʔ<sup>0</sup>] | 秃子[tʰuəʔ<sup>31</sup> ləʔ<sup>0</sup>] | 竹子[tʂuəʔ<sup>31</sup> ləʔ<sup>0</sup>]
- yəʔ 大麦曲子[to<sup>24</sup> maʔ<sup>3</sup> tɛ<sup>h</sup>yəʔ<sup>3</sup> ləʔ<sup>0</sup>] | 一掬子柴火[iəʔ<sup>3</sup> tɛyəʔ<sup>3</sup> ləʔ<sup>0</sup> tʂ<sup>h</sup>ai<sup>41</sup> u<sup>55</sup>] | 橘子  
[tɛyəʔ<sup>3</sup> ləʔ<sup>0</sup>]
- aʔ 鸽子[kaʔ<sup>31</sup> ləʔ<sup>3</sup>] | 袜子[vaʔ<sup>31</sup> ləʔ<sup>0</sup>] | 麦子[maʔ<sup>31</sup> ləʔ<sup>3</sup>]
- iaʔ 蝎子[ɕiaʔ<sup>3</sup> ləʔ<sup>0</sup>] | 瞎子[ɕiaʔ<sup>3</sup> ləʔ<sup>0</sup>] | 纸夹子[tʂɿ<sup>55</sup> teiaʔ<sup>31</sup> ləʔ<sup>0</sup>] | 油撇子[iou<sup>21</sup>  
p<sup>h</sup>iaʔ<sup>31</sup> ləʔ<sup>0</sup>] | 镊子[n̩iaʔ<sup>31</sup> ləʔ<sup>3</sup>] | 树叶儿[ʂu<sup>44</sup> iaʔ<sup>31</sup> ləʔ<sup>0</sup>]
- uaʔ 墙豁子[tɛ<sup>h</sup>ian<sup>21</sup> xuaʔ<sup>3</sup> ləʔ<sup>0</sup>] | 桌子[tʂuaʔ<sup>31</sup> ləʔ<sup>0</sup>] | 枪托子[tɛ<sup>h</sup>ian<sup>21</sup> t<sup>h</sup>uaʔ<sup>31</sup> ləʔ<sup>0</sup>] | 刷  
子[ʂuaʔ<sup>31</sup> ləʔ<sup>0</sup>]
- yaʔ 车脚子[tʂ<sup>h</sup>ɿɛ<sup>31</sup> tɛyaʔ<sup>3</sup> ləʔ<sup>0</sup>] | 发疟子[faʔ<sup>3</sup> yaʔ<sup>3</sup> ləʔ<sup>0</sup>] | 坐月子[tɕua<sup>21</sup> yaʔ<sup>31</sup> ləʔ<sup>0</sup>]

其中，部分单字韵在语流中的音色有所变化，[iɛ yɛ]变作[iɛ yɛ]，[ɿɿ]变作[ɿ]，[u<sup>55</sup>]变作[uo]或[o]（唇音声母时），[ɿ<sup>55</sup>]变作[ɿ]，此处仍记作单字韵形式。

以上（2）是（1）的延伸演变，先前（2）也可能是[əʔ]尾，后来由于前行音节韵尾[i]的影响，变为了[iəʔ]尾。此外，还有1例比较特殊，“狮子”说[ʂɿ<sup>212</sup>]，子尾与前行音节实现了合音，不过仅此一例。

林州中部方言只有子尾，辉县盘上地区有大量 Z 变音，没有子尾。那么处于中间的林州临淇等南部地区的 Z 变音和子尾并存现象的形成有两种可能：（1）林州临淇等方言的子尾词为本地词汇形式，Z 变词多为辉县北部扩散而来，主要通过婚嫁、人员流动等方式形成。（2）林州临淇等方言的 Z 变词是本地的，随着林州市区方言的影响，林州南部地区新派逐步使用了子尾词，Z 变词逐渐被替代，只剩下少量残余。综合林州临淇方言 Z 变韵加子尾的 3 个例子（“树圪枝<sup>Z</sup>子[ʂu<sup>21</sup> kəʔ<sup>3</sup> tʂou<sup>212</sup> əʔ<sup>0</sup>]”、“马尾雀<sup>Z</sup>子[mo<sup>412</sup> iɛ<sup>21</sup> tɛ<sup>h</sup>iao<sup>44</sup> əʔ<sup>0</sup>]”、“鸡<sup>Z</sup>子[teiou<sup>31</sup> əʔ<sup>0</sup>]”）来看，子尾应该是后来的，子尾词应该晚于 Z 变词，也就是说子尾有可能是由林州市区扩散而来的。

总体来看，林州南部方言子尾词和 Z 变词的并存，是方言接触的结果。

## 2.2 临猗

临猗方言中有 Z 变韵和 Z 变调，它可以用来表示细小的事物，其中变韵都为长音节。同时，还有“都·tou”尾，它附在名词、动词、形容词性语素后，也可以表示细小的附加意义。这里的“都[·tou]”尾就是“子”尾（具体论证详见后文）。Z 变音和“都”尾都是临猗方言的名词性标志，二者具有对应关系。例如（王临惠 2007:84-85）：

柜都[k <sup>h</sup> uei <sup>44</sup> ·tou]	柜 <sup>Z</sup> [k <sup>h</sup> ue:i <sup>442</sup> ]
骡都[luo <sup>24</sup> ·tou]	骡 <sup>Z</sup> [luo: <sup>242</sup> ]
管都[ku <sup>53</sup> ·tou]	管 <sup>Z</sup> [ku <sup>533</sup> ]

筐都[k<sup>h</sup>uan<sup>31</sup> · tou]

筐<sup>Z</sup>[k<sup>h</sup>ua:ŋ<sup>311</sup>]

以上 Z 变调调值据王临惠（2013）。

临猗方言“都”尾的造词功能非常强大，而 Z 变词的规模也相当可观，二者之间往往可以互换，少数情况下不能互换，有区别意义的功能。例如：尾都[i<sup>53</sup> · tou]绵羊尾巴 | 尾<sup>Z</sup>[i:<sup>533</sup>]事情结尾或车的后部，空都[k<sup>h</sup>uəŋ<sup>44</sup> · tou]钻空都 | 空<sup>Z</sup>[k<sup>h</sup>uə:ŋ<sup>442</sup>]空余时间或地方（王临惠 2007:86）。

那么，临猗方言的 Z 变音和“都”尾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王福堂（2005:195）认为：临猗话也正处在自成音节的“子”尾向子变韵的过渡阶段。对此，我们有不同认识。首先必须承认，自成音节的“都”尾读轻声，未来有参与合音的可能；而 Z 变韵方面，除了[i][y]两韵既有拼合型 Z 变韵又有长音型 Z 变韵外（李<sup>Z</sup>[li:<sup>53-533</sup>]/[lio<sup>53-533</sup>]，苇<sup>Z</sup>[y:<sup>53-533</sup>]/[yo<sup>53-533</sup>]），其他皆为长音型。从生成过程来看，长音型 Z 变韵至少必须经过拼合的过程，然后[u]尾消失，才能生成。例如“架<sup>Z</sup>”和“李<sup>Z</sup>”的演变过程可构拟为：

阶段 1		阶段 2		阶段 3		阶段 4
*[teia <sup>44</sup> tou <sup>0</sup> ]	→	*[teia <sup>44</sup> ou <sup>0</sup> ]	→	*[teia:u <sup>442</sup> ]	→	[teia: <sup>442</sup> ]
*[li <sup>53</sup> tou <sup>0</sup> ]	→	*[li <sup>53</sup> ou <sup>0</sup> ]	→	*[li:ou <sup>533</sup> ]	→	[li: <sup>533</sup> ]

整个过程中，先是子尾[tou]脱落声母变为[ou]，[ou]和前一语素的韵母合音生成长音节的拼合型 Z 变韵，然后在发展过程中失落[u]尾变成纯长音型 Z 变韵。再看临猗方言的实际情况，阶段 1 和阶段 4 是该方言中的常规/一般存在，二者往往可以互换，阶段 2 在临猗临氏方言老派部分词中出现（王临惠 2013）。临猗方言 Z 变韵的形成跟这个演变链似乎完美契合。但是，有两点需要注意：（1）一般情况下的阶段 1 和老派部分词中的阶段 2，是不是演变关系？如果是，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情况或者说大部分人说阶段 2 的词例应该比老派更多。阶段 1 的未来是阶段 2，这才是演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2）临猗方言中的阶段 1 和阶段 4 之间具有对应关系，对应关系是不是演变关系？阶段 1 和阶段 4 之间，整体上缺少阶段 2 和阶段 3，即缺少 Z 变合音前的准备阶段和 Z 变韵演化中必须经过的拼合阶段，它们之间并不连续，往往还可以互换。不连续有两种可能：一是存在演变关系，但中间环节缺失；二是没有演变关系。从实际情况看，该方言 Z 变韵由于功能日益淡化而处于衰落阶段，新派口语中有被儿化韵取代的趋势。（王临惠 2007: 88）而“都”尾相对稳定，暂无被取代的现象。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换句话说，现在的“都”尾，未来可能生成变韵，但

它与现在的 Z 变韵不是同一个东西；现在的 Z 变韵可能是“都”尾合音生成的，但它不是现在的这个“都”尾。现在的“都”尾与 Z 变韵可能并不是演变关系，而是接触产生的叠置状态。郭建华（2012：36）调查 1990 年左右出生的临猗新派发音人，发现只有“子”尾没有 Z 变。这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临猗方言的 Z 变韵与“都”尾并存，可能是由于运城北部、闻喜、万荣方言子尾的方言扩散和方言接触所致。

### 2.3 左权

王希哲（1997）曾报道左权方言有 Z 变韵现象，但没有详细描写。白云、杨萌、石琦（2012）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描写，同时发现除了有词根韵母主元音变读长元音的 Z 变韵之外，还有并行的读作轻声的“子[tsɿ<sup>0</sup>]/[tsəʔ<sup>11</sup>]”尾。

左权方言有 33 个基本韵母，24 个 Z 变韵母，Z 变音都为长音节，Z 变调都为长调。Z 变韵与基本韵的对应规律如下（白云，等 2012）：

表 左权方言 Z 变韵与基本韵的对应规律

ɿ: (<ɿ) 柿 <sup>Z</sup>	i: (<i) 糜 <sup>Z</sup>	u: (<u) 裤 <sup>Z</sup>	y: (<y) 靴 <sup>Z</sup>
a: (<a aʔ) 傻 <sup>Z</sup> 鸽 <sup>Z</sup>	ia: (<iaʔ) 鸭 <sup>Z</sup>	ua: (<ua uaʔ) 褂 <sup>Z</sup> 桌 <sup>Z</sup>	
	ie: (<ie ieʔ) 帘 <sup>Z</sup> 鼻 <sup>Z</sup>	ux: (<ux) 锁 <sup>Z</sup>	ye: (<ye) 院 <sup>Z</sup>
a:u (<aʊ) 包 <sup>Z</sup>	ia:u (<iaʊ) 鹞 <sup>Z</sup>		
ɛ:u (<ɛʊ) 扣 <sup>Z</sup>	ia:u (<iaʊ) 袖 <sup>Z</sup>		
ɛ:i (<ɛi) 杯 <sup>Z</sup>		ue:i (<uei) 柜 <sup>Z</sup>	
æ: (<æ) 铲 <sup>Z</sup>		uæ: (<uæ) 椽 <sup>Z</sup>	
ɔ: (<ɔ) 场 <sup>Z</sup>	io: (<io) 箱 <sup>Z</sup>		
ə:ŋ (<əŋ) 绳 <sup>Z</sup>	ia:ŋ (<iaŋ) 饼 <sup>Z</sup>	ua:ŋ (<uaŋ) 虫 <sup>Z</sup>	yə:ŋ (<yəŋ) 裙 <sup>Z</sup>

部分语素只能后跟“子”尾，组合成词，不能 Z 变。例如（白云，等 2012：130-131）：日子[ʒl<sup>53</sup> tsɿ<sup>0</sup>]、莠子[iɛu<sup>53</sup> tsɿ<sup>0</sup>]、瘸子[tɕ<sup>h</sup>y<sup>11</sup> tsəʔ<sup>11</sup>]、拐子[kuei<sup>42</sup> tsəʔ<sup>11</sup>]、瞎子[ɕia<sup>11</sup> tsəʔ<sup>11</sup>]、麻子[ma<sup>11</sup> tsɿ<sup>0</sup>]，等等。

部分语素既能 Z 变成词，也能后加“子”尾成词，例如（白云，等 2012：23-24；130-131）：苦子[ɕæ:ʔ<sup>31</sup>]/[tɕæ<sup>31</sup> tsɿ<sup>0</sup>]、糜子[mi:ʔ<sup>11</sup>]/[mi<sup>11</sup> tsɿ<sup>0</sup>]、鹞子[iə:u<sup>53</sup>]/[iəu<sup>11</sup> tsɿ<sup>0</sup>]、孙子[suə:ŋ<sup>31</sup>]/[suəŋ<sup>31</sup> tsɿ<sup>0</sup>]、粽子[tɕuə:ŋ<sup>53</sup>]/[tɕuəŋ<sup>53</sup> tsɿ<sup>0</sup>]。

左权方言 Z 变词与子尾词并存的情况，其性质和成因尚待考察。

## 2.4 郑州

根据周庆生(1987)的研究,郑州方言中,很多字都能跟轻读的“子”组合成词,例如:“脖子[pɿ<sup>42</sup> tsɿ<sup>0</sup>]”、“筛子[ʂai<sup>13</sup> tsɿ<sup>0</sup>]”、“胖子[p<sup>h</sup>aŋ<sup>31</sup> tsɿ<sup>0</sup>]”,等等。但有些字是通过韵母自身的变化来表示相当于子尾的语法功能,这就是 Z 变韵。例如:“刷<sup>Z</sup>[ʂuau<sup>13</sup>]”、“锥<sup>Z</sup>[tʂuou<sup>13</sup>]”、“窝<sup>Z</sup>[uau<sup>13</sup>]”。那么,郑州方言的子尾词和 Z 变词是什么关系呢?

第一,总体来看,子尾词和 Z 变词是区别新派和老派读音的标志之一,没有区别词义的功能。例如:

新派	镊子[nie <sup>13</sup> tsɿ <sup>0</sup> ]	瓜子[tʂua <sup>55</sup> tsɿ <sup>0</sup> ]	桌子[tʂuɿ <sup>13</sup> tsɿ <sup>0</sup> ]
老派	镊 <sup>Z</sup> [niau <sup>13</sup> ]	瓜 <sup>Z</sup> [tʂuau <sup>55</sup> ]	桌 <sup>Z</sup> [tʂuau <sup>13</sup> ]

子尾是名词词性的一个标志,Z 变是构成名词的一种手段。一般情况下,郑州话的 Z 变词(除了少数作为名词词根的“子(籽)”)单说时都能变换子尾词。

第二,个别词上,加子尾和 Z 变有辨别词义的作用。例如:

算子[pi <sup>31</sup> tsɿ <sup>0</sup> ] <small>盛食物用的小筐</small>	算 <sup>Z</sup> [piou <sup>31</sup> ] <small>蒸笼上用的笼屉</small>
坯子[p <sup>h</sup> ei <sup>13</sup> tsɿ <sup>0</sup> ] <small>干土坯</small>	坯 <sup>Z</sup> [p <sup>h</sup> iou <sup>13</sup> ] <small>湿土坯</small>
鼻子[pi <sup>42-55</sup> tsɿ <sup>0</sup> ] <small>鼻部器官,鼻涕</small>	鼻 <sup>Z</sup> [piou <sup>42</sup> ] <small>鼻部器官</small>
狮子[ʂɿ <sup>13</sup> tsɿ <sup>0</sup> ] <small>狮子,出殡用的纸扎狮子</small>	狮 <sup>Z</sup> [ʂou <sup>13</sup> ] <small>狮子</small>

对比来看,新派的子尾词有语义转移、语义延伸等功能。Z 变词主要指称原始义与核心义。

总之,郑州方言子尾词和 Z 变词的区别,主要体现为新老派的差异。Z 变韵母正处在消失的过程中,郑州老派和郊区人多用,郑州新派就不大用了;Z 变韵母的使用频率也有所不同,有的用得有些,有的用得少些。(卢甲文 1992: 25)

## 2.5 运城北部

据吕枕甲(1991: 61-62),运城市北部有跟 Z 变韵并行的“子 [· tou]”尾。例如:

菜 <sup>Z</sup> [ts <sup>h</sup> a:i <sup>331</sup> ]	菜子[ts <sup>h</sup> ai <sup>33</sup> tou <sup>0</sup> ]
盘 <sup>Z</sup> [p <sup>h</sup> æ: <sup>113</sup> ]	盘子[p <sup>h</sup> æ <sup>13-11</sup> tou <sup>0</sup> ]
刷 <sup>Z</sup> [fa: <sup>311</sup> ]	刷子[fa <sup>31</sup> tou <sup>0</sup> ]
小 <sup>Z</sup> [ɕia:u <sup>52</sup> ]	小子[ɕiau <sup>53</sup> tou <sup>0</sup> ]

运城北部与万荣、闻喜、夏县、临猗接壤,其中万荣没有 Z 变音,有“子[tou]”尾。(吴云霞 2009: 81)运城北部方言 Z 变词与子尾词并行,可能是方言接触的结果。

除了以上几个方言外,凤翔方言也存在 Z 变音和子尾并存现象。根据王军虎(2012)

报道，凤翔方言既有自成音节的词缀“子”[tsɿ<sup>0</sup>]，又有39个Z变韵，二者可以自由交替使用。至于子尾实例，作者未举出。Z变词和子尾词有何差异，同样不详。

### 三、余论

结合上面介绍的情况来看，Z变音与子尾并存的情况，基本上是由于方言接触、新老差异等原因造成的。尤其是方言接触地带子尾和Z变韵的多种存在形态，对于剖析和认清Z变韵现象很有帮助。我们要想把Z变音研究推向深入，必须在掌握核心区域的Z变韵情况后，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调查Z变韵和子尾接触地带的方言上，这些地区的Z变韵与子尾的共存状态可以成为观察语言异质有序性质的绝好窗口。

附记：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晋冀豫交界地带晋语儿化的类型及其演变研究”（项目编号：20BYY048）资助。

### 参考文献

- 王临惠 2007《临猗方言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王临惠 2013《晋豫一带方言Z变音源于“头”后缀试证》，《中国语文》第4期  
王军虎 2012《凤翔方言的子变韵和D变韵》，《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吴云霞 2009《万荣方言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  
吕枕甲 1991《运城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卢甲文 1992《郑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周庆生 1987《郑州方言的声韵调》，《方言》第3期  
王希哲 1997《昔阳话的子变韵母和长元音》，《语文研究》第2期  
白云、杨萌、石琦 2012《山西东部方言研究（左权卷）》九州出版社  
郭建华 2012《山西方言“子”缀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王福堂 2005《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



## **The Coexistence of Z Rhyme and Zi-suffixation in Mandarin Dialects**

ZHI Jian-ga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xchang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dialects with Z rhyme will no longer have Zi-suffix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existence of Z rhyme and Zi-suffixation in southern Linzhou, Linyi, Zuoquan, Zhengzhou and Northern Yuncheng dialects, and appropriately analyzes the nature of the coexistence of Z rhyme and Zi-suffixation,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Z rhyme.

# 〈茄燒白〉字類在屏東縣萬丹鄉的語音變體分佈研究初探

王桂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內容摘要：**本文的研究主題是「〈茄燒白〉字類在屏東縣萬丹鄉的語音變體分佈研究初探」，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收錄該地區 30 個里的老、中、青年層共 103 人的語音資料，藉此了解〈茄燒白〉在屏東縣萬丹鄉的變體類型與分佈，並畫出地理分佈圖。

本研究將調查語料依 io[iə]、io<sup>u</sup>[iə<sup>u</sup>]、ioo[iɔ] 三大類型，分別統計各村的字類變體，以地理語言學的模式研究，繪製變體分布圖，並探討變體的區分，歸納出〈茄燒白〉字類在萬丹的分佈。

經調查後發現 io[iə] 變體減少，io<sup>u</sup>[iə<sup>u</sup>]、ioo[iɔ] 變體增加。在性別、客語殘留上無顯著表現。年齡層上的表現則是老年層保留較多 io[iə] 變體，io<sup>u</sup>[iə<sup>u</sup>]、ioo[iɔ] 變體多呈現在中、青年層上。透過地理語言學的變體分佈圖與詞彙擴散可知萬丹鄉的〈茄燒白〉正處於變化中。此為本研究結果。

## 一、前言

### 1.1 概說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與《彙音妙悟》分別是漳州音系與泉州音系的韻書。《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是謝秀嵐於西元 1818 年編著的韻書。《彙音妙悟》更早，於 1800 年編纂完成，該韻書有許多版本，本文使用的是「清道光辛卯年間孟春重鑄」（西元 1831 年）「桐城黃澹川鑒定」，黃謙纂輯的《增補彙音妙悟》版本。本文所指的「茄」、「燒」韻分別在《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第 33 韻，與《彙音妙悟》中的第 45 韻，並著重在該類例字的白讀字。

董忠司（2001：202-203）的《彙集雅俗通十五音》韻次音讀檢索表（初稿）中，將「茄韻」音讀擬測為：-io, ioh，臺灣語的異讀異寫為：-or, -orh（or 即[ə]臺灣南部讀音）。洪惟仁（1996：61）的「《彙音妙悟》韻讀擬測」中，將「燒」韻擬音為：「io : ioq」，韻尾 q 即為[ʔ]（洪惟仁 1996：48）。故「燒」韻洪惟仁擬為「io/ioʔ」。

由於屏東縣萬丹鄉的「茄」韻和「燒」韻的白讀字（以下簡稱為〈茄燒白〉字類）

讀音有[-iə<sup>u</sup>/iə<sup>u</sup>?]、[-iə/iə?]不同變體讀音出現，因此筆者曾於 2008 年 12 月 26-28 日進行 3 天的田野調查，並配合傳統韻書中的語音紀錄，探討〈茄燒白〉字類在萬丹鄉的變化。於 2017 年曾發表〈試探〈茄燒白〉字類在屏東縣萬丹鄉的語音呈現—以上村村、香社村和興安村為例〉一文。當時的研究僅以萬丹鄉的 3 個村為調查地點，每個村的老年層、中年層、青年層的男性、女性各一人，即每一村有 6 位發音人，共計 18 位發音人。

當時的問卷訪問表有 56 個詞彙，除了 14 個〈茄燒白〉相關詞彙，另外參考張屏生（2008：5-8）客家話殘餘詞彙表，篩選出 42 個適合的詞彙加入本文問卷，分有 17 個親屬稱謂詞，25 個生活詞彙，部分詞彙是具有能反映是否有客語底層影響的詞彙。為何特別考慮客語底層的影響？這是因為萬丹鄉右邊緊鄰竹田鄉，竹田鄉是「六堆」中的「中堆」之一，有許多客家人，是閩客共處的鄉鎮。因此，萬丹鄉雖是以閩南人居多的鄉鎮，但仍暫不排除客家話的影響，故詞彙表中加入福佬客客家話相關詞彙。此外，萬丹鄉內雖有三個「客厝」，但卻不是客家人聚集之地，田調過程中，和不同的發音人談到「客厝」的歷史，發音人表示「客厝」是給外來的人居住的地方，當地也沒有客家人。

在 2017 年的發表的文章內，〈茄燒白〉字類例字呈現出 3 種形式：io[iə]、io<sup>u</sup>[iə<sup>u</sup>]、ioo[iə]。唸 io[iə] 是普遍現象，所佔比例最高，有 53.1%。其次為 io<sup>u</sup>[iə<sup>u</sup>]，有 27.3%，最少的是 ioo[iə]，只有 19.4%。而 io<sup>u</sup>[iə<sup>u</sup>]這樣的情況不僅出現在萬丹，張屏生在描寫屏東縣萬巒鄉村厝村（加瓠朗）閩南音音系中，於韻母方面述及：

/ɔ/、/ə/有分，而/iə/在音值上唸成[iə<sup>u</sup>]，在音節口型有明顯的聚攏。這種情形在屏東的高樹<sup>1</sup>、車城、恆春也都有發現<sup>2</sup>。

由此可知，變體[iə<sup>u</sup>]至少出現在屏東的萬巒、高樹、車城、恆春及萬丹，其他鄉鎮是否也有這樣的情況，尚待調查。此外，〈茄燒白〉字類除了已知的 io<sup>u</sup>[iə<sup>u</sup>]變體外，另有 ioo[iə]變體。音節內的主要元音由央元音/ə/變為後元音/ɔ/，這是目前發現的萬丹鄉語音特色。

---

<sup>1</sup> 張屏生（2007：75）第 35 個注腳：「其實這個現象早在 1978 年董忠司老師在屏東師專教書期間，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下聽到筆者的同學張榮仁(高樹人)在發『茄子』這個音的時候，就馬上告訴筆者注意他發『茄』的口形確實有 u 的方向在運動，那時候筆者對這個音的印象深刻。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地方都和客家人靠近的地方。閩南話這個韻母的部分相關例字對應到客家話是唸 eu，是否是受到客家話的習染，還有待日後的調查。」

<sup>2</sup> 引自張屏生（2007：75）。

2017 年的研究中，〈茄燒白〉字類多數讀為「io/ioʔ」，但在萬丹鄉則有不同的變體：[-iəʷ/iəʷʔ]、[-iɔ/iɔʔ]。[-iəʷ/iəʷʔ]在張屏生（2007）中有過相關記錄，[-iɔ/iɔʔ]則是萬丹鄉的語音特色。透過 3 個村莊，18 位發音人的初步調查後，並藉由「村莊與年齡層」、「村莊與性別」、「變體與村莊、年齡層、性別的綜合討論」、「是否受客語影響」這 4 方面進行討論。結果為：「村莊」這個變項乃以興安村最保守，其次為上村村，香社村變化最快。「年齡」變項則是老年層最保守，中年層為過渡階段，青年層最是創新。至於「性別」變項上，則是男性較保守，女性較創新。而「是否受客語影響」這部分，雖然本次調查結果顯示並無客語詞彙殘留，但暫時仍無法排除授課與影響的可能性。本文以此為基底進行更廣泛的調查與討論。

## 1.2 研究方法

2017 年的文章以萬丹鄉的興安村、上村村、香社村為調查地點。此次則擴展為全鄉調查。發音人須為從小在該村長大的在地人，18 歲前沒有在外縣市居住過，並且沒有長期在外縣市工作，並能以台語進行溝通。原先預計是每一個村的老年層（60 歲以上）、中年層（40-59 歲）、青年層（20-39 歲）的男、女性發音人各一位，每一個村 6 位發音人，30 個村共計 180 位發音人。但由於 2021 年 5 月開始臺灣新冠肺炎疫情進入二級警戒，不得不暫緩調查計劃，直至 2021 年年底至 2022 年年初，疫情較為緩和時方能進行調查。調查方式除了實地調查，另外也透過認識的友人介紹萬丹在地符合條件的發音人，有 4 位受訪者以數位田野調查方式進行訪問，如視訊訪問、通訊軟體訪問，但主要還是以實地田野調查為主。雖輔以數位田調，卻受限於疫情與調查時間有限，僅完成 108 份問卷，但扣掉不可用的，有效問卷為 103 份，計有男性 48 位、女性 55 位；老年層 46 位，中年層 31 位，青年層 26 位。每一個村都有訪問到，但人數不一，詳如表 1。

問卷內容如附錄。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受訪者資料，包含姓名、性別、年次、職業、村別，祖先、父母的居住地、是否遷徙過、教育程度、母語語言別……等問題。第二部份則是〈茄燒白〉字類例字詞彙，有 22 個詞彙，主要都是《彙集雅俗通十五音》與《彙音妙悟》這兩本韻書內收錄的例字，在台語 18 個聲母中（含零聲母），除了/m/、/n/、/ŋ/沒有外，其他都有，若有入聲的例字也一併納入。

表 1：訪問人數表

<b>村莊</b>	<b>1.磚寮村</b>		<b>2.社口村</b>		<b>3.廈北村</b>		<b>4.廈南村</b>		<b>5.崙頂村</b>		<b>6.後村村</b>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老年層	✓	✓		✓		✓		✓	✓	✓		✓
中年層					✓		✓		✓	✓		
青年層						✓	✓		✓	✓		
<b>村莊</b>	<b>7.灣內村</b>		<b>8.社上村</b>		<b>9.社中村</b>		<b>10.社皮村</b>		<b>11.加興村</b>		<b>12.上村村</b>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老年層	✓	✓	✓	✓			✓	✓	✓	✓	✓	✓
中年層	✓	✓				✓				✓		
青年層	✓	✓				✓						
<b>村莊</b>	<b>13.田厝村</b>		<b>14.廣安村</b>		<b>15.四維村</b>		<b>16.萬全村</b>		<b>17.萬後村</b>		<b>18.萬惠村</b>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老年層	✓	✓		✓	✓	✓	✓		✓	✓	✓	
中年層						✓		✓		✓	✓	
青年層								✓		✓		✓
<b>村莊</b>	<b>19.寶厝村</b>		<b>20.香社村</b>		<b>21.萬安村</b>		<b>22.萬生村</b>		<b>23.水泉村</b>		<b>24.新庄村</b>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老年層	✓	✓	✓	✓			✓	✓			✓	✓
中年層	✓		✓	✓	✓		✓		✓		✓	✓
青年層	✓		✓	✓		✓	✓	✓			✓	✓
<b>村莊</b>	<b>25.新鐘村</b>		<b>26.水仙村</b>		<b>27.甘棠村</b>		<b>28.興全村</b>		<b>29.興安村</b>		<b>30.竹林村</b>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老年層	✓	✓	✓		✓	✓	✓	✓	✓	✓	✓	✓
中年層	✓	✓	✓	✓	✓	✓	✓		✓	✓	✓	✓
青年層	✓	✓			✓	✓		✓	✓	✓		✓

第 23-28 個詞彙則是在用以討論是否具有客語殘留的詞彙。問卷中將可能出現在變體列出，並保留開放式選項，若有出於原先預估的變體，忠實紀錄之。問卷右側為備註詞彙欄，原則上會在訪問過程中讓發音人說出備註詞彙，但若是發音人所說的詞彙不是備註欄中的詞彙，但仍有包含要問的例字，一樣可以採用，因為主軸還是在讓發音人說出〈茄燒白〉字類例字的發音。如第一個例字「表」，只要發音人能說出「表」字，不論是「時間表」、「報表」、「圖表」……都可以，不限於備註詞彙欄內的「時間表」、「報表」這兩個詞彙。

訪問過程中，會先勾選當下聽到的音，並進行田調筆記，有疑問的回來後會再重複聽錄音檔，藉由 Cool Edit Pro 軟體的協助，將語音以國際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IPA）紀錄，進行後續的歸納與討論。

## 二、討論

### 2.1 調查結果呈現

問卷內的詞彙有 28 個，第 1-22 個是〈茄燒白〉字類例字詞彙。其中要特別討論這 6 個詞彙：第 4 個詞彙「鈞 tiò」、第 5 個詞彙「著 tiòh」、第 8 個詞彙「蕉 tsio」、第 13 個詞彙「燒 sio」、第 17 個詞彙「橋 kiô」、第 21 個詞彙「腰 io」。相較於其它詞彙，這 6 個的變體多樣性較多，其他詞彙經統整後，多數集中在第三種變體「ioo[iə]」。

考量發音人數量、性別的平均，將 30 個村分 3 區，特別討論這 6 個詞彙。第一區在萬丹鄉的左邊，有 13 個村<sup>3</sup>，35 位發音人，14 位男性、21 位女性。第二區在萬丹鄉的右上邊，有 9 個村<sup>4</sup>，30 位發音人，14 位男性、16 位女性。第三區在萬丹鄉的右下方，有 8 個村<sup>5</sup>，38 位發音人，20 位男性、18 位女性。

這 6 個詞彙各種變體的數量，透過指數化的方式呈現於地圖中，符號若是一個，代表變體數量 1-5 個，兩個代表變體數量 6-10 個，以此類推。並以不同的顏色、形狀表示不同的變體。藍色圓圈代表 io[iə]、紅色三角形代表 io<sup>u</sup>[iə<sup>u</sup>]、綠色正方形代表 ioo[iə]、紫色的 ※ 代表發音人不會講該詞彙或是沒有回答。年齡層則以數字 1 代表老年層、數字 2 代表中年層、數字 3 代表青年層。性別以數字 1 代表男性、數字 2 代表女性。並以變體相對應的形狀配合數字將變體分佈狀況標示於地圖上，如圖 1、

<sup>3</sup> 1.磚寮村 2.社口村 3.廈北村 4.廈南村 5.崙頂村 6.後村村 7.灣內村 8.社上村 9.社中村 10.社皮村 11.加興村 12.上村村 13.田厝村。

<sup>4</sup> 14.廣安村 15.四維村 16.萬全村 17.萬後村 18.萬惠村 19.寶厝村 21.萬安村 22.萬生村 30.竹林村。

<sup>5</sup> 20.香社村 23.水泉村 24.新庄村 25.新鐘村 26.水仙村 27.甘棠村 28.興全村 29.興安村。

2、3 所示。

分三區的考量是希望能平均訪問者的人數，但就圖 1 而言，較為保守的 io[iə]變體出現在第一區，第二區則是集中在萬全村、萬惠村、寶厝村，以及第三區下方的新鐘村與甘棠村，僅有萬全村是 io[iə]變體有 15 個以上的村。萬丹的市中心位於萬後村、萬惠村、萬全村、萬安村與萬生村，萬丹的信仰中心萬丹萬惠宮便位於萬生村內，這幾個村面積不大但人口密集。

變化中的 io<sup>u</sup>[iə<sup>u</sup>]基本上全鄉都有，但變體數量在 15 個以上的有崙頂村、灣內村、竹林村、萬生村與最南端的甘棠村。而創新變體 ioo[iə]也是全鄉都有，變體數量在 15 個以上的有廈北村、崙頂村、灣內村、竹林村、萬後村、萬惠村、萬生村、香社村、新庄村、新鐘村、水仙村、興全村、興安村與甘棠村。數量遠多於 io[iə]、io<sup>u</sup>[iə<sup>u</sup>]形式。整體而言，分三區來看可以觀察 io[iə]大多集中於何處，但就 io<sup>u</sup>[iə<sup>u</sup>]、ioo[iə]而言則無太大差異，因為這兩種形式的變體數量眾多，但若再進一步區分，還是能看出多集中在萬丹鄉的南端村落。

## 2.2 變體與年齡層的關係

從圖 2 看變體與年齡層間的關係。首先看，io[iə]多出現在老年層，特別是第一區中多數以老年層為主，中年層、青年層各只出現過 1-5 次內。第二區一樣出現在市中心的萬惠村、寶厝村、萬全村，且三個年齡層都有。第三區則是出現在新鐘村、甘棠村，出現在老年層與中年層。

io<sup>u</sup>[iə<sup>u</sup>]也是每一個村都有，變體數量在 15 個以上的村有廈北村、崙頂村、灣內村、竹林村、寶厝村、萬生村、香社村、新庄村、甘棠村。就整個萬丹鄉來看，老年層讀 io<sup>u</sup>[iə<sup>u</sup>]的居多，有 16 個符號，中年層有 17 個，青年層有 14 個。而 ioo[iə]形式的數量更多，老年層、中年層、青年層各有 30、31、33 個符號標記，是三個變體的總數中數量最多的，特別集中在萬丹鄉的下半部。

就 io[iə]而言，老年層較中年層多，中年層又較青年層多，相較之下，老年層保持得較好。io<sup>u</sup>[iə<sup>u</sup>]、ioo[iə]則是後起但數量不少的變體形式。

## 2.3 變體與性別的關係

io[iə]的男性有 13 個符號，女性有 12 個符號，總數是 25 個。io<sup>u</sup>[iə<sup>u</sup>]的男性有 32 個符號，女性有 28 個符號，總數有 60 個。ioo[iə]的男性有 44 個，女性有 49 個，總數為 103 個。從總數量來看，ioo[iə]多於 io<sup>u</sup>[iə<sup>u</sup>]，io<sup>u</sup>[iə<sup>u</sup>]又多於 io[iə]。各變體的性別數量上差異不大，這 3 種形式的變體和性別沒有顯著差異。

# 萬丹鄉地圖

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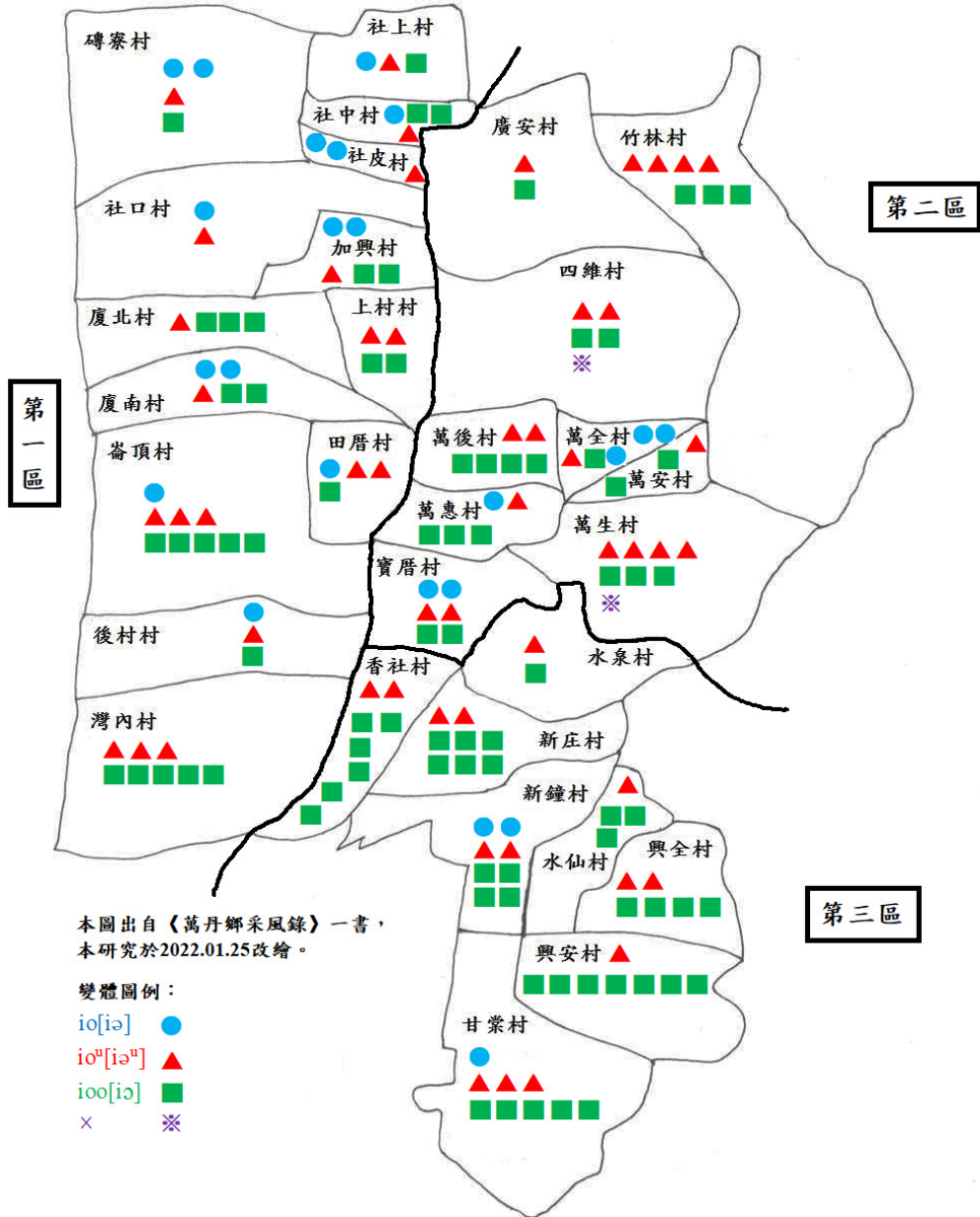


圖 1: 103 位發音人 6 個詞彙的變體分佈圖



# 萬丹鄉地圖

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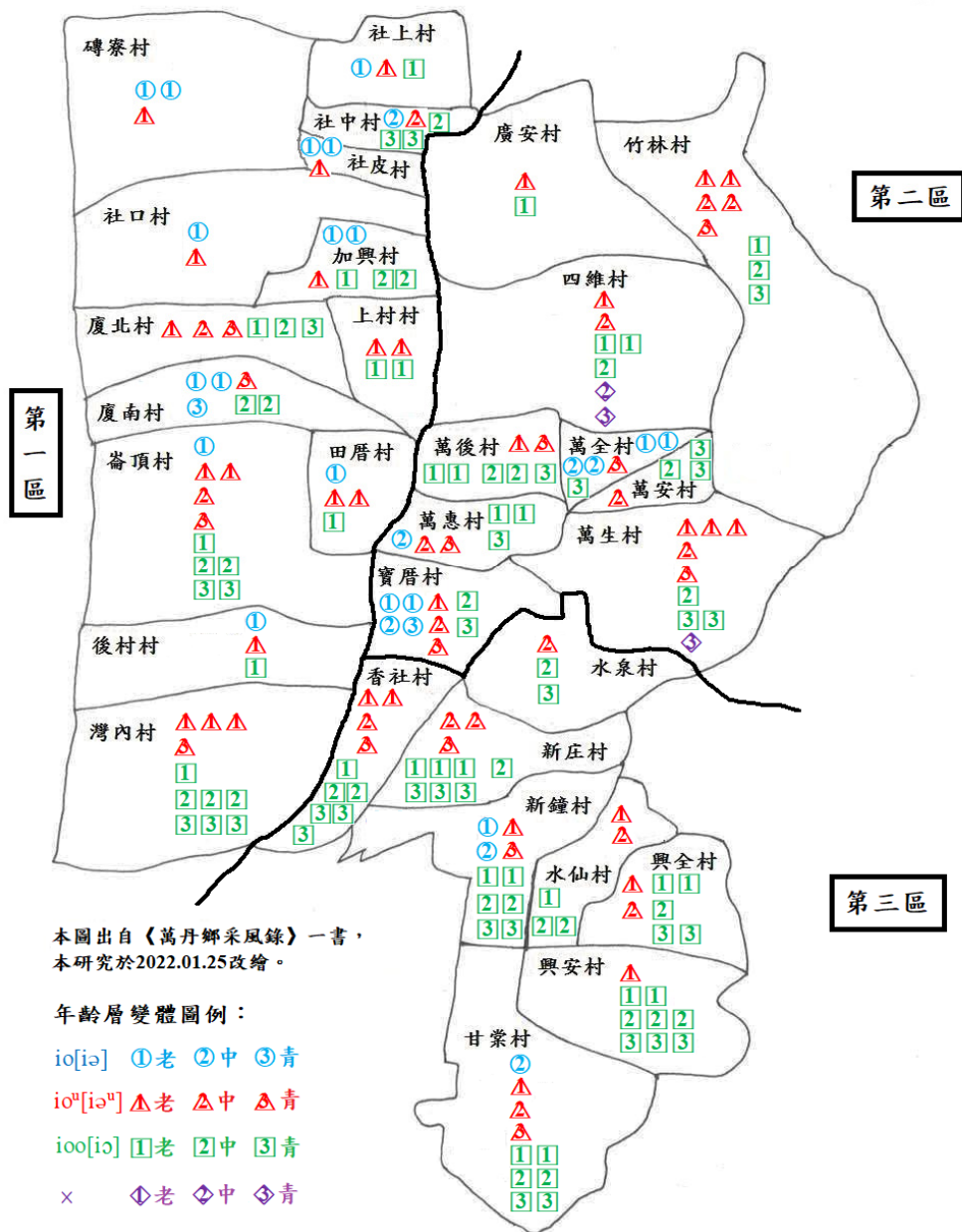


圖 2：變體與年齡層的分佈圖

萬丹鄉地圖

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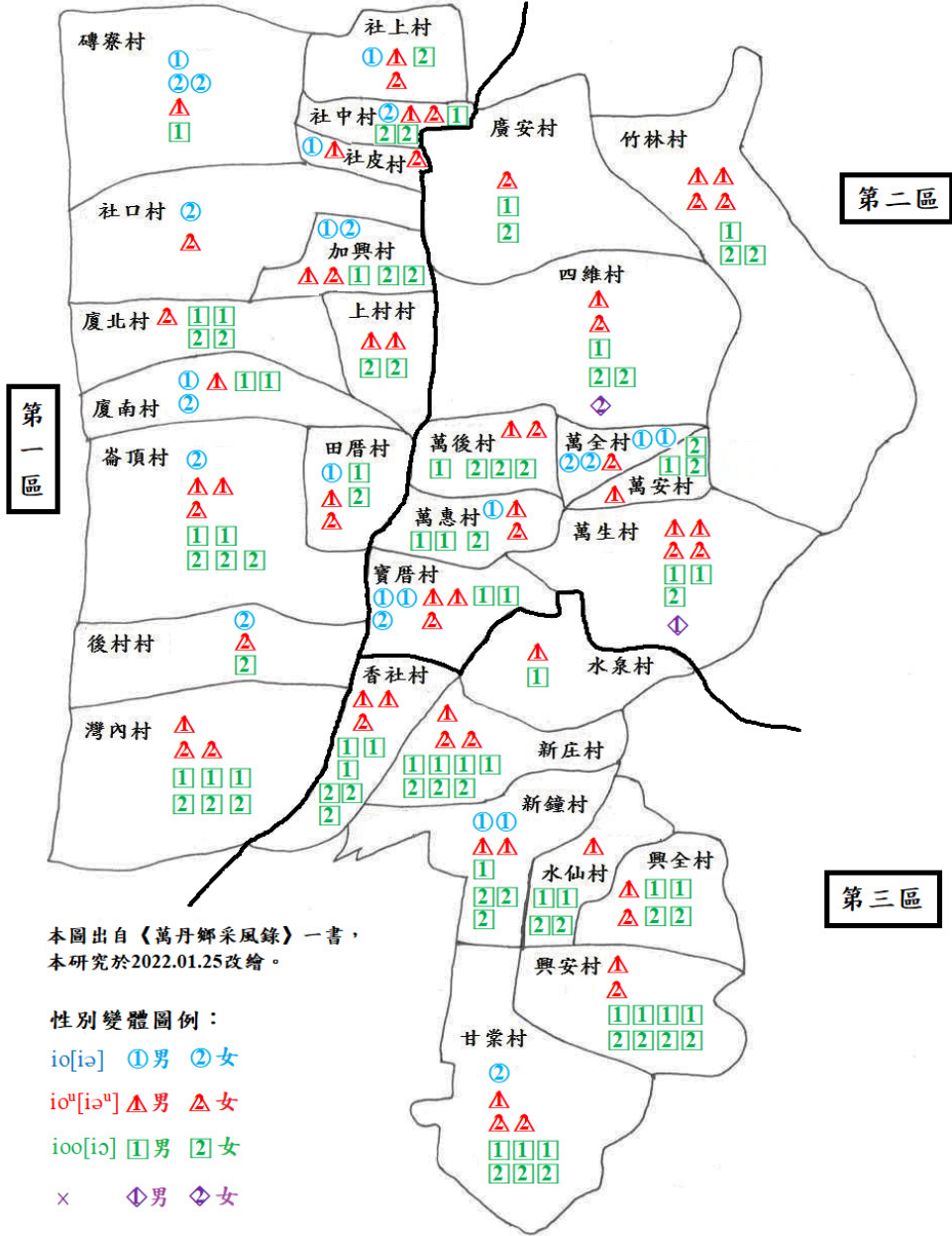


圖 3：變體與性別的分佈圖

## 2.4 變體與聲母、韻母、客語底層的關係

問卷的設計上，盡量將台語聲母都納入，除了上面所討論的這 6 個詞彙：「鈞 tiò」、「著 tiòh」、「蕉 tsio」、「燒 sio」、「橋 kiô」、「腰 io」，其他詞彙多數以 io<sup>u</sup>[iə<sup>u</sup>]、ioo[iɔ] 變體為多。因此就目前 103 位發音人的調查結果來看，和聲母沒有顯著的關係。

觀看 io[iə]、io<sup>u</sup>[iə<sup>u</sup>]、ioo[iɔ] 在元音舌位圖內的位置，如圖 4，可知 io[iə] 是 [i] 加上央元音 [ə]，io<sup>u</sup>[iə<sup>u</sup>] 則是發 [iə] 之後嘴唇聚攏，以 [u] 收尾，舌位往後移動，再進階到下一個層次便是去央元音 [ə]，直接以 [i] 配合後圓唇元音 [ɔ]，形成 ioo[iɔ] 變體。因此 io[iə] > io<sup>u</sup>[iə<sup>u</sup>] > ioo[iɔ] 亦可視為央元音的調整，由 [ə] 後移至 [ɔ] 的過程與體現。

	舌面前		舌面央	舌面後	
	展唇，圓唇			展唇，圓唇	
高	i	y	i	u	u
半高	e		ə	ɤ	o
			ə		
半低	ɛ				ɔ
低			a		

圖 4：元音舌位圖

問卷內的第 23-28 個詞彙，是用以訪問是否有客語底層的詞彙，目前的調查結果呈現出沒有顯著關聯。而這也和萬丹鄉內雖有 3 個地名有客厝，但卻沒有客家人居住於客厝的現況相符。

## 三、結語

〈茄燒白〉字類例字詞彙以 io[iə] 為常態，而 io<sup>u</sup>[iə<sup>u</sup>] 變體除了在萬丹鄉出現，根據前人的調查，在屏東的萬巒、高樹、恆春、車城亦有此變體的紀錄。然而 ioo[iɔ] 則是萬丹鄉〈茄燒白〉再進一步演化的結果，是萬丹鄉的語音特色。萬巒、高樹、恆春、車城等地的 io<sup>u</sup>[iə<sup>u</sup>] 變體是否也有朝向 ioo[iɔ] 變化，尚待更多的調查。

詞彙是有機的變化體，有時注意到時已經完成變化，但透過田野調查可以看到

語音正在變化的過程，這樣的變化是動態的，逐漸擴散的。如王士元、沈鍾偉（1991）在討論音變的過程時述及：

一般討論音變的著作所關心的是語音變化的兩個靜止階段的比較，而不論及這兩個靜止階段之間的過渡階段。這個過渡階段，毫無疑問，應該是個動態過程。因為所有變化在這動態過程中完成。這樣一個從靜態到動態再到靜態的音變三階段可用下圖來表示<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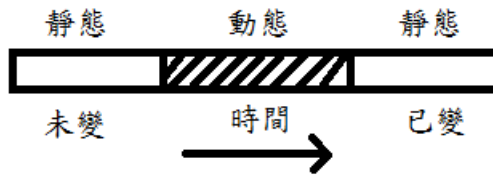


圖 5

圖片來源：王士元、沈鍾偉（1991：15）

詞彙的變化中，有三種情況，有未變化的，已變化的，更有未變與已變共存的階段。王士元、沈鍾偉（1991）：「我們認為，如果是造成音位改變的音變，這種音變必然會以詞彙擴散的方式為其變化機制<sup>7</sup>」。可見得，語音的變化有未變、變體共存、已變這三個不同的階段，並藉由詞彙進行擴散，而變化中的語音會有新、舊變體共存、交替的階段。透過地理語言學呈現語音變體分佈的狀況與詞彙變化動態的描寫，可知萬丹鄉的〈茄燒白〉字類正進行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甚至是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由 io[iə] 逐步往 io<sup>u</sup>[iə<sup>u</sup>] 移動，在這過程便有 io[iə]、io<sup>u</sup>[iə<sup>u</sup>]、ioo[iɔ] 三種變體形式共存的現象。

而這樣的語音變化動機可能是央元音的位移調整所造成。在性別上無顯著差異，目前亦無發現客語詞彙底層的影響，而在年齡層上的差異較大。比較三個年齡層來看，老年層保留 io[iə] 較多，中、青年層則多為 io<sup>u</sup>[iə<sup>u</sup>]、ioo[iɔ]。將此次的調查與 2008 年的調查做真實時間的比較，會發現 io<sup>u</sup>[iə<sup>u</sup>]、ioo[iɔ] 的數量有增加，特別是 ioo[iɔ] 增加最多，io[iə] 雖然有減少，但仍有一定的數量，即 ioo[iɔ] 的地盤逐漸擴張中。

<sup>6</sup> 引自王士元、沈鍾偉（1991：15）。

<sup>7</sup> 引自王士元、沈鍾偉（1991：18）。

附記：感謝田野調查過程中給予我協助的親朋好友與發音人，因為有你們的協助我才能順利完成目前的調查。亦感謝老師們的指導，讓筆者能將調查結果具體呈現在文章內。感謝上天與所有的一切！

## 參考文獻

- 王士元、沈鍾偉 1991 〈詞彙擴散的動態描寫〉《語言研究》1：15-33
- 王桂蘭 2017 〈試探〈茄燒白〉字類在屏東縣萬丹鄉的語音呈現—以上村村、香社村和興安村為例〉《屏東文獻》21：87-124
- 李明進 2004 《萬丹鄉采風錄》，屏東縣萬丹鄉：屏東縣萬丹鄉采風社增訂 2 版
- 洪惟仁 1996 《〈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臺北市：臺灣分館初版
-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特藏資料編輯委員會 1996 《臺灣文獻書目解題（十八）第五種 語言類》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 張屏生 2007 《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冊一·論述篇》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再版
- 張屏生 2008 〈移民族群標誌—恆春地區福佬客客家話殘餘詞彙特徵〉，2008 年「國家與族群」國際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地點：國立中山大學。此文已收入張屏生（2012：177-188），文章名為〈恆春地區福佬客客家話特徵語彙與使用調查〉
- 張屏生、呂茗芬 2012 《臺灣客家之區域語言調查：高屏地區客家話多樣化現象研究》（臺灣客家族群史專題研究 4-1）臺北市客家委員會；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初版
- 黃謙纂輯 1831 《增補彙音妙悟》「清道光辛卯年間孟春重鑄」、「桐城黃澹川鑒定」的版本
- 董忠司 2001 《福爾摩沙的烙印：臺灣閩南語概要（下冊）》台北市文建會第 1 版第 1 刷
- 謝秀嵐 1818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重修版

附錄

〈茄燒白〉字類在屏東縣萬丹鄉的語音變體分佈研究初探—問卷

一、受訪者資料

訪問日期： 年 月 日 方式：實地田調 數位田調 編號：

項目	內容	項目	內容	項目	內容
姓名		祖先居住地		祖籍	
性別	<input type="checkbox"/> 生理男 <input type="checkbox"/> 生理女	父親居住地		堂號	
年次	____年 <input type="checkbox"/> 老 <input type="checkbox"/> 中 <input type="checkbox"/> 青	母親居住地		教育程度	
職業		是否遷徙過		母語	<input type="checkbox"/> 台 <input type="checkbox"/> 客 <input type="checkbox"/> 原 <input type="checkbox"/> 華 <input type="checkbox"/> 其_
村別		配偶居住地		是否會客語	<input type="checkbox"/> 會 <input type="checkbox"/> 稍微 <input type="checkbox"/> 不會
古地名		備註：			

二、〈茄燒白〉字類例字詞彙

次序	〈茄燒白〉 字類例字	A. io[iə]	B. io <sup>u</sup> [iə <sup>u</sup> ]	C. ioo[iɔ]	備註詞彙
1	表 pió				時間表、報表
2	票 phiò				郵票、車票、投票
3	廟 biō				城隍廟、媽祖廟
4	釣 tiò				釣魚
5	著 tióh				著毋著
6	糶 thiò				糶米（賣米）
7	瞭 lió				目睷小瞭一下。
8	蕉 tsio				弓蕉
9	借 tsioh				借過、借錢
10	石 tsióh				璇石（鑽石）、吸石（磁鐵）
11	笑 tshiò				滾耍笑（開玩笑）、好笑神
12	尺 tshioh				公尺、一支尺
13	燒 sio				發燒、燒燒
14	惜 sioh				可惜、惜惜
15	尿 jiō				放尿

16	茄 kiô				茄仔
17	橋 kiô				萬大橋
18	祛 khioh				祛起來、祛恨
19	蟯 giô				粉蟯、蟯仔
20	葉 hiòh				樹葉仔、茶葉
21	腰 io				腰
22	藥 ióh				農藥
23	月娘	A. □gue <sub>11</sub> -n̄u <sup>13</sup> B. □gue <sub>11</sub> -kj <sup>55</sup> C. □_____			
24	臭喙角	A. □ts <sup>h</sup> au <sub>51</sub> ts <sup>h</sup> ui <sub>51</sub> kak <sup>3</sup> B. □nuā <sub>11</sub> ts <sup>h</sup> ui <sub>51</sub> kak <sup>3</sup> C. □_____			
25	隱弓蕉	A. □un <sup>51</sup> B. □hun <sup>55</sup> C. □pəŋ <sup>33</sup> D. □tian <sup>33</sup> E. □eu <sup>55</sup> kiun <sub>11</sub> tseu <sup>13</sup> F. □_____			
26	陰陽人	A. □puā <sub>51</sub> kaŋ <sub>33</sub> bə <sub>55</sub> a <sup>51</sup> B. □puā <sub>51</sub> lam <sub>33</sub> n̄u <sub>33</sub> ā <sup>51</sup> C. □_____			
27	枇杷	A. □ti <sub>33</sub> pe <sup>13</sup> B. □pi <sub>33</sub> pe <sup>13</sup> C. □p <sup>h</sup> i <sub>33</sub> pe <sup>13</sup> D. □_____			
28	盪鞦韆	A. □hāi <sub>51</sub> ts <sup>h</sup> an <sub>33</sub> ts <sup>h</sup> iu <sup>55</sup> B. □hāi <sub>51</sub> ts <sup>h</sup> ian <sub>33</sub> ts <sup>h</sup> iu <sup>55</sup> C. □hāi <sub>51</sub> k <sup>h</sup> an <sub>33</sub> ts <sup>h</sup> iu <sup>55</sup> D. □hāi <sub>51</sub> kəŋ <sub>11</sub> kəŋ <sup>51</sup> E. □tiau <sup>55</sup> koŋ <sub>11</sub> koŋ <sup>55</sup> F. □ts <sup>h</sup> o <sup>53</sup> koŋ <sup>55</sup> koŋ <sup>11</sup> G. □_____			

## The Phonological Variants and Distribution of rhyme kio and sio in Wandan Township of Pingtung County

Wang Kuei-la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research topic of this study is “The Phonological Variants and Distribution of rhyme kio and sio in Wandan Township of Pingtung County”. Using field research as the method focus of research, this study collects speech data of 103 persons from elderly, mid-age and young populations across 30 villages of this township. The objective is to explore the phonological variants and distribution of rhyme kio and sio phonological variants in Wandan Township of Pingtung County and draw a distributive diagram of distribution of Wandan Township.

This study classifies the collected corpus into three types, including io[iə], io<sup>u</sup>[iə<sup>u</sup>], and ioo[iə], and calculates the variants in each word group in each village. Based on the

obtained statistics and the geolinguistic model, this study creates a diagra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variants, discusses how to distinguish between villages in the variants, and identifies the type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language in Wandan Township.

The Phonological Variants io[iə] is decline, io<sup>u</sup>[iə<sup>u</sup>], ioo[iə] is increase. There are no special display on gender and Hakka. The phonological variants io[iə] retains in the elderly, and io<sup>u</sup>[iə<sup>u</sup>], ioo[iə] retains in the mid-age and young. The rhyme kio and sio in Wandan Township is changing by the geolinguistic model of diagram and lexical diffusion. The above are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 Linguistic Geography of Fujian: The Words for ‘wind’ and ‘maple tree’

Hsiao-feng CHE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words/morphemes for ‘wind’ and ‘maple tree (*Acer* genus) or sweet gum (*Liquidambar* genus)’ are homophones in Middle Chinese and many Chinese topolects, but their phonetic/phonological shapes in Fujian are quite diverse and their forms are usually not the same. In this paper we will discuss the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se different forms in Fujia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 Three linguistic maps are included.

The words/morphemes for 風 ‘wind’ and 楓 ‘maple tree (*Acer* genus) or sweet gum (*Liquidambar* genus)’ are homophones in Middle Chinese (*Guǎngyùn* spelling 方戎切) and many Chinese topolects (e.g. Beijing [fəŋ<sup>55</sup>]), but the phonetic/phonological shapes for both words in Fujian are quite diverse and the forms of ‘wind’ and ‘maple tree’ are usually not the same.

## 1. ‘Wind’

‘Wind’, depicting a common natural phenomenon, is included among the basic vocabulary in the 100-item Leipzig-Jakarta list and the 200-item Swadesh list (Haspelmath and Tadmor 2009: 73-74). The words for ‘wind’ in Old Chinese (OC), Middle Chinese (MC) and Proto-Tibeto-Burman are shown as follows:

Old Chinese 風 *pjəm Middle Chinese *pjuŋ (Li 1980)	Beijing [fəŋ <sup>55</sup> ] Hong Kong [fəŋ <sup>55</sup> ]
Proto-Tibeto-Burman 1 *g-ləy (Matisoff 2003)	Written Tibetan rdzi Written Burmese le ‘air, wind’ Jingpho bŭŋ-lī
Proto-Tibeto-Burman 2 *buŋ (Matisoff 2003)	Jingpho m̄-bŭŋ; bŭŋ-lī Dulong nam <sup>53</sup> buŋ <sup>53</sup> Geman Deng baun <sup>35</sup>

Though attested as one of the concepts most resistant to borrowing, the forms of ‘wind’ in Fujian are quite complicated through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stant inter-dialectal borrowing (commonly known in Chinese dialectology as colloquial-literary strata). Distinct forms are concentrated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regions.

### 1.1 List of major types of form in Map 1 and 2

(a) **The /huŋ/ type**, including tonally conditioned allomorph /houŋ/ in some localities, concentrates in Eastern Min. Since /h/ and /x/ are not contrastive in most of the dialects in Fujian, forms with these two initials are all classified under the same category. The Datian Guangping 大田廣平 form [hɿ] (a yellow speech balloon in Map 2) is a later development of /huŋ/.

(b) **The /fuŋ/ type**, including variants [fəŋ], [fɿŋ] and [foŋ], is mostly seen in Southwestern Fujian.

(c) **The /hɔŋ/ type**, the literary reading, is widespread in Amoy and Zhangzhou 漳州 regions. Literary readings of both \*-oŋ and \*-uŋ are /ɔŋ/ in the Southern Min heartland.

(d) **The /huaŋ/ type**, a colloquial reading distributed in Quanzhou 泉州 and Chaozhou 潮州 regions.

(e) **The /-aŋ/ type**, the local development of \*-uŋ is /aŋ/. /haŋ/ and /faŋ/ (both fricative initials) distributed in Central Min and rural Liancheng 連城.

(f) **The /piuŋ/ type**, including [pion] (/ioŋ/ and /iuŋ/ neutralization after the bilabial initial in Kienyang 建陽莒口), almost identical with the MC reconstruction, is a Northwestern/Northern archaic characteristics.

(g) **The /puĩ/ type**, including variants [pŋ] and [puai], is a specific Southern Min feature. (f) and (g) are geographically disjunctive. In the peripheral places like Putian 莆田 and Xianyou 仙遊 this type is still spoken as free words, but in other places the form only exists in fixed expressions like:

(1) Zhangzhou: 風時雨 /puĩ-1A si-1B hɔ-3B/ ‘summer shower, literally “wind” + “time” + “rain”’<sup>1</sup>

---

<sup>1</sup> Chaozhou /huaŋ-1A si-1B hou-2B/ and Sixian Hakka /fuŋ-1A sɿ-1B i-2A/ ‘shower ahead of the typhoon’ have the same morphology as Zhangzhou. It is called /sai-1A pak-4A hɔ-3B/ 西北雨 (lit. “northwest” + “rain”) in Taiwanese and Amoy. Cantonese says /kwɔ-3A wən-1B y-2B/ 過雲雨 for ‘shower’. I thank Mr. Lim Kian-hui (<http://hokkienese.com/?p=365>) for bringing this word to my attention.

(2) Zhangpu 漳浦: 南風仔天 /lam-1B puĩ-1A a-2A t<sup>h</sup>ĩ-1A/ ‘humidifying weather in early spring, literally “south wind” + “diminutive suffix” + “weather”’<sup>2</sup>

The tone of all forms are 1A (*yingping* 陰平).

## 1.2 Pho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forms of ‘wind’

A monosyllabic morpheme in Chinese is traditionally analysed as consisting of an initial and a final superimposed by a tone, a coextensive suprasegmental element. We will discuss the pho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se forms briefly below.

### 1.2.1 Development of the initial

‘Wind’ has a MC bilabial \*p-, but by the era of rime tables (e.g. Pulleyblank’s Late Middle Chinese) had become labiodental \*f-, which dominates modern topolects. In Min \*f- is adjusted into h(u)-. Some localities preserve p- intact, but the majority shows h- or f-.

### 1.2.2 Development of the final

The condition for the above \*p- > f- development, as classified in the rime tables, is interpreted as \*pjw- > f-. As Chao (1941) pointed out, the articulatory detail is postulated as below: ‘... if a labial word has a high *i* and further followed by a central or back vowel, which i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a retracted position of the jaw, then there will be a tendency for the lower lip to touch the upper teeth, thus resulting in dentilabials.’ The scheme of pho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corresponding stages of every form are demonstrated as below:

**Table 1, Six types of ‘wind’ and their phonological stages**

風	*pjwŋ	> piwŋ	> pfwŋ	> fuŋ	> -aŋ
(a) /huŋ/				+	
(b) /fuŋ/				+	
(c) /hɔŋ/				+	
(d) /huaŋ/				△	+
(e) /-aŋ/					+
(f) /piwŋ/		+		△	

<sup>2</sup> It is rendered as /lam-1B hɔŋ-1A t<sup>h</sup>ĩ-1A / in Hsinchu 新竹.

Here we treat /huan/ type as /hu+an/ to simplify the analysis. In places showing (d) and (f) ‘wind’ has double readings: the first is the colloquial one shown in Table 1, the other is the literary one appeared in other compounds (e. g. Quanzhou 風水 [hɔŋ<sup>33</sup> sui<sup>55</sup>] ‘geomancy, literally “wind” + “water”’, indicated in Table 1 as △). For type (g), the scenario can be posited differently as \*pjuŋ > pyuŋ > pyoŋ > puoŋ > puon > puĩ > pŋ, a merger of three distinct Middle Chinese rime categories:

(3)	飯 ‘cooked rice’ (*-jwən)	光 ‘light’ (*-wân)	風 ‘wind’ (*-juŋ)
Zhangzhou	puĩ-3B	kuĩ-1A	puĩ-1A
Changtai 長泰	pŋ-3B	kŋ-1A	pŋ-1A
cf. Fuzhou 福州	puoŋ-3B	kuoŋ-1A	(xuŋ-1A)

### 1.3 Strata analysis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Dialects in Fujian, like other Sinitic languages, are comprised of several linguistic strata due to chronological stratification. The initial /f/ or /h/ and the finals corresponding to the /-uŋ/ stage are classified as the literary stratum and the other stages are classified as colloquial. The syllabic composition of all 7 types are illustrated in Table 2:

**Table 2, Syllabic composition of colloquial (C) and literary (L) strata**

Initial	Final	Types
L	L	(a) huŋ, (c) hɔŋ, (b) fuŋ, (e) haŋ, faŋ
L	C	(d) huaŋ
C	C	(f) piuŋ, (g) puĩ

It is intriguing to point out the She 畬 dialect situation. Although classified by Norman and many scholars as a variety of Hakka, She dialect forms (/pyŋ/ or /puŋ/, not dotted in map 1 and 2, see You 2002) are more akin to Northwestern Fujian /piuŋ/ than the Southwestern /fuŋ/.

The geolinguistic distribution of ‘wind’ forms in Fujian can be summarized in Table 3.

**Table 3, Distribution in Fujian: the ‘wind’ forms**

<i>Northwestern/Northern</i>		<i>Eastern</i>	
<b>(f) piuŋ</b>		<b>(a) huŋ</b>	
<i>Southwestern</i>	<i>transitional</i>		<i>Southern</i>
<b>(b) fuŋ</b>	<b>(e) -aŋ</b>		<b>(c) hŋŋ</b> (inner circle) <b>(d) huaŋ</b> (outer circle) <b>(g) puī</b> (peripheral)

#### 1.4 The “ABA distribution” in Southern Min

It is observed that in Southern Min heartland the free word/morpheme ‘wind’ exhibits “ABA distribution” or concentricity. Regions in which /huaŋ/ is still used are located on the left side (Chaozhou)<sup>3</sup> and right side (Quanzhou and Cangnan 蒼南 county in Zhejiang) of the area, while the /hŋŋ/ form is in use only in the center, from Zhao’an 詔安 in the south to the northernmost Youxi Jiemian 尤溪街面. Since type (d) topolects like Quanzhou has literary /hŋŋ/ forms as well, the distribution (a recent innovation) can be seen as the victory of /hŋŋ/ and the defeat of /huaŋ/, which was abandoned altogether within the region in between.

## 2. ‘Maple tree’

楓 ‘maple tree’ is listed in th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Shuo Wen Jie Zi* (postface in 121 AD), the encyclopedia *Erya* and appeared in *Hanshu* (Li 2002). Korean and Vietnamese borrowed this morpheme to denote ‘maple tree’ in their languages: 단풍나무 [McCune-Reischauer: *tan.p’ung.na.mu*; literally “red”(丹)+ “maple” + “tree”] and *Chi Phong* [tei<sup>33</sup> feŋŋ<sup>33</sup>]. Though it is not a basic vocabulary item in the previous two lists like homophonous ‘wind’, its phonetic shapes are geographically more diverse and

<sup>3</sup> All the coastal Southern Min-speaking area west of the Chaozhou region (e.g. Dianbai 電白, Leizhou 雷州, Xuwen 徐聞 in western Guangdong; Haikou 海口, Wenchang 文昌, Ding’an 定安 in Hainan) possess the /huaŋ/ type except Lufeng 陸豐, Haifeng 海豐 and Zhongshan Sanxiang 中山三鄉.

complicated. Its morphological makeup is either 楓 + (diminutive suffix) + ‘tree’ or 楓 + diminutive suffix.

## 2.1 List of major types of form in Map 3

(a) **The /huŋ/ type** also concentrates in Eastern Min.

(b) **The /fuŋ/ type** is seen in Southwestern Fujian with a narrower distribution compared with ‘wind’.

(c) **The /-aŋ/ type**, distributed in rural Liancheng and the vicinity of Longyan 龍巖, has bilabial onsets. The Longyan form /paŋ/ may look like a regular development of \*-uŋ in Southern Min (e.g. 東 ‘east’ Amoy /taŋ-1A/) but if we adopt a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 this will actually be seen as a regional common trait.

(d) **The /puŋ/ type** is shown sporadically in Southwestern Fujian.

(e) **The /p<sup>h</sup>uŋ/ type** is widely heard among Hakka dialects in Taiwan and is also shown sporadically in Southwestern Fujian with irregular aspirated initials. The entry 楓 in the Basel Mission dictionary lists all 3 forms /fuŋ/, /puŋ/ and /p<sup>h</sup>uŋ/ (MacIver 1926).

(f) **The /\*ɸiuŋ/ type** has a Northwestern/Northern characteristic final with a “softened” initial (Norman 1973).

(g) **The /puĩ/ type** is widespread in Southern Min, including /pŋ/ (with Chaozhou-type variant /puŋ/) and /puai/.

(h) **The /piam~pian/ type** has an obscure etymological origin, but we still put these forms in Map 3.

(i) **The /pVm/ type** appears in Central Min. /-Vm/ corresponds to \*-oŋ.

The tonal category of (f) and (h) type forms are mostly aberrant. Other types are all 1A (*yinping* 陰平).

We can see that the ‘maple tree’ forms exhibit conservative bilabial initials in a lot more places in Fujian than the ‘wind’ forms do, as the total number of (c-g) and (i) types combined almost reaches 60.

## 2.2 Pho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f) and (h) types

### 2.2.1 “Softened” initials due to implosivization of bilabial stop: (f) type

The irregular onsets and tones shown in the forms of Northwestern and Northern Min are residues of implosivization of the Min voiceless unaspirated obstruent initials (Cheng

2004). Examples with MC \*p- show two types of parallel development: \*p- > ɸ- > b- > p<sup>h</sup>- in the Northwest under heavy Gan-Hakka influence and \*p- > ɸ- > Ø ~ fi ~ h before [+high, +round] finals in the North.

(4)	Shaowu 邵武	Kienyang	Songxi 松溪
	楓 ‘maple’ p <sup>h</sup> iuŋ-2A	ioŋ-9 <sup>4</sup>	hioŋ-4B
	飛 ‘to fly’ p <sup>h</sup> ei-2A	ye-9	hœ-4B

### 2.2.2 Etyma and development of (h) type

We consider the forms subsumed under this category are related. Professor Akitani thinks they are probably also derived from 楓, maybe with OC reconstruction in mind. We cannot exclude this possibility, but for now the etymology remains unsolved. Finals in these 5 topolects correspond to MC Div. III or IV words of *Xian* 咸 or *Shan* 山 rime group \*iam or \*ian. Phonological process of the initials in the first three places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e Northern implosivization rule in 2.2.1.

(5)	Shibei 石陂 fiŋ-1B	Fuding Bailin 福鼎白琳	pieŋ <sub>33</sub> <sup>5</sup> (～柴樹)
	Dikou 迪口 iɛ-4B	Zherong 柘榮	pieŋ-1A (～柴)
	Zhenghe 政和 iŋ-3A		

(6) 飛 ‘to fly’ Shibei fiye-1B, Dikou ye-4B, Zhenghe ye-3A, Zherong pue-1A

### 2.3 Strata analysis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e syllabic composition of 7 types (excluding (h)) can be seen in Table 4:

**Table 4, Syllabic composition of colloquial (C) and literary (L) strata**

Initial	Final	Types
L	L	(a) huŋ, (b) fuŋ
C	L	(c) paŋ, (d) puŋ, (e) p <sup>h</sup> uŋ
C	C	(f) *ɸiuŋ, (g) puĩ, (i) pVm

The morphology of Changshan 常山 form is 楓+ /bu/ + ‘tree’. In Datian 大田 two

<sup>4</sup> This form is from Norman (1971: 246). Tone 9 is a tonal category in Northern Min that does not correspond to any traditional tones.

<sup>5</sup> [33] is Bailin’s sandhi tone value. Tonal category of this form is not clear.

forms of 楓 /hoŋ/ and /poŋ/ are juxtaposed.

The geolinguistic distribution of major ‘maple tree’ forms in Fujian is summarized in Table 5.

**Table 5, Distribution in Fujian: the ‘maple tree’ forms**

<i>Northwestern-Northern</i>	<i>Northern-Eastern</i>	<i>Eastern</i>
<b>(f) *biuŋ</b>	<b>(h) *piam/n</b>	<b>(a) huŋ</b>
<i>Southwestern</i>	<i>transitional</i>	<i>Southern</i>
<b>(b) fuŋ, (d) puŋ, (e) p<sup>h</sup>uŋ</b>	<b>(i) pVm (c) paŋ</b>	<b>(g) puī</b>

### 3. Conclusion

This paper offers a preliminary geolinguistic analysis of phonological forms of ‘wind’ and ‘maple tree’ in Fujian. The geolinguistic distribution of the two morphemes in Fujian combined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6.

**Table 6, Distribution in Fujian: ‘wind’-‘maple tree’ forms combined**

<i>Northwestern</i>	<i>Northern</i>	<i>Eastern</i>
<b>piuŋ-*biuŋ</b>	<b>piuŋ-*biuŋ (Kienyang) huŋ-*piam/n (Zhenghe 政和)</b>	<b>huŋ-huŋ</b>
<i>Southwestern</i>	<i>transitional</i>	<i>Southern</i>
<b>fuŋ-fuŋ/puŋ/p<sup>h</sup>uŋ</b>	<b>haŋ-pVm (Yong’an 永安) f/haŋ-paŋ (rural Liancheng)</b>	<b>həŋ-puī (inner circle) huaŋ-pŋ (outer circle) puī-puī (peripheral)</b>



Acknowledgements: This is a revised version of a paper originally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Geolinguistics (ICAG-2) in May 2014, Bangkok, Thailand. The work is partially supported by several research projects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89-2411-H-007-004, 96-2411-H-008-022, 98-2410-H-008-046, 99-2410-H-008-061, 100-2410-H-008-054, 101-2410-H-008-050, 102-2410-H-008-026, 103-2410-H-008-022-MY2, 106-2420-H-008-005, 110-2410-H-008-034). Kongfu, Guangze, Daoshi, Longyan, Zhangpu ('maple tree' only), Liancheng Sibao, Shanghang Gutian and Yongding Kanshi forms are from my field notes. My thanks go to Professor Luo Meizhen 羅美珍, Professor Wei Yen-tsoo 韋煙灶, Professor Yan Xiuhong 嚴修鴻, Professor Tong Choi Lan 湯翠蘭, Professor Liu Hsiu-hsueh 劉秀雪, Professor Chen Hsiao-chi 陳筱琪, Mr. Lo Pi-cheng 羅必鉦, Dr. Ho Chun-hui 何純惠 and Ms. Zeng Shan 曾珊 for providing dialect materials. Thanks also to Ms. Joanne Lau for proofreading this article. The paper is inspired by Professor Mitsuaki Endo's paper 'The words for "wind" in the East Asian languages' at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ian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in December 2013 and it is also a further elaboration of a small part of my PhD dissertation. I am very grateful to Professor Ray Iwata for his guidance all these years.

## References

- Modern local gazetteers of all counti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Fujian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1992. Fukken-shō Renjō-ken Bunkō-kyō Kōbi-son hōgen dōin jihyō 福建省連城縣文亨鄉崗尾村方言同音字表. In Ray Iwata (PI) 『漢語諸方言の総合的研究 (I)』, pp.141-154
- Akitani, Hiroyuki. 1993. Binhokugo Shōkei hōgen dōin jihyō 閩北語松溪方言同音字表. *Kaipian* 開篇 11: 51-67
- Akitani, Hiroyuki. 2001. *Wuyu Jiangshan Guangfeng Fangyan Yanjiu* 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 Matsuyama: Ehime University
- Akitani, Hiroyuki. 2005. *Zhenan de Mindong-qu Fangyan* 浙南的閩東區方言.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Akitani, Hiroyuki. 2008. *Minbei-qu 3 Xianshi Fangyan Yanjiu*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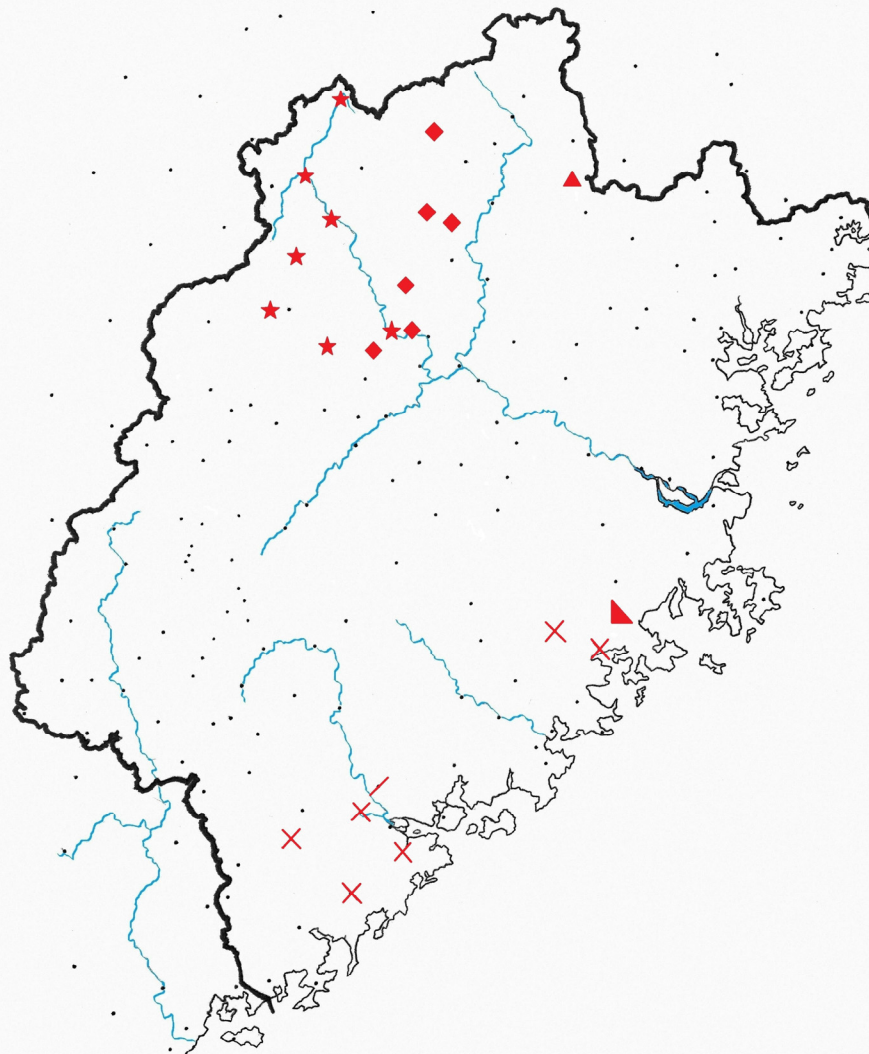
- Akitani, Hiroyuki. 2010. *Mindong-qu Funing-pian 4 Xianshi Fangyan Yinyun Yanjiu* 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 Fuzhou: Fuzhou Renmin.
- Branner, David Prager. 1996. A Gerchuan Juyu 隔川朱餘 dialect notebook.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2: 289-349.
- Branner, David Prager. 2000.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ology: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in and Hakka*.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Cai, Guomei 蔡國妹. 2016. *Puxian Fangyan Yanjiu* 莆仙方言研究.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 Cao, Zhiyun 曹志耘 et al. 2000. *Wuyu Chu-Qu Fangyan Yanjiu*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 Tokyo: Kōbun
- Chang, Ping-sheng 張屏生. 1996. *Tong'an fangyan ji qi bufen xiangguan fangyan de yuyin diaocha he bijiao* 同安方言及其部分相關方言的語音調查和比較. PhD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 Ping-sheng 張屏生. 2007. *Taiwan-diqu Hanyu fangyan de yuyin he cihui* 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 Volume 3. Tainan: King-an
- Chao, Yuen Ren. 1941.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HJAS* 5: 203-33
- Chen, Guoqiang 陳國強 and Yongzhe Cai 蔡永哲 (eds.). 1990. *Chongwu renleixue diaocha* 崇武人類學調查. Fuzhou: Fujian Jiaoyu
- Chen, Siu-ki 陳秀琪. 2006. *Minnan Kejiahua Yinyun Yanjiu* 閩南客家話音韻研究. PhD dissertation, National Changhua Normal University
- Chen, Zhanqiang 陳章太 and Rulong Li 李如龍. 1991. *Minyu Yanjiu* 閩語研究. Beijing: Yuwen.
- Cheng, Hsiao-feng 鄭曉峯. 2001. *Guangze Dialects of Fujian* 光澤方言研究.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Cheng, Hsiao-feng. 2004. The origin of “softened” initials in Minbei dialect 閩北方言弱化聲母的來源 (in Chinese). HKUST report
- Choy, Chun Ming 蔡俊明 1991. *Chaozhou Fangyan Cihui* 潮州方言詞匯. Hong Kong: CUHK
- Deng, Xiangzhang 鄧享璋. 1996. Shaxian Gaizhu-hua changyong cihui 沙縣蓋竹話常用詞彙(上). *Journal of Sanming College* 2: 22-33
- Feng, Aizhen 馮愛珍. 1987. Fujian-sheng Shunchang-xian jingnei fangyan de fenbu 福建省順昌縣境內方言的分布. *Fangyan* 方言 205-214

- Haspelmath, Martin and Uri Tadmor (eds.). 2009. *Loanword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Handbook*.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He, Gengyong 何耿鏞. 1993. *Kejia Fangyan Yufa Yanjiu* 客家方言語法研究.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 Hirayama, Hisao 平山久雄. 2006. Some problems on the emergence of dentilabialization.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 15-25
- Hu, Songbo 胡松柏 et al. 2009. *Gan-dongbei Fangyan Diaocha Baogao* 贛東北方言調查報告. Nanchang: Jiangxi Renmin
- Huang, Bufan 黃布凡 (editor-in-chief). 1992. *A Tibeto-Burman Lexicon* 藏緬語族語言詞匯. Beijing: Centr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 Huang, Diancheng 黃典誠 (editor-in-chief). 1998. *Fujian Shengzhi Fangyanzhi* 福建省志方言志. Beijing: Fangzhi
- Huang, Xuezen 黃雪貞. 1983. Yongding (Xiayang) fangyan cihui 永定(下洋)方言詞彙(一). *Fangyan* 148-160.
- Li, Bin 李濱. 2012. *Mindong Gutian Fangyan Yanjiu* 閩東古田方言研究.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 Li, Hsueh-yung 李學勇. 2002. Does “qi (槭)” or “feng xiang (楓香)” denote “maple (楓)” -- Contributions of Wang Yun and Xu Kai to Shuo-Wen-Jie-Zi. *Chinese Language Review* 《語文建設通訊》(Hong Kong)71: 50-55
- Li, Fang-kuei. 1980. *Shangguyin yanjiu* 上古音研究.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Li, Rulong 李如龍. 1996. *Fangyan yu Yinyun Lunji* 方言與音韻論集. Hong Kong: CUHK
- Li, Rulong. 2001. *Fujian Xianshi Fangyan 12 zhong* 福建縣市方言志十二種. Fuzhou: Fujian Jiaoyu
- Li, Rulong and Song-hing Chang 張雙慶 (eds.) 1992. *Ke-Gan Fangyan Diaocha Baogao*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 Liang, Yuzhang 梁玉璋 et al. 1982. *Minbei Fangyan Cihui Duibi Shouce* 閩北方言詞彙對比手冊.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mimeographed ms.)
- Lin, Baoqing 林寶卿. 1994. *Changtai-xian Fangyanzhi* 長泰縣方言志. Changtai: Changtai-xian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 Lin, Lunlun 林倫倫. 1996. *Chenghai Fangyan Yanjiu* 澄海方言研究. Shantou: Shantou University.
- Lin, Lunlun and Xiaofeng Chen 陳小楓. 1996. *Guangdong Minfangyan Yuyin Yanjiu* 廣東

- 閩方言語音研究. Shantou: Shantou University.
- Lin, Lunlun and Chunyu Lin 林春雨. 2007. *Guangdong Nan'ao-dao Fangyan Yuyin Cihui Yanjiu*. 廣東南澳島方言語音詞彙研究. Beijing: Zhonghua
- Lin, Qingshu 林清書. 2004. *Wuping Fangyan Yanjiu* 武平方言研究. Fuzhou: Haixia Wenyi.
- Liu, Lunxin 劉綸鑫 (ed.). 1999. *Ke-Gan Fangyan Bijiao Yanjiu*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 Beijing: Zhongguo Sheke
- Long, Anlong 龍安隆. 2007. *Fujian Shao-Jiang Fangyan Yuyin Yanjiu* 福建邵將方言語音研究. PhD. dissert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 Matisoff, James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cIver, D., revised by M. C. Mackenzie. 1926. *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tung Province*. Reprint edition of 2007, Taipei: SMC.
- Nakajima, Motoki 中嶋幹起. 1977. *A Study of the Basic Vocabulary of the Min Dialect in Tongshan Island* 閩語東山島方言基礎語彙集. Tokyo: ILCAA
- Norman, Jerry. 1971. *A Guide to the Chien-yang Dialect*. Princeton: Chinese Linguistic Project, Princeton University.
- Norman, Jerry.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CL* 1: 222-238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man, Jerry. 1995. A glossary of Herpyng dialect.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1: 107-126.
- Qiu, Xifeng 邱錫鳳. 2012. *Shanghang Kejiahua Yanjiu* 上杭客家話研究. Fuzhou: Fujian Renmin
- Sibata, Takesi 柴田武. 1969. *Gengochirigaku no hōhō* 言語地理学の方法. Tokyo: Chikuma Shobō
- Xiang, Mengbing 項夢冰. 1997. *Liancheng Kejiahua Yufa Yanjiu* 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 Beijing: Yuwen
- Xiang, Mengbing. 2002. Liancheng (Wenheng-xiang Wenbao-cun) fangyan tongyin zihui 連城(文亨鄉文保村)方言同音字彙. *Kaipian* 21: 203-221
- Wen, Duanzheng 溫端政. 1991. *Cangnan Fangyanzhi* 蒼南方言志. Beijing: Yuwen
- Yan, Sen 顏森. 1993. *Lichuan Fangyan Yanjiu* 黎川方言研究. Beijing: Zhongguo Sheke

- Ye, Taiqing 葉太青. 2014. *Beipian Mindong Fangyan Yuyin Yanjiu* 北片閩東方言語音研究. Hefei: Huangshan Shushe
- You, Wenliang 游文良. 2002. *Shezu Yuyan* 畬族語言. Fuzhou: Fujian Renmin
- Zhang, Zhenxing 張振興. 1992. *Zhangping Fangyan Yanjiu* 漳平方言研究. Beijing: Zhongguo Sheke
- Zhou, Changji 周長楫 (editor-in-chief). 2007. *Minnan Fangyan Dacidian* 閩南方言大詞典. Revised edition, Fuzhou: Fujian Renmin

# 福建方言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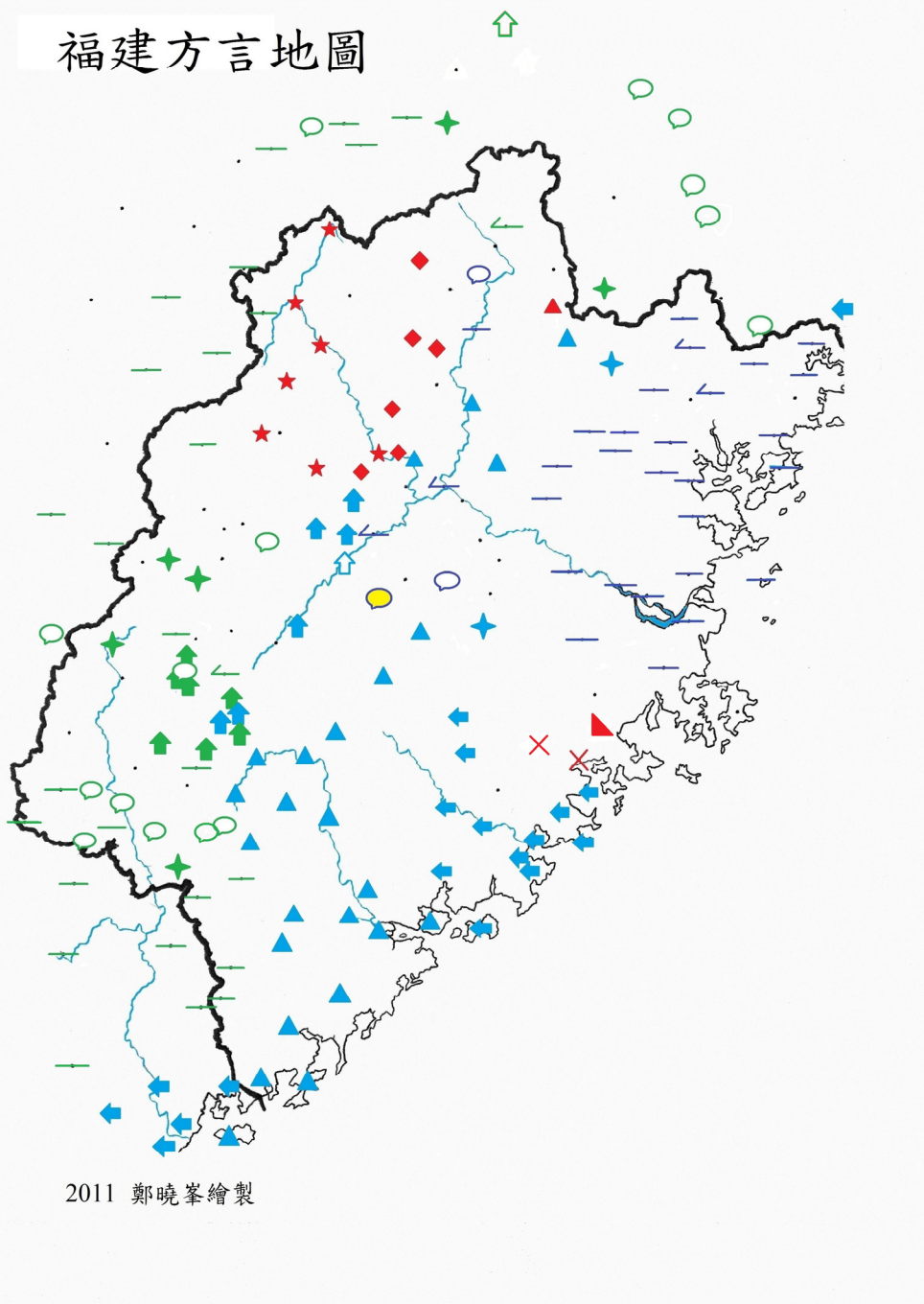
2011 鄭曉峯繪製

Map 1, 'Wind' (bilabial initial, free or bound morpheme)

I: ■ p-

F: ☆ -iuŋ ◇ -ioŋ △ -ɔŋ × -uĩ / -ŋ ▲ -uai

# 福建方言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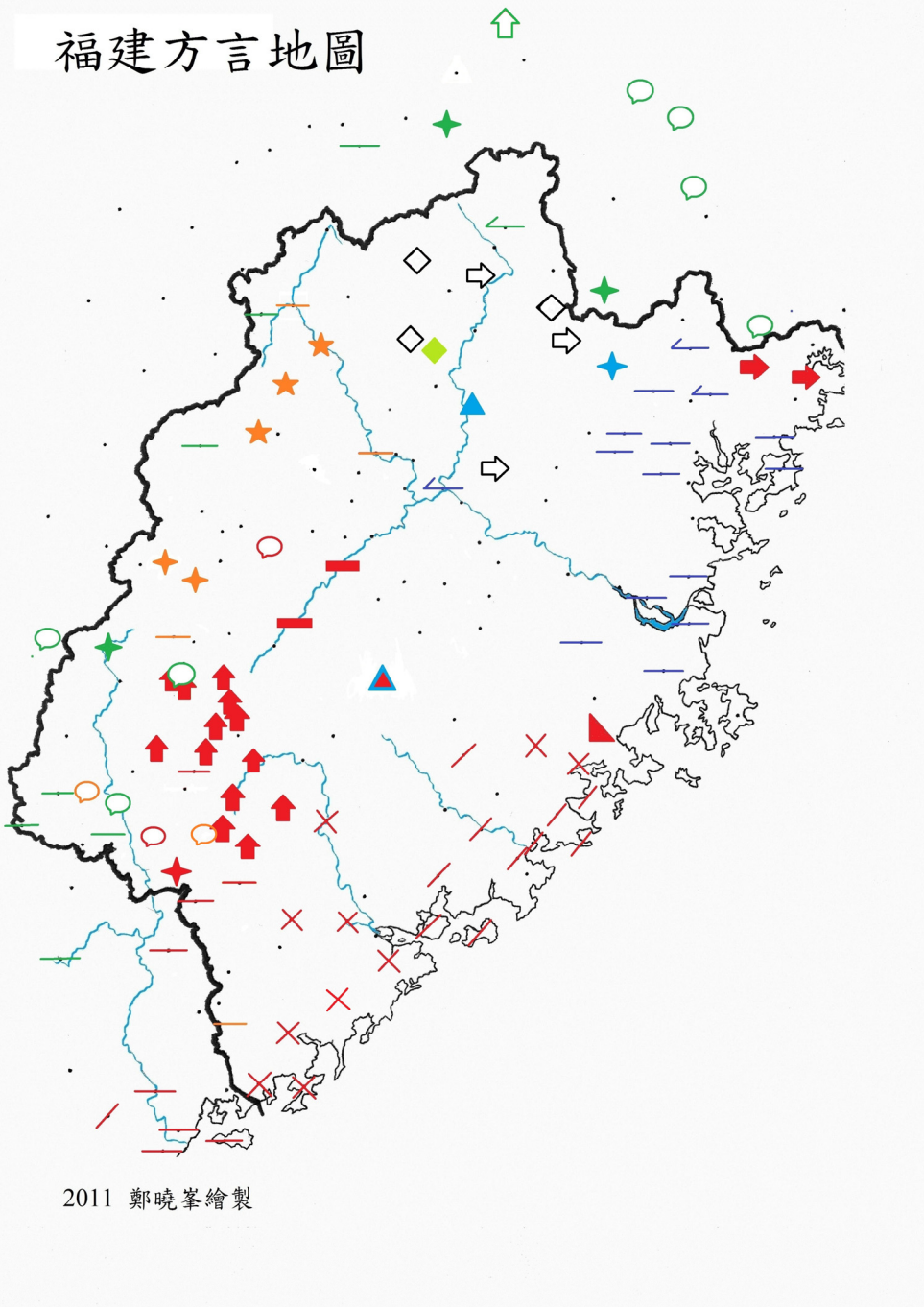


2011 鄭曉峯繪製

Map 2, 'Wind (free word)'

I: ■ p- ■ h/x- ■ f-      F: —-uŋ   ●-əŋ   +-oŋ   <-ouŋ   △-ɔŋ   ☆-iuŋ   ◇-ioŋ  
 ↑ -aŋ   ̂ -ã   ← -uaŋ   × -uĩ   / -ŋ   ▲ -uai

# 福建方言地圖



2011 鄭曉峯繪製

Map 3, 'maple tree'

I: ■ p- ■ ph- ■ h/x- ■ f- ■ n- ■ Minbei type F: —-uŋ ● -əŋ + -oŋ < -ouŋ △ -əŋ  
 ☆ -iuŋ ◇ -ioŋ × -uī / -ŋ ⇨ -iam~ian ↑ -aŋ Ū -ã — Vm



# 语言接触中的“类推”与“回避”

## ——以台湾西海岸为例

李仲民

集美大学

**内容摘要：**干扰词汇连续性变化的因素包括类音牵引、同音冲突、通俗词源等。本文将以“梅”、“妹”、“袜”、“糜”、“媒”等5个字为例，利用 GLOTTOGRAM (グロットグラム) 的图表，观察语言在接触的过程中，是如何产生“类音牵引”与如何进行“同音回避”的作用。

### 一、前言

岩田礼(2011)认为干扰词汇连续性变化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压力”二种。“内部因素”包括通俗词源、类音牵引、类义牵引等所产生的词语变化现象，“外部压力”的来源主要是经由词语传播所造成语言接触而产生。这些经由“内部因素”或“外部压力”对词语产生的影响，通常会使得一地语言(或方言)的词语产生“同音冲突”和“同义冲突”两种现象。“同音冲突”现象是指两种意义(所指)为同一个语音符号发生争夺，“同义冲突”现象则是两种语音符号为同一个意义(所指)发生争夺。“同音冲突”现象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内部因素”所引起，“同义冲突”现象则往往是由于“外部压力”所造成。但是“内部因素”也有可能产生“同义冲突”，“外部压力”也有可能产生“同义冲突”。

当一地的语言(方言)发生“同音冲突”或“同义冲突”的现象时，为了降低辨义的困扰，同音或同义回避便蕴育而生。同音冲突往往采用某一个音改变音读或念成不同声调来回避同音，但也可能地理上的互补布以回避冲突(马濂 1992, Iwata 2006)。同义冲突则往往是经过两个同义词并存、竞分争，然后独留下竞争后的胜利者，但也可能通过这两个同义词对所指的意义缩小或转移来达到并存。

本研究调查的区域，南起高雄小港(地点 01)，北至苗栗竹南(地点 34)沿海 19 个乡镇，直线距离大约 250 公里，是笔者在 2010 年间所调查。

## 二、历史状况

台湾是近代移民地区，汉族移民历史大约只有 400 年的时间。这些移民入垦台湾不但远离了原居地，也造成不同方言使用者移民的混居，因此语言接触非常频繁，所以台湾是观察语言在接触的过程中，如何产生变化的宝库。本文以“梅”（m、mui、bue）、“媒”（hm、bue、mui）、“妹”（bə、mai、mue、be）、“袜”（bə、bueh）、“糜”（bə、mai、mue、be）等 5 个字为例，利用 GLOTTOGRAM（グロットグラム）的图表，观察语言在接触的过程中，如何产生“类音牵引”与如何进行“同音回避”的作用。

“梅”、“媒”、“妹”、“袜”、“糜”这 5 个字，在泉州方言音韵书《汇音妙悟》（1800）与漳州方言音韵书《汇集雅俗通十五音》（1818）中声母均属“文”母，韵母分属于“梅”：梅桧韵，“妹”：科糜韵，“袜”：科桧韵，“糜”：科糜韵，“媒”：梅糜韵<sup>1</sup>。也就是说在《汇音妙悟》中，梅、媒二字同韵（梅韵），妹、袜、糜三字同韵（科韵）。在《汇集雅俗通十五音》中，梅、袜二字同韵（桧韵），妹、糜、媒三字同韵（糜韵）。这情况显示了不论在泉州方言内部或漳州方言内部中，“梅”、“媒”、“妹”、“袜”、“糜”这 5 个字已经有同音冲突的状况。而在台湾泉州方言与漳州方言发生密切接触，因此“梅”、“媒”、“妹”、“袜”、“糜”这 5 个字的念法更加混乱。目前在台湾西海岸“梅”、“媒”、“妹”、“袜”、“糜”这 5 个字的变体如表 1：

表 1：“梅”、“媒”、“妹”、“袜”、“糜”变体类型表

梅	m				bue	mui			
媒		hm				mui	mue	muai	
妹			bə	be	bue		mue	muai	mai
袜			bə	be	bue				
糜			bə	be	bue		mue	muai	mai

由表 1 可以看出，台湾西海岸地区的“梅”、“媒”、“妹”、“袜”、“糜”这 5 个字除了有同音冲突，也有泉州方言与漳州方言因方言接触所造成的同义冲突。在同音冲突与同义冲突这二种现象的双重作用下，应该无法再保持原乡的形式，势必要进行“重

<sup>1</sup> 文中的“梅桧”、“科糜”、“科桧”、“梅糜”，前字“梅”、“科”、“科”、“梅”是指此字在《汇音妙悟》中的韵部；后字“桧”、“糜”、“桧”、“糜”是指此字在《汇集雅俗通十五音》中的韵部。

估” (reinterpretation)。

### 三、台湾西海岸分布状况

#### 1. 梅

梅仔 (梅)

	竹南镇 24	后龙镇 25	通霄镇 26	苑里镇 31	大甲镇 30	大安乡 29	清水镇 28	梧栖镇 27	龙井乡 28	伸港乡 25	线西乡 24	鹿港镇 23	福兴乡 22	芳苑乡 21	大城乡 20	麦寮乡 19	台西乡 18	四湖乡 17	口湖乡 16	东石乡 15	布袋乡 14	北门乡 13	将军乡 12	七股乡 11	台南市 10	茄苳乡 09	永安乡 08	弥陀乡 07	梓官乡 06	楠梓区 05	左营区 04	鼓山区 03	旗津区 02	小港区 01			
1910E							⊙																														
1920E								⊙		⊙		⊙	⊙									☆	■														
1930E	○	⊙	⊙	⊙	○	○			⊙		⊙			⊙	⊙	⊙		☆		☆			■	☆								●	○		○		
1940E							⊙										☆		☆						●		○	○	○	●	○					☆	
1950E	○	⊙		⊙	○	⊙	⊙					⊙			⊙		☆		⊙	☆			●		☆						●		●				
1960E			⊙		⊙				⊙		⊙	⊙	○			☆					☆			☆	○	●	☆	○		○	☆						
1970E		☆					⊙	⊙	⊙	⊙	⊙	⊙	⊙	⊙			⊙						●	○	■	○	○							☆	☆	○	
1980E	○		○	⊙		□						○		●	⊙	☆	☆		○	☆	☆	☆	●				●	○	☆	●							
1990E				⊙						○		☆						⊙																		☆	○

⊙: m. □: bc. ⊙: buē. ○: müc. ●: muāi. ☆: müi. ■: māi. X: NR.

主要可以分为4个区域，地点14至地点19分布变体 buē，地点19至地点28分布变体 müi，这两个区域变体 buē 与变体 müi 分布比较集中。地点01至地点13各变体交杂分布，可见此区各变体正在剧烈竞争中。1980E 以下出生的人也是呈现多种变体分布。

#### 2. 媒

媒人 (仲人)

	竹南镇 24	后龙镇 25	通霄镇 26	苑里镇 31	大甲镇 30	大安乡 29	清水镇 28	梧栖镇 27	龙井乡 28	伸港乡 25	线西乡 24	鹿港镇 23	福兴乡 22	芳苑乡 21	大城乡 20	麦寮乡 19	台西乡 18	四湖乡 17	口湖乡 16	东石乡 15	布袋乡 14	北门乡 13	将军乡 12	七股乡 11	台南市 10	茄苳乡 09	永安乡 08	弥陀乡 07	梓官乡 06	楠梓区 05	左营区 04	鼓山区 03	旗津区 02	小港区 01			
1910E							*																														
1920E								*		◇		*	○									○	■														
1930E	☆	○	※	○	*	*			*		*			*	*	*		○		*				■	*							○	○		○		
1940E							*										*		○				○			*	○	●	○							☆	
1950E	○	○		○	⊕	☆	*				*			⊕		○		■	●		○			*						○	☆						
1960E			○		○				*		*	*	☆			☆					☆			☆	○	○	☆	○		○	☆						
1970E		○					☆	☆	☆	*	☆		☆	*			☆							☆	○	☆	☆	○					○	☆	☆		
1980E	○		☆	○		☆						☆		☆	●	☆	☆		☆	☆	☆	☆	☆					☆	☆	☆	○						
1990E					☆					○		☆							☆																	☆	○

\*: hm. ⊕: m. ◇: mng. ○: müc. ●: muāi. ※: bin lang. ☆: müi. ■: māi. X: NR.

主要以 1950E-1960E 为界，以下(青)大多说变体 mui；以上(老)说变体 hm 为多，但在本区域的两端密集分布着变体 mue 这种型式。从地点 01 至地点 13 来看，mue 这种变体在中、青年层又被 mui 这种变体所取代。全区 1980E 以下几乎都说 mui，可见变体 hm 应为本区的旧形式，变体 mue 次之，变体 mui 为最新的形式。

### 3.妹:

小妹(妹)

	竹南镇 01	后龙镇 02	通海乡 03	苑里镇 04	大甲镇 05	大安乡 06	清水镇 07	梧栖镇 08	龙井乡 09	伸港乡 10	线西乡 11	鹿港镇 12	福兴乡 13	芳苑乡 14	大城乡 15	麦寮乡 16	台西乡 17	四湖乡 18	口湖乡 19	东石乡 20	布袋乡 21	北门乡 22	将军乡 23	七股乡 24	台南市 25	茄寮乡 26	水安乡 27	弥陀乡 28	梓官乡 29	楠梓区 30	左营区 31	鼓山区 32	旗津区 33	小港区 34		
1910E						★																														
1920E							★		★		★	○									△	○														
1930E	○	○	○	○	○	○		○		★			★	□	★		○		□					■	○					○	○			○		
1940E						○											□		△				○		○	○	○	●							○	
1950E	○	○		○	○	★	★				□			□		□		○	□		○			○						○		○				
1960E		○		○				○		□	★	○		○						○			○	○	○	○	○	○	○	○	○	○	○	○		
1970E		○				★	★	○	□	□		◎	★				□						○	○	●	○	○						△	○	○	
1980E	○	○	○	○							○	★	●	○	○		□	○	△	△	○							○	○	○	○					
1990E				○						◎	○							○																	○	△

★: bə. □: be. ○: mûc. ●: muâi. △: mċ. ■: mǎi. ◎: buc. X: NR.

主要可以分为 3 个区域，两侧比较统一；中部较为交杂。两侧都为变体 mue。中部大致地点 15 至地点 20 为变体 be；地点 21 至地点 28 为变体 bə。且变体 be 的形式还往地点 21 至地点 28 方向扩张。但看 1980E 以下则大多为变体 mue 了。这是一个小区域内部竞争，但后来又遇到大区域的强势变体的入侵。就像战国时代中型国家去侵略小型国家，后来却引来大型国家的入侵。

#### 4. 袜

袜仔 (靴下)

	竹南镇 34	后龙镇 33	通霄乡 32	苑里镇 31	大甲镇 30	大安乡 29	清水镇 28	梧栖镇 27	龙井乡 26	伸港乡 25	线西乡 24	鹿港镇 23	福兴乡 22	芳苑乡 21	大城乡 20	麦寮乡 19	台西乡 18	四湖乡 17	口湖乡 16	东石乡 15	布袋乡 14	北门乡 13	将军乡 12	七股乡 11	台南市 10	茄苳乡 09	水安乡 08	弥陀乡 07	梓官乡 06	楠梓区 05	左营区 04	鼓山区 03	旗津区 02	小港区 01				
1910E						★																																
1920E							★		★		★	◎									◎	◎																
1930E	◎	◎	◎	◎	□	◎		◎		★			★	□	□				□					◎	◎						◎	◎			◎			
1940E							★											◎						◎			◎	◎	◎	◎							◎	
1950E	◎	◎		◎		□	★	★				★				◎			□		◎	◎				◎					◎			◎				
1960E		◎		◎				◎		□	★	□				◎					◎			◎	◎	◎	◎	◎	◎			◎	◎					
1970E		□					★	★	◎	◎	□		□	★					□					◎	◎	◎	◎	◎						◎	◎	◎		
1980E	◎		◎	◎		□						◎		★	◎	◎	◎			□	□	◎	◎	◎				◎	◎	◎	◎							
1990E					◎					◎		□								□																	◎	◎

★: bə. □: be. ◎: buē. X: NR.

主要有 3 种变体，分为 4 个区域。两侧为变体 buē、再来是变体 be、中间是变体 bə。这种分布形式像是 ABA 分布，但李仲民 (2017) 已证明这是移民所造成的结果，与语言变化的“周围论”无关。1980E 以下则大多为 buē，少数为 be。

#### 5. 糜

糜仔 (お粥)

	竹南镇 34	后龙镇 33	通霄乡 32	苑里镇 31	大甲镇 30	大安乡 29	清水镇 28	梧栖镇 27	龙井乡 26	伸港乡 25	线西乡 24	鹿港镇 23	福兴乡 22	芳苑乡 21	大城乡 20	麦寮乡 19	台西乡 18	四湖乡 17	口湖乡 16	东石乡 15	布袋乡 14	北门乡 13	将军乡 12	七股乡 11	台南市 10	茄苳乡 09	水安乡 08	弥陀乡 07	梓官乡 06	楠梓区 05	左营区 04	鼓山区 03	旗津区 02	小港区 01						
1910E							★																																	
1920E								★		★		★	○									■	■																	
1930E	○	○	○	○	○				○		★			★	□	★			□		■				■	○											●	●	●	
1940E							★												□		□				●		◎	●	●	●									○	
1950E	○	○		○		○	★	★				○				□					●	■		●		○												●	●	
1960E		○		○					○		○	★	○			○						■			●		○	●	●	●									●	●
1970E		○					★	○	○	◎	○		○	★					□					●	●	■	○	●										●	●	●
1980E	○		○	○		○						●		★	●	●	○				●	●	●	■	●				●	○	●	●							●	●
1990E					○					○		◎									●																		●	●

★: bə. □: be. ◎: buē. ○: müē. ●: muāi. ■: māi. ☆: müi. X: NR.

主要可以分为 3 个区域，两侧比较统一中部较为交杂。地点 01 至地点 08 大多为变体 muai，地点 29 至地点 34 为变体 müē。变体 bə 比较集中在地点 19 至地点 28 的老年层，所以这应该是地点 19 至地点 28 的旧形式。在地点 11 至地点 15 区域中，变体 mai 应该是旧形式。地点 16 至地点 20 区域中，变体 be 应该是旧形式。1980E 以

下则大多为 muai (南) 与 mue (北), 可见地点 11 至地点 28 的中部地区, 完全无法抵抗来自南方 muai 与北方 mue 的扩张。

#### 四、“类音牵引”与“同音冲突”(重估的结果)

在前一小节中我们看到了“梅”、“妹”、“袜”、“糜”、“媒”这 5 个字个类型的各自分布情况, 现在将这 5 个字列在同一表中的状况如表 2:

表 2: “梅”、“妹”、“袜”、“糜”、“媒”5 字综合表

	竹園嶺 12	后溪 23	通步 24	番嶺 25	古市嶺 26	大寮 27	清水嶺 28	梧槽嶺 29	芒寮 30	排寮 31	排寮 32	芒寮 33	大寮 34	芒寮 35	台西 36	四湖 37	口湖 38	朱寮 39	北門 40	北門 41	七寮 42	台南 43	南寮 44	永寮 45	安寮 46	梓寮 47	排寮 48	左寮 49	蘇寮 50	鹿寮 51	小寮 52	
1910E							♠																									
1920E							♠		v	♠	♣								»	⌘												
1930E	♠	♣	+	♣	⌘	≥		☺	♠			♠	※	<	#	Ж						□					Δ	♥		♥		
1940E						♪									⊖	>					Δ	@	♥	Π	Π						⊙	
1950E	♀	♣		♣	↓	☺	♠			†		=	v	⊖	ε	Δ					□					Δ	Σ					
1960E		♣		♣		☺		☺	♠	△		♪						‡			♦	♀	Δ	♦	♥		♥	♦				
1970E	&				☺	3	☺	♠	♠	≤		↓	♠		☺						Σ	♥	§	♠	♥			±	♦	☺		
1980E	♀	♠	♣	d					☺	€	♦	⊙		↑	ε	∧	∕	Σ					Σ	♠	♦	Δ						
1990E				☺			%	ψ							⊙															♦	人	

表 3: 代码表 (次序: “梅”、“媒”、“妹”、“袜”、“糜”)

◎*★★★	♠	◎○○○○	♣	☆☆○◎●	♦	○○◎●	♥	●○○◎●	Δ	○☆○○○	♂
●☆○○●	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	☆○□□○	&	☆☆○□◎	ψ
■*○◎■	Ж	■*■*◎■		☆*□□■	Ж	●●○○◎	Π	◎■◎◎●	⊖	◎☆☆★○	3
□☆○□○	d	◎☆○□●	⊙	○○●◎●	Π	◎●●◎●	€	☆*□◎■	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ε	○○◎●	□

1. ★: bə. □: be. ◎: buē. ○: mue. ●: muai. ☆: mui. ■: mai. Δ: me. ◇: mng. \*: hm. ※: bin lang. □: m.

2. 斜体表示声调不同。

### 3.1 同音冲突的回避:

(A)5 个字全部变成不同音 a 型

在: ± (☆○△◎●) (03,1970E)<sup>2</sup>, » (☆○△◎■) (14,1920E), ⚡ (◎☆○□●) (17,1990E), ⌘ (☆●□◎■) (15,1950E), † (◎\*□★○) (23,1950E) 等 5 个地点,“梅”、“媒”、“妹”、“袜”、“糜”这 5 个字变成完全不同音。

(B)5 个字全部变成不同音 b 型

在: ✕ (☆\*□□■) (15,1920E), ↑ (○☆□□●) (16,1980E), ω (◎⊕□◎□) (18,1940E), † (◎☆◎□○) (22,1970E), ¶ (◎\*□□○) (24,1960E), ≤ (◎☆□□○) (24,1970E) 这 6 个地点中,“梅”、“媒”、“妹”、“袜”、“糜”这 5 个字也可以视做变成完全不同音。与(A)类不同的是,(B)类增加了声调差异的因素。

综合观察(A)类与(B)类,“梅”、“媒”、“妹”、“袜”、“糜”这 5 个字变成完全不同音的地理分布,大约分布于地点 14 至地点 24 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A)类与(B)类结合在一起观察,这 11 个调查点的重估结果并不相同。重估结果比较相近的只有 † (◎☆◎□○)、¶ (◎\*□□○)、≤ (◎☆□□○) 这 3 个。它们采用了“bue, mui(hm), be(bue), be, mue”这种形式,并配合声调的不同来完成同音回避<sup>3</sup>。

### 3.2 重估多数的类型

表 4: 多数的类型表

次数	类型	次数	类型	次数	类型	次数	类型
8	♠ : ◎*★★★	8	♣ : ◎○○◎○	7	♦ : ☆☆○◎●	7	♥ : ○○○◎●
6	△ : ●○○◎●	4	♂ : ○☆○◎○	4	∑ : ●☆○◎●	3	♀ : ○○○◎○
2	◎ : ◎*○○○	2	☺ : ◎☆★★★	2	☼ : ○☆○◎●	2	■ : ◎☆○◎○
2	■ : ☆*○○○	2	© : ☆☆○◎○				

产生 2 个以上相同重估形式的共计有 14 种类型,这 14 种类型佔总发音人数(105 人)约 56%。从“梅”、“媒”、“妹”、“袜”、“糜”这 5 个字的念法中,依照“妹”、“袜”、

<sup>2</sup> 文中符号代码 ± (☆○△◎●) (03,1970E) 是指:“±”代码内涵“☆○△◎●”,(☆○△◎●)依序为“梅”、“媒”、“妹”、“袜”、“糜”5 个字念法的代码,(03,1970E)代表(地点编号,年龄层)。文中均简略写成如此。

<sup>3</sup> “mui”与“hm”的差异在于文白读的不同,但均为偏泉州腔类型。“糜”念“mue”在台湾的闽南语研究中认为是属于偏漳州腔的形式。

“糜”这 3 个字念法的异同可以分为 3 类：

(1) “妹”、“袜”、“糜”3 字为“★★★” (bə, bə, bə) 共计 10 个

“妹”、“袜”、“糜”3 字在《汇音妙悟》同为“科韵”。在《汇集雅俗通十五音》中“妹”、“糜”同为“糜韵”，“袜”为“桧韵”，因此保持“妹”、“袜”、“糜”3 字同音是维持原乡的旧形式。在这 10 个发音人中，差异只在于“媒”字念成 hm 或 mui 的差别。hm 与 mui 的念法均属于偏泉州腔的类型，只是 hm 为白话音，mui 为文读音而已。这 10 个发音人主要分布在地点 21 至地点 28 之间，且为 1950 年代以前出生的发音人，所以这种类型应该是本区未发生重估前的旧形式。

(2) “妹”、“袜”、“糜”3 字为“○○○” (mue, bue, mue) 共计 21 个

“妹”、“糜”与“袜”不同音，这种类型类似《汇集雅俗通十五音》的分韵方式。在地理分布上于地点 30 至地点 34 之间呈片分布，主要为♣ (◎○○◎○)、♀ (○○○○◎○)、♠ (○☆○○◎○) 这 3 种类型。在《汇集雅俗通十五音》中“梅”、“袜”同为“桧韵”，“媒”、“妹”、“糜”同为“糜韵”。因此♣仍符合《汇集雅俗通十五音》的分韵，尚未发生重估的情形。在♀中“梅”字应该是受了“类音牵引”的“梅”、“媒”、“妹”同音的影响，产生了“类推”作用，使得“梅”、“媒”、“妹”三字成为同音。♠类型则是“媒”念为 mui，这是台湾西海岸青年层最常见的新形式。

(3) “妹”、“袜”、“糜”3 字为“○○●” (mue, bue, muai) 共计 26 个

无论在《汇音妙悟》或是《汇集雅俗通十五音》中，“妹”、“袜”、“糜”3 字至少会有 2 个字同韵，“妹”、“袜”、“糜”3 字不同韵，应该是由于同音冲突发生了同音回避现象。从地点 01 至地点 15，虽然重估后所选择的类型有所不同，但都产生了“妹”、“袜”、“糜”3 字同音回避现象。可见“妹”、“袜”、“糜”3 字同音回避的现象，在台湾南部是一种趋势。

“梅”、“媒”2 字又可以分成 2 种状况，“梅”、“媒”2 字同韵或“梅”、“媒”2 字不同韵。如果将“梅”、“媒”同韵视为偏泉州腔的类型，则“梅”、“媒”2 字同韵的现象是保留了偏泉州腔旧系统。“梅”、“媒”2 字同韵为♥与♠，两者的差异在于♥选用了 mue，♠选用了 mui。♥选用 mue 造成了“梅”、“媒”、“妹”3 字同韵，这应该是“梅”、“媒”、“妹”3 字互相“类音牵引”的结果。♠选用 mui 则维持了“梅”、“媒”不与“妹”、“袜”、“糜”同韵的偏泉州腔旧系统。但要特别注意的是，选用了 mue 的♥多分布在 1970 年代以上的中、老年层，而选用了 mui 的♠却多分布在 1970 年代以下的青年层。这种年龄层的分布情况，让我们不得不排除♠选用 mui 维持了“梅”、“媒”不与“妹”、“袜”、“糜”同韵的现象，是偏泉州腔旧系统的残留。这现象的产生，应该只是“梅”、“媒”两个字在各自传播与变化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巧合。



## 五、结论

本文试着以“梅”、“妹”、“袜”、“糜”、“媒”这 5 个字在台湾西海岸闽南语中的分合情形，观察在“同音冲突”和“同义冲突”两种现象交互作用下，语言（方言）如何产生“类音牵引”与“同音回避”的作用。在本文的例子中，我们发现了以下现象：

1. 词语的传播与变化是各自进行，并非有意识的整组一起变化。

“梅”、“媒”、“妹”、“袜”、“糜”这 5 个字，在泉州方言音韵书《汇音妙悟》中，梅、媒二字同韵（梅韵），妹、袜、糜三字同韵（科韵）。在漳州方言音韵书《汇集雅俗通十五音》中，梅、袜二字同韵（桧韵），妹、糜、媒三字同韵（糜韵）。但在本文的 GLOTTOGRAM 例子中“梅”、“媒”、“妹”、“袜”、“糜”这 5 个字有着各自的传播与变化过程，可见每个词语的传播与变化都有自己的历史。

2. 由于每个词语的传播与变化都有自己的历史，所以更容易造成“同音冲突”。

语言学者心中有着同韵、同类的观念，但是一般群众并没有这些观念，因此词语有着各自传播的过程。正因为词语各自传播的过程，所以本在原乡同音字或同韵字到了新的地点就成为同音冲突。地点 21 至地点 28 之间本是台湾西海岸偏泉州腔的核心区，远离语言接触的前线，因此“梅”、“媒”、“妹”、“袜”、“糜”这 5 个字仍能维持“妹”、“袜”、“糜”3 字同韵与“梅”、“媒”不同韵的传统韵书系统。然而在地理方位两侧与偏漳州腔接触的地区，“妹”、“袜”、“糜”3 字便无法再维持同韵，“媒”、“妹”、“糜”也无法维持 3 字同韵的漳州方言传统韵书系统。由于“弱化而处于不安定状态的词”（岩田礼 2007）才容易产生类音牵引或类推牵引等作用，因此在远离语言接触的地区即使有同音冲突现象，也不容易发生同音回避现象。

3. 同音回避方向的任意性

在表 2 中“梅”、“媒”、“妹”、“袜”、“糜”这 5 个字完全不同韵的现象，在地点上呈现零散分布，在重估形式上也各自不同。这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不但词语的传播有各自的过程与历史，同音回避的现象一开始也是有各自的过程与历史。从地点 01 至地点 15 中“妹”、“袜”、“糜”3 字全部不同韵，重估形式 *mue*, *bue*, *muai* 在地点上成片分布，可见同音回避后的重估已经趋向定型。同音回避往往于个人无系统意识中产生，在经过大范围的语言接触后重估形式才会慢慢定型。

附记：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多维视角下闽台语言与文化交流研究》(19YJA74003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参考文献

- 马濑良雄 1992 《言语地理学研究》 樱枫社
- 李如龍 2001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 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仲民 2011 〈Glottogram (グロットグラム) 在地理語言學研究的一個實例〉《語言教學與研究》 2011 年第 5 期 北京語言大學
- 李仲民 2017 〈近代台湾における漢語方言の変化〉《方言の研究第 3 号特集》 日本方言学会 pp. 155-185
- 岩田礼 2007 〈汉语方言“明天”、“昨天”等时间词的语言地理学研究〉《中国语学》 第 254 号 pp. 1-27
- 岩田礼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 白帝社
- 岩田礼 2011 〈类音牵引与同音冲突〉《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1 第 5 期 pp. 20-29
- 岩田礼 2012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 (续集)》 好文出版
- 柴田武 1969 『言語地理学の方法』 筑摩書房

### **“Paronymic attraction” and “homonymic coll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in the example of the west coast of Taiwan**

Li Jung-min

*JiMe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ternal factors that interfere with the continuous change of vocabularies include paronymic attraction, homonymic collision, folk-etymology and so on. Taking the five words “梅”, “妹”, “袜”, “糜” and “媒” as examples, the paper will explore how the language produces “paronymic attraction” and “homonymic avoidance”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contact by using the “glottogram” .

附图：地点示意图



# 上海市川沙方言音系

石汝杰

熊本学園大学

**内容提要：**本文记录上海东郊的川沙方言，在介绍其音系（声母、韵母、声调和连读变调）和语音特点以后，列出这一方言的同音字表。

## 一、概况

川沙是上海市东郊的一个县，东临东海，西与市区相接，北边是长江口，南跟同属上海市的南汇县、上海县为邻。川沙话是吴语方言的一种，因川沙位于黄浦江东，所以，川沙话又称“浦东闲话”（广义地说，“浦东闲话”是指黄浦江以东的市区以及川沙、南汇两县，和上海县部分地区内通用的方言）。以上所用的地名和行政单位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现在上海市郊区的行政区划变动很大，如松江、宝山等县改为松江区、宝山区等，所辖区域也有变化。同样，川沙县也已于 1992 年撤销，成为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主要构成部分。本文的调查内容大多是 1980 年代所做，其后还做过一些补充调查，所以仍然沿用川沙这个地名，用以指原川沙县范围内的方言，不包括本来属市区管辖的、那些靠近黄浦江的区域。

## 二、语音特点

川沙方言内部存在着地域的差异，但是有共同的语音特点，如：①有缩气音声母  $\beta$ 、 $d$ ，和中古的帮、端母对应，没有“普通”的不送气的清声母  $p$ 、 $t$ 。②有双唇擦音  $\phi$ 、 $\beta$ ，无唇齿擦音  $f$ 、 $v$ 。③入声韵母丰富，主元音不同的有 7 种（如：客 $[Aʔ]$ 恰 $[\aeʔ]$ 克 $[Aʔ]$ 磕 $[\əʔ]$ 渴 $[\aeʔ]$ 哭 $[oʔ]$ 壳 $[ɔʔ]$ ，声母相同，都是 $[k^h]$ ）。④  $ts$  组声母能和  $y$  相拼（如“朱 $[tsy]$  趋 $[ts^hy]$  书 $[sy]$  除 $[zy]$ ”）。⑤古麻韵知组开口字读为细音  $i\sigma$ （和效摄同音，如“沙=消 $[si\sigma]$ ”）。⑥分尖团音（如西 $[si]$ ≠希 $[ei]$ ）。⑦缺乏合口的零声母音节， $h$ 、 $ɦ$  声母不和合口呼韵母拼合，都归并到  $\phi$ 、 $\beta$  下了。如读 $[\beta e]$ 阳平的字有“回怀危违完”等。⑧  $\phi$ 、 $\beta$  不和  $oŋ$ 、 $oʔ$  韵母拼合，如“风” $[hoŋ]$ （和“轰”同音）、“福” $[hoʔ]$ 。⑨还残留着深、臻摄和曾梗摄分别的部分痕迹，如在  $te$  组声母后，有  $in$ 、 $iaŋ$  和  $iuʔ$ 、

iAʔ的对立（金≠京、急≠击）。⑩阳平、阳上合流，但是在连读变调中显示出不同的形式来。连读变调的方式，前字为阴上和阴去的连读组、前字为阳上和阳去的连读组分别有相同或相近的变调行为。具体见下节所附连读变调表。

### 三、川沙方言音系

#### (1) 声母

ɸ 布比帮北 p<sup>h</sup> 铺批胖扑 b 步皮旁薄 m 门米忙木 ɸ 费分荒忽 β 符文黄活  
d 到低当笃 t<sup>h</sup> 太梯汤托 d 同地逃夺 n 难怒囊诺 l 连兰浪落  
ts 糟精庄捉 ts<sup>h</sup> 醋清窗促 s 烧线生缩 z 曹全虫熟  
tɕ 经举姜结 tɕ<sup>h</sup> 轻区腔曲 dz 琴巨强杰 ŋ 认严女玉 ɕ 欣晓虚血  
k 根瓜钢各 k<sup>h</sup> 开跨抗壳 g 搞茄共轧 ŋ 危傲硬鹤 h 花好烘福 ɦ 痕冯盐学  
0 奥约翁迂

#### (2) 韵母

ɿ 资字痴水			
	i 衣棋天烟	u 波故梭乌	y 猪跪虚女
	iu 靴		
A 拜街抓矮	iA 爹姐野崖	uA 乖拐怪快	
o 爬马花蛙			
ɔ 包套高瓦	iɔ 表渣沙要		
ɤ 浮手口欧	iɤ 留秋牛油		
e 灰腿南才		ue 官块奎危	

ɛ 班弯蓝三	iɛ 甘艳械也	uɛ 筷关贯贯	
ø 暖脆寒虾			yø 捐圈软远
ã 浜昌硬杏	iã 良姜相央	uã 光 <small>光火, 发火</small>	
ã 帮桑慌桩	iã 王旺	uã 光广矿狂	
ən 盆昏胜恩	in 兵亲近印	uən 滚棍昆困	yn 军群训云
	iɒŋ 京轻认影		
oŋ 东龙虫空	ioŋ 龚穷绒容		
ɿʔ 百尺石客	iɿʔ 药削雀掠	uɿʔ 口 <small>裂开</small>	
æʔ 八辣杀瞎	iæʔ 甲侠捏协	uæʔ 刮	
œʔ 掇捋卒渴		uœʔ 说蟀	yœʔ 决缺血越
ɔʔ 活术合		uɔʔ 骨阔窟	
ɿʔ 墨德色黑	iɿʔ 击极译益		
	iiʔ 毕铁雪极		
oʔ 北木国服	ioʔ 曲局肉浴		
ɔʔ 缚托落各	ioʔ 搨	uoʔ 郭扩	
l 儿耳尔而	m 姆旤亩	ŋ <small>口~奶, 奶奶</small>	ŋ五鱼嗅

### (3) 声调

每个声调下，依次为：编号、调类、调值、例字。

1	阴平	53	冬心包	2	阳平	213	铜寻跑
3	阴上	44	懂醒饱	4	阳上	213	动静抱
5	阴去	35	冻信报	6	阳去	13	洞净刨
7	阴入	5	督雪北	8	阳入	<u>23</u>	毒席薄

(4) 川沙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表

前字 \ 后字	1	2	3	4	5	6	7	8
1 阴平 53	55-53		55-21			55- <u>ʔ53</u>		
3 阴上 44	33-53		35-21		44-44		33- <u>ʔ53</u>	
5 阴去 35			35-21/ 44-44		55-21/ 44-44			
7 阴入 5	ʔ3-53		ʔ4-44		ʔ3-34		ʔ3- <u>ʔ53</u>	
2 阳平 213	22-22				22-44		22-ʔ4	
4 阳上 213	22-53		13-21		22-34		22- <u>ʔ53</u>	
6 阳去 13								
8 阳入 <u>23</u>	ʔ2-34					ʔ2- <u>ʔ34</u>		

四、川沙方言同音字表

说明：本表按照韵母的顺序排列，各韵下再依次按照声母、声调的顺序排列。有文白异读的，只在白读字下加单线。

[ɿ]

ts ① 知支枝肢梠资姿咨脂兹滋之芝猪口<sub>水</sub>~出来，<从孔中>冒出 ③ 紫姊~妹淘里 旨子梓止趾址嘴指 ⑤ 制智至志痣置劓~鞋子，纳鞋

ts<sup>h</sup> ① 雌此眈嗤痴吹 ③ 侈齿 ⑤ 刺疵翅次厕

s ① 斯厮撕筛<sub>1</sub> 施豕私师狮尸司思丝诗梳<sub>1</sub> 蚶螺~尿 ③ 死矢使驶史始水鼠老~ ⑤ 世势赐四肆试

z ② 池驰匙<sub>钥</sub>~瓷迟慈磁伺辞词祠持时蒔锄<sub>头</sub> ④ 是氏似祀巳痔士仕柿俟市恃乳~腐 ⑥ 滞誓逝稚示视嗜自字寺嗣饲治事侍

[i]

ʃ ① 蓖篔戾<sub>女阴</sub>鞭编边蝙 ③ 比扁匾鄙<sub>卑</sub>~ ⑤ 蔽闭臂秘泌庇<sub>2</sub> 变遍--~贬

p<sup>h</sup> ① 批披篇遍~地 纰~漏<sub>卑</sub> | ~肉片 ③ 口~<sub>213</sub> 晃，站不稳的样子 ⑤ 譬~如屁庇<sub>1</sub> 骗片

b ② 皮疲脾肥~皂髒便~宜 鮓<sub>郎, 鱼名</sub> 啤~酒 ④ 被~头, 被子 婢陛<sub>2</sub> 痹鄙~人 辨辩辩口~辫子, 梳 ⑥ 敝弊币毙避汩璧~刀便<sub>方</sub>~

m ① 眯~眼睛 咪~口酒, 小口喝 ② 迷谜糜弥眉楣绵棉眠 ③ 勉 ④ 米糜免娩緬 ⑥ 媚味~道面眠<sub>让小人去~拉, 睡</sub>

ʃ ① 非飞妃翡 ③ 匪榧 ⑤ 废肺沸费

β ② 肥微维惟唯 ④ 尾 ⑥ 未味~精费姓

d ① 低掂颠踮 ③ 底抵点典 ⑤ 店帝滂 水~下来, 滴落

t<sup>h</sup> ① 梯天添 ③ 体舔 ⑤ 替涕剃屉 抽~

d ② 堤题提蹄啼甜田填佃 铜~, 钱 ④ 弟 ⑥ 第递隶地电殿奠佃垫淀 ~山湖, 上海郊区湖名

n ① 你

l ① 口 称得~, 秤不足 ② 犁黎离篱璃厘狸廉镰帘连莲涟 搭~鲢花~联怜 ④ 礼李里理鲤吕 1 敛脸 ⑥ 丽例厉励利痢吏汨殄练链棟恋

ts ① 剂尖煎笺钱 蜜~ ③ 挤姐 1 剪 ⑤ 济祭际左~手箭荐占~便宜

ts<sup>h</sup> ① 妻栖蛆歼签千迁纤 化~痊 1 且 鲢 妻乌~, 青色 槩~皮, 削 ③ 浅 ⑤ 砌

s ① 西些犀圾 拉~仙鲜先宣 口 称得~, 秤足 ③ 洗死癖选 ⑤ 细婿絮 被~, 被子用的棉絮 线 黧~鸡, 阉割

z ② 齐脐芥徐潜钱前全泉旋痊 2 ④ 渐践 ⑥ 溅羨贱钱

tc ① 鸡稽 查~几茶~饥肌机讥基箕 谷~兼 兼肩竖间艰 口 镰刀 口~瞎扎, 挤, 推搡 ③ 几~个 己纪检茧简 ⑤ 计继系 鞋带~寄冀记既季悸剑建见间~断

tc<sup>h</sup> ① 溪弃欺稽 首 岂谦牵 ③ 启起杞 枸~子 ⑤ 企契地~器气汽去欠歉 纆~绳 遣谴

dz ② 奇骑歧祁鳍其棋旗麒 影~萁 花~柴, 棉花 栝 祈钳乾~坤虔捐 ④ 件键技妓 ⑥ 忌健

ŋ ① 研 究~黏拈~开拟 口~~嘴, 擦 口~螺丝, ~开盖头, 旋, 拧 ② 泥呢倪宜仪尼疑 1 研~墨 阎严拈~香 谚年 口~头, 瘾 ④ 耳~朵尾~巴碾犖女~婿 鬲~泥 ⑥ 艺谊义议赋二贰毅硯倪 我们

c ① 牺嬉熙希稀轩 ③ 喜嬉险显 ⑤ 系 2 关~戏宪献苋 米~, 苋菜 口 颜色~, 鲜艳

fi ② 奚兮移携夷姨矣怡沂谐遗炎 2 发~盐檐嫌延涎言贤弦铅沿颜蜒 水~蚰伊他焉 2 ④ 演 ⑥ 系 1 易容~疑 2 异懈现腌~菜 勳~脱, 磨损

o ① 医已翳衣依也 2 阉焉 1 蔫烟燕~京 淹腌~笃鲜, 鲜咸肉和笋等同煮的菜 ③ 以掩魇 ⑤ 意堰亿 2 忆 2 燕~子 咽~下去 宴厌晏 口~长短, 比量

## [u]

β ① 波菠玻 ③ 簸补谱 1 家~ ⑤ 布怖播

p<sup>h</sup> ① 铺~路 普溥 水~出来, 溢~坡 ③ 浦谱 2 乐~ ⑤ 破铺 店~

b ② 婆蒲菩脯 胸~ ④ 部簿簿 竹筐 ⑥ 步捕埠孵 口~下来, 蹲下

m ① 口~~亮, 天色微明 ② 磨~刀 魔摩模摹 口 泡沫 ④ 母拇 ⑥ 磨~子 暮慕墓募幕

φ ① 夫肤敷俘欸呼 口~一口香烟, 吸 ③ 府腑甫斧釜火伙虎浒 水~辅 ⑤ 付俯赋傅赴讣富副 货

β ② 符扶芙~蓉 无巫诬吴蜈伍午河何荷和禾胡湖糊葫蝴狐壶乎讹 1 ④ 父腐辅 左~右 弼 武 舞侮鹁户沪妇祸我 1 ⑥ 戊务雾贺互护

d ① 多都 ③ 堵赌睹肚 猪~子 朵躲 ⑤ 妒



t<sup>h</sup> ① 拖<sub>1</sub> ③ 妥土 ⑤ 唾兔吐

d ① 驼驮徒屠涂途图 ④ 舵惰杜肚<sub>~皮, 肚子</sub> ⑥ 大度渡镀

n ① 奴倭<sub>抚摸, 揉</sub> ③ 努 ⑥ 糯怒

l ① 啰<sub>~唆</sub> 鲁姓<sub>□用手贴近表面轻擦</sub> ② 蝼卢炉芦庐驴螺罗锣箩箩<sub>猪~</sub> ④ 裸橐虬鹵卵鲁<sub>山东</sub> ⑥  
路赂露鹭

ts ① 租 ③ 左佐祖组阻

ts<sup>h</sup> ① 粗初搓 ③ 楚础 ⑤ 醋挫措错<sub>~脱铜钿, 交易中不慎把钱多给了对方</sub>

s ① 蓑梭唆苏酥梳<sub>2</sub> 疏蔬睢<sub>看</sub> ③ 锁琐所哝<sub>~呐</sub> ⑤ 素诉塑<sub>1</sub> 疏<sub>注~数~目</sub>

z ② 锄<sub>2</sub> ④ 坐 ⑥ 助座

k ① 哥歌锅戈孤箍姑咕<sub>~牛</sub> ③ 果裹股鼓古牯估 ⑤ 个<sub>2~人</sub> 过故固雇顾

k<sup>h</sup> ① 科窠棵颗枯 ③ 苦 ⑤ 课库裤

g ② □<sub>唠叨, 咕啾</sub>

ŋ ① 我 ② 蛾鹅俄吾梧 ④ 我<sub>2</sub> ⑥ 卧误悟饿

0 ① 阿<sub>~胶</sub> 乌污坞捂<sub>~热</sub> 倭莪 ⑤ 屙<sub>大便</sub>

### [iu]

ɛ ① 靴

### [y]

l ① 吕<sub>2</sub> 铝侣旅<sub>2</sub> 缕屡 ④ 旅<sub>1</sub> 履 ⑥ 虑滤

ts ① 诸朱珠诛蛛株硃 ③ 主 ⑤ 著<sub>显~驻注蛀症~夏铸</sub>

ts<sup>h</sup> ① 趋 ③ 取娶处<sub>相~杵</sub> ⑤ 趣处<sub>~所□漂亮</sub>

s ① 书舒输须需 ③ 数<sub>~~看</sub> 暑鼠黍 ⑤ 戍庶恕

z ② 除储厨橱殊如 ④ 序叙绪聚苎<sub>~麻</sub> 柱竖汝儒乳曙 ⑥ 署薯住树

tc ① 居车<sub>~马炮</sub> 拘驹俱<sub>~应~全</sub> 龟归<sub>~去</sub> ③ 矩鬼 ⑤ 举据句贵<sub>价细~</sub> 苕莪<sub>~笋</sub>

tc<sup>h</sup> ① 区驱亏<sub>吃~</sub> ⑤ 去

dz ② 渠瞿<sub>馐钟~轴子</sub> ④ 巨拒距炬踞 ⑥ 具惧俱<sub>家~柜</sub>

ŋ ② 愚虞娱 ④ 语女 ⑥ 御遇寓

ɛ ① 吁<sub>长~短叹</sub> 虚嘘 ③ 许毁<sub>~牙齿, 小儿换牙</sub>

fi ② 鱼渔余馐于孟榆愉渝围<sub>~巾圩~塘</sub> ④ 与雨宇禹羽愈 ⑥ 誉预豫芋喻裕<sub>缙~纱呼~</sub>

0 ① 淤瘀迂与<sub>~众不同</sub> ③ 椅 ⑤ 喂<sub>~囫吃</sub>

### [A]

6 ① 爸叭<sub>喇~</sub> ③ 摆 ⑤ 拜

p<sup>h</sup> ① 派<sub>~司</sub> ⑤ 派

b ② 排牌 ④ 罢 ⑥ 稗败  
 m ① 妈阿~埋 ④ 买 ⑥ 卖  
 φ ① 歪  
 β ① 娃 ② 怀淮槐 ⑥ 坏  
 d ① 多~年 ⑤ 带戴  
 t<sup>h</sup> ① 拖~鼻涕 他她它 ⑤ 太泰  
 d ② □事体~到明朝做, 拖延 ④ 汰洗□格~, 竹器 ⑥ 大埭~~房子, 排  
 n ① 那哪 ④ 奶茆毛芋~哪~能, 怎样 ⑥ 侬你们呐噢~  
 l ① 拉 ② 喇~叭 垃~圾 ⑥ 赖癞  
 ts ① 斋抓□<sub>ciA</sub>~<sup>55-21</sup> 聪明, 能干 ⑤ 债笨~篱  
 ts<sup>h</sup> ① 钗差出~: ~人去 扯~旗, ~二胡□台子~开, ~点铜细来, 挪 ③ 扯~破: ~匀, 搞平均, 补偿 ⑤ 蔡  
 s ① 酳~酒, ~水, 倒, 斟 筛<sub>2</sub>三~五个□~木头, 锯开 ③ 洒 ⑤ 啥什么  
 z ② 柴豺□<sub>p i</sub><sup>h44</sup> 瞎~, 站不稳 ④ 惹□肚皮~, 泻: 拉(大便) ⑥ 寨~门  
 k ① 阶家傢加痂嘉街 ③ 假真~贾姓解~开: ~木头, ~匠, 锯(开) ⑤ 界芥尬疥届戒假放~架嫁稼价  
 k<sup>h</sup> ① 揩卡~车 ③ 楷 ⑤ 卡~子, 关卡  
 g ② 茄懈做事体~懈粥~脱□~进来, 挤进 ⑥ 骹关节  
 ŋ ① 研~光 捱<sub>1</sub>~辰光 ② 牙芽衙捱<sub>2</sub>~辰光□~骨头, 啃 ⑥ 外  
 h ① 哈~气 ③ 蟹  
 fi ② 也鞋  
 0 ① 挨~次序 阿~姨 唉~声叹气 ③ 矮

[iA]

d ① 爹 ③ 嗲  
 ts ③ 姐<sub>2</sub> ⑤ 借  
 ts<sup>h</sup> ① 七~八个 ⑤ 筴斜  
 s ③ 写 ⑤ 泻卸  
 z ② 邪斜□事体勿做, ~拉外头, 浪荡, 不驯服 ⑥ 谢谢猪~  
 te ① 家加痂嘉皆阶 ③ 假真~ ⑤ 假放~架驾嫁稼介价届戒  
 dz ② 茄~克衫□能干  
 ŋ ⑥ 廿~五 鲇~鱼  
 e ① □~tsA, 乖, 聪明  
 fi ② 爷崖涯 ④ 野 ⑥ 夜  
 0 ① 霞耶椰亚鸦□~进去, 躲藏, 偷偷地走 ③ 雅

## [uA]

k ① 乖 ③ 拐 ⑤ 怪

k<sup>h</sup> ⑤ 快

## [o]

b ① 芭芭疤笆<sub>~斗</sub> ③ 把 ⑤ 霸把<sub>~柄坝</sub>p<sup>h</sup> ⑤ 怕b ② 爬琶杷<sub>枇~耙</sub> 扒<sub>~牙扒</sub> ⑥ 耙刨<sub>~木头</sub>

m ② 麻 ④ 马码 ⑥ 骂

ϕ ① 花剺<sub>~开来, 用刀割</sub> ⑤ 化β ② 华划<sub>~船</sub> ⑥ 华<sub>~家巷, 姓</sub>画话d ① 𠵱<sub>~馄饨皮子, 擀</sub>

k ① 瓜 ③ 寡 ⑤ 挂卦

k<sup>h</sup> ① 夸 ③ 可<sub>~惜</sub> ⑤ 跨fi ② 华桦划<sub>~船</sub> ⑥ 华<sub>~家巷, 姓</sub>画话o ① 蛙亚掭<sub>~米, 抓</sub>

## [ɔ]

b ① 包胞 ③ 保堡宝饱 ⑤ 报豹爆<sub>~开来, 迸裂</sub> 𠵱<sub>~勿动, 走</sub>p<sup>h</sup> ① 抛爆<sub>~米花</sub> 𠵱<sub>猪尿~</sub> ⑤ 炮泡b ② 袍跑 ④ 抱鲍 ⑥ 暴爆<sub>~炸刨</sub>m ② 毛茅猫锚矛<sub>2~盾</sub> 牡<sub>2</sub> ④ 卯 ⑥ 貌冒帽β ① 𠵱<sub>语气词, 表示征询、不定语气</sub>d ① 刀 ③ 祷岛倒<sub>~过来</sub> 捣 ⑤ 到倒<sub>~水</sub>t<sup>h</sup> ① 滔叨<sub>~光</sub> 掏 ③ 讨 ⑤ 套d ② 桃逃淘陶萄涛 ④ 道稻 ⑥ 悼蹈盗导 𠵱<sub>~~, 搅拌</sub>n ① 拿<sub>1</sub> ② 饶挠 ④ 恼恼 ⑥ 闹l ① 捞 ② 劳痨牢 ④ 老佬<sub>大好~</sub> ⑥ 涝ts ① 遭糟朝<sub>今~, 今天</sub> 昭招沼搔<sub>~头皮, 挠</sub> ③ 早枣蚤澡爪<sub>脚~找~钞票</sub> ⑤ 灶罩照诏ts<sup>h</sup> ① 操抄钞超 𠵱<sub>~尿布, 包</sub> ③ 草炒吵钞<sub>~票</sub> ⑤ 糙躁抄<sub>~田, 耕田</sub> 𠵱<sub>~手, 洗擦</sub>s ① 骚臊肖<sub>生~箕</sub> 梢稍舫烧 ③ 扫<sub>~地</sub> 嫂少<sub>多~</sub> ⑤ 扫<sub>~帚</sub> 少<sub>~年</sub> 燥<sub>天气~来, 干</sub>z ② 曹槽朝<sub>~代</sub> 潮饶韶嘲 𠵱<sub>~篮头, 抄, 拷</sub> ④ 皂造赵兆绍扰 ⑥ 召邵昨<sub>2~日</sub>k ① 高膏篙羔糕交胶皎茭<sub>~白</sub> 较<sub>~链</sub> ③ 稿绞搅 ⑤ 告教校<sub>~准</sub> 酵窖觉<sub>晒~, 睡觉</sub> 𠵱<sub>~头, 肥料</sub>k<sup>h</sup> ① 敲烤 ③ 考 ⑤ 靠拷<sub>~酒, 打酒</sub>

g ② 𠵹蟹~, 螯 ④ 搞

ŋ ② 熬 ④ 瓦咬 ⑥ 傲

h ① 蒿𠵹咸肉~脱, 变质, 哈喇 ③ 好晓~得, 知道 ⑤ 孝戴~

fi ② 豪壕毫号~叫𠵹~好份量, 算准 ④ 浩下夏厦 ⑥ 号~数

0 ① 鴉~鹏, 乌鸦 丫阿~弥陀佛 亚旧读, ~细~火油 扭强予 桎 ③ 袄哑 ⑤ 奥懊澳拗~断 凹𠵹~磨子, ~药水拨小因吃,

(用勺)倒入(米或液体)

[iɔ]

6 ① 膘标表手~彪婊𠵹水~出来, 急射 ③ 表裱

p<sup>h</sup> ① 飘漂~浮 ③ 漂~白 ⑤ 票

b ② 瓢嫖

m ① 藐 ② 苗描渺 ④ 秒 ⑥ 庙妙谬, 缪姓

β ⑥ 勹

d<sup>f</sup> ① 刁貂雕 ③ 鸟𠵹~馄饨皮子, 擀𠵹~花, 朵 ⑤ 钓吊

t<sup>h</sup> ① 挑𠵹~伊, 让他获利 ⑤ 跳~过去 祟~米

d ② 条调~换跳~脚, 踉 ⑥ 调音~

l ① 撩捞<sub>1</sub> ② 聊辽寥燎潦~草捞<sub>2</sub> ④ 了~结瞭瞭 ⑥ 镣料疗廖

ts ① 查姓楂渣遮焦蕉椒𠵹~一把, 抓 ⑤ 诈炸榨蔗醮

ts<sup>h</sup> ① 叉杈差~勿多车辘~立, 缴边: ~起袖子 错~误 ⑤ 岔俏峭𠵹紧绳, 勒, 抽(紧)𠵹勹米~, 捣乱

s ① 沙纱痧除消硝销道鞘刀~霄萧箫𠵹~耳朵, 搅 ③ 舍~得小筱十~五 ⑤ 赦舍邻~晒笑

z ② 查调~蛇余樵巢剿 ④ 社<sub>2</sub>啫唱~ ⑥ 乍射<sub>2</sub>麝

tc ① 交郊胶狡骄娇浇 ③ 绞矫缴侥~幸 ⑤ 教~育校~对较叫

tc<sup>h</sup> ① 敲跷 ③ 巧窍 ⑤ 翘

dz ② 乔侨桥荞翘木头~脱, 变形 ⑥ 轿拈~石头, 撬

ŋ ② 饶绕~勿清, 纠缠 ③ 鸟 ⑥ 绕~纱尿~素

c ① 枵囹𠵹~开盖头, 揭开 ③ 晓 ⑤ 孝哮酵

fi ② 尧摇谣窑姚肴淆 ④ 舀~水𠵹门~起来, 合上 ⑥ 耀鹞效校学~要

0 ① 妖邀杳么~二三 吆五~喝六 要~求腰闾~纸头, 折叠

[ɿ]

m ② 某谋矛<sub>1</sub>牟 ④ 亩牡<sub>1</sub> ⑥ 茂贸

ϕ ⑤ 否

β ② 浮 ④ 负阜

d<sup>f</sup> ① 兜 ③ 斗~米抖 ⑤ 斗~争

t<sup>h</sup> ① 偷 ③ 敞~开被头, 抖开 ⑤ 透  
 d ② 头投骰 ⑥ 豆逗痘窦  
 l ② 娄楼楼喽瘤 ④ 篓 ⑥ 漏陋  
 ts ① 周舟州洲邹 ③ 肘帚走 ⑤ 绌<sub>2</sub>~纱 咒奏昼  
 ts<sup>h</sup> ① 抽 ⑤ 丑臭凑  
 s ① 收搜飏馊~气, 馊 ③ 叟手首守口~粉, 揉, 和面 ⑤ 嗽~来, 咳嗽(厉害) 瘦兽  
 z ② 绸筹愁仇酬柔揉 ④ 纣受 ⑥ 宙骤寿授售  
 k ① 勾沟钩 ③ 狗苟构购 ⑤ 够个<sub>1</sub>~人  
 k<sup>h</sup> ① 抠眶 ③ 口叩 ⑤ 扣寇口~来, 小气  
 g ② 口~头缩颈, 缩  
 ŋ ④ 偶藕  
 h ① 吼~病, 哮喘 口~背, 驼背 ③ 吼口~退, 吓唬 ⑤ 鲞虹  
 fi ② 侯喉猴儿~子 ④ 后厚 ⑥ 候  
 0 ① 欧瓯殴佝<sub>1</sub>~腰曲背 ③ 呕 ⑤ 佝<sub>2</sub>~下去, 弯腰

[ix]

d ① 丢  
 l ① 溜 ② 刘流琉琉留榴瘤<sub>肿</sub>~ ④ 柳 ⑥ 馏  
 ts ① 揪<sub>1</sub>~伊一把, 抓 ③ 酒 ⑤ 皱绌  
 ts<sup>h</sup> ① 秋鞅揪<sub>2</sub>  
 s ① 修羞 ⑤ 秀锈锈宿<sub>星</sub>~  
 z ② 囚囚酋 ⑥ 就袖  
 tɕ ① 鳩闾纠赳 ③ 九久韭灸 ⑤ 救究  
 tɕ<sup>h</sup> ① 丘怵<sub>环</sub>  
 dz ② 求球仇<sub>姓</sub> ④ 白柏咎<sub>体</sub>~舅 ⑥ 旧枢  
 ŋ ① 扭 ② 牛 ④ 纽钮 ⑥ 谬<sub>2</sub>  
 ɕ ① 休 ③ 朽 ⑤ 嗅  
 fi ② 尤犹游由油蚰<sub>水凝</sub>~邮 ④ 有友酉诱 ⑥ 又右佑柚黝釉幼  
 0 ① 忧优攸悠幽

[e]

6 ① 杯卑碑悲彼俾般~着搬 ⑤ 辈背~心; ~书 贝半  
 p<sup>h</sup> ① 丕坯潘拚~死吃河豚 ⑤ 配沛譬剖判  
 b ② 培陪赔裴伴盘盪<sub>水</sub>~出来, 溢出 口勿大好~, 打交道 ④ 倍陛<sub>1</sub> ⑥ 佩焙癖~子被~动 备叛绊口~起来, 躲藏

- m ① 每 ② 枚煤媒梅霉薇<sub>蕾~花</sub>瞒慢 ③ 美 ④ 满 ⑥ 妹昧寐
- ϕ ① 灰恢<sub>2</sub>麾辉徽欢 ③ 贿 ⑤ 悔悔毁挥讳唤焕疾
- β ① 煨萎威 ② 回茴怀<sub>胸~危</sub> ② 桅为<sub>作~</sub>违围桓完丸<sub>1</sub> ③ 委碗惋 ④ 伟苇缓皖 ⑤ 畏  
喂<sub>~弄</sub>腕 ⑥ 外卫惠蕙慰慧为<sub>~哈</sub>伪位魏<sub>2</sub>巍<sub>2</sub>纬胃谓猬汇会绘换
- d ① 堆呆<sub>~子</sub>□<sub>~拉水里, 略浸</sub> ⑤ 对戴
- t<sup>h</sup> ① 推胎苔<sub>舌~台~州</sub>贪腿<sub>~毛</sub>□<sub>~拉嘴里, 塞进</sub> ③ 腿 ⑤ 退褪<sub>~颜色</sub>太汰淘<sub>~态</sub>探
- d ② 台抬苔<sub>青~潭水~~, 水坑</sub> ④ 待怠给<sub>棕绷~脱, 松, 失去弹性</sub> ⑥ 队兑代袋贷
- n ① 乃奈 ② 男南楠 ⑥ 内耐
- l ② 雷擂<sub>~鼓, 重击</sub>来 ④ 儡垒 ⑥ 累类
- ts ① 灾栽再寨<sub>1</sub>者簪瞻占<sub>~下</sub>沾毡专砖 ③ 转<sub>~送</sub> ⑤ 占<sub>~领</sub>战展转<sub>~圈子</sub>载<sub>~重</sub>
- ts<sup>h</sup> ① 参川穿串餐<sub>1</sub>扞<sub>~插</sub> ③ 喘<sub>1</sub>惨采睬彩 ⑤ 菜
- s ① 腮鳃衰苫闷<sub>门~, 固定的</sub>扇<sub>~风</sub>□<sub>~豆, 种</sub> ③ 陕闪糝<sub>饭米~, 米粒</sub> ⑤ 碎帅赛舍<sub>宿~扇~子</sub>
- z ② 才材财裁芥<sub>副词, 都</sub>蚕蟾缠蝉禅<sub>~宗</sub>然燃传<sub>~达</sub>椽船 ④ 在罪<sub>~过</sub>社<sub>1</sub>染冉善篆 ⑥ 射<sub>高~炮</sub>  
寨<sub>2</sub>膳单<sub>姓</sub>禅<sub>~让</sub>传<sub>左~</sub>
- k ① 该甘汧柑□<sub>~家当, 拥有</sub> ③ 改盖<sub>~头</sub>感敢 ⑤ 概溉丐钙锯<sub>~子</sub>盖<sub>结~, 痴</sub>
- k<sup>h</sup> ① 开凯 ③ □<sub>~痛, 碰撞</sub> ⑤ 慨龌坎砍堪勘刊
- g ④ □<sub>打~, 打呢</sub>□<sub>老~, 污垢</sub> ⑥ 陞<sub>斜靠</sub>
- ŋ ② 呆<sub>~头~脑</sub>癌岩衙<sub>~头, 头衔</sub>伊 ⑥ 碍艾
- h ① □<sub>虚肿</sub>□<sub>~汤, 舀</sub> ③ 海
- fi ② 孩含函 ④ 亥 ⑥ 害憾
- 0 ① 哀埃唉庵 ③ 揞<sub>用手~没, 遮盖</sub> ⑤ 爰蔼暗

[ue]

- k ① 规龟圭归官棺观<sub>~看</sub>冠<sub>衣~</sub> ③ 诡轨鬼管馆 ⑤ 会<sub>~计</sub>刽桧颞闰贵癸灌罐观<sub>寺~冠~军</sub>贯  
《十五~》, 戏曲
- k<sup>h</sup> ① 盔魁恢<sub>1</sub>蒯奎亏宽 ③ 傀款窥 ⑤ 块
- g ② 葵馐逵 ④ 跪 ⑥ 溃愧柜
- ŋ ① 危<sub>1</sub> ⑥ 魏<sub>1</sub>巍<sub>1</sub>

[ɛ]

- β ① 班斑颁扳般<sub>~</sub> ③ 板版 ⑤ 扮瓣<sub>~叶子</sub>
- p<sup>h</sup> ① 攀□<sub>~根绳子</sub>眼衣裳, 拉 ⑤ 盼祥襻<sub>组~</sub>盃<sub>茶壶~</sub>
- b ② 另<sub>~田, 块</sub>□<sub>~乌龟, 爬行【上並下足】</sub> ⑥ 办
- m ① 蛮<sub>副词, ~好</sub> ② 蛮<sub>野~</sub> ⑥ 迈慢万<sub>千叮~嘱</sub>

ɸ ① 番蕃<sub>新</sub>翻 ③ 反□<sub>能, 胃中不适, 欲呕</sub> ⑤ 泛贩□<sub>尾巴, 甩</sub>

β ① 弯湾□<sub>顺便~一~, 顺路去</sub> ② 凡帆矾顽<sub>1</sub> 还<sub>日</sub>~<sub>1</sub> 烦繁藩 ③ 晚挽 ④ 范犯□<sub>水, 打水</sub> ⑥ 玩  
幻患宦饭万

d ① 耽担<sub>任</sub>丹单诞<sub>2</sub> □<sub>过来, 拿</sub> ③ 胆 ⑤ 旦担挑~

t<sup>h</sup> ① 坍滩摊瘫毯 ③ 坦袒 ⑤ 炭叹

d ② 谭潭<sub>龙</sub>谈痰檀坛弹<sub>琴</sub> ④ 淡氦诞<sub>1</sub> ⑥ 但弹<sub>子</sub>蛋

n ① 拿<sub>2</sub> ② 难

l ② 篮蓝兰拦<sub>阻</sub>~<sub>杆</sub> ④ 览揽榄懒 ⑥ 滥缆烂

ts ① 劓<sub>肉, 切, 剝</sub> ③ 斩崭盞□好□<sub>依去~脱歇, 小睡</sub> ⑤ 蘸赞

ts<sup>h</sup> ① 揆□<sub>伊一跤, 推□米~拉鬃里, 倾倒</sub> ③ 产铲□<sub>伊两声, 责骂</sub> ⑤ 灿

s ① 三杉衫珊删山疝汕讪<sub>搭</sub>~ ③ 散 ⑤ 伞啥<sub>人, 谁</sub>

z ② 恹谗馋残涎<sub>睡, 唾沫</sub> ⑥ 暂站赚溅绽栈湛□<sub>扶梯~, 陡</sub>

k ① 尴<sub>尬</sub>监间奸 ③ 减碱裨柬拣□<sub>出眼饭来, 分出一小(饭菜)</sub> ⑤ 橄间<sub>两日, 间隔</sub>涧谏

k<sup>h</sup> ① 铅槛<sub>门</sub>~ ⑤ 嵌舰

g ② □<sub>黄~, 蟹类: 蟹要~人, 夹</sub>

ŋ ② 颜 ④ 眼 ⑥ 雁

h ⑤ 喊

fi ② 咸<sub>味</sub>衔<sub>拉嘴浪</sub>闲还<sub>1</sub>~有 ④ 限 ⑥ 陷馅<sub>头, 馅</sub>

o ① 还<sub>2</sub>~有 ⑤ 晏<sub>(时间)晚</sub>

[iɛ]

ts ① 奸

ŋ ④ 鬻<sub>泥</sub> ⑥ 廿念

fi ② 炎<sub>1</sub>艳咸<sub>丰, 年号</sub> ⑥ 陷焰械

o ① 也<sub>1</sub>

[uɛ]

k ① 鰓关 ⑤ 贯惯

k<sup>h</sup> ① 筷

g ② 环 ⑥ 贯

ŋ ② 顽<sub>2</sub>~固

[ø]

d ① 端 ③ 短掸<sub>灰</sub> ⑤ 断决~锻

t<sup>h</sup> ⑤ 蜕<sub>蛇~壳</sub>□<sub>戒指, 除下</sub>

d ② 团糰弹~花衣, 弹棉花 ④ 断~绝 ⑥ 段缎  
 n ④ 暖 ⑥ 囡  
 l ② 鸾口~鸡, 拦阻, 驱赶 ④ 卵男阴 ⑥ 乱  
 ts ① 追锥钻~洞 ③ 嘴 ⑤ 最缀赘醉钻~头  
 ts<sup>h</sup> ① 猜催崔吹炊余甯餐<sub>2</sub>车旧式手推童车喘<sub>2</sub>气~ ③ 采 ⑤ 脆翠篡  
 s ① 虽酸 ③ 水 ⑤ 岁税锐绥算蒜  
 z ② 随髓<sub>2</sub>骨~垂锤槌谁 ④ 罪<sub>1</sub>蕊 ⑥ 睡瑞粹遂隧穗坠  
 k ① 干~支, ~湿肝竿 ③ 杆秆赶 ⑤ 干~部  
 k<sup>h</sup> ① 看~门 ③ 可~以 ⑤ 看~戏  
 ŋ ⑥ 岸<sub>2</sub>  
 h ① 虾 ⑤ 汉熇~饼, 用少量的油煎  
 fi ② 寒翰 ④ 旱 ⑥ 汗焊岸<sub>1</sub>  
 0 ① 安鞍氨 ⑤ 案按

[yø]

tɕ ① 捐娟鹃 ③ 卷~起来 ⑤ 眷卷~子娟  
 tɕ<sup>h</sup> ① 圈~子 ③ 券犬 ⑤ 劝  
 dz ② 拳权颧蜷人~起, 蜷缩口纸头~成~团, 揉搓 ④ 圈猪~ ⑥ 倦  
 ŋ ② 元原源 ④ 软 ⑥ 愿  
 ɕ ① 喧揅~一记, 打口~到上海, 赶路 ⑤ 揅  
 fi ② 圆员缘袁辕园援玄悬渊元 ④ 阮远 ⑥ 院县眩头~, 眩晕  
 0 ① 冤鸳 ⑤ 怨

[ã]

6 ① 浜绷 ⑤ 迸~开来, 裂开  
 p<sup>h</sup> ① 兵口~雨, 滂雨口~点酒, 加(料酒) ⑤ 碰<sub>2</sub>~得拢头; ~台子, 拍  
 b ② 彭膨虢~虢朋棚鹏④ 蚌 ⑥ 髻碰<sub>1</sub>口~门, 不讲理, 又说“猛门”  
 m ① 猫 ② 虻~绳 ④ 猛棚稠密 ⑥ 孟  
 β ① 横~理 ② 横口镰刀  
 d ③ 打  
 t<sup>h</sup> ① 口~~滂, 湿淋淋的样子  
 d ⑥ 口~拉, 悬挂着  
 l ④ 冷  
 ts ① 张章障瘴争睁 ③ 长生~涨掌 ⑤ 账帐胀仗打~



ts<sup>h</sup> ① 撑<sub>1~船</sub>昌 ⑤ 厂撑<sub>2~起来</sub>穿打~, 名词畅

s ① 生牲笙甥声 ③ 省

z ② 长~短 肠场常嫦 ④ 丈仗~势 杖壤 ⑥ 让程~亮 碾~紧, 撑紧, 塞紧 盛姓 剩

k ① 更打~ 粳~米 庚羹 ③ 哽梗耿姓 鲠

k<sup>h</sup> ① 坑~缸, 粪缸

g ② 口~过去, 挤, 擦

ŋ ④ 硬

h ① 亨大~ 夯

fi ② 行~勿通 桁~条 ④ 杏

o ① 鸚~哥 櫻~桃

### [iã]

l ② 良粮凉量~尺寸 梁梁 ④ 两 ⑥ 亮凉辆量数~

ts ① 将~来 浆 ③ 浆奖蒋 ⑤ 酱将~领

ts<sup>h</sup> ① 枪口~冷水, 掺和 ③ 抢 ⑤ 呛呛~蟹, 用酒和盐水浸泡, 略腌 口~牙, 龅牙: ~出来, 突出

s ① 相~互 箱厢湘襄镶 ③ 想鲞~鱼 口~谷, 撒开 ⑤ 相~亲

z ② 墙墙~子, 桅杆 详祥 ④ 象像橡 ⑥ 匠

tc ① 疆僵缙姜江 ③ 讲 ⑤ 降~落

tc<sup>h</sup> ① 羌腔 ③ 强勉~犟<sub>1~料, 倔脾气的人</sub> 口讲~脱, 讲得走样

dz ② 强~大口 强(价钱)便宜 犟<sub>2 脾气~</sub>

ŋ ① 酿<sub>1</sub> ② 娘酿<sub>2 酒~</sub> ③ 仰 ④ 瓢壤嚷 ⑥ 让

ɛ ① 香乡 ③ 享响 ⑤ 向饷

fi ② 羊洋烺阳杨扬疡降投~ ④ 痒痒氧 ⑥ 样

o ① 央秧殃鸯 ⑤ 映放~

### [uã]

k ① 光~火, 发怒 口肿起来 ③ 口~出一条路来, 开裂

### [ã]

ɓ ① 帮邦梆泵 ③ 榜绑磅

p<sup>h</sup> ② 膀腿 ⑤ 胖

b ② 旁螃螃~蟹郎, 鱼 防庞 ④ 棒 ⑥ 傍

m ① 莽~撞 ② 亡~人 忙芒茫盲 ④ 莽蟒网 ⑥ 忘妄望梦

ɸ ① 方肪芳荒慌黄蛋~房过~亲 ③ 纺仿谎晃 ⑤ 放访况

β ① 汪 ② 黄簧皇蝗王房亡 ③ 枉往 ⑥ 旺忘妄望晃 走路~勒~, 摇晃

- d ① 当应~档端~午 ③ 党挡 ⑤ 当典~挡~牢, 扶
- t<sup>h</sup> ① 汤□~没亮光, 遮掩、挡 ③ 倘躺 ⑤ 烫趟
- d ② 堂螳唐糖塘搪 ④ 荡 ⑥ 宕
- n ② 囊
- l ① 浪~声, 指桑骂槐地骂 ② 郎廊狼螂 ④ 朗 ⑥ 浪眼~衣裳, 瞭
- ts ① 庄桩脏脏航~装樟妆 ⑤ 葬壮奘人~来, 胖
- ts<sup>h</sup> ① 仓苍疮窗菖~蒲 ③ 闯 ⑤ 创唱倡提~
- s ① 丧~事 桑嗓吊~子 商伤双 ③ 爽赏 ⑤ 丧~失
- z ② 藏<sub>隐</sub>~裳尝偿 ④ 上 ⑥ 藏<sub>西</sub>~脏<sub>五</sub>~尚撞幢状奘<sub>玄</sub>~□<sub>性交</sub>
- k ① 冈岗刚纲钢缸江扛缸 ③ 讲港 ⑤ 降<sub>下</sub>~杠
- k<sup>h</sup> ① 康糠坑 ③ 慷 ⑤ 抗炕园~起来, 藏
- g ④ 戆<sub>傻</sub>
- ŋ ② 昂
- h ① □<sub>气喘</sub>
- fi ② 行<sub>银</sub>~航杭降<sub>投</sub>~绉□<sub>一一记, 忍受</sub> ④ 项 ⑥ 巷
- o ① 肮~脏□<sub>小人困, 抱着哄拍</sub>

[iã]

- ŋ ① □<sub>伊一跤, 推</sub>
- fi ② 王~家港, 姓 ⑥ 旺

[uã]

- k ① 光 ③ 广 ⑤ □<sub>依拉缸里~~看, 还有么? (用手) 摸索</sub>
- k<sup>h</sup> ⑤ 匡筐眶旷矿
- g ② 狂逛

[əŋ]

- β ① 奔崩畚~箕, ~垃圾 ③ 本 ⑤ □<sub>开, 破裂</sub>
- p<sup>h</sup> ① 喷烹
- b ② 盆 ⑥ 笨盆
- m ① 闷焖 ② 门闻蚊萌盟 ③ 猛 ⑥ 闷孟□<sub>紧嘴, 抿</sub>
- φ ① 分芬纷葶<sub>葶菜</sub>昏婚轰<sub>雷~霹雳</sub> ③ 粉 ⑤ 粪奋
- β ① 温瘟 ② 坟文纹焚闻魂馄浑 ③ 稳 ④ 愤忿吻勿混 ⑥ 问份本~
- d ① 敦墩墩~鸡, 阉割蹲吨灯登瞪<sub>鸡~, 嘘囊</sub>□<sub>拉屋里, 待(在)</sub> ③ 等 ⑤ 凳蹬戡炖顿□<sub>份量, 掂</sub>□<sub>吃~</sub>

脱, 吃得过饱

t<sup>h</sup> ① 吞口~着气味, 气味袭人 ③ 余  
 d ② 屯饨囤沌豚膻腾滕誊口踩、踏 ④ 盾 ⑥ 钝遁邓瞪眼睛~出口~伊两句, 挖苦  
 n ② 能 ⑥ 嫩  
 l ② 仑伦沦轮棱口~一~, 想, 回想 ④ 冷 ⑥ 论另<sub>1</sub>~外  
 ts ① 针斟珍榛臻真尊遵肫~肝姓增憎征蒸争笋睁贞侦正~月口楔子口~奶, 挤 ③ 淮拯整 ⑤  
 镇疹疹振震枕正政证症口~过去, 掷, 扔  
 ts<sup>h</sup> ① 村村<sub>想</sub>皱春椿蠢称~呼蛭~壳 ⑤ 寸衬趁秤称<sub>相</sub>~逞春~米  
 s ① 深森参<sub>人</sub>~身申伸孙逊孙僧升生牲笙甥声 ③ 沈审婶笋樨损 ⑤ 渗舜胜圣  
 z ② 沉存陈尘神辰娠晨唇臣人仁纯莼醇曾~经层澄惩橙乘~法绳承丞仍呈程成城诚盛~饭  
 ④ 甚忍肾 ⑥ 阵慎刃勿韧认任顺润赠剩郑盛<sub>兴</sub>~  
 k ① 跟根更~换耕 ③ 耿 ⑤ 更~加  
 k<sup>h</sup> ① 口~抽斗, 翻寻口~个潭潭, 挖掘 ③ 垦恳肯啃 ⑤ 口污垢  
 g ⑥ 口脾气~, 倔  
 h ① 亨哼 ③ 很狠 ⑤ 擤<sub>2</sub>  
 fi ② 痕恒衡<sub>平</sub>~ ⑥ 恨  
 0 ① 恩

### [in]

f ① 彬斌兵滨宾殡鬓冰 ③ 稟饼 ⑤ 丙柄炳秉并<sub>合</sub>~口~辰光, 捱, 相持  
 p<sup>h</sup> ① 乒姘拼 ③ 品聘  
 b ② 贫频凭平坪评萍瓶屏~风 ④ 竝~排 ⑥ 病  
 m ① 鸣 ② 闽民明名铭 ④ 悯敏皿脍~缝, 合缝 ⑤ 抿(嘴)~紧 ⑥ 命  
 d ① 丁钉汀汀<sub>水</sub>~叮叮<sub>形容词</sub>, 痒 ③ 顶鼎 ⑤ 订钉~牢鼎~清, 澄清  
 t<sup>h</sup> ① 听厅汀<sub>水门</sub>~, 水泥 ③ 艇挺 ⑤ 口剩下, 留下  
 d ② 亭亭廷庭蜓 ④ 锭 ⑥ 定  
 l ① 铃<sub>2</sub> ② 林淋临邻鳞磷陵菱凌灵铃<sub>1</sub>伶翎零鳞~衣裳, 缝 ④ 领岭 ⑥ 吝令另<sub>2</sub>闰<sub>2</sub>  
 ts ① 津精睛晶 ③ 尽~管, ~依吃井 ⑤ 浸进晋俊浚骏  
 ts<sup>h</sup> ① 侵亲青清 ③ 寝请  
 s ① 心辛新薪蜻~艇星腥猩 ③ 省反~醒 ⑤ 信讯汛性姓  
 z ② 寻秦情晴旬循巡饧~糖, 饴糖 ④ 尽静靖 ⑥ 净殉蕈<sub>香</sub>~  
 tɕ ① 今金襟<sub>连</sub>~巾斤筋 ③ 锦紧谨 ⑤ 禁仅  
 tɕ<sup>h</sup> ① 钦 ⑤ 揞  
 dz ② 琴禽擒勤芹<sub>药</sub>~ ④ 近 ⑥ 劲~道

ŋ ② 吟人仁银龈<sub>牙~肉</sub>凝宁 ⑥ 凝<sub>粥~起, 凝结</sub>

ɛ ① 欣馨

fi ② 淫寅<sub>2</sub> ④ 引尹

o ① 音阴因姻殷 ③ 隐<sub>口火~脱, 熄</sub> ⑤ 饮荫窨印<sub>口水~, 凉、冷</sub>

[uən]

k ③ 滚 ⑤ 棍

k<sup>h</sup> ① 坤昆 ③ 捆 ⑤ 困暍

[yn]

tɕ ① 君军均钧 ⑤ 窘

tɕ<sup>h</sup> ① 菌<sub>2</sub>

dz ② 群裙芹<sub>~菜</sub> ⑥ 郡

ɛ ① 熏薰勋 ⑤ 训驯

fi ② 云匀盈<sub>2</sub>寅<sub>2~卯勿通光</sub> ④ 允 ⑥ 韵运晕孕熨

[iʌŋ]

tɕ ① 京惊荆经泾 ③ 茎境景警颈 ⑤ 敬竟镜径

tɕ<sup>h</sup> ① 卿轻氢倾顷 ⑤ 庆罄磬

dz ② 鲸擎<sub>口--~田, 量词</sub> ⑥ 竞

ŋ ② 任<sub>姓</sub>迎 ⑥ 认<sub>韧</sub>闰<sub>1~月</sub>

ɛ ① 兴<sub>~旺</sub> ⑤ 兴<sub>高~衅</sub>

fi ② 行<sub>~动</sub>衡<sub>~山</sub>盈<sub>1</sub>赢形型刑营<sub>2</sub> ④ 幸<sub>1</sub>颖

o ① 应鹰蝇莺婴纓鸚樱英 ③ 影 ⑤ 幸<sub>2</sub>应<sub>响~映反~涸</sub> (墨迹)~开来, 渗透<sub>口</sub>用揩布~干水, 吸(干)

[oŋ]

p<sup>h</sup> ① 口<sub>被头一晒~起来, 变蓬松</sub>

b ② 蓬篷埜<sub>~尘, 灰~起来, (灰尘)扬起</sub>

m ② 蒙懵<sub>~懂</sub>

d ① 东冬 ③ 董懂 ⑤ 冻栋

t<sup>h</sup> ① 通 ③ 统 ⑤ 痛

d ② 同铜桐筒童瞳 ④ 动桶 ⑥ 洞

n ② 农脓 ⑥ 依<sub>你</sub>

l ① 弄<sub>1~坏脱</sub> ② 龙笼聋蓉珑隆 ④ 拢陇垄 ⑥ 弄<sub>2~堂, 小巷; ~坏</sub>

ts ① 宗棕鬃中忠踪钟盅衷<sub>口~齐, ~碎, 击, 春</sub> ③ 总种<sub>~子</sub>肿 ⑤ 粽综中<sub>打~种~田</sub>终众冢纵<sub>~上去,</sub>

跃

ts<sup>h</sup> ① 聪匆葱囱充从~容冲 ⑤ 铕宠眈眈~，瞌睡□~出去，向前倾（倒）

s ① 松淞嵩□~一拳、~碎，击 ⑤ 送宋

z ② 从丛虫崇戎茸重~叠 ④ 重轻~ ⑥ 仲诵颂讼

k ① 公蚣工功攻弓~箭官躬恭供~给 ③ 巩 ⑤ 贡供~佛拱~起来

k<sup>h</sup> ① 空~虚 ③ 孔恐 ⑤ 空有~控

g ⑥ 共

h ① 烘哄风枫讽疯封丰峰烽峰锋轰轰雪里~，一种菜□人~来~去，挤，拥 ③ 捧 ⑤ 俸

fi ② 红虹汞洪鸿宏逢缝裁~ ⑥ 凤冯奉缝一条~□动词，疮疤将溃

0 ① 翁蓊~菜，空心菜 ⑤ 瓮髻□脚~下去，陷

### [ion]

te ① 龚弓弹棉花的弓 ③ 迥

te<sup>h</sup> ① 穹菌<sub>1</sub>

dz ② 穷琼

ŋ ② 绒浓

e ① 凶兄胸

fi ② 熊雄融容蓉溶溶痈庸荣营<sub>1</sub>小~房，地名 莹莹莹莹 ⑥ 用佣

0 ③ 永泳咏拥甬勇涌蛹雍

### [A?]

6 ⑦ 百柏伯擘~开□水~，水垢

p<sup>h</sup> ⑦ 拍□~开脚，分开

b ⑧ 白

m ⑧ 陌麦脉

t<sup>h</sup> ⑦ 脱<sub>2</sub>弄坏~，助词

ts ⑦ 摘只量词着~衣裳酌□~水，略酒

ts<sup>h</sup> ⑦ 拆坼开~，裂开策册赤~豆尺绰焯肉~白水，用清水（短时间）煮肉□~尿，~蛋，排泄，下（蛋）

s ⑦ 湿栅□门~（名词），~门（动词），臼（不固定的）

z ⑧ 宅掷~骰子石着~芍若弱躑~脚，跌

k ⑦ 格隔□~电台，~~准，校，旋

k<sup>h</sup> ⑦ 客

ŋ ⑧ 额□~断，摇晃，推动

h ⑦ 吓

0 ⑦ 阿~哥

## [iAʔ]

- l ⑧ 掠  
 ts ⑦ 爵  
 ts<sup>h</sup> ⑦ 鹊雀敲 肉~皮, 肉刺 □ ~ ~ 趣, 逗乐  
 s ⑦ 削 鹊 鸭~  
 z ⑧ 嚼  
 tɕ ⑦ 级脚觉角~色  
 tɕ<sup>h</sup> ⑦ 却确  
 dz ⑧ 剧  
 ŋ ⑧ 虐疟箸 芦~, 芦叶  
 fi ⑧ 药钥跃乐 音~学  
 0 ⑦ 约

## [uAʔ]

- k ⑦ □ ~开一条路路, 裂开

## [æʔ]

- ɸ ⑦ 八  
 b ⑧ 拔白 菱~ 井一~店  
 m ⑧ 袜  
 φ ⑦ 发法豁  
 β ⑦ 挖 ⑧ 伐筏罚乏猾滑 □ ~水, 泼  
 d ⑦ 答搭搭 ~ 襪  
 t<sup>h</sup> ⑦ 塔塌 ~粉, 搽, 抹 榻榻 邈~獭  
 d ⑧ 达踏 闼 窗~, 上为窗, 下为~  
 n ⑧ 捺  
 l ⑧ 腊蜡猎 2~狗 辣痢栏 邈 □ ~水, 泼  
 ts ⑦ 扎札啞 ~滋味, 辨  
 ts<sup>h</sup> ⑦ 插察擦  
 s ⑦ 眨杀 萨煞 开心~, ~车 □ ~髻, 母鸡抱窝  
 z ⑧ 铡闸 燥 ~ ~酥, 久煮 □ ~出来, 凸(出)、鼓(起)  
 k ⑦ 夹袂甲 盔~  
 k<sup>h</sup> ⑦ 掐 ~卦 恰 ~~, 刚才 □ ~牢住, 压住  
 g ⑧ 轧 挤, 压

ŋ ⑧ 齧~口, 缺

h ⑦ 呷喝~茶 瞎辖恰~好

fi ⑧ 盒匣狭峡

o ⑦ 阿~三 鸭押压

[iæʔ]

te ⑦ 甲~子

te<sup>h</sup> ⑦ 恰

ŋ ⑧ 捏箬~帽

fi ⑧ 洽协

[uæʔ]

k ⑦ 括刮

g ⑧ □衣裳~着个齧齧, 耳朵里~着句闲话, 偶尔碰到

[œʔ]

d ⑦ 掇~凳子, 端

t<sup>h</sup> ⑦ 脱~衣裳 □~草, 用锄除(草)

d ⑧ 夺

l ⑧ 杼

ts ⑦ 卒□~蛛, 蜘蛛

ts<sup>h</sup> ⑦ 撮

k ⑦ 割<sub>3</sub>

k<sup>h</sup> ⑦ 渴

h ⑦ 喝~彩, 五吆~六

[uceʔ]

s ⑦ 说率~领 蟀

[yœʔ]

te ⑦ 厥决诀橘菊掬鞠

te<sup>h</sup> ⑦ 缺屈

dz ⑧ 掘倔□~出去, 气鼓鼓地走开

ŋ ⑧ 月

e ⑦ 血噱~头

fi ⑧ 悦阅越曰粤穴月

o ⑦ □~纸头, 折叠

## [ɔʔ]

b ⑦ 钵拨不

p<sup>h</sup> ⑦ 泼

b ⑧ 钹勃鼻 2 别 2~人 □~石头, 搬, 移动

m ⑧ 末抹沫没物~事, 东西

φ ⑦ 勿 2 忽佛仿~寤 睡一~, 睡一觉 □布~脱, 变朽

β ⑦ 颀~杀, 淹屋 2~里, 家里 勿 1 □~S□, 心中郁闷, 不快 ⑧ 活核桃~佛物话~猴, 猴子

d ⑦ □黏, 贴 答

t<sup>h</sup> ⑦ 脱 1 坏~, 助词 □我~依, 连词

d ⑧ 突凸 2~出

n ⑧ 纳

ts ⑦ 折哲浙褶拙质只~有, 副词 汁执

ts<sup>h</sup> ⑦ 彻撤撤出

s ⑦ 摄涩湿 2 设刷瑟虱失室 □麦~头, 穗

z ⑧ 杂涉蛰 惊~十拾什入舌侄秩实日术述

k ⑦ 合 十~为一升 蛤鸽葛割 2 恰~做生意, 合

g ⑧ 玢

ŋ ⑧ 兀机~子核 审~ □凳子~, 要垫一垫, (凳脚等) 不平稳, 摇晃

h ⑦ □~脱, (植物) 因被树荫等遮盖而长不好

fi ⑧ 合核~心

0 ⑦ □~没, 遮盖

## [uɔʔ]

k ⑦ 割 1 骨

k<sup>h</sup> ⑦ 窟阔 □肥料要~~, 山芋放拉地窟里~拉, 放置一段时间, 保存或使之发酵

## [ʌʔ]

p<sup>h</sup> ⑦ 泊梁山~迫魄

b ⑧ 帛财~

m ⑧ 墨默

d ⑦ 得德

t<sup>h</sup> ⑦ 忒

d ⑧ 特

l ⑧ 肋勒



ts ⑦ 则侧~转 织职责  
 ts<sup>h</sup> ⑦ 测饬策赤斥  
 s ⑦ 塞色识式饰适释室  
 z ⑧ 贼直值食蚀殖植泽择擢  
 k ⑦ 革  
 k<sup>h</sup> ⑦ 刻克掐  
 h ⑦ 黑郝赫

[iʌʔ]

te ⑦ 戟击激  
 te<sup>h</sup> ⑦ 吃  
 dz ⑧ 极屐  
 ŋ ⑧ 匿  
 fi ⑧ 忆<sub>1</sub> 亿<sub>1</sub> 翼亦译易交~液腋口~子, 夏夜的小飞虫  
 o ⑦ 益溢抑

[iɪʔ]

f ⑦ 罄罄笔必毕逼壁璧瘳滹~干, 沥去水  
 p<sup>h</sup> ⑦ 撇~沫 匹辟开~僻劈  
 b ⑧ 别弼枇~把鼻<sub>1</sub>  
 m ⑧ 灭蔑蔑蜜密觅搦~螺丝, 拧, 旋  
 d<sup>f</sup> ⑦ 跌的滴嫡摘~脱头, ~人, 拧, 掐  
 t<sup>h</sup> ⑦ 帖贴铁踢剔梯扶~  
 d ⑧ 碟蝶谍牒笛敌狄彘~米凸<sub>1</sub>~出  
 l ⑧ 猎<sub>1</sub>~狗 立笠粒列裂烈劣栗律率效~力历沥~干荔~枝口~人, 拧, 扭  
 ts ⑦ 接积迹脊绩节疔即鲫  
 ts<sup>h</sup> ⑦ 妾缉辑七切戚口~紧, ~杀脱, 抽, 勒  
 s ⑦ 薛泄屑雪悉戍恤昔惜锡析玺玉~印髓<sub>1</sub>骨~  
 z ⑧ 捷集习袭拾~起来 截绝疾席夕寂  
 te ⑦ 劫急给供~揭吉结洁荚毛豆~挟~菜, (用筷子)夹颊面~骨 (“骨”读[ku])  
 te<sup>h</sup> ⑦ 泣乞讫  
 dz ⑧ 及杰  
 ŋ ⑧ 聂镊业热孽旦  
 e ⑦ 胁吸歇蝎

fi ⑧ 叶<sub>~子</sub>页逸  
o ⑦ 揖<sub>作~</sub>噎乙一

[oʔ]

6 ⑦ 剥驳北卜<sub>~卦</sub>博膊<sub>赤~, (上身) 赤裸</sub>  
p<sup>h</sup> ⑦ 朴仆<sub>~倒</sub>扑口<sub>~肉, 肥肉</sub>  
b ⑧ 箔薄仆<sub>~人</sub>  
m ⑧ 莫摸漠膜寞木目穆睦牧  
d ⑦ 笃督口<sub>女阴</sub>  
t<sup>h</sup> ⑦ 秃口<sub>人~来哉, 都</sub>  
d ⑧ 独读犊牍毒口<sub>水拉~, 沸腾</sub>  
l ⑧ 鹿六陆录禄绿口<sub>~起来, 起床, 起来</sub>  
ts ⑦ 竹筑粥足祝烛嘱口<sub>~紧眉头, 蹙</sub>  
ts<sup>h</sup> ⑦ 畜<sub>~牲</sub>促触戳  
s ⑦ 速肃宿叔粟束塑<sub>2~料</sub>  
z ⑧ 族熟淑俗续赎蜀属搨<sub>~痛, 戳辱</sub>  
k ⑦ 谷国  
k<sup>h</sup> ⑦ 哭酷  
h ⑦ 福幅蝠复腹覆  
fi ⑧ 斛<sub>两~一石</sub>服伏复<sub>恢~</sub>获或惑  
o ⑦ 屋

[ioʔ]

tc<sup>h</sup> ⑦ 曲<sub>歌~, 酒~</sub>  
dz ⑧ 逐轴局  
ŋ ⑧ 褥<sub>~子</sub>玉狱<sub>2地~</sub>肉捩<sub>1~面, 揉</sub>  
ɛ ⑦ 畜<sub>~牧</sub>蓄  
fi ⑧ 育狱<sub>1</sub>欲浴域疫役  
o ⑦ 郁

[ɔʔ]

β ⑦ 握 ⑧ 缚缚  
d ⑦ 虱<sub>~开, 丢, 扔</sub>笃<sub>~定</sub>汨<sub>1~水, 滴</sub>口<sub>头浪~一记, 打, 敲打</sub>  
t<sup>h</sup> ⑦ 托柝度<sub>估量长度的单位, 两臂伸直, 从一手的手指到另一手的手指的长度</sub>  
d ⑧ 踱度<sub>村~</sub>铎泽<sub>凌~, 檐冰</sub>

n ⑧ 诺

l ⑧ 洛落骆酪烙络乐快~

ts ⑦ 作卓桌琢捉斫~稻, 割

ts<sup>h</sup> ⑦ 齧~

s ⑦ 索朔缩啍~一口, 吮吸

z ⑧ 凿昨<sub>1</sub>勺啄浊镞射<sub>1</sub>~箭□~一刀, 戳

k ⑦ 各阁搁<sub>1</sub>觉~着, 感觉到角

k<sup>h</sup> ⑦ 壳

g ⑧ 搁<sub>2</sub>~浅

ŋ ⑧ 鄂鹤疟发~子, 打摆子岳噩□头~起, 昂起

h ⑦ 霍霍□~半墙头, 贴近□贴个纸头~起拉, 有点拱起, 脱离(附着物的表面)

fi ⑧ 学

o ⑦ 恶齧~齧

[iɔʔ]

ŋ ⑧ 搨<sub>2</sub>~面, 揉

[uɔʔ]

k ⑦ 郭廓惺□~嘴, 漱口: 水~出来, 晃荡

k<sup>h</sup> ⑦ 扩

[l]

l ① 儿~戏尔<sub>1</sub>耳 ② 而 ④ 尔<sub>2</sub> ⑥ 二贰

[m]

m ① 姆伯~淘里, 妯娌 ② 旤~没, 没有 ④ 亩

[n]

n ① □~奶, 祖母, 同“阿奶”

[ŋ]

h ⑤ 嗅擤<sub>1</sub>

fi ② 鱼吴姓 ④ 五伍午~时, 端~ ⑥ 忤~逆

附记：本文是 1985 年提出的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川沙音系》的一部分，其中的同音字表曾刊载于日本科学研究費補助金の科研報告書（基盤研究(C)(2)，2003-2004 年度項目研究“『吳語讀本』音声データの作成と公開”，課題編號 14510491，九州大學，2004 年）。這次正式發表，對文字和格式做了修改、補充等整理工作。

### 参考文献

- 石汝杰：《川沙縣志》第 31 卷方言卷語音部分（上海市川沙縣縣志編修委員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896-908 頁
- 石汝杰：上海川沙方言的地域差異，《吳語研究》第六輯（第六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游汝杰、丁治民、葛愛萍主編），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年，98-106 頁
- 石汝杰：現代上海方言的各種來源與方言島理論，載《吳聲越韻》（復旦中文學科建設叢書·吳語研究卷）（陳忠敏、陶寰選編），商務印書館，2017 年，425-444 頁
- 許寶華、湯珍珠主編：《上海市區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年

## The Phonology of Chuansha (Shanghai) Wu Dialect

Shi Rujie

*Kumamoto Gaku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alect of Chuansha, a suburban district of Shanghai municipality, is a Wu dialect of Chinese. This article gives a description of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dialect with a syllabary (as a monosyllabic vocabulary).

# 试析闽语入声韵尾的演变

栗华益

安徽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闽语入声韵尾的演变以弱化、消失为主，合并方向类型少且特殊。在韵尾有限合并情况下，闽语一般是咸山宕江梗五摄部分入声韵-p、-t、-k尾直接-ʔ化，不受具体塞音韵尾限制，深臻曾通四摄保持各自塞尾不变。由咸山宕江梗五摄部分入声韵-p、-t、-k尾直接弱化来的-ʔ尾接着消失，一般是浊入先消失，深臻曾通四摄及咸山宕江梗五摄剩余入声韵-p、-t、-k尾保持不变。闽语音系内的文白层次竞争推动咸山宕江梗五摄部分主元音为后低元音的入声韵-p、-t、-k尾的弱化、消失，元音、尤其是后低元音对韵尾弱化、消失的作用表现较为隐蔽，体现了元音分尾的深层性。

## 一、已有研究

汉语方言中，闽语入声韵尾的演变表现出独特性和复杂性。前修时贤对此作了许多富于卓见的研究工作。

闽语各方言入声韵尾的读音类型比较复杂，李如龙等（1985）详细分析了闽语各区入声韵尾读音类型，具体到各区小片韵尾读音类型更为复杂，如闽南语（袁家骅等2001：263）。部分闽语的韵尾演变趋势值得关注，潘家懿（1996）指出闽南潮汕片海丰话山臻摄-t尾正渐变为-k，低元音a后面的-t尾较易变化，高元音、尤其是后高元音u后的-t尾较为稳定，相关研究（吴芳2009、潘家懿1998、吴瑞文等2007）证实了此文的观察；辛世彪（2004）则从宏观角度分析了闽语等入声韵尾情况，主要列举了韵尾读音类型，提出了相关方言的韵尾演变过程。部分单点方言的韵尾演变较为特殊，如冯爱珍（1993a）发现当时的福州话入声韵尾处在从-k到-ʔ的过程之中；梁猷刚（1983）发现海南府城话主元音开口度较大的入声韵母辅音韵尾较易脱落，且开口呼入声韵母的辅音韵尾较易脱落（臻摄除外）。

闽南话文读层和白读层（口语）的入声韵尾表现不同。单点方言中，文白读在入声韵尾演变方面的差异非常突出，如福建漳平永福方言（张振兴1982、1989a、1989b、

1990)。王育德(1968: 809-821, 转引自远藤光晓 1994)指出闽南话中文读层一律保持-p、-t、-k, 在白读层里内转诸摄保持中古的韵尾系统(但曾摄变为-t), 外转诸摄韵尾的发音部位对立消失, 一律弱化为喉塞尾。

闽语在汉语方言中的地位比较特殊。现有文献, 如王育德(1968)、梁猷刚(1983)等已经揭开闽语复杂韵尾演变的冰山一角。在已有研究基础上, 我们以丰富材料为基础尝试分析闽语入声韵尾的演变类型、原因。

## 二、演变类型

汉语方言入声韵尾演变分为三大方向: 合并、弱化、消失。闽语入声韵尾演变以弱化、消失为主, 合并方向的类型较少。下面依次描写各种演变方向下的具体演变类型。

### 2.1 合并

#### 2.1.1 韵尾-t化

(1) 咸合三韵尾-t化。

指咸摄合口三等-p并入山臻摄读-t尾, 咸摄开口、深摄入声韵仍读-p。仅福建建宁里心一点, 如下:

	咸开	深	咸合	山	臻	曾	梗	宕江	通
主元音	a ɔ	i	a	ɛ a ə ɔ	i u	i ə	a ə	ɔ	u
韵尾	-p	-t			-k				
清	入声 5								
浊									

清入: 塔 xap<sup>5</sup> | 法 fat<sup>5</sup> | 急 kip<sup>5</sup> | 割 kət<sup>5</sup> | 八 pat<sup>5</sup> | 笔 pit<sup>5</sup> | 骨 kut<sup>5</sup> | 削 siək<sup>5</sup> | 角 kək<sup>5</sup> | 北 pək<sup>5</sup> | 尺 te<sup>h</sup>iak<sup>5</sup> | 穀 kuk<sup>5</sup>; 浊入: 叶 iap<sup>5</sup> | 十 ɛip<sup>5</sup> | 舌 ɛiet<sup>5</sup> | 罚 fat<sup>5</sup> | 药 iək<sup>5</sup> | 学 xək<sup>5</sup> | 力 lik<sup>5</sup> | 直 te<sup>h</sup>ik<sup>5</sup> | 白 p<sup>h</sup>ak<sup>5</sup> | 六 liuk<sup>5</sup> | 局 k<sup>h</sup>iuk<sup>5</sup>。

(2) 曾摄韵尾-t化

指曾摄-k尾在一定条件下改变发音部位变读-t尾, 并入山臻摄。闽语曾摄韵尾-t化的表现与非闽语不同。在我们掌握的材料中, 暂时还没发现有闽语在保持-p、-t、-k三分格局前提下曾摄韵尾-t化的。即目前曾摄韵尾-t化的闽语分属于弱化或消失类型, 见后文分析。而且部分闽南语的曾摄打破一等与三等的区别, 在主元音相同的情况下, 主元音为

低元音的一等部分-t 化或主元音为高元音的三等部分没有-t 化而限于于庄组，如永春五里：北 pak<sup>54</sup> | 墨 bak<sup>24</sup> | 贼 ts<sup>h</sup>at<sup>24</sup> | 刻 k<sup>h</sup>at<sup>54</sup> | 力 lat<sup>24</sup> | 直 tit<sup>24</sup> | 侧 ts<sup>h</sup>ak<sup>54</sup> | 色 sik<sup>54</sup> | 织 tsit<sup>54</sup>，安溪逢莱：北 pak<sup>5</sup> | 墨 bak<sup>24</sup> | 贼 ts<sup>h</sup>at<sup>24</sup> | 刻 k<sup>h</sup>ik<sup>5</sup> | 力 lik<sup>24</sup> | 直 tit<sup>24</sup> | 侧 tsik<sup>5</sup> | 色 sik<sup>5</sup> | 织 tsit<sup>5</sup>。

### 2.1.2 韵尾-k 化

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中，只有福建宁德城区、连江苔藓两点属于“咸深、山臻摄韵尾-k 化”，指咸深摄-p 尾和山臻摄-t 尾入声韵并入宕江曾梗通摄读-k。如宁德城区咸摄一等不变，咸摄二三四等和深摄部分字保持-p、部分变成-k，即使入声韵主元音相同；山臻摄韵尾全部-k 化，如下：

	咸开一	咸开二三四咸合		深	山臻	宕江曾梗通
主元音	a	y i ε a o		i e E a	y i e ε a œ o o u	y i e ε a ø œ o o u
韵尾	-p		-k	-p	-k	
清	阴入[4]					
浊	阳入[5]					

咸深：盒 ap<sup>5</sup> | 塔 t<sup>h</sup>ap<sup>4</sup> | 磕 k<sup>h</sup>ok<sup>4</sup> | 插 ts<sup>h</sup>ap<sup>4</sup> | 焯 tsak<sup>4</sup> | 夹 kɛp<sup>4</sup> 白/kak<sup>4</sup> 文 | 鸭 ap<sup>4</sup> | 聂 niek<sup>4</sup> | 接 tsip<sup>4</sup> | 涉 sek<sup>5</sup> | 叶 ep<sup>5</sup> | 怯 k<sup>h</sup>yk<sup>4</sup> | 业 ηep<sup>5</sup> | 肋 hek<sup>5</sup> 白/hiek<sup>4</sup> 文 | 贴 t<sup>h</sup>ep<sup>4</sup> | 法 huok<sup>4</sup>、立 lik<sup>5</sup> | 集 tsip<sup>5</sup> | 刁 sip<sup>5</sup> 白/sik<sup>5</sup> 文 | 执 tsik<sup>4</sup> | 汁 tsep<sup>4</sup> | 十 sep<sup>5</sup> | 急 kek<sup>4</sup> | 级 ηep<sup>4</sup>；山臻：辣 lak<sup>5</sup> | 八 pek<sup>4</sup> | 薛 sik<sup>4</sup> | 舌 sek<sup>5</sup> | 歇 hyk<sup>4</sup> | 节 tsek<sup>4</sup> 白/tsik<sup>4</sup> 文 | 结 kek<sup>4</sup> 白/kik<sup>4</sup> 文 | 夺 tœk<sup>5</sup> | 活 uak<sup>5</sup> | 刮 kuok<sup>4</sup> | 雪 suk<sup>4</sup> | 月 ŋok<sup>5</sup> | 血 hek<sup>4</sup>、笔 pek<sup>4</sup> | 侄 tik<sup>5</sup> | 不 puk<sup>4</sup> | 骨 kouk<sup>4</sup>。

宁德城区咸深摄保持-p 尾的入声韵是否朝着韵尾-k 化方向发展，还需后续观察。不过，连江苔藓咸深摄和山臻摄不论主元音类型全部-k 化，如咸深：塔 t<sup>h</sup>ak<sup>24</sup> | 插 ts<sup>h</sup>iak<sup>24</sup> | 接 tsiek<sup>24</sup> | 叶 iek<sup>5</sup> | 贴 t<sup>h</sup>aik<sup>24</sup> | 立 nik<sup>5</sup> | 十 seik<sup>5</sup> | 急 keik<sup>24</sup>，山臻：辣 nak<sup>5</sup> | 杀 sak<sup>24</sup> | 舌 siek<sup>5</sup> | 节 tsaik<sup>24</sup> | 活 uak<sup>5</sup> | 雪 suok<sup>24</sup> | 月 ŋok<sup>5</sup> | 七 ts<sup>h</sup>eik<sup>24</sup> | 骨 kouk<sup>24</sup> | 出 ts<sup>h</sup>ouk<sup>24</sup>。

## 2.2 弱化

闽语弱化类型有两类：韵尾鼻音化和韵尾-ʔ化。出现韵尾鼻音化的方言是闽西北邵武和光泽两点，另有专文（栗华益 2012）讨论。本文主要分析韵尾-ʔ化类型。韵尾-ʔ化，指咸深摄-p 尾、山臻摄-t 尾、宕江曾梗通摄-k 尾经过一定的演变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弱化成喉塞尾。本节所举方言点例字请看表 1。

### 2.2.1 部分摄韵尾合并，部分摄韵尾-ʔ化

指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九摄中部分摄韵尾合并，而部分摄、包括已经发生合

并演变的撮出现塞尾-ʔ化的演变。

(1) 部分撮韵尾-t 化，部分撮韵尾-ʔ化

a. 曾摄韵尾-t 化、部分宕江梗通韵尾-ʔ化

福建周宁<sup>咸村</sup>曾摄韵尾大致以声母类别为条件分化，一等帮组见系及三等庄组-k尾不变，其他的基本-t 化。宕江梗通摄部分韵尾-ʔ化、部分保持-k尾。如下：

	深	咸开	咸合	山	臻	曾	梗	宕江通
主元音	i e e	i e a	ə	y i e a ə u	i o u	i e e ə	y e a	y ə ə o u
韵尾	-p		-t			-k	-ʔ/-k	
清	阴入[5]							
浊	阳入[3]							

此类还有广东中山<sup>隆都</sup>、福建宁德<sup>洋中</sup>两点。

表 1 弱化类型例字

	广宁东乡	周宁咸村	惠安螺城	长泰岩溪	海丰鹄门	潮阳司马铺	澄海莲下	长乐文岭	福安穆阳
搭咸	tap <sup>33</sup>	tap <sup>5</sup>	taʔ <sup>54</sup>	taʔ <sup>32</sup>	taʔ <sup>1</sup>	taʔ <sup>3</sup>	taʔ <sup>2</sup>	taʔ <sup>24</sup>	taʔ <sup>5</sup>
踏	tap <sup>214</sup>	tap <sup>3</sup>	tap <sup>34</sup>	taʔ <sup>12</sup>	taʔ <sup>5</sup>	taʔ <sup>5</sup>	taʔ <sup>5</sup>	taʔ <sup>5</sup>	taʔ <sup>3</sup>
盒	hap <sup>214</sup>	ap <sup>3</sup>	aʔ <sup>34</sup>	aʔ <sup>12</sup>	ap <sup>5</sup>	ap <sup>5</sup>	ak <sup>5</sup>	aʔ <sup>5</sup>	aʔ <sup>3</sup>
塔	tʰap <sup>33</sup>	tʰap <sup>5</sup>	tʰaʔ <sup>54</sup>	tʰaʔ <sup>32</sup>	tʰaʔ <sup>1</sup>	tʰaʔ <sup>3</sup>	tʰaʔ <sup>2</sup>	tʰaʔ <sup>24</sup>	tʰaʔ <sup>5</sup>
插	tsʰap <sup>33</sup>	tʃʰap <sup>5</sup>	tsʰaʔ <sup>54</sup>	tsʰaʔ <sup>32</sup>	tsʰaʔ <sup>1</sup>	tsʰaʔ <sup>3</sup>	tsʰaʔ <sup>2</sup>	tsʰiaʔ <sup>24</sup>	tʃʰaʔ <sup>5</sup>
鸭	ap <sup>33</sup>	ap <sup>5</sup>	aʔ <sup>54</sup>	aʔ <sup>32</sup>	aʔ <sup>1</sup>	aʔ <sup>3</sup>	aʔ <sup>2</sup>	aʔ <sup>24</sup>	aʔ <sup>5</sup>
接	tsit <sup>33</sup>	teip <sup>5</sup>	tsiʔ <sup>54</sup>	tsiap <sup>32</sup>	tsiʔ <sup>1</sup>	tsiʔ <sup>3</sup>	tsiʔ <sup>2</sup>	tsieʔ <sup>24</sup>	tʃiʔ <sup>5</sup>
贴	tʰet <sup>33</sup>	tʰep <sup>5</sup>	tʰep <sup>54</sup>	tʰiap <sup>32</sup>	taʔ <sup>1</sup>	tʰiap <sup>3</sup>	taʔ <sup>2</sup>	tʰaiʔ <sup>24</sup>	tʰeʔ <sup>5</sup>
法	fat <sup>33</sup>	huət <sup>5</sup>	huat <sup>54</sup>	huat <sup>32</sup>	xuap <sup>1</sup>	xuap <sup>3</sup>	xuak <sup>2</sup>	xuaʔ <sup>24</sup>	huaʔ <sup>5</sup>
立深	lep <sup>22</sup>	lep <sup>3</sup>	lep <sup>34</sup>	lep <sup>12</sup>	lip <sup>5</sup>	lip <sup>5</sup>	lik <sup>5</sup>	liʔ <sup>5</sup>	leʔ <sup>3</sup>
十	sɛp <sup>22</sup>	θɛp <sup>3</sup>	tsap <sup>34</sup>	tsap <sup>12</sup>	tsap <sup>5</sup>	tsap <sup>5</sup>	tsak <sup>5</sup>	seiʔ <sup>5</sup>	θeʔ <sup>3</sup>
急	kep <sup>55</sup>	kip <sup>5</sup>	kep <sup>54</sup>	kep <sup>32</sup>	kʰip <sup>1</sup>	kip <sup>3</sup>	kik <sup>2</sup>	keiʔ <sup>24</sup>	keʔ <sup>5</sup>
辣山	lat <sup>214</sup>	lat <sup>3</sup>	luaʔ <sup>34</sup>	luaʔ <sup>12</sup>	luaʔ <sup>1</sup>	luaʔ <sup>5</sup>	luaʔ <sup>2</sup>	laʔ <sup>5</sup>	laʔ <sup>3</sup>
割	kot <sup>33</sup>	kat <sup>5</sup>	kuaʔ <sup>54</sup>	kuaʔ <sup>32</sup>	kuaʔ <sup>1</sup>	kuaʔ <sup>3</sup>	kuaʔ <sup>2</sup>	kaʔ <sup>24</sup>	kaʔ <sup>5</sup>
八	pet <sup>33</sup>	pet <sup>5</sup>	pueʔ <sup>54</sup>	pueʔ <sup>32</sup>	peʔ <sup>1</sup>	poiʔ <sup>3</sup>	pɔiʔ <sup>2</sup>	paiʔ <sup>24</sup>	peʔ <sup>5</sup>
热	jit <sup>22</sup>	it <sup>3</sup>	luaʔ <sup>34</sup>	dzuaʔ <sup>12</sup>	dzuaʔ <sup>5</sup>	dzuaʔ <sup>5</sup>	dzuaʔ <sup>5</sup>	ieʔ <sup>5</sup>	jiʔ <sup>3</sup>
歇	hit <sup>33</sup>	ɛyt <sup>5</sup>	hiəʔ <sup>54</sup>	heʔ <sup>32</sup>	xiaʔ <sup>1</sup>	xiaʔ <sup>3</sup>	xiaʔ <sup>2</sup>	xyəʔ <sup>24</sup>	hiʔ <sup>5</sup>
节	tsit <sup>33</sup>	tʃet <sup>5</sup>	tsueʔ <sup>54</sup>	tsiet <sup>32</sup>	tseʔ <sup>1</sup>	tsoiʔ <sup>3</sup>	tsak <sup>2</sup>	tsaiʔ <sup>24</sup>	tʃeʔ <sup>5</sup>
结	kit <sup>33</sup>	ket <sup>5</sup>	kat <sup>54</sup>	kiet <sup>32</sup>	kiak <sup>1</sup>	kak <sup>3</sup>	kak <sup>2</sup>	kaiʔ <sup>24</sup>	keʔ <sup>5</sup>
脱	tʰyt <sup>33</sup>	tʰɔt <sup>3</sup>	tʰut <sup>54</sup>	tʰuat <sup>32</sup>	tʰut <sup>1</sup>	tʰuk <sup>3</sup>	tʰuk <sup>2</sup>	tʰuaʔ <sup>24</sup>	tʰɔʔ <sup>5</sup>



活	wut <sup>214</sup>	huət <sup>3</sup>	uaŋ <sup>34</sup>	uaŋ <sup>12</sup>	uaŋ <sup>5</sup>	uaŋ <sup>5</sup>	uaŋ <sup>5</sup>	uaŋ <sup>5</sup>	wuaŋ <sup>3</sup>
刷	sat <sup>55</sup>	θət <sup>5</sup>	səŋ <sup>54</sup>	suaŋ <sup>32</sup>	sut <sup>1</sup>	sueŋ <sup>3</sup>	sueŋ <sup>2</sup>	sauŋ <sup>24</sup>	θəŋ <sup>5</sup>
刮	kuet <sup>33</sup>	kuət <sup>5</sup>	kuaŋ <sup>54</sup>	kuaŋ <sup>32</sup>	kuaŋ <sup>1</sup>	kuaŋ <sup>3</sup>	kuaŋ <sup>2</sup>	kuauŋ <sup>24</sup>	kuaŋ <sup>5</sup>
雪	syt <sup>55</sup>	θut <sup>5</sup>	səŋ <sup>54</sup>	seŋ <sup>32</sup>	soŋ <sup>1</sup>	soŋ <sup>3</sup>	səŋ <sup>2</sup>	suəŋ <sup>24</sup>	θəŋ <sup>5</sup>
罚	fat <sup>214</sup>	huət <sup>3</sup>	huat <sup>34</sup>	huat <sup>12</sup>	xuak <sup>5</sup>	xuak <sup>5</sup>	xuak <sup>5</sup>	xuaŋ <sup>5</sup>	huaŋ <sup>3</sup>
月	ŋyt <sup>214</sup>	ŋut <sup>3</sup>	gəŋ <sup>34</sup>	gueŋ <sup>12</sup>	ŋgueŋ <sup>5</sup>	ŋgueŋ <sup>5</sup>	ŋgueŋ <sup>5</sup>	ŋuəŋ <sup>5</sup>	ŋoŋ <sup>3</sup>
血	hyt <sup>33</sup>	hək <sup>5</sup>	huiŋ <sup>54</sup>	hueŋ <sup>32</sup>	xueŋ <sup>1</sup>	xueŋ <sup>3</sup>	xueŋ <sup>2</sup>	xiaŋ <sup>24</sup>	heŋ <sup>5</sup>
笔 <sub>臻</sub>	pət <sup>55</sup>	pit <sup>5</sup>	pet <sup>54</sup>	pet <sup>32</sup>	pit <sup>1</sup>	pik <sup>3</sup>	pik <sup>2</sup>	peiŋ <sup>24</sup>	peŋ <sup>5</sup>
七	ts <sup>h</sup> ət <sup>55</sup>	eit <sup>5</sup>	ts <sup>h</sup> et <sup>54</sup>	ts <sup>h</sup> et <sup>32</sup>	ts <sup>h</sup> it <sup>1</sup>	ts <sup>h</sup> ik <sup>3</sup>	ts <sup>h</sup> ik <sup>2</sup>	ts <sup>h</sup> eiŋ <sup>24</sup>	t <sup>h</sup> et <sup>5</sup>
骨	kuet <sup>55</sup>	kət <sup>5</sup>	kuŋ <sup>54</sup>	kuŋ <sup>32</sup>	kuŋ <sup>1</sup>	kuk <sup>3</sup>	kuk <sup>2</sup>	kauŋ <sup>24</sup>	kəŋ <sup>5</sup>
出	ts <sup>h</sup> ət <sup>55</sup>	t <sup>h</sup> ut <sup>5</sup>	ts <sup>h</sup> ut <sup>54</sup>	ts <sup>h</sup> ut <sup>32</sup>	ts <sup>h</sup> ut <sup>1</sup>	ts <sup>h</sup> uk <sup>3</sup>	ts <sup>h</sup> uk <sup>2</sup>	ts <sup>h</sup> ouŋ <sup>24</sup>	t <sup>h</sup> əŋ <sup>5</sup>
託 <sub>宕</sub>	t <sup>h</sup> ək <sup>33</sup>	t <sup>h</sup> ək <sup>5</sup>	t <sup>h</sup> uŋ <sup>54</sup>	t <sup>h</sup> ək <sup>32</sup>	t <sup>h</sup> oŋ <sup>1</sup>	t <sup>h</sup> oŋ <sup>3</sup>	t <sup>h</sup> əŋ <sup>2</sup>	t <sup>h</sup> auŋ <sup>24</sup>	t <sup>h</sup> əŋ <sup>5</sup>
恶	ək <sup>33</sup>	ək <sup>5</sup>	oŋ <sup>54</sup>	ək <sup>32</sup>	ak <sup>1</sup>	ak <sup>3</sup>	ak <sup>2</sup>	auŋ <sup>24</sup>	əŋ <sup>5</sup>
削	syək <sup>33</sup>	θuŋ <sup>5</sup>	siaŋ <sup>54</sup>	siaŋ <sup>32</sup>	siak <sup>1</sup>	siak <sup>3</sup>	siaŋ <sup>2</sup>	suəŋ <sup>24</sup>	—
药	jiək <sup>214</sup>	yŋ <sup>3</sup>	ioŋ <sup>34</sup>	ioŋ <sup>12</sup>	ioŋ <sup>5</sup>	ioŋ <sup>5</sup>	iəŋ <sup>5</sup>	yəŋ <sup>5</sup>	jiŋ <sup>3</sup>
郭	k <sup>h</sup> uək <sup>33</sup>	kuk <sup>5</sup>	kəŋ <sup>54</sup>	kuəŋ <sup>32</sup>	kuəŋ <sup>1</sup>	kuəŋ <sup>3</sup>	kuəŋ <sup>2</sup>	kuəŋ <sup>24</sup>	kuəŋ <sup>5</sup>
剥 <sub>江</sub>	mək <sup>22</sup>	puŋ <sup>5</sup>	pak <sup>54</sup>	paŋ <sup>32</sup>	pak <sup>1</sup>	pak <sup>3</sup>	pak <sup>2</sup>	puəŋ <sup>24</sup>	poŋ <sup>5</sup>
壳	hək <sup>33</sup>	k <sup>h</sup> ək <sup>5</sup>	k <sup>h</sup> ak <sup>54</sup>	k <sup>h</sup> ak <sup>32</sup>	k <sup>h</sup> ak <sup>1</sup>	k <sup>h</sup> ak <sup>3</sup>	k <sup>h</sup> ak <sup>2</sup>	k <sup>h</sup> oyŋ <sup>24</sup>	k <sup>h</sup> ək <sup>5</sup>
学	hək <sup>214</sup>	əŋ <sup>3</sup>	oŋ <sup>34</sup>	oŋ <sup>12</sup>	oŋ <sup>5</sup>	oŋ <sup>5</sup>	əŋ <sup>5</sup>	əŋ <sup>5</sup>	əŋ <sup>3</sup>
北 <sub>曾</sub>	pək <sup>55</sup>	pək <sup>5</sup>	pak <sup>54</sup>	pak <sup>32</sup>	pak <sup>1</sup>	pak <sup>3</sup>	pak <sup>2</sup>	poyŋ <sup>24</sup>	pək <sup>5</sup>
贼	tsək <sup>22</sup>	t <sup>h</sup> et <sup>3</sup>	ts <sup>h</sup> at <sup>34</sup>	ts <sup>h</sup> at <sup>12</sup>	ts <sup>h</sup> ak <sup>5</sup>	ts <sup>h</sup> ak <sup>5</sup>	ts <sup>h</sup> ak <sup>5</sup>	ts <sup>h</sup> eiŋ <sup>5</sup>	t <sup>h</sup> et <sup>3</sup>
刻	hək <sup>55</sup>	k <sup>h</sup> ək <sup>5</sup>	k <sup>h</sup> at <sup>54</sup>	k <sup>h</sup> et <sup>32</sup>	k <sup>h</sup> ek <sup>1</sup>	k <sup>h</sup> ek <sup>3</sup>	k <sup>h</sup> ək <sup>2</sup>	k <sup>h</sup> aiŋ <sup>24</sup>	k <sup>h</sup> ək <sup>5</sup>
力	lək <sup>22</sup>	let <sup>3</sup>	lat <sup>34</sup>	lat <sup>12</sup>	lak <sup>5</sup>	lak <sup>5</sup>	lak <sup>5</sup>	liŋ <sup>5</sup>	leŋ <sup>3</sup>
直	tsək <sup>22</sup>	tet <sup>3</sup>	tet <sup>34</sup>	tet <sup>12</sup>	tit <sup>5</sup>	tik <sup>5</sup>	tik <sup>5</sup>	tiŋ <sup>5</sup>	teŋ <sup>3</sup>
色	sək <sup>55</sup>	θək <sup>5</sup>	siak <sup>54</sup>	set <sup>32</sup>	sek <sup>1</sup>	sek <sup>3</sup>	sək <sup>2</sup>	saiŋ <sup>24</sup>	θək <sup>5</sup>
百 <sub>梗</sub>	pak <sup>33</sup>	paŋ <sup>5</sup>	paŋ <sup>54</sup>	peŋ <sup>32</sup>	peŋ <sup>1</sup>	peŋ <sup>3</sup>	peŋ <sup>2</sup>	paŋ <sup>24</sup>	paŋ <sup>5</sup>
白	pak <sup>214</sup>	paŋ <sup>3</sup>	peŋ <sup>34</sup>	peŋ <sup>12</sup>	peŋ <sup>5</sup>	peŋ <sup>5</sup>	peŋ <sup>5</sup>	pa <sup>5</sup>	paŋ <sup>3</sup>
客	hak <sup>33</sup>	k <sup>h</sup> aŋ <sup>5</sup>	k <sup>h</sup> eŋ <sup>54</sup>	k <sup>h</sup> eŋ <sup>32</sup>	k <sup>h</sup> eŋ <sup>1</sup>	k <sup>h</sup> eŋ <sup>3</sup>	k <sup>h</sup> eŋ <sup>2</sup>	k <sup>h</sup> a <sup>242</sup>	k <sup>h</sup> aŋ <sup>5</sup>
麦	mak <sup>22</sup>	maŋ <sup>3</sup>	beŋ <sup>34</sup>	beŋ <sup>12</sup>	mbeŋ <sup>5</sup>	mbeŋ <sup>5</sup>	mbeŋ <sup>5</sup>	maŋ <sup>5</sup>	maŋ <sup>3</sup>
摘	tsak <sup>214</sup>	tieŋ <sup>5</sup>	tiaŋ <sup>54</sup>	tiaŋ <sup>32</sup>	tiaŋ <sup>1</sup>	tiaŋ <sup>3</sup>	tiaŋ <sup>2</sup>	tieŋ <sup>24</sup>	teŋ <sup>5</sup>
尺	ts <sup>h</sup> iek <sup>33</sup>	eyŋ <sup>5</sup>	ts <sup>h</sup> ioŋ <sup>54</sup>	ts <sup>h</sup> ioŋ <sup>32</sup>	ts <sup>h</sup> ioŋ <sup>1</sup>	ts <sup>h</sup> ioŋ <sup>3</sup>	ts <sup>h</sup> ieŋ <sup>2</sup>	ts <sup>h</sup> uoŋ <sup>24</sup>	t <sup>h</sup> iŋ <sup>5</sup>
壁	piək <sup>22</sup>	pieŋ <sup>5</sup>	piaŋ <sup>54</sup>	piaŋ <sup>32</sup>	piaŋ <sup>1</sup>	piaŋ <sup>3</sup>	piaŋ <sup>2</sup>	pieŋ <sup>24</sup>	peŋ <sup>5</sup>
锡	siek <sup>33</sup>	θyk <sup>5</sup>	siaŋ <sup>54</sup>	siaŋ <sup>32</sup>	siaŋ <sup>1</sup>	siaŋ <sup>3</sup>	siaŋ <sup>2</sup>	seiŋ <sup>24</sup>	θeŋ <sup>5</sup>
木 <sub>通</sub>	mok <sup>22</sup>	mok <sup>3</sup>	bak <sup>34</sup>	bək <sup>33</sup>	mbak <sup>5</sup>	mbak <sup>5</sup>	mbak <sup>5</sup>	muŋ <sup>5</sup>	məŋ <sup>3</sup>
毒	tok <sup>22</sup>	tok <sup>3</sup>	t <sup>h</sup> au <sup>42</sup>	tək <sup>12</sup>	tak <sup>5</sup>	tak <sup>5</sup>	tak <sup>5</sup>	təyŋ <sup>5</sup>	toŋ <sup>3</sup>

六	lok <sup>22</sup>	lœk <sup>3</sup>	lak <sup>34</sup>	lak <sup>12</sup>	lak <sup>5</sup>	lak <sup>5</sup>	lak <sup>5</sup>	løy <sup>?</sup> <sup>5</sup>	lœ <sup>?</sup> <sup>3</sup>
竹	tok <sup>55</sup>	tyk <sup>5</sup>	tiak <sup>54</sup>	te <sup>?</sup> <sup>32</sup>	tiok <sup>1</sup>	tek <sup>3</sup>	tek <sup>2</sup>	tøy <sup>?</sup> <sup>24</sup>	tø <sup>?</sup> <sup>5</sup>
烛	tsok <sup>55</sup>	tʃu <sup>?</sup> <sup>5</sup>	tsiak <sup>54</sup>	tsek <sup>32</sup>	tsiok <sup>1</sup>	tsek <sup>3</sup>	tsek <sup>2</sup>	tsuɔ <sup>?</sup> <sup>24</sup>	tʃu <sup>?</sup> <sup>5</sup>
局	kok <sup>22</sup>	ku <sup>?</sup> <sup>3</sup>	kiak <sup>34</sup>	kiɔk <sup>12</sup>	kiok <sup>5</sup>	kek <sup>5</sup>	kek <sup>5</sup>	kuɔ <sup>?</sup> <sup>5</sup>	ku <sup>?</sup> <sup>3</sup>

b. 曾摄韵尾-t 化，部分咸山宕江梗韵尾-ʔ化

此类咸山宕江梗摄部分韵尾-ʔ化，但不像赣语、粤语等非闽语方言以撮、等为单元整齐地-ʔ化。此类分布在闽南区和琼文区，根据通摄是否出现韵尾-ʔ化又分两类，分布点如下：

类型一：福建	安溪蓬莱	德化龙门滩	华安新圩	惠安螺城	晋江陈埭	龙海海澄	南安梅山
	南靖山城	平和霞寨	泉州清源	同安祥平	厦门	永春五里	漳州九湖
	诏安深桥						
台湾	高雄县凤山	嘉义市东区	屏东潮州	台北	台东台东	台南市北区	台中县大里
	宜兰罗东	云林仑背	彰化和美				
海南	文昌头苑	琼海嘉积			广东	中山三乡	
类型二：福建	长泰岩溪	东山西埔	云霄浦美	漳浦旧镇	海南	昌江昌化旧	

类型一，曾摄韵尾-t 化，部分咸山宕江梗韵尾-ʔ化。惠安螺城曾摄除三等庄组和一等帮组保持-k 外，其他韵尾-t 化；咸山宕江梗摄部分入声韵分别保持-p、-t、-k 尾、部分韵尾-ʔ化。韵尾-ʔ化的入声韵涉及各类主元音，但以低元音 a 为主。对比粤语广宁东乡，惠安螺城韵尾-ʔ化的咸山宕江梗五摄入声韵主要对应其下阴入和下阳入，保持-p、-t、-k 尾的入声韵主要对应其上阴入、上阳入及部分下阴入。如下：

		宕江梗	咸开	咸合	山	曾	通	深	臻	广宁东乡
主元音		ieaəou				ieaəou				
清	阴入[34]	-k	-p	-t		-k	-p	-t		上阴入[55]
		-ʔ, [ieaəou]				—				下阴入[33]
浊	阳入[54]	-ʔ, [ieaəou]				—				下阳入[214]
		-k	-p	-t		-k	-p	-t		上阳入[22]

分析显示，惠安螺城-ʔ尾分别来自咸山宕江梗五摄的-p、-t、-k。那么-ʔ尾与它们有什么演变关系呢？理论上至少有四种可能：①-p、-t→-k→-ʔ，咸山两摄韵尾-k 化并入

宕江梗摄然后-k尾弱化为-ʔ；②-p、-k→-t→-ʔ，咸摄和宕江梗摄分别韵尾-t化并入山摄然后-t尾弱化为-ʔ；③-t、-k→-p→-ʔ，山摄和宕江梗摄分别韵尾-p化并入咸摄然后-p尾弱化为-ʔ；④-p、-t、-k→-ʔ，咸山宕江梗五摄的塞尾没有合并而是分别弱化为-ʔ。第三种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韵尾-p化在汉语方言中非常少见。如果是第一种或者第二种的话，需解释两个问题。一，为什么一摄之内主元音相同的入声韵有的韵尾合并而有的没有？二，韵尾合并后为什么一摄之内主元音相同的入声韵有的韵尾-ʔ化而有的没有？如果是第四种的话，只需解决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第四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即-p、-t、-k→-ʔ。具体原因下文解释。

类型二，曾摄韵尾-t化，部分咸山宕江梗通韵尾-ʔ化。此类在咸山宕江梗部分入声韵韵尾-ʔ化的基础上通摄出现韵尾-ʔ化，是上一类的发展型。涉及的方言点虽少，但具有反映闽语韵尾-ʔ化方向的意义。如长泰岩溪曾摄三等韵尾-t化，曾摄一等帮组保持-k尾、非帮组-t化，咸山宕江摄及通摄部分韵尾-ʔ化，梗摄全部-ʔ化，-ʔ化以低元音a为主。如下：

		宕江梗通	咸开	咸合	山	曾	深	臻	广宁东乡
主元音		ieaəou				ieaəou			
清	阴入[32]	-k	-p	-t		-k	-p	-t	上阴入[55]
		-ʔ, [ieaə]				—			下阴入[33]
浊	阳入[12]	-ʔ, [ieaə]				—			下阳入[214]
		-k	-p	-t		-k	-p	-t	上阳入[22]

## (2) 部分摄韵尾-k化，部分摄韵尾-ʔ化

指咸深摄-p尾和山臻摄-t尾不同程度地韵尾-k化，而其他摄、包括已经韵尾-k化的摄部分入声韵韵尾-ʔ化。分三小类。前两类主要分布于广东闽南区潮汕片，第一类仅海丰鲘门一点，第二类较多。第三类分布在广东澄海闽南话两点及福建闽东两点。如下：

类型二：广东 海丰鲘门 潮阳司马浦 潮州意溪 惠来隆江 揭东锡场 揭阳榕城 陆丰南塘  
 南澳深澳 普宁洪阳 饶平三饶 汕头市区 汕头鮑浦

类型三：广东 澄海莲下 澄海澄城 福建 古田平湖 罗源凤山

a.山摄韵尾-k 化，部分咸山宕江梗韵尾-ʔ化

海丰鲙门山摄主元音为 a 的入声韵部分韵尾-k 化，主元音为 u 的保持-t 尾；咸摄少数字保持-p 尾。余下的咸、山摄及宕江梗摄部分韵尾-ʔ化，来自清入的主要对应广宁东乡的下阴入，来自浊入的主要对应其下阳入、少数对应其上阳入。深、臻和曾通摄各自塞尾不变。如下：

		咸开	咸合	山	宕江梗	曾通	臻	深	广宁东乡
主元音		a		ieaou	eao	ieao	iu	ia	
清	阴入[1]	-p	-t	-k	-k	-t	-p		上阴入[55]
		-ʔ, [ieaou]				—			下阴入[33]
浊	阳入[5]	-ʔ, [ieaou]				—			下阳入[214]
		-p	-t	-k	-k	-t	-p	上阳入[22]	

海丰鲙门-ʔ尾是由咸摄-p 尾、山摄-t 尾、宕江梗摄-k 尾分别独立弱化来的。

b.山臻韵尾-k 化，部分咸山宕江梗韵尾-ʔ化

与海丰鲙门相比，潮阳司马浦不仅山摄主元音为 a、u 的入声韵韵尾-k 化，臻摄韵尾也全部-k 化。咸山、宕江梗摄部分韵尾-ʔ化，来自清入的主要对应广宁东乡的下阴入，来自浊入的主要对应其下阳入、少数对应上阳入。深、臻和曾通摄各自塞尾不变。如下：

		咸开	咸合	山	宕江梗	曾通	臻	深	广宁东乡
主元音		ia	a	ieaou	eao	ieao	iu	ia	
清	阴入[3]	-p		-k	-k	-p			上阴入[55]
		-ʔ, [ieaou]				—			下阴入[33]
浊	阳入[5]	-ʔ, [ieaou]				—			下阳入[214]
		-p		-k	-k	-p		上阳入[22]	

c.咸深山臻韵尾-k 化，部分咸山宕江梗韵尾-ʔ化

澄海蓬下深臻摄韵尾-k 化后与曾通摄一起保持-k 尾不变，咸山入声韵部分韵尾-k 化、部分与宕江梗摄的部分入声韵一起-ʔ化。韵尾-ʔ化的入声韵中，来自清入的对应广宁东乡的下阴入，来自浊入的主要对应其下阳入、少数对应上阳入。

		咸开	咸合	山	宕江梗	曾通	臻	深	广宁东乡
主元音		ia	a	iεaɔu	εaɔ	iεaɔ	iu	ia	
清	阴入[2]	-k							上阴入[55]
		-ʔ, [iεaɔ]					—		下阴入[33]
浊	阳入[5]	-k							下阳入[214]
		-k							上阳入[22]

观察发现，以上三类咸山宕江梗五摄入声韵部分韵尾-ʔ化没有统一的规律。这不同于非闽语。非闽语韵尾-ʔ化涉及的摄、等非常整齐，不存在同摄同等甚至同主元音而韵尾或-ʔ化或不变的现象。对比这三类涉及的 17 点闽语材料，发现 17 点的咸山宕江梗五摄出现韵尾-ʔ化的入声韵主要对应广宁东乡的下阴入和下阳入。汉语非闽方言没有这种对应关系。

### 2.2.2 九摄韵尾-ʔ化

指咸深摄-p 尾、山臻摄-t 尾、宕江曾梗通摄-k 尾，经过一定的演变过程全部弱化成-ʔ尾。此类主要分布在闽东区。闽东区侯官片长乐文岭、福州、闽侯上街、永泰富泉四点九摄韵尾-ʔ化，入声调值是阴低阳高，如长乐文岭；福宁片福安穆阳、寿宁斜滩、霞浦长春、柘荣富溪四点及琼文片海南东方感城九摄韵尾-ʔ化，入声调值是阴高阳低，如福安穆阳。

## 2.3 消失

本节所举方言点例字请看表 2。

### 2.3.1 部分摄韵尾合并，部分摄韵尾消失

指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九摄部分摄韵尾合并而部分摄(包括合并已完成的摄)韵尾消失。此类有两类，即“部分摄韵尾-t 化，部分摄韵尾消失”和“部分摄韵尾-k 化，部分摄韵尾消失”。从我们掌握的材料看，在合并阶段就出现韵尾消失现象的汉语方言很少，主要分布在闽语。

#### (1) 咸合三韵尾-t 化，部分咸山宕江梗韵尾消失

此类有海南澄迈金江、定安龙州、海口、陵水三才、屯昌坡心及福建龙岩雁石六点。澄迈金江咸合三韵尾-t 化，咸摄开口一二等和山摄、宕江梗摄入声韵部分辅音韵尾消失，咸摄开口三四等和深摄保持-p 尾；山摄开口四等及少数合口字与臻摄-t 尾不变，曾通

撮-k尾不变。韵尾消失后，来自清入的调值拉长变为长入[45]，来自浊入的归入阳去[33]。消失韵尾的入声韵清入、浊入分别主要对应广宁东乡的下阴入和下阳入，保持-p、-t、-k尾的入声韵阴、阳入分别对应其上阴入、下阴入和上阳入，极少数对应下阳入。如下：

		咸开	咸合	山	宕江梗	通曾	臻	深	广宁东乡
	主元音	a	a	ieaoo	eaoo	ieaou	ieu	iao	
清	阴入[5]	-p	-t		-k	-k	-t	-p	上阴入[55]
	长入[45]	-∅, [eaoɔ]				—			下阴入[33]
浊	阳去[33]								下阳入[214]
	阳入[3]	-p	-t		-k	-k	-t	-p	上阳入[22]

表2 消失类型例字

	广宁东乡	澄迈金江	遂溪遂城	福鼎白琳	尤溪中仙	顺昌双溪	琼中和平	花莲吉安	万宁和乐
搭咸	tap <sup>33</sup>	da <sup>45</sup>	ta <sup>554</sup>	ta <sup>25</sup>	to <sup>254</sup>	to <sup>11</sup>	da <sup>53</sup>	ta <sup>242</sup>	da <sup>254</sup>
踏	tap <sup>214</sup>	da <sup>33</sup>	ta <sup>554</sup>	ta <sup>24</sup>	ta <sup>44</sup>	tho <sup>25</sup>	da <sup>53</sup>	ta <sup>33</sup>	da <sup>254</sup>
盒	hap <sup>214</sup>	ap <sup>3</sup>	hap <sup>3</sup>	xa <sup>24</sup>	a <sup>214</sup>	ho <sup>25</sup>	ap <sup>5</sup>	ap <sup>3</sup>	at <sup>3</sup>
塔	thap <sup>33</sup>	ha <sup>45</sup>	tha <sup>554</sup>	tha <sup>25</sup>	tha <sup>35</sup>	tho <sup>11</sup>	da <sup>53</sup>	tha <sup>242</sup>	ha <sup>254</sup>
插	ts <sup>h</sup> ap <sup>33</sup>	sa <sup>45</sup>	ts <sup>h</sup> a <sup>554</sup>	ts <sup>h</sup> a <sup>25</sup>	t <sup>h</sup> a <sup>35</sup>	t <sup>h</sup> o <sup>11</sup>	sa <sup>253</sup>	ts <sup>h</sup> a <sup>52</sup>	sa <sup>254</sup>
鸭	ap <sup>33</sup>	a <sup>45</sup>	a <sup>554</sup>	a <sup>25</sup>	a <sup>35</sup>	o <sup>11</sup>	a <sup>253</sup>	a <sup>242</sup>	a <sup>254</sup>
接	tsit <sup>33</sup>	teiap <sup>5</sup>	teiap <sup>5</sup>	teie <sup>25</sup>	t <sup>h</sup> i <sup>254</sup>	tsie <sup>11</sup>	teiap <sup>5</sup>	teiap <sup>43</sup>	teit <sup>5</sup>
贴	thet <sup>33</sup>	hiap <sup>5</sup>	thiap <sup>5</sup>	the <sup>25</sup>	—	thie <sup>11</sup>	thiet <sup>5</sup>	thiap <sup>43</sup>	hit <sup>5</sup>
法	fat <sup>33</sup>	fat <sup>5</sup>	vak <sup>5</sup>	xua <sup>25</sup>	ho <sup>254</sup>	ho <sup>11</sup>	p <sup>h</sup> at <sup>5</sup>	huat <sup>43</sup>	p <sup>h</sup> at <sup>5</sup>
立深	lep <sup>22</sup>	liop <sup>3</sup>	liep <sup>3</sup>	li <sup>24</sup>	li <sup>214</sup>	li <sup>25</sup>	lip <sup>3</sup>	lip <sup>3</sup>	lit <sup>3</sup>
十	sɛp <sup>22</sup>	tap <sup>3</sup>	tsap <sup>3</sup>	θe <sup>24</sup>	θa <sup>214</sup>	ʃi <sup>25</sup>	tap <sup>3</sup>	tsap <sup>3</sup>	tat <sup>3</sup>
急	kep <sup>55</sup>	kip <sup>5</sup>	kiep <sup>5</sup>	ki <sup>25</sup>	kie <sup>254</sup>	ki <sup>11</sup>	kip <sup>5</sup>	kip <sup>43</sup>	kit <sup>5</sup>
辣山	lat <sup>214</sup>	lua <sup>33</sup>	lua <sup>332</sup>	la <sup>24</sup>	lo <sup>44</sup>	la <sup>25</sup>	lua <sup>42</sup>	—	lua <sup>42</sup>
割	kot <sup>33</sup>	kua <sup>45</sup>	kua <sup>554</sup>	ka <sup>25</sup>	ko <sup>35</sup>	ke <sup>11</sup>	kua <sup>253</sup>	kua <sup>242</sup>	kua <sup>254</sup>
八	pet <sup>33</sup>	boe <sup>45</sup>	poi <sup>554</sup>	pe <sup>25</sup>	pe <sup>35</sup>	pa <sup>11</sup>	boi <sup>53</sup>	pue <sup>242</sup>	bat <sup>5</sup>
热	jit <sup>22</sup>	zua <sup>33</sup>	ziek <sup>3</sup>	ie <sup>24</sup>	ie <sup>214</sup>	ɲie <sup>25</sup>	zit <sup>3</sup>	dzua <sup>33</sup>	dzua <sup>42</sup>
歇	hit <sup>33</sup>	hia <sup>45</sup>	hia <sup>554</sup>	xio <sup>25</sup>	ho <sup>35</sup>	hie <sup>11</sup>	he <sup>53</sup>	hio <sup>242</sup>	e <sup>254</sup>
节	tsit <sup>33</sup>	tat <sup>5</sup>	tsoi <sup>554</sup>	tse <sup>25</sup>	t <sup>h</sup> e <sup>35</sup>	tsa <sup>11</sup>	tat <sup>5</sup>	tse <sup>242</sup>	tat <sup>5</sup>
结	kit <sup>33</sup>	ket <sup>5</sup>	kiek <sup>5</sup>	kie <sup>25</sup>	ka <sup>254</sup>	kie <sup>11</sup>	kit <sup>5</sup>	kat <sup>43</sup>	kit <sup>5</sup>

脱	t <sup>h</sup> yt <sup>33</sup>	hot <sup>5</sup>	t <sup>h</sup> uak <sup>5</sup>	t <sup>h</sup> o <sup>?</sup> <sup>5</sup>	t <sup>h</sup> ɔ <sup>?</sup> <sup>54</sup>	t <sup>h</sup> ue <sup>11</sup>	t <sup>h</sup> ut <sup>5</sup>	t <sup>h</sup> uat <sup>43</sup>	hut <sup>5</sup>
活	wut <sup>214</sup>	ua <sup>33</sup>	ua <sup>332</sup>	ua <sup>?</sup> <sup>24</sup>	ua <sup>44</sup>	hua <sup>?</sup> <sup>5</sup>	ua <sup>42</sup>	ua <sup>33</sup>	ua <sup>42</sup>
刷	sat <sup>55</sup>	tuat <sup>5</sup>	ts <sup>h</sup> ua <sup>554</sup>	θo <sup>?</sup> <sup>5</sup>	—	ʃue <sup>11</sup>	sua <sup>?</sup> <sup>53</sup>	suat <sup>43</sup>	sua <sup>54</sup>
刮	kuet <sup>33</sup>	kuat <sup>5</sup>	kuak <sup>5</sup>	kua <sup>?</sup> <sup>5</sup>	kua <sup>35</sup>	kua <sup>11</sup>	—	—	kua <sup>?</sup> <sup>54</sup>
雪	syt <sup>55</sup>	tue <sup>45</sup>	ʔoi <sup>554</sup>	θio <sup>?</sup> <sup>5</sup>	θø <sup>35</sup>	syɛ <sup>11</sup>	tɔi <sup>?</sup> <sup>53</sup>	se <sup>?</sup> <sup>42</sup>	tɔi <sup>?</sup> <sup>54</sup>
罚	fat <sup>214</sup>	huat <sup>3</sup>	huak <sup>3</sup>	xua <sup>?</sup> <sup>24</sup>	hɔ <sup>?</sup> <sup>214</sup>	hua <sup>?</sup> <sup>5</sup>	huat <sup>3</sup>	huat <sup>3</sup>	uat <sup>3</sup>
月	ɲyt <sup>214</sup>	vɔe <sup>33</sup>	vue <sup>332</sup>	ɲuo <sup>?</sup> <sup>24</sup>	ɲoɛi <sup>44</sup>	ɲø <sup>?</sup> <sup>5</sup>	gui <sup>42</sup>	gue <sup>33</sup>	gue <sup>31</sup>
血	hyt <sup>33</sup>	hɔe <sup>45</sup>	hue <sup>554</sup>	xe <sup>?</sup> <sup>5</sup>	hoɛi <sup>35</sup>	hua <sup>11</sup>	hui <sup>53</sup>	hue <sup>?</sup> <sup>42</sup>	ue <sup>54</sup>
笔 <sup>臻</sup>	pɛt <sup>55</sup>	bit <sup>5</sup>	piek <sup>5</sup>	pi <sup>?</sup> <sup>5</sup>	pi <sup>?</sup> <sup>54</sup>	pi <sup>11</sup>	bit <sup>5</sup>	pit <sup>43</sup>	bit <sup>5</sup>
七	ts <sup>h</sup> ɛt <sup>55</sup>	ɛit <sup>5</sup>	tɛ <sup>h</sup> iek <sup>5</sup>	tɛ <sup>h</sup> i <sup>?</sup> <sup>5</sup>	tθ <sup>h</sup> i <sup>?</sup> <sup>54</sup>	ts <sup>h</sup> i <sup>11</sup>	ɛit <sup>5</sup>	tɛ <sup>h</sup> it <sup>43</sup>	ɛit <sup>5</sup>
骨	kuet <sup>55</sup>	kut <sup>5</sup>	kuk <sup>5</sup>	ko <sup>?</sup> <sup>5</sup>	kɔ <sup>?</sup> <sup>54</sup>	kuɛ <sup>11</sup>	kut <sup>5</sup>	kut <sup>43</sup>	kut <sup>5</sup>
出	ts <sup>h</sup> ɛt <sup>55</sup>	sut <sup>5</sup>	ts <sup>h</sup> uk <sup>5</sup>	ts <sup>h</sup> u <sup>?</sup> <sup>5</sup>	tʃ <sup>h</sup> ɛ <sup>?</sup> <sup>54</sup>	tʃ <sup>h</sup> y <sup>11</sup>	sut <sup>5</sup>	ts <sup>h</sup> ut <sup>43</sup>	sut <sup>5</sup>
託 <sup>宕</sup>	t <sup>h</sup> ɔk <sup>33</sup>	hɔ <sup>45</sup>	t <sup>h</sup> ɔk <sup>5</sup>	t <sup>h</sup> o <sup>?</sup> <sup>5</sup>	t <sup>h</sup> ɔ <sup>?</sup> <sup>54</sup>	t <sup>h</sup> ɔ <sup>11</sup>	t <sup>h</sup> ɔ <sup>?</sup> <sup>53</sup>	t <sup>h</sup> ok <sup>43</sup>	hɔ <sup>?</sup> <sup>54</sup>
恶	ɔk <sup>33</sup>	ɔk <sup>5</sup>	ɔk <sup>5</sup>	o <sup>?</sup> <sup>5</sup>	ɔ <sup>?</sup> <sup>54</sup>	ɔ <sup>11</sup>	ɔk <sup>5</sup>	ok <sup>43</sup>	ɔk <sup>5</sup>
削	syɛk <sup>33</sup>	tia <sup>45</sup>	ʔiɔk <sup>5</sup>	—	θia <sup>35</sup>	sio <sup>11</sup>	tia <sup>?</sup> <sup>53</sup>	ɛia <sup>?</sup> <sup>42</sup>	tiak <sup>5</sup>
药	ɲyɔk <sup>214</sup>	io <sup>33</sup>	io <sup>332</sup>	io <sup>214</sup>	yø <sup>44</sup>	io <sup>?</sup> <sup>5</sup>	io <sup>?</sup> <sup>42</sup>	io <sup>33</sup>	io <sup>42</sup>
郭	k <sup>h</sup> uɔk <sup>33</sup>	kɔe <sup>45</sup>	kuɛ <sup>554</sup>	kuo <sup>42</sup>	ko <sup>35</sup>	kɔ <sup>11</sup>	kui <sup>53</sup>	kuɛ <sup>?</sup> <sup>42</sup>	kuɛ <sup>54</sup>
剥 <sup>江</sup>	mɔk <sup>22</sup>	ɬak <sup>5</sup>	pɔk <sup>5</sup>	puo <sup>42</sup>	pu <sup>35</sup>	pu <sup>11</sup>	ɬak <sup>5</sup>	pak <sup>43</sup>	ɬak <sup>5</sup>
壳	hɔk <sup>33</sup>	hak <sup>5</sup>	k <sup>h</sup> ak <sup>5</sup>	k <sup>h</sup> e <sup>?</sup> <sup>5</sup>	k <sup>h</sup> ɔ <sup>?</sup> <sup>54</sup>	k <sup>h</sup> u <sup>11</sup>	k <sup>h</sup> ak <sup>5</sup>	k <sup>h</sup> ak <sup>43</sup>	hak <sup>5</sup>
学	hɔk <sup>214</sup>	ɔ <sup>33</sup>	ɔ <sup>332</sup>	o <sup>214</sup>	o <sup>44</sup>	hu <sup>?</sup> <sup>5</sup>	ɔ <sup>44</sup>	o <sup>33</sup>	ɔ <sup>42</sup>
北 <sup>曾</sup>	pɛk <sup>55</sup>	ɬak <sup>5</sup>	pak <sup>5</sup>	pɛ <sup>?</sup> <sup>5</sup>	pɔ <sup>?</sup> <sup>54</sup>	pɛ <sup>11</sup>	ɬak <sup>5</sup>	pak <sup>43</sup>	ɬak <sup>5</sup>
贼	tsɛk <sup>22</sup>	sat <sup>3</sup>	ts <sup>h</sup> ak <sup>3</sup>	ts <sup>h</sup> e <sup>?</sup> <sup>24</sup>	tθ <sup>h</sup> a <sup>?</sup> <sup>214</sup>	ts <sup>h</sup> ɛ <sup>?</sup> <sup>5</sup>	sat <sup>3</sup>	ts <sup>h</sup> at <sup>3</sup>	sat <sup>3</sup>
刻	hɛk <sup>55</sup>	hek <sup>5</sup>	k <sup>h</sup> ɛk <sup>5</sup>	k <sup>h</sup> e <sup>?</sup> <sup>5</sup>	k <sup>h</sup> a <sup>?</sup> <sup>54</sup>	k <sup>h</sup> ɛ <sup>11</sup>	k <sup>h</sup> ak <sup>5</sup>	k <sup>h</sup> iik <sup>43</sup>	hek <sup>5</sup>
力	lɛk <sup>22</sup>	lak <sup>3</sup>	lak <sup>3</sup>	li <sup>?</sup> <sup>24</sup>	li <sup>?</sup> <sup>214</sup>	lɛ <sup>?</sup> <sup>5</sup>	lak <sup>3</sup>	lat <sup>3</sup>	lak <sup>3</sup>
直	tsɛk <sup>22</sup>	ɬik <sup>3</sup>	tiɛk <sup>3</sup>	ti <sup>?</sup> <sup>24</sup>	ti <sup>?</sup> <sup>214</sup>	t <sup>h</sup> ɛ <sup>?</sup> <sup>5</sup>	ɬik <sup>3</sup>	tit <sup>3</sup>	ɬit <sup>3</sup>
色	sɛk <sup>55</sup>	tek <sup>5</sup>	ʔik <sup>5</sup>	θe <sup>?</sup> <sup>5</sup>	θa <sup>?</sup> <sup>54</sup>	sɛ <sup>11</sup>	tek <sup>5</sup>	ɛiik <sup>43</sup>	tɛt <sup>5</sup>
百 <sup>梗</sup>	pak <sup>33</sup>	ɬe <sup>45</sup>	pɛ <sup>554</sup>	pa <sup>42</sup>	pa <sup>35</sup>	pɔ <sup>11</sup>	ɬe <sup>?</sup> <sup>53</sup>	pa <sup>?</sup> <sup>42</sup>	ɬe <sup>?</sup> <sup>54</sup>
白	pak <sup>214</sup>	ɬe <sup>33</sup>	pɛ <sup>332</sup>	pa <sup>214</sup>	pa <sup>44</sup>	p <sup>h</sup> ɔ <sup>?</sup> <sup>5</sup>	ɬe <sup>?</sup> <sup>3</sup>	pa <sup>33</sup>	ɬe <sup>42</sup>
客	hak <sup>33</sup>	he <sup>45</sup>	k <sup>h</sup> ɛ <sup>554</sup>	k <sup>h</sup> a <sup>42</sup>	k <sup>h</sup> a <sup>35</sup>	k <sup>h</sup> ɔ <sup>11</sup>	k <sup>h</sup> e <sup>?</sup> <sup>5</sup>	k <sup>h</sup> e <sup>?</sup> <sup>42</sup>	he <sup>?</sup> <sup>54</sup>
麦	mak <sup>22</sup>	ve <sup>33</sup>	vɛ <sup>332</sup>	ma <sup>214</sup>	ma <sup>44</sup>	mɔ <sup>?</sup> <sup>5</sup>	vɛ <sup>42</sup>	bɛ <sup>33</sup>	bɛ <sup>31</sup>
摘	tsak <sup>214</sup>	tia <sup>45</sup>	tsek <sup>5</sup>	tia <sup>42</sup>	tia <sup>35</sup>	tʃɛ <sup>11</sup>	ɬia <sup>?</sup> <sup>5</sup>	—	ɬia <sup>54</sup>
尺	ts <sup>h</sup> iɛk <sup>33</sup>	ɛio <sup>214</sup>	tɛ <sup>h</sup> io <sup>31</sup>	tɛ <sup>h</sup> io <sup>42</sup>	tʃ <sup>h</sup> ø <sup>35</sup>	tʃ <sup>h</sup> ɔ <sup>31</sup>	ɛio <sup>53</sup>	tɛ <sup>h</sup> io <sup>?</sup> <sup>42</sup>	ɛio <sup>54</sup>
壁	piek <sup>22</sup>	ɬia <sup>45</sup>	pia <sup>554</sup>	pia <sup>42</sup>	pia <sup>35</sup>	pia <sup>11</sup>	ɬia <sup>53</sup>	pia <sup>?</sup> <sup>42</sup>	ɬia <sup>?</sup> <sup>54</sup>
锡	siek <sup>33</sup>	hek <sup>5</sup>	ʔia <sup>554</sup>	θi <sup>?</sup> <sup>5</sup>	θa <sup>?</sup> <sup>54</sup>	sɛ <sup>11</sup>	tia <sup>?</sup> <sup>53</sup>	ɛia <sup>?</sup> <sup>42</sup>	tia <sup>54</sup>
木 <sup>通</sup>	mok <sup>22</sup>	mok <sup>3</sup>	mɔk <sup>3</sup>	mu <sup>214</sup>	mɔ <sup>?</sup> <sup>214</sup>	mɔ <sup>?</sup> <sup>5</sup>	mɔk <sup>3</sup>	bok <sup>3</sup>	mɔk <sup>3</sup>

毒	tok <sup>22</sup>	ɬak <sup>3</sup>	tək <sup>3</sup>	tu <sup>214</sup>	tɔʔ <sup>214</sup>	t <sup>h</sup> uʔ <sup>5</sup>	ɬak <sup>3</sup>	tok <sup>3</sup>	ɬak <sup>3</sup>
六	lok <sup>22</sup>	lak <sup>3</sup>	lak <sup>3</sup>	leʔ <sup>24</sup>	lɔʔ <sup>214</sup>	lyʔ <sup>5</sup>	lak <sup>3</sup>	lak <sup>3</sup>	lak <sup>3</sup>
竹	tok <sup>55</sup>	ɬiok <sup>5</sup>	tiək <sup>5</sup>	tuʔ <sup>5</sup>	tiʔ <sup>54</sup>	ty <sup>11</sup>	ɬiok <sup>5</sup>	tiik <sup>43</sup>	ɬiok <sup>5</sup>
烛	tsok <sup>55</sup>	teiak <sup>5</sup>	teiak <sup>5</sup>	teio <sup>42</sup>	tʃeʔ <sup>54</sup>	tʃy <sup>11</sup>	teiak <sup>5</sup>	teiik <sup>43</sup>	teiak <sup>5</sup>
局	kok <sup>22</sup>	hok <sup>3</sup>	k <sup>h</sup> ok <sup>3</sup>	kuo <sup>214</sup>	kiɔʔ <sup>214</sup>	k <sup>h</sup> yʔ <sup>5</sup>	k <sup>h</sup> ok <sup>3</sup>	kiok <sup>3</sup>	hok <sup>3</sup>

## (2) 山臻韵尾-k 化，部分咸山宕江梗韵尾消失

雷州片遂溪遂城咸摄开口一二等韵尾消失而三四等和深摄保持-p 尾，咸合三韵尾-t 化后跟随山摄部分入声韵韵尾-k 化，臻摄也全部-k 化；部分山摄入声韵与宕江部分梗摄和咸摄开口一二等消失辅音韵尾，通摄保持-k 尾。如下：

		咸开	咸合	山	宕江 梗	曾通	臻	深	广宁东乡
主元音		a		i ɛ a ɔ	ɛ a ɔ	i ɛ a ɔ	e ɛ a u		
清	阴入[5]	-p	-k			-k		-p	上阴入[55]
	长入[554]	-∅, [i ɛ a ɔ]			—		—		下阴入[33]
阳去[332]	-p								-k
阳入[3]			-k			-k		-p	

韵尾消失的咸山宕江梗五摄部分入声韵主元音以低、后元音 ɛ、a、ɔ 为主，来自清入的主要对应广宁东乡的下阴入，来自浊入的主要对应其下阳入。

此类还有雷州片电白霞洞、电小白良、雷州北和、徐闻城北、湛江湖光五点。它们的深臻曾通四摄塞尾不变，咸、山、宕江梗摄的韵尾消失存在差异，即哪个字消失或读-k 尾不一致。较为一致的是咸山宕江梗五摄韵尾消失的入声韵主要对应广宁东乡的下阴入和下阳入。前文指出闽语与非闽语在咸山宕江梗五摄韵尾的弱化方面存在不同。在韵尾消失方面，闽语同样不同于非闽语。

### 2.3.2 部分摄韵尾-ʔ化，部分摄韵尾消失

部分闽语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九摄-p、-t、-k 塞尾经过一定演变过程弱化为-ʔ后，开始走向消失。与以入声调类为条件消失韵尾不同，它们在韵尾消失过程中呈现了以摄为条件的消失趋势，在汉语方言中独具特色。

#### (1) 咸深山臻曾-ʔ化，部分宕江梗通韵尾消失

闽东区福鼎白琳入声分阴阳，咸深山臻、曾五摄韵尾-ʔ化；宕江梗通摄韵尾部分-ʔ



化、部分消失，韵尾消失的清入调值降低拉长归入阴去[42]、浊入拉长归长阳入[214]。如下：

	咸	山	深	臻	曾	宕江梗通	
主元音	ea	eaɔ	iɛ	iou	ie	ieu	ao
韵尾	-ʔ						-∅
清	阴入[5]						阴去[42]
浊	阳入[24]						长阳入[214]

此类还有闽东区福清<sup>音西</sup>、闽清<sup>白樟</sup>、平潭<sup>潭城</sup>、屏南<sup>黛溪</sup>及浙南闽语苍南<sup>炎亭</sup>、泰顺<sup>三魁</sup>。

### (2) 深臻曾通韵尾-ʔ化，部分咸山宕江梗韵尾消失

福建尤溪<sup>中仙</sup>咸摄三四等及深臻曾通四摄韵尾-ʔ化，清入读高调[54]、浊入读低调[214]；咸摄一二等及山宕江梗四摄部分韵尾-ʔ化，阴、阳入调值与深臻曾通四摄相同；部分辅音韵尾消失，清入变为阴去[35]，浊入变为阴平[44]，如下：

	咸	山	宕	江	梗	通	曾	臻	深	广宁东乡
主元音	iɛɛaɔoɔu					iɛaɔ				
清	阴入[54]	-ʔ								上阴入[55]
	阴去[35]									下阴入[33]
浊	阴平[44]	-∅, [iɛaɔ]				—				下阳入[214]
	阳入[214]	-ʔ								上阳入[22]

咸山宕江梗摄韵尾消失的入声韵，清入主要对应广宁东乡的下阴入，浊入主要对应其下阳入。此类还有福建大田<sup>上京</sup>、莆田<sup>白沙</sup>、仙游<sup>度尾</sup>、乐昌<sup>河南</sup>、乐东<sup>佛罗</sup>。

### 2.3.3 浊入韵尾-ʔ化，清入韵尾消失

从我们掌握的汉语方言材料来看，此类目前只见于福建境内的闽语顺昌<sup>双溪</sup>、漳平<sup>溪南</sup>及客家话清流<sup>嵩口</sup>三点，如顺昌<sup>双溪</sup>。

### 2.3.4 混合型

指部分摄发生了韵尾-t化或-k化，部分摄发生了-ʔ化，而部分摄还发生了韵尾消失，合并、弱化、消失同时出现，且可能出现在同一摄。

(1) 琼中型

海南琼中<sub>和平</sub>深、臻、通摄保持各自-p、-t、-k尾不变，曾摄一等有少数字韵尾-t化，咸山宕江梗五摄韵尾演变很复杂。咸摄三四等部分韵尾-t化，而一二等部分保持-p尾、部分韵尾-ʔ化、部分韵尾消失。山摄部分保持-t尾，部分消失韵尾、调值舒化，部分韵尾-ʔ化。宕江梗三摄部分保持-k尾，部分消失韵尾、调值舒化，部分韵尾-ʔ化。咸山宕江梗五摄出现弱化或消失的入声韵清入主要对应广宁<sub>东乡</sub>的下阴入、浊入主要对应其下阴入，消失的入声韵以浊入较多。如下：

		咸开	咸合	山	宕江梗	通曾	臻	深	广宁 <sub>东乡</sub>
主元音		e a ɔ	a	i ɛ a ɔ u	e ɛ a o ɔ u	i e a o ɔ	i u	i a	
清	阴入[5]	-p		-t	-k	-k	-t	-p	上阴入[55]
	高去[53]			-ʔ			—		下阴入[33]
浊	阳去[42]			-∅					下阳入[214]
	阳入[3]	-p		-t	-k	-k	-t	-p	上阳入[22]

表2中韵尾弱化或消失的入声韵绝大多数的调值已与-p、-t、-k尾韵的调值不同，但还有少数字调值没有舒化拉长而仍读阴入[5]或阳入[3]，如：白 6ɛʔ<sup>3</sup> | 客 k<sup>h</sup>eʔ<sup>5</sup> | 摘 diaʔ<sup>5</sup>，过渡色彩很明显。

(2) 花莲型

台湾花莲<sub>吉安</sub>、南投<sub>名间</sub>曾摄三等部分韵尾-t化而一等保持-k尾不变，不同于琼中<sub>和平</sub>；除咸合三韵尾-t化外，深臻通三摄分别保持-p、-t、-k尾不变。咸山宕江梗五摄则分别出现部分清入韵尾-ʔ化、部分浊入韵尾消失现象，弱化的清入主要对应广宁<sub>东乡</sub>的下阴入、消失的浊入主要对应其下阴入；剩下的入声韵保持各自塞尾不变。如花莲<sub>吉安</sub>：

		咸开	咸合	山	宕江梗	通	曾	臻	深	广宁 <sub>东乡</sub>
主元音			a	i e a o	i e a o		i i a o	i u	i a	
清	阴入甲 [43]	-p		-t	-k	-k		-t	-p	上阴入[55]
	阴入乙[42]			-ʔ				—		下阴入[33]
浊	阳去[33]			-∅						下阳入[214]
	阳入[3]	-p		-t	-k	-k		-t	-p	上阳入[22]

### (3) 万宁型

海南万宁和乐咸摄三四等和深摄韵尾-t化，曾摄部分韵尾-t化。深、臻、通摄分别保持-p、-t、-k尾不变。咸摄一二等及山、宕江梗摄部分韵尾-ʔ化或消失，其中来自清入的部分韵尾-ʔ化、部分消失，来自浊入的韵尾以消失为主。出现弱化或消失的清入主要对应广宁东乡的下阴入、出现消失的浊入主要对应其下阳入。如下：

		咸开	咸合	山	宕江梗	通	曾	臻	深	广宁东乡
主元音		ia	a	iɛaɔ u	iɛaɔ	iɛaɔo		iu	ia	
清	阴入[5]	-t			-k	-k	-t		上阴入[55]	
	高去[54]	-ʔ			—		—		下阴入[33]	
浊	阳去[42]	-∅			—		—		下阳入[214]	
	阳入[3]	-t			-k	-k	-t		上阳入[22]	

咸摄一二等虽然出现弱化，但-ʔ尾没有消失。

#### 2.3.5 韵尾消失，清浊对立

与吴语瓯江片、婺州片接触的闽北区、邵将区及闽中区辅音韵尾全部消失。分布点有：福建建瓯迪口、建阳莒口、南平峡阳、浦城石陂、松溪渭田、武夷山五夫、政和镇前、三明中村、沙县高桥、永安洪田、将乐南口、泰宁朱口及海南三亚崖城。此类清入和浊入调类有别，调值主要是清低浊高，如三明中村，阴入：接 tɕ<sup>213</sup> | 急 ki<sup>213</sup> | 八 pæ<sup>213</sup> | 七 tsʰi<sup>213</sup> | 託 tʰeu<sup>213</sup> | 剥 pu<sup>213</sup> | 北 pæ<sup>213</sup> | 摘 tɕ<sup>213</sup> | 烛 tʃy<sup>213</sup>，阳入：盒 xu<sup>45</sup> | 十 sɿ<sup>45</sup> | 辣 lua<sup>45</sup> | 月 nyɛ<sup>45</sup> | 药 iu<sup>45</sup> | 学 xa<sup>45</sup> | 直 ti<sup>45</sup> | 白 pa<sup>45</sup> | 毒 tau<sup>45</sup>。

### 三、演变原因

本节基于前面的类型分析、描写，主要从元音分尾、文白层次角度尝试分析导致闽语入声韵尾复杂演变现象的原因。

#### 3.1 深层性的元音分尾

入声韵主元音影响韵尾演变的作用称之为“元音分尾”。元音分尾，指同摄的入声韵韵尾因主元音不同而分化，或合并或弱化或消失。元音分尾的作用表现为：高元音使韵尾-t化、低元音使韵尾-k化，后低元音使韵尾弱化、进而使韵尾消失（栗华益

2013)。

### 3.1.1 表现形式

前文介绍弱化、消失类型时指出，韵尾出现弱化或消失的咸山宕江梗摄部分入声韵涉及的主元音高低都有。但即使主元音相同，什么音节韵尾弱化或消失、什么音节韵尾不弱化或不消失，各个方言都不相同。不过，这些类型所涉及的方言有共同点，即出现弱化或消失的入声韵来自清入的主要对应粤语广宁东乡的下阴入而来自浊入的主要对应广宁东乡的下阳入。前文描写类型时已分别举例，这里每个类型再各举一例（不包括混合型）。我们将所举 8 点的 83 个入声字放在一起与广宁东乡比对，得出表 3 和表 4。两表中华安新圩至漳浦旧镇五点属弱化类型，电白小良至莆田白沙三点属消失类型。

表 3 元音分尾深层表现举例（一）

	广宁东乡	华安新圩	惠来隆江	饶平三饶	古田平湖	漳浦旧镇	电白小良	海口	莆田白沙
搭咸	tap <sup>33</sup>	taʔ <sup>42</sup>	taʔ <sup>2</sup>	taʔ <sup>2</sup>	tak <sup>2</sup>	taʔ <sup>32</sup>	ta <sup>554</sup>	da <sup>55</sup>	to <sup>11</sup>
踏	tap <sup>214</sup>	taʔ <sup>131</sup>	taʔ <sup>5</sup>	taʔ <sup>5</sup>	tak <sup>5</sup>	taʔ <sup>12</sup>	da <sup>554</sup>	da <sup>33</sup>	to <sup>35</sup>
塔	tʰap <sup>33</sup>	tʰaʔ <sup>42</sup>	tʰaʔ <sup>2</sup>	tʰaʔ <sup>2</sup>	tʰak <sup>2</sup>	tʰaʔ <sup>32</sup>	tʰa <sup>554</sup>	ha <sup>55</sup>	tʰo <sup>11</sup>
插	tsʰap <sup>33</sup>	tsʰaʔ <sup>42</sup>	tsʰaʔ <sup>2</sup>	tsʰaʔ <sup>2</sup>	tsʰak <sup>2</sup>	saʔ <sup>32</sup>	tsʰa <sup>554</sup>	sa <sup>55</sup>	tsʰo <sup>11</sup>
鸭	ap <sup>33</sup>	aʔ <sup>42</sup>	aʔ <sup>2</sup>	aʔ <sup>2</sup>	ak <sup>2</sup>	aʔ <sup>32</sup>	a <sup>554</sup>	a <sup>55</sup>	o <sup>11</sup>
辣山	lat <sup>214</sup>	luaʔ <sup>131</sup>	luaʔ <sup>2</sup>	luaʔ <sup>5</sup>	lak <sup>5</sup>	luaʔ <sup>12</sup>	lua <sup>42</sup>	lua <sup>33</sup>	lua <sup>35</sup>
割	kot <sup>33</sup>	kuaʔ <sup>42</sup>	kuaʔ <sup>2</sup>	kuaʔ <sup>2</sup>	kak <sup>2</sup>	kuaʔ <sup>32</sup>	kua <sup>554</sup>	kua <sup>55</sup>	kua <sup>11</sup>
八	pet <sup>33</sup>	pueʔ <sup>42</sup>	poiʔ <sup>2</sup>	pueʔ <sup>2</sup>	peik <sup>2</sup>	peʔ <sup>32</sup>	bɔi <sup>554</sup>	bɔi <sup>55</sup>	pie <sup>11</sup>
舌	sit <sup>22</sup>	tsiʔ <sup>131</sup>	tsiʔ <sup>5</sup>	tsiʔ <sup>5</sup>	siek <sup>5</sup>	tsiʔ <sup>12</sup>	tei <sup>42</sup>	tei <sup>33</sup>	hi <sup>11</sup>
歇	hit <sup>33</sup>	heʔ <sup>42</sup>	xiaʔ <sup>2</sup>	xiaʔ <sup>2</sup>	hyøk <sup>2</sup>	heʔ <sup>32</sup>	hɛ <sup>554</sup>	he <sup>55</sup>	lɔ <sup>11</sup>
月	nyt <sup>214</sup>	gueʔ <sup>131</sup>	ŋgueʔ <sup>5</sup>	ŋgueʔ <sup>5</sup>	ŋuoʔ <sup>5</sup>	gueʔ <sup>12</sup>	—	vɔi <sup>33</sup>	kue <sup>35</sup>
血	hyt <sup>33</sup>	huiʔ <sup>42</sup>	xueʔ <sup>2</sup>	xueʔ <sup>2</sup>	heik <sup>2</sup>	hueʔ <sup>32</sup>	hɔi <sup>554</sup>	hɔi <sup>55</sup>	he <sup>11</sup>
药宕	jyøk <sup>214</sup>	ioʔ <sup>131</sup>	ioʔ <sup>5</sup>	ioʔ <sup>5</sup>	yøʔ <sup>5</sup>	ioʔ <sup>12</sup>	io <sup>42</sup>	io <sup>33</sup>	ieu <sup>35</sup>
学江	høk <sup>214</sup>	oʔ <sup>131</sup>	oʔ <sup>5</sup>	ɔʔ <sup>5</sup>	ɔʔ <sup>5</sup>	ɔʔ <sup>12</sup>	ɔ <sup>42</sup>	o <sup>33</sup>	o <sup>35</sup>
白梗	pak <sup>214</sup>	peʔ <sup>131</sup>	peʔ <sup>5</sup>	peʔ <sup>5</sup>	pAʔ <sup>5</sup>	peʔ <sup>12</sup>	bɛ <sup>33</sup>	bɛ <sup>33</sup>	pa <sup>35</sup>
麦	mak <sup>22</sup>	beʔ <sup>131</sup>	mbeʔ <sup>5</sup>	mbeʔ <sup>5</sup>	maʔ <sup>5</sup>	bɛʔ <sup>12</sup>	bɛ <sup>33</sup>	vɛ <sup>33</sup>	pa <sup>35</sup>
壁	piek <sup>22</sup>	piaʔ <sup>42</sup>	piaʔ <sup>2</sup>	piaʔ <sup>2</sup>	piAʔ <sup>2</sup>	piaʔ <sup>32</sup>	bia <sup>554</sup>	bia <sup>55</sup>	pia <sup>21</sup>
锡	siek <sup>33</sup>	siaʔ <sup>42</sup>	siaʔ <sup>2</sup>	siaʔ <sup>2</sup>	sik <sup>2</sup>	siaʔ <sup>32</sup>	hia <sup>554</sup>	tia <sup>55</sup>	ɬɛ <sup>11</sup>

上面指出，韵尾弱化或消失的入声韵中清入主要对应广宁东乡的下阴入而浊入主要对应广宁东乡的下阳入，但具体涉及什么入声韵各方言都不同。不过我们比对 8 点材料后发现，虽然 8 点之间存在差异，但还有“最小公约数”。请看表 3。这个“最小公约数”所包含的入声韵主要来自咸摄一二等及山、宕江梗摄。

除了表 3 中“最小公约数”所包含的入声韵，8 点剩下的入声韵相应的还有弱化或消失演变，出现这些演变的入声韵虽主要对应广宁东乡的下阴入[33]和下阳入[214]，但涉及到的入声韵并不统一，请看表 4。

表 4 元音分尾深层表现举例（二）

	广宁东乡	华安新圩	惠来隆江	饶平三饶	古田平湖	漳浦旧镇	电白小良	海口	莆田白沙
急深	kep <sup>55</sup>	kip <sup>42</sup>	kip <sup>2</sup>	kip <sup>2</sup>	kik <sup>2</sup>	kip <sup>32</sup>	kip <sup>5</sup>	kiap <sup>5</sup>	kiʔ <sup>21</sup>
刷山	sat <sup>55</sup>	suaʔ <sup>42</sup>	sueʔ <sup>2</sup>	suɛʔ <sup>2</sup>	souk <sup>2</sup>	suaʔ <sup>32</sup>	ts <sup>h</sup> ua <sup>554</sup>	sua <sup>55</sup>	ʎuaʔ <sup>21</sup>
雪	syt <sup>55</sup>	seʔ <sup>42</sup>	soʔ <sup>2</sup>	sɔʔ <sup>2</sup>	suoʔ <sup>2</sup>	sɛk <sup>32</sup>	ʎɔi <sup>554</sup>	tɔi <sup>55</sup>	ʎø <sup>11</sup>
笔臻	pet <sup>55</sup>	pit <sup>42</sup>	pik <sup>2</sup>	pik <sup>2</sup>	pik <sup>2</sup>	pit <sup>32</sup>	bik <sup>5</sup>	ʎit <sup>5</sup>	piʔ <sup>21</sup>
七	ts <sup>h</sup> ɛt <sup>55</sup>	ts <sup>h</sup> it <sup>42</sup>	ts <sup>h</sup> ik <sup>2</sup>	ts <sup>h</sup> ik <sup>2</sup>	ts <sup>h</sup> ik <sup>2</sup>	sit <sup>32</sup>	ɛik <sup>5</sup>	ɛit <sup>5</sup>	ts <sup>h</sup> iʔ <sup>21</sup>
骨	kuet <sup>55</sup>	kut <sup>42</sup>	kuk <sup>2</sup>	kuk <sup>2</sup>	ouk <sup>2</sup>	kut <sup>32</sup>	kuk <sup>5</sup>	kut <sup>5</sup>	koʔ <sup>21</sup>
出	ts <sup>h</sup> ɛt <sup>55</sup>	ts <sup>h</sup> ut <sup>42</sup>	ts <sup>h</sup> uk <sup>2</sup>	ts <sup>h</sup> uk <sup>2</sup>	ts <sup>h</sup> uk <sup>2</sup>	sut <sup>32</sup>	ts <sup>h</sup> ut <sup>5</sup>	sut <sup>5</sup>	ts <sup>h</sup> oʔ <sup>21</sup>
北曾	pek <sup>55</sup>	pak <sup>42</sup>	pak <sup>2</sup>	pak <sup>2</sup>	pək <sup>2</sup>	paʔ <sup>32</sup>	bak <sup>5</sup>	ʎak <sup>5</sup>	paʔ <sup>21</sup>
刻	hek <sup>55</sup>	k <sup>h</sup> ek <sup>42</sup>	k <sup>h</sup> ek <sup>2</sup>	k <sup>h</sup> ɛk <sup>2</sup>	k <sup>h</sup> eik <sup>2</sup>	k <sup>h</sup> iok <sup>32</sup>	hak <sup>5</sup>	hak <sup>5</sup>	k <sup>h</sup> ɛʔ <sup>21</sup>
色	sɛk <sup>55</sup>	sɛk <sup>42</sup>	sɛk <sup>2</sup>	sɛk <sup>2</sup>	seik <sup>2</sup>	siok <sup>32</sup>	dɛk <sup>5</sup>	tek <sup>5</sup>	ʎɛ <sup>11</sup>
织	tsɛk <sup>55</sup>	tsit <sup>42</sup>	tsik <sup>2</sup>	tsik <sup>2</sup>	tsik <sup>2</sup>	tsit <sup>32</sup>	tsek <sup>5</sup>	tsek <sup>5</sup>	tsiʔ <sup>21</sup>
竹通	tok <sup>55</sup>	tek <sup>42</sup>	tek <sup>2</sup>	tɛk <sup>2</sup>	tyk <sup>2</sup>	tiok <sup>32</sup>	dik <sup>5</sup>	dɪok <sup>5</sup>	tøʔ <sup>21</sup>
菊	kok <sup>55</sup>	kiok <sup>42</sup>	kek <sup>2</sup>	kek <sup>2</sup>	kyk <sup>2</sup>	kiok <sup>32</sup>	k <sup>h</sup> ok <sup>5</sup>	kiak <sup>5</sup>	køʔ <sup>21</sup>
烛	tsok <sup>55</sup>	tsiok <sup>42</sup>	tsek <sup>2</sup>	tsek <sup>2</sup>	tsuoʔ <sup>2</sup>	tsioʔ <sup>32</sup>	tsak <sup>5</sup>	teiap <sup>5</sup>	tsøʔ <sup>21</sup>
接咸	tsit <sup>33</sup>	tsiap <sup>42</sup>	tsiʔ <sup>2</sup>	tsiʔ <sup>2</sup>	tsieʔ <sup>2</sup>	tsiap <sup>32</sup>	tei <sup>554</sup>	teiap <sup>5</sup>	tsiaʔ <sup>21</sup>
法	fat <sup>33</sup>	huat <sup>42</sup>	xuap <sup>2</sup>	xuap <sup>2</sup>	huak <sup>2</sup>	huat <sup>32</sup>	huak <sup>5</sup>	fat <sup>5</sup>	haʔ <sup>21</sup>
贴	t <sup>h</sup> ɛt <sup>33</sup>	t <sup>h</sup> iap <sup>42</sup>	taʔ <sup>2</sup>	taʔ <sup>2</sup>	t <sup>h</sup> eik <sup>2</sup>	t <sup>h</sup> iap <sup>32</sup>	t <sup>h</sup> iap <sup>5</sup>	hiap <sup>5</sup>	t <sup>h</sup> ɛ <sup>11</sup>
杀山	set <sup>33</sup>	sat <sup>42</sup>	suaʔ <sup>2</sup>	suaʔ <sup>2</sup>	sak <sup>2</sup>	sat <sup>32</sup>	ʎua <sup>554</sup>	tua <sup>55</sup>	ʎa <sup>11</sup>
节	tsit <sup>33</sup>	tseʔ <sup>42</sup>	tsak <sup>2</sup>	tsɔiʔ <sup>2</sup>	tsiek <sup>2</sup>	tset <sup>32</sup>	tsek <sup>5</sup>	tat <sup>5</sup>	tse <sup>11</sup>
切	ts <sup>h</sup> it <sup>33</sup>	ts <sup>h</sup> iɛt <sup>42</sup>	ts <sup>h</sup> iak <sup>2</sup>	ts <sup>h</sup> ɛk <sup>2</sup>	ts <sup>h</sup> iɛʔ <sup>2</sup>	siet <sup>32</sup>	ts <sup>h</sup> ai <sup>44</sup>	ɛiet <sup>5</sup>	ʎɛ <sup>35</sup>
结	kit <sup>33</sup>	kiet <sup>42</sup>	kak <sup>2</sup>	kak <sup>2</sup>	kiek <sup>2</sup>	kiet <sup>32</sup>	kit <sup>5</sup>	ket <sup>5</sup>	kɛ <sup>11</sup>
脱	t <sup>h</sup> yt <sup>33</sup>	t <sup>h</sup> uat <sup>42</sup>	t <sup>h</sup> uk <sup>2</sup>	t <sup>h</sup> uk <sup>2</sup>	t <sup>h</sup> ouk <sup>2</sup>	t <sup>h</sup> uat <sup>32</sup>	t <sup>h</sup> ut <sup>5</sup>	hot <sup>5</sup>	t <sup>h</sup> uaʔ <sup>21</sup>
刮	kuet <sup>33</sup>	kuaʔ <sup>42</sup>	kuaʔ <sup>2</sup>	kuaʔ <sup>2</sup>	kuak <sup>5</sup>	kueʔ <sup>32</sup>	kuak <sup>5</sup>	kuat <sup>5</sup>	kuaʔ <sup>21</sup>

託宕	tʰək <sup>33</sup>	tʰək <sup>42</sup>	tʰoʔ <sup>2</sup>	tʰoʔ <sup>2</sup>	tʰouk <sup>2</sup>	tʰək <sup>32</sup>	tʰɔ <sup>554</sup>	hɔ <sup>55</sup>	tʰɔʔ <sup>21</sup>
恶	ək <sup>33</sup>	ək <sup>42</sup>	ak <sup>2</sup>	ak <sup>2</sup>	ouʔ <sup>2</sup>	ɔʔ <sup>32</sup>	ək <sup>5</sup>	ək <sup>5</sup>	ɔʔ <sup>21</sup>
削	syək <sup>33</sup>	siaʔ <sup>42</sup>	siak <sup>2</sup>	siaʔ <sup>2</sup>	suøʔ <sup>2</sup>	siaʔ <sup>32</sup>	hiək <sup>5</sup>	tia <sup>55</sup>	ɬɛʔ <sup>21</sup>
郭	kʰuək <sup>33</sup>	kueʔ <sup>42</sup>	kueʔ <sup>2</sup>	kueʔ <sup>2</sup>	kuok <sup>2</sup>	kueʔ <sup>32</sup>	kuak <sup>5</sup>	kue <sup>55</sup>	ko <sup>11</sup>
角江	kək <sup>33</sup>	kak <sup>42</sup>	kak <sup>2</sup>	kak <sup>2</sup>	køyk <sup>2</sup>	kak <sup>32</sup>	kak <sup>5</sup>	kak <sup>5</sup>	kaʔ <sup>21</sup>
壳	hək <sup>33</sup>	kʰak <sup>42</sup>	kʰak <sup>2</sup>	kʰak <sup>2</sup>	kʰøyk <sup>2</sup>	kʰak <sup>32</sup>	kʰak <sup>5</sup>	hak <sup>5</sup>	kʰaʔ <sup>21</sup>
百梗	pak <sup>33</sup>	peʔ <sup>42</sup>	peʔ <sup>2</sup>	peʔ <sup>2</sup>	pAʔ <sup>2</sup>	peʔ <sup>32</sup>	bɛ <sup>554</sup>	ɬɛ <sup>55</sup>	paʔ <sup>21</sup>
拍	pʰak <sup>33</sup>	pʰaʔ <sup>42</sup>	pʰaʔ <sup>2</sup>	pʰaʔ <sup>2</sup>	pʰAʔ <sup>2</sup>	pʰaʔ <sup>32</sup>	pʰak <sup>5</sup>	fa <sup>55</sup>	pʰaʔ <sup>21</sup>
拆	tsʰak <sup>33</sup>	tʰiaʔ <sup>42</sup>	tʰiaʔ <sup>2</sup>	tʰiaʔ <sup>2</sup>	tʰiek <sup>2</sup>	tʰiaʔ <sup>32</sup>	tʰia <sup>554</sup>	hia <sup>55</sup>	tʰiaʔ <sup>21</sup>
客	hak <sup>33</sup>	kʰeʔ <sup>42</sup>	kʰeʔ <sup>2</sup>	kʰɛʔ <sup>2</sup>	kʰAʔ <sup>2</sup>	kʰɛʔ <sup>32</sup>	kʰɛ <sup>554</sup>	hɛ <sup>55</sup>	kʰaʔ <sup>21</sup>
策	tsʰak <sup>33</sup>	tsʰiek <sup>42</sup>	tsʰeʔ <sup>2</sup>	tsʰɛk <sup>2</sup>	tsʰeik <sup>2</sup>	siok <sup>32</sup>	tsʰɛ <sup>554</sup>	sok <sup>5</sup>	tsʰɛʔ <sup>21</sup>
尺	tsʰiek <sup>33</sup>	tsʰioʔ <sup>42</sup>	tsʰioʔ <sup>2</sup>	tsʰioʔ <sup>2</sup>	tsʰyøʔ <sup>2</sup>	sioʔ <sup>32</sup>	sɔ <sup>554</sup>	ɛio <sup>55</sup>	tsʰiʔ <sup>21</sup>
立深	lep <sup>22</sup>	lip <sup>131</sup>	lip <sup>5</sup>	lip <sup>5</sup>	lik <sup>5</sup>	lip <sup>12</sup>	lip <sup>2</sup>	lip <sup>3</sup>	liʔ <sup>4</sup>
十	sep <sup>22</sup>	tsap <sup>131</sup>	tsap <sup>5</sup>	tsap <sup>5</sup>	seik <sup>5</sup>	tsap <sup>12</sup>	tap <sup>2</sup>	tap <sup>3</sup>	ɬɛ <sup>35</sup>
剥江	mək <sup>22</sup>	pak <sup>42</sup>	pak <sup>2</sup>	pak <sup>2</sup>	puoʔ <sup>2</sup>	pak <sup>32</sup>	mək <sup>5</sup>	ɬak <sup>5</sup>	pɔʔ <sup>21</sup>
墨曾	mək <sup>22</sup>	bak <sup>131</sup>	mbak <sup>5</sup>	mbak <sup>5</sup>	møyk <sup>5</sup>	baʔ <sup>12</sup>	bak <sup>2</sup>	vak <sup>3</sup>	paʔ <sup>4</sup>
贼	tsək <sup>22</sup>	tsʰat <sup>131</sup>	tsʰak <sup>5</sup>	tsʰak <sup>5</sup>	tsʰeik <sup>5</sup>	sat <sup>12</sup>	tsʰak <sup>2</sup>	sat <sup>3</sup>	tsʰɛʔ <sup>4</sup>
力	lək <sup>22</sup>	lat <sup>131</sup>	lak <sup>5</sup>	lak <sup>5</sup>	lik <sup>5</sup>	lat <sup>12</sup>	lak <sup>3</sup>	lak <sup>3</sup>	liʔ <sup>4</sup>
直	tsək <sup>22</sup>	tit <sup>131</sup>	tik <sup>5</sup>	tik <sup>5</sup>	tik <sup>5</sup>	tit <sup>12</sup>	dik <sup>2</sup>	dik <sup>3</sup>	tiʔ <sup>4</sup>
木通	mok <sup>22</sup>	boʔ <sup>131</sup>	mbak <sup>5</sup>	mbak <sup>5</sup>	muk <sup>5</sup>	bək <sup>12</sup>	mɔ <sup>44</sup>	mok <sup>3</sup>	pɔʔ <sup>21</sup>
毒	tok <sup>22</sup>	tək <sup>131</sup>	tak <sup>5</sup>	tak <sup>5</sup>	tuk <sup>5</sup>	tək <sup>12</sup>	dak <sup>2</sup>	dak <sup>3</sup>	tɔʔ <sup>4</sup>
六	lok <sup>22</sup>	lak <sup>131</sup>	lak <sup>5</sup>	lak <sup>5</sup>	løyk <sup>5</sup>	lak <sup>12</sup>	lak <sup>2</sup>	lak <sup>3</sup>	laʔ <sup>4</sup>
肉	jiok <sup>22</sup>	baʔ <sup>42</sup>	nek <sup>5</sup>	nek <sup>5</sup>	nyk <sup>5</sup>	baʔ <sup>12</sup>	hip <sup>2</sup>	hiək <sup>3</sup>	nø <sup>35</sup>
绿	lok <sup>22</sup>	lek <sup>131</sup>	lek <sup>5</sup>	lek <sup>5</sup>	luoʔ <sup>5</sup>	liək <sup>12</sup>	liak <sup>2</sup>	liak <sup>3</sup>	lɔʔ <sup>4</sup>
局	kok <sup>22</sup>	kiək <sup>131</sup>	kek <sup>5</sup>	kek <sup>5</sup>	kuoʔ <sup>5</sup>	kiək <sup>12</sup>	kək <sup>2</sup>	kok <sup>3</sup>	kø <sup>35</sup>
盒咸	hap <sup>214</sup>	aʔ <sup>131</sup>	ap <sup>5</sup>	ap <sup>5</sup>	Ak <sup>5</sup>	ap <sup>12</sup>	ap <sup>3</sup>	ap <sup>3</sup>	ɔ <sup>35</sup>
拨山	put <sup>214</sup>	puaʔ <sup>42</sup>	pʰuak <sup>2</sup>	pʰuak <sup>2</sup>	peik <sup>2</sup>	puat <sup>32</sup>	bua <sup>554</sup>	ɬua <sup>55</sup>	pua <sup>11</sup>
活	wut <sup>214</sup>	uaʔ <sup>131</sup>	uaʔ <sup>5</sup>	uaʔ <sup>5</sup>	uok <sup>5</sup>	uaʔ <sup>12</sup>	vuk <sup>2</sup>	ua <sup>33</sup>	uaʔ <sup>4</sup>
罚	fat <sup>214</sup>	huat <sup>131</sup>	xuak <sup>5</sup>	xuak <sup>5</sup>	huak <sup>5</sup>	huat <sup>12</sup>	huak <sup>2</sup>	huat <sup>33</sup>	huaʔ <sup>4</sup>

说明：广宁东乡的刷、雪归上阴入，但广州市区归下阴入：刷 tsʰat<sup>33</sup> | 雪 syt<sup>33</sup>。

### 3.3.2 深层原因

粤语各方言入声存在阴入分上下（有的称之为阴入和中入、上阴入和中阴入）的现象比较多（詹伯慧主编 2002：110），部分粤语也存在阳入分上下的现象（袁家骅等 2001：205）。关于粤语入声韵调值分化的原因，高本汉（1940：446）认为“上阴入

见于现在含短元音韵母的字，中阴入字见于现在含长元音韵母的字”，即元音长短影响了调值分化。远藤光晓（1994）基本持此观点。袁家骅等（2001：186）指出，“上阴入和下阴入不但音高上有显著的差别，并且上阴入音节的主要元音绝大多数是短元音，下阴入音节的主要元音绝大多数是长元音。”黄家教（1984：426-428）详细分析了广州话入声调类与入声韵主元音的关系，指出“如果入声韵的主要元音相近的，只有阴入的，韵母主要元音比较高；只有中入的，韵母主要元音比较低：ap-ɛp、at-ɛt、ak-ɛk，ɛk-ik（ek），ɔk-uk（ok）”；“广州方言入声韵，主要元音高的韵母有阴入而缺中入；主要元音低的，则有中入而缺阴入。主要元音高的音时较短，主要元音低的音时较长”；“从广州方言入声韵与入声调分布的情况来看，韵母主要元音的高低起了主导作用，高低是元音的主要属性，长短是元音的次要属性，是元音的高低决定了元音的长短，而不是元音的长短决定了高低”。王莉宁（2011）进一步提出了“高短元音和低长元音”概念来分析元音对粤语入声分化的影响。我们赞同黄家教先生的分析，即入声韵主元音的高低决定了元音长短，进而影响了入声调、尤其是阴入调的分化。

上面的分析说明：①主元音的高低决定了粤语入声调的分化，上阴入主元音较高而下阴入主元音较低；②闽语韵尾弱化或消失主要对应粤语的下阴入和下阳入，说明影响闽语韵尾弱化或消失的原因在于入声韵主元音的高低，主元音为较低元音的韵尾先弱化或消失。不过，从所涉及到的闽语入声韵主元音类型来看，对应粤语的下阴入和下阳入、韵尾消失或弱化的入声韵主元音虽以低、较低元音为主，但也有高、较高的元音。对此，我们认为应从韵尾未变之前的入声韵主元音类型来思考，既可能是韵尾弱化或消失后主元音发生了高化所致。但为什么前述闽语中即使主元音相同而有的入声韵韵尾变化、有的不变？我们初步认为可能与不同层次相互竞争有关系。

## 3.2 层次竞争影响韵尾演变

### 3.2.1 闽语文白层次的韵尾表现

闽语内部闽南语的文白异读比闽东、闽北等地的方言复杂，琼文区和雷州半岛的方言文白异读也相当复杂。（张振兴 1989a）如漳平永福部分字甚至有四个层次：许<sub>遇合</sub>三鱼韵[<sup>h</sup>hi <sup>k</sup>hou <sup>h</sup>ia <sup>h</sup>io]，其中除了[<sup>h</sup>hi]是文读外，其他三个读音属于白读层。（张振兴 1990）如此复杂的层次对闽语入声韵尾的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

闽语的文读层一般比白读层古老，这在汉语方言中是比较特殊的。王福堂先生（2009）认为闽语的文读层“显然不可能由官话方言借入，从方言间的关系着眼，也不可能来自相邻的客赣方言。但从社会文化情况考虑，宋元以来闽方言区普遍的识字教育却有可能造成这样的读书音。”我们认为，可能是这种比白读层古老的文读层与

白读层之间的竞争推动了闽语的韵尾演变。前面分析弱化类型时，指出韵尾弱化的咸山宕江梗五摄主元音以低、较低元音为主，但不是相关入声韵韵尾都弱化。这里再举晋江陈埭为例，请看表 5。

表 5 晋江陈埭方言入声韵尾的层次

类型一					类型二			类型三						
	白读	文读		白读	文读		白读	文读		白读	文读		白读	文读
塔	tʰaʔ <sup>53</sup>	tʰap <sup>53</sup>	血	huiʔ <sup>53</sup>	hiat <sup>53</sup>	搭	taʔ <sup>53</sup>	—	十	tsap <sup>13</sup>	sip <sup>13</sup>	色	—	siak <sup>53</sup>
插	tsʰaʔ <sup>53</sup>	tsʰap <sup>53</sup>	託	tʰuʔ <sup>53</sup>	tʰok <sup>53</sup>	踏	taʔ <sup>13</sup>	—	立	—	lip <sup>13</sup>	织	tsit <sup>53</sup>	—
鸭	aʔ <sup>53</sup>	ap <sup>53</sup>	恶	oʔ <sup>53</sup>	ok <sup>53</sup>	盒	aʔ <sup>13</sup>	—	急	—	kip <sup>53</sup>	木	bak <sup>13</sup>	bok <sup>13</sup>
接	tsiʔ <sup>53</sup>	tsiap <sup>53</sup>	削	siaʔ <sup>53</sup>	siok <sup>53</sup>	叶	iap <sup>13</sup>	—	笔	pit <sup>53</sup>	—	穀	—	kok <sup>53</sup>
割	kuaʔ <sup>53</sup>	kat <sup>53</sup>	药	ioʔ <sup>13</sup>	ioʔ <sup>13</sup>	贴	tʰiap <sup>53</sup>	—	七	tsʰit <sup>53</sup>	—	六	lak <sup>13</sup>	liok <sup>13</sup>
八	pueʔ <sup>53</sup>	pat <sup>53</sup>	学	oʔ <sup>13</sup>	hak <sup>13</sup>	法	huat <sup>53</sup>	—	一	i <sup>53</sup>	—	宿	—	siok <sup>53</sup>
杀	suaʔ <sup>53</sup>	sat <sup>53</sup>	白	peʔ <sup>13</sup>	piak <sup>13</sup>	舌	tsiʔ <sup>13</sup>	—	骨	kut <sup>53</sup>	—	竹	tia <sup>53</sup>	tiok <sup>53</sup>
热	luaʔ <sup>13</sup>	liat <sup>13</sup>	拆	tʰiaʔ <sup>53</sup>	tʰiak <sup>53</sup>	切	teʰiat <sup>53</sup>	—	出	tsʰut <sup>53</sup>	—	肉	hiak <sup>13</sup>	liok <sup>13</sup>
歇	hioʔ <sup>53</sup>	hiat <sup>53</sup>	客	kʰeʔ <sup>53</sup>	kʰiak <sup>53</sup>	脱	tʰuat <sup>53</sup>	—	橘	kiat <sup>53</sup>	—	菊	kak <sup>53</sup>	kiok <sup>53</sup>
节	tsueʔ <sup>53</sup>	tsiat <sup>53</sup>	麦	beʔ <sup>13</sup>	biak <sup>13</sup>	罚	huat <sup>13</sup>	—	北	pak <sup>53</sup>	—	绿	liak <sup>13</sup>	liok <sup>13</sup>
结	kat <sup>53</sup>	kiat <sup>13</sup>	摘	tiaʔ <sup>53</sup>	tiak <sup>53</sup>	剥	pak <sup>53</sup>	—	墨	bak <sup>13</sup>	biak <sup>13</sup>	足	—	tsiok <sup>53</sup>
活	uaʔ <sup>13</sup>	huat <sup>13</sup>	尺	tsʰioʔ <sup>53</sup>	tsʰiak <sup>53</sup>	角	kak <sup>53</sup>	—	刻	—	kʰiak <sup>53</sup>	烛	tsiak <sup>53</sup>	tsiok <sup>53</sup>
刷	seʔ <sup>53</sup>	suat <sup>53</sup>	壁	piaʔ <sup>53</sup>	piak <sup>53</sup>	壳	kʰak <sup>53</sup>	—	力	lat <sup>13</sup>	liak <sup>13</sup>	局	kiak <sup>13</sup>	kiok <sup>13</sup>
刮	kuaʔ <sup>53</sup>	kuat <sup>53</sup>				策	tsʰiak <sup>53</sup>	—	直	tit <sup>13</sup>	—			
雪	seʔ <sup>53</sup>	suat <sup>53</sup>				锡	siak <sup>53</sup>	—	侧	—	tsʰiak <sup>53</sup>			

表 5 对晋江陈埭入声韵作了分类，出现弱化的咸山宕江梗五摄分别放在类型一、二，韵尾没有弱化的深臻曾通四摄放在类型三。类型一中咸山宕江梗五摄文读层和白读层都有，其中文读层塞尾不变而白读层塞尾弱化。类型二中的入声韵没有区分文读层与白读层，全部放在白读层一列。类型三根据材料做了文白分层。层次的剖析处理是复杂的，以上的分层比较粗浅。本文用大致的分层来说明层次竞争对韵尾演变的推动作用。

### 3.3.2 文读层推动白读层演变

表 5 显示，韵尾弱化的咸山宕江梗五摄一般有文白两层，而没有弱化的深臻曾通四摄入声韵则部分只有一层、部分有两层。当文白两层同时并列于同一音系时，二者



会因语用等原因发生竞争，竞争的结果一般是处于文教优势地位的文读层挤压白读层，白读层为继续起音位作用而在语音方面出现不同于文读层的变化。因此文白层次的竞争导致了白读层塞尾出现弱化。由于咸山宕江梗五摄入声韵主元音以低、较低为主，低元音容易使塞尾弱化。因此当咸山宕江梗五摄的文读层挤压白读层时，白读层的塞尾-p、-t、-k 各自以低元音为条件独立弱化，这样白读层的-ʔ尾才能和文读层的-p、-t、-k 并列于音系内而不再竞争、甚至冲突。

部分咸山宕江梗五摄入声韵韵尾没有弱化，可能是因为没有文读层的挤压，也可能是文读层已经完全替换了白读层。深臻曾通四摄因主元音较高，暂无韵尾弱化的条件，因而有文白两层的话，两层还在音系内共存。以上层次竞争影响韵尾演变的过程请看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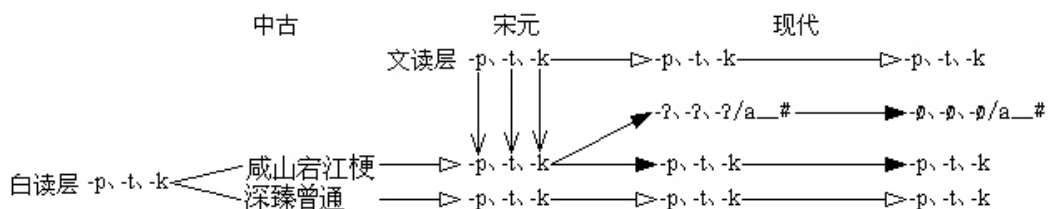


图 1 文白层次竞争对闽语韵尾演变的影响

图 1 显示，受到文读层挤压而韵尾弱化的入声韵可能会在弱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从而使韵尾消失，如徐闻城北，例字请看表 6。

表 6 徐闻城北方言入声韵尾的层次

类型一					类型二				类型三					
	白读	文读		白读	文读		白读	文读		白读	文读		白读	文读
搭	ta <sup>554</sup>	—	削	tia <sup>554</sup>	tiok <sup>5</sup>	盒	hap <sup>3</sup>	—	立	lip <sup>5</sup>	—	力	lak <sup>3</sup>	lik <sup>5</sup>
踏	ta <sup>554</sup>	—	药	io <sup>44</sup>	io <sup>5</sup>	接	teiap <sup>5</sup>	—	十	tip <sup>5</sup>	tsap <sup>3</sup>	直	teik <sup>3</sup>	—
拉	la <sup>554</sup>	—	郭	kuε <sup>44</sup>	—	贴	t <sup>h</sup> ap <sup>5</sup>	—	急	kip <sup>5</sup>	—	侧	te <sup>h</sup> ek <sup>5</sup>	—
塔	t <sup>h</sup> a <sup>44</sup>	—	学	ɔ <sup>24</sup>	hiok <sup>5</sup>	法	vak <sup>5</sup>	—	笔	bik <sup>5</sup>	—	色	tik <sup>5</sup>	tek <sup>5</sup>
插	ts <sup>h</sup> a <sup>44</sup>	—	白	bε <sup>44</sup>	bek <sup>3</sup>	切	—	te <sup>h</sup> iek <sup>5</sup>	七	te <sup>h</sup> ik <sup>5</sup>	—	织	teik <sup>5</sup>	—
鸭	a <sup>44</sup>	—	拆	t <sup>h</sup> ia <sup>44</sup>	tsek <sup>5</sup>	结	—	kiek <sup>5</sup>	一	iak <sup>3</sup>	ik <sup>5</sup>	木	—	mok <sup>3</sup>
辣	zua <sup>44</sup>	—	客	k <sup>h</sup> ε <sup>44</sup>	k <sup>h</sup> ek <sup>5</sup>	拨	buak <sup>5</sup>	—	骨	kuk <sup>5</sup>	—	哭	k <sup>h</sup> ek <sup>5</sup>	—
割	kua <sup>44</sup>	kak <sup>5</sup>	麦	mε <sup>44</sup>	mek <sup>5</sup>	脱	t <sup>h</sup> uak <sup>5</sup>	—	出	ts <sup>h</sup> uk <sup>5</sup>	—	毒	—	tok <sup>3</sup>

八	bɔi <sup>44</sup>	bak <sup>5</sup>	尺	tɕiɔ <sup>44</sup>	tɕik <sup>5</sup>	刮	kuak <sup>5</sup>	—	橘	kik <sup>5</sup>	—	六	lak <sup>3</sup>	lok <sup>5</sup>
杀	tua <sup>44</sup>	tak <sup>5</sup>	壁	bia <sup>44</sup>	bik <sup>5</sup>	罚	huak <sup>3</sup>	—	北	bak <sup>5</sup>	bek <sup>5</sup>	竹	tik <sup>5</sup>	—
舌	tei <sup>44</sup>	tiek <sup>3</sup>	锡	tia <sup>44</sup>	tʰik <sup>5</sup>	託	—	tʰok <sup>5</sup>	墨	vak <sup>3</sup>	mek <sup>5</sup>	菊	—	kok <sup>5</sup>
热	zua <sup>24</sup>	ik <sup>3</sup>				恶	—	ok <sup>5</sup>	贼	tsʰak <sup>5</sup>	tsek <sup>5</sup>	绿	liak <sup>3</sup>	lok <sup>5</sup>
活	ua <sup>44</sup>	kʰuak <sup>5</sup>				剥	—	bok <sup>5</sup>	刻	kʰek <sup>5</sup>	—	烛	teiak <sup>3</sup>	tsuak <sup>5</sup>
雪	toi <sup>554</sup>	tiek <sup>5</sup>				角	kak <sup>5</sup>	kok <sup>3</sup>				局	—	kʰok <sup>3</sup>
月	ue <sup>44</sup>	jik <sup>3</sup>				摘	—	tik <sup>5</sup>						
血	hue <sup>44</sup>	hiek <sup>5</sup>				策	—	tɕiek <sup>5</sup>						

附记：本文截取自笔者博士学位论文《汉语方言入声韵尾演变研究》，本研究得到中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徽州方言地图集”（项目编号：20BYY054）的资助。

相关说明：文白异读是一个很复杂、很重要、引人入胜的问题。限于学力，我们分析入声韵尾演变类型时如果某点材料有文白异读，则只讨论白读层的类型，不管文读音。但讨论影响入声韵尾演变因素时，分析、讨论文白异读的影响作用。

材料来源：本文使用的材料中，澄海澄城、电白霞洞、汕头市区、中山三乡取自林伦伦 1996，福清融城取自冯爱珍 1993b，乐昌河南取自庄初升 1996，宁德城区取自沙平 1999，漳平永福取自张振兴 1982，中山隆都取自詹伯慧、张日昇 1987。除此九点，文中所使用的其它 103 点材料均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向材料的调查者致谢！

## 参考文献

- 冯爱珍 1993a 福州方言的入声，《方言》第 2 期。
- 冯爱珍 1993b 《福清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高本汉著 赵元任等译 1940 《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 黄家教 1984 从“等”来看广州入声消失的迹象，《音韵学研究》第 1 辑，中华书局。
- 李如龙 陈章太 1985 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中国语言学报》第 2 期，商务印书馆。
- 栗华益 2012 试析邵武、光泽方言的入声鼻音韵尾，《语言科学》第 5 期。
- 栗华益 2013 试析汉语方言入声韵元音分尾现象，《语言科学》第 3 期。
- 梁猷刚 1983 古阳声韵入声韵海南府城话今读阴声韵初探，《中国语文》第 3 期。
- 林伦伦 1996 《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
- 潘家懿 1996 海丰方言三十年来的演变，《方言》第 4 期。

- 潘家懿 1998 鼻/塞韵尾的消变及其粤东闽语模式,《语文研究》第4期。
- 沙平 1999 福建省宁德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4期。
- 王福堂 2009 文白异读和层次区分,《语言研究》第1期。
- 王莉宁 2011 粤语中的元音分调现象,《中国语文》第1期。
- 王育德 1968 《闽音系研究》,载《台湾语音の历史的研究》(王育德 1987),东京第一书房。
- 吴芳 2009 粤东闽语-n (-t) 韵尾消失的轨迹,《第七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 吴瑞文 林英津 2007 闽语方言辅音韵尾今读的历史分析,《中国语文研究》第1期。
- 辛世彪 2004 《东南方言声调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袁家骅等 2001 《汉语方言概要》,语文出版社。
- 远藤光晓 1994 元音与声调,《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第2辑。
- 詹伯慧 张日昇 1987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广东人民出版社。
- 詹伯慧主编 2002 《广东粤方言概要》,暨南大学出版社。
- 张振兴 1982 漳平(永福)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3期。
- 张振兴 1989a 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一),《方言》第3期。
- 张振兴 1989b 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二),《方言》第4期。
- 张振兴 1990 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三),《方言》第1期。
- 庄初升 1996 乐昌市塔头坝方言音系,《方言》第3期。

## The Analysis on Evolution of Entering endings of Min Group

LI Hua-y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Entering endings of Min Group is mainly composed of Weakening and Disappearing, which the types of Merging are less and different from other dialects. In the case of [-t]-Merger and [-k]-Merger, Min group generally takes a direct evolution of [-ʔ]-Weakening from part of Stop endings [-p], [-t], [-k] of Xian Shan Dang Jiang Geng She (咸山宕江梗摄), which is not restricted by specific stop ending and the Stop endings [-p], [-t], [-k] of Shen Zhen Zeng Tong She (深臻曾通摄) remain unchanged. The endings [-ʔ] of Min group which is directly weakened from Stop endings [-p], [-t], [-k] would continue to disappear and generally the ending [-ʔ] of voiced first disappears, while

Stop endings [-p], [-t], [-k] which is from Shen Zhen Zeng Tong She and partial Xian Shan Dang Jiang Geng She remain unchanged. The competition of language strata in the phonology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weakening and disappearing of part of Stop endings [-p], [-t], [-k] of Xian Shan Dang Jiang Geng She (咸山宕江梗摄), which main vowels are low and back. The influence of vowels, particularly back-low vowels on the evolution of weakening and disappearing, has the secluded representation in Min Group, which reflects the deep characteristic of the function of vowels on the evolution.

# 畲话的短调

大岛 广美

广岛大学大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

**内容摘要：**少数民族畲族的语言——畲话在粤闽赣浙徽一带使用，各地畲话有很多的共同点。如连读变调，各地畲话二字组连读变调基本上都相同，且各地畲话的词汇上都存在“短调”。即第一个音节大部分字都读得短。这是罕见的特征，与在畲族地区周围使用的大部分汉族方言有大的区别。短调的调值由本调而决定，有时第一个音节往往变成几乎与喉塞音韵尾一样的发音，同时其韵母的一部分引起音变而消失。本文旨在讨论畲话短调的特点以及由于短调的其韵母的变化，同时发现，畲话第一个音节短调的特征保留着南方语言的共同古重音形式。

## 一、前言

畲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居住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西等地。畲族的居住地虽然分散，但其语言在音韵系统上却有着很强的一致性（大岛广美 2016）。其中，各地畲话里都有一个将一部分舒声字像入声读得极短的特点。例如：<sup>1</sup>

丰顺畲话（广东省丰顺县潭江镇）

阿哥哥哥 a<sup>33-3</sup> kɔ<sup>33</sup> | 阿丈父亲 a<sup>33-3</sup> tʃ<sup>h</sup>ɔŋ<sup>21</sup> | □□蜘蛛 lb<sup>21-2</sup> khɔ<sup>21</sup> | 自家自己 tsɿ<sup>21-2</sup> ka<sup>21</sup>

潮安畲话（广东省潮安县归湖镇）

画画 ɔe<sup>22-2</sup> ɔe<sup>22</sup> | 乌鸦 o<sup>33-3</sup> a<sup>33</sup> | 树□树枝 so<sup>53-5</sup> ha<sup>213</sup> | 后生子少年 hɔ<sup>53-5</sup> (<hou<sup>53</sup>)  
saŋ<sup>33</sup> tsoi<sup>213</sup>

罗源畲话（福建省罗源县霍口镇）

哥哥阿哥 ʔa<sup>42-4</sup> ko<sup>44</sup> | 猫娘母猫 ɲgia<sup>55-5</sup> (<ɲgiau<sup>55</sup>) ɲgyoŋ<sup>332</sup> | 鸭雄公鸭 ʔɔ<sup>445-4</sup> hy<sup>332</sup>

苍南畲话（浙江省苍南县凤阳畲族乡）

车站 te<sup>h</sup>ia<sup>44-4</sup> tsɔm<sup>31</sup> | 细□小孩 sa<sup>44-4</sup> (<sai<sup>44</sup>) lin<sup>55</sup> | 当央中央 tɔ<sup>ʔ</sup>4 (<tɔŋ<sup>44</sup>) ʔɔŋ<sup>44</sup>

<sup>1</sup> 本文提到的丰顺畲话、潮安畲话、罗源畲话、苍南畲话、资溪畲话、吉安畲话、罗源县霍口闽东话、福州闽东话的语言资料，都是笔者进行调查而得到的。

资溪畬话（江西省资溪县乌石镇）<sup>2</sup>

□ 蛄蝗虫 kɔ<sup>5</sup> (<kou<sup>55</sup>) maŋ<sup>55</sup> | 洗浴洗澡 sa<sup>5</sup> (<sai<sup>325-55</sup>) ioʔ<sup>2</sup> | 姊丈姐夫 tei<sup>5</sup> (<tei<sup>325-55</sup>) te<sup>h</sup>iəŋ<sup>325</sup>

吉安畬话（江西省吉安市东固畬族乡）

阿□ 母亲 A<sup>44-4</sup> me<sup>35</sup> | 姊姊姐姐 tei<sup>325-3</sup> tei<sup>35</sup> | 饭蚊苍蝇 p<sup>h</sup>oa<sup>31-3</sup> (<p<sup>h</sup>oaj<sup>31</sup>) miŋ<sup>323</sup> | 老蟹螃蟹 la<sup>5</sup> (<lau<sup>325</sup>) k<sup>h</sup>ai<sup>325</sup>

这些读得极短的发音听起来接近于喉塞音，且这些发音的字都在第一个音节上。本文将这些读得极短的声调叫做“短调”，本文将从语音学和音韵学上讨论这个“短调”的特征及出现短调的条件，在此主要以在各地畬话里短调最常见的福建省罗源畬话为例。

## 二、罗源畬话短调的语音特征

### 2.1 罗源畬话的短调调值

罗源畬话跟其他地区的畬话一样，无论调类如何，在二字组的第一个音节往往读成短调。第一个音节是舒声字，第二个音节是入声调时，第一个音节读短调尤其明显。短调的调值如下：

---

<sup>2</sup> 本文里的江西资溪畬话以及江西武宁畬话的发音合作人，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分别从浙江省建德县和淳安县迁过来。他们虽然仍保留着浙江畬话，但在江西住了很长时间，受到了江西赣语的影响，所以分别叫做“（江西）资溪畬话”和“（江西）武宁畬话”。

表 1: 罗源畚话的短调调值<sup>3</sup>

后字 前字	阴平 42	阳平 332	上声 324	去声 21	阴入 54	阳入 3
阴平 42	4+42	4+332	4+324	4+21	4+4	4+3
阳平 332	3+42	3+332	3+324	3+21	3+5	3+3
上声 324	5+42	5+332	5+324	5+21	5+5	5+3
去声 21	2+42	2+332	2+324	2+21	2+5	3+3
阴入 54 调	5+42	5+332	5+324	5+21	5+5	5+3
阳入 3 调	3+42	3+332	3+324	3+21	3+5	3+3

罗源畚话的二字组连读变调不复杂，第一个音节的变调如下：阴平字都读为 44 调；阳平字都读为 33 调；上声字大都读为 55 调，词汇是主谓词组、偏正词组和两个有相反意思的形容词组合的联合词组时读 35 调；去声字在阳入字的前面时其去声字的调值为 33 调，在其他声调的字的的前面时其去声字都读为 22 调；阴入字都读为 5 调；阳入调不变。

短调的调值根据各个声调的变调调头的调值决定：阴平 42 调的变调 44 调读 4 调；阳平 332 调的变调 33 调读 3 调；上声 324 调的变调 55 调读 5 调；去声 21 调的变调 22 调读 2 调。上声变调还有 35 调，35 调不读短调。上声调 324 调重叠词的短调读 3 调。出现短调时往往其韵母有变化（后述）。下面举一些出现短调的词语：

[前字阴平] 42 调-44 调>4 调

寄批<sub>寄信</sub> ki<sup>42-44-4</sup> p<sup>h</sup>ai<sup>42</sup> | 坐车 ts<sup>h</sup>ɔ<sup>42-44-4</sup> te<sup>h</sup>ia<sup>44</sup> | 锯粉<sub>锯末</sub> ky<sup>42-44-4</sup> puŋ<sup>324</sup> | 世界 se<sup>42-44-4</sup> kai<sup>324</sup> | 租寮<sub>租房</sub> tsu<sup>42-44-4</sup> lau<sup>21</sup> | 猪血 tey<sup>42-44-4</sup> hei?<sup>54-4</sup> | 消毒 ɕio<sup>42-44-4</sup> tu?<sup>3</sup>  
等

[前字阳平] 332 调-33 调>3 调

摇扇<sub>扇扇子</sub> ʔia<sup>332-33-3</sup> sien<sup>42</sup> | 堂<sub>堂屋</sub> t<sup>h</sup>a<sup>332-33-3</sup> (<t<sup>h</sup>aŋ<sup>332</sup>) ʔoŋ<sup>44</sup> | 麻渣<sub>脏</sub>

<sup>3</sup> 罗源畚话除了基本声调以外，还有其他声调：55 调、445 调和 44 调。这些声调的短调也如此；55 调变 5 调；445 调变 4 调、44 调变 4 调。如：[前字 55 调] 55 调>5 调（鸟<sub>鸟窝</sub> tau<sup>55</sup>~ta<sup>55-5</sup> tieu<sup>42</sup> | 猫娘<sub>母猫</sub> ɱgia<sup>55-5</sup> (<ɱgiau<sup>55</sup>) ɱgyoŋ<sup>332</sup> | 鸟子<sub>鸟儿</sub> tau<sup>55</sup>~ta<sup>55-5</sup> tsoi<sup>55</sup> 等），[前字 445 调] 445 调>4 调（鸭雄<sub>公鸭</sub> ʔɔ<sup>445-4</sup> hy<sup>332</sup> | 鸭母<sub>母鸭</sub> ʔɔm<sup>445-4</sup> (<ʔɔ<sup>445</sup>) m<sup>h</sup>bɔ<sup>324</sup>~m<sup>h</sup>bɔ<sup>21</sup> | 鸭子<sub>小鸭子</sub> ʔɔ<sup>445-4</sup> tsoi<sup>55</sup> | 瓶瓶盖<sub>瓶塞</sub> pi<sup>445-4</sup> piŋ<sup>445</sup> kui<sup>42</sup> 等。“瓶瓶盖”的第一个音节慢慢念时读为 44 调：piŋ<sup>445-44</sup> piŋ<sup>445</sup> kui<sup>42</sup>。），[前字 44 调] 44 调>4 调（车票 te<sup>h</sup>ia<sup>44-4</sup> p<sup>h</sup>ieiu<sup>42</sup> | 花布 hua<sup>44-4</sup> pu<sup>42</sup> | 车站 te<sup>h</sup>ia<sup>44-4</sup> tsan<sup>242</sup> 等）。

<sup>4</sup> “世”单字音为 sie<sup>324</sup>。

<sup>5</sup> “堂”单字音 toŋ<sup>332</sup>~to<sup>332</sup> 以及一个词汇“拜堂”（pa<sup>42-44-4</sup><pai<sup>42</sup> toŋ<sup>332</sup>）的“堂”读为 toŋ<sup>332</sup>。

ma<sup>332-33-3</sup> tsa<sup>332</sup> | 牙屎<sub>牙垢</sub> ɲɔ<sup>332-33-3</sup> ei<sup>324</sup> | 松柏<sub>松树</sub> ts<sup>h</sup>ɔ<sup>332-33-3</sup> (<ts<sup>h</sup>ɔŋ<sup>332</sup>) pa<sup>254-5</sup> 等<sup>6</sup>

[前字上声]324 调>5 调

狗娘<sub>母狗</sub> ko<sup>324-55-5</sup> (<kou<sup>324</sup>) ŋgyoŋ<sup>332</sup> | 水库 ey<sup>324-55-5</sup> k<sup>h</sup>u<sup>324</sup> | 耳公<sub>耳朵</sub> ŋgi<sup>324-55-5</sup>  
k<sup>h</sup>uŋ<sup>21</sup> | 解毒 kai<sup>324-55-5</sup> tu<sup>2</sup> | 老蟹<sub>螃蟹</sub> lo<sup>324-55-5</sup> (<lou<sup>324</sup>) hai<sup>445</sup> | 旅社<sub>旅馆</sub>  
ly<sup>324-55-5</sup> sia<sup>242</sup> 等

上声字重叠词的第一个音节读 3 调：巷巷<sub>巷子</sub> hɔ<sup>324-3</sup> (<hɔŋ<sup>324</sup>) hɔŋ<sup>324</sup> |  
弄弄<sub>小巷</sub> lɔ<sup>324-3</sup> (<lɔŋ<sup>324</sup>) lɔŋ<sup>324</sup> | □□<sub>痔</sub> noŋ<sup>324-3</sup> ~no<sup>324-3</sup> noŋ<sup>324</sup> 等

[前字去声]21调>22调

饭蚊<sub>苍蝇</sub> p<sup>h</sup>ua<sup>21-22-2</sup> (<p<sup>h</sup>uaŋ<sup>21</sup>) muŋ<sup>332</sup> | 路平 lu<sup>21-22-2</sup> p<sup>h</sup>iaŋ<sup>332</sup> | 大水<sub>大雨</sub> t<sup>h</sup>ɔy<sup>21-22-2</sup>  
ey<sup>324</sup> | 自家<sub>自己</sub> tɛi<sup>21-22-2</sup> kɔ<sup>21</sup> | 第一 te<sup>21-22-2</sup> i<sup>2</sup> | 地道<sub>ti<sup>21-22-2</sup></sub> tɔ<sup>242</sup> 等

[前字入声字] 阴入<sub>54</sub>调>5调、阳入3调

阴入：结婚 kie<sup>2</sup> huŋ<sup>42</sup> | 木耳 mu<sup>2</sup> ŋgi<sup>324</sup> | 霍口<sub>地名</sub> k<sup>h</sup>u<sup>2</sup> k<sup>h</sup>au<sup>21</sup> | 汁汁<sub>汁、液体</sub>  
tse<sup>2</sup> tse<sup>2</sup> 等

阳入：□草<sub>茅草</sub> ne<sup>2</sup> (<nei<sup>2</sup>) ts<sup>h</sup>ou<sup>324</sup> | 吃饭<sub>吃晚饭</sub> ɛi<sup>2</sup> p<sup>h</sup>uaŋ<sup>21</sup> | 十七 ɛi<sup>2</sup> t<sup>h</sup>i<sup>2</sup> 等

第一个音节和第二个音节都是入声字时，第一个音节实际上读得比第二个音节稍短，同时第一个音节的喉塞音韵尾-ʔ实际上不明显。第二个音节字读 44 调的字时，前面的阴入字读为 4 调：铁钉<sub>钉子</sub> t<sup>h</sup>a<sup>2</sup> teŋ<sup>44</sup>。第一个音节上声字读为变调 35 调时不读短调，如：水大<sub>洪水</sub> ey<sup>324-35</sup> t<sup>h</sup>ɔy<sup>21</sup> | 胆细<sub>胆小</sub> tɔŋ<sup>324-35</sup> sai<sup>42</sup> | 板凳 paŋ<sup>324-35</sup> teŋ<sup>42</sup> | 远近  
ʔyoŋ<sup>324-35</sup> k<sup>h</sup>yoŋ<sup>42</sup> 等。

这些短调只在第一个音节上才有，发音合作人要用普通的速度念时才会出现，用很慢的速度念时则不出现。

## 2.2 罗源畚话短调的语音性质

汉语方言中带着喉塞音和其他塞音韵尾的入声字时长要比舒声字短一些，而罗源畚话带着短调的第一个音节，尽管原本是舒声字，但比起那些入声字充当的第二个音节还要短一些，如图 1 “大雪” [t<sup>h</sup>ɔ<sup>21-22-2</sup> (<t<sup>h</sup>ɔy<sup>21</sup>) sɔ<sup>2</sup>54-5] (本文语图是用Praat制作的，所有的语图能量域50dB-100dB)。“大”字的时长约为0.12秒，“雪”字的时长约为0.25秒，第一个音节“大”的时长短一半。能量(intensity)上也表现出第一个音节比第二个音节

<sup>6</sup> ts<sup>h</sup>ɔ<sup>332-33-3</sup> pa<sup>254-5</sup> 的第二个音节 pa<sup>254-5</sup> 的声母实际上接近于浊音 ba<sup>2</sup>。

<sup>7</sup> “耳朵”也叫做“耳” ŋgi<sup>32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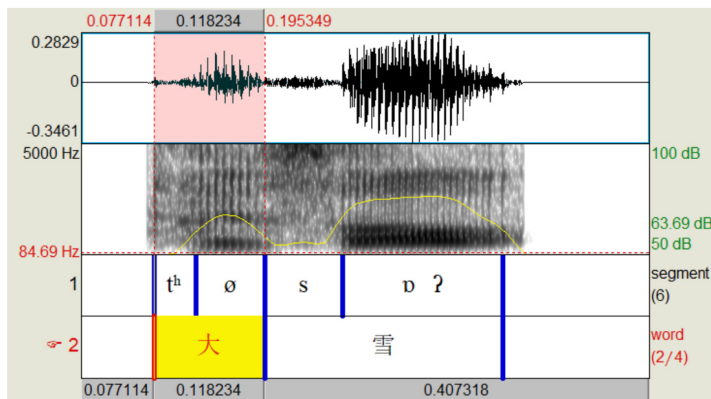


图1：“大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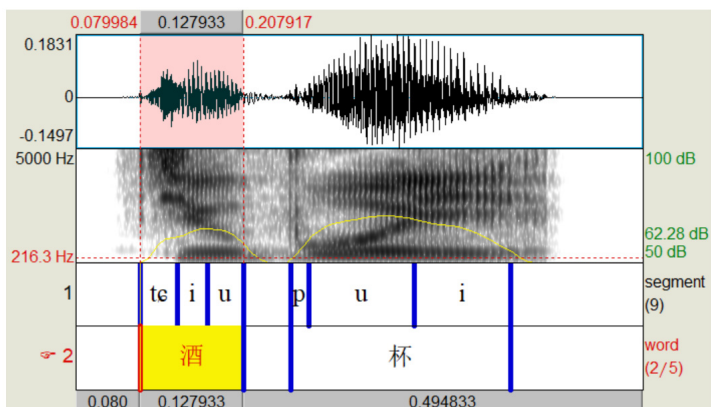


图2：“酒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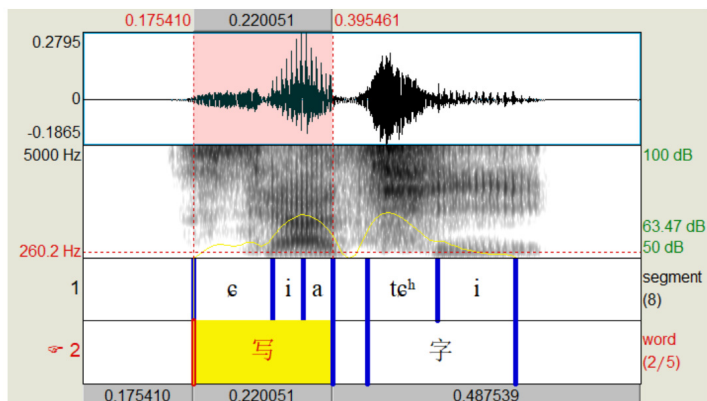


图3：“写字”

的小一些，第一个音节的能量约为67.8dB，第二个音节的能量约为76.0dB。

读两个音节的词语时，短调最常见的是上声字。有一些报告提到南方方言上声字带着紧喉音，笔者调查过的江西省铅山县天柱山畲话上声字也带着紧喉音，读得与喉塞音韵尾一样。但罗源畲话的第一个音节上声字不带喉塞音韵尾或丰顺畲话上声字那样的嘎裂声，<sup>8</sup>与其他调类的短调一样，只是其音节的时长很短，如图2“酒杯”[tɛiu<sup>324-55-5</sup> pui<sup>42</sup>]。第一个音节“酒”的时长约为0.128秒，能量约为64.9dB，第二个音节“杯”的时长约为0.272秒，能量为70.7dB，“酒”字的时长也很短，“杯”字的时长的二分之一多。第一个音节的能量和第二个音节的差异不大，只有6dB的差异。第一个音节和第二个音节之间的时间空隙约为0.058秒。

关于第一个音节的能量，有一些第一个音节上

<sup>8</sup> 丰顺畲话上声字带着强烈的嘎裂声（大岛广美 2011）。

声字的能量比第二个音节强一些。如图3“写字”[cia<sup>324-55-5</sup> t<sup>h</sup>i<sup>21</sup>]，第一个音节上声字“写”的时长约为0.22秒，能量约为69.07dB，而第二个音节去声字“字”的时长为0.27秒，能量为70.2dB，第一个音节和第二个音节的时长几乎一样，能量的差异也很少。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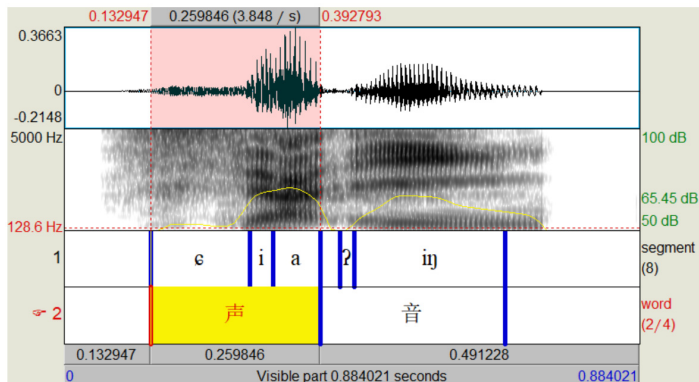


图4：“声音”

“声音”的“声”字的单字音为[ciaŋ<sup>42</sup>]，但用一般的速度读“声音”时，第一个音节读得短，其鼻音韵尾-ŋ往往消失，念[cia<sup>42-44-4</sup> ʔiŋ<sup>42</sup>]。这图的第一个音节“声”字的时长为0.28秒，“音”字为0.29秒，第一个音节的时长很短，但能量最强在第一个音节：

“声”为70.1dB；“音”为66.9dB。

罗源畚话的这种短调，由于时长很短，第一个音节的韵母也往往有变化：鼻音韵尾-ŋ 或者非主元音的高元音消失，如：搬寮 搬家 pa<sup>42-44-4</sup> (<paŋ<sup>42</sup>) laʊ<sup>21</sup> | 老狗 老头子 lo<sup>324-55-5</sup> (<lou<sup>324</sup>) kou<sup>324</sup> | 教书 ka<sup>42-44-4</sup> (<kaʊ<sup>42</sup>) ɕy<sup>42</sup> 等。图1的“大雪”的“大”字，作为单字音或者在复音节的词语里的一个字用慢的速度念时读[t<sup>h</sup>øy<sup>21</sup>]，但由于读得短，保留主元音[ø]音，容易消失非主元音的高元音[y]。罗源畚话的“饭箸 筷子”，用慢的速度念时读为[p<sup>h</sup>uaŋ<sup>21-22</sup> t<sup>h</sup>ɕy<sup>21</sup>]，但用普通的速度念时，第一个音节的鼻音韵尾-ŋ 不明显或往往消失，而且有时跟双唇音最接近结合的非主元音[u]的发音也不清晰，读如[p<sup>h</sup>ua<sup>21-22-2</sup> t<sup>h</sup>ɕy<sup>21</sup>]或者[p<sup>h</sup>a<sup>21-22-2</sup> t<sup>h</sup>ɕy<sup>21</sup>]。鼻音韵尾-ŋ 与非主元音相同，也不是韵母的核心，而且跟元音性质不同，发音时需要做出把舌根移到接触软腭的动作，在很短的时间发这样的音很容易消失。

另一方面，图2的第一个音节“酒”字的发音，虽然读短调，但是[teiu]的主元音是音节末元音[u]，没有[u]韵母的消失。发如[y]和[u]的高元音继续高元音的后面时比发如开口度大的低元音[a]不易消失。

虽然罗源畚话第一个音节的时长这么短，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短调叫做轻声。理由有两个：一个是语音上的问题——韵母不变央元音而为明显的韵母，如从图1到图4，加上保持能量，持续原来的调值；另一个是没有辨义作用。在第一个音节的短调的声调都读原来的调值音高，保留着能量读短而已。发短调时，虽然第一个音节韵尾往往消失，但是剩下的元音不变成央元音或模糊的元音，跟一些北方方言里的轻声的韵母变化的情况不一样。笔者调查过程中听到短调时，问过发音合作人“我不带短调的发

音是否对”，他们认为我的发音准确。他们有时把第一个音节读短调，有时读得不大短，没有读短调和不读短调的区别，好像是无意识地发短调，读短调还是不读短调，词语的意思也都相同。

罗源畲话中，有一些词语受了当地霍口闽东话以及普通话的影响，这些词的第一个音节也都读短调。比如，寄批<sub>寄信</sub> ki<sup>42-44-4</sup> p<sup>h</sup>ai<sup>42</sup> | 簿簿<sub>本子</sub> po<sup>242-2</sup> po<sup>242</sup>（福州闽东话 puo<sup>242-21</sup> puo<sup>242</sup>，罗源闽东话“练习簿”叫 puoŋ<sup>31</sup> puoŋ<sup>212</sup>）| 水稻 tey<sup>324-55-5</sup> tɔ<sup>242</sup> 9 | 介绍 ka<sup>42-44-4</sup> ~ kai<sup>42-44-4</sup> tiu<sup>242</sup> | 自然 tey<sup>21-2</sup> ʔyoŋ<sup>332</sup> | 共同 ko<sup>242-2</sup> (<køŋ<sup>242</sup>) tun<sup>332</sup> | 车站 te<sup>h</sup>ia<sup>44-4</sup> tsaŋ<sup>242</sup> 等。“批<sub>信</sub>”[p<sup>h</sup>ai<sup>42</sup>]是闽东话，“簿”字的声调 242 调是当地闽东话的去声调，无论韵母和声调是畲话还是闽东话，或者是普通话的借词，第一个音节都读短调。

那么，罗源畲话的短调是否由于当地闽东话的影响呢？笔者在霍口镇调查时，请两位中年男性汉族用霍口闽东话说几句简单句子，他们的发音中连一个词也没有出现短调。笔者还调查了两位在福州市区长大的男性汉族，他们说的福州话也没有短调。另一方面，笔者请两位罗源畲话的发音合作人及其他几位霍口畲族人用霍口闽东话说一些基本词语，他们的发音中，不管第一个音节声调和韵母如何，也是大部分词的第一个音节都读短调。因此可以推论：这短调只有畲族人的口头里才会出现，读短调是畲族人的语音特征，而不是受当地汉语方言的影响而产生的。

### 三、出现短调的条件

#### 3.1 罗源畲话的短调

如上述，罗源畲话二字组的短调大都出现在第一个音节，与中古音音韵系统无关。前缀词“阿”和“老”，无论第二个音节有什么调类，前缀词一定读为短调，没有例外，如：阿哥<sub>哥哥</sub> ʔa<sup>4</sup> (<ʔa<sup>44-4</sup>) ko<sup>44</sup> | 阿姑<sub>姑妈</sub> ʔa<sup>4</sup> ku<sup>21</sup> | 老蟹<sub>螃蟹</sub> lo<sup>324-55-5</sup> (<lou<sup>324</sup>) hai<sup>445</sup> | 老鸦<sub>乌鸦</sub> lo<sup>324-55-5</sup> (<lou<sup>324</sup>) ʔɔ<sup>42</sup> 等。

罗源畲话里不是所有的词都出现短调。短调并不单独出现，还有不出现短调的二字组词。从词汇的结构来看，主谓短语以及数量短语的第一个音节一般不读短调，如：山高 saŋ<sup>42-44</sup> kou<sup>42</sup> | 牙痛 ŋɔ<sup>332-33</sup> tun<sup>42</sup> | 胆细<sub>胆小</sub> tɔŋ<sup>324-35</sup> sai<sup>42</sup> | 天冷 t<sup>h</sup>aŋ<sup>42-44</sup> laŋ<sup>42</sup> | 钱多 ts<sup>h</sup>aŋ<sup>21-22</sup> tɔ<sup>44</sup> | 味淡 i<sup>21-22</sup> t<sup>h</sup>oŋ<sup>21</sup> | 耳聋 ŋgi<sup>324-35</sup> luŋ<sup>42</sup> | 五月 ŋ<sup>324-35</sup> ŋgyo<sup>ʔ<sup>3</sup></sup> 10 | 三工<sub>三天</sub> soŋ<sup>42</sup>

<sup>9</sup> 发音合作人说“水稻”是从霍口闽东话引过来的词汇，现在很少说“禾<sub>水稻</sub>”uo<sup>332</sup>。但“稻田”可以叫做“禾田”uo<sup>332-445</sup> t<sup>h</sup>aŋ<sup>332</sup>（“禾”单独读为uo<sup>332</sup>，如“割禾<sub>割水稻</sub>”kɔ<sup>ʔ<sup>54-5</sup></sup>uo<sup>332</sup>，但“禾田<sub>稻田</sub>”的“禾”的声调读为445调）也可以叫做霍口闽东话的借词“水稻田”tey<sup>324-55-5</sup> tɔ<sup>242</sup> t<sup>h</sup>aŋ<sup>332</sup>，现在罗源霍口畲族常用的是后者。

<sup>10</sup> “五月节<sub>端午</sub>”叫做ŋ<sup>324-55</sup> ŋgyo<sup>ʔ<sup>3</sup></sup> tsa<sup>ʔ<sup>5</sup></sup>，“五”字读为55调，“五角<sub>五毛</sub>”、“五斤”的“五”

kuŋ<sup>42</sup>|三碗 sɔŋ<sup>42</sup> ʔuoŋ<sup>324</sup> 等。这些短语的第一个音节均不读短调。主谓短语与偏正短语不同，主语和谓语之间的连接有意义上的稍微空隙，数量短语里的第一个音节数字比第二个音节的意义更为重要，如果音节数字读为短调，会使得整个数量的意思变得模糊。“三工<sub>三天</sub>”和“三碗”的第一个音节“三”字一般都读阴平的原调，很少读阴平变调 44 调，原因即在此。

大部分动宾短语的第一个音节都读短调，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动宾短语的第一个音节不读短调，如：唱歌 ts<sup>h</sup>oŋ<sup>42-44</sup> kɔ<sup>21</sup>|拜年 pai<sup>42-44</sup> naŋ<sup>332</sup>|成功 siŋ<sup>332-33</sup> kuŋ<sup>42</sup>。有一部分偏正短语以及并列短语的第一个音节也不读短调，比如：咸菜 haŋ<sup>332-33</sup> ts<sup>h</sup>oŋ<sup>42</sup>|年画 naŋ<sup>332-33</sup> ua<sup>21</sup>|风车 huŋ<sup>42-44</sup> te<sup>h</sup>ia<sup>44</sup>|山边 saŋ<sup>42-44</sup> pieŋ<sup>44</sup>|今年 kiŋ<sup>42-44</sup> naŋ<sup>332</sup>|床单 ts<sup>h</sup>oŋ<sup>332-33</sup> taŋ<sup>44</sup>|粉笔 huŋ<sup>324-55</sup> pi<sup>ʔ</sup><sup>54-5</sup>|板凳 paŋ<sup>324-35</sup> teŋ<sup>42</sup>|冷清 laŋ<sup>42-44</sup> te<sup>h</sup>iŋ<sup>42</sup>|经理 kiŋ<sup>42-44</sup> li<sup>21</sup>|气体 k<sup>h</sup>i<sup>42-44</sup> t<sup>h</sup>e<sup>21</sup>|传达 tyoŋ<sup>332-33</sup> ta<sup>ʔ</sup><sup>3</sup>|男女 naŋ<sup>33</sup> ny<sup>21</sup>|远近?yoŋ<sup>324-35</sup> k<sup>h</sup>yoŋ<sup>42</sup> 等。究竟哪个偏正短语的第一个音节读短调，目前尚难以寻找其规则，但大部分偏正短语以及并列短语第一个音节都读短调。

重叠词在福建省闽东话地区常见的。罗源畲话也有丰富的重叠词，第一个音节都一定读短调，如：盖盖<sub>瓶盖儿</sub> ku<sup>42-44-4</sup> (<kui<sup>42</sup>>) kui<sup>42</sup>|箱箱<sub>箱子</sub> syo<sup>44-4</sup> (<syoŋ<sup>44</sup>>) syoŋ<sup>44</sup>|池池<sub>池塘</sub> tie<sup>332-3</sup> tie<sup>332</sup>|弄弄<sub>小巷</sub> lɔ<sup>324-3</sup> (<lɔŋ<sup>324</sup>>) lɔŋ<sup>324</sup>|罐罐<sub>罐子</sub> kua<sup>55-5</sup> (<kuaŋ<sup>55</sup>>) kuaŋ<sup>55</sup>|瓶瓶<sub>瓶子</sub> pi<sup>445-4</sup> pi<sup>445</sup>|□□<sub>哨子</sub> pi<sup>44-4</sup> pi<sup>44</sup>|镊镊<sub>镊子</sub> nieŋ<sup>24-2</sup> (<nie<sup>ʔ</sup><sup>24</sup>>) nie<sup>ʔ</sup><sup>24</sup> 等。<sup>11</sup>

### 3.2 各地畲话的短调

其他地区的畲话中，也有与罗源畲话一样的第一个音节读短调的特征，但是出现短调的词汇数量则不相同。据笔者调查，闽东地区的畲话以及浙江南部的畲话很多出现短调，而江西省以及广东省畲话也有短调，但出现的字数比闽东地区和浙江南部的畲话少一些。

笔者 2000 年曾调查的江西省铅山县太源畲族乡畲话（以下略称“铅山畲话”），也有一些词汇第一个音节字读得很短，短调在舒声字上出现，其调值由调头决定。比如（关于有音无字的词汇按照原来的发音或参考其他方言的声调归纳各调类）：<sup>12</sup>掏钱

也都读 55 调，但都不读短调。

<sup>11</sup> 三字组和四字组词汇的重叠部分也出现短调，短调都不出现最末一个音节上。如：瓶瓶盖<sub>瓶盖</sub> pi<sup>445-4</sup> piŋ<sup>445</sup> kui<sup>42</sup>|走□□<sub>捉迷藏</sub> tsou<sup>324-55-5</sup> k<sup>h</sup>u<sup>44-4</sup> k<sup>h</sup>u<sup>44</sup>（发音合作人把“走□□<sub>捉迷藏</sub>” tsou<sup>324-55-5</sup> k<sup>h</sup>u<sup>44-4</sup> k<sup>h</sup>u<sup>44</sup> 的“k<sup>h</sup>u<sup>44-4</sup> k<sup>h</sup>u<sup>44</sup>”慢慢念时说 k<sup>h</sup>u<sup>44</sup> k<sup>h</sup>u<sup>44</sup>，第一个音节读为 44 调）|□□□□<sub>舞</sub> mba<sup>332-3</sup> ti<sup>332-3</sup> ko<sup>324-3</sup> ko<sup>324</sup> 等。

<sup>12</sup> 笔者调查的铅山畲话的调值是：阴平 44 调、阳平 213 调、上声 325 调、去声 31 调、阴入 4 调、阳入 2 调。还有 21 调。

付钱 t<sup>h</sup>au<sup>44-4</sup> ts<sup>h</sup>an<sup>21</sup> | 西坑<sub>地名</sub> sa<sup>44-4</sup> (< sai<sup>44</sup>) haŋ<sup>44</sup> | 糞米<sub>籼米</sub> pə<sup>44-4</sup> (< puən<sup>44</sup>) mai<sup>325</sup> | 筲箕 eia<sup>44-4</sup> tei<sup>44</sup> | 拿药<sub>抓药</sub> na<sup>44-4</sup> (< nan<sup>44</sup>) iəʔ<sup>2</sup> | 妇娘<sub>妻子</sub> pu<sup>44-4</sup> niəŋ<sup>213</sup> | 舅妈 k<sup>h</sup>ə<sup>44-4</sup> (< k<sup>h</sup>əu<sup>44</sup>) ma<sup>44</sup> | 有毒 hə<sup>44-4</sup> t<sup>h</sup>u<sup>2</sup> | 姑丈<sub>姑父</sub> ku<sup>44-4</sup> t<sup>h</sup>əŋ<sup>21</sup> | 细叔<sub>小叔子</sub> sa<sup>44-4</sup> ~ sai<sup>44-4</sup> eiu<sup>2</sup> | 笑话 sau<sup>44-4</sup> fa<sup>31</sup> 13 | 口口<sub>铉</sub> te<sup>h</sup>ie<sup>44-4</sup> te<sup>h</sup>ie<sup>325</sup> 14 | 茄子 te<sup>h</sup>iə<sup>213-23-2</sup> tsəi<sup>325</sup> | 枇杷 p<sup>h</sup>i<sup>213-23-2</sup> p<sup>h</sup>a<sup>22</sup> | 草帽 ts<sup>h</sup>au<sup>325-55-5</sup> mau<sup>31</sup> | 底下<sub>下面</sub> ta<sup>325-55-5</sup> (< tai<sup>325-55</sup>) ha<sup>325</sup> | 洗碗 sai<sup>325-55-5</sup> ~ sa<sup>325-55-5</sup> uən<sup>325</sup> | 可怜 k<sup>h</sup>ə<sup>325-55-5</sup> lien<sup>325</sup> | 好看<sub>好看</sub> ha<sup>325-55-5</sup> t<sup>h</sup>ai<sup>325</sup> | 姊丈<sub>姐夫</sub> tei<sup>325-55-5</sup> t<sup>h</sup>əŋ<sup>21</sup> | 屎背<sub>后面</sub> sɿ<sup>325-55-5</sup> pəi<sup>44</sup> | 喜欢 ei<sup>325-55-5</sup> fan<sup>325</sup> | 手镯<sub>手环</sub> ʃəu<sup>325-55-5</sup> t<sup>h</sup>əʔ<sup>2</sup> | 锁匙<sub>钥匙</sub> sɿ<sup>325-55-5</sup> sɿ<sup>213</sup> | 口椒<sub>辣椒</sub> ka<sup>325-55-5</sup> (< kan<sup>325-55</sup>) teiau<sup>44</sup> | 眼屎<sub>眼眵</sub> nia<sup>325-55-5</sup> (< nian<sup>325-55</sup>) sɿ<sup>325</sup> | 老蟹<sub>螃蟹</sub> la<sup>325-55-5</sup> (< lau<sup>325-55</sup>) hai<sup>213</sup> | 口秧<sub>秧秧</sub> ma<sup>325-55-5</sup> (< man<sup>325-55</sup>) iəŋ<sup>44</sup> | 饭蚊<sub>苍蝇</sub> p<sup>h</sup>a<sup>31-3</sup> (< p<sup>h</sup>an<sup>31</sup>) mən<sup>21</sup> | 鼻公<sub>鼻子</sub> p<sup>h</sup>i<sup>31-3</sup> kəŋ<sup>44</sup> | 自家<sub>自己</sub> ts<sup>h</sup>ŋ<sup>31-3</sup> ka<sup>21</sup> | 太母<sub>伯母</sub> t<sup>h</sup>a<sup>31-3</sup> (< t<sup>h</sup>ai<sup>31</sup>) me<sup>44</sup> | 芋卵<sub>芋头</sub> fu<sup>21-22-2</sup> lan<sup>325</sup> | 口口<sub>蜘蛛</sub> lə<sup>21-22-2</sup> te<sup>h</sup>iə<sup>21</sup> 等。

铅山畲话出现短调的字之中，上声字最多。上声字有两种变调：35 调和 55 调，读为 55 调的字有的读为短调，有的不读短调，但读为 35 调的字都不读短调。读为 35 调的词组为主谓短语、数量短语，都不读短调，如：腿长 t<sup>h</sup>ui<sup>325-35</sup> t<sup>h</sup>əŋ<sup>213</sup> | 手巧 ʃəu<sup>325-35</sup> te<sup>h</sup>iau<sup>325</sup> | 胆小 tan<sup>325-35</sup> eiau<sup>325</sup> | 九年 teiu<sup>325-35</sup> nan<sup>213</sup> 等。一部分偏正短语和并列短语的第一个音节上声字都出现在 35 调和 55 调，而不读短调，如：火力 hu<sup>325-35</sup> li<sup>2</sup> | 耳<sub>耳</sub>朵 ni<sup>325-35</sup> k<sup>h</sup>uən<sup>21</sup> | 酒杯 teiu<sup>325-55</sup> pəi<sup>44</sup> | 狗<sub>肉</sub>口 kau<sup>325-55</sup> pi<sup>325</sup> | 粉笔 fən<sup>325-55</sup> pi<sup>2</sup> | 检讨 teien<sup>325-55</sup> t<sup>h</sup>au<sup>325</sup> | 海洋 həi<sup>325-55</sup> iəŋ<sup>213</sup> 等。一部分动宾短语第一个音节上声字也不读短调，如：洗衫<sub>洗衣服</sub> sai<sup>325-55</sup> san<sup>44</sup> | 打铁 taŋ<sup>325-55</sup> t<sup>h</sup>ai<sup>2</sup> | 解毒 kai<sup>325-55</sup> t<sup>h</sup>u<sup>2</sup> | 打猎 taŋ<sup>325-55</sup> lie<sup>2</sup> 等。从上述读短调的词汇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铅山畲话读短调的字，音节韵母也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字的韵母部分消失的发音都是非主元音的高元音[i]和[u]以及舌尖塞音韵尾-n。铅山畲话上声字读 35 调的字不读短调，主谓短语和数量短语读为 35 调，由于短调其字的韵母有变化的情况，容易消失非主元音的高元音和短调的调值的特点，都与罗源畲话的短调出现的现象很一致。

其他地区的畲话，也与罗源畲话和铅山畲话一样，都出现短调。在其他地区畲话资料的语音变化中，也能看到跟罗源畲话相似的特征，即读为喉塞音韵尾-ʔ（笔者调查的都是短调）。如（“/”后面的发音表示没有短调。\*没有资料名是笔者调查的）：

“饭蚊<sub>苍蝇</sub>”

福建福州日溪“白蚊” p<sup>h</sup>a<sup>2</sup> muŋ<sup>22</sup> (游文良 2004:342)、江西贵溪“白蚊” p<sup>h</sup>a<sup>2</sup> mum<sup>21</sup> (刘纶鑫、余颂辉 2008:93)、广东潮安 p<sup>h</sup>a<sup>53-5</sup> (< p<sup>h</sup>an<sup>53</sup>)

13 “笑”一个字也发音合作人有时念短调。

14 铅山永平赣语 te<sup>h</sup>ia<sup>33</sup> 阴平 teia<sup>0</sup> 轻声（胡松柏、林芝雅 2008）。

mun<sup>53</sup>/福建顺昌 p<sup>h</sup>uan<sup>21</sup> mun<sup>22</sup>(游文良 1998:624)、宁德蕉城 p<sup>h</sup>uan<sup>21</sup> mun<sup>22</sup>(游文良 2009:273)

“中间”

福建华安“□央”tɔʔ<sup>5</sup> ɔŋ<sup>44</sup>(游文良 2002:352)、广东潮安“当央”tɔ<sup>3</sup> ŋɔŋ<sup>33</sup>~ tɔŋ<sup>33</sup> ɔŋ<sup>33</sup>、<sup>15</sup> 浙江苍南“当央”tɔ<sup>4</sup>(<tɔŋ<sup>44</sup>) ʔɔŋ<sup>44</sup>/浙江苍南“中央”tɔŋ<sup>44</sup> ɔŋ<sup>44</sup>(游文良 2002:352)、福鼎“中央”tuŋ<sup>44</sup> ɔŋ<sup>44</sup>(游文良 2002:352)

“脖子”

福建罗源“□栋”kaʔ<sup>5</sup> tuŋ<sup>44</sup> <sup>16</sup> /福安“颈栋”kian<sup>44</sup> tuŋ<sup>44</sup>、福鼎“颈栋”kian<sup>44</sup> tuŋ<sup>44</sup>(都根据游文良 2002:324)

“小孩”

浙江丽水“□仔□”saʔ<sup>2</sup> tsoi<sup>55</sup> lin<sup>55</sup>(游文良 2002:308)、苍南“细□”sa<sup>4</sup>(<sai<sup>44</sup>) lin<sup>55</sup>、江西资溪“细子□<sub>小孩子</sub>”sa<sup>3</sup>(<sai<sup>332-33</sup>) tsoi<sup>325-55</sup> lin<sup>55</sup>/江西武宁“细子□”sai<sup>44</sup> tsi<sup>55</sup> lin<sup>66</sup>、广东潮安“细子”sai<sup>33</sup> tsoi<sup>213</sup>、福建连江小沧“细□”sai<sup>44</sup> liŋ<sup>44</sup>(游文良 2004:350)

“□□水<sub>唾液</sub>”

江西吉安 p<sup>h</sup>ʌ<sup>44-4</sup>(<p<sup>h</sup>ʌi<sup>44</sup>? 单字音未明) laŋ<sup>33</sup> fuei<sup>325</sup>、武宁 p<sup>h</sup>ʌ<sup>44-4</sup>(<p<sup>h</sup>ʌi<sup>44</sup>) lai<sup>55</sup> ɛy<sup>325</sup>/浙江丽水 p<sup>h</sup>ʌi<sup>42</sup> lai<sup>42</sup> ɛy<sup>35</sup>(游文良 1999: 370)

“□□<sub>蜘蛛</sub>”

福建三明 laʔ<sup>2</sup> k<sup>h</sup>io<sup>22</sup>(游文良 2002:273)、江西贵溪 laʔ<sup>2</sup> tɕ<sup>h</sup>io<sup>22</sup>(游文良 2002:273)、广东丰顺 lɔ<sup>21-22-2</sup> k<sup>h</sup>io<sup>21</sup>/福建福安 lau<sup>44</sup> k<sup>h</sup>yɔ<sup>21</sup>(游文良 2009:273)、江西武宁 lau<sup>44</sup> k<sup>h</sup>io<sup>31</sup>、吉安 lʌ<sup>323</sup> tɕ<sup>h</sup>io<sup>323</sup>

“□梨<sub>梨子</sub>”

浙江龙游 kuʔ<sup>5</sup> li<sup>35</sup>(游文良 2002:265)/浙江景宁 ku<sup>55</sup> lui<sup>35</sup>(游文良 2002:265)、江西武宁 ku<sup>325-35</sup> li<sup>33</sup>

“老蟹<sub>螃蟹</sub>”

江西武宁 lau<sup>325-55-5</sup> hai<sup>325</sup>、吉安 lʌ<sup>5</sup>(<lau<sup>325</sup>) k<sup>h</sup>ʌi<sup>325</sup>、苍南 lɔ<sup>5</sup>(<lɔu<sup>214-55</sup>) hai<sup>214/55</sup> <sup>17</sup>/福建三明 lɔu<sup>55</sup> hai<sup>35</sup>(游文良 2002:275)、浙江丽水 lau<sup>55</sup> hai<sup>35</sup>(游文良 2002:275)

“□虱<sub>臭虫</sub>”

<sup>15</sup> 发音合作人慢念时读为 tɔŋ<sup>33</sup> ɔŋ<sup>33</sup>，用一般的速度念时读为 tɔ<sup>33-3</sup> ŋɔŋ<sup>33</sup>。罗源畲话读“中央”tɔ<sup>42-44-4</sup> ʔɔŋ<sup>44</sup>。

<sup>16</sup> 游文良(2002)与游文良(2004)里都没有说明他报告的罗源畲话是在哪个村使用的畲话。

<sup>17</sup> 苍南畲话的“老蟹<sub>螃蟹</sub>”的“蟹”字有时读为 55 调，有时读为 214 调。

福建福安 mu<sup>2</sup> set<sup>5</sup>、华安 mo<sup>2</sup> set<sup>5</sup>（都根据游文良 2002:273）/福建三明  
mui<sup>22</sup> sie<sup>5</sup>、浙江龙游 mui<sup>21</sup> eie<sup>5</sup>

“下面”

浙江丽水“□□” k<sup>h</sup>ɔ<sup>5</sup> tai<sup>35</sup> (游文良 2002:351)<sup>18</sup> /浙江苍南“□下” k<sup>h</sup>ɔ<sup>44</sup>  
ho<sup>21</sup> (游文良 2002:351)

“□蜚<sub>螳螂</sub>”

福建寿宁 k<sup>h</sup>ɔ<sup>5</sup> ts<sup>h</sup>ɔ<sup>5</sup> (游文良 2009:276)、浙江苍南 ku<sup>3</sup> (<ku<sup>31-33</sup> ? 单字音未  
明) ts<sup>h</sup>ɔ<sup>3</sup> /福建华安“□□” ko<sup>44</sup> ts<sup>h</sup>at<sup>5</sup> (游文良 2002: 274)、罗源“□□”  
ko<sup>44</sup> ts<sup>h</sup>ɔ<sup>5</sup> (游文良 2002:274)、<sup>19</sup> 广东潮安 kou<sup>53</sup> ts<sup>h</sup>at<sup>5</sup>

除了笔者调查所得的资料，在其他资料的例词上，也散见短调或由于短调出现的  
喉塞音韵尾-ʔ。

这些词汇除了前缀词汇（“老蟹<sub>螃蟹</sub>”）以外，在偏正短语（如“饭蚊<sub>苍蝇</sub>”和“细子  
/细子□<sub>小孩</sub>”）和并列短语（如“中央”）的第一个音节上也出现短调或喉塞音韵尾，  
与罗源畲话以及铅山畲话一样。有一些畲话一个音节短调的音节上出现喉塞音韵尾-  
ʔ，而不出现双唇塞音韵尾-p 或舌尖前塞音韵尾-t，这个表示与短调有关系。第一个音  
节读得很短而其时长和调音方式接近于喉塞音韵尾，后来读短调的字，韵尾变化-ʔ了。  
因此读短调的音节的韵尾都是喉塞音韵尾，这些入声调与中古音入声字无关，而与  
原来读为舌根塞音韵尾-k 的发音变成喉塞音韵尾的发音过程也无关。吴中杰（2004）调  
查的福建省连江县小沧畲话第一个音节有塞音韵尾-t，他说：“小沧有着闽东以外各地  
畲话所阙如的连读变韵模式，例如：“细仔<sub>小孩</sub>” sai<sup>21</sup>+tsoi<sup>35</sup>→sat<sup>2</sup> tsoi<sup>35</sup>，“番藤<sub>番薯藤</sub>”  
huan<sup>44</sup>+t<sup>h</sup>en<sup>22</sup>→huat<sup>4</sup> t<sup>h</sup>en<sup>22</sup>。亦即由于预期同化的作用（anticipatory assimilation），后一  
音节以子音起首时，前一音节的韵尾（-ŋ/-i/-u）脱落或改变部位（-ʔ），成为和下一音  
节起始相对应的同部位塞音-p/-t/-k，整个音节也因为新生的塞音韵尾而短促化。福州  
话的喉塞入声字后面接含子音的音节时，这个喉塞尾也会变成和下一音节起始相对应  
的同部位塞音-p/-t/-k，如“袜带” ua<sup>28</sup>+tai<sup>7</sup>>uat<sup>8</sup> tai<sup>7</sup>（黄典诚 1998: 52）”（吴中杰 2004：  
14）。<sup>20</sup> 关于他说的“后一音节以子音起首时，前一音节的韵尾（-ŋ/-i/-u）脱落或改  
变部位（-ʔ），成为和下一音节起始相对应的同部位塞音-p/-t/-k，整个音节也因为新生

<sup>18</sup> 原文丽水畲话的“□□<sub>下面</sub>”的第二个音节的字，笔者估计是“底”字。

<sup>19</sup> 游文良（2002）的华安和罗源畲话“□□”的第二个音节的字，笔者估计是“蜚”字。笔  
者调查的罗源畲话 ko<sup>3</sup> (<ko<sup>21-33</sup> ? 单字音未明) ts<sup>h</sup>ɔ<sup>3</sup>。

<sup>20</sup> 吴中杰（2004）提到的福州话词汇“袜带”的文献根据梁玉璋《第一章 闽东方言》（在黄  
典诚等编《福建省志 方言志》，方志出版社，1998）的。原文把这“袜子”的发音后面表  
示其调值：ua<sup>25</sup>+tai<sup>213</sup>>uat<sup>21</sup> tai<sup>213</sup>。

的塞音韵尾而短促化。”，笔者还是认为，连江畲话的塞音韵尾也与短调有关系。由于第一个音节读得很短，出现喉塞音韵尾-ʔ似的发音，发生“细仔”的“细”和“蕃藤”的“藤”字韵母最后的非主元[i]或韵尾-ŋ消失，然后由于与第二个音节的声母的连音，第一个音节才出现了塞音韵尾-t了。

我们讨论了罗源畲话的短调特征以及其他畲话的短调，从罗源畲话在主谓短语的第一个音节很少读短，而动宾短语的第一个音节大都读短调以及前缀一定读短调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短调跟重音有关系。除了畲话以外，第二个音节读得重或第一个音节读得不重的特征在一些汉语南方方言也有，如：广东省大埔县桃源客家方言除一部分组合以外，<sup>21</sup> 第一个音节都读轻声，它同词义、语法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李富才 1959：377-378）。浙江省永康县城关吴语双音节词语一般是重音落在第二音节上，如“葡萄” bu<sup>22-11</sup> dau<sup>22-422</sup>、“萝卜” lau<sup>22-33</sup> bo<sup>24</sup>、“玻璃” puə<sup>44</sup> li<sup>22-422</sup>（袁家骅等 1960：85）。<sup>22</sup> 苏州吴语将“葡萄”的第一个音节字读为入声调：bɿʔ<sup>23</sup> dæ<sup>24-21</sup>（北京大学 1995：111）。广东省封开县开建粤语的双音节词汇中的前一个音节音长要比后一音节短，前音节中的元音在一些很常用的词语中会发生弱化和脱落现象，如：“花生”的“花 f(v)<sup>44-32</sup> (<fa<sup>44-32</sup>)”，“舅翁”的“舅 tʃɔ<sup>242-21</sup> (<tʃeu<sup>242-21</sup>)”等（侯兴泉 2011：139-140）。还有一些汉语方言里有与畲话的短调语音性质的类似的情况，比如湖北石门西南官话的前字轻声听感上短而不轻（易亚新 2007：110），湖南资兴赣语的两字组前字轻声都是原调的轻声（李志藩 1987：24），在江西萍乡城关赣语的非重音的调值完全取决于其本调（魏钢强 1990：28）。上述提到的前缀“阿”字，今读为入声调在吴语常见的，如：无锡城内ʔaʔ<sup>4</sup>、宝山罗店ʔaʔ<sup>5</sup>、黄岩城内ʔeʔ<sup>3</sup>等（引钱乃荣 1992：884的“阿姐<sub>姐姐</sub>”的“阿”字音），广东大埔桃源客家话的“阿”字也读轻声（如“阿伯”、“阿哥”等。李富才 1959：379）。<sup>23</sup> 这些方言的“轻声”以及喉塞音韵尾-ʔ都是，与畲话一样，还是由于重音过来的。笔者认为畲话双音节的词汇的第二个音节上有重音，由于第一个音节不读重的明显而读得短，然后发生了韵母的变化，由于读短读得很明显，第一个音节变成带喉塞音韵尾-ʔ的入声化了（黑圈表示重音）：○●→○[短调]●→○ʔ[喉塞音韵尾]●。

<sup>21</sup> 词汇组合是第一个音节为阳入，第二个音节为阴平/上声/去声/阴入（如“十三”、“墨水”、“食饭”、“蜡烛”）时，第一个音节不读轻声。

<sup>22</sup> 袁家骅等（2001：83）上“玻璃”的发音标记为“玻璃” pu<sup>544</sup> li<sup>22-422</sup>，第一个音节为短元音。

<sup>23</sup> 笔者调查过的马来西亚东部的 Labuan 岛客家话也如此。



#### 四、结语

以前 Norman (1988)、游文良 (1998、2002 等) 报告过有关罗源畲话的音韵, 还有吴中杰 (2004)、刘纶鑫、余颂辉 (2008) 等报告过其他地区的畲话, 但他们都没有提到笔者观察到的短调。畲族定居地区散布在江西、福建、浙江、广东等省, 但各地畲话有共同的短调的特点, 因此笔者认为畲话短调的重音形式是畲话原来的语音特征之一。除了畲话和汉族南方方言, 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的民族语言也有类似的重音, 比如云南元江红河傣话在复音词 (多音节单纯词) 中, 非中心语素往往读轻声, 如: 鞋 *kha* (<*kha*<sup>213</sup>) *tin*<sup>22</sup> | 耳朵 *kə tshu*<sup>22</sup> | 桌子 *kə phun*<sup>22</sup> (周耀文、罗美珍 2001: 47)。<sup>24</sup> 藏缅语族的一个支系克伦语的波克伦话 (Pwo Karen) 的轻声不出现在末一个音节上, 如 (在音节上出现轻声的元音只有 /ɿ/) : 衬衫 /pʃlɔuʔ/ | 一点、稍微 /kʃshɛiʔ/ | 推测 /thʃjāʔ/ | 你的书 /nʃ-lɛiʔʔɔuʔ/ (第二人称代词前置形+“书”) 等 (加藤昌彦 1995: 564), 傣语和其他南方语言的二字组词汇的重音有第一个音节读得弱或短而第二个音节读得重或长的倾向。因此畲话短调和入声化有可能是与原来的南方语言有重音关系, 保留着南方语言的 SVO 形式的古重音形式。

附记: 本文是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若手研究项目“中国ショー話の記述的研究” (项目编号:18K12372) 的成果。

####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 1995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 语文出版社 (这篇略写“北京大学 1995”)
- 侯兴泉 2011 勾漏片粤语的两字连读变调 《方言》第 2 期 132-141 页
- 胡松柏、林芝雅 2008 《铅山方言研究》 文化美术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加藤昌彦 1995 ポー・カレン語諸方言の音韻体系 ——西部方言 1 種と東部方言 2 種——[日文. 波克伦语诸方言音系—— 一种西部方言和两种东部方言 ——]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20 卷 3 号 547-598 页
- 李富才 1959 广东桃源话的特殊变调规律 《中国语文》第 8 期 377-379 页

<sup>24</sup> 周、罗文里没有说明“*kə*”是什么意思, 在词汇表里“耳朵”写作 *tshu*<sup>22</sup> (第 217 页), “桌子”写作 *phun*<sup>22</sup> (第 237 页), 都没有“*kə*”。在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使用的一种傣语方言的傣雅语 *ka*<sup>11</sup> 是一种前缀, 有时说作 *ka*<sup>33</sup>, 常说作轻声·*ka*, 如: 蛤蟆·*ka*<sup>33</sup> *pa:t*<sup>44</sup> | 多少·*ka*<sup>11</sup> *lau*<sup>33</sup> (邢公畹 1989: 276), 因此笔者估计云南元江红河傣话“*kə*”是前缀。

- 李志藩 1996 《资兴方言》 海南出版社
- 刘纶鑫、余颂辉 2008 《贵溪樟坪畲话研究》 文化美术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大岛广美 2011 丰顺县凤坪村畲话的上声调嘎裂声 《文化遗产》 第3期 132-137 页
- 2016 《畲话音韵研究》 中山大学博士论文
- 钱乃荣 1992 《当代吴语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 魏钢强 1990 《萍乡方言志》 语文出版社
- 吴中杰 2004 《畲族语言研究》 国立清华大学博士论文
- 邢公畹 1989 《红河上游傣雅语》 语文出版社
- 易亚新 2007 湖南石门方言的轻声与变调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2卷 第4期 109-112 页
- 游文良 1998 附:福建畲语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 600-658 页
- 1999 第一编第十章 浙江畲语 浙江省少数民族志编纂委员会编 《浙江省少数民族志》 方志出版社 353-399 页
- 2002 《畲族语言》 福建人民出版社
- 2004 第九章 语言篇 张天禄编 福州是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福州市畲族志》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319-403 页
- 2009 《闽东畲族文化全书 语言卷》 民族出版社
- 袁家骅等 1960 《汉语方言概要》 文字改革出版社
- 2001 《汉语方言概要》 第二版 语文出版社
- 周耀文、罗美珍 2001 《傣语方言研究》 民族出版社
- Norman, J. 1988. The She Dialect of Luoyuan County.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9-2. 353-367

### The Short Tones of the She Dialects

Hiromi Oshima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iroshim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he dialects are used in widely scattered areas of Guangdong, Fujian, Jiangxi, Zhejiang and Anhui Provinces, however the She dialects used in these places have strong

similarities in phonology.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lexical tone sandhi in two subsets of disyllabic tonal combinations in the She dialects, and the patterns of the tone sandhi are basically the same. In addition, the dialects have a rare feature "short tone", appearing in almost first syllable tone in the disyllabic words in the She dialects, which many Han dialects used in the places where the She people live do not have. The pitches of the short tones are determined by the original tone pitches, and the endings of the first syllable often have a pronunciation which is similar to glottal stop causes sound changes and eliminations in its vowel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features of the short tones in the She dialects and the phonological changes of the finals of the first syllables due to the short tones, and also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ort tones of the first syllables in the She dialects have shown the common ancient stress forms of southern languages in China.

# 皖西南方言开口一二等韵读齐齿呼现象考察

徐建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语言资源保护与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皖西南是江淮官话、赣语、吴语和徽语的结合部，四种方言都存在开口一二等韵读齐齿呼的特点。江淮官话和赣语多见于见系字，音变源于前元音的裂化。吴徽语流摄一等韵读齐齿呼还包括端系字，音变的时间比赣语早；吴徽语曾梗摄开口一二等韵读齐齿呼部分字源于主元音的前高化，部分字源于赣语的影响。

## 一、前言

皖西南包括安庆市及其所辖的桐城、怀宁、潜山、岳西、太湖、望江、宿松 7 市县，铜陵市枞阳县，池州市贵池区、东至县、石台县。皖西南是江淮官话、赣语、吴语、徽语四种方言的结合部。江淮官话主要分布于安庆市区、桐城、枞阳、贵池；赣语分布于怀宁、潜山、岳西、太湖、望江、宿松 6 市县及东至、石台大部分乡镇；吴语主要分布于石台县东部乡镇，如石台七都、石台兰关；徽语分布于石台南部和东至西部、南部乡镇，如石台仙寓，东至龙泉。因历史同源（西晋以前都属吴语区）和深度接触，四种方言共享较多音韵特征，如：开口一二等韵今读齐齿呼。

两呼四等在今北京音中演变为四呼，演变大势为：开口一二等韵读开口呼，开口三四等韵读齐齿呼；合口一二等韵读合口呼，合口三四等韵读撮口呼。两呼四等在汉语方言中的演变则复杂很多，开口一二等韵在不少方言读齐齿呼。北方方言主要见于晋语及毗邻的中原官话汾河片、关中片（韩沛玲 2012:142-172、侯精一 2002:46、张维佳 2002:129）。开口二等韵读齐齿呼主要见于梗摄，个别点还包括蟹摄字；开口一等韵读齐齿呼包括曾摄入声、咸山摄、果蟹流摄。中原官话秦陇片甘肃武山方言果摄开口一等韵和咸山宕摄开口一等入声韵的见系字也读齐齿呼（一虚 1992）。江淮官话少数方言点也存在类似现象，如：扬州咸山摄开口一等韵端组泥组及影疑母字带 i 介音（《汉语方音字汇》2003:227-232），安徽庐江和枞阳汤沟咸山摄开口一等韵见系字也带 i 介音（周元琳 2001，孙宜志 2006:230-231、238-239）。东南方言开口一二等韵今读齐齿呼的分布范围更广，见于湘语、吴徽语、赣客方言、闽语及连州土话、乐昌

土话等（参看韩沛玲 2012:163-168，陈瑶 2014、2020:156-164，刘宝俊 1993）。

一般认为，开口一二等韵今读齐齿呼的性质有差异：一等韵带 i 介音是晚起的音变，音变的机制是元音裂化（刘宝俊 1993、郑张尚芳 2002:90-97、陶寰 2003:16、韩沛玲 2012:158-172、麦耘 2013、陈瑶 2014、孙宜志 2014）；二等韵带 i 介音与上古二等 r 介音的后续演变有关（郑张尚芳 2002:90-97、韩沛玲 2012:158-172）。不过各方言包含的韵摄和声母条件多有不同，韵母元音舌位高低前后也有一定差异。东南方言一等韵带 i 介音多见于侯韵，今读前高元音，元音裂化有较强的解释力；中原官话甘肃武山见系开口一等韵带 i 介音以后元音 ɤ 为条件，如：歌果 kɪɤ、河果 xɪɤ，鸽咸 kɪɤ、磕咸 kʰɪɤ、盒咸 xɪɤ，割山 kɪɤ、渴山 kʰɪɤ、喝山。~彩 xɪɤ，各宕 kɪɤ、鹤宕 xɪɤ（一虚 1992），元音裂化不好解释这种现象；江淮官话庐江和枞阳汤沟一等韵读齐齿呼限于见系声母，而扬州限于端组、泥组及影疑母，音变条件有别，音变机制也很难做统一的解释。

表 1：江淮官话咸山摄开口一等韵今读齐齿呼

	见溪群晓匣	影疑	端组泥组
庐江	甘感敢 kiẽ、含韩旱 xiẽ、汗 xĩ、 鸽割 kiʔ、磕渴 kʰiʔ、喝盒 xiʔ	庵 暗 按 安 平~ŋiẽ、安~ 一盏灯 ŋĩ	耽胆 tẽ、贪滩毯炭 tʰẽ、南篮懒 烂 lẽ、答达 teʔ、塔 tʰeʔ、辣 leʔ
扬州	甘感敢 kã、勘看~见 kʰã、含 韩旱 xã、鸽割 kəʔ、磕渴 kʰəʔ、 喝盒 xəʔ	庵安暗岸按 iã	耽胆 tiã、贪滩毯炭 tʰiã、南篮 懒烂 liã、答达 tiãʔ、塔 tʰiãʔ、 辣 liãʔ

我们认为汉语方言开口一二等韵今读齐齿呼的性质和成因不能一概而论，宜于分区域详细描述，探讨各区域的音变机制，进而总结共性和差异。

皖西南方言存在开口一二等韵读齐齿呼的现象，以往的调查也有过报道，如《安徽省志方言志》（1997:195），不过其今读表现尚缺乏细致的梳理。我们详细描述皖西南方言开口一二等韵读齐齿呼的异同表现，将其与区域外的赣语、吴语、徽语进行比较，探讨音变机制和音变过程。

语料来源：安庆市区（鲍红 2016），宿松二郎（孙宜志 2002），宿松高岭（唐爱华 2005），宿松河塌（李如龙、张双庆 1992），桐城金神、枞阳汤沟（孙宜志 2006），贵池灌口、贵池茅坦（蒋冰冰 2003），桐城吕亭蒙秋谷裕幸教授惠赐，望江太慈承赵日新教授提供。未注明来源的语料来自我们的调查。

## 二、今读表现

皖西南方言开口一等韵读齐齿呼的韵摄包括流摄、咸山摄、臻曾摄，二等韵见于梗摄，我们分摄讨论。

### 2.1 流摄一等韵读齐齿呼

皖西南赣语和吴徽语流摄一等韵逢见系普遍带 i 介音，江淮官话安庆市区亦如此。吴徽语多数方言点端组字和来母字普遍带 i 介音，赣语少数方言点也带 i 介音。部分方言点例字见表 2。

表 2：皖西南方言流摄一等韵今读齐齿呼<sup>1</sup>

	狗见	藕疑	欧影	头定	楼来	猴匣
安庆市区	kiəu <sup>212</sup>	ŋiəu <sup>212</sup>	ŋiəu <sup>31</sup>	t <sup>h</sup> əu <sup>35</sup>	nəu <sup>35</sup>	xiəu <sup>35</sup>
潜山梅城	kieu <sup>34</sup>	ŋieu <sup>34</sup>	ŋieu <sup>31</sup>	t <sup>h</sup> eu <sup>35</sup>	leu <sup>35</sup>	xeu <sup>35</sup>
宿松九姑	tɕieu <sup>442</sup>	ŋieu <sup>442</sup>	ŋieu <sup>22</sup>	t <sup>h</sup> eu <sup>24</sup>	leu <sup>24</sup>	xeu <sup>24</sup>
望江鸦滩	kieu <sup>31</sup>	ŋieu <sup>31</sup>	ŋieu <sup>22</sup>	t <sup>h</sup> ieu <sup>44</sup>	liəu <sup>44</sup>	xeu <sup>44</sup>
太湖新仓	kieu <sup>11</sup>	ŋieu <sup>31</sup>	ŋieu <sup>11</sup>	t <sup>h</sup> ieu <sup>45</sup>	liəu <sup>45</sup>	xeu <sup>45</sup>
东至尧渡	kiəu <sup>35</sup>	ŋiəu <sup>35</sup>	ŋiəu <sup>11</sup>	t <sup>h</sup> iəu <sup>224</sup> /t <sup>h</sup> əu <sup>224</sup>	liəu <sup>224</sup>	xəu <sup>224</sup>
石台七都	kiəu <sup>53</sup>	ŋiəu <sup>13</sup>	ŋiəu <sup>44</sup>	hɿiəu <sup>21</sup>	liəu <sup>21</sup>	həu <sup>21</sup>
石台兰关	kiəu <sup>212</sup>	ŋiəu <sup>212</sup>	ŋiəu <sup>31</sup>	t <sup>h</sup> iəu <sup>44</sup>	liəu <sup>44</sup>	xəu <sup>44</sup>
石台仙寓	tɕiəu <sup>213</sup>	ɣ <sup>213</sup>	ɣ <sup>31</sup>	t <sup>h</sup> iəu <sup>33</sup>	niəu <sup>33</sup>	ɕiəu <sup>33</sup> /xəu <sup>33</sup>
东至龙泉	kiɛ <sup>31</sup>	ŋiɛ <sup>31</sup>	ŋiɛ <sup>22</sup>	t <sup>h</sup> ɛ <sup>45</sup>	lɛ <sup>45</sup>	xeu <sup>24</sup>

流摄一等带 i 介音有如下特点：

1) 见系字不带 i 介音的方言点很少，赣语只有潜山官庄等个别点，江淮官话包括桐城、枞阳两市县各点。见系字带 i 介音时声母多未腭化，声母腭化的方言点仅赣语宿松孚玉、宿松九姑、宿松复兴，徽语石台仙寓、石台永福等少数方言点。

2) 擦音游离，见系字带 i 介音的方言点中晓匣母字多不带 i 介音或 i 介音可有可无。

3) 端组和来母字带 i 介音在吴徽语中较普遍，赣语仅东至尧渡、望江鸦滩、太

<sup>1</sup> 无特殊说明时“/”前的读音为白读，“/”后的读音为文读，下文同此。

湖新仓等少数方言点。

4) 带 i 介音的方言点中流摄主元音为前元音 e 或央元音 ə、ə。

## 2.2 咸山摄开口一等韵读齐齿呼

咸山摄开口一等韵读齐齿呼限于见系字，方言点包括枞阳汤沟和石台兰关。

1) 枞阳汤沟：甘感敢  $ki\tilde{e}^{24}$ 、含韩  $xie^{55}$ 、旱汗  $xie^{33}$ 、鸽割  $kie^{?5}$ 、磕渴  $k^{h}ie^{?5}$ 、喝盒  $xie^{?5}$ 、庵安  $\eta i\tilde{e}^{21}$ 、暗岸按  $\eta i\tilde{e}^{33}$ 。

枞阳方言有东乡和西乡的口音差异。枞阳汤沟为东乡口音，咸山摄开口一等韵见系字主元音为前元音  $\tilde{e}$ 。枞阳义津和枞阳镇等属于西乡，咸山摄开口一等韵见系字主元音为后元音 o，如枞阳镇：甘~蔗肝  $kon^{31}$ 、感  $kon^{334}$ 、看~见  $k^{h}on^{44}$ 、寒  $xon^{213}$ 、旱汗  $xon^{44}$ 、庵安  $\eta on^{31}$ 、按  $\eta on^{44}$ 、鸽割  $ko^{55}$ 、磕渴  $k^{h}o^{55}$ 、喝盒  $xo^{55}$ 。枞阳汤沟咸山摄开口一等韵见系字今读与西乡方言点有明显差异，与邻县的庐江方言一致，庐江方言例字见表 1。咸山摄开口一等韵见系字在安徽江淮官话洪巢片普遍读  $\tilde{e}$ 、 $\tilde{a}$  等前元音韵母（参看孙宜志 2006:12-25）。枞阳汤沟咸山摄开口一等韵见系字读齐齿呼与庐江等洪巢片江淮官话的影响不无关系。

2) 石台兰关：甘肝  $ki\tilde{e}^{31}$ 、敢  $ki\tilde{e}^{212}$ 、感杆  $ki\tilde{e}^{212}/k\tilde{a}^{212}$ 、看~守  $k^{h}i\tilde{e}^{31}$ 、砍  $k^{h}i\tilde{e}^{212}$ 、看~见  $k^{h}i\tilde{e}^{45}$ 、庵  $\eta i\tilde{e}^{31}$ 、安  $\eta i\tilde{e}^{31}/\eta \tilde{a}^{31}$ 、暗按  $\eta i\tilde{e}^{45}$ 、岸  $\eta i\tilde{e}^{13}$ ，割  $kie^{55}$ 、鸽  $kie^{55}/ko^{55}$ 、渴  $k^{h}ie^{55}$ 。

石台兰关咸山摄开口一等韵见系字读齐齿呼不包括晓匣母字，如：寒  $x\tilde{e}^{44}$ 、汉  $x\tilde{e}^{45}$ 、旱汗  $x\tilde{e}^{13}$ ，喝  $xe^{55}$ 、盒  $xe^{13}$ 。石台兰关咸山摄覃谈见系字、桓韵字与臻摄白读层相混，臻摄开口一等韵见系字读齐齿呼见表 3。

## 2.3 臻曾摄开口一等韵、梗摄开口二等韵读齐齿呼

皖西南赣语、吴徽语臻曾梗摄文读层合流，因此我们将臻曾梗摄合在一起讨论。臻曾梗摄阳声韵与入声韵读齐齿呼还是开口呼呈不平行演变，入声韵多数方言点读齐齿呼，阳声韵相当一部分方言点读开口呼，因此我们将阳声韵和入声韵分开讨论。

### 2.3.1 阳声韵

皖西南诸方言臻曾摄开口一等韵和梗摄开口二等韵读齐齿呼远不及流摄普遍，赣语约半数方言点读开口呼，吴徽语读齐齿呼也主要见于白读层，江淮官话则普遍读开口呼，赣语和吴徽语部分方言点例字见表 3。

表 3: 皖西南方言臻曾梗摄开口一二等阳声韵今读齐齿呼

	见系				端系			
	恩影臻	肯溪曾	耕见梗	硬疑梗	凳端曾	藤定曾	层从曾	冷来梗
太湖羊河	ŋin <sup>11</sup>	k <sup>h</sup> in <sup>33</sup>	kin <sup>11</sup>	ŋin <sup>12</sup>	tən <sup>312</sup>	t <sup>h</sup> ən <sup>45</sup>	ts <sup>h</sup> ən <sup>45</sup>	lən <sup>33</sup>
潜山梅城	ŋin <sup>31</sup>	k <sup>h</sup> in <sup>34</sup>	kin <sup>31</sup>	ŋin <sup>22</sup>	tən <sup>43</sup>	t <sup>h</sup> ən <sup>35</sup>	ts <sup>h</sup> ən <sup>35</sup>	lən <sup>34</sup>
岳西天堂	ŋin <sup>31</sup>	k <sup>h</sup> in <sup>224</sup>	kin <sup>31</sup>	ŋin <sup>22</sup>	tən <sup>442</sup>	t <sup>h</sup> ən <sup>35</sup>	ts <sup>h</sup> ən <sup>35</sup>	nən <sup>224</sup>
石台七都	ŋeŋ <sup>44</sup>	k <sup>h</sup> eŋ <sup>53</sup>	keŋ <sup>44</sup>	ŋeŋ <sup>214</sup>	tiŋ <sup>214</sup>	hɿŋ <sup>21</sup>	hɿeŋ <sup>21</sup>	liŋ <sup>13</sup>
石台兰关	ŋiẽ <sup>31</sup> /ŋən <sup>31</sup>	kən <sup>212</sup>	kən <sup>31</sup>	ŋã <sup>13</sup>	tin <sup>45</sup>	t <sup>h</sup> in <sup>44</sup>	ts <sup>h</sup> ən <sup>44</sup>	lin <sup>212</sup>
石台仙寓	ŋɿ <sup>31</sup>	tɛ <sup>h</sup> in <sup>213</sup>	kən <sup>31</sup>	ŋã <sup>24</sup>	tin <sup>55</sup>	t <sup>h</sup> in <sup>33</sup>	tɛ <sup>h</sup> in <sup>33</sup> / ts <sup>h</sup> ən <sup>33</sup>	nin <sup>213</sup>

臻曾梗摄开口一二等韵读齐齿呼有如下特点:

1) 赣语和吴徽语的音变条件和辖字数量有差别。赣语限于见系字(擦音游离读开口呼);吴徽语多为曾摄一等端系字,见系字多读开口呼(石台仙寓个别字除外、石台兰关臻摄字除外)。赣语见系字读齐齿呼规律性强,是系统性的变化,吴徽语端系字读齐齿呼为残存的白读,辖字较少,除表 3 所列例字外,还包括石台兰关“能曾开一 lin<sup>44</sup>、樱梗开二 ŋiẽ<sup>31</sup>”,石台仙寓“灯曾开一 tin<sup>31</sup>”。因此,赣语和吴徽语臻曾梗摄开口一二等韵读齐齿呼应该属于不同性质的变化(参看下文“三”)。

2) 皖西南方言开口一二等韵读齐齿呼还是开口呼在地理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如图 1。

读开口呼的方言点,赣语包括潜山官庄,怀宁黄龙、怀宁石牌,太湖晋熙,宿松县、望江县各点,东至张溪、东至尧渡、东至泥溪;江淮官话包括安庆市区,贵池秋浦以及桐城市、枞阳县各点;吴语包括贵池茅坦、贵池灌口;徽语有东至龙泉。我们推断,赣语、吴语、徽语臻曾梗摄开口一二等阳声韵早期都读齐齿呼,今读开口呼可能是受江淮官话影响所致,理由有三:

1) 开口呼和齐齿呼在地理上呈现 ABA 分布。地理语言学认为,排除偶合或移民等原因,ABA 中的 B 往往是后起的。

2) 结合皖西南的自然地理特点来看,读开口呼的方言点主要沿长江线分布,读齐齿呼的方言点多位于大别山和九华山腹地,主要分布于潜山、岳西、太湖、石台 4 市县。山区方言相对保守,容易存古;长江沿线为平原和丘陵,更容易受到强势方言的影响。

3) 太湖县、怀宁县和贵池牌楼的情况也能说明开口呼是后起的。太湖县治晋熙



镇和怀宁原县治石牌镇读开口呼<sup>2</sup>，远离县治的乡镇往往读齐齿呼。相对于城区方言而言，农村方言更容易存古。贵池牌楼齐齿呼、开口呼自由变读，以读齐齿呼为常，i 介音不稳定，正趋于消失的过程中，也能说明开口呼是后起的读法，如：跟 kin<sup>31</sup>/kən<sup>31</sup>，恩 ηin<sup>31</sup>/ηən<sup>3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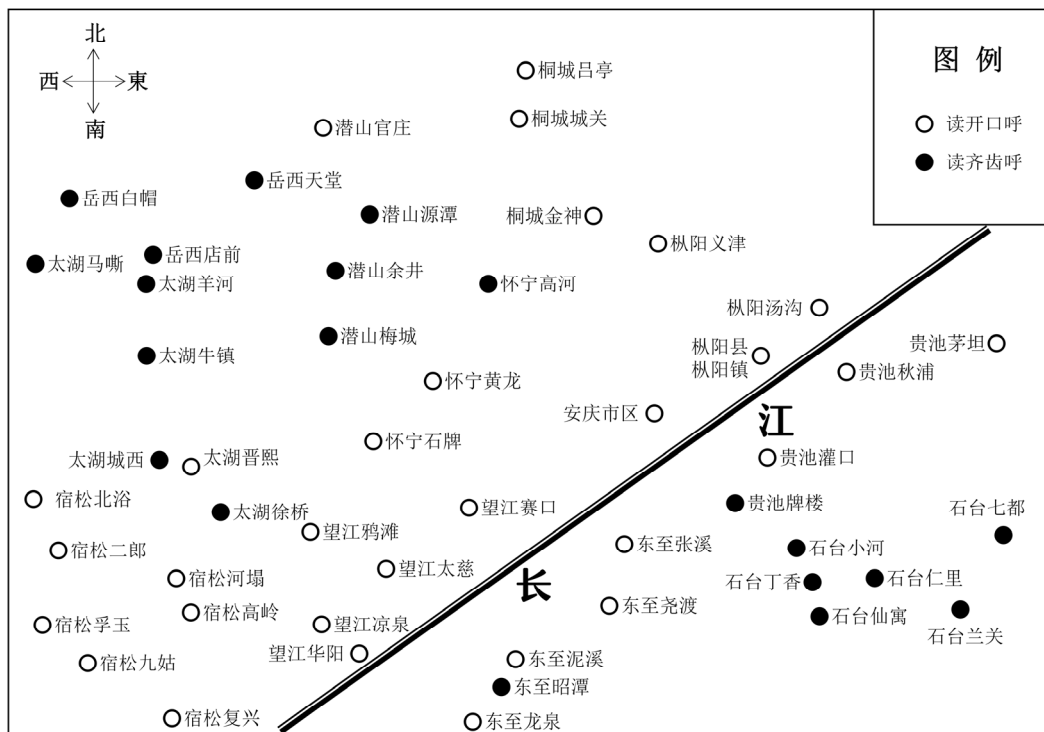


图 1：皖西南方言臻曾梗摄开口一二等阳声韵今读齐齿呼的地理分布<sup>3</sup>

### 2.3.2 入声韵

臻摄开口一等阳声韵无相配的入声韵，本部分讨论的入声韵只包括曾摄开口一等字和梗摄开口二等字。

#### 2.3.2.1 见系

皖西南赣语绝大多数方言点见系字带 i 介音（擦音游离，晓匣母字不带 i 介音）。吴徽语曾摄字及梗摄文读层元音为 ε 或 e，普遍带 i 介音（石台仙寓除外），梗摄白读

<sup>2</sup> 怀宁县治原在石牌镇，2002 年从石牌镇迁至高河镇。石牌镇读开口呼，高河镇读齐齿呼。

<sup>3</sup> 本图为地理分布示意图，只能标识各方言点的相对地理位置。

层为 a，不带 i 介音，例字见表 4。

表 4：皖西南方言曾梗摄开口一二等入声韵见系字今读齐齿呼

	刻曾	格梗	隔梗	客梗	额梗	辄梗
宿松二郎	k <sup>h</sup> iæʔ <sup>5</sup>	kiæʔ <sup>5</sup>	kiæʔ <sup>5</sup>	k <sup>h</sup> iæʔ <sup>5</sup>	ŋiæ <sup>24</sup> /ŋiæʔ <sup>24</sup>	ŋiæʔ <sup>5</sup>
太湖晋熙	k <sup>h</sup> iɛ <sup>24</sup>	kiɛ <sup>24</sup>	kiɛ <sup>24</sup>	k <sup>h</sup> iɛ <sup>24</sup>	ŋiɛ <sup>24</sup>	ŋiɛ <sup>24</sup>
太湖羊河	k <sup>h</sup> iɛ <sup>24</sup>	kiɛ <sup>24</sup>	kiɛ <sup>24</sup>	k <sup>h</sup> iɛ <sup>24</sup>	ŋiɛ <sup>24</sup>	ŋiɛ <sup>24</sup>
岳西天堂	k <sup>h</sup> iɛ <sup>213</sup>	kiɛ <sup>213</sup>	kiɛ <sup>213</sup>	k <sup>h</sup> iɛ <sup>213</sup>	ŋiɛ <sup>213</sup>	ŋiɛ <sup>213</sup>
潜山梅城	k <sup>h</sup> iɛ <sup>43</sup>	kiɛ <sup>43</sup>	kiɛ <sup>43</sup>	k <sup>h</sup> iɛ <sup>43</sup>	ŋiɛ <sup>43</sup>	ŋiɛ <sup>43</sup>
石台七都	k <sup>h</sup> iɛ <sup>21</sup>	kiɛ <sup>21</sup>	kiɛ <sup>21</sup>	k <sup>h</sup> iɛ <sup>21</sup>	ŋiɛ <sup>21</sup>	ŋiɛ <sup>21</sup>
石台兰关	k <sup>h</sup> iɛ <sup>55</sup>	ka <sup>55</sup>	ka <sup>55</sup>	k <sup>h</sup> a <sup>55</sup>	ŋa <sup>55</sup> /ŋiɛ <sup>55</sup>	ŋa <sup>55</sup>
石台仙寓	k <sup>h</sup> ɛ <sup>53</sup>	ka <sup>53</sup>	ka <sup>53</sup>	k <sup>h</sup> a <sup>53</sup>	ŋa <sup>31</sup> /ŋɛ <sup>53</sup>	ŋa <sup>53</sup>
东至龙泉	k <sup>h</sup> iɛ <sup>24</sup>	kɔ <sup>24</sup> /kiɛ <sup>24</sup>	ka <sup>24</sup>	k <sup>h</sup> a <sup>24</sup>	ŋa <sup>44</sup>	ŋɔ <sup>24</sup>

### 2.3.2.2 帮组、端组、来母

皖西南赣语帮组端组及来母字带 i 介音远不及见系字普遍，主要见于太湖、潜山、望江、怀宁 4 县市交界处，方言点包括：太湖新仓、怀宁石牌、望江赛口、望江鸦滩、潜山梅城。吴徽语读齐齿呼只见于白读层，属于残存形式。

表 5：皖西南方言曾梗摄开口一二等入声韵帮组端组来母字今读齐齿呼

	北曾	墨曾	柏梗	拍梗	白梗	麦梗	特~为。曾	肋~条。曾
太湖新仓	piɛ <sup>24</sup>	miɛ <sup>24</sup>	piɛ <sup>24</sup>	p <sup>h</sup> iɛ <sup>24</sup>	p <sup>h</sup> iɛ <sup>33</sup>	miɛ <sup>24</sup>	t <sup>h</sup> iɛ <sup>33</sup>	liɛ <sup>24</sup>
怀宁石牌	piɛ <sup>24</sup>	miɛ <sup>24</sup>	piɛ <sup>24</sup>	p <sup>h</sup> iɛ <sup>24</sup>	p <sup>h</sup> iɛ <sup>13</sup>	miɛ <sup>24</sup>	t <sup>h</sup> iɛ <sup>13</sup>	liɛ <sup>24</sup>
望江赛口	piæ <sup>35</sup>	miæ <sup>35</sup>	piæ <sup>35</sup>	p <sup>h</sup> iæ <sup>35</sup>	p <sup>h</sup> iæ <sup>13</sup>	miæ <sup>35</sup>	t <sup>h</sup> iæ <sup>13</sup>	liæ <sup>35</sup>
望江鸦滩	piæ <sup>35</sup>	miæ <sup>35</sup>	piæ <sup>35</sup>	p <sup>h</sup> iæ <sup>35</sup>	p <sup>h</sup> iæ <sup>13</sup>	miæ <sup>35</sup>	t <sup>h</sup> æ <sup>13</sup>	læ <sup>35</sup>
潜山梅城	piɛ <sup>43</sup>	miɛ <sup>43</sup>	piɛ <sup>43</sup>	p <sup>h</sup> iɛ <sup>43</sup>	p <sup>h</sup> iɛ <sup>22</sup>	miɛ <sup>43</sup>	t <sup>h</sup> ɛ <sup>13</sup>	liɛ <sup>42</sup>
石台七都	pi <sup>21</sup> /pe <sup>21</sup>	mi <sup>13</sup>	pi <sup>21</sup>	p <sup>h</sup> ɛ <sup>21</sup>	hviɛ <sup>13</sup>	miɛ <sup>13</sup>	t <sup>h</sup> ɛ <sup>21</sup>	lɛ <sup>21</sup>
石台兰关	pi <sup>55</sup> / pe <sup>55</sup>	mi <sup>13</sup> / me <sup>55</sup>	pa <sup>55</sup>	p <sup>h</sup> a <sup>55</sup> / p <sup>h</sup> ɛ <sup>55</sup>	p <sup>h</sup> a <sup>13</sup>	ma <sup>13</sup>	t <sup>h</sup> iɛ <sup>55</sup>	li <sup>55</sup>
石台仙寓	pe <sup>53</sup>	me <sup>53</sup>	pa <sup>53</sup>	p <sup>h</sup> a <sup>53</sup>	p <sup>h</sup> a <sup>31</sup>	ma <sup>31</sup>	t <sup>h</sup> ɛ <sup>53</sup>	ni <sup>33</sup>

虽然赣语和吴徽语帮组端组及来母字都读齐齿呼，但性质不一样。吴徽语只见于残存的白读层，辖字数量很少。如：石台七都和石台兰关“北”读 pi 只见于“北瓜南瓜”，表方位时使用文读。赣语帮组端组及来母字读齐齿呼规律性强，音变产生的时间较晚。潜山梅城 iε 中的 i 实际上是双唇声母与 ε 之间的过渡音，时长较短，严式音标可记为 i<sup>h</sup>ε，尚处于音变的起始阶段。

我们推测，皖西南赣语曾梗摄开口一二等入声韵带 i 介音与咸山摄开口三四等入声韵的音节类化有关。皖西南赣语咸山摄开口三四等入声韵和曾梗摄开口一二等入声韵元音相同，都为 æ、ε 或 e，两类入声韵有合流的趋势。精知庄章组及见组字韵母无别，帮端组及来母字韵母则有是否带 i 介音的差别（曾梗摄字不带 i 介音，咸山摄字带 i 介音），如表 6 所示。

表 6：皖西南赣语曾梗摄开口一二等入声韵与咸山摄开口三四等入声韵今读

	见系	精知庄章组	帮组	端组	来母
曾梗摄开口一二等	iε	ε	ε	ε	ε
咸山摄开口三四等			iε	iε	iε

在咸山摄开口三四等入声韵 i 介音的类化下，一些方言点曾梗摄开口一二等韵帮端组字及来母字开始滋生 i 介音。部分方言点曾梗摄滋生 i 介音后，为保持音类的区分，咸山摄元音继续高化，ε > e，如潜山梅城：北曾柏梗 pie<sup>43</sup> ≠ 鳖山 pie<sup>43</sup>，墨曾脉梗 mie<sup>43</sup> ≠ 灭山 mie<sup>43</sup>；另一些方言点曾梗摄增生 i 介音之后，与咸山摄合流，如太湖新仓、怀宁石牌等“北曾憋山”“拍梗撇山”“麦梗灭山”“特曾碟咸”“肋曾裂山”分别同音。

### 三、相关讨论

#### 3.1 皖西南赣语开口一二等韵读齐齿呼的性质及演变

皖西南赣语与江西赣语同出一源，江西赣语普遍存在开口一二等韵今读齐齿呼的现象，皖西南赣语与江西赣语这一特点上的相似性是共同存古，还是各自演变的结果？本部分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江西赣语流摄一等带 i 介音的情况比较普遍。陈昌仪（2005）收录的 48 个赣语点中，流摄一等带 i 介音的方言点有 31 个：武宁、安义、新建、南昌、彭泽、乐平、万年、横峰、铅山、贵溪、余江、进贤、东乡、临川、南城、南丰、广昌、永丰、吉安、泰和、安福、万安、靖安、奉新、高安、宜丰、上高、丰城、樟树、新干、分宜。

孙宜志(2014)将赣语流摄一等i介音按声母条件分为五种类型,总结i介音产生的难易程度序列:见溪母、影疑母(软腭音)>精组(舌尖前音)>端组来母(舌尖中音)>晓匣母、帮组(喉擦音、双唇音),其中,见溪影疑母带i介音分布的方言点最多,且声母多未腭化。江西赣语臻曾梗摄开口一二等阳声韵读齐齿呼的方言点也很多。陈昌仪(2005)收录的48个赣语点中,读齐齿呼的方言点有18个:武宁、安义、新建、南昌、万年、余江、南丰、永丰、安福、靖安、奉新、高安、上高、万载、丰城、樟树、新干、分宜。江西赣语曾梗摄开口一二等入声韵读齐齿呼也比较常见。陈昌仪(2005)收录的48个赣语点中,存在这种现象的方言点有14个:武宁、安义、南昌、余江、吉安、安福、万安、靖安、奉新、高安、上高、樟树、新干、分宜。这些方言点臻曾梗摄开口一二等阳声韵和入声韵读齐齿呼以见溪影疑母字为常,且声母多未腭化。

明洪武移民过程中,皖西南地区接受了大量的江西籍移民(徐建2021)。皖西南方言与江西赣语存在深层次的历史同源关系(郑婷2014、余鹏2018)。皖西南方言与江西赣语开口一二等今读齐齿呼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主要见于流臻曾梗摄见溪影疑母字,且声母多未腭化。

麦耘(2013)在讨论安庆方言流摄一等见晓组带i介音时指出,安庆方言流摄一等见晓组带i介音声母未腭化,i介音的产生发生于三等韵前见晓组腭化之后,安庆方言与赣语在这一特点上的相似不是谱系关系造成的。

我们赞同麦耘(2013)的观点,我们认为皖西南方言开口一二等韵今读齐齿呼与江西赣语之间的一致性与早期赣语无关,是各自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偶合。从音变发生的时间看,皖西南赣语开口一二等读齐齿呼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如麦耘(2013)所言,安庆方言流摄一等i介音的产生发生于三等见晓组腭化之后,皖西南赣语亦如此。假设开口一二等韵i介音在三四等见系声母腭化之前就已经产生,一二等见系声母也会随着三等见系声母一起腭化,从而导致一二等和三四等合流。实际上,除宿松孚玉、宿松九姑、宿松复兴3个方言点外,皖西南赣语流摄一等带i介音时见系声母普遍未腭化,即:狗ki-≠九tei-,臻曾梗摄开口一二等韵见系声母皖西南赣语所有方言点都未腭化,即:跟ki-≠巾tei-,哽ki-≠颈tei-。曾梗摄开口一二等入声韵帮组带i介音产生的时间更短,只有怀宁石碑、望江赛口、望江鸦滩、潜山梅城等少数方言点发生了这种音变。

三四等韵前见系声母腭化始于何时?汉语史上,官话方言见晓组在三四等韵前腭化是很晚的事情。《中原音韵》音系见系未腭化,明后期的官话韵书见系才开始出现腭化的端倪。王力(2008:440)指出,“清乾隆年间无名氏《团音正考》说:‘试

取三十字母审之，隶见溪群晓匣五母者属团，隶精清从心邪五母者属尖。’由此看来，似乎清初见系已经分化出[te, te<sup>h</sup>, e]。明隆庆间本《韵略易通》说：‘见溪若无精清取，审心不见晓匣跟。’由此看来，似乎明隆庆年间（1567-1572）见系已经分化出来[te, te<sup>h</sup>, e]。但是《五方元音》以‘京坚根干’同隶见母，显然见系在清代前期还没有分化为[k, k<sup>h</sup>, x]、[te, te<sup>h</sup>, e]两套。可以设想，见系的分化在方言里先走一步，在北京话里则是清代后期的事情。”据张玉来（1995:52-55），明末官话韵书《韵略汇通》见系在反切上有分组的倾向，一组出现于洪音韵母前，一组出现于细音韵母前。“见组在《韵略汇通》中确实存在腭化现象，腭化的程度可能还不到[te]音组，在声母的处理上可以不必深究”。（张玉来 1995:55）

赣语见系腭化则是更晚的事情。据古屋昭弘（1992）的考证，明末张自烈《正字通》反映的江西宜春方言见组尚未腭化<sup>4</sup>，如：歌：古阿切/居何切，干：古寒切/居寒切，康：口刚切/丘刚切（“/”前为《字汇》的反切，“/”后为《正字通》改后的反切）。盖：居艾切，谦：苦坚切，开：丘哀切，慨：丘盖切。《正字通》三等的“居丘”给一等的“歌干康盖开慨”做切上字，一等的“苦”又可以为四等的“谦”做切上字。据李军（2015:52-55）考证，《辨字摘要》音系反映18世纪中叶江西樟树临江方言的特点，《辨字摘要》中同一小韵见溪晓匣母字一二等不区分，一二等同音说明《辨字摘要》古开口二等见系声母没有腭化。《辨字摘要》见系声母与其他声母没有相混的情况，知三章组读te组，见系与知三章组不混说明三四等韵前见系声母也未腭化。万波（2009:161）推测赣语见系声母的腭化晚于北方方言，不会早于17世纪。

无论是官话方言还是早期赣语，三四等韵前见系腭化的时间上限都不早于14世纪。14世纪洪武移民过程中，大规模江西籍移民进入皖西南，将赣语带到皖西南地区（徐建 2021）。赣语传播到皖西南的时候三四等韵前见系未腭化，流摄臻曾梗摄开口一二等也必然还未转读齐齿呼。因此，皖西南赣语见系字读齐齿呼不可能来源于14世纪的赣语。因长江的阻隔，皖西南赣语形成之后与江西赣语无密切的接触关系，皖西南赣语与江西赣语开口一二等韵读齐齿呼只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偶合。

流摄一等i介音的形成机制，学界有过深入的讨论。一般认为i介音来自前元音

---

<sup>4</sup> 熊燕（2013）提出《正字通》反映的是17世纪南京等江淮官话为基础的读书音，其中透露了作者张自烈母语宜春方言的一些特点。据熊燕（2013）考证，《正字通》效摄、咸山摄阳声韵、江摄二等韵开口见系字存在两读，一读与同摄三四等合流，一读与二等非见系字、一等合流。与同摄三四等合流说明这些开口二等韵见系字已经产生了i介音。声母可能尚未腭化，如：闲，《字汇》胡颜切，《正字通》改为何艰切。二等的“闲”字用一等的“何”字做切上字，说明二者声母相同。

e 或 ε 的裂变。(陶寰 2003:18; 孙宜志 2007:173, 2014; 万波 2009:159)。为什么见系声母与前元音更容易滋生 i 介音? 麦耘 (2013) 通过语音实验证明软腭辅音 k 等与硬腭过渡音 i 具有亲和性, 从发音时的舌形来看, k 除阻后, 舌体基本上不后倾也不前倾, 发出的就是 i, 非单独音素的过渡音 i 演化为有音位性的单独音素 i, 成为介音。皖西南赣语臻曾梗摄开口一二等韵以及江淮官话枞阳汤沟、吴语石台兰关咸山摄开口一等韵 i 介音的产生机制同此。因为这些韵摄今带 i 介音音变条件一致: 主要见于见系声母, 主元音都为前元音 e、ε。

### 3.2 皖西南吴徽语开口一等韵读齐齿呼的性质及演变

皖西南吴语和徽语开口一等韵今读齐齿呼高度一致, 与皖西南赣语却有不少差别: 1) 吴徽语流摄一等字带 i 介音不限于见系声母, 端组字和来母字带 i 介音非常普遍。2) 吴徽语曾摄读齐齿呼无明显的声母条件, 辖字少, 是残存的白读; 赣语以见系字为常, 辖字多, 为系统性的演变。皖西南吴徽语开口一等韵今读齐齿呼的性质及演变过程如何? 我们联系皖西南区域外的吴徽语来讨论。

皖西南区域外的宣州片吴语和徽语侯韵字常常带 i 介音。据蒋冰冰 (2003), 宣州片吴语侯韵今带 i 介音的方言点有: 庄村、灌口、茅坦、广阳、七都、横渡、太平等。徽语流摄一等的今读类型也非常普遍。陈瑶 (2009:117) 构拟过侯韵的演变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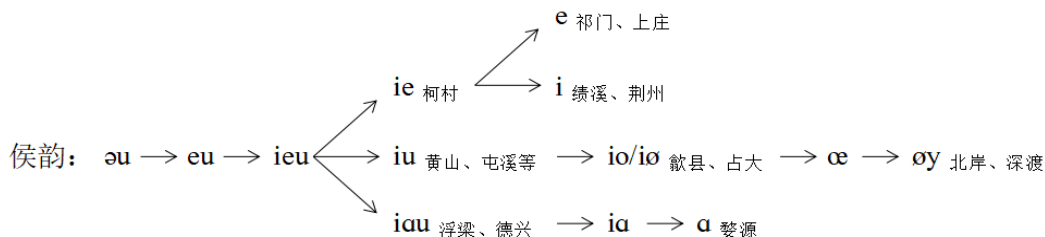


图 2: 徽语侯韵今读齐齿呼的演变

陶寰 (2003:18) 指出侯韵早期很可能读主元音偏前的 eu, 客赣方言、徽语、北部吴语及江淮官话通泰片侯韵带 i 介音是由于前元音 e 或 ε 裂化的结果, i 介音滋生的途径与中古后期四等韵的情况类似。中古以前开口四等韵没有介音, 主元音为 e, 中古后期四等韵普遍产生 i 介音。我们同意陶寰 (2003) 的观点, 皖西南吴徽语侯韵滋生 i 介音不以见系声母为限, 很多方言点还包括端组、精组、泥来母, 表明吴徽语侯韵滋生 i 介音产生的时间比赣语早, 或者说吴徽语侯韵滋生 i 介音的演变速度比赣语快。

吴徽语曾梗摄开口一二等韵今读齐齿呼的成因有不同的看法：1) 介音增生。陈瑶(2011)认为汉语方言中开口一等韵变生 i 介音是一种词汇扩散现象，这种音变可能始自侯韵，然后再扩散到登韵痕韵，最后蔓延到 a 类韵母。2) 元音前高化。郑张尚芳(2002:90)认为登痕两韵今读齐齿呼是元音本身前高化而来。吴语台山、中山、江山、开化(白读)、温州(老派、白读)，闽语福州等方言痕登类韵字除洪音外在口语中都也有细音读法：

台山、中山：根跟 kin1

江山、开化(白)：灯 tin1，凳 tin5，藤 tin2

福州(白)：灯 tin1、等 tin3，藤 tin2，肯 khin3

温州(老、白)：憎 tsin1 嫌~、得人~，磴 tin1~步：溪中涉渡用的踏脚石步，澄 din4~~~，得 ti7 吃~、晓不~

郑张尚芳(2002:90)认为这些方言痕登韵字今读细音来自主元音或介音 u 的前化。痕登两韵的 ə 元音上古是部位更高的 u 或 i，主元音 u 前化为 i 后出现了痕登韵今读细音的现象，细音的读法是比较洪音读法更早的层次的反映。

皖西南吴徽语曾梗摄开口一二等今读齐齿呼到底是介音增生还是元音前高化？我们认为存在两种情况：1) 帮端组、来母字今读细音只残存于白读，声母看不出明显的条件，且阳声韵与入声韵同步演变，如表 3 “凳 tin、藤 tin、层 tehin”、石台兰关“能 lin”、石台仙寓“灯 tin”，表 5 “北 pi、墨 mi、肋 li/ni”。这种表现不大可能是后起的音变。我们同意郑张尚芳(2002:90)的观点，曾摄主元音 i 从 u 前化而来。2) 石台兰关、石台七都、东至龙泉曾梗摄开口一二等入声韵见系字带 i 介音，今读表现与赣语高度一致(见表 4)，不排除是受赣语影响的可能。

#### 四、结语

皖西南方言普遍存在开口一二等韵今读齐齿呼的现象，涉及的韵摄包括流摄、咸山摄、臻曾梗摄。流摄一等带 i 介音普遍见于赣语、吴徽语及江淮官话安庆方言。咸山摄开口一等带 i 介音见于江淮官话枞阳汤沟、吴语石台兰关。这些韵摄今带 i 介音以主元音为前元音 e、ɛ、æ 或央元音 ə 为条件，且多为见系字，今读齐齿呼归因于前元音裂化导致的介音增生。吴徽语流摄一等带 i 介音除见系字外，还包括端组字和来母字，音变时间比赣语要早或者说音变速度比赣语快。

皖西南方言臻曾梗摄开口一二等阳声韵和入声韵存在读齐齿呼的情况。赣语和吴徽语读齐齿呼的表现形式和成因不同。赣语读齐齿呼以见系声母为条件，为系统性变

化，源于前元音的裂化，音变原理与流摄一等韵相同。吴徽语帮端组及来母字读齐齿呼只见于残存的白读层，主元音 i 源于上古痕韵登韵主元音 u 的前高化；见系字带 i 介音，见于文读层，今读表现与赣语一致，受赣语影响所致。

附记：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皖南吴语的保护性调查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AHSKQ2021D184）。

### 参考文献

-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7《安徽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
- 鲍红 2016《安庆方言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王福堂（修订）2003《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语文出版社
- 陈昌仪（主编）2005《江西省方言志》方志出版社
- 陈瑶 2009《徽州方言音韵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陈瑶 2011《现代汉语方言开口一等韵字读齐齿呼现象探析》《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陈瑶 2014《流摄一三等韵在徽州方言中的分合研究》《中国方言学报》第四期
- 陈瑶 2020《徽州方言音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古屋昭弘 1992《〈正字通〉和十七世纪的赣方音》《中国语文》第5期
- 韩沛玲 2012《山西方言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
- 侯精一（主编）2002《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 蒋冰冰 2003《吴语宣州片方言音韵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军 2015《江西赣方言历史文献与历史方音研究》商务印书馆
-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2《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 刘宝俊 1993《论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一等 i 介音”现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
- 麦耘 2013《软腭辅音与硬腭过渡音的亲性和性——一项语音演化研究》《方言》第3期
- 孙宜志 2002《安徽宿松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4期
- 孙宜志 2006《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研究》黄山书社
- 孙宜志 2007《江西赣方言语音研究》语文出版社
- 孙宜志 2014《江西赣方言流摄一等字的今读类型及相关音变》《方言》第2期



- 唐爱华 2005 《宿松方言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陶寰 2003 《吴语一等韵带介音研究——以侯韵为例》载上海市语文学会、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合编《吴语研究》(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 万波 2009 《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研究》商务印书馆
- 王力 2008 《汉语语音史》, 商务印书馆
- 熊燕 2013 《〈正字通〉韵类和十七世纪江淮官话》《语言学论丛》第四十七辑
- 徐建 2021 《黄孝片江淮官话音韵特点在皖西南的渐进推移——再论怀岳方言的性质和归属》《中国语文》第 4 期
- 一虚 1992 《中古开口一等韵字在今武山方言也有[i]介音》《中国语文》第 1 期
- 余鹏 2018 《论江淮官话黄孝片与赣语怀岳片的历史关系》《语言科学》第 4 期
- 张维佳 2002 《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
- 张玉来 1995 《韵略汇通音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 郑婷 2014 《从语音层面探讨黄孝方言的性质》《文教资料》第 31 期
- 郑张尚芳 2002 《方言介音异常的成因及 e>ia、o>ua 音变》《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辑
- 周元琳 2001 《安徽庐江方言音系》《方言》第 3 期

### **An Analysis on the Phenomenon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Division of Opening-mouth Rhymes Read Into i-medial Sound in Dialects of Southwest of Anhui**

XU Ji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 Center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search of Language Resource of AnHui,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dialects in the southwest of Anhui: Jianghuai mandarin, Gan dialect, Wu dialect and Hui dialect. The four dialects all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division of opening-mouth rhymes read into i-medial sound. Bu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ur dialects. The phenomenon above is commonly seen in jian group characters (见系字) in Jianghuai mandarin and Gan dialect, and the sound change results from the cracking of the front vowel. While Wu and Hui dialects include

duan group characters (端系字) of liu she (流摄), and the time of sound change is earlier than Gan dialect. In addition, Some of the characters of geng she (梗摄) in Wu and Hui dialects also have the phenomenon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division of opening-mouth rhymes read into i-medial sound, which of the sound change is caused by front-raising of main vowel, and some characters are derived from the influence of Gan dialect.

# 徐州方言古清入字新老变化的性质与特点

许井岗 汪恒璐

南通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徐州方言古清入字的新老变化是在普通话影响下通过文白竞争的方式实现的，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音变现象，具有以下四个特点：①层次性，声母、韵母先行，声调在后；②阶段性，音类先行，音值随后。③快慢有别，变为阳平、去声的字在前，变为上声的字在后；④复杂性。

## 一、前言

入声在官话方言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或正在消失，但在消失的速度和消失后的调类归派上有地域上的差异，因此，入声的有无及其入声特别是清入的归派，成为官话方言划分次方言的主要标准。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汉语方言卷，徐州（市区）方言<sup>1</sup>属于中原官话徐淮片，有阴平（213）、阳平（55）、上声（24）、去声（51）4个声调，其入声归派具有中原官话的典型特征：清、次浊入派入阴平，全浊入派入阳平。

针对一些官话方言中出现的古入声字新老变化现象，段纳（2007:77）认为平顶山方言古入声字读音变化源于普通话的影响，变化过程中有韵母先于声调变化的特点；陈建伟（2008：69-70）选用十来个口语常用字对临沂方言古入声字语音变异进行研究，认为年龄因素对古入声字读音的影响最为显著，并根据几个与普通话不同韵母的入声字读音向普通话靠拢情况，认为古入声字的读音变化有“变化分层次，韵母先行声调随后；变化有难易，音类易变音值难改”等特点；亓海峰（2009）对莱芜方言清入声归派的年龄差异进行了描写，认为莱芜方言清入声调类归派变化的方式是离散式音变，其原因是受到了普通话影响下的它变型音变；苏晓青、刘磊（2002）认为，徐州方言语音近几十年来正逐渐地向普通话靠拢，在此过程中表现出阶段性和不均衡性的特点。以上学者的研究都认为古入声字读音变化的原因是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

---

<sup>1</sup> 如无特别说明，下文的徐州方言是指徐州市区方言。

有些学者也涉及到了这种读音变化的特点，如陈建伟（2008），苏晓青、刘磊（2002）等。但苏、刘（2002）的结论是建立在徐州方言声韵调变化这一整体上的，陈（2008）虽然也讨论了古清入字读音变化的特点，但讨论时是建立在几个与普通话不同韵母的入声字读音向普通话靠拢情况的基础上，两篇文章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

笔者于 2020 年 9 月、10 月两次对徐州方言语音进行调查，调查时间一周到两周不等，一共调查了三位发音人：宋九菊、张敏、马红豆，分别代表老派、中派和新派<sup>2</sup>。前期调查发现，徐州方言古清入字读音变化最为显著，主要表现为：徐州老中新古清入字的调类归派存在较大的差异；老中新三派古清入字常有文、白两种读音，而中年人尤多。另外，徐州方言古清入字读音变化除了已经研究所说的声韵变化有层次等特点外，还有音类与音值变化有阶段性、调值的相似性会影响古清入字调类变化的快慢等特点。

## 二、徐州方言古清入字的新老变化

徐州方言古清入调的新老变化较为显著，下面先把新老差异情况列表进行观察<sup>3</sup>。

表 1：徐州方言古清入调新老变化比较表

	阴平 213	阳平 55	上声 35	去声 51
徐州老派	答搭踏鸽喝塔榻塌溺磕插夹掐甲鸭 押压接折褶摄怯跌贴帖挾法缉涩执 汁湿急级吸揖擦撒萨割葛渴喝 <sub>彩</sub> 八	蛤劫肋给 别察刮 <sub>破</sub> 拙 <sub>必</sub> 卒佛	眨撒撇 哆毕必 索朴饺	撮恰妾泣轧泄阔 愿讫猝蟀率错朔 鲫嗝忆亿抑赫吓

<sup>2</sup> 发音人相关信息如下：宋久菊，女，1954 年 10 月生，徐州市泉山区和平街道西苑社区，退休职工，初中学历；张敏，女，1983 年 9 月生，徐州市泉山区和平街道西苑社区，高校教师，研究生学历；马红豆，女，1998 年 11 月生，徐州市泉山区和平街道西苑社区，在校大学生，本科学历。

<sup>3</sup> 文章调查的清入字共有 301 个：接折褶摄怯跌贴帖挾法缉涩执汁湿急级吸揖擦萨割葛渴喝<sub>彩</sub>八札察杀瞎鳖薛哲蜚彻撒浙设揭歇蝎憋撇铁节切屑结洁噎钵拨泼掇脱撮括聒豁挖刷刮<sub>风</sub>雪说发决诀缺血笔匹七漆悉膝瑟虱质失室吉乙一乞不骨窟忽戊恤出橘屈博伯泊托托作各阁搁酪郝恶雀鹊削绰焯脚却约郭廓扩霍藿剡剥驳桌卓捉觉角确岳乐握北得德则塞刻克黑逼即息熄媳侧测色织职识式饰国百柏拍魄拆窄格客摘责策册革隔戟僻积迹脊惜昔只尺适释劈的滴踢剔绩戚锡析击激吃卜扑仆秃速谷哭屋督沃福幅蝠腹覆肃宿竹筑缩祝粥菊掬曲畜<sub>破</sub>蓄郁足促焯嘱触束铜蛤劫肋给别刮<sub>破</sub>拙<sub>必</sub>卒佛爵着酌琢啄嫡戳眨撒哆毕索朴饺迫叔笃撮恰妾泣轧泄阔愿讫猝蟀率错朔鲫嗝忆亿抑赫吓栅扼碧壁炙赤斥益壁酷畜粟

	<p>札察杀瞎鳖薛哲蜚彻撤浙设揭歇蝎          憋撇铁节切屑结洁噎钵拨泼掇脱撮          括聒豁挖刷刮<sub>~风</sub>雪说发决诀缺血笔          匹七漆悉膝瑟虱质失室吉乙一乞不          骨窟忽戍恤出橘屈博伯泊托托作各          阁搁酪郝恶雀鹊削焯焯脚却约郭廓          扩霍藿劓剥驳桌卓捉觉角确岳乐握          北得德则塞刻克黑逼即息熄媳侧测          色织职识式饰国百柏拍魄拆窄格客          摘责策册革隔戟僻积迹脊惜昔只尺          适释益劈的滴踢剔绩戚锡析击激吃          卜扑仆秃速谷哭屋督沃福幅蝠腹覆          肃宿竹筑缩祝粥菊掬曲畜<sub>~牧</sub>蓄郁足          促烛嘱触束铜</p>	<p>爵着酌琢          啄嫡戳</p>	<p>迫叔笃</p>	<p>栅扼碧璧炙赤斥          益壁酷沃畜粟</p>
<p>徐州          中派</p>	<p>答搭踏鸽喝塔塌榻磕插夹掐折褶甲          胛鸭押压接跌贴帖挾法缉涩汁湿级          泣吸揖擦撒割葛渴八札杀瞎鳖薛蜚          彻撤设揭歇蝎憋撇铁节切屑结洁噎          钵拨泼掇脱撮括聒豁挖刷刮<sub>~风</sub>雪拙          说发决缺血笔匹七漆悉膝虱质失室          吉一不骨窟忽戍出橘屈博泊托托作          各阁搁酪郝恶雀鹊削焯脚约郭廓扩          劓剥桌卓捉觉角确握北塞黑逼息熄          媳织色识式饰国百柏拍拆窄格客摘          责隔戟僻积脊惜昔只尺适释劈的滴          踢剔绩戚锡析击激吃卜扑秃速哭屋          督福蝠腹覆宿竹缩粥菊掬曲足烛束          铜</p>	<p>答蛤折劫          胁缉执急          给察别<sub>区~</sub>          哲节结刮<sub>~</sub>          破诀吉卒佛          爵着酌驳          卓琢啄戳          得德则即          职国伯格          责革嫡仆          幅蝠菊足</p>	<p>眨叻毕          乙乞索          郝朴饺          谷笃叔          嘱曲</p>	<p>踏榻榻恰摄妾涩          泣萨喝<sub>~彩</sub>轧泄彻          撤浙设阔豁厩必          瑟讫猝恤蟀率<sub>~领</sub>          错恶焯却扩霍藿          朔刻克鲫侧测色          嗷忆亿抑迫魄客          赫吓策册栅扼碧          迹炙赤斥益璧壁          剔酷沃肃宿筑畜          祝蓄郁促粟触</p>
<p>徐州</p>	<p>答搭踏鸽喝塔塌榻磕插夹掐甲胛鸭</p>	<p>答榻蛤折</p>	<p>眨法给</p>	<p>踏榻恰妾摄怯涩</p>

<p>新派</p>	<p>押压接<u>折</u>褶跌贴帖挟<u>法</u>緝汁湿急级  吸揖擦撒<sub>~手</sub>割渴八札杀瞎螫薛蜚浙  揭歇蝎憋铁<u>苕</u>切<u>结</u>噎钵拨泼掇脱撮  聒<u>豁</u>挖刷刮<sub>~风</sub>雪说发缺血七漆悉膝  虱失室一不窟忽戍出橘屈泊托讬作  <u>各</u>搁酪雀鹊削焯脚却约郭廓劓剥桌  捉<u>确</u>握北塞黑逼鲫息熄<u>色</u>织百拍拆  <u>窄</u>摘积惜昔只<u>适</u>释劈的滴绩威锡析  击激吃督卜扑仆秃哭屋缩粥铜</p>	<p>劫肋执察  别<sub>区</sub>哲<u>节</u>  <u>结</u>洁拙决  诀吉卒佛  博阁爵着  酌驳卓琢  啄戮觉得  德则即媳  职识国伯  格责革隔  嫡福幅蝠  竹菊掬足  烛</p>	<p>撒<sub>~种</sub>葛  撇啲笔  匹乙乞  骨索郝  朴角饺  柏<u>窄</u>戟  脊尺笃  谷叔曲  嘱</p>	<p>泣萨喝<sub>~彩</sub>轧泄彻  撇设屑括阔<u>豁</u>瑟  毕必瑟质讫猝恤  蟀率<sub>~领</sub>错各恶绰  扩霍藿朔<u>确</u>刻克  侧测<u>色</u>嗇式饰忆  亿抑迫魄客赫吓  策册栅扼璧僻迹  炙赤斥<u>适</u>益碧壁  酷沃速腹覆肃宿  筑畜祝蓄郁育促  粟触束</p>
<p>普通 话</p>	<p>搭鸽喝塌塌磕插拍夹鸭押压接跌贴  挟緝汁湿吸揖擦割八杀瞎螫薛蜚揭  歇蝎憋切噎钵拨泼脱撮掇聒<u>豁</u>挖刷  刮<sub>~风</sub>说发缺血七漆悉膝虱失一窟忽  戍出屈托讬搁酪削焯约郭劓剥桌捉  塞黑逼息熄织拍拆摘积惜昔只劈滴  踢剔威锡析击激吃扑秃哭屋督缩粥  掬铜刮<sub>~破</sub>拙戮叔</p>	<p>答折执急  级札察哲  节结洁决  诀吉橘博  伯泊阁驳  卓觉得德  则即媳职  识国格责  革隔仆福  幅蝠竹菊  足烛蛤劫  肋别卒佛  爵着酌琢  啄嫡</p>	<p>塔甲褶  帖法葛  渴撇铁  雪笔匹  乙乞骨  郝脚角  北百柏  窄戟脊  尺卜谷  曲嘱给  眨撒啲  索朴饺  笃</p>	<p>踏榻摄怯涩萨喝  <sub>~彩</sub>彻撇浙设屑括  瑟质室不恤作各  恶雀鹊绰却廓扩  霍藿确岳乐握刻  克侧测色式饰魄  客策册僻迹适释  的绩速沃腹覆肃  宿筑祝畜<sub>~牧</sub>蓄郁  促触束必毕迫撮  恰妾泣轧泄阔瑟  讫猝蟀率错朔鲫  嗇忆亿抑赫吓栅  扼碧璧炙赤斥益  壁酷畜粟</p>

说明：①列入普通话的读音以利于比较；②表中下划线的为文白异读字。

根据表 1，我们把古清入字在徐州方言老中新归派到四声的字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文、白读分属不同调类的，分别计入该调类；括号中的字为总字数）：

表 2：徐州方言古清入字声调老中新差异统计表

	阴	阳	上	去
老派 (307)	243	18	12	34
	79.2%	5.9%	3.9%	11.1%
中派 (326)	195	43	14	74
	59.8%	13.2%	4.3%	22.7%
新派 (310)	146	52	27	85
	47.1%	16.8%	8.7%	27.4%
普通话 (301)	110	54	37	100
	36.5%	17.9%	12.3%	33.2%

从表 2 可见，徐州方言老派古清入字基本派入阴平，也有少量字派入其他三个声调，中、新派主要派入阴平，但派入其他三个声调逐渐增多，有不断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为了对清入字的新老变化进行讨论，下面穷尽列举老中新的读音发生变化的字，如表 3 所示：

表 3：徐州方言古清入字老中新读音变化字表

例字	老派	中派	新派	普通话
答	ta <sup>213</sup>	ta <sup>213</sup> /ta <sup>55</sup>	ta <sup>213</sup> <sub>少</sub> /ta <sup>55</sup>	tA <sup>35</sup>
踏 <sub>~步</sub>	tʰa <sup>213</sup>	tʰa <sup>213</sup> /tʰa <sup>51</sup>	tʰa <sup>51</sup>	tʰA <sup>51</sup>
榻	tʰa <sup>213</sup>	tʰa <sup>51</sup>	tʰa <sup>51</sup>	tʰA <sup>35</sup>
折 <sub>~断</sub>	tʂə <sup>213</sup>	tʂə <sup>213</sup> /tʂə <sup>55</sup>	tʂə <sup>213</sup> /tʂə <sup>55</sup>	tʂɤ <sup>35</sup>
法	fa <sup>213</sup>	fa <sup>213</sup>	fa <sup>213</sup> /fa <sup>35</sup>	fA <sup>214</sup>
摄	niə <sup>213</sup>	ʂə <sup>51</sup>	ʂə <sup>51</sup>	ʂɤ <sup>51</sup>
怯	tɕʰiə <sup>213</sup>	tɕʰiə <sup>51</sup>	tɕʰiə <sup>51</sup>	tɕʰiɛ <sup>51</sup>
缉	tei <sup>213</sup>	tei <sup>213</sup> /tei <sup>55</sup>	tei <sup>213</sup>	tei <sup>35</sup>
涩	se <sup>213</sup>	se <sup>213</sup> /sə <sup>51</sup>	sə <sup>51</sup>	sɤ <sup>51</sup>

执	tʂɿ <sup>213</sup>	tʂɿ <sup>55</sup>	tʂɿ <sup>55</sup>	tʂɿ <sup>35</sup>
急	tei <sup>213</sup>	tei <sup>55</sup>	tei <sup>55</sup>	tei <sup>35</sup>
给	tei <sup>55</sup>	ke <sup>55</sup> /tei <sup>55</sup>	tei <sup>35</sup>	tei <sup>214</sup>
萨	sa <sup>213</sup>	sa <sup>51</sup>	sa <sup>51</sup>	sa <sup>51</sup>
葛 <sub>姓</sub>	kə <sup>213</sup>	kə <sup>213</sup>	kə <sup>35</sup>	kɿ <sup>214</sup>
喝 <sub>~彩</sub>	xə <sup>213</sup>	xə <sup>51</sup>	xə <sup>51</sup>	xɿ <sup>51</sup>
哲	tʂə <sup>213</sup>	tʂə <sup>55</sup>	tʂə <sup>55</sup>	tʂɿ <sup>35</sup>
彻	tʂhə <sup>213</sup>	tʂhə <sup>213</sup> /tʂhə <sup>51</sup>	tʂhə <sup>51</sup>	tʂhɿ <sup>51</sup>
撤	tʂhə <sup>213</sup>	tʂhə <sup>213</sup> /tʂhə <sup>51</sup>	tʂhə <sup>51</sup>	tʂhɿ <sup>51</sup>
浙	tʂə <sup>213</sup>	tʂə <sup>51</sup>	tʂə <sup>213</sup>	tʂɿ <sup>51</sup>
设	ʂə <sup>213</sup>	ʂə <sup>213</sup> /ʂə <sup>51</sup>	ʂə <sup>51</sup>	ʂɿ <sup>51</sup>
撇	phia <sup>213</sup>	phia <sup>213</sup>	phia <sup>35</sup>	phia <sup>214</sup>
节	teiə <sup>213</sup>	teiə <sup>213</sup> /teiə <sup>55</sup>	teiə <sup>213</sup> /teiə <sup>55</sup>	teiə <sup>35</sup>
结	teiə <sup>213</sup>	teiə <sup>213</sup> /teiə <sup>55</sup>	teiə <sup>213</sup> /teiə <sup>55</sup>	teiə <sup>35</sup>
屑	eyə <sup>213</sup>	eyə <sup>213</sup>	eiə <sup>51</sup>	eiə <sup>51</sup>
洁	teiə <sup>213</sup>	teiə <sup>213</sup>	teiə <sup>55</sup>	teiə <sup>35</sup>
括	kuə <sup>213</sup>	kuə <sup>213</sup> /khuə <sup>213</sup>	khuə <sup>51</sup>	khuə <sup>51</sup>
豁	xuə <sup>213</sup>	xuə <sup>213</sup> /xuə <sup>51</sup>	xuə <sup>213</sup> /xuə <sup>51</sup>	xuo <sup>55</sup> /xuo <sup>51</sup>
拙	tʂua <sup>55</sup>	tʂua <sup>213</sup>	tʂua <sup>55</sup>	tʂuo <sup>35</sup>
诀	tɛyə <sup>213</sup>	tɛyə <sup>55</sup>	tɛyə <sup>55</sup>	tɛyɛ <sup>35</sup>
决	tɛyə <sup>213</sup>	tɛyə <sup>213</sup>	tɛyə <sup>55</sup>	tɛyɛ <sup>35</sup>
瑟	sə <sup>213</sup>	sə <sup>51</sup>	sə <sup>51</sup>	sɿ <sup>51</sup>
笔	pe <sup>213</sup>	pe <sup>213</sup>	pe <sup>35</sup>	pi <sup>214</sup>
毕	pi <sup>35</sup>	pi <sup>35</sup>	pi <sup>51</sup>	pi <sup>51</sup>
必	pi <sup>35</sup> /pi <sup>55</sup>	pi <sup>51</sup>	pi <sup>51</sup>	pi <sup>51</sup>
匹	phi <sup>213</sup>	phi <sup>213</sup>	phi <sup>35</sup>	phi <sup>214</sup>
质	tʂɿ <sup>213</sup>	tʂɿ <sup>213</sup>	tʂɿ <sup>51</sup>	tʂɿ <sup>51</sup>
吉	tei <sup>213</sup>	tei <sup>213</sup> /tei <sup>55</sup>	tei <sup>55</sup>	tei <sup>35</sup>



乙	i <sup>213</sup>	i <sup>35</sup>	i <sup>35</sup>	i <sup>55</sup>
乞	tɛ <sup>h</sup> i <sup>213</sup>	tɛ <sup>h</sup> i <sup>35</sup>	tɛ <sup>h</sup> i <sup>35</sup>	tɛ <sup>h</sup> i <sup>214</sup>
骨	ku <sup>213</sup>	ku <sup>213</sup>	ku <sup>35</sup>	ku <sup>214</sup>
恤	ɛy <sup>213</sup>	ɛy <sup>51</sup>	ɛy <sup>51</sup>	ɛy <sup>51</sup>
博	pə <sup>213</sup>	puə <sup>213</sup>	puə <sup>55</sup>	po <sup>35</sup>
伯	pe <sup>213</sup> /pə <sup>55</sup>	puə <sup>213</sup>	puə <sup>213</sup>	po <sup>35</sup>
各	kə <sup>213</sup>	kə <sup>213</sup>	kə <sup>213</sup> /kə <sup>51</sup>	kɿ <sup>51</sup>
阁	kə <sup>213</sup>	kə <sup>213</sup>	kə <sup>55</sup>	kɿ <sup>35</sup>
郝	xə <sup>213</sup>	xə <sup>213</sup> /xə <sup>35</sup>	xə <sup>35</sup>	xau <sup>214</sup>
恶	ə <sup>213</sup>	ə <sup>213</sup> /ə <sup>51</sup>	ə <sup>51</sup>	ə <sup>51</sup>
却	tɛ <sup>h</sup> yə <sup>213</sup>	tɛ <sup>h</sup> yə <sup>51</sup>	tɛ <sup>h</sup> yə <sup>213</sup>	tɛ <sup>h</sup> yɛ <sup>51</sup>
扩	k <sup>h</sup> uə <sup>213</sup>	k <sup>h</sup> uə <sup>213</sup> /k <sup>h</sup> uə <sup>51</sup>	k <sup>h</sup> uə <sup>51</sup>	k <sup>h</sup> uo <sup>51</sup>
驳	pə <sup>213</sup>	puə <sup>55</sup>	puə <sup>55</sup>	po <sup>35</sup>
卓	tʂuə <sup>213</sup>	tʂuə <sup>213</sup> /tʂuə <sup>55</sup>	tʂuə <sup>55</sup>	tʂuo <sup>35</sup>
觉 <sub>~得</sub>	tey <sup>ə</sup> <sup>213</sup>	tey <sup>ə</sup> <sup>213</sup>	tey <sup>ə</sup> <sup>55</sup>	teyɛ <sup>35</sup>
角	tey <sup>ə</sup> <sup>213</sup>	tey <sup>ə</sup> <sup>213</sup> /tei <sup>ə</sup> <sup>213</sup>	tei <sup>ə</sup> <sup>35</sup>	tei <sup>ə</sup> <sup>214</sup>
确	tɛ <sup>h</sup> yə <sup>213</sup>	tɛ <sup>h</sup> yə <sup>213</sup> /tɛ <sup>h</sup> yə <sup>51</sup>	tɛ <sup>h</sup> yə <sup>213</sup> /tɛ <sup>h</sup> yə <sup>51</sup>	tɛ <sup>h</sup> yɛ <sup>51</sup>
霍	xuə <sup>213</sup>	xuə <sup>51</sup>	xuə <sup>51</sup>	xuo <sup>51</sup>
藿	xuə <sup>213</sup>	xuə <sup>51</sup>	xuə <sup>51</sup>	xuo <sup>51</sup>
岳	yə <sup>213</sup>	yə <sup>51</sup>	yə <sup>213</sup>	yɛ <sup>51</sup>
乐 <sub>快~</sub>	luə <sup>213</sup>	lə <sup>51</sup>	lə <sup>51</sup>	lɿ <sup>51</sup>
得	tɛ <sup>213</sup>	tə <sup>55</sup>	tə <sup>55</sup>	tɿ <sup>35</sup>
德	tɛ <sup>213</sup>	tə <sup>55</sup>	tə <sup>55</sup>	tɿ <sup>35</sup>
则	tse <sup>213</sup>	tsə <sup>55</sup>	tsə <sup>55</sup>	tsɿ <sup>35</sup>
刻	k <sup>h</sup> e <sup>213</sup>	k <sup>h</sup> e <sup>213</sup> /k <sup>h</sup> ə <sup>51</sup>	k <sup>h</sup> ə <sup>51</sup>	k <sup>h</sup> ɿ <sup>51</sup>
克	k <sup>h</sup> e <sup>213</sup>	k <sup>h</sup> ə <sup>51</sup>	k <sup>h</sup> ə <sup>51</sup>	k <sup>h</sup> ɿ <sup>51</sup>
媳	ɛi <sup>213</sup>	ɛi <sup>213</sup>	ɛi <sup>55</sup>	ɛi <sup>35</sup>
即	tei <sup>213</sup>	tei <sup>55</sup>	tei <sup>55</sup>	tei <sup>35</sup>

鲫	tei <sup>51</sup>	tei <sup>51</sup>	tei <sup>213</sup>	tei <sup>51</sup>
侧	ts <sup>h</sup> e <sup>213</sup>	ts <sup>h</sup> ə <sup>51</sup>	ts <sup>h</sup> ə <sup>51</sup>	ts <sup>h</sup> ɿ <sup>51</sup>
测	ts <sup>h</sup> e <sup>213</sup>	ts <sup>h</sup> ə <sup>51</sup>	ts <sup>h</sup> ə <sup>51</sup>	ts <sup>h</sup> ɿ <sup>51</sup>
色	se <sup>213</sup>	se <sup>213</sup> /sə <sup>51</sup>	sə <sup>213</sup> /sə <sup>51</sup>	ʂai <sup>214</sup> /sɿ <sup>51</sup>
识	ʂ <sup>213</sup>	ʂ <sup>213</sup>	ʂ <sup>55</sup>	ʂ <sup>35</sup>
式	ʂ <sup>213</sup>	ʂ <sup>213</sup>	ʂ <sup>51</sup>	ʂ <sup>51</sup>
饰	ʂ <sup>213</sup>	ʂ <sup>213</sup>	ʂ <sup>51</sup>	ʂ <sup>51</sup>
职	tʂ <sup>213</sup>	tʂ <sup>55</sup>	tʂ <sup>55</sup>	tʂ <sup>35</sup>
国	kuə <sup>213</sup>	kuə <sup>213</sup> /kuə <sup>55</sup>	kuə <sup>55</sup>	kuo <sup>35</sup>
柏	pe <sup>213</sup>	pe <sup>213</sup>	pɛ <sup>35</sup>	pai <sup>214</sup>
迫	p <sup>h</sup> e <sup>35</sup>	p <sup>h</sup> uə <sup>51</sup>	p <sup>h</sup> uə <sup>51</sup>	p <sup>h</sup> o <sup>51</sup>
魄	p <sup>h</sup> e <sup>213</sup>	p <sup>h</sup> uə <sup>51</sup>	p <sup>h</sup> uə <sup>51</sup>	p <sup>h</sup> o <sup>51</sup>
窄	tse <sup>213</sup>	tse <sup>213</sup>	tse <sup>213</sup> /tʂɛ <sup>35</sup>	tʂai <sup>214</sup>
格	ke <sup>213</sup>	ke <sup>213</sup> /kə <sup>55</sup>	kə <sup>55</sup>	kɿ <sup>35</sup>
客	k <sup>h</sup> e <sup>213</sup>	k <sup>h</sup> e <sup>213</sup> /k <sup>h</sup> ə <sup>51</sup>	k <sup>h</sup> ə <sup>51</sup>	k <sup>h</sup> ɿ <sup>51</sup>
责	tse <sup>213</sup>	tse <sup>213</sup> /tsə <sup>55</sup>	tsə <sup>55</sup>	tsɿ <sup>35</sup>
策	ts <sup>h</sup> e <sup>213</sup>	ts <sup>h</sup> ə <sup>51</sup>	ts <sup>h</sup> ə <sup>51</sup>	ts <sup>h</sup> ɿ <sup>51</sup>
册	ts <sup>h</sup> e <sup>213</sup>	ts <sup>h</sup> e <sup>213</sup> /ts <sup>h</sup> ə <sup>51</sup>	ts <sup>h</sup> ə <sup>51</sup>	ts <sup>h</sup> ɿ <sup>51</sup>
革	ke <sup>213</sup>	kə <sup>55</sup>	kə <sup>55</sup>	kɿ <sup>35</sup>
隔	ke <sup>213</sup>	ke <sup>213</sup> /kə <sup>213</sup>	kə <sup>55</sup>	kɿ <sup>35</sup>
戟	tei <sup>213</sup>	tei <sup>213</sup>	tei <sup>35</sup>	tei <sup>214</sup>
僻	p <sup>h</sup> i <sup>213</sup>	p <sup>h</sup> i <sup>51</sup>	p <sup>h</sup> i <sup>51</sup>	p <sup>h</sup> i <sup>51</sup>
脊	tei <sup>213</sup>	tei <sup>213</sup>	tei <sup>35</sup>	tei <sup>214</sup>
迹	tei <sup>213</sup>	tei <sup>51</sup>	tei <sup>51</sup>	tei <sup>51</sup>
尺	tʂ <sup>213</sup>	tʂ <sup>h</sup> <sup>213</sup>	tʂ <sup>h</sup> <sup>35</sup>	tʂ <sup>h</sup> <sup>214</sup>
适	ʂ <sup>213</sup>	ʂ <sup>213</sup>	ʂ <sup>35</sup> /ʂ <sup>51</sup>	ʂ <sup>51</sup>
益	i <sup>213</sup>	i <sup>51</sup>	i <sup>51</sup>	i <sup>51</sup>
剔	t <sup>h</sup> i <sup>213</sup>	t <sup>h</sup> i <sup>213</sup> /t <sup>h</sup> i <sup>51</sup>	t <sup>h</sup> i <sup>51</sup>	t <sup>h</sup> i <sup>55</sup>

速	su <sup>213</sup>	su <sup>213</sup>	su <sup>51</sup>	su <sup>51</sup>
谷	ku <sup>213</sup>	ku <sup>35</sup>	ku <sup>35</sup>	ku <sup>214</sup>
沃	uə <sup>213</sup> /uə <sup>51</sup>	uə <sup>51</sup>	uə <sup>51</sup>	uo <sup>51</sup>
福	fu <sup>213</sup>	fu <sup>213</sup>	fu <sup>55</sup>	fu <sup>35</sup>
蝠	fu <sup>213</sup>	fu <sup>213</sup> /fu <sup>55</sup>	fu <sup>55</sup>	fu <sup>35</sup>
腹	fu <sup>213</sup>	fu <sup>213</sup> /fu <sup>51</sup>	fu <sup>51</sup>	fu <sup>51</sup>
覆	fu <sup>213</sup>	fu <sup>213</sup>	fu <sup>51</sup>	fu <sup>51</sup>
肃	su <sup>213</sup>	su <sup>51</sup>	su <sup>51</sup>	su <sup>51</sup>
宿	su <sup>213</sup> /ey <sup>213</sup>	ey <sup>213</sup> /su <sup>51</sup>	su <sup>51</sup>	su <sup>51</sup>
竹	tʂu <sup>213</sup>	tʂu <sup>213</sup>	tʂu <sup>55</sup>	tʂu <sup>35</sup>
筑	tʂu <sup>213</sup>	tʂu <sup>51</sup>	tʂu <sup>51</sup>	tʂu <sup>51</sup>
祝	tʂu <sup>213</sup>	tʂu <sup>51</sup>	tʂu <sup>51</sup>	tʂu <sup>51</sup>
菊	tey <sup>213</sup>	tey <sup>213</sup> /tey <sup>55</sup>	tey <sup>55</sup>	tey <sup>35</sup>
掬	tey <sup>213</sup>	tey <sup>213</sup>	tey <sup>55</sup>	tey <sup>55</sup>
曲	te <sup>hy</sup> 213	te <sup>hy</sup> 213	te <sup>hy</sup> 35	te <sup>hy</sup> 214
畜 <sub>~牧</sub>	ey <sup>213</sup>	ey <sup>51</sup>	ey <sup>51</sup>	ey <sup>51</sup>
蓄	ey <sup>213</sup>	ey <sup>51</sup>	ey <sup>51</sup>	ey <sup>51</sup>
郁	y <sup>213</sup>	y <sup>51</sup>	y <sup>51</sup>	y <sup>51</sup>
足	tsu <sup>213</sup>	tsu <sup>213</sup> /tsu <sup>55</sup>	tsu <sup>55</sup>	tsu <sup>35</sup>
促	ts <sup>hu</sup> 213	ts <sup>hu</sup> 51	ts <sup>hu</sup> 51	ts <sup>hu</sup> 51
嘱	tʂu <sup>213</sup>	tʂu <sup>35</sup>	tʂu <sup>35</sup>	tʂu <sup>214</sup>
烛	tʂu <sup>213</sup>	tʂu <sup>213</sup>	tʂu <sup>55</sup>	tʂu <sup>35</sup>
触	tʂ <sup>hu</sup> 213	tʂ <sup>hu</sup> 51	tʂ <sup>hu</sup> 51	tʂ <sup>hu</sup> 51
束	su <sup>213</sup>	ʂu <sup>213</sup>	ʂu <sup>51</sup>	ʂu <sup>51</sup>

从表 3 可见，徐州方言中共有 117 个古清入字读音发生了变化，除了伯（阴平与阳平又读），沃（阴平与去声又读），必（阳平与上声又读），毕（上声）、拙（阳平）、撇（阴平与上声又读）、给（阳平）7 个字外，剩下的 110 个字在老派口中古清入字都派入阴平，在中、新口中变为其他 3 个声调，或者兼有阴平异读。

### 三、徐州方言古清入字新老变化的性质和特点

#### 3.1 徐州方言古清入字新老变化的性质

徐州方言古清入字的新老变化是在普通话影响下通过文白竞争的方式实现的，是一项正在进行的音变现象。

徐州方言清入字的新老变化不是原发性的音变，而是在普通话影响下所引发的音变<sup>4</sup>，理由有二：①从老派到中派再到新派，徐州方言中越来越多的清入字由阴平调变为其他三个声调，派入四声的比值逐渐向普通话靠拢，如（括号里为普通话读音）：菊（tey<sup>35</sup>）tey<sup>213</sup>老>tey<sup>213</sup>/tey<sup>55</sup>中>tey<sup>55</sup>新、尺（tɕh<sup>214</sup>）tɕh<sup>213</sup>老>tɕh<sup>213</sup>中>tɕh<sup>35</sup>新、适（ɣ<sup>51</sup>）ɣ<sup>213</sup>老>ɣ<sup>213</sup>中>ɣ<sup>213</sup>/ɣ<sup>51</sup>新。②老派、中派和新派古清入字都有文白异读的现象，如：沃 uə<sup>213</sup>/uə<sup>51</sup>老，答 ta<sup>213</sup>/ta<sup>55</sup>中、宿 ey<sup>213</sup>/su<sup>51</sup>中，适 ɣ<sup>213</sup>/ɣ<sup>51</sup>新、确 te<sup>hyə</sup><sup>213</sup>/te<sup>hyə</sup><sup>51</sup>新，这些古清入字的文白异读正是徐州方言与普通话两种读音的叠置。

徐州方言古清入字新老差异反映了文白竞争的过程，如：扩 khə<sup>213</sup>老>khuə<sup>213</sup>/khuə<sup>51</sup>中>khuə<sup>51</sup>新、足 tsu<sup>213</sup>老>tsu<sup>213</sup>/tsu<sup>55</sup>中>tsu<sup>55</sup>新、隔 ke<sup>213</sup>老>ke<sup>213</sup>/kə<sup>213</sup>中>kə<sup>55</sup>新，可见，古清入声的新老变化是以声韵等音类为单位，通过文白之间的竞争实现的。

从老派到中派、新派，徐州方言古清入字派入四声的比值逐渐向普通话靠拢，其最终目标应该是完成等同于普通话的清入派入四声的比值，从新派方言的情况看，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因此，徐州方言古清入字的新老变化还是一项正在进行的音变现象。从文白异读的情况看，老派和新派文白异读字少，中派文白异读字多，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这说明了徐州方言古清入字读音的变化从老派开始，中派到达顶峰，新派基本结束的事实。

#### 3.2 徐州方言古清入字新老变化的特点

徐州方言古清入字新老变化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层次性。从表3可见，徐州方言古清入字的新老变化主要是声调的变化，但也有一些字还伴随着声母或韵母的变化，这样就出现了文白杂配的现象，而文白杂

<sup>4</sup> 参见王福堂（1999/2005:27），“方言的语音变化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原发性的音变，一种是由语言接触引发的音变，前一种音变是纵向的，即音类的早期形式向近期形式的演变，后一种音变是横向的，即这一方言的语音形式向另一方言语音形式的转变。这后一种语音变化在形成汉语方言语音纷繁复杂的局面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配只出现了三种情况：①韵母、声母白读+声调白读，②韵母、声母文读+声调白读，③韵母、声母文读+声调文读，如隔 ke<sup>213</sup> 老 > ke<sup>213</sup>/kə<sup>213</sup> 中 > kə<sup>55</sup> 新，老派是韵母白读+声调白读，新派是韵母文读+声调文读，中派则是老派读音与韵母文读+声调白读的叠置，再如束 su<sup>213</sup> 老 > su<sup>213</sup> 中 > su<sup>51</sup> 新，老派是声母白读+声调白读，中派是声母文读+声调白读，新派是声母文读+声调文读。徐州方言中没有出现韵母、声母白读+声调文读的情况，可见，徐州方言古清入字的新老变化有层次性，即声母、韵母先行，声调在后。

(二) 阶段性，即音类先行，音值随后。先看韵母。从表 4 可见，古曾摄开口一三等德韵、职韵（与庄组声母相拼）字，梗摄开口二等陌韵、麦韵字韵母在普通话中分别读为 ei、ɤ、o、ai，这些字在徐州方言中的新老变化较为复杂，例字如表 4 所示（“北”在徐州方言中老中新三派都读为阴平调，没有发生变化，列入表中是为了便于比较）。

表 4：曾梗摄德职陌麦韵字新老变化比较表

例字	老	中	新	普通话
北	pe <sup>213</sup>	pe <sup>213</sup>	pe <sup>213</sup>	pei <sup>214</sup>
德	te <sup>213</sup>	tə <sup>55</sup>	tə <sup>55</sup>	tɤ <sup>35</sup>
魄	p <sup>h</sup> e <sup>213</sup>	p <sup>h</sup> uə <sup>51</sup>	p <sup>h</sup> uə <sup>51</sup>	p <sup>h</sup> o <sup>51</sup>
窄	tse <sup>213</sup>	tse <sup>213</sup>	tse <sup>213</sup> /tɕɛ <sup>35</sup>	tɕai <sup>214</sup>

从音类上看，“北、德、魄、窄”四字的韵母在老派口中都读 e，在中派口中分化为三个韵 e、ə、uə，在新派口中则分化为四个韵 e、ə、uə、ɛ，从而在韵类的分合上与普通话一致。从音值上看，尽管已经变得与普通话近似，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再看声调。在普通话的影响下，徐州方言古清入字声调的新老变化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部分清入字由阴平调变为阳平调或上声调，从而在调类归派上与普通话相同，但调值与普通话不同；二是部分清入字由阴平调变为去声调，从而在调类归派上与普通话相同，调值也与普通话相同。可以想象，在普通话影响下的徐州方言古清入字声调的新老变化最终趋势是在调类和调值上都与普通话一样。但从第一种情况看，徐州方言古清入字声调的新老变化有阶段性，调类先行，调值随后，实际上，第二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徐州方言去声调值与普通话去声调值的偶然一致。因此，第二种情况并不能推翻“古清入字声调的新老变化有阶段性”这一结论。

(三) 快慢有别，即变为阳平、去声的字先行，变为上声的字在后。根据表 3，

我们把老中新在普通话影响下由阴平调变为其他三个声调的字<sup>5</sup>列举出来，如表 5 所示。

表 5：徐州方言老中新古清入字声调变化字表

	阳平 55	上声 35	去声 51
老	蛤劫肋别卒佛爵着酌 琢啄嫡	眨撒撇唆索朴饺 笃	撮恰妾泣轧泄阔厩讫猝蟀率错朔鲫 嗷忆亿抑赫吓栅扼碧璧炙赤斥益壁 酷沃畜粟
中	答蛤折劫肋缉执急察 别 <sub>区</sub> 、哲节结诀吉卒佛 爵着酌驳卓琢啄得德 则即职国伯格责革嫡 仆幅蝠菊足	眨唆乙乞索郝朴 饺谷笃嘱曲	踏撮榻恰摄妾涩泣萨喝 <sub>彩</sub> 轧泄彻撤 浙设阔豁厩必瑟讫猝恤蟀率 <sub>领</sub> 错恶 绰却扩霍藿朔刻克鲫侧测色嗷忆亿 抑迫魄客赫吓策册栅扼碧迹炙赤斥 益璧壁酷沃肃宿筑畜祝蓄郁促粟触
青	答蛤折劫肋执察别 <sub>区</sub> 、 哲节结洁诀诀吉卒佛 博阁爵着酌驳卓琢啄 觉得德则即媳职识国 伯格责革隔嫡福幅蝠 竹菊足烛	眨法给撒 <sub>种</sub> 葛撇 唆笔匹乙乞骨索 郝朴角饺柏窄戟 脊尺笃谷曲嘱	踏榻恰妾摄怯涩泣萨喝 <sub>彩</sub> 彻撤浙设屑括 设屑括阔豁厩毕必瑟质讫猝恤蟀率 <sub>领</sub> <sub>领</sub> 错各恶绰扩霍藿朔确刻克侧测色 嗷式饰忆亿抑迫魄客赫吓策册栅扼 璧僻迹炙赤斥适益碧壁酷沃速腹覆 肃宿筑畜祝蓄郁育促粟触束
普通 话	答折执急级札察哲节 结洁诀诀吉橘博伯泊 阁驳卓觉得德则即媳 职识国格责革隔仆福 幅蝠竹菊足烛蛤劫肋 别卒佛爵着酌琢啄嫡	塔甲褶帖法葛渴 撇铁雪笔匹乙乞 骨郝脚角北百柏 窄戟脊尺卜谷曲 嘱给眨撒唆索朴 饺笃	踏榻摄怯涩萨喝 <sub>彩</sub> 彻撤浙设屑括 瑟质室不恤作各恶雀鹊绰却廓扩霍 藿确岳乐握刻克侧测色式饰魄客策 册僻迹适释的绩速沃腹覆肃宿筑祝 畜 <sub>牧</sub> 蓄郁促触束必毕迫撮恰妾泣 轧泄阔厩讫猝蟀率错朔鲫嗷忆亿抑 赫吓栅扼碧璧炙赤斥益壁酷畜粟

<sup>5</sup> 确定的方法是：如果徐州方言古清入字老中青发音人读为阳平、上声和去声的字在普通话中也相应地读为阳平、上声和去声，则认为该字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

为了便于比较徐州方言古清入字声调在普通话的影响下变化速度的快慢，下面列表比较老中新古清入字声调变化的比值，如表 6 所示。

表 6：徐州方言老中新古清入字声调变化比值比较表

		阳平（54）	上声（37）	去声（100）
老派	字数	12	8	34
	百分比	22.2%	21.6%	34.0%
中派	字数	40	12	73
	百分比	74.1%	32.4%	73.0%
新派	字数	48	26	85
	百分比	88.9%	70.3%	85.0%

从表 6 可见，徐州方言中派变为上声的字比变为阳平、去声的字比值明显偏低，徐州方言新派变为上声的字增速较快，但比变为阳平、去声的字相比比值还是偏低。我们认为，影响徐州方言古清入调由阴平调变为其他三个声调的快慢的原因应该与调值有关，徐州方言阴平与普通话上声的调值较为接近，都是低降的曲折调，而与普通话的阳平和去声的调值差别较大，试比较：阴平 213（徐州方言）：阳平 35、上声 214、去声 51（普通话），如果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徐州方言阴平与普通话的阳平、上声和去声的调值差别大的声调变化快，差别小的声调变化慢，即调值会影响徐州方言古清入字声调变化的速度。

（四）复杂性。新老变化的复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字读音的变化会出现新派滞后于中派的情况，如缉  $tei^{213}/tei^{55}$  中： $tei^{213}$  新、浙  $tʂə^{51}$  中： $tʂə^{213}$  新、却  $te^{h}yə^{51}$  中、 $te^{h}yə^{213}$  新。二是有个别口语中不用的字在老派口中为文读，而在中派口中为白读，如拙  $tʂuə^{55}$  老： $tʂuə^{213}$  中，老派只知道普通话的读音，而中派会知道该字读阳平是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实际上是由阴平变化而来的，因此，给该字还原出徐州方言中原有的声调。

#### 四、结语

文章用《方言调查字表》中的古清入字对徐州市区老中新三位发音人进行了调查，然后对选取的 301 个古清入字的年龄差异进行描写和归纳，探讨徐州方言古清入字

新老变化的性质和特点。主要结论如下：徐州方言古清入字的新老变化是在普通话影响下通过文白竞争的方式实现的，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音变现象，具有以下四个特点：①层次性，声母、韵母先行，声调在后；②阶段性，音类先行，音值随后。③快慢有别，变为阳平、去声的字在前，变为上声的字在后；④复杂性。

附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苏鲁毗连地区方言语音研究”（17FYY00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苏皖鄂赣江淮官话与周边方言的接触演变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ZDA307）。

### 参考文献

陈建伟 2008 临沂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段纳 2007 平顶山城区新派方言古入声字语音变异的调查与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元海峰 2009 莱芜方言清入声归派的变化——一种正在进行中的声调变异现象，《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120-124。

劲松、马楠 2011 焦作话古入声字声调的接触性变异，《理论界》第4期：172-173。

苏晓青、刘磊 2002 徐州方言向普通话靠拢趋势的考察——新老派语音差异及变化特点分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72-75。

苏晓青、佟秋妹 2005 从一家祖孙三代的语言差异看语言变化——徐州方言向普通话靠拢趋势考察之四，《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57-61。

###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honetic Variation of Different Ages of syllables with Unvoiced Entering Tone in Xuzhou Dialect**

XU Jinggang Henglu W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ndarin, the phonetic variations of different ages of syllables with unvoiced entering tone in Xuzhou dialect are realized by the way of *wenbai* (文白) competition, which is an ongoing phonological phenomenon. It has the following



four characteristics: ①Hierarchy, the initial and final are the first, the tone is the second; ②Stage, sound class first, followed by sound value. ③The speed of change is different, the syllables that become *Yangping* (阳平) and *Qusheng* (去声) change quickly, the syllables that become *Shangsheng* (上声) change later. ④Complexity.

# 山西省靈石県北西部の嵌 r 化韻

中野 尚美

要旨：山西省靈石県北西部の軍營坊村では、炮儿 [p<sup>h</sup>ɿə<sup>52</sup>]、刀儿 [tɿə<sup>324</sup>]のように、声母の直後に反り舌接近音[ɿ]または反り舌はじき音[tɿ]を伴う「嵌 r 化韻」が観察される。本論文では、軍營坊話における嵌 r 化韻と語根の韻母の対応関係を示し、音声的特徴を述べる。軍營坊話においては、韻母が[ao]の語根のみが嵌 r 化韻を持つ。嵌 r 化韻は、声母が[p<sup>h</sup>]のとき[-ɿə]となり、声母が齒茎閉鎖音のときは[-rə]となる。

## 1. 接尾辞「-兒」と「嵌 r 化韻」

接尾辞「-兒」は、多くの漢語北方方言で用いられるが、その音形は方言によって様々である。銭(2010)では、「嵌 r 化韻」について、「いくつかの方言の兒化韻では、卷舌動作が韻尾と主母音だけでなく介音さらには声母にまで影響する。その主な表現形式は、齊齒呼と撮口呼韻母が兒化する時、介音の後にはじき音（閃音）rまたは側面接近音（辺音）ɿが出現し、いくつかの声母が兒化の際に変化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と述べている。また、「山東省即墨、平度、陽谷、利津、掖県、諸城、金郷、定陶、寧津、河南偃師、山西省平定などにこの類型の兒化現象が存在する。」とし、さらに、そのほかの方言にも兒化の際にはじき音を伴う状況が散発的に存在するとして、陝西省神木万鎮話の例を挙げている（銭(2010:397-398,399-400)、邢(2002:158-160)）。

山西省靈石県北西部の方言でも、ごく一部の語彙において、兒化の際、声母の直後にはじき音[tɿ]または接近音[ɿ]を伴う「嵌 r 化韻」が観察される。本論文では、山西省靈石県北西部の軍營坊村の「嵌 r 化韻」について記述する。まず第 2 節で山西省靈石県の地理的位置を示し、第 3 節では靈石県における「嵌 r 化韻」の地理分布を示す。第 4 節で軍營坊話の単字音について声母、韻母、声調の順に述べた後、第 5 節で「嵌 r 化韻」の例を示しながらその特徴を記述する。最後に第 6 節で今後の課題について述べる。

## 2. 山西省靈石県の地理的位置

靈石県は、山西省中部の晋中盆地南端に位置する。図1は、靈石県の地理的位置を示したも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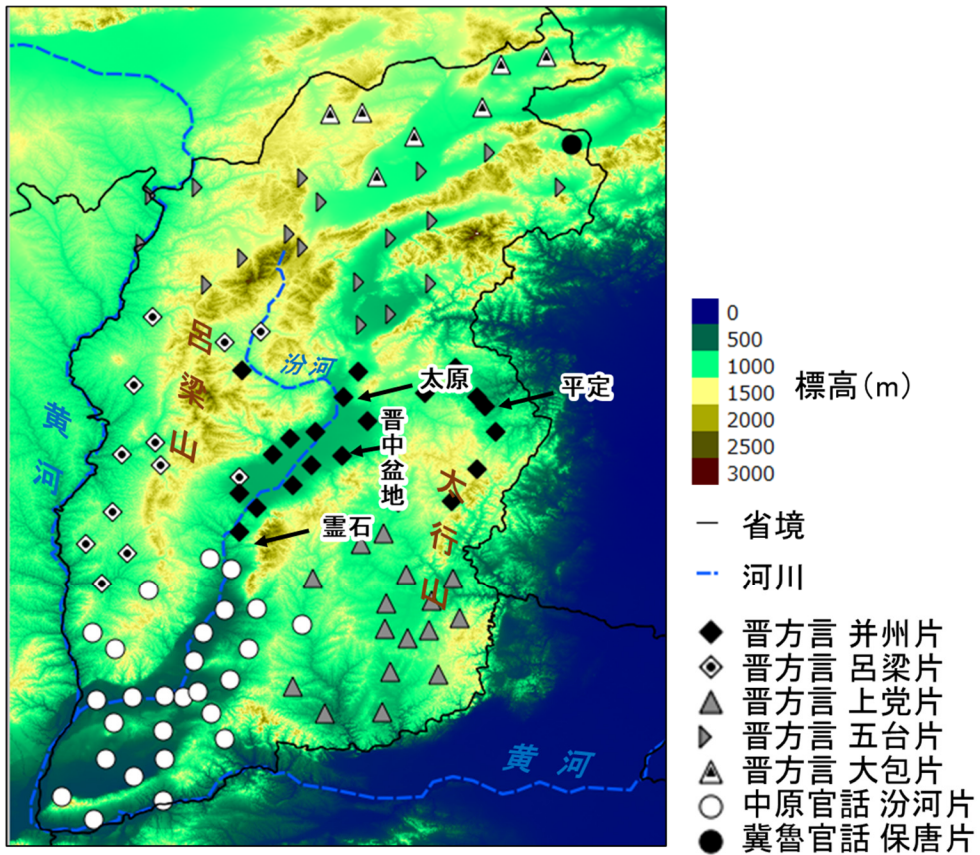


図1 靈石県の地理的位置

靈石県は晋方言并州片に属するが、中原官話汾河片地域と隣接している。「嵌r化韻」を持つ平定県も山西省に位置し晋方言并州片に分類されているが、靈石県とは隣接していない。

### 3. 靈石県における「嵌 r 化韻」の地理分布

靈石県の中で「嵌 r 化韻」が見られるのは、北西部の兩渡鎮と、隣接する英武郷および静昇鎮の一部地域である。図 2 は、靈石県における「嵌 r 化韻」の地理分布を示しており、調査協力者によれば、丸で囲んだ部分が「嵌 r 化韻」が見られる地域である。丸の中の黒い点は当該地域内の村を表している。このうち、業樂村・軍營坊村・索洲村（図 2 の白丸）で、調査により実際に「嵌 r 化韻」が確認された。

業樂村は、県の北西端に位置し、孝義市に隣接している。索洲村は、調査を行った 3 つの村の中で最も南に位置し、靈石県城からの距離が近い。軍營坊村は、業樂村と索洲村の間に位置している。

本論文では、軍營坊村の例を挙げ、靈石方言の「嵌 r 化韻」について述べ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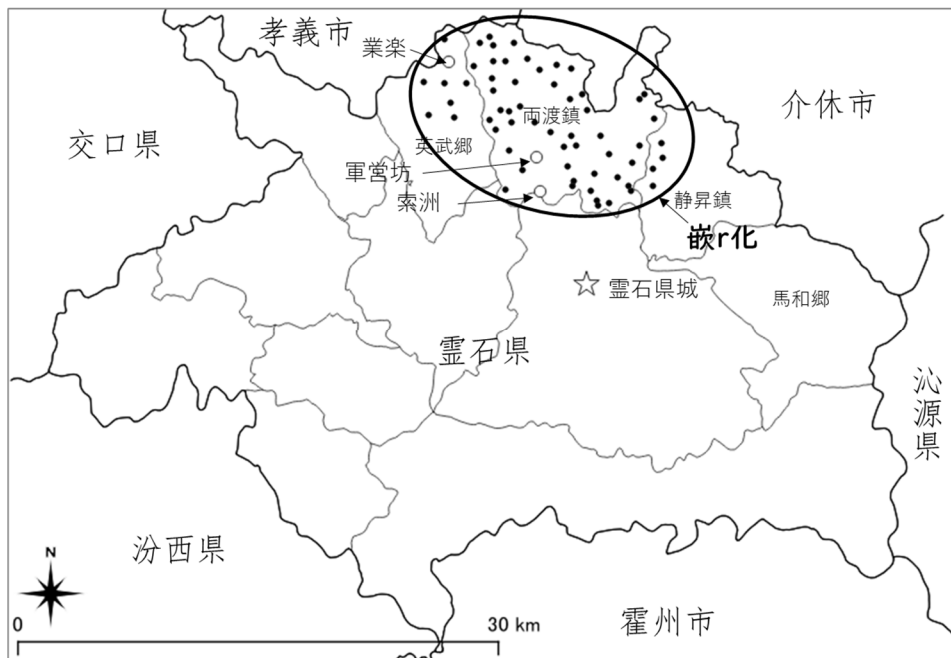


図 2 靈石県における嵌 r 化韻の分布地域

#### 4. 軍営坊話の単字音

本節では、中野(2015)の調査結果に基づき、声母、韻母、声調の順に、軍営坊話の単字音について述べる。

軍営坊話の声母は、ゼロ声母を含めて 20 種類である。表 1 は、軍営坊話の声母とその例となる字を示したものである。

表 1 : 声母

p	宝八敗	p <sup>h</sup>	派谱皮	m	毛面母		
t	东帶地	t <sup>h</sup>	天踏铜	n	南暖	l	梨乱雷
ts	照猪字	ts <sup>h</sup>	尺刺船	s	烧书四	z	人软肉
te	九街近	te <sup>h</sup>	全气桥	ɕ	谢西靴	ŋ	鸭牛泥
k	盖根共	k <sup>h</sup>	开苦壳	x	飞户法	ŋ	熬蛾暗
0	温月儿夜						

軍営坊話の韻母は 41 種類である。表 2 は、軍営坊話の韻母とその例となる字を示したものである。下線は白読音、二重下線は文読音で当該韻母を持つ字を表す。

表 2 : 韻母

a	爬茶 <u>生</u>	ia	嫁牙冷	ua	抓花瓦	ya	<u>横</u>
ɤ	车磨 <u>帮</u>	ie	姐夜 <u>鞋</u>	uo	拖双 <u>坐</u>	ye	<u>靴坐</u>
						yo	<u>想响样</u>
ae	买妹 <u>鞋</u>			uae	对罪怪		
ei	贼扇 <u>大</u>	iii	面天年	uei	软肥 <u>过</u>	yti	全权远
ao	宝照高	iao	表笑腰				
əu	走肉后	iəu	六酒油				
ɿ	字师 <u>升</u>	i	皮衣 <u>镜</u>	u	谱苦 <u>斧</u>	y	鱼 <u>斧</u> 兄
				ɥ	猪女 <u>锤</u>		
əɿ	儿二						
ã	南章 <u>帮</u>	iã	眼 <u>想</u> 样	uã	端装 <u>双</u>		
ɤŋ	门争 <u>升</u>	iŋ	民硬 <u>镜</u>	uɤŋ	温问		
				uŋ	龙春风	iuŋ	军用 <u>兄</u>
a?	八插盒	ia?	麦鸭白	ua?	刮法活	ya?	<u>学</u>
ə?	木十壳	iə?	笔贴切	uə?	毒出五	yə?	橘雪月

軍営坊話の単字調は、陰平、陽平、上声、去声、陰入、陽入の6種類である。表3は、軍営坊話の単字調とその例となる字を示したものである。調値の前の?は入声調であることを表し、調値の下線は短く読まれることを表す。

表3：単字調

陰平	324	高天车开
陽平	44	皮红林儿
上声	213	纸苦买雨
去声	52	近菜带病
陰入	<u>?44</u>	割七麦药
陽入	<u>?213</u>	活毒舌侄

### 5. 軍営坊話の嵌 r 化韻

本節では、靈石県軍営坊村の「嵌 r 化韻」について述べる。

軍営坊では約 569 字の単字音を調査しているが、「嵌 r 化韻」を持つのは「炮」「刀」「道」「桃」の4字であった。これらはいずれも単字音の韻母が[ao]であり、声母が両唇閉鎖音または齒茎閉鎖音である。表4は、軍営坊話において、上記4字の語根に対応する兒化韻の音価を示したものである。

表4：軍営坊話の嵌 r 化韻

語根	嵌 r 化韻
炮 [p <sup>h</sup> ao <sup>52</sup> ]	炮儿 [p <sup>h</sup> ɿə <sup>52</sup> ]
刀 [tao <sup>324</sup> ]	刀儿 [tɿə <sup>324</sup> ]
道 [tao <sup>52</sup> ]	道儿 [tɿə <sup>52</sup> ]
桃 [t <sup>h</sup> ao <sup>44</sup> ]	桃儿 [t <sup>h</sup> ɿə <sup>44</sup> ]

軍営坊話の韻母と兒化韻の対応関係は(1)のようにまと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1)軍営坊話の韻母と兒化韻の対応関係：

声母が[p<sup>h</sup>]のとき：ɿə < ao

声母が齒茎閉鎖音のとき：ɿə < ao

すなわち、軍営坊話においては、嵌 r 化韻を持つのは韻母が[ao]の語根のみであり、声母が[p<sup>h</sup>]のとき、声母の後に反り舌接近音[ɻ]が挿入され、韻母が反り舌の母音[ɤ]となる。また、声母が歯茎閉鎖音のとき、声母の後に反り舌はじき音[ɽ]が挿入され、韻母が非反り舌の母音[ə]となる。

続いて、軍営坊話の嵌 r 化韻の音声的特徴について述べる。

声母が両唇閉鎖音[p<sup>h</sup>]の「炮儿 [p<sup>h</sup>ɻɤ<sup>52</sup>]」の場合、声母[p<sup>h</sup>]の後に反り舌接近音[ɻ]が挿入され、韻母が反り舌の母音[ɤ]となっている。[p<sup>h</sup>]の閉鎖が解放される時点では既に反り舌が起こっており、気音部分と重なるように[ɻ]が発音されるため、[ɻ]が[s]のように発音されることもある。その後に母音[ɤ]が続くが、[ɻ]の後から反り舌の状態が徐々に解消され、音節末では母音[ɤ]の反り舌は弱くなっている。

声母が歯茎閉鎖音の「刀儿 [tɕɤ<sup>324</sup>]、道儿 [tɕɤ<sup>52</sup>]、桃儿 [tʰrɤ<sup>44</sup>]」の場合、声母の後に反り舌はじき音[ɽ]が挿入され、韻母が非反り舌の母音[ə]となっている。歯茎閉鎖音の閉鎖の開放と同時に一気に反り舌が起こり[ɽ]が発音されるが、その後即座に反り舌が解消され、非反り舌母音[ə]に移行する。

声母が無気音[t]の場合、反り舌はじき音[ɽ]の前に非常に短い母音[ə]が挿入され、刀儿 [tə<sup>32</sup>ɽ<sup>4</sup>]、道儿 [tə<sup>5</sup>ɽ<sup>2</sup>]となることもある。また、声母が有気音[tʰ]の場合、桃儿 [tʰrɤ<sup>44</sup>]のように、[ɽ]がふるえ音[r]として発音されることもある。

嵌 r 化韻の声調は語根の単字調と同じ調値となり、変調は起こらない。

## 6. 今後の課題

本論文では、第 2 節で山西省靈石県の地理的位置を、第 3 節で靈石県における「嵌 r 化韻」の地理分布を示し、第 4 節で軍営坊話の単字音について声母、韻母、声調の順に述べ、第 5 節で軍営坊話の「嵌 r 化韻」について音声的特徴を述べるとともに、語根の韻母と「嵌 r 化韻」の対応関係を示した。

今後の課題として、「嵌 r 化韻」の全体像の解明が挙げられる。軍営坊話において「嵌 r 化韻」が観察されたのは、語根の単字音が韻母[ao]を持つ場合のみであったが、他の韻母にも対応する「嵌 r 化韻」が存在するのか、さらなる調査が必要である。

ただし、靈石県では、北東部の静昇鎮、馬和鎮（図 2 の地図参照）に反り舌の兒化韻が多く観察されるのを除き、県城をはじめとする大部分の地域では接尾辞「-兒」自体がほとんど用いられない。侯、温(1993:416)は、「靈石には兒化韻が無く、

兒尾語彙も極めて少ない。兒尾は独立した音節を形成し、発音は[ər]陰平調である。例えば：特儿特儿 t'əʔ<sup>34</sup>ər<sup>44</sup>t'əʔ<sup>33</sup>ər<sup>44</sup>（飛ぶ音の擬声語）」と述べている。このことから、軍営坊話の「嵌 r 化韻」も非常に少数の例に留まる可能性がある。

### 参考文献

-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1993《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钱曾怡（主编）2010《汉语官话方言研究》齐鲁书社  
王洪君 2008《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北京大学出版社  
邢向东 2002《神木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张国华 1992《方言谣谚》山西省灵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灵石县志 pp.591-609.  
朱晓农 2010《语音学》商务印书馆  
中野尚美 2015『晋方言・官話方言接触地域における音韻的特徴の内部差異の記述と言語伝播の推定—果摂一等韻母を中心に—』同志社大学博士論文

### The insertion of R sounds in the northwest dialect of Lingshi, Shanxi

Naomi NAKANO

**[Abstract]** In the Junyingfang 军营坊 dialect in the northwest of Lingshi 灵石 county, a retroflex flap [ɾ] or approximant [ɻ] is inserted after the onset consonants, such as 炮儿 [p<sup>h</sup>ɻ<sup>52</sup>] “cannon” and 刀儿 [tɻ<sup>324</sup>] “kitchen knife”. This study suggests insertion rules of the R sounds and addresses their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Junyingfang dialect, the R sounds can be inserted only before the [ao] rhymes. When the onsets are [p<sup>h</sup>-] and alveolar consonants, the inserted rhymes become [-ɻə] and [-ɾə] sounds respectively.



# 論臺灣海陸客語小稱詞[ə<sup>55</sup>]的來源

遠藤雅裕

日本・中央大學

**內容摘要：**現代海陸客語的小稱詞 (diminutive) 多為[ə<sup>55</sup>]，如：lai<sup>21</sup> ə<sup>55</sup> 孺仔 (兒子)、kai<sup>53</sup> ə<sup>55</sup> 雞仔 (雞) 等。這個小稱詞的語音形式與漢語共同語 (普通話) 的「子 [tsɿ<sup>214</sup>]」綴相距甚遠。那麼[ə<sup>55</sup>] (海陸客語) 或 [e<sup>31</sup>] (四縣客語) 等零聲母的小稱詞的本字是哪一個字或來源於什麼樣的語素呢？這個問題尚未得到定論。因此其用字也沒有統一。在臺灣常用的是「仔」字，除此之外，有人用「兒」字或用「子」字。對此問題，本文從共時層面和歷時層面對聲韻調各方面加以考察並指出海陸客語的小稱詞[ə<sup>55</sup>]源自「子」字的可能性。雖然因資料有限而沒法直接證實此事，但可以將共時材料和歷時材料當作旁證進行推測。這些材料的情況大致符合莊初昇(2020)提出的假說，即：海陸片及粵台片等客家話的小稱詞聲韻的演變過程是由「子」[tsɿ]弱化為[ə]或[ɛ]等。其中海陸片客語的演變鏈條為：tsɿ > tsə > tə > lə > ə。本文為此說補充若干材料將這個鏈條的根據精緻化，而構擬出如下的演變鏈條，即：tsɿ > tə (dzə / zə) > lə > ə。就聲調而言，其演變過程具有由上聲 (升調) 變為陽平 (高平調) 的可能性。

## 一、前言

現代臺灣海陸客語<sup>1</sup>的小稱詞 (diminutive 或是體詞後綴) 多為[ə<sup>55</sup>]。這個小稱詞的語音形式與漢語共同語 (普通話) 的「子」綴相距甚遠。那麼這種零聲母的小稱詞 (如，四縣[e<sup>31</sup>]、海陸[ə<sup>55</sup>]) 的本字是哪一個字或來源於什麼樣的語素呢？這個問題尚未得到定論。其用字也沒有統一。現在臺灣的不少刊物以「仔」字來表示 (如，詹益雲編 2003、張屏生 2007、徐兆泉編 2009、賴文英 2012, 2015, 2021 等)<sup>2</sup>。教育部

<sup>1</sup> 本文所說的「海陸客語」是分佈於臺灣北部的海陸片客語，尤其是新竹縣新埔鎮的海陸客家話。如果要對比新竹縣其他地區等的海陸客語 (如，竹東)，則稱「新埔海陸客語」。

<sup>2</sup> 臺灣日治時期出版的一些客語刊物也用「仔」字 (如，菅向榮 1933、河野登喜壽 1933)。

的網路詞典《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也採用此字。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學者使用「兒」字（如，橋本萬太郎 1972、李如龍·張雙慶 1992、鄭綦 2012 等），也有用「子」字（楊時逢 1957）<sup>3</sup>，或不用漢字而用音標表示的（如，羅肇錦 1988、鍾榮富 2017）<sup>4</sup>。

本文擬指出這個[ə<sup>55</sup>]源自「子」字。雖然因資料有限而沒法直接證實此事，但可以將歷時資料和共時資料之中的材料當作旁證進行推測。這些材料的情況大致符合莊初昇(2020)提出的假說，即：「子」綴的聲韻由[tsɿ]弱化為[ə]。本文根據莊說並為此補充若干材料，擬提出如下小稱詞的演變路徑：tsɿ > tə (dzə / zə) > lə > ə<sup>5</sup>。另外，對莊初昇(2020)沒有直接討論的聲調問題也從共時層面和歷時層面加以考察，結果發現有聲調高化的趨勢，其調值的演變過程是由升調（上聲）演變為高平調（陽平）。

本文除了第一章前言以外，第二章回顧文獻並界定小稱詞的形式和語義、第三章整理海陸客語的小稱詞、第四章分析共時層面和歷時層面的情況、第五章為結語。

## 二、文獻回顧

這裡先根據先行研究界定一下小稱詞，然後介紹一下這些小稱詞來源的有關考察。

### 2.1 小稱詞的界定

曹逢甫(2006)對漢語系語言(Sinitic languages)的小稱詞加以整理提出了其語法化途徑。圖表 1 表示小稱詞的六大類，其語法化程度由 A 到 F 隨之遞進。其中 A, B, C 類是具有實詞語義的詞根，而 D, E, F 類是詞綴之類（鄭綦 2012:119）。本文主要討論的對象是 D 與 E。

<sup>3</sup> 楊時逢(1957)將「子」字用於海陸客語的小稱詞[<sup>0/55</sup>]，而對於四縣客語的小稱詞[ei<sup>55/0</sup>]與[ə<sup>0</sup>]分別用注音符號「ㄝ」與「子」字來表示。

<sup>4</sup> 根據太田辰夫(1981:86-92)，「子」綴是最早發展的體詞後綴，見於《左傳》《戰國策》等文獻。其用法在唐代大為發展，用於相對大的東西，獲得動詞的名詞化功能。「兒」綴的發展晚於「子」綴，到了宋代開始用於普通名詞。但相對多保留其小稱性。

<sup>5</sup> 上海吳語的進行體標記「辣」有如下的演變過程：在 zE > 來 lE > 垃 le? > 辣 lA?（錢乃榮 1997:207）。這個過程有[z]（濁擦音）聲母演變為[l]（邊音）聲母的過程。因此客語也可以有[z]演變為[l]的路徑。

圖表 1: 小稱詞語義、語用與語法上的語法化輪回<sup>6</sup>

類型	語義	例子（閩語福清方言）
A	兒子、女兒	大囡大兒子、遺腹囡遺腹子…
B	動物的後代	犬囡、貓囡、鴨囡…
C	植物的細株	竹囡
D	1 細小的物體	沙囡、索囡…被囡小被子
	2 親屬稱謂（尤指晚輩或年輕者）	姨囡、舅囡、姑囡…
	3 身體部位與器官	鼻囡小孩子的鼻子、尾指囡小指…
E	1 帶感情色彩（昵稱、蔑稱等）	珠囡人名、弟囡弟弟、表妹囡…
	2 特指（對照組中之小者，如房子中之冥房）	鋪囡用椅子臨時搭的床…
	3 專指（一類事物中之小者，如小豆專指黃豆）	錢囡硬幣、罐囡煎藥用的罐子…
	4 名物化標誌	贛囡、敗囡敗家子、痞囡…
	5 表輕微弱小之形容詞、副詞或動詞，尤其是其中牽涉到重疊詞者	一角囡、一滴囡、滴囡一點兒、滴滴囡一點兒…一下囡一會兒
F <sup>7</sup>	助詞	-

小稱詞的語音形式的類別如下（圖表 2）。由階段 1 到階段 6 表示由獨立性強的小稱詞最後演變為只留下聲調痕跡的地步。本文主要討論的對象是階段 1 和 2。

<sup>6</sup> 圖表 1 是根據曹逢甫(2006:4-5)的表一以及閩語莆仙片福清方言的例子並由筆者加以整理的。「囡」字音[kiaŋ<sup>33</sup>]（馮愛珍 1993:16）。

<sup>7</sup> 屬於這個階段的成分尚未界定。曹逢甫(2006)沒有提到「助詞」的具體例子，也沒有討論其內涵。曹逢甫·劉秀雪(2008:635)對此坦白說「F 階段的小稱語意用法，是基於語法化理論的假設，但確認方言助詞與小稱詞是否明確相關，目前仍有困難…」。賴文英(2021:158)也指出 F 階段的助詞只在少數漢語方言之中發現，目前還在研究當中。因此本文也暫時將此項置於討論之外。

圖表 2: 語音演變的輪回過程 (曹逢甫 2006:6)

階段		組成	語音變化	
			韻	調
1	複合階段	根詞+小稱詞		連讀變調(分變式)
2	詞綴化	詞幹+小稱詞綴		變調合併或小稱詞綴輕聲化
3	鼻音尾化	帶鼻音尾單詞	輔音韻尾脫落,元音發生變化,陰聲韻變陽聲韻	變調持續合併 入聲變舒聲
4	鼻音化	帶鼻音尾鼻化韻單詞	口元音變鼻元音	
5	鼻音脫落化	鼻化韻單詞	鼻音尾脫落	小稱調發展完成(合變式)
6	去鼻音化	陰聲韻單詞(帶小稱調)	陽聲韻變陰聲韻	喉塞音增生

賴文英(2012)分析桃園縣新屋海陸客家話的小稱形式分為如下三大類,即:單音節後綴型、疊韻型、變調型。單音節後綴型是本文討論的小稱詞[ə<sup>55</sup>]<sup>8</sup>,除此之外還有兩種小稱形式。疊韻型是複製詞根的主要元音和韻尾作詞綴用,如:車仔 tʃa<sup>53</sup> a<sup>55</sup>、布仔 pu<sup>11</sup> u<sup>55</sup>、俵仔 lai<sup>33</sup> ai<sup>55</sup>(兒子)、鐵仔 t<sup>h</sup>iet<sup>5-2</sup> et<sup>5</sup>。這個複製部分的調值與單音節後綴型相同或相近,均為高調。變調型是小稱後綴與詞根融合的形式。單音節後綴型的小稱詞[ə<sup>55</sup>]是高平調的。這個小稱形式逐漸磨滅而與詞根融合後留下的痕跡是聲調的特色,如:梳 so<sup>53</sup> > so<sup>535</sup>、凳 ten<sup>11</sup> > ten<sup>15</sup>、帽 mo<sup>33</sup> > mo<sup>35</sup>、鐵 t<sup>h</sup>iet<sup>5</sup> > t<sup>h</sup>iet<sup>25</sup>。和原調形式相比,變調後的形式音節末調值變高。小稱後綴的高調特點就留在這裡。在筆者調查新埔海陸客語的時候,蒐集到的小稱形式幾乎僅限於單音節後綴型,而偶然會蒐集到疊韻型,如,tʃa<sup>53</sup> a<sup>55</sup> 遮仔(雨傘)、ku<sup>35-33</sup> u<sup>55</sup> 古仔(故事)、ʒit<sup>5-32</sup> teu<sup>53</sup> u<sup>55</sup> —□□(稍微)、noŋ<sup>55</sup> ni<sup>53</sup> i<sup>55</sup> 囊□仔(蜻蜓)<sup>9</sup>等。這些疊韻型小稱形式的詞根均為單元音韻母或帶元音韻尾的韻母,在新埔沒有找到帶輔音韻尾的例子,至於變調型一個都沒有蒐

<sup>8</sup> 除此之外,還有[e<sup>55</sup>]。賴文英(2012)將[ə<sup>55</sup>]和[e<sup>55</sup>]分別稱作央元音式和四縣音式。

<sup>9</sup> 這個詞根應是雙音節的「noŋ<sup>55</sup> ni<sup>53</sup> 囊□」,那麼或許可以說疊韻型複製詞根的最後音節的主要元音和韻尾。

集到<sup>10</sup>。因此本文的討論對象限於單音節後綴型[ə<sup>5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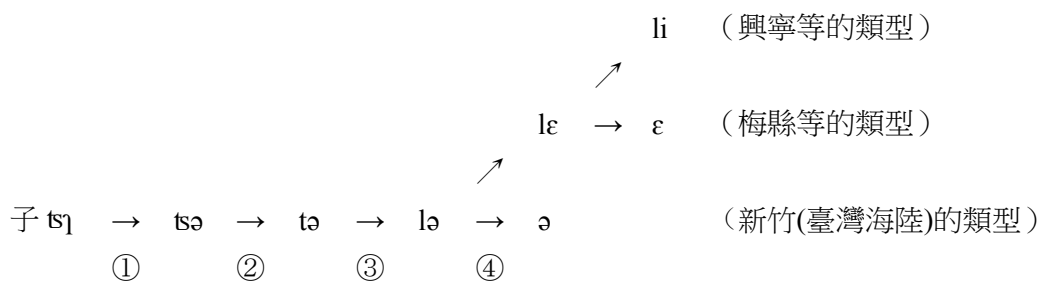
## 2.2 小稱詞的來源

其來源或本字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沒得到定論。如前言裡所提，臺灣使用的文字大部分都是「仔」字，但這是訓讀字而非本字。比如，鄭縈(2012:110)在註釋中提到「四縣話與海陸話都有小稱詞尾 e 或 ə，本字不明」，賴文英(2012:112)也在註釋中指出「四縣[e<sup>31</sup>]與海陸[ə<sup>55</sup>]均為成熟的後綴，用字方面，多以「仔」為其訓讀字，其本字為何或有無本字，仍有待考察」。她還指出現代海陸客語的小稱詞源自臺灣而非大陸(賴文英 2015:175)。

莊初昇(2020)從類型學的角度系統地整理了客家話的小稱詞語法化途徑。他先把客家話的小稱詞分為「子」類型和「崽」類型，再把「子」類型分為四種下位類型，即：「子」綴類型、「欸」/「哩」綴類型、「子」與「仔」綴共存類型、「子」與「哩」共存類型。海陸片客語(包括廣東陸河、海豐、陸豐、臺灣海陸、印尼西加里曼丹陸豐等)的小稱詞屬於「欸」或「哩」綴類型。他主要根據共時層面的材料和音理總結出各類型的演變情況，其中臺灣海陸客語和梅縣、興寧客語的演變鏈條是由「子」開始的(參看圖表 3)。

在這個演變鏈條之中，在階段① [tʂ]的元音央化變成[tʂə]，然後在階段②聲母塞音化變成[tə] (普寧船埔)，在階段③聲母流音化(弱化<sup>11</sup>)變成[lə]，最後在階段④聲母的[l]脫落成為海陸客語的小稱詞[ə]了。

圖表 3 「子」綴到「欸」/「哩」綴類型的演變鏈條(莊初昇 2020:69)



<sup>10</sup> 這種情況與賴文英(2012)所報導的桃園新屋海陸客語不同。應是反映了方言之間的差異。

<sup>11</sup> 發[t]音時，除了舌尖抵住上牙裡面以外，舌頭邊緣都抵住上牙齒後面，而[l]的舌尖位置與[t]相同，但其兩側或一側有空隙，形成堵塞的部位比[t]少。

這個鏈條是根據調查資料和音理歸納出來的，但是還可以指出如下幾點問題，即：[1] 其中的[tsə]和[lə]尚未找到實際方言的例子；[2] 沒有討論聲調的問題；[3] 演變鏈條根據的是共時資料而沒有參照歷時資料。

本文基本支持莊說，且為此補充若干例子作為旁證並根據歷時材料的考察指出臺灣海陸客語的小稱詞來源於「子」字的可能性。

### 三、現代海陸客語的小稱詞

如上所提，海陸客語小稱詞主要用[ə<sup>55</sup>]<sup>12</sup>，有時還用[e<sup>55</sup>]。[e<sup>55</sup>]來源於四縣客語（鄭縈 2012、賴文英 2012），因此本文暫時不討論。小稱詞和詞根結合時發生如下的連音現象。產生的輔音有時候會弱化，比如(6)的[g]有時候接近[ɣ]。文中舉例討論時，這種現象不加以考慮。

- |   |   |
|---|---|
| (1) ə <sup>55</sup> > mə <sup>55</sup> /-m __ | ʃam <sup>55</sup> mə <sup>55</sup> 蟬仔   |
| (2) ə <sup>55</sup> > nə <sup>55</sup> /-n __ | ʒan <sup>21</sup> nə <sup>55</sup> 燕仔   |
| (3) ə <sup>55</sup> > ŋə <sup>55</sup> /-ŋ __ | sian <sup>53</sup> ŋə <sup>55</sup> 星仔  |
| (4) ə <sup>55</sup> > bə <sup>55</sup> /-p __ | ap <sup>5-32</sup> bə <sup>55</sup> 鴨仔  |
| (5) ə <sup>55</sup> > lə <sup>55</sup> /-t __ | kit <sup>5-32</sup> lə <sup>55</sup> 桔仔 |
| (6) ə <sup>55</sup> > gə <sup>55</sup> /-k __ | luk <sup>32</sup> gə <sup>55</sup> 鹿仔   |

在此用曹逢甫(2006)的框架把海陸客語的小稱詞整理一下，具體情況參看圖表 4<sup>13</sup>。

圖表 4: 海陸客語的小稱詞

類型	詞義	例子
A	兒子、女兒	lai <sup>21</sup> ə <sup>55</sup> 孺仔兒子、moi <sup>21</sup> ə <sup>55</sup> 妹仔女兒
B	動物的後代	tʃu <sup>53</sup> tʰiau <sup>55</sup> ə <sup>55</sup> 豬□仔小豬、kai <sup>53</sup> tʰun <sup>55</sup> ə <sup>55</sup> 雞□仔小雞
C	植物的細株	ʒai <sup>55</sup> ə <sup>55</sup> 椰仔椰子、kam <sup>53</sup> ə <sup>55</sup> 柑仔柑子、tʰo <sup>55</sup> ə <sup>55</sup> 桃仔桃子
D	1 細小的物體	sian <sup>53</sup> ə <sup>55</sup> 星仔星星、se <sup>21</sup> ʃu <sup>53</sup> ə <sup>55</sup> 細書仔小書、se <sup>21</sup> ʃak <sup>32</sup> ə <sup>55</sup> 細石仔小石頭、kʰit <sup>32</sup> lok <sup>32</sup> ə <sup>55</sup> □□仔陀螺、tsuŋ <sup>21</sup> ə <sup>55</sup> 粽仔粽子

<sup>12</sup> 在海陸客語音系之中，[ə]這個元音相當特殊，一般只出現在小稱詞、短時體/嘗試體標記和副詞「lə<sup>33</sup>□」（也、都）等少數詞語上。「lə<sup>33</sup>□」或許來源於「tu<sup>53</sup>都」。

<sup>13</sup> 曹逢甫(2006)的分類是一維的、一條線的，所以有些詞語不好分。比如，E4 類的「ŋə<sup>21</sup> ŋə<sup>55</sup> 孃仔」也應帶有一些蔑稱（E1 類）之意，「ʒak<sup>32</sup> gə<sup>55</sup> □仔」「tsʰet<sup>5-32</sup> lə<sup>55</sup> 塞仔」等也可以算是細小的東西（D1 類）。

	2	親屬稱謂	oi <sup>53</sup> ə <sup>55</sup> 娘仔 母親、t <sup>h</sup> ai <sup>33</sup> ku <sup>53</sup> ə <sup>55</sup> 大姑仔 大姑子
	3	身體部位與器官	ʒau <sup>53</sup> ə <sup>55</sup> 腰仔 腰、腎、keu <sup>55</sup> p <sup>h</sup> i <sup>33</sup> ə <sup>55</sup> 鉤鼻仔 鉤鼻子、t <sup>h</sup> oŋ <sup>55</sup> ə <sup>55</sup> 腸仔 腸
E	1	帶感情色彩	t <sup>h</sup> u <sup>35-33</sup> p <sup>h</sup> on <sup>33</sup> ə <sup>55</sup> 煮飯仔 妻子、hok <sup>32</sup> saŋ <sup>53</sup> ə <sup>55</sup> 學生仔 學生、sai <sup>53</sup> vun <sup>53</sup> ə <sup>55</sup> □ 瘟仔 貪吃的人、ts <sup>h</sup> et <sup>32</sup> ə <sup>55</sup> 賊仔 小偷、fan <sup>53</sup> ə <sup>55</sup> 番仔 野蠻人
	2	特指	leu <sup>33</sup> ə <sup>55</sup> 漏仔 漏斗（「leu <sup>33</sup> teu <sup>35</sup> 漏斗」指大的漏斗）、ŋ <sup>55</sup> p <sup>h</sup> iau <sup>21</sup> ə <sup>55</sup> 魚漂仔 鰾（「ŋ <sup>55</sup> p <sup>h</sup> iau <sup>21</sup> 魚漂」指大的）
	3	專指	kon <sup>35-33</sup> ə <sup>55</sup> 館仔 監獄
	4	名物化標誌	ŋoŋ <sup>21</sup> ə <sup>55</sup> 戇仔 傻子（ŋoŋ <sup>21</sup> 戇：傻）、ʒak <sup>32</sup> ə <sup>55</sup> □ 仔 蝴蝶、蛾（ʒak <sup>32</sup> □：揮、擺）、ts <sup>h</sup> et <sup>5-32</sup> ə <sup>55</sup> 塞仔 蓋子（ts <sup>h</sup> et <sup>5</sup> 塞）、sot <sup>5-32</sup> ə <sup>55</sup> 刷仔 刷子（sot <sup>5</sup> 刷）
	5	表輕微弱小之形容詞、副詞或動詞，尤其是其中牽涉到重疊詞者	ŋai <sup>53</sup> ŋai <sup>53</sup> ə <sup>55</sup> □ □ 仔 差一點、liok <sup>32</sup> liok <sup>32</sup> ə <sup>55</sup> 略略仔 一點點、man <sup>33</sup> man <sup>33</sup> ə <sup>55</sup> 慢慢仔 慢慢兒、ʒit <sup>5-32</sup> tit <sup>5</sup> ə <sup>55</sup> 一滴仔 一點兒、ʒit <sup>5-32</sup> ha <sup>35</sup> ə <sup>55</sup> 一下仔 一會兒

#### 四、共時層面和歷時層面的情況

下面從共時層面（現代客家話）以及歷時層面考察一下小稱詞的情況，並介紹一下周邊性的旁證。

##### 4.1. 現代客贛語的小稱詞使用情況

共時層面的考察對象包括海陸客語在內的現代客家話（分佈於海內外的海陸片、粵台片、汀洲片等客家話）以及贛語等。使用的資料為如下五點（地點參看圖表 5）：

- [1] 《陸河客家話研究》（蘇嫩祺，2010 年），地點 1。
- [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2 年），地點 2~12, 18~20。
- [3] 《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張屏生，2007 年），地點 13~15, 17。
- [4] 《臺灣海陸客家語語彙集—附同音字表》（遠藤雅裕，2016 年），地點 16。
- [5] 《印尼山口洋客家話研究》（黃惠珍，2008 年），地點 21<sup>14</sup>。

<sup>14</sup> 山口洋(Singkawang)在印尼西加里曼丹。

現在按這些資料討論一下小稱詞的使用情況。圖表 5-1~5 是主要根據曹逢甫(2006)的分類(圖表 1)由“兒子”義到副詞義排列的粵閩贛臺以及印尼各地客贛語帶小稱詞的詞語。橫軸的詞義共有十五個(a~o)。其中 o “慢慢兒”(圖表 5-5)是形容詞重疊形式帶小稱詞做副詞用的例子。除此之外,「子」字音附在圖表 5-1 中,以便與小稱詞相比較。豎軸是地點,大部分是海陸片客家話和與其鄰近的客家話(1~17, 21),其中有海陸片(1, 15~17, 21)、粵台片(2~9, 13, 14)、汀洲片(10~12)。地點 18~20 是贛語的材料,這些都是小稱詞聲母[t]的例子(後敘)<sup>15</sup>。

表中的詞例以 IPA 和漢字來表示。其聲調根據這些資料的標記以阿拉伯數字來標調類,即:1 陰平、2 陽平、3 上聲、5 陰去、6 陽去、7 陰入、8 陽入、0 輕聲。江西新餘(地點 19)的陰平分為甲(1A)和乙(1B)、都昌(地點 20)的陽平、陰入、陽入分別分為陽平甲(2A)和陽平乙(2B)、陰入甲(7A)和陰入乙(7B)、陽入甲(8A)和陽入乙(8B)。資料[2]的調類標記是「兩個數碼所標的調類表示兩種不同的來源今音合為一調」(p.18)的。連讀變調之外的變調現象將調值標在該音節的右下角,如:kam<sub>35</sub>(柑(仔))。漢字均依照原資料,沒有加任何改動。

圖表 5-1: 部分客贛語的小稱詞(A類)

詞義 地點		「子」字 音	a.兒子	b.孫子	c.小孩兒
			廣東	1. 陸河新田	tsɿ <sup>3</sup>
	2. 梅縣	tsɿ <sup>3</sup>	lai <sup>56</sup> ei <sup>0</sup> 隸兒	sun <sup>1</sup> nei <sup>0</sup> 孫兒	sei <sup>56</sup> ŋin <sup>2</sup> ei <sup>0</sup> 細人兒
	3. 翁源	tsɿ <sup>3</sup>	lai <sup>5</sup> tsɿ <sup>36</sup> 隸子	siun <sup>1</sup> tsɿ <sup>36</sup> 孫子	sei <sup>5</sup> ŋin tsɿ <sup>36</sup> 細人子
	4. 連南	tsɿ <sup>3</sup>	lai <sup>5</sup> tsɿ <sup>0</sup> 隸子	son <sup>1</sup> tsɿ <sup>3</sup> 孫子	sei <sup>56</sup> tsɿ <sup>3</sup> 細子
	5. 河源	tsɿ <sup>16</sup>	a <sup>1</sup> tsie <sup>3</sup> 阿子	a <sup>1</sup> suan <sup>1</sup> 阿孫	kui <sup>3</sup> tsie <sup>3</sup> 鬼子
	6. 清溪	tsu <sup>3</sup>	lai <sup>5</sup> 隸	sun <sup>1</sup> tsai <sup>3</sup> 孫仔	se <sup>5</sup> lau <sup>3</sup> ko <sup>1</sup> 細老哥
	7. 揭西	tsɿ <sup>36</sup>	lai <sup>5</sup> 隸	a <sup>36</sup> sun <sup>1</sup> 阿孫	sei <sup>5</sup> ŋin <sup>2</sup> 細人
	8. 秀篆	tsɿ <sup>35</sup>	a <sup>1</sup> tsɿ <sup>35</sup> 阿子	a <sup>1</sup> sun <sup>1</sup> 阿孫	sei <sup>5</sup> tsɿ <sup>35</sup> ŋin <sup>2</sup> 細子人
	9. 香港西貢	tsu <sup>3</sup>	lai <sup>56</sup> tsu <sup>3</sup> 隸子	sun <sup>1</sup> tse <sup>3</sup> 孫仔	se <sup>56</sup> lau <sup>1</sup> ko <sup>1</sup> 細老哥
福建	10.武平	tsɿ <sup>36</sup>	tsɿ <sup>36</sup> lei <sup>5</sup> 子哩	seŋ <sup>1</sup> tsɿ <sup>3</sup> 孫子	sei <sup>5</sup> niŋ <sup>2</sup> tsɿ <sup>36</sup> 細人子
	11.長汀	tsɿ <sup>3</sup>	tsɿ <sup>3</sup> 子	seŋ <sup>1</sup> le <sup>5</sup> 孫哩	se <sup>5</sup> neŋ <sup>27</sup> le <sup>5</sup> 細人哩

<sup>15</sup> 贛語的語料主要是為了舉聲母 t 的例子,用以說明這種例子為數不少。

<sup>16</sup> 原書沒有標調類。



	12.寧化	tsɿ <sup>3</sup> , tsei <sup>3</sup>	tsei <sup>3</sup> 子	sei <sup>1</sup> li <sup>3</sup> 孫哩	tsei <sup>3</sup> ŋiɿ <sup>3</sup> 子女
臺灣	13.頭份(四縣)	tsi <sup>3</sup>	lai <sup>5</sup> e <sup>3</sup> 賴仔	sun <sup>1</sup> ne <sup>3</sup> 孫仔	se <sup>5</sup> ɲin <sup>2</sup> ne <sup>3</sup> 細人仔
	14.美濃(四縣)	tsi <sup>3</sup>	lai <sup>5</sup> e <sup>3</sup> 賴仔	sun <sup>1</sup> ne <sup>53</sup> 孫仔	se <sup>5</sup> ɲin <sup>2</sup> ne <sup>3</sup> 細人仔
	15.竹東(海陸)	tsi <sup>3</sup>	lai <sup>5</sup> ɿ <sup>2</sup> 賴仔	sun <sup>1</sup> ɿ <sup>2</sup> 孫仔	se <sup>5</sup> ɲin <sup>2</sup> ɿ <sup>2</sup> 細人仔
	16.新埔(海陸)	tsi <sup>3</sup>	lai <sup>5</sup> ə <sup>2</sup> □仔	sun <sup>1</sup> ə <sup>2</sup> 孫仔	se <sup>5</sup> ɲin <sup>2</sup> ə <sup>2</sup> 細人仔
	17.新屋(海陸)	tsi <sup>3</sup>	lai <sup>5</sup> e <sup>2</sup> 賴仔	sun <sup>1</sup> ŋ <sup>2</sup> 孫仔	se <sup>5</sup> ɲin <sup>2</sup> nə <sup>2</sup> 細人仔
江西	18.吉水(贛語)	tsɿ <sup>3</sup>	ei <sup>25</sup> tsɿ <sup>3</sup> 細崽	sun <sup>1</sup> te <sup>0</sup> 孫嘢	ei <sup>25</sup> ŋa <sup>25</sup> te <sup>0</sup> 細仔嘢
	19.新餘(贛語)	tsɿ <sup>3</sup>	ei <sup>25</sup> tsai <sup>0</sup> 細崽	sən <sup>1A</sup> te <sup>0</sup> 孫嘢	ei <sup>25</sup> ŋan <sup>0</sup> te <sup>0</sup> 細仔嘢
	20.都昌(贛語)	tsɿ <sup>3</sup>	tsai <sup>3</sup> 崽	sən <sup>1</sup> te <sup>0</sup> 孫嘢	ei <sup>25</sup> ɲin <sup>2A</sup> te <sup>0</sup> 細人嘢
印	21.山口洋	tsi <sup>36</sup>	lai <sup>5</sup> tsi <sup>36</sup> 俵子	sun <sup>1</sup> 孫	se <sup>5</sup> ɲin <sup>2</sup> 細人

圖表 5-2: 部分客贛語的小稱詞 (B 類)

地點		詞義	d.小豬	e.鳥兒	f.猴子
廣東	1. 陸河新田		nen <sup>5</sup> ɟu <sup>1</sup> lə <sup>2</sup> 奶豬仔	tʰiau <sup>1</sup> lə <sup>2</sup> 鷓仔	heu <sup>2</sup> lə <sup>2</sup> 猴仔
	2. 梅縣		nən <sup>56</sup> tsu <sup>1</sup> 嫩豬	tiau <sup>1</sup> ei <sup>0</sup> 鳥兒	heu <sup>2</sup> kə <sup>1</sup> 猴哥
	3. 翁源		tsy <sup>1</sup> tsɿ <sup>36</sup> 豬子	tiau <sup>1</sup> tsɿ <sup>36</sup> 鳥子	heu <sup>2</sup> kou 猴哥
	4. 連南		tsy <sup>1</sup> tsei <sup>3</sup> 豬仔	tiau <sup>1</sup> tsɿ <sup>3</sup> 鳥子	ma <sup>1</sup> liu <sup>1</sup> □□
	5. 河源		tsy <sup>1</sup> tsʰau <sup>2</sup> 豬槽	tsiok <sup>7</sup> 雀	huai <sup>1</sup> 猴
	6. 清溪		tsu <sup>1</sup> tsai <sup>3</sup> 豬仔	tiau <sup>1</sup> tsai <sup>3</sup> 鳥仔	heu <sup>2</sup> kə <sup>1</sup> tsai <sup>3</sup> 猴哥仔
	7. 揭西		sei <sup>5</sup> ɟu <sup>1</sup> 細豬	tiau <sup>1</sup> 鳥	heu <sup>2</sup> 猴
	8. 秀篆		ɟy <sup>1</sup> tsɿ <sup>35</sup> 豬子	teu <sup>35</sup> 鳥	heu <sup>2</sup> tsɿ <sup>35</sup> 猴子
	9. 香港西貢		tsu <sup>1</sup> tse <sup>3</sup> 豬仔	tiau <sup>1</sup> tse <sup>3</sup> 鳥子	həu <sup>2</sup> tse <sup>3</sup> 猴子
福建	10.武平		sei <sup>5</sup> tsu <sup>1</sup> tsɿ <sup>36</sup> 細豬子	tiu <sup>1</sup> tsɿ <sup>36</sup> 鳥子	həu <sup>2</sup> tsɿ <sup>36</sup> 猴子
	11.長汀		se <sup>5</sup> ɟu <sup>1</sup> tsɿ <sup>3</sup> 細豬子	tiə <sup>1</sup> le <sup>5</sup> 鳥哩	həu <sup>2</sup> le <sup>5</sup> 猴子
	12.寧化		tsɿ <sup>1</sup> tsei <sup>3</sup> 豬仔	tiau <sup>3</sup> tsei <sup>3</sup> 鳥子	həu <sup>2</sup> tsei <sup>3</sup> 猴子
臺灣	13.頭份(四縣)		se <sup>5</sup> tsu <sup>1</sup> e <sup>3</sup> 細豬仔	-	heu <sup>2</sup> e <sup>3</sup> 猴仔
	14.美濃(四縣)		se <sup>5</sup> tsu <sup>13</sup> e <sup>3</sup> 細豬仔	-	heu <sup>2</sup> e <sup>3</sup> 猴仔
	15.竹東(海陸)		ɟu <sup>1</sup> tsɿ <sup>3</sup> 豬子	-	heu <sup>2</sup> 猴
	16.新埔(海陸)		ɟu <sup>1</sup> tʰiau <sup>2</sup> ə <sup>2</sup> 豬□仔	tiau <sup>1</sup> ə <sup>2</sup> 鳥仔	heu <sup>2</sup> ə <sup>2</sup> 猴仔

	17.新屋 <sub>海陸</sub>	se <sup>5</sup> ʃu <sup>1</sup> tsi <sup>3</sup>	細豬子	-	heu <sup>2</sup> u <sup>2</sup>	猴仔	
江西	18.吉水 <sub>贛語</sub>	ei <sup>25</sup> tu <sup>1</sup> te <sup>0</sup>	細豬嘢	tiau <sup>1</sup> te <sup>0</sup>	鳥嘢	heu <sup>25</sup> te <sup>0</sup>	猴嘢
	19.新餘 <sub>贛語</sub>	ei <sup>25</sup> tsɿ <sup>1A</sup>	細豬	thieu <sup>3</sup> te <sup>0</sup>	鳥嘢	heu <sup>25</sup> te <sup>17</sup>	猴嘢
	20.都昌 <sub>贛語</sub>	tʂu <sup>1</sup> tsai <sup>3</sup> te <sup>0</sup>	豬崽嘢	tiau <sup>3</sup> te <sup>0</sup>	鳥嘢	həu <sup>2B</sup> te <sup>0</sup>	猴嘢
印	21.山口洋	ʃu <sup>1</sup> tsi <sup>36</sup>	豬子	tiau <sup>1</sup>	鳥	heu <sup>2</sup>	猴

圖表 5-3: 部分客贛語的小稱詞 (C, D1 類)

地點		詞義	g.柑子		h.芋頭		i.粽子	
廣東	1. 陸河新田		kam <sup>1</sup> lə <sup>2</sup>	柑仔	-		tsuŋ <sup>5</sup> lə <sup>2</sup>	粽仔
	2. 梅縣		kam <sup>1</sup> ei <sup>0</sup>	柑兒	vu <sup>5</sup> lon <sup>3</sup>	芋卵 <sup>18</sup>	tsuŋ <sup>56</sup> ŋei <sup>0</sup>	粽兒
	3. 翁源		kaŋ <sup>1</sup> tsɿ <sup>36</sup>	柑子	-		tsiuŋ <sup>5</sup> tsɿ <sup>36</sup>	粽子
	4. 連南		kan <sup>1</sup> tsi <sup>3</sup>	柑子	-		tsəŋ <sup>56</sup> tsi <sup>3</sup>	粽子
	5. 河源		kit <sup>7</sup>	桔	-		tsəŋ <sup>5</sup>	粽
	6. 清溪		thai <sup>5</sup> kit <sup>7</sup>	大桔	-		tsuŋ <sup>5</sup>	粽
	7. 揭西		kam <sup>1</sup>	柑	-		tsuŋ <sup>5</sup>	粽
	8. 秀篆		kam <sup>1</sup>	柑	-		tsuŋ <sup>35</sup>	粽
	9. 香港西貢		kit <sup>7</sup> tse <sup>3</sup>	橘子	-		tsuŋ <sup>56</sup>	粽
福建	10.武平		kaŋ <sup>1</sup> tsɿ <sup>36</sup>	柑子	-		tsəŋ <sup>5</sup> tsɿ <sup>36</sup>	粽子
	11.長汀		kəŋ <sup>1</sup> le <sup>5</sup>	柑哩	-		tsəŋ <sup>5</sup> tsɿ <sup>3</sup>	粽子
	12.寧化		kəŋ <sup>1</sup> tsei <sup>3</sup>	柑子	-		tsəŋ <sup>5</sup>	粽
臺灣	13.頭份 <sub>四縣</sub>		kam <sup>1</sup> me <sup>3</sup>	柑仔	vu <sup>5</sup> e <sup>3</sup>	芋仔	tsuŋ <sup>5</sup> ŋe <sup>3</sup>	粽仔
	14.美濃 <sub>四縣</sub>		kam <sup>1</sup> me <sub>53</sub>	柑仔	vu <sup>5</sup> e <sup>3</sup>	芋仔	tsuŋ <sup>5</sup> ŋe <sup>3</sup>	粽仔
	15.竹東 <sub>海陸</sub>		kam <sup>1</sup> ɿ <sup>2</sup>	柑仔	vu <sup>5</sup> ɿ <sup>2</sup>	芋仔	mi <sup>6</sup> tsuŋ <sup>5</sup>	米粽
	16.新埔 <sub>海陸</sub>		kam <sup>1</sup> ə <sup>2</sup>	柑仔	vu <sup>6</sup> ə <sup>2</sup>	芋仔	tsuŋ <sup>5</sup> ə <sup>2</sup>	粽仔
	17.新屋 <sub>海陸</sub>		kam <sup>1</sup> m̄ <sup>2</sup>	柑仔	vu <sup>6</sup> u <sup>2</sup>	芋仔	tsuŋ <sup>5</sup> ŋə <sup>2</sup>	粽仔
江西	18.吉水 <sub>贛語</sub>		kən <sup>1</sup> te <sup>0</sup>	柑嘢	-		tsəŋ <sup>25</sup> te <sup>0</sup>	粽嘢
	19.新餘 <sub>贛語</sub>		kən <sup>1A</sup> te <sup>0</sup>	柑嘢	-		tsiuŋ <sup>25</sup>	粽

<sup>17</sup> 原書沒有標調類。

<sup>18</sup> 引自謝永昌(1994)。

	20.都昌贛語	teit <sup>7A</sup> te <sup>0</sup>	桔嘢	-	tsuŋ <sup>5</sup> te <sup>0</sup>	粽嘢	
印	21.山口洋	kam <sup>1</sup>	柑	bu <sup>3</sup>	芋	tsuŋ <sup>5</sup>	粽

圖表 5-4: 部分客贛語的小稱詞 (D1,2 類)

地點		詞義		j.襪子		k.蚊子		l.母親 (不分敘述和面稱)	
廣東	1. 陸河新田	mat <sup>8</sup> lə <sup>2</sup>	襪仔	mun <sup>1</sup> lə <sup>2</sup>	蚊仔	oi <sup>1</sup> lə <sup>2</sup> , a <sup>6</sup> me <sup>1</sup>	哀仔,阿姆		
	2. 梅縣	mat <sup>7</sup> lei <sup>0</sup>	襪兒	mun <sup>1</sup> nei <sup>0</sup>	蚊兒	oi <sup>1</sup> ei <sup>0</sup> , a <sup>1</sup> mei <sup>1</sup>	唉兒,阿嚮		
	3. 翁源	mat <sup>7</sup> tsɿ <sup>36</sup>	襪子	mun <sup>1</sup> tsɿ <sup>36</sup>	蚊子	oi <sup>1</sup> tsɿ <sup>36</sup> , a <sup>1</sup> mei <sup>1</sup>	唉子,阿嚮		
	4. 連南	mat <sup>7</sup>	襪	mən <sup>1</sup> tsɿ <sup>3</sup>	蚊子	mei <sup>1</sup> , ma <sup>1</sup>	嚮,媽		
	5. 河源	mat <sup>8</sup>	襪	mun <sup>1</sup>	蚊	a <sup>1</sup> ma <sup>3</sup>	阿媽		
	6. 清溪	mat <sup>7</sup>	襪	mun <sup>1</sup>	蚊	a <sup>1</sup> mi <sup>1</sup>	阿嚮		
	7. 揭西	mat <sup>7</sup>	襪	mun <sup>1</sup>	蚊	a <sup>36</sup> mei <sup>1</sup>	阿嚮		
	8. 秀篆	mat <sup>7</sup>	襪	mun <sup>1</sup>	蚊	a <sup>1</sup> nei <sup>3</sup>	阿奶		
	9. 香港西貢	bat <sup>7</sup>	襪	mun <sup>1</sup> tse <sup>3</sup>	蚊子	a <sup>1</sup> mi <sup>1</sup>	阿嚮		
福建	10.武平	ma <sup>?</sup> <sup>7</sup>	襪	meŋ <sup>1</sup> ka <sup>1</sup>	蚊家	uei <sup>1</sup> lei <sup>5</sup>	唉哩		
	11.長汀	mai <sup>?</sup> <sup>27</sup>	襪	meŋ <sup>1</sup> tsɿ <sup>3</sup>	蚊子	ue <sup>1</sup> le <sup>5</sup>	唉哩		
	12.寧化	ma <sup>68</sup> tsei <sup>3</sup>	襪子	mɛi <sup>1</sup> tsei <sup>3</sup>	蚊子	my <sup>3</sup>	母		
臺灣	13.頭份(四縣)	mat <sup>3</sup> le <sup>3</sup>	襪仔	mun <sup>2</sup> ne <sup>3</sup>	蚊仔	oi <sup>1</sup> e <sup>3</sup> , a <sup>2</sup> me <sup>1</sup>	娘也,阿姆		
	14.美濃(四縣)	mat <sup>3</sup> le <sup>3</sup>	襪仔	mun <sup>13</sup> ne <sup>3</sup>	蚊仔	oi <sup>1</sup> e <sup>3</sup> , a <sup>1</sup> me <sup>1</sup>	娘也,阿姆		
	15.竹東(海陸)	mat <sup>3</sup> l <sup>2</sup>	襪仔	mun <sup>1</sup> l <sup>2</sup>	蚊仔	a <sup>6</sup> me <sup>1</sup>	阿姆		
	16.新埔(海陸)	mat <sup>5</sup>	襪	mun <sup>1</sup> ə <sup>2</sup>	蚊仔	oi <sup>1</sup> ə <sup>2</sup> , a <sup>6</sup> me <sup>1</sup>	娘仔,阿姆		
	17.新屋(海陸)	mat <sup>5</sup>	襪	mun <sup>1</sup> ŋ <sup>2</sup>	蚊仔	oi <sup>1</sup> e <sup>2</sup> , a <sup>6</sup> me <sup>1</sup>	娘仔,阿姆		
江西	18.吉水(贛語)	vat <sup>78</sup> tsɿ <sup>0</sup>	襪子	mən <sup>25</sup> tʰəŋ <sup>25</sup>	蚊虫	ŋiəŋ <sup>25</sup> lau <sup>0</sup>	娘佬		
	19.新餘(贛語)	ue <sup>1A</sup> tsɿ <sup>0</sup>	襪子	mən <sup>25</sup> li <sup>0</sup>	蚊哩	ŋiəŋ <sup>25</sup>	娘		
	20.都昌(贛語)	su <sup>3</sup> ual <sup>7A</sup> te <sup>0</sup>	水襪 嘢	mən <sup>2A</sup> dzuŋ <sup>25</sup>	蚊虫	ŋiəŋ <sup>2A</sup> , m <sup>3</sup> ma <sup>0</sup>	娘, 姆媽		
印	21.山口洋	mat <sup>7</sup>	襪	mun <sup>1</sup>	蚊	oi <sup>1</sup> , a <sup>3</sup> me <sup>1/36</sup>	□,阿姆		

圖表 5-5: 部分客贛語的小稱詞 (E4,5 類)

地點 \ 詞義		m. 傻子	n. 塞子	o. 慢慢兒
廣東	1. 陸河新田	-	tsuk <sup>8</sup> lə <sup>2</sup> 搾仔	nau <sup>6</sup> nau <sup>6</sup> lə <sup>2</sup> 繞繞
	2. 梅縣	ŋoŋ <sup>5</sup> ku <sup>3</sup> 戇古	set <sup>7</sup> tɕi <sup>0</sup> 塞兒	
	3. 翁源	-	set <sup>7</sup> tsɿ <sup>36</sup> 塞子	
	4. 連南	-	set <sup>7</sup> 塞	
	5. 河源	-	siat <sup>7</sup> 塞	man <sup>6</sup> man <sup>6</sup> 慢慢
	6. 清溪	-	tsun <sup>1</sup> tsut <sup>7</sup> 罇窰	man <sup>3</sup> man <sup>3</sup> 慢慢
	7. 揭西	-	tsut <sup>8</sup> 窰	ts <sup>h</sup> ai <sup>1</sup> ts <sup>h</sup> ai <sup>1</sup> □□
	8. 秀篆	-	sut <sup>8</sup> 塞	k <sup>h</sup> uan <sup>1</sup> k <sup>h</sup> uan <sup>1</sup> 寬寬
	9. 香港西貢	-	tsut <sup>7</sup> 窰	ban <sup>56</sup> ban <sup>56</sup> 慢慢
福建	10. 武平	-	sɛ <sup>27</sup> tsɿ <sup>36</sup> 塞子	nou <sup>5</sup> nou <sup>5</sup> tsɿ <sup>1</sup> □□子
	11. 長汀	-	tsi <sup>27</sup> li <sup>27</sup> 窰 哩 tsɿ <sup>3</sup> 子	maŋ <sup>6B</sup> maŋ <sup>6B</sup> le <sup>5</sup> 慢慢哩
	12. 寧化	-	sɿ <sup>7</sup> tsei <sup>3</sup> 塞子	maŋ <sup>6B</sup> maŋ <sup>6B</sup> li <sup>3</sup> 慢慢哩
臺灣	13. 頭份 <sup>四縣</sup>	ŋoŋ <sup>5</sup> ŋe <sup>3</sup> 戇仔	-	-
	14. 美濃 <sup>四縣</sup>	ŋoŋ <sup>1</sup> ŋe <sup>3</sup> 戇仔	-	-
	15. 竹東 <sup>海陸</sup>	ŋoŋ <sup>5</sup> l <sup>2</sup> 戇仔	-	-
	16. 新埔 <sup>海陸</sup>	ŋoŋ <sup>5</sup> ə <sup>2</sup> □仔	ts <sup>h</sup> et <sup>7</sup> ə <sup>2</sup> / 塞仔 / tsut <sup>7</sup> ə <sup>2</sup> □仔	man <sup>6</sup> man <sup>6</sup> ə <sup>2</sup> 慢慢仔
	17. 新屋 <sup>海陸</sup>	ŋoŋ <sup>5</sup> pin <sup>2</sup> 戇人	-	-
江西	18. 吉水 <sup>贛語</sup>	-	sɛ <sup>78</sup> tsɿ <sup>0</sup> 塞子	man <sup>6</sup> man <sup>6</sup> li <sup>0</sup> 慢慢哩
	19. 新餘 <sup>贛語</sup>	-	sɛ <sup>1A</sup> tsɿ <sup>0</sup> 塞子	man <sup>6</sup> man <sup>6</sup> li <sup>0</sup> 慢慢哩
	20. 都昌 <sup>贛語</sup>	-	tɕil <sup>7A</sup> tɕ <sup>0</sup> 窰嘸	man <sup>6</sup> man <sup>6</sup> tɕ <sup>0</sup> 慢慢嘸
印	21. 山口洋	pan <sup>5</sup> tsin <sup>1</sup> ŋa <sup>1</sup> 半精戇	mo <sup>3</sup> tut <sup>8</sup> koi <sup>5</sup> □□蓋	-

圖表 6-1~2 表示在圖表 5 裡所示的各地客贛語的小稱詞及其使用頻率。先按其聲母特點把小稱詞分為四種，即：ts-類、t-類、l-類、零聲母(ø)類<sup>19</sup>。分析對象是十二個

<sup>19</sup> ts-類的韻母多為-ɿ，但其餘類型的韻母的規律性似乎不那麼明顯。莊初昇(2020)所舉的[tɕə]的例子也沒有找到。因此本文暫不討論韻母特點。

詞語，即：兒子、孫子、小孩兒、小豬、猴子、柑子、粽子、襪子、蚊子、母親（與圖表 5 同），再加上“茄子”和“鍋”。「其他」包括「頭」「嫲」等詞綴以及疊韻型、變調型等小稱形式。「無」是不帶小稱詞的詞語。

根據如上所示的圖表 5 和如下的圖表 6 可以說 ts-類主要分佈於粵台片、汀洲片地區（粵東、閩西），t-類見於贛語區（江西北部），l-類零星分佈於海陸片、汀州片、贛語區，零聲母類見於粵台片的梅縣和臺灣的粵台片及海陸片客語。

在圖表 6 中討論的項目雖然較少，但也可以窺見一些傾向，就是不帶小稱詞的詞語多的方言用 ts-類（地點 4~6, 8, 9, 21）<sup>20</sup>，而帶小稱詞的詞語多的方言用 t~ø 類（地點 1, 2, 13~20）。這種情況可能與小稱詞的發展有關，即：沒有小稱詞（地點 7）> 產生 ts-類小稱詞（地點 3）> ts-類小稱詞詞形弱化為 t-, l-等（地點 10~12, 18~20, 1, 15）> 聲母脫落（地點 2, 13, 14, 16, 17）。簡言之，帶小稱詞的形式愈多，形式的磨滅程度愈高。

圖表 6-1: 客贛語小稱詞的使用頻率

聲母 地點	ts-						t-
	1.陸河						
2.梅縣							
3.翁源	ts <sub>1</sub> <sup>36</sup>	10					
4.連南	tsi <sup>3</sup>	6	ts <sub>1</sub> <sup>0/3</sup>	1	tsei <sup>3</sup>	1	
5.河源	tsie <sup>3</sup>	2					
6.清溪	tsai <sup>3</sup>	3					
7.揭西							
8.秀篆	ts <sub>1</sub> <sup>35</sup>	3					
9 香港	tse <sup>3</sup>	5	tsu <sup>3</sup>	1			
10.武平	ts <sub>1</sub> <sup>36</sup>	7					
11.長汀	ts <sub>1</sub> <sup>3</sup>	3					
12.寧化	tsei <sup>3</sup>	5					
13.頭份							
14.美濃							

<sup>20</sup> 粵台片廣東大埔客語的小稱詞也是 ts-類的，其「子」綴是 ze（輕聲）（何耿鏞 1993:35）。

15.竹東						
16.新埔						
17.新屋	tsi <sup>3</sup>	1 <sup>21</sup>				
18.吉水	tsɿ <sup>0</sup>	1			te <sup>0</sup>	7
19.新餘	tsɿ <sup>1A/0</sup>	2			te <sup>0</sup>	4
20.都昌					te <sup>0</sup>	8
21.山口洋	tsi <sup>3</sup>	2				

圖表 6-2: 客贛語小稱詞的使用頻率

聲母 地點	l-		ø			其他	無
1.陸河	lə <sup>2</sup>	10				1	1
2.梅縣			ɛi <sup>0</sup>	9		2	1
3.翁源						2	0
4.連南						1	3
5.河源						1	9
6.清溪						1	8
7.揭西						1	11
8.秀篆						1	8
9 香港						1	5
10.武平	lei <sup>5</sup>	2				2	1
11.長汀	le <sup>5</sup>	5				1	3
12.寧化	li <sup>3</sup>	1				1	5
13.頭份			e <sup>3</sup>	11			1
14.美濃			e <sup>3</sup>	9	e <sub>53</sub>	2	1
15.竹東	l <sup>2</sup>	6				1	5
16.新埔			ə <sup>2</sup>	11			1
17.新屋			ə <sup>2</sup>	3	e <sup>2</sup>	2	5
18.吉水						2	3
19.新餘	li <sup>0</sup>	1					5

<sup>21</sup> “tsi<sup>3</sup>”音出現在「se<sup>5</sup> ʃu<sup>1</sup> tsi<sup>3</sup> 細豬子」(小豬)裡。應是表動物幼體的實詞。

20.都昌							4
21.山口洋						1	9

如上所示的各地客贛語的例子中既有 t-類聲母又有 l-類聲母小稱詞。贛語(18~20)也有 t-類聲母的小稱詞，就是說莊初昇(2020)所舉的普寧船埔的例子不是孤立的(參看圖表 7)。但在這些材料中沒有找到莊初昇(2020)演變鏈條中的小稱詞 tɕ。總之，本文認為基本上可以根據這些例子來支持莊初昇(2020)提出的語法化途徑假說。

圖表 7: 陸河、普寧、新竹三地的小稱詞 (引自莊初昇 2020:68)

	芋麻	芋(=圖表 5-3,h)	黃瓜	鳥兒(=圖表 5-2,e)
陸河河田	芋子 ɸ <sup>h</sup> u <sup>53</sup> tsɿ <sup>24/33</sup>	芋子 vu <sup>33</sup> tsɿ <sup>24/55</sup>	吊瓜子 tiau <sup>31</sup> kva <sup>53</sup> tsɿ <sup>24/33</sup>	鳥子 tiau <sup>53</sup> tsɿ <sup>24/33</sup>
普寧船埔	芋子 ɸ <sup>h</sup> u <sup>42/44</sup> tɕ <sup>55</sup>	芋子 vu <sup>22</sup> tɕ <sup>55</sup>	吊瓜子 tiau <sup>31</sup> kua <sup>53</sup> tɕ <sup>55</sup>	鳥子 tiau <sup>42/44</sup> tɕ <sup>55</sup>
新竹	芋子 ɸ <sup>h</sup> u <sup>53</sup> ə <sup>55</sup>	芋子 vu <sup>33</sup> ə <sup>55</sup>	𪗇瓜子 net <sup>5/2</sup> kua <sup>53</sup> ə <sup>55</sup>	鳥子 tiau <sup>53</sup> ə <sup>55</sup>

莊初昇(2020)討論的海陸片客家話的材料是廣東陸河河田、普寧船埔以及臺灣新竹的(圖表 7)。其中陸河河田跟陸河新田(圖表 5、6 地點 1)相距不遠，但其小稱詞不相同，前者為 tsɿ<sup>24/33</sup>，後者則為 lɕ<sup>35/55</sup>(蘇熾祺 2010)<sup>22</sup>。因此海陸片客語小稱詞聲母包括 ts-, t-, l-, ə 等所有變體<sup>23</sup>。根據這些例子雖然也可以歸納出演變鏈條，但最好還是討論一下歷時層面的情形。

## 4.2. 見於歷時資料的海陸片客語小稱詞的使用情況

下面根據反映海陸片客語的歷時資料考察一下歷時層面的小稱詞情況。

### 4.2.1. 歷時資料簡介

這裡所參照的歷時資料是大約 1950 年代以前的。使用資料為如下五點：

<sup>22</sup> 彭盛星(2010:207)指出陸河客語的小稱詞是[tsɿ<sup>55</sup>]或[zi<sup>55</sup>]。後者的聲母是摩擦音，跟塞擦音的 ts-相比，也算是弱化的。

<sup>23</sup> 張為閔(2008:209)引《普寧縣志》(普寧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 年)報導廣東普寧縣梅林鎮客家話的小稱詞也是[tɕ]，如：ɲiu<sup>2</sup> tɕ(牛)、se<sup>5</sup> ɲin<sup>2</sup> tɕ(細人)。梅林離船埔只有十公里左右。山東方言亦可看倒「子」綴念做[tɕ]的例子，如：mao<sup>51</sup> tɕ 貓子、kai<sup>131</sup> tɕ 蓋子(山東牟平)(羅福騰 1992:161-162)。

[1] *Het Loeh-foeng-dialect* (陸豐方言) (Schaank, 1897): 簡稱《陸豐》。是用荷蘭語式的羅馬字系統紀錄的十九世紀印尼加里曼丹(婆羅洲島)三發(Sambas)陸豐客語。其原鄉為清代的廣東省惠州府陸豐北部以及潮州府惠來、普寧、揭陽、豐順等地 (Schaank 1897:1)。移民高峰期為十八世紀中葉，與臺灣海陸客家的原鄉和移民時期吻合(吳中杰 2012)。本文將《陸豐》的一些符號代為其他符號，即：‘(送氣音)為 h、韻母 ε ([i]或[ɪ])為 ii (參看遠藤 2019, 2020b)。例句的漢字根據《陸豐》的同音字表(pp.137-217)。

[2] 臺灣日治時期(1895~1945年)的刊物：統稱《日治》。這個時期的資料有三種<sup>24</sup>。第一是雜誌《臺灣土語叢誌》(台北博文堂)第六號至第八號(1900~01年)連載的〈廣東語〉，是由日本人野田岳陽撰寫的。他請楊梅壚(今桃園縣楊梅鎮)的客家人標音，而且他還了解楊梅客語(海陸)與苗栗客語(四縣)的不同點(《臺灣土語叢誌》7:66-68)。他的片假名音標不帶聲調符號。據羅濟立(2008)的研究，其所反映的客家話是海陸四縣混合的「四海話」。第二是雜誌《語苑》(臺灣語通信研究會 1922~37年)<sup>25</sup>。其語料主要有 1925 年第十八卷第一號〈客人話(海陸)〉(羅溫生著)、1928 年第二十一卷第五號至第七號〈臺車發着所ニ於イテ(海陸音)〉(溫阿隣著)<sup>26</sup>、第二十一卷第六號〈廣東語の研究〉(溫子衡著)等文章。《語苑》的片假名拼音帶聲調符號，較為系統。第三是國分等(1944a,b)，是在湖口庄(今新竹縣湖口鄉)進行的民俗調查報告。雖然不是專論語言現象的，但是試圖給文中的客語名稱用片假名和羅馬字標音，應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3] 《臺灣桃園客家方言》(楊時逢, 1957): 簡稱《桃園》。描寫桃園縣楊梅鎮的海陸和四縣客語，調查時間是 1953 年，以 IPA 紀錄。語料引自第四章「臺灣客家話」臺灣海陸話故事十一篇。

[4] 《新客話課本》(王湄臺編, 1962a)、《新客話課本:羅馬字注音》(王湄臺編, 1962b): 統稱《新客》。這兩本是天主教華語學院出版的海陸客語課本。漢字版和羅馬字版內容相同。這本書的小稱詞均為「子」字，因此使人懷疑雖然宣稱是海陸客語課本但實際使用的客家話不是正宗的海陸客語。對此問題筆者已從音系、詞語以及內容等方面證實了《新客》的客家話無疑是海陸腔(遠藤 2020a)。《新客》的法式羅馬字拼音系統中 e 應為[i], [ɪ]或[ə]等音。

<sup>24</sup> 日治時期海陸客語的刊物不多，大部分是四縣客語的。

<sup>25</sup> 這部分均參看了中川(2019)。

<sup>26</sup> 此文章是共有三篇的連載，但標有作者姓名的只有第三篇。因為這三篇的標題均相同，本文暫將這三篇當作同一作者的作品。



[5] 《客家語基礎語彙集》（橋本萬太郎，1972）：簡稱《基礎》。描寫的海陸客語是新竹縣峨眉鄉的（還有廣東梅縣客語和苗栗四縣客語）。發音人 1924 年出生在新竹縣峨眉村，日本打敗後離開臺灣遷居到日本。調查 1957 年開始進行了一年左右。以 IPA 紀錄，海陸客語的詞語基本上不標漢字。

#### 4.2.2. 歷時資料所收的小稱詞情況

如上所示的資料所紀錄的小稱詞及其例子參看圖表 8。

圖表 8: 海陸片客語歷時資料的小稱詞

	小稱詞	例子	「子」音
[1] 《陸豐》	tsii3 (子) / tsii 2 (仔)	lai5-tsii3 孺子/lai5-tsii2 孺仔兒子、kam1-tsii2 柑仔、ki5-tsii2 鋸仔、-teu1-tsii2 兜仔-點兒	tsii3
[2] 《日治》	ツウ <sup>27</sup> / ツ 一 (仔)	ンジツハーツ一下仔 《臺灣土語叢誌》、キツ 7 ヅウ 2 日仔、シヌ 5 ツウ 2 信仔《語苑》溫阿隣 (1928a)、キツツ一橘仔 國分等(1944a,b)	-
[3] 《桃園》	ɿ <sup>0/55</sup> (子)	saŋ <sup>53</sup> fan <sup>53</sup> ɿ <sup>55</sup> 生番子原住民、heu <sup>55</sup> ɿ <sup>0</sup> 猴子、ki <sup>31</sup> ɿ <sup>0</sup> 鋸子、ʒit <sup>5-32</sup> ha <sup>0</sup> ɿ <sup>0</sup> 一下子-會兒	tsi <sup>13</sup>
[4] 《新客》	ze2/6 (子)	lai5-ze2 孺子兒子、kam1-ze2 柑子、sin5-ze2 信 子、jit7-ha6-ze6 一下子-會兒	tse3
[5] 《基礎》	ɿ <sup>12/55</sup> / tsz <sup>12</sup>	thai <sup>11</sup> lai <sup>11</sup> ɿ <sup>12</sup> 長子、heu <sup>55</sup> ɿ <sup>55</sup> 猴子、tʃa <sup>42</sup> ɿ <sup>12</sup> / tʃa <sup>42</sup> tsz <sup>12</sup> 遮子雨傘、ʒit <sup>45</sup> ha <sup>11</sup> ɿ <sup>12</sup> 一會兒	-

根據這些資料可以指出三個特點，即：(1) 臺灣海陸客語的小稱詞[ɿ<sup>55</sup>]原來無疑是「子」字；(2) 小稱詞的音變是聲母濁化後脫落、韻母央化以及聲調高化；(3) 音變現象主要發生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前半之內。

二十世紀前半以前的資料用的是「子」綴，而不是「兒」等其他詞綴。但其形式有所不同，比如，《陸豐》有保留原字音的，也有發生音變的。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前後逐漸出現聲調高平化（上聲變為陽平），韻母央化，聲母濁化並弱化而脫落等現象。嚴格地說，這種情況因地而異。下面確認一下聲韻調各方面的變化。

<sup>27</sup> 《語苑》所收的文章用的符號有所出入，如，溫阿隣(1928a)的「ツ」字下面有一個 m 字形的符號。為了方便起見，姑且用波浪線來表示。羅濟立(2019:550)對此指出這個符號表示央元音並以羅馬拼音 ii 來表示。

就聲母而言，《陸豐》的小稱詞綴為[ts]聲母，與「子」字相同，而《日治》《新客》的聲母有可能是[dz]或[z]，跟[ts]有別。溫子衡(1927:23)指出ズー/Zo這個音只有海陸客語才使用，而四縣客語則用輕音のエ(e)<sup>28</sup>。溫子衡(1928)進一步解釋說海陸客語的小稱詞綴用 zu (仔)而四縣客語則用 tsu (子)或 e，如，海陸客語說「細囡仔(se ngin zu)」而四縣則說「細囡仔(se ngin tsu)」或「細囡仔(se ngin e)」<sup>29</sup>。溫氏的羅馬字拼音應是襲用了 MacIver(1926)《客英辭典》的系統<sup>30</sup>，但這本辭典也沒有 z-聲母。海陸客語的 z-聲母應是[dz]或[z]而不是[ts]，因為溫子衡(1928)明確將海陸客語的 z-區別於四縣客語的 ts-，而且他做的聲母表上也分開記載。《新客》的 z-也是如此。根據這些記載，可以說當時海陸客語的「子」綴聲母明顯濁化。而《桃園》的聲母則是流音[l]。這其實是成音節輔音[l]，與新竹縣竹東的小稱詞相同（參看圖表 5）。這個問題將在韻母部分一併討論。總之，這種[l]是濁化聲母進一步弱化所致的。《基礎》幾乎都是零聲母，但部分保留 ts-聲母，如：ŋa<sup>42</sup> tsz<sup>12</sup> 遮子（雨傘）。「遮子」是 ts-類「子」綴的殘留還是語言接觸所致的，還有待進一步考察。雖然如此，根據其他歷時資料的情況來看，不能否定這是 ts-類「子」綴殘留。總之，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中葉之間，聲母經過了 ts- > z/dz > l- > ø 的演變過程。

其次是韻母。在前面已經提到過，「子」字的韻母大致為[i]或[ɿ]。《陸豐》不管是「tsii2 仔」綴還是「tsii3 子」綴均為此音。《日治》的韻母因以片假名所紀錄，所以其音值相對模糊，但溫子衡(1928)使用的羅馬字拼音 u 應是[ɿ]或[i]等。u 也是《客英辭典》所使用的羅馬字拼音，相當於[ɿ]或[i]（遠藤雅裕 2020a）。羅濟立(2019)指出《語苑》的四縣客語小稱詞「仔」字音反映原鄉平遠、長樂客家話的小稱詞「仔」([tsɿ])。羅濟立(2008)已對《臺灣土語叢誌》連載的〈廣東語〉的「仔」指出此音為[tsɿ]或[zɿ]。總之，可以說其韻母為[ɿ]或類似的音。《新客》的羅馬字拼音系統是根據法語的，所以其「子」字的韻母 e 的音值應為[i]或[ə]。其開口度相對大一些。《基礎》以[ə]來描寫。小稱詞在這個階段已經相當央化了。而《桃園》與這些資料不同，韻母算是成音節輔音[l]。本文認為，這個小稱詞綴或許和現代陸河客語的[lə]相同（參看圖表 5）。發[l]音時舌尖抵觸前上牙後面（舌頭側面有空隙），然後馬上解除這個堵塞，而聲帶則一直顫動，解除堵塞後的音應該類似於[ə]。記音時，或許把[ə]當作剩餘的成份，而

<sup>28</sup> 原文為「ズー/Zo...海陸音のみに使用され四縣音には、それが「エ」と軽く發音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ゐる」。這個 zo 應是 zu（後敘）。因為影印版有部分文字較為模糊不清。

<sup>29</sup> 原文為「海陸音 zu (仔) / 四縣音 tsu (子) 或 ha e 例へば細囡仔トイフ語ヲ四縣音デハ細囡仔或ハ細囡仔ト發音ス」。

<sup>30</sup> 《客英辭典》反映當時的粵東客語（遠藤雅裕 2020a）。

沒有把它記下來作為成音節輔音來處理。綜上所述，可以認為韻母一直走央化的道路。

就聲調而言，《陸豐》和《基礎》的小稱詞均有上聲和陽平兩種<sup>31</sup>。反映十九世紀印尼海陸片客語的《陸豐》的小稱詞已經大都是陽平的「tsii2 仔」。這個「仔」綴與「tsii3 子」相比，只有聲調不同，應是「子」綴高調化而成的。「仔」綴的調類與現代海陸客語相同。但還有帶上聲「子」綴的例子。這種詞與帶「仔」綴的形式與詞義同等，沒有區別，如：“男孩兒” lai5-tsii3 孺子/lai5-tsii2 孺仔、“女孩兒” moi5-tsii3 妹子/moi5-tsii2 妹仔。這些都是表“孩子”的詞，因此和「子」綴的親和性應該很高，可能其他詞的「子」綴高調化後仍保留了原來的「子」綴，結果產生了「子 / 仔」平行的狀況<sup>32</sup>。也可以說這種情形反映了「子」綴的高調化的過渡階段。

《基礎》所反映的情形基本上與《陸豐》相同，小稱詞綴大都是陽平（55 調）。但保留上聲（12 調）的小稱詞綴相對多，除含有“孩子”義之外的詞也帶此種詞綴，如：“長子” tʰai<sup>11</sup> lai<sup>11</sup> ɿ<sup>12</sup>、“小孩兒” sɛ<sup>21</sup> jin<sup>55</sup> ɿ<sup>12</sup>、“繩子” sək<sup>45</sup> ɿ<sup>12</sup>、“雨傘” ʃa<sup>42</sup> ɿ<sup>12</sup>/ʃa<sup>42</sup> tsz<sup>12</sup>、“生病” pət<sup>45</sup> pʰian<sup>11</sup> ɿ<sup>12</sup>、“一會兒” ʒit<sup>45</sup> ha<sup>11</sup> ɿ<sup>12</sup>。其中“雨傘”不但保留上聲，而且還有帶「子」綴的詞形。除此之外，“長女” tʰai<sup>11</sup> moi<sup>21</sup> ɿ<sup>45</sup>的小稱詞也是值得注意的。這個詞綴的調值是 45 調（高升調）。根據朱曉農(2004)，高調表示親昵。因此可以認為說話者為了表示對女性親昵的感情，保留著原來的升調而把這音節的聲調高調化了。這也反映了小稱詞綴高調化的過渡階段。

《新客》的小稱詞聲調基本上是陽平，沒有上聲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有陽去調的小稱詞。《桃園》的小稱詞大部分是輕聲(0)。這些問題將在 4.3 裡加以討論。

綜上所述，這些資料的情況證實海陸片客語的小稱詞綴原來是「子」綴，而不是其他語素。就其音變情況而言，應有兩種途徑，即：聲調高化早於聲母脫落；聲母脫落早於聲調高化。《陸豐》《新客》《桃園》屬於前者，而《基礎》屬於後者。朱曉農(2004:196)指出高調小稱因有生物學來源，所以可以獨立發生。因此資料（地點）之間的情況不同也不足為奇。至於韻母的情況，可以說一直走央化的道路，而何時開始央化還不能確定。韻母央化應是一種弱化，那麼它也可以和聲母弱化等現象同步進行。在《日治》（溫子衡 1928）和《新客》之間，隨著聲母弱化，韻母也央化，原來的[tsɿ]演變為[dzə]或[zə]。但根據這些資料沒法證實「子」綴在這個期間經過「tsə > tə」的演變過程。

<sup>31</sup> 《語苑》的小稱詞聲調至少有兩種，一種是如圖表 8 所示的陽平調（如，溫阿隣 1928a），另一種是陽入調（ツ.ウ）（如，溫阿隣 1928b,c）。如果這個小稱詞是「子」綴的話，其聲調應該不是入聲。這種情況為何產生目前尚無線索，因此暫時不討論。

<sup>32</sup> 除此之外，《陸豐》還有表“一點兒”的「-teu1-tsii3 兜子/-teu1-tsii2 兜仔」。但帶「子」綴的只有一例，也許是個錯別字。在這裡暫時不加以考察。

羅濟立(2008, 2019)研究臺灣日治時期日本人寫的客家話資料發現這些資料所反映的四縣、海陸客語的小稱詞綴均為[tsɿ]綴，但沒有指出這是由「子」綴演變過來的。總之，如上所提的歷時資料的情況雖然不全面，但有一定的規律性，可以窺見一斑，小稱詞應該來源於「子」字。

### 4.3. 陽去調的小稱詞

如上面所討論，海陸客語的小稱詞在歷時層面具有由上聲變為陽平的高調化的特點。在這裡討論一下陽去調小稱詞的情況。如圖表 8 所示，《新客》「jit7-ha6-ze6 一下子」（一會兒）是此例之一。除此之外，還有「zai<sup>55</sup> ə<sup>33</sup> ju<sup>33</sup> 椰子樹」（椰樹）等複合詞的例子。可以說後者的現象與上聲字連讀變調有關。但「一下子」似乎是不能以連讀變調現象來解釋的例子。下面討論一下這些問題。

#### 4.3.1. 複合詞裡的小稱詞

先討論一下出現在複合詞裡的小稱詞連讀變調問題。「tsi<sup>35</sup>子」字是上聲，其後另帶音節時產生連讀變調現象，上聲變為陽去（33 調），比如：tsi<sup>35-33</sup> sun<sup>53</sup> 子孫。這種現象構成複合詞的時候也會出現，如：lien<sup>55</sup> tsi<sup>35-33</sup> kan<sup>53</sup> 蓮子羹。本文認為如下所示的現象也是保留了本字「子」的連讀變調現象。

海陸客語的小稱詞[ə<sup>55</sup>]一般當作後綴出現在詞尾，但有時構成複合詞出現在詞語中間，這時候其聲調變為 33 調（例 7~9）。比如，「zai<sup>55</sup> ə<sup>55</sup> 椰子」（椰子）構成複合詞的「zai<sup>55</sup> ə<sup>33</sup> ju<sup>33</sup> 椰子樹」（椰樹）時，其小稱詞變為陽去 33 調。

- (7) zai<sup>55</sup> ə<sup>33</sup> ju<sup>33</sup> 椰子樹（椰樹） / zai<sup>55</sup> ə<sup>55</sup> 椰子（椰子）
- (8) siu<sup>55</sup> ə<sup>33</sup> pan<sup>35</sup> 仔板（高粱湯圓） / siu<sup>55</sup> ə<sup>55</sup> 仔（高粱）
- (9) se<sup>21</sup> ŋin<sup>55</sup> nə<sup>33</sup> hi<sup>21</sup> 細人仔氣（孩子氣） / se<sup>21</sup> ŋin<sup>55</sup> nə<sup>55</sup> 細人仔（小孩兒）

同樣的現象在歷時資料《新客》中亦可看到。其小稱詞 ze2（陽平），出現在詞中時變為 ze6（陽去）。比如，例(12)的「柿子」單獨說 khi6-ze2，而構成複合詞時小稱詞變為陽去(6)。

- (10) li3-ze6-chou6 李子樹 (1-11)
- (11) khoui6-ze6 tou3 櫃子肚(1-17)<sup>33</sup>

<sup>33</sup> 筆者在新竹縣湖口鄉蒐集到了「k<sup>h</sup>ui<sup>33</sup> i<sup>33</sup> tu<sup>35</sup> 櫃子肚」這個詞。其中間有疊韻型小稱形式 i<sup>33</sup>，

(12) khi6-ze6-jan2 柿子園(1-106)

(13) ja2-ze6-tse3 椰子子(2-80)

這種情況亦可見於新竹縣市的地名中<sup>34</sup>。比如，「hon<sup>53</sup> haŋ<sup>53</sup> ŋə<sup>55</sup> 旱坑子」（新埔庄）的「子」在「haŋ<sup>53</sup> ŋə<sup>33</sup> heu<sup>35</sup> 坑子口」（紅毛庄）裡成為陽去。湖口「fan<sup>53</sup> nə<sup>33</sup> fu<sup>55</sup> 番子湖」的「番子」原來是「fan<sup>53</sup> nə<sup>55</sup> 番仔」。可以從其用字和字音窺見「子」字和小稱詞[ə<sup>55</sup>]（仔）的關係，比如，「fu<sup>35-33</sup> {ə<sup>33</sup> / tsi<sup>35-33</sup>} san<sup>53</sup> 虎子山」的「子」字有[ə<sup>33</sup>]與[tsi<sup>35</sup>]兩種字音，如上所提的 fan<sup>53</sup> nə<sup>33</sup> fu<sup>55</sup> 是「番子湖」而舊港的 fan<sup>53</sup> nə<sup>33</sup> pi<sup>53</sup> 是「番仔坡」。

這些事實均證實海陸客語的小稱詞來自「子」綴。「子」（上聲）成為小稱詞，其聲調隨之變為高平 55 調（陽平）（《陸豐》《基礎》），但其連讀變調形式中平 33 調（陽去）沒有隨之變化，變調後的形式仍保留在各個詞語之中。總之，這種情況顯然是「子」字的痕跡。

#### 4.3.2. 其餘陽去調的小稱詞

在這裡介紹一下陽去調的小稱詞。這種小稱詞除可和體詞性語素結合之外，亦可和調詞性語素結合。圖表 9 所示的例子是引自《新客》和現代海陸客語的<sup>35</sup>。比如，「foun1 tchoung1 ze6 分鐘子」（圖表 9, 6）表示“一些時”，和表示時間單位的「分鐘」相比，它表示時間量少。「hang2 hi5 ze6 行去子」（圖表 9, 2，亦可參看例句 14）表示“走近些”或“靠近些”。這也表示動作量少。雖然這些詞的小稱詞聲調不是上聲、陽平，而是陽去，但其詞義與小稱義有關。另外也有與小稱義無關的例子（圖表 9, 1, 4, 5, 9）。因此也可以說有些陽去調小稱詞與高平調詞綴一樣，失去了原來的小稱義。此外，現代海陸客語小稱詞綴與《新客》相比較，其聲調大部分都高調化。考慮到「慢慢仔」（圖表 9, 1）、「一下仔」（圖表 9, 8）等部分保留陽去調的情況，可以認為這種情況反映了由陽去變為陽平（高平調）的過度狀態<sup>36</sup>。

這個陽去調也可以認為是保留了「子」的連讀變調形式。

<sup>34</sup> 筆者在田野調查的時候，利用了安倍(1938)〈市街庄大字名一覽〉的新竹州部分。這些地名均為日治時期的。

<sup>35</sup> 海陸客語的語料是筆者在新竹縣湖口鎮所調查的。湖口鎮與新埔鎮相距不遠。

<sup>36</sup> 「一下仔」的詞綴「仔」有置於句中（沒有停頓）時是陽去 33 調而置於句末（有停頓）時是陽平 55 調的傾向，如：tʰai<sup>33</sup> zok<sup>5</sup> ka<sup>53</sup> zit<sup>5-32</sup> ha<sup>35</sup> ə<sup>33</sup> si<sup>33</sup> ʃit<sup>32</sup> ho<sup>35</sup> le<sup>53</sup> 大約加一下仔□食好了（大約再有一會兒就吃完了）／ŋai<sup>55</sup> tseu<sup>35-33</sup> kʰoi<sup>53</sup> zit<sup>5-32</sup> ha<sup>35</sup> ə<sup>55</sup>, pau<sup>53</sup> fuk<sup>32</sup> oi<sup>21</sup> ho<sup>35-33</sup> ho<sup>35</sup> kʰon<sup>21</sup> nen<sup>35</sup> 我走開一下仔，包袱愛好好看等（我走開一會兒，行李要好好兒的看著！）。這種情況或許和 4.3.1. 「複合詞裡的小稱詞」裡討論的情況相同。比如，在圖表 8 所示的《基礎》“一

圖表 9: 陽去調的小稱詞尾

	詞義	《新客》		海陸客語	
1	慢慢兒	man6-man6-ze6	慢慢子	man <sup>33</sup> man <sup>33</sup> nə <sup>33/55</sup>	慢慢仔 <sup>37</sup>
2	走近些、靠近些	hang2 hi5 ze6	行去子	haŋ <sup>55</sup> hi <sup>21</sup> ə <sup>55</sup>	行去仔
3	有些	to1-chao3-ze6	多少子	to <sup>53</sup> ʃau <sup>35-33</sup> ə <sup>55</sup>	多少仔
4	這麼遠	an5-jan3-ze6	咁遠子	an <sup>53</sup> ʒan <sup>35</sup>	恁遠
5	這麼多	an5-to1-ze6	咁多子	an <sup>53</sup> to <sup>53</sup>	恁多
6	一些時	foun1 tchoung1 ze6	分鐘子	fun <sup>53</sup> ʃun <sup>53</sup> ŋə <sup>55</sup>	分鐘仔
7	一些時	foun1-ze6	分子	fun <sup>53</sup> nə <sup>55</sup>	分仔
8	一下子	jit7 ha6-ze6	一下子	ʒit <sup>5-32</sup> ha <sup>35</sup> ə <sup>33/55</sup>	一下仔
9	有時候、偶爾	ha6-pa3-ze6	下把子	ha <sup>33</sup> pa <sup>35</sup> ə <sup>33</sup>	下把仔

## (14) Hang2 hi5 ze6 tshiou6-he\*5 khoung6-min2-miao6.

行去子就係孔明廟。(走一會兒就是孔明廟。 ) 《新客》 1-107

陽去調小稱詞也可用於動詞重疊形式形成「VV仔」式，如：tso<sup>21</sup> tso<sup>21</sup> ə<sup>33</sup> 做做仔（做一做）、lim<sup>53</sup> lim<sup>53</sup> ə<sup>33</sup> 淋淋仔（喝一喝）、ʃit<sup>32</sup> ʃit<sup>32</sup> ə<sup>33</sup> 食食仔（吃一吃）。這種小稱詞亦可見於文獻資料，如：

## (15) a6 bak7, ŋi2 du5 lia2 den6 rit8 ha6, ŋai2 go5 loi2 hi5 kon5 kon5 er6.

阿伯，你佇這等一下，我過來去看看仔。

（伯伯，你在這裡等一下，我過去看看。）<sup>38</sup> 詹益雲(2008:37-38)<sup>39</sup>

會兒”的小稱後綴還保留上聲（12調）。因此可以把圖表9的陽去的例子看作是連讀變調的結果。但保留這種原調的例子微乎其微。因此本文暫且把連讀變調的例子（4.3.1.）與其他的例子（4.3.2.）分開討論。其實「一下仔」的「下」也有上聲（35調）和陽去（33調）的兩種情況，後者是原調而前者則是變調。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應另找機會討論。

<sup>37</sup> 新埔海陸客語的例子只有高平調，而湖口海陸客語則還中平調。

<sup>38</sup> 華語譯是由筆者翻譯的。

<sup>39</sup> 詹益雲(2008)應該反映新竹縣的海陸客語。為了便於與其他語料做對比，詹益雲(2008)的羅馬字系統的聲調符號分別改為如下：1陰平、2陽平、3上聲、5陰去、6陽去、7陰入、8陽入。在這個系統裡，如有連讀變調，一律以變調後的聲調來標記。

「VV 仔」式表示短時體，表示動作行為持續的時間短暫，即，動作時間短或動作量少，也與小稱義有關。

這種「VV 仔」式的意思也與「V(V) a<sup>33</sup> lə<sup>33</sup> 啊仔」式相同，如：lim<sup>53</sup> lim<sup>53</sup> a<sup>33</sup> lə<sup>33</sup> 淋淋啊仔（喝一喝）、kon<sup>35-33</sup> kon<sup>35</sup> a<sup>33</sup> lə<sup>33</sup> 講講啊仔（講一講）（亦可參看例句 16）。

(16) en<sup>53</sup> ŋi<sup>55</sup> teu<sup>53</sup> loi<sup>55</sup> tʰaŋ<sup>21</sup> tʰaŋ<sup>21</sup> ŋa<sup>33</sup> lə<sup>33</sup> kon<sup>35-33</sup> po<sup>21</sup>

□□兜來聽聽啊仔廣播。（我們聽聽廣播吧。）

「a<sup>33</sup> lə<sup>33</sup> 啊仔」的本字不明，語音形式也有所出入。例句(17)(18)也是海陸客語的（詹益雲 2008），其語音形式是 a<sup>33</sup> ə<sup>33</sup> (a6 er6)，例句(19)(20)是廣東陸河新田客語的，其語音形式則是 (h)a<sup>33</sup> lə<sup>35/55</sup>（蘇嫩祺 2010）<sup>40</sup>。

(17) gai2 tsiu6 chi5 kon5 a6 er6 !

該就試看啊哦！（那就試試看！） 詹益雲(2008 :147)

(18) ngai2 oi3 loi2 lau1 ngi2 tsiang6 gau5 tsiang6 gau5 a6 er6 !

我愛來嚟你請教請教啊哦！（我要來向你請教請教！）

詹益雲(2008 :23)

(19) to<sup>1</sup> jau<sup>3</sup> ʃit<sup>8</sup> ha<sup>6</sup> lə<sup>2</sup> 多少食下仔（多少吃一點）

蘇嫩祺(2010:207)

(20) ʃhi<sup>5</sup> a<sup>6</sup> lə<sup>2</sup> 試下仔（試試看）

蘇嫩祺(2010:202)

歷時資料《新客》也有與「啊仔」相對應的形式「a6 ze6 阿子」，如：

(21) Gni2 tchhi5 son5 a6 ze6 khon5 jou1 kit8-to1 tchong1 ?

你試算阿子看有幾多張？（你算算看有多少張？） 《新客》1-003

(22) Sen1 loc8 loi2 tsho1 a6-ze6.

先落來坐阿子。（先進來坐一下。） 《新客》1-066

類似的形式也存在於其他客家話，廣東梅縣有「V 阿欵(a<sup>52</sup> e<sup>22</sup>)」（林立芳 1996:43），臺灣四縣則有「VV 啊了(a<sup>55</sup> le<sup>11</sup>)」（賴文英 2015:315）。

根據如上所示的情況，本文認為海陸客語的「啊仔」有來源於「一下子」的可能

<sup>40</sup> 陸河客語的聲調是 1 陰平（53 調）、2 陽平（35(55)調）、3 上聲（13 調）、5 陰去（31 調）、6 陽去（33 調）、7 陰入（45 調）、8 陽入（54 調）。

性。語法化為「啊仔」的步驟如下：<1>「一下子」表短暫時間“一會兒”（參看圖表 10）而置於動詞之後做數量補語（例句 23）；<2>「一下子」的形式弱化而表示動作量少（短時體標記）。例句(23)和例句(22)相比較可以看出這種情況，後者「一」字脫落且「下」字聲母 h-也脫落。陸河新田客語的例句(19)是「一」字脫落且「子」字弱化並高化為  $l\theta^2$  的；<3>表示嘗試體（例句 20, 21）。陸河新田客語的例句(20)在形式上脫落了「下」字聲母 h-<sup>41</sup>。這樣陸河客語的形式便和海陸客語差不多了。詹益雲(2008)的例句(17)(18)的  $a^{33} \theta^{33}$  還脫落了後音節的聲母 l-。因此末尾的字應該源自「子」字。

(23) Ngai2-li2 tsho1 jit7-ha6-ze6 loi2.

我裡坐一下子來。（我們坐一會兒吧。）

《新客》1-18

圖表 10: 海陸片客語的“一會兒”與「啊仔」

資料、地點	“一會兒”義	相當於「啊仔」的形式
《日治》	ンジツハーツ一下仔 《臺灣土語叢誌》	-
《桃園》	$jit^{5-32} ha^0 l^0$ 一下子	-
《新客》	jit7-ha6-ze6 一下子	a6 ze6 阿子
《基礎》	$jit^{45} ha^{11} \theta^{12}$	-
陸河河田	$jit^{45/3} ha^{33} ts_1^{24/35}$ 一下子 莊初昇(2020:67)	-
陸河新田		(h)a <sup>6</sup> l <sup>2</sup> 蘇嫩祺(2010)
海陸	$jit^{5-32} ha^{35} \theta^{33/55}$ 一下仔	$a^{33} l\theta^{33} / a^{33} \theta^{33}$

問題是「啊仔」的後一音節的聲調。對這個問題，目前可以提出如下兩種可能性，一個是與連讀變調有關，另一個是保留原鄉的語音形式。就第一點而言，《新客》和現代海陸客語都是陽去。與「子」字的上聲和其變化後的高平調（陽平）不同。而陽去與 4.3.1.所討論的上聲的連讀變調形式相同。「VV 啊仔」的形式在句中經反復使用後半音節的聲調以變調形式固定下來。就第二點而言，如圖表 7 所示，陸河河田的「鳥子 tiau<sup>53</sup> ts<sub>1</sub><sup>24/33</sup>」等部分小稱詞為上升調和中平調。這或許是「小稱詞綴輕聲化」（曹逢甫 2006:6）<sup>42</sup>。無論如何，產生中平調的原因尚未釐清，但也不能否定「啊仔」

<sup>41</sup> 江敏華(2013)指出客家話表嘗試、短時、瞬時的「啊(a5)」(如，出現在「V+啊+趨向補語」「V+啊+結果補語」等結構)來源於「下」字。這些例子也支持此說。

<sup>42</sup> 《桃園》的輕聲或許是這一類的。



的後一音節與海陸客語的原鄉陸河新田的語音形式有關係。

根據這種假設，可以認為「VV仔」是「VV啊仔」的縮略形式。

總之，這些陽去調小稱詞所產生的原因尚未得到解決，需要再進一步做研究。

## 五、結語

本文指出了現代臺灣海陸客語的小稱詞[ə<sup>55</sup>]來源於「子」字。雖然因資料有限而沒法直接證實此事，但可以將共時材料和歷時材料當作旁證推測。這些材料的情況符合莊初昇(2020)提出的假說，即：海陸片及粵台片等客家話的小稱詞是由「子」[tsɿ]弱化為[ə]或[ɛ]等而來的。其中海陸片客語的演變鏈條為：tsɿ > tsə > tə > lə > ə。本文為此說補充若干材料並將這個鏈條精緻化為：tsɿ > tə (dzə / zə) > lə > ə。莊初昇(2020)演變鏈條上的 tsə 在共時層面和歷時層面都沒有得到證實。至於 tə 的形式，只出現在共時層面，而在歷時層面亦沒有得到證實。或許它經過的並不是 tə，而是經過 dzə / zə 的階段。這一點須做進一步的研究。

除此之外，本文還對聲調方面加以考察，結果發現海陸客語高平調的小稱詞原來是升調。反過來說，它具有上聲（升調）變為陽平（高平調）的演變過程。但還有一個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就是陽去調小稱詞怎樣產生。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尚未找到有說服力的證據。

本文討論的海陸客語小稱詞的演變大致是在這一百年之間發生的事情。可以說其演變速度之快是相當驚人的。可能正因為如此，現在在田野調查中已經難以找到「子」綴的痕跡了。對此也許會有人懷疑語言的變化何以如此快。Dixon(1997)（大隅翠譯 2001）運用生物學間斷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假說指出，語言的演變過程也會經過維持穩定的時期和驟然產生變化的時期。比如，粵語的遠指代詞“啲”也是通過驟然變化而產生的（竹越美奈子 2005）。因此本文認為海陸客語小稱詞[ə<sup>55</sup>]的產生時間很短也可說是不足為奇的事情。總之，這種宏觀的演變情況應是根據更多的材料去下結論的。

附記：本文是 2020 年度中央大學特定課題研究費的成果之一，是在第十三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20 年 10 月 28 日於國立清華大學）上宣讀並會後加以修改的。會上承蒙與會老師們提出了寶貴意見，在此衷心表示感謝。

## 參考文獻

- 太田辰夫.1981.《中國語歷史文法》。京都：朋友書店。
- 中川仁主編.2019.《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臺灣語・客家語・蕃語資料 第2卷 『語苑』にみる客家語研究》。東京：近現代資料刊行會。
- 王湄臺編.1962a.《新客話課本》第一~二本。新竹：天主教華語學院。
- 王湄臺編.1962b.《新客話課本:羅馬字注音》第一~二本。新竹:天主教華語學院。
- 安倍明義編.1938.《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影印本)
- 江敏華.2013.〈台灣客家話動趨結構中與體貌有關的成分〉，《語言暨語言學》14.5:837-873。
- 朱曉農.2004.〈親密與高調—對小稱調、女國音、美眉等語言現象的生物學解釋〉，《當代語言學》6-3: 193-222.
- 竹越美奈子.2005.「廣州話遠指詞“啲”歷史演變」.『中國語文研究』2:19-24.
- 何耿鏞.1993.《客家方言語法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吳中杰.2012.〈台灣海陸客家話的起源與形成〉，《歷史語言學研究》5:259-270。
-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林立芳.1996.〈梅縣方言動詞的體〉，張雙慶主編《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叢書(2)：動詞的體》。34-4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河野登喜壽. 1933.《廣東語の研究》。新竹：新竹州警察文庫。
- 徐兆泉編.2009.《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臺北：南天書局。
- 張屏生.2007.《臺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冊一~四。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
- 張為閔.2008.《台海兩岸海豐客語之變異及其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國分直一・黃旭初・張上卿.1944a.〈村の歴史と生活（上）—中壠台地の「湖口」を中心として—〉，《民俗臺灣》4.5:2-17。
- 國分直一・黃旭初・張上卿.1944b.〈村の歴史と生活（下）—中壠台地の「湖口」を中心として—〉，《民俗臺灣》4.6:22-45。
- 曹志耘主編. 2008.《漢語方言地圖集 詞彙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 曹逢甫.2006.〈語法化輪回的研究—以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為例〉，《漢語學報》2006.2: 2-15。
- 曹逢甫・劉秀雪.2008.〈閩語小稱詞語法化研究 —語意與語音形式的對應性〉，《語

- 言暨語言學》9.3:629-657.
- 莊初昇.2020.〈客家方言名詞後綴“子”“崽”的類型及其演變〉，《中國語文》2020.1：66-76。
- 菅向榮.1933.《標準廣東語典—附臺灣俚諺集□重要單語集》。台北：臺灣警察協會。  
（1974年台北：古亭書屋影印出版）
- 彭盛星.2010.〈台灣海陸客家話和廣東陸河客家話的語音比較〉，《臺灣客家語文研究輯刊》1:187-218。
- 馮愛珍.1993.《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黃惠珍.2008.《印尼山口洋客家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所碩士論文。
- 溫子衡.1927.〈廣東語捷徑〉，《語苑》20-6:23-36（中川(2019)影印版）。
- 溫子衡.1928.〈廣東語的研究〉，《語苑》21-6:49-56（中川(2019)影印版）。
- 溫阿隣.1928a.〈臺車發着所ニ於イテ（海陸音）〉《語苑》21-5:53-55（中川(2019)影印版）。
- 溫阿隣.1928b.〈臺車發着所ニ於イテ（海陸音）（其貳）〉《語苑》21-6:57-59（中川(2019)影印版）。
- 溫阿隣.1928c.〈臺車發着所ニ於イテ（海陸音）（其三）〉《語苑》21-7:37-39（中川(2019)影印版）。
- 詹益雲編.2003.《海陸客語字典》（私家版）。
- 詹益雲編.2008.《海陸客語短篇故事第三集》。新竹：新竹縣海陸客家語文協會。
- 遠藤雅裕.2016.《台湾海陸客家語語彙集—附同音字表》。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
- 遠藤雅裕.2019.〈*Het Loeh-foeng-dialect*(陸豐方言)所記錄的印尼陸豐客語語法特點〉，《中央大學論集》40:1-31。
- 遠藤雅裕.2020a.〈論六十年代臺灣客家話課本《新客話課本》的特點〉，《中央大學論集》41:15-48。
- 遠藤雅裕.2020b.《平成28年度～30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研究成果報告書—インドネシア客家語『客語陸豐方言』の文法體系研究》。
- 鄭縈.2012.〈從客家話小稱詞看方言內部的接觸與變化〉，《客家研究》5-1:107-148。
- 橋本萬太郎.1972.《客家語基礎語彙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錢乃榮.1997.《上海話語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賴文英.2012.《語言變體與區域方言—以臺灣新屋客語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 賴文英.2015.《臺灣客家語法導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 賴文英.2021.《臺灣客家語法結構變異新論》。新竹：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 謝永昌.1994.《梅縣客家方言誌》。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鍾榮富.2017.《臺灣客家語音導論》（第二版）。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羅濟立.2008.《統治初期の日本人による臺灣客家語音韻、語彙の學習：「廣東語」『臺灣土語叢誌』、『廣東語會話篇』を手がかりに》。臺北：致良出版社。
- 羅濟立.2019.〈『語苑』－戦前の客家語研究〉，中川仁主編.2019.《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臺灣語・客家語・蕃語資料 第2卷 『語苑』にみる客家語研究》523-575。東京：近現代資料刊行會。
- 羅福騰.1992.《牟平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羅肇錦.1988.《客語語法》（修訂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蘇熾祺.2010.《陸河客家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所碩士論文。
- Dixon, Robert M. W.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大隅翠譯.2001.『言語の興亡』(岩波新書737)。東京：岩波書店)
- MacIver, Donald. (and revised by M. C. Mackenzie).1926.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tung province*.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Schaank, Simon. H. 1897. *Het Loeh-foeng-dialect*. Leiden: E. J. Brill. (影印本)

### The diminutive suffix [ə<sup>55</sup>] in Taiwanese Hailu Hakka

Masahiro ENDO  
Chuo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eneral diminutive suffix used in Taiwanese Hailu Hakka is [ə<sup>55</sup>], for example, “*lai*<sup>21</sup> ə<sup>55</sup> 孺仔”(son), and “*kai*<sup>53</sup> ə<sup>55</sup> 雞仔”(chicken). We can find that this phonetic form in Hailu Hakka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diminutive suffix “子(ʅɿ)” in Standard Mandarin Chinese (or Northern Sinitic languages). What has this suffix derived from? What is this original form of a Chinese character? We have never get any definite answers on this issue yet. For this reason, we have no definite notation of this morpheme. “仔” is the most general notation in Taiwan, however, other characters may be used too, for example, “兒”

or “子”. About this issue, we would like to denote an possibility that this suffix has derived from “子”. Although the data which we have in our hands is not enough and we cannot prove it directly, we can at least infer it based on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data. These data can support the hypothesis proposed by Zhuang (2020). In his hypothesis, the suffixes, that have no initial consonant, in Hailu group and Yuetai group in Hakka are derived from “子(ɬɿ)” to become [ə] or [ɛ]. We have constructed the new evolution chain of the diminutive suffix in Hailu dialect based on Zhuang’s evolution model. It is as below: ɬɿ > tə (dzə / zə) > lə > ə”. In addition, its tone also has changed from rising tone (*Shang*) to high level tone (*Yangping*).

# 安徽黟县方言的持续体

胡贵跃

合肥师范学院

**内容摘要：**黟县方言的持续体标记主要有“是那”、“到那”和“着”。“是那”、“到那”都主要应用于主体动作行为所形成的不涉及支配对象的状态持续，但二者具有非使然和反向使然的语义差别。“着”主要应用于主体动作行为涉及支配对象所形成的状态持续，但“着”独立使用的情况较少，通常会和“是那/到那”或者是和句尾语气词“个”搭配使用。

## 一、前言

黟县位于安徽省南部，属黄山市辖区，是旧徽州府六县之一。黟县境内的方言以县政府所在地碧阳镇的方言为代表，大都属于徽语“休黟片”，下属个别乡镇略有不同。本文主要以碧阳镇方言（以下称为“黟县方言”）为研究对象，探讨当代黟县方言中持续体的表达方式及其语义上的差别。

本文所讨论的持续体指的是因动作行为所形成的状态持续，不包括动作行为本身的持续（即所谓的“进行体”）。汉语普通话的持续体由已经高度虚化了的助词“着”来表示，而在汉语方言当中，施其生（1985）就曾指出方位介词短语虚化是现代汉语方言持续体标记形成的重要路径。《徽州方言研究》（1998）也指出徽州各地方言表动作、状态持续时多带有方位、处所短语，且加于动词之后。考察黟县方言发现，黟县方言既可用“着”，也可用介词短语“是那”或“到那”来表示动作行为所形成的状态持续，但用法和意义却各有不同。

本文方言例字以使用本字为原则。本字不明的，列示同音字，没有同音字的则以“□”列示，并在其后注出国际音标，如“□[nei<sup>31</sup>]”。

## 二、黟县方言持续体标记类型

### 2.1 是那[sɿ<sup>53</sup>noe<sup>31</sup>]

黟县方言的“是”可以充当介词，“那”可以充当表远指的指示代词，二者构成

表方位、处所的介词短语，可意为“在那儿”。“是那”表动作、状态持续时一般置于动词之后，构成“V+是那”句式。如：

- (1) 门锁是那，进不进去（门锁着的，进不去）。
- (2) 渠今日头发披是那个（她今天头发披着的）。
- (3) 老师倚是那畀我依上课（老师站着给我们上课）。
- (4) 渠坐是那都可以睡着（他坐着也能睡着）。
- (5) 一把车停是那畀路挡着了（一辆车停在那儿把路给挡着了）。

有时，为了强调动作已经完成，动词后还可先添加由动词、形容词所充当的补语，然后再接“是那”，构成“V+补语+是那”句式。该句式从语用上更加强调动作行为完成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状态的持续，但句意上和不加补语的句式并没有多大差别。如：

- (6) 门锁起来是那，寻不着依开门（门锁着的，找不到人开门）。
- (7) 电视开开是那，你去看啦（电视开着的，你去看吧）。
- (8) 衣裳折好是那个，别搞乱了（衣服叠好的，别搞乱了）。
- (9) 物园好是那，无嘿依寻得着（东西好好放着的，没人找得到）。

## 2.2 到那[tv<sup>35</sup>no<sup>31</sup>]

黟县方言的“到”也可以充当介词，因此“到那”也可以构成表方位、处所的介词短语。如“畀物园到那去（把东西放到那儿去）”。“到那”的句式结构与“是那”较为一致，通常也是置于动词后，构成“V+到那”句式。而且很多情况下将句中的“是那”替换成“到那”句子多数依然能够成立。如：

- (10) 门锁到那个，进不进去（门锁着的，进不去）。
- (11) 渠今日头发披到那个（她今天头发是披着的）。
- (12) 老师倚到那畀我依上课（老师站着给我们上课）。
- (13) 渠坐到那都可以睡着（他坐着也能睡着）。
- (14) 一把车停到那畀路挡着了（一辆车停在那儿把路给挡着了）。

此外，与“是那”相同，“V+到那”句式中间也可以插入部分动词或形容词构成“V+补语+到那”句式。其用意也如同“是那”，旨在进一步强调在该动作行为完成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状态的持续。如：

- (15) 是渠畀画儿挂起来到那个（是他把画儿挂到那儿的）。
- (16) 天光醒过来，电视还开开到那（早上醒过来，电视机还开着的）。
- (17) 我是衣裳折好到那之后出去个（我是衣服叠好后才出去的）。
- (18) 尔躲起来到那哈□[ŋei<sup>35</sup>]，霎吓（你干嘛躲起来，别怕）？

“V+到那”句式，“到”通常可以省略，形成“V+那”句式，但“V+补语+到那”句式中的“到”不可省略。如例（10）～（14）中的“到”都可以省略，且并不会影响意义的表达，而例（15）～（18）中的“到”则不可省略。出现省略的原因可能在于“V到那”这样的三音节格局中，中间音节“到”出现了弱化。这种弱化不仅表现在语音上变读为轻声，还表现在词义上的模糊不清。而且随着“到”的语音、词义两方面的弱化，“到”就容易受到其他词，如“得”的牵引，导致“V到那”变成了“V得那”<sup>1</sup>。同时这也为“到”的脱落提供了条件。虽然“V+是那”也是三音节格局，但我们不认为“V+那”是来源于“V+是那”句式。一是因为“V+是那”中的“是”并未出现语音上的弱化；另一方面，“V+那”和“V+是那”的语用功能也是完全不同的。二者的语用功能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是那”和“到那”中的“那”都可以用“□[nei<sup>3</sup>]”来代替。“□[nei<sup>3</sup>]”的本字不明，在黟县方言中是表近指的指示代词。“那”和“□[nei<sup>3</sup>]”的选用规则视动作、状态持续的位置与说话人的距离远近而定。如“倚是那吃饭”表明站着吃饭的位置离说话人较远，或者现在根本就不在说话人的视野范围之内；“倚是□[nei<sup>3</sup>]吃饭”则表明站着吃饭的位置离说话人较近，或者说话人本人就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黟县方言中虽然有远指“那”和近指“□[nei<sup>3</sup>]”的区别，但并不影响句式的语义表达，因此为了方便叙述，本文暂不考虑“□[nei<sup>3</sup>]”的情况，下文仍以“是那”、“到那”为例进行讨论。

### 1.3 着[te<sup>h</sup>iu<sup>31</sup>]

黟县方言中表动作、状态持续的“着”一般置于动词之后，宾语之前，即述宾结构之间，构成“V+着+宾语”句式。该句式末尾还可再加“是那”或“到那”，进一步构成“V+着+宾语+是那/到那”句式，但也可不加。不过相对于“V+着+宾语”句式来说，加上“是那/到那”后的语感要更为自然一些。但在例（23）中，当句子中有明确表示方位、处所的短词时，则不可再加“是那”或“到那”。如：

- （19）渠手上拎着本书是那（他手里拿着本书）。
- （20）床铺上晒着两个依是那（床上躺着两个人）。
- （21）门口儿停着把三轮儿车到那（门口停着辆三轮车）。
- （22）隔壁邻舍一日到暗都关着个门到那（隔壁邻居家一天到晚都关着门）。
- （23）有嘿依欢喜驮着碗倚到门口儿吃饭（有人喜欢抱着碗站在门口吃饭）。

<sup>1</sup> 《徽州方言研究》（1998）中对例句“坐着吃饭比站着吃好些”所进行描写，使用的便是轻声的“得”，P278～279。



一般来说，为了强调宾语，事实上的宾语往往可以置于动词之前或句首充当形式上的主语，构成“主语+V+着+是那/到那”句式。此时“着”必须后接“是那”或“到那”，但“着”本身有时反倒可以省略。如例（25）（26）（27）即可以省略“着”。省略之后，则形式上与 1.1 和 1.2 中的“是那”、“到那”句式相同。

（24）书他拎着是那（他拿着书的）。

（25）门开着是那，依不是家里（门开着的，但人不在家）。

（26）车一直停着到那个，无嘿依开（车子一直停着的，没有人开）。

（27）画儿昨日还挂着到那个（画儿昨天还挂在那儿的）。

此外，“着”还可以直接后接句尾语气词“个”结句，构成“主语+V+着+个”句式。此时“着”通常不能省略，如例（28）～（30）。但个别动词后可以省略，如例（31）。

（28）书他拎着个（他拿着书的）。

（29）帽儿尔不是戴着个吗（帽子你不是戴着吗）？

（30）菜盖着个，虫蝇飞不进去（菜盖着的，苍蝇飞不进去）。

（31）渠家门锁（着）个，槛也关（着）个（他家门锁着的，窗户也关着的）。

“个”在黟县方言中常用在句尾，时常与“是”相呼应，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相当于普通话的“的”。如“渠今日是不得来个（他今天是不会来的）”。在“主语+V+着+个”中，“着”的脱落一方面可能和“V+着+个”三音节格局中，中间音节语音的弱化有关，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受方言中“个”的其他用法所牵引。因为在黟县方言中，“个”常常被置于形容词之后用来表示事物所处的状态，如“□[nei<sup>3</sup>]个苹果生酸个（这个苹果非常酸）”、“家里干□[tein<sup>44</sup>]干净个（家里干干净净的）”。

## 二、黟县方言持续体标记的语义区别

根据黟县方言各持续体标记的语义关系我们大致将其分为三类：一是用来表示主要动作发生时的伴随状态持续，如例（3）（4）；二是用来表示受动作行为所支配的事物所形成的处置状态持续，如例（19）（22）；三是用来表示事物自然、主动呈现出来的主体状态持续，如例（18）。

### 2.1 伴随状态持续

伴随状态持续指的是两个动作相连，在前一动作、状态持续的过程中发生了后一主要动作。在黟县方言中伴随状态持续的体标记只有“是那”和“到那”能够充当，

但二者在使用功能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

施其生(2006)曾指出汕头方言的持续体标记具有“使然”和“非使然”的语义差别,刘翠香(2007)认为“使然”的持续是说话人所使其然,或是客观情况所要求的,而“非使然”的持续则多是“客观上如此”的状态描述。我们认为黟县方言中的“是那”和“到那”就具有这种“使然”与“非使然”的语义差别。有所不同的是,“到那”的使然义具有较为强烈的否定、批判语气,是“使其不然”,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反向使然”。比较例(3)和例(12)可知,例(3)仅仅是在于陈述老师是站着给我们上课的,属于客观事实描述,不带有说话人的主观情感色彩;而例(12)则带有明显的主观情感色彩,表明说话人认为“站着上课”的这种伴随状态是不对的、是不应该发生的,因而带有使其不然的语用色彩。这种“使然”和“非使然”的语义差别还体现在例(32)和(33)中:

(32) 渠哈□[ŋiei<sup>35</sup>]倚是那吃饭(他为什么站着吃饭)?

(33) 渠哈□[ŋiei<sup>35</sup>]倚到那吃饭(他怎么站着吃饭)?

例(32)是特殊疑问句,句子重心在于疑问词“哈□[ŋiei<sup>35</sup>](为什么)”,说话人希望听话人回答他站着吃饭的原因或理由;例(33)则可以看成是反问句,说话人主要用意并非在于询问原因。该句的重心在于“倚到那吃饭”,表明说话人认为不应该在那儿站着吃饭,主要是在质疑“他站着吃饭”的行为,希望其改正。

基于“到那”具有上述的反向使然义,所以黟县方言中的“是那”通常不能应用于否定句中,表伴随状态持续的否定句一般都由“到那”充当。如例(34)~(36)中的“到那”都不能改为“是那”:

(34) 霎倚到那吃饭,过来坐(别站着吃饭,过来坐)。

(35) 尔依霎蹲到那谈平聊(你们别蹲在那儿聊天)。

(36) 晒到那看书对眼睛不好(躺着看书对眼睛不好)。

前文我们曾提到过,“V+那”句式应该是由“V+到那”句式省略而来,而非来源于“V+是那”句式。原因除了“到”的语音、词义有可能已经出现了弱化之外,还在于“V+那”句式也具有“反向使然”义。如“老师倚那上课”也带有否定、批评语气,只是语气相对“到那”较弱。同时,“V+那”也可以应用于否定句中,例(34)~(36)中的“到那”都可以替换成“那”,这是“是那”所不具备的。

## 2.2 处置状态持续

处置状态持续指的是因动作行为的支配作用事物所处的状态的持续。黟县方言中表达处置状态持续的句子大多需要“着”来参与完成,如例(19)中的“拎着本书”,

就表示的是“书”因“拎”这一动作的处置而保持被拿着的状态。

如前文所述，黟县方言中表动作、状态持续的述宾结构之间要加“着”，此时宾语之后的“是那/到那”可说可不说。但当“着”后面的事实宾语前置构成形式上的主语时，“着”则不能单独构成持续体标记，必须和“是那/到那”一起，构成“V+着+是那/到那”句式，如例（24）～（27）。既然事实宾语前置的变式句不能省略“是那/到那”，那我们是不是有理由相信正常句式中省略“是那/到那”应该是后起的变化，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普通话中相似句式结构的影响。而且从语感来说，加上“是那/到那”后的句子在当地会更加符合语言习惯。此外，在黟县方言中也存在有部分不能省略宾语之后的“是那/到那”的句子，如例（37）～（39）。

（37）渠驮着个口儿[ŋin<sup>53</sup>]是那（他抱着个小孩儿的）。

（38）无嘿盆啦，盆都接着水是那（没有盆子了，盆子都接着水的）。

（39）哈口[ŋiei<sup>35</sup>]挂着幅画儿到那（怎么把画儿挂在那儿）？

此外，在“主语+V+着+是那/到那”句式中，有些句子能够省略“着”，如例（25）（26）（27），有些句子则一定不能省略“着”，如例（24）。类似不可省略“着”的句子还有例（40）（41）：

（40）柴渠挑着是那（柴是他挑着的）。

（41）碗渠驮着是那（碗他抱着的）。

对比发现，不能省略“着”的句子中的动词“拎、挑、驮”等均为及物动词，该类词必须后接可供支配的宾语，或该宾语被前置了；而可以省略“着”的句子中的动词除了有及物动词的用法之外，还有不及物动词的用法。如“停好车不曾（停好车没有）？”和“雨停了不曾（雨停了没有）？”、“开火（开灯）！”、“水开了！”中，前者均为及物动词用法、后者均为不及物动词用法。因此，关于“主语+V+着+是那/到那”中的“着”为什么会脱落？我们认为可能是受到了其他“V+是那/到那”句式的牵引。因为黟县方言中不及物动词都是通过直接后加“是那/到那”来表示动作、状态的持续的。如“渠倚是那（他在那儿站着）”、“车龙头歪到那个（自行车把手是歪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持续体标记“着”是后来进入黟县方言的，即“V+宾语+是那/到那”和“主语+V+是那/到那”是存古的句式，而“V+着+宾语+是那/到那”和“主语+V+着+是那/到那”是后起的句式。那么，黟县方言表状态持续的“着”的来源就成为了关键，一种可能是受普通话或周边方言的影响而产生的。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不少“V+着+宾语+是那/到那”的句子可以省略“着”，如例（37）省略“着”后句意不变。但绝大多数的句子在省略“着”之后与前者存在着语义上的差别。如例

(38), “盆都接着水是那”表明盆子都已经接好水了,现在是装着水的状态,而“盆都接水是那”则表明盆子正在接水,此处的“是那”已经是进行体的标记了。再如“关着门是那”表明门是关着的,而“关门是那”则表明正在关门。因此在现在的黟县方言中,“V+宾语+是那/到那”可以看作是进行体的句式。从这一点来看,“着”是后起的概率较小。但在“主语+V+是那/到那”句式中,不管动词后有没有“着”,句子所表示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即“门关着是那”和“门关是那”意义相同,都表示的是门关着的状态在持续。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假设:“V+宾语+是那/到那”和“主语+V+是那/到那”是原先存在的表示动作、状态持续的句式,但后来可能受普通话或周边方言的影响产生了“V+着+宾语+是那/到那”和“主语+V+着+是那/到那”这两个句式,并且在不断挤占前者的生存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显然“主语+V+是那/到那”的抵抗力要更强些,但“V+宾语+是那/到那”则是大溃败,除了个别句子存活下来之外,绝大部分已经和“是那/到那+V+宾语”这样表动作正在进行中的句子合流了。

最后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此处的“到那”和“是那”仍然具有“反向使然”和“非使然”的语义差别。因此“盆接着水是那”可以是客观描述,而“盆接着水到那个”只能是对该状态的否定、抱怨。

### 2.3 主体状态持续

主体状态持续指的是事物自然、主动呈现出来的状态持续,主语通常都是施事主语,动词后面没有可供支配的宾语,也不存在该宾语省略或前置的情况。该状态持续采用的是“V+是那/到那”句式,动词和“是那/到那”之间不能加“着”,但时常可以添加一些由谓词所充当的补语。如:

(42) 有嘿只狗趴倒是那, 霎过去 (有只狗趴在那儿, 别过去)。

(43) 渠一直醒是那, 不曾睡着 (他一直都是醒着的, 没睡着)。

(44) 门对斜过去是那, 畀渠摆正 (门联是斜着的, 把它摆正了)。

(45) 尔霎坐到那, 那□[noŋ<sup>3</sup>]不安全 (你别坐在那儿, 那儿不安全)

(46) 那□儿[ŋin<sup>53</sup>]不讲话个, 一日到暗都闷到那 (那小孩儿不讲话, 一天到晚都闷在那里)。

例(45)(46)中的“到那”仍然具有反向使然义,不能替换成“是那”。例(42)~(44)的“是那”则是非使然义,重在客观描述。

不难看出,主体状态持续和伴随状态持续都是由事物主体发出的动作行为所形成的状态持续,且都不涉及可供支配的宾语,不同只在于前者只有一个动作,而后者则有两个动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伴随状态持续可以看作是主体状态持续延伸出的一

个领域范畴。另外在黟县方言中，还有一些形似伴随状态持续的句子，如“渠驮着口儿[ŋin<sup>53</sup>]是那晒热头（他抱着小孩儿在晒太阳）”。这句话实际上是处置状态持续加动作正在进行。这里的“是那”并非状态持续的体标记，而是“晒太阳”的进行体标记，表示的是晒太阳这个动作正在进行中。

最后，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汉语普通话中的存现句，除了文中少数几个例句之外，黟县方言绝大多数都需要借助于方位、处所短语来表达。如“天上飞着一只老鹰”说的是“一只老鹰是天上飞”，“路边长着两排梧桐树”说的是“有嘿两排梧桐树长是路边”。即使有如例（20）（21）这样的说法，黟县方言也经常习惯说成“两个依晒是床铺上”、“有嘿一把三轮儿车停到门口儿”。

### 三、结语

本文主要讨论了黟县方言的持续体标记“是那”、“到那”和“着”的表达方式和语义差别。“着”独立使用的情况较少，大多需要和“是那/到那”或者是语气助词“个”呼应使用，且通常用于具有可关涉对象的动作状态持续句中。“是那”和“到那”的用法较为一致，但存在非使然和反向使然的语义差别。这种语义差别我们相信应该不是黟县方言所特有的现象，在周边的徽州方言地区我们也期待将来会有所发现。由于能力和精力有限，本文遗留的问题还很多，如“着”的历时演变问题，“到那”的反向使然义的来源问题等，这些都值得我们继续进行深入挖掘和思考。

### 参考文献

- 刘翠香 2007 山东栖霞方言的持续体，《方言》第2期  
林颂育 2013 试论东南方言的持续体标记，《语言科学》第12卷第3期  
罗自群 2004 现代汉语方言持续体标记的类型，《语言研究》第24卷第1期  
平田昌司 1998 《徽州方言研究》好文出版  
施其生 1985 闽、吴方言持续貌形式的共同特点，《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  
施其生 2006 汉语方言里的“使然”与“非使然”，《中国语文》第4期  
谢留文、沈明 2008 《黟县宏村方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On the Durative Aspect in Yixian Dialect, Anhui Province

Hu Guiyue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Yixian Dialect, "shina", "daona" and "zhe" are used to express durative aspect. When the verb does not orient to a patient object, both "shina" and "daona" can be used. Yet there is a noticeable difference. While "shina" is used for objective description, "daona" expresses that the agentive subject ought not to maintain a particular action state. When the verb orients to a certain patient object, "zhe" would be used for durative aspect. However, "zhe" is barely used in isolation; it normally appears along with "shina" or "daona". Also, it can be used in sentences which are ended with modal particle "ge".

# 山西文水话“V脱”的句法语义特征考察

刘艳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脱”在山西文水话中既可以单独作谓语,也可以置于其他动词后作补语,构成“V脱”动结式。补语“脱”既可以表示“脱落”这一具体结果,也可以表示“脱离、摆脱”义,还可以表示“偏离预期、不如意”的抽象义,甚至在形容词“溜脱”中虚化成了一个音缀。类似的情形在其他方言中尚未看到。

## 一、前言

### 1.1 文水话简介

文水县位于山西省中部,行政上隶属吕梁市胡兰镇,方言归属上为山西中区太原片。县城东部与祁县隔汾河相望,但往来频繁,故和县城为中心的西部方言之间语音分歧较大,词汇也有一定的差异,语法基本相同,当地人根据语感将文水话大致分为“东半县话”和“西半县话”。

### 1.2 文水话“脱”的词义及用法

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 2008)绘制的第81图,我们了解到,山西大多数方言点都说“脱鞋”。笔者是文水人,在文水和相邻的祁县两地,不说“脱鞋”,而说“舔鞋”<sup>1</sup>。那么文水话中有“脱”这个词吗?有的话,“脱”是什么意思,它与什么样的词组合使用,它的句法分布或语法特征与普通话相比又有哪些不同?这些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

首先,可以肯定地回答,文水县全境都有“脱”一词,读音为“脱”[t<sup>h</sup>uA<sup>21</sup>]。

其次,“脱”是一个动作性极强的及物动词,可以直接带宾语,主要见于以下四种情况:(1)用机器去除谷类外壳,例如“脱谷儿<sub>谷子</sub>、脱麦子、脱茭子<sub>高粱</sub>、脱玉茭子<sub>玉米</sub>”等;(2)毛发脱落,例如“脱头发”<sup>2</sup>;(3)水分脱落,例如“买动间桑是湿

<sup>1</sup> 文水、祁县两地称说脱鞋的动作是“口[t<sup>h</sup>iē<sup>423</sup>]”,本字待考,这里暂记为同音字。

<sup>2</sup> “脱头发”表示掉的头发比较多,与“落头发”意思不同,“落头发”表示掉的头发比较少,可以用根来计算。

玉茭子，这的干哩，脱啉好几斤买的时候是湿玉米，现在干了，水分脱落了好几斤”；（4）用模子制作，例如“脱脱脱的煤买下哩做蜂窝煤的煤买了没”。第一个“脱”为动词，指用煤球机子把蜂窝煤按压出来的动作，后面的“脱脱”重叠，是个名词，指称在“脱”这种行为动作下的成品“蜂窝煤”。<sup>3</sup>当地人还将“脱”的这个词义用于比较人与人之间的相似程度，例如“兀家两个真是活脱啉槐模模那两个人真是一模一样”。这些用法与普通话的基本一致，不赘。

最后，“脱”还可以作为动结式第二成分出现，构成“V脱”式，后面不再带宾语。例如“拴狗儿的绳绳滑脱哩拴狗的绳子脱落了”、“我没啦射准，射脱哩我没有射准，射偏了”等。与普通话相比，文水话“脱”的语义发生了虚化，较有地方特色，是我们本文讨论的重点。文中例句均为笔者内省和日常交流对话，都经过了当地人的语感确认。

## 二、“V脱”的句法语义特征

### 2.1 “V脱”式短语

文水话中，“脱”作为补语与其他动词（仅限于单音节动词）组合，构成的述补结构可以穷举，虽不多但每个短语的平均使用频率却比较高。例如：

- |                                     |                          |                                   |                      |
|-------------------------------------|--------------------------|-----------------------------------|----------------------|
| A 舔 <sup>4</sup> 脱 <sup>4</sup> 脱下来 | 替脱 <sup>4</sup> 换下来      | 滑脱 <sup>4</sup> 滑落                |                      |
| B 撕脱 <sup>4</sup> 撕下来、撕开            | 拽脱 <sup>4</sup> 拽下来、拽开   | 卖脱 <sup>4</sup> 卖光                |                      |
| 砍 <sup>4</sup> 脱 <sup>4</sup> 放开、放弃 | 射脱 <sup>4</sup> 射偏       | 杀脱 <sup>4</sup> 牲畜屠宰后的分量低于自己原先估算的 |                      |
| C 扯不脱 <sup>4</sup> 扯不断              | 躲不脱 <sup>4</sup> 躲不开、躲不掉 | 离不脱 <sup>4</sup> 离不开              | 走不脱 <sup>4</sup> 走不开 |

A类只有“V脱”式，不可以扩展；B类可以扩展，既有“V脱”式，又有“V不脱”式；C类只有“V不脱”式，不可以去掉“不”。

可见，“舔<sup>4</sup>、替、滑”这三个动词只能进入“V脱”式，而“扯、躲、离、走”这四个动词只能进入“V不脱”式。剩下的“撕、拽、卖、砍<sup>4</sup>、射、杀”这六个动词既可以进入“V脱”式，也可以进入“V不脱”式。

进一步，“脱”的语义在不同的组合中也有所不同，一方面可以表示具体的结果，

<sup>3</sup> “脱脱”还指称月饼模具。另，动词重叠后变名词的情形在文水话中较常见，如“盖一盖盖盖子”、“垫一垫垫垫子”、“刷一刷刷刷子”、“淋一淋淋漏斗”、“戳一戳戳印章”、“束一束束辫绳”等。

<sup>4</sup> 山西大学的延俊荣老师告知，平定话中也有类似的组合，有“剥舔<sup>4</sup>、脱舔<sup>4</sup>、撕舔<sup>4</sup>老式的月份牌撕掉一页”三例。其中，“脱舔<sup>4</sup>”的语序与“舔脱<sup>4</sup>”相反，当属逆序词。“脱”还可以作程度补语，如“精（得）脱了”，文水话中说“精没毛”，这从侧面验证了“脱”有“毛发脱落”的词义。



一方面也可以表示比较虚的抽象意义。具体来说：A类短语中的“脱”意为“脱落”；C类短语中的“脱”是“摆脱、脱离”的意思；B类短语中的“脱”比较复杂，有“脱落”义的“撕脱、拽脱”，也有“脱手、货物全部卖出”义的“卖脱”，也有“摆脱、脱离”义的“砍=脱”，还有“偏离预期、落空”义的“射脱、杀脱”。

## 2.2 “V脱”式短语的句法特征

### 2.2.1 “V脱”在句中作谓语

“V脱”在句中作谓语，后面不能再带宾语。细分为两类，一类可以变成把字句，一类却不可以。例如：

- (1) 外头的大袄儿舔=脱啉吧，你不觉见热<sub>脱掉外面的大外套吧，你不觉得热？</sub>
- (2) 过了清明，冬天的衣裳就都能替脱哩<sub>过了清明节，就能换掉冬装了。</sub>
- (3) (绳绳)拽脱哩，得再寻下根胖些儿的<sub>(绳子)被挣脱了，得再找根粗一点的。</sub>
- (4) 今儿热，拉的到的西瓜都卖脱哩<sub>今天热，拉去的西瓜都卖光了。</sub>
- (5) 又射脱哩，老是瞄不住<sub>又射偏了，总是瞄不准。</sub>
- (6) 夜来拉的到的牛儿杀脱哩，不走运，真是<sub>昨天拉去的牛杀得不好，没有我想得那么重，真是不走运。</sub>

运。

例(1) - (4)都可以变成把字句，分别是“把外头的大袄儿舔=脱啉吧”、“把冬天的衣裳就都能替脱哩”、“把绳绳拽脱哩”、“把拉的到的西瓜都卖脱哩”。例(4)(5)却不可以变成“把”字句，不能说“把今儿拉的到的牛儿杀脱哩”、“又把箭射脱哩”。这与“脱”的语义有关。(1) - (4)中的“脱”补充说明的是具体的结果，而(5) - (6)中的“脱”语义发生了虚化，补充说明的是抽象结果，实际指的是说话者内心产生的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同时，例(1) - (4)能变为把字句的关键所在，是因为句中的主语均为受事主语。像例(3)那样，主语“绳绳”即使不出现，听话人也知道说的是什么，这个被支配的受事成分是有定的，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彼此都很清楚的，是根据语境就可以加以确定的一个实体。

再有，根据“脱”前动词的不同，这个受事主语也不同，多数是具体实在的事物，少数是抽象事物。与“舔=脱、替脱”搭配的多是衣物，与“滑脱、撕脱、拽脱”搭配的多是绳索，与“砍=脱”搭配的多是人或名声、名望，与“卖脱”搭配的多是物品。而“射脱”和“杀脱”比较特殊，与“射脱”搭配的看似是箭，与“杀脱”搭配的看似是牲畜，但确切地说是施动者的心理预期，属于抽象事物。

### 2.2.2 多数“V脱”可以分解为“VO+O脱”

如前所述的A、B两类中的多数短语，动词与“脱”之间实际上有着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关系，均可以简单地分解为“VO+O脱”，也可以纳入“一V就脱”的格式中。

这里我们以上述例句(1)-(6)说明。例句(1)-(4)中，“外头的大袄儿舔脱”可以分解为“舔=外头的大袄儿，外头的大袄儿脱”，“冬天的衣裳就都能替脱”可以分解为“替冬天的衣裳，冬天的衣裳脱”，“(绳绳)拽脱”可以分解为“拽绳绳，绳绳脱”，“西瓜都卖脱”可以分解为“卖西瓜，西瓜脱”。即“V脱”中的动词单纯表动作行为，“脱”是这个动作行为的结果，只有完成了第一个动作行为，才能讨论会不会产生“脱”的结果。

但是这种分解模式仍只适用于表具体结果义的“V脱”，不能用于表抽象结果义的“V脱”。例(5)的“射脱”和例(6)的“杀脱”就不能分解为“射箭，箭脱”，“杀牛，牛脱”。因为“射脱”是射箭，箭远离目标、没有射中的意思，“杀脱”是猪牛羊等牲畜被屠宰后的重量低于养主心理预期，养主的期望落空的意思。<sup>5</sup>可见，由于“脱”语义的进一步虚化，其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这个“V脱”组合的语义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到了前面的单音节动词上，“脱”只是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动结式第二成分。

### 2.2.3 “V脱”的否定式与“V不脱”的肯定式

如前所述，A类中的动词和“脱”之间不能插入“不”，C类“V不脱”没有与之相对应的“V脱”肯定式，只有B类既有“V脱”式又有“V不脱”式。那么，A类的否定式和C类的肯定式如何表达？B类的否定式除了“V不脱”还有没有其他表达形式？

“舔脱、替脱”的否定式是前加“不”或“没啦[məʔ<sup>41</sup>la<sup>2</sup>]”或“口”[ma<sup>41</sup>]“没啦”的合音，表示不做这个动作或这个动作行为没有发生。例如：

- (7) 还不舔脱嘞，等甚的嘞还不脱掉呢，等什么呢？
- (8) 还口[ma<sup>41</sup>]舔脱啉嘞，等甚的嘞还没有脱掉呢，等什么呢？
- (9) 衣裳还干净的嘞，我不替脱衣服还干净着呢，我不替换衣服。
- (10) 我还没啦替脱嘞我还没有替换呢。

“滑脱”的否定式只能前加“没啦[məʔ<sup>41</sup>la<sup>2</sup>]”或“口”[ma<sup>41</sup>]“没啦”的合音。例如：

---

<sup>5</sup> 养主把猪牛羊等牲畜养一年左右，就会出售，买主可以在屠宰这些牲畜之后，再按每公斤多少钱的市价给养主钱，于是养主凭借多年的经验，对于自家养的牲畜的重量有个心理预期。等牲畜被宰之后，如果实际的重量和他预期的想法一致，就说“没啦杀脱”，如果事与愿违了，就说“杀脱哩”。

牛儿鼻子上套的环环好的嘞，口[mA<sup>41</sup>]滑脱啵牛鼻子上套的环好着呢，没有滑落掉。

“撕脱、拽脱、卖脱、砍脱、射脱、杀脱”扩展为“V不脱”时，是一个能性述补结构。还可以前加“没啦[məʔ<sup>41</sup>lA<sup>2</sup>]”或“口[mA<sup>41</sup>]”“没啦”的合音，同样表示不会产生“脱”的可能性。例如：

(11) 这恁胖的绳绳口[tsē<sup>423</sup>]也拽不脱这么粗的绳子怎么挣都挣不脱。

(12) 绳绳还口[mA<sup>41</sup>]拽脱嘞，你赶紧过来拽住绳子还没挣脱，你赶紧过来拽着。

(13) 我喂的牛儿还不清楚，肯定杀不脱我喂的牛我心里有数，杀出来的分量肯定不会比我想得低。

(14) 可是口[mA<sup>41</sup>]杀脱，不桑可口[tsē<sup>423</sup>]呀嘞幸亏和我预期想得一样，不然可怎么办呢？

“扯不脱、躲不脱、离不脱、走不脱”这四个短语没有相应的“扯脱、躲脱、离脱、走脱”的肯定说法。它们与前面的“V脱”一样，在句中充当谓语，后面也不能再带宾语。例如：

(15) 俺两家的关系口[tsē<sup>423</sup>]也扯不脱我们两家的关系怎么都扯不断。

(16) 在这个事上，谁也躲不脱在这件事上，谁也躲不掉。

(17) 兀家还有个老妈，哪也去不了，离不脱她还有个老妈，哪也去不了，离不开。

(18) 闺舍还得管两个孙子的饭，俺老两个走不脱家里还得管两个孙子的饭，我们老两口走不开。

例(15)的主语是个抽象义的受事主语，所以与前面的例(5)和例(6)一样，不能变为把字句，也不能简单地分解为“扯关系，关系不脱”，而应理解为“扯不脱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例(16) - (18)的主语都是一个指人名词或人称代词充当的施事主语，这是其他“V脱”结构所不具备的句法特征。对此，我们可借用邢向东(2013: 2)关于构词法的系统性的解释：“V不R”不仅在普通话中，而且在各方言区中都是一个很普通的、可以作为独立的形式出现的表否定的可能性结果补语式，可能不完全受制于原来的基础形式，而是自成一个系统，具有独立运作的的能力，这样就能造出没有基式的“V不R”式。

#### 2.2.4 “V脱”一般不能结句

肯定式“V脱”不能结句，其后必须再带动态助词“啵了<sub>1</sub>、哩了<sub>2</sub>”或语气词“嘞呢”。否定式“V不脱”或“没啦/口[mA<sup>41</sup>]V脱”不受限。例如：

(19) 不是有人进来，是街门上的环环滑脱哩不是有人进来过，而是大门上的锁环滑落了。

(20) 清明也过哩，快把毛袄儿替脱啵吧清明都过了，快把毛衣换掉吧！

(21) 毛袄儿袖口口上的线线又撕脱哩毛衣袖口的毛线又撕开了。

(22) 歇心吧，拴狗儿的绳绳拽不脱你放心吧，拴狗的绳子不会被狗拽下来。

(23) 今年的牛儿喂得不赖，没啦杀脱今年的牛养得不错，宰后的重量跟我想得一样。

(24) 看看，俺两口子又走不脱哩看看，我们两口子又走不开了。

“V 脱”中的“脱”虽说是个表结果义的补语，可是要表达这个结果实现或达成，就需要依靠句末的动态助词或语气词来呼应。如例(19) - (21)，“滑脱哩”、“替脱咗”、“撕脱哩”，强调的不是“脱”前“滑”“替”“撕”动作的完成，而是在这个动作行为的影响下，实现了某种结果。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脱”后面带有动态助词或语气词的时候，其调值发生了变化，常常读为[t<sup>h</sup>uA<sup>2</sup>l<sup>3</sup>]。

### 2.3 “V 脱”的语义指向

吴福祥(1999)根据补语的语义指向，把现代汉语的述补结构分成三类：指动补语、指受补语和指施补语。

按照吴文的分类法，我们从语义指向的角度再来看“V 脱”式短语。表具体结果义的“脱”的语义指向一般为受事，属于指受补语，实义的动结式是由两个谓词结合而成，也就代表两个相对立的事件，可以根据其语义指向进行分解式变换，即可以将动结式变为叙述两个事件的主谓结构。如前所述的例(1) - (4)，“大袄儿”、“衣裳”、“绳绳”和“西瓜”，因为“舔”、“替”、“拽”和“卖”等动作状态而真的产生了“脱”的结果，“脱”表示具体事物的脱落、脱手，语义分别指向“大袄儿”、“衣裳”、“绳绳”和“西瓜”。而当“脱”的语义发生了虚化，它便不能再指向受事，而是指向动词本身，如前所述的例(5)和(6)就均不能按语义指向简单地分解变换成“杀牛，牛脱”、“射箭，箭脱”。这是因为，此时的“脱”表示的是“偏离预期、不如意”的抽象义，从语义上只能分别指向“杀”和“射”，属于指动补语。

此外，“躲不脱”、“离不脱”、“走不脱”中的“脱”在语义上也是分别指向前面的动词的，也属于指动补语。

因此，我们可以说，“脱”在不同组合中语义指向也不同，与它表现出来的句法特征是相一致的。

## 三、“V 脱”中“脱”的语法化过程

通过前面对“V 脱”组合句法特征及“脱”语义指向的详细描写，我们认为，“脱”语法功能的不断扩展是它语义发生虚化的结果。换句话说，“脱”的语义虚化导致了它的语法化。

### 3.1 “脱”语义虚化的过程

A、B、C 三类“V 脱”（含“V 不脱”）式短语，从“脱”的语义上进行重新分类，应为：

A' 舔=脱 替脱 滑脱 撕脱 拽脱 卖脱（脱落、脱手）

B' 砍=脱 扯不脱 躲不脱 离不脱 走不脱（摆脱、脱离）

C' 射脱 杀脱（偏离预期）

显而易见，“脱”的语义一步一步发生了虚化。首先在多数“V 脱”组合中，保留的是与它基本义相一致的“脱落”义，表达具体结果义。接着在既能与人又能与名声、名望等发生关系的“砍=脱”中，表“摆脱、脱离”义，这种语义还扩展到“扯不脱、躲不脱、离不脱、走不脱”的组合中，最后虚化为一种期待落空的抽象结果义，“脱”在“射脱、杀脱”两组合中，意义虚化程度最高。

认知语言学指出，人们将新认识的抽象概念与已认知的事物相联系，找到它们之间的关联点，从而用对已有事物的认识来处理、对待、思考、表达新概念，于是产生了两个认知域之间的投射。（赵艳芳 2001）“脱”的语义虚化，是因为人的基本认知域和抽象认知域之间产生了一种映射，以至将源域的推理模式投射到了目标域中的推理模式上去，这种思维过程本身就极具隐喻性。“隐喻”是一种普遍的认知手段，不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手段，是我们用来理解抽象概念、进行抽象推理的主要机制，它在日常语言中的运用相当普遍，有些还不易为人所察觉。“脱”在“射脱”、“杀脱”中转表“偏离、不如意”的抽象结果义，跟人类的认知活动有着直接关系。人们从“衣裳衣服舔=脱佬”、“绳绳绳子滑脱哩”、“西瓜卖脱哩”等日常语言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即“衣裳”、“绳绳”、“西瓜”等物品在动作动词的支配下脱离了本体，与心理上认为某种结果偏离了自己的预期，这两者之间具有相似性。于是，便出现了“（箭）射脱”、“（牛儿）杀脱”这两个特殊的组合。“箭”并不是在动词“射”的支配下落地，而是与施事者的想法不一致，偏离了目标，“牛”也并不是在动词“杀”的支配下落地，而是牛被屠宰之后的重量没有达到养主的心理预期。

### 3.2 “脱”语法化的关键

在“脱”语义虚化的过程中，“砍=脱”的用法值得我们关注，它是“脱”语法化的关键一环。

如前所述，“砍=脱”在句中做谓语时，它的否定式既可以是“V 不脱”，也可以是“没啦/□[mɑ<sup>41</sup>]V 脱”。例如“这两个孩你说我能砍=脱佬这两个孩子你说我能放开不管？”、“名儿你砍=脱砍=不脱名声你能不能放弃？”、“到头来你甚也没啦砍=脱到头来你什么都没有放弃？”。这种

用法与 A 类和 B 类的“撕脱、拽脱、卖脱”一致，可就因为句中的受事主语可以是具体的指人名词也可以是抽象的名声、名望等，便有了只能陈述“关系”类的抽象事物的“扯不脱”。进一步，“V 不脱”具有了一定的能产性，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躲不脱”、“离不脱”和“走不脱”。这些组合使得“脱”的“摆脱、脱离”义凝固了下来。然而，“脱”的用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即“V 不脱”所陈述的主语不再是受事主语，而变成了施事主语。

在这个基础上，“脱离”义方能继续虚化为“期望落空”义。那么，能否说“射脱、杀脱”已经成为一个词？石毓智（2002）认为，在双音化趋势的作用下，两个高频率紧邻出现的单音节词就有可能结合成一个双音单位。两个语素经过重新分析而削弱或者丧失其间的词汇边界，最后成为一个语言单位。这么说来，“射脱”、“杀脱”分别都能扩展为“射不脱”、“杀不脱”，它们各自的词汇边界还没有完全消失，我们就不能说它们已经完全融合为一个述补式复合词了。

### 3.3 其他“V 脱”例

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V 脱”都还是短语，其实文水话中还有“脱”与前面的词融合为复合词的现象，只有“烂脱<sub>很烂</sub>”和“溜脱<sub>麻利</sub>”两个词。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脱”的语法功能还在继续扩展。

“烂”单用时，既可以作动词，如“鞋烂哩<sub>鞋子烂了</sub>”，“白菜烂根哩<sub>白菜根烂了</sub>”，也可以作形容词，如“肉可烂<sub>肉很烂</sub>”。“溜”不能单说单用，必须与其他语素组合构成形容词，如“溜梢<sub>麻利</sub>”、“溜脱”等。

“烂脱”不能单说单用，要么重叠后字“脱”，构成不完全重叠式“烂脱脱”，要么继续变为“烂脱来地”，作为形容词使用。“烂脱脱”是“烂脱来地”的基式，“来地”是个比况助词。这里的“脱”本是脱落义，指称排骨或棒骨上面的肉被炖得轻易就能咬下来甚至能掉下来的程度。例如：“骨头肉已经烂脱脱地/来地哩，不用再煮哩<sub>大骨头上的肉已经很烂了，不用再煮了。</sub>”现如今，它的适用范围又有所扩大，不带骨头的肉被煮得很烂也可以说“烂脱”。例如：“牛肉烂脱来地哩，能吃哩<sub>牛肉很烂了，能吃了。</sub>”可见，“脱”已被人们视为一个表程度加深加重的叠音后缀。<sup>6</sup>

<sup>6</sup> 石镔（2010：222）根据史料判断，这种“烂脱脱”类重叠式的产生始于元代，双音形容词尤其是双音连绵式状态词会在类推的作用下，纳入 ABB 框架中，构成真正的 ABB 重叠形式。这种解释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在文水、祁县等地乃至整个晋语并州片方言中状态形容词表程度加深的形式有“ABB、A 圪 BB、A 不 BB、AB 来地”等四种，其中，“ABB”是最基本的形式，“BB”多为两个无意义的叠音后缀，后面的三种多数都由它转化而来。“烂脱”不能单说单用，所以便在类推的作用下，单纯地重叠“脱”，构成“烂脱脱”的重叠式。并且在

“溜脱”的词义重心在“溜”上，“脱”已经虚化为一个不表任何具体词汇意义的音缀，它们已融合为一个性质形容词，只能形容人。

“烂脱”和“溜脱”在句中主要充当定语、谓语、补语。例如：

(25) 烂脱来地的骨头肉，赶紧吃吧这么烂的骨头肉，赶紧吃吧。（定语）

(26) 煮得烂脱脱地，能吃哩排骨煮得非常烂，能吃了。（补语）

(27) 排骨烂脱来地哩，咱们能吃哩排骨很烂了，咱们能吃了。（谓语）

(28) 你再溜脱，也比不过我你（跑得）再麻利，也比不过我。（谓语）

(29) 别看兀家长得猴，跑得可溜脱喇别看他长得矮，跑起来很麻利的。（补语）

“溜脱”可以单说单用，但和一般的形容词不同，不能做定语。如果要加深麻利的程度，需要在它前面再加程度副词“可”，如例（29）。

“烂脱”和“溜脱”均不能扩展为“烂不脱”、“溜不脱”。“烂脱”的否定式是“不烂喇”或“没啦/口[mA<sup>41</sup>]烂啵”，但不能说“不烂脱”或“没啦/口[mA<sup>41</sup>]烂脱”，而“溜脱”的否定式只有“不溜脱”一种。两者之间的这些差异应该也是“脱”的语义不同所致。

#### 四、结语

综上，我们从语义、句法和语义指向等三方面，对三组用例不多但使用频率却很高的“V脱”（含“V不脱”）式短语进行了细致充分的描写，发现“脱”从表示“脱落”类的具体结果，到“摆脱、脱离”义，进而再到“偏离预期、不如意”类的抽象义。这三步是一步步虚化的，相应地，其句法特征和语义指向上也发生了变化，给我们清晰地呈现出了“脱”的语法化过程。

据笔者目力所及，“脱”在西北方言和苏皖方言中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语法化。在西北方言中，“脱”作为一个起始体标记，用在动词后面表“起来”，主要见于新疆吐鲁番、乌鲁木齐（《汉语方言大词典》1999：5679）、青海西宁（程祥徽1980）、宁夏中宁（李树俨1989：153）、甘肃白龙江流域（莫超2004：65）、陕北绥德<sup>7</sup>等地。而在苏皖区域方言中，“脱”是一个正处于语法化过程中的半虚化的、可以表示结果和完成的体标记。（王健2014：89-96）

与西北方言和苏皖方言中的“脱”相比而言，文水话中的“脱”并没有发生句法

---

此基础上，再将其转换为“烂脱来地”的形式。

<sup>7</sup> 黑维强《绥德方言调查研究》（2015：297）指出，绥德话中的“脱”[t'uo<sup>33</sup>]也有这种用法，例如：下脱雨晌下起雨了。并且，如果“脱”出现在句末，也不能结句，一般多有语气词“噉”出现。

位置上的语法化，多数情况下仍可视为一个结果补语。

附记：本文曾在“第四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CYY014）、陕西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18M17）的资助。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邢向东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表最诚挚的谢意。文中错谬由笔者本人负责。

### 参考文献

- 曹志耘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
- 程祥徽 1980 《青海口语语法散论》，《中国语文》第2期
- 黑维强 2015 《绥德方言调查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江蓝生 2016 《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汉语语法化诱因新探》，《中国语文》第5期
- 李树俨 1989 《中宁方言志》，宁夏人民出版社
- 林 涛 2003 《中亚东干语研究》，香港教育出版社
- 莫 超 2004 《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石 镔 2010 《汉语形容词重叠形式的历史发展》，商务印书馆
- 石汝杰 2002 《苏州方言的体和貌》，收录于戴庆厦主编的《民族语言文学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
- 石毓智 2002 《汉语发展史上双音化趋势和动补结构的诞生》，《语言研究》第1期
- 王 健 2014 《苏皖区域方言语法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
- 吴福祥 1999 《试论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来源》，收录于《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首届汉语语言学国际讨论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邢向东 2013 《陕北吴堡话的重叠式构词和词的重叠》，《延安大学学报》第2期
- 许宝华 宫田一郎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
- 玄 玥 2010 《“见”不是虚化结果补语——谈词义演变与语法化的区别》，《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赵艳芳 2001 《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V 脱”  
in Shanxi Wen-shui Dialect**

LIU Y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Shanxi Wenshui dialect, “脱” can be used as a predicate alone or as complement after other verbs to form the verb “V 脱”. The complement “脱” can mean both the concrete result of “fall off” (“脱落”) and “getting rid of” (“摆脱、脱离”), as well as the abstract meaning of “deviating from expectations and unsatisfactory” (“偏离预期”) even as a phonetic affix in the adjective “slip off” (“溜脱”). The similar situation has not been seen in other Chinese dialects.

# 平江各方言中的多功能动态助词

张 盛开

静冈大学

**内容摘要:** 本文研究平江方言与塘坊客语中最主要的动态助词:“哒”(平江方言)、“哩”与“哒”(塘坊客语)。笔者从两种方言的口语语料中收集相关例句进行分析与考察。结果表明,平江方言中的“哒”可用于动态(起动、持续、完成、结果、已然)、情态(评价、命令)及处所。“哩”在塘坊客语中也可用于动态(持续、完成、结果、已然)、情态(评价)及可能补语与小称词缀。塘坊客语中的“哒”也用于动态(持续、完成、结果、已然)、情态(评价)及处所。三者共通的用法为都可用于动态、情态与处所。从塘坊客语中“哒”与“哩”共存,功能类似,且塘坊客语的“哒”与平江方言的“哒”功能重合来看,客语判断塘坊客语的“哒”来自平江方言。

## 一、前言

湖南省平江县的山区(福寿山镇百福村-原思村乡塘坊村、连云山大岩村、小岩村以及黄金洞天林村等)住着客家人,一部分人还能说客家方言。这些客家人日常使用的语言多为本地平江方言。其客家方言也是本地平江方言跟客家方言相混合的产物。笔者从收集的语料中发现这些客家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受到平江方言的影响。本文着重从语法方面来对平江方言中常见的动态助词“哒”与平江客家方言中的“哩”与“哒”进行对比研究。平江方言的语料录音来自平江郊区三阳乡白箬村、仙江村等地;客家方言的语料录音来自塘坊村。

本研究首先从各自的方言语料中收集用例(平江方言的“哒”、塘坊客语的“哩”与“哒”),然后根据前后的成分以及语境对用例进行分类,再对各例句中的“哒”与“哩”的功能进行分析。最后通过将两个方言的用法进行对比来探讨方言间的影响。

## 二、平江方言中的“哒”

### 2.1 研究现状

#### 2.1.1 平江方言

现行的资料（『平江县志』、『湖南省志方言志』之平江方言部分）指出平江方言中的“哒”有完成、语气、不合理、动作曾经发生等功能。『平江县志』用的字为“嗒”。

表 1：平江方言中的“哒”

	形式	例句	功能	意思	出典
哒/嗒	V 嗒	你呷 <b>嗒</b> 饭冒？ (你吃过饭了没有?)	完成	了	平江县志：667
	V 嗒	你给我企 <b>嗒</b> ！（你给我站着）	兼表语气	着	平江县志：667
	Adj 嗒	亮 <b>嗒</b>	不合理	太亮了	平江县志：667
	V 哒	他吃 <b>哒</b> 饭。	动作曾经发生	过了	湖南省志方言志：828
啊哒/ 嗒	V 啊嗒	我洗 <b>啊嗒</b> 澡，饭也吃 <b>啊嗒</b> 。 (我洗了澡，饭也吃过了。)	兼表语气	过	平江县志：667
	V 啊哒	他吃 <b>啊哒</b> 饭。	动作已经完成	完了	湖南省志方言志：828

笔者所调查的平江其他方言(伍市、岑川、虹桥、长寿、南江等)也都用“哒”表示持续、完成与已然，塘坊客语用“哩”。

#### 2.1.2 其他方言

伍云姬(2006)以长沙方言为基础，对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并指出“哒”在湖南各地方言中都可见，更是长沙方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动态助词。本节先概观长沙方言中“哒”的用法与使用状况。

“哒”是长沙方言里使用频率最高的动态助词。它的用法和普通话里表示已然态和完成态的“了”以及表持续态的“着”相近。不过在长沙话里“哒”还可以用作表地点的助词，这一点是普通话所不具备的。

伍云姬(2006：45)

下述长沙方言中“哒”的用法、句型、以及数量为伍云姬(2006: 52 表 2.4)的内容。实例为笔者摘自伍云姬(2006: 45-52)。本研究中的例句分类也将参考下表的分类。

表 2: 长沙方言中的“哒”

PER	BA NP V ta <sup>21</sup>	26	把门关 <u>哒</u> 。	把所有的门窗一关 <u>哒</u> 。
PER	V1 ta <sup>21</sup> (NP) (V2)	679	他昨日子吃 <u>哒</u> 酒。	后背又到张方中学读 <u>哒</u> 一年半。
ANT	V1 NP ta <sup>21</sup> (MOD)	282	他已经冒得么子表情 <u>哒</u> 。	我就晓得他们笑我么子 <u>哒</u> 。
ANT	V (COMP) ta <sup>21</sup> (MOD)	781	叶子红 <u>哒</u> 咧。	他丈夫就生气 <u>哒</u> 。
ANT	V ta <sup>21</sup> NP ta <sup>21</sup>	19	她多时当 <u>哒</u> 妈妈 <u>哒</u> 。	我买 <u>哒</u> 书 <u>哒</u> 。
CON	V1 ta <sup>21</sup> V1 ta <sup>21</sup> V2	8	走 <u>哒</u> 走 <u>哒</u> 天就亮咖 <u>哒</u> 。	治 <u>哒</u> 治 <u>哒</u> 就好 <u>哒</u> 。
CON	V ta <sup>21</sup> k <sup>hy</sup> 45	2	围 <u>哒</u> 是咯看 <u>哒</u> 去。	
CON	V1 ta <sup>21</sup> (NP) (V2)	233	你好生坐 <u>哒</u> 罗。	晚上沙就要守 <u>哒</u> 它。
CON	i <sup>24</sup> V ta <sup>21</sup>	53	屁股上面一把驳壳枪一 <u>哒</u> 。	他就喜欢沙倒过来一坐 <u>哒</u> 。
PERP	V1 ta <sup>21</sup> NP (V2)	81	坐 <u>哒</u> 那树丫子上面来吃。	再把鞋子挂 <u>哒</u> 上面。
MOD	Adj ta <sup>21</sup>	67	咯下生活太苦 <u>哒</u> 。	我的记性太差 <u>哒</u> 。
总数		2231		

伍云姬(2006: 45-52)

除了单独的“哒”，长沙方言中还有合用的“咖哒”和“咖…哒”，前者能用于完成与已然，后者则只用于已然。下表数据亦摘自伍云姬(2006: 55, 56)。

表 3: 长沙方言中的“咖(…)哒”

PER	V ka <sup>41</sup> ta <sup>21</sup> NP (MOD)	14	后背就死咖 <u>哒</u> 心。	断咖 <u>哒</u> 气，断咖 <u>哒</u> 气。
PER	V ka <sup>41</sup> ta <sup>21</sup> (NP) V2	62	也冒讲过咖 <u>哒</u> 时间就不准探视 <u>哒</u> 。	馒头一冷咖 <u>哒</u> ，硬咖 <u>哒</u> ，也是咯样去吃。
ANT	V ka <sup>41</sup> ta <sup>21</sup> (MOD)	196	我家爷走咖 <u>哒</u> 。	那号窗户咸封咖 <u>哒</u> 。
ANT	V ka <sup>41</sup> NP ta <sup>21</sup> (MOD)	15	她有咖一个崽 <u>哒</u> 。	我在咯里住咖十个晚上 <u>哒</u> 。

表 4 摘自伍云姬(2006)。从该表可以看出，湖南省内 34 处方言中，13 处用“哒”、15 处用“咖哒”、15 处用“哩”来表示完成。其中“哒”与“咖哒”可在同一方言中出现。

表 4：湖南方言中的“哒”与“哩”

方言	完成					已然			持续	
	咖	咖哒	咖哩	哒	哩	咖哒/咖哩/ 咖了/落哒	哒/来/了	咖…哒/咖…哩/ 咖…了/落…哒	哒	哩
长沙	ka	kata		ta		kata	ta	ka...ta	ta	
辰溪						dia	dia	dia...dia		
城步	kua		kuale		le	kata	le	kua...le		
东安	ka		lalie		lie	kalie	lie	ka...lie	ta	
洞口	kua		kuali		li	kuali	li	kua...li		
衡东	ka	kata		ta		kata	ta	ka...ta	ta	
衡山	ku			ta		kuta	ta	ku...ta	ta	
衡阳	ta	kata		ta		kata	ta	ka...ta	ta	
衡阳市						kata	ta	ka...ta	ta	
冷水江	ka		kali		li	kali	li	ka...li		
涟源	ka		kali		li	kali	li	ka...li		
零陵	ka		kala		la	kala	la	ka...la		
隆回	ku		kuli		li	kuli	li	ku...li		
娄底	ka		kali		li	kali	li	ka...li		
南县	ka	kata		ta		kata	ta	ka...ta	tso	
宁乡	ka	kata		ta		kata	ta	ka...ta	ta	
祁东	ka					kuli	li	ku...li		
祁阳	kua					kualiau	liau	kua...liau		
邵阳	ka		kali		li	kualiau	liau	kua...liau		
邵东	ku		kuli		li	kuli	li	ku...li		
双峰	ke					keliau	liau	ke...liau		
桃江	ka	kata		ta		kata	ta	ka...ta	ta	
望城	ka	kata		ta		kata	ta	ka...ta	ta	
武冈	kua					kualiau	liau	ku...liau		
湘潭	k	kata		ta		kata	ta	ka...ta	t	
湘乡	ka		kali		li	kali	li	ka...li	ta	li
新化	ka		kali		li	kali	li	ka...li		
新宁	ka		kale		le	kale	le	ka...le		
溆浦	ka		kale		le	kaliau	liau	ka...liau		
益阳	ka	kata		ta		kata	ta/ti	ka...ta	ta	
永州	ka		kale		le	kale	le	ka...le		
沅江				ta		lota	ta	lo...ta	ta	

伍云姬(2006: 100 页表 33、130 页表 4.4、166 页表 5.13, 带阴影处位置右移了一格, 粗字处 ta(衡阳)、k t(湘潭)分别疑为 ka ta ta)。

用于已然有“哒”(15/34)、“咖哒”(13/34)、“咖哩/咖了”(20/34)。用于持续的“哒”为 14/34,“哩”则为 1/34。“咖...哒”用于已然的为 12 处。有 12 处方言的“哒”可以表示完成、已然与持续,但仅有 1 处方言的“哩”可以表示持续、完成与已然,不过有 20 处方言用“哩”表示完成与已然。

## 2.2 分析

笔者从自制的平江方言口语语料(以下简称 PDCC,约 5 万字,更详细的内容请参考张盛开 2009)中共收集到 898 例“哒”。本文通过对“哒”的前后成分及语境的分析,探讨了“哒”的用法。结果表明,动态助词“哒”的主要功能为表示完成,其用例为 497,占一半以上。其次为已然,共 163 例。其他还有持续(46 例)、结果(24 例)等用法。除此以外,“哒”还可以表示情态,对不合标准的事与人等进行评价,以及发出命令。另外跟长沙方言一样,平江方言的“哒”也能表示处所,共出现 130 例。下面分别举例说明,如无特别说明,带号码的例句均来自口语语料。

### 2.2.1 动态用法

动态助词“哒”可以单用表示持续、完成、结果、存在与已然。合用表示起动(V/Adj 起/去哒)与已然(V/Adj 啊哒)。

#### 2.2.1.1 起动

起动用动词加“去哒/起哒”表示。“V 去哒”表示开始 V,一般用在句末。有时也会与副词“架势”(开始)一起出现。PDCC 中各出现了一例“V 去哒/V 起哒”。但“V 去哒”并不只表示起动,还可以表示方向补语。如下面的例句,“上课”之类的及物动词之后带“去哒”可有两个意思。

- 饭,吃去哒。 饭开吃了!(起动)
- 伢嘖要去哒。 孩子去玩儿去了。(补语)
- 上课去哒 上课去了(补语)。/开始上课了。(起动)

#### ➤ V 起哒

1. 耍起哒时, sa<sup>35</sup>kʰiʔ<sup>4</sup> taʔ<sup>4</sup>ʂø<sup>21</sup>

玩起来了呢,

#### ➤ V NP 去哒

2. 就 看 盈 处 去 哒。 t<sup>h</sup>iəu<sup>22</sup>xan<sup>55</sup>iaŋ<sup>13</sup>t<sup>ɕ</sup>hy<sup>55</sup>ki<sup>55</sup>ta<sup>24</sup>

就开始看别处了。

形容词也可与“去哒”一起表示起动，前面也能加副词“架势”(开始)。

- 病好去哒。 病好起来了。
- 两个人好起哒时重得裤穿。 两个人好起来了啊，能共穿一条裤子。

### 2.2.1.2 持续

PDCC 中一共出现了 46 例表示持续的“哒”，其中“V 哒(咯)”为 12 例，“V 哒 NP”为 21 例，“V1 哒 V2”为 8 例，“VV 哒”为 2 例，“V 哒有”为 3 例。“V1 哒 V2”表示持续时，V1 与 V2 不分先后，即 V1V2 为同时实施的动作。

#### ➤ V 哒(咯)

V 哒(咯)指 V 的动作在持续。V 为持续动词则表示 V 的动作在持续，V 为非持续动词时则表示 V 实施之后的结果在持续。

3. 坐 哒 咯， 晓得 啲。 t<sup>h</sup>ø<sup>21</sup>ta<sup>24</sup>ko<sup>21</sup>ciau<sup>35</sup>ti<sup>24</sup>p<sup>h</sup>a<sup>21</sup>

坐着的，知道吗？

#### ➤ V 哒 NP

4. 我 时 看 哒 你 造孽， ŋo<sup>21</sup>ʂø<sup>21</sup>xan<sup>55</sup>ta<sup>24</sup>ŋ<sup>21</sup>t<sup>h</sup>au<sup>22</sup>nie<sup>24</sup>

我呀看着你(觉得你)可怜。

#### ➤ V1 哒 V2

“V1 哒 V2”指同时实施 V1 与 V2。“哒”表示在实施 V2 的动作时，V1 也在持续。

5. 看 哒 画 也 不 得 线 条 准。 xan<sup>55</sup>ta<sup>24</sup>fa<sup>22</sup>ia<sup>21</sup>pə<sup>24</sup>ti<sup>24</sup>siən<sup>55</sup>t<sup>h</sup>iau<sup>13</sup>t<sup>ɕ</sup>yən<sup>35</sup>

看着画，也不能把线条画准确。

#### ➤ VV 哒

6. 酒， 敬， 敬 敬 哒 时， t<sup>h</sup>iəu<sup>35</sup>kin<sup>55</sup>kin<sup>55</sup>kin<sup>55</sup>ta<sup>24</sup>ʂø<sup>21</sup>

酒，就那么敬着。

PDCC 中有 3 例表示结果的持续，这些例句有一个固定句式：“V 哒有”，表示实现了 V 之后其结果的持续。“年货买哒有”，表示买好了很多年货，放在某处，可以随便使用。另外如“谷打哒有”(收割了很多稻谷)、“菜舞哒有”(做好了很多菜)。否定时，否定词放在句末。

➤ V 哒有

7. 我就保存哒有全套。ŋo<sup>21</sup>ts<sup>h</sup>iəu<sup>22</sup> pəu<sup>35</sup>ts<sup>h</sup>ən<sup>13</sup>ta<sup>ʔ4</sup> iəu<sup>21</sup> ts<sup>h</sup>ien<sup>13</sup> t<sup>h</sup>au<sup>55</sup>  
我保存好了一整套。
8. 如果你找哒有后生家时，y<sup>13</sup>kuø<sup>35</sup> ŋ<sup>21</sup>tsau<sup>35</sup>ta<sup>ʔ4</sup> iəu<sup>21</sup> xøu<sup>33</sup>səŋ<sup>33</sup>ka<sup>33</sup>ʂø<sup>21</sup>  
你要是找好了对象的话，
9. 你如今找哒有后生家毛，ŋ<sup>21</sup>y<sup>13</sup>kin<sup>33</sup>tsau<sup>35</sup>ta<sup>ʔ4</sup> iəu<sup>21</sup> xøu<sup>33</sup>səŋ<sup>33</sup>ka<sup>33</sup> mau<sup>22</sup>  
你现在找到了对象没有呢？

### 2.2.1.3 完成

“哒”最常用的功能就是与形容词或动词一起表示完成。全 898 例中用于完成的“哒”为 497 例，超过一半。从动词来看，PDCC 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动词为移动动词“来”(55 例)、“去”(34 例)。其次为动作动词“话”(说，27 例)、“吃”(17 例)等。

从句法结构来看，单纯的动词加“哒”的“V 哒”最多，有 206 例。“V 哒 NP”为 141 例。动补结构“V COMP 哒”为 61 例。“V1 哒 V2”表示完成的为 37 例。与持续的“V1 哒 V2”不同，完成的“V1 哒 V2”中，V1 与 V2 的关系为先后关系，即 V1 完成之后再实施 V2。“V 哒处所”为 24 例，其中的 V 为移动动词。“V+哒+NU CL”表示 V 的实施时间、次数等，共 23 例。“把 NP V 哒”为 5 例，“Adj 哒”(好哒)为 2 例。

➤ V 哒(NP)

10. 我俚老姑昨日看哒啦。ŋo<sup>21</sup>li<sup>33</sup> lau<sup>21</sup>ku<sup>33</sup>ts<sup>h</sup>o<sup>ʔ4</sup>nin<sup>33</sup>xan<sup>55</sup> ta<sup>ʔ4</sup> la<sup>22</sup>  
我家小姑子昨天看到的。
11. 画哒个棱嘖，fa<sup>22</sup> ta<sup>ʔ4</sup> ko<sup>55</sup>laŋ<sup>13</sup>tse<sup>ʔ4</sup>  
画好了一个记号。

➤ V COMP 哒

12. 她就出去哒还是箇格。la<sup>33</sup>ts<sup>h</sup>iəu<sup>22</sup>ts<sup>h</sup>yə<sup>ʔ4</sup>k<sup>h</sup>i<sup>55</sup> ta<sup>ʔ4</sup> xai<sup>13</sup>ʂi<sup>21</sup>ko<sup>35</sup>ko<sup>21</sup>  
她出去了还是那个样子。

➤ V 哒 NU CL

NU CL 表示时间量或次数，“V 哒 NU CL”表示 V 实施的时间量或者次数。

13. 修哒 500 年，毛得正果，siəu<sup>33</sup> ta<sup>ʔ4</sup> ŋ<sup>21</sup>pa<sup>ʔ4</sup>ŋien<sup>13</sup> mau<sup>22</sup>te<sup>ʔ4</sup>tʂən<sup>55</sup>kuø<sup>35</sup>  
(修行)修了 500 年，未能修成正果。
14. 箇中间还是来哒一度嘖，ko<sup>35</sup>tʂən<sup>33</sup>kan<sup>33</sup>xai<sup>13</sup>ʂi<sup>21</sup>lai<sup>13</sup> ta<sup>ʔ4</sup> i<sup>ʔ4</sup>t<sup>h</sup>əu<sup>22</sup>tse<sup>ʔ4</sup>  
那中间还是来了一次。



➤ BANPV 哒

15. 首先把布包哒,  $\text{ʂəu}^{35}\text{sien}^{33}\text{pa}^{35}\text{pu}^{55}\text{pau}^{24}\text{ta}^{24}$   
首先把布包了,

➤ V1 哒 V2

16. 走哒回来话渠,  $\text{tsəu}^{35}\text{ta}^{24}\text{uai}^{13}\text{lai}^{13}\text{ua}^{22}\text{e}^{21}$   
走了回来说她,

➤ V 哒 LOC

17. 就到哒乡政府,  $\text{ts}^{\text{h}}\text{iəu}^{22}\text{tau}^{55}\text{ta}^{24}\text{ʂəŋ}^{33}\text{tʂən}^{55}\text{fu}^{35}$   
就到了乡政府,

### 2.2.1.4 已然

前面已经讨论过,在湖南各地方言中,同时用“哒”表示完成、已然、持续的方言有 12/34 处,平江方言中也不例外。“哒”单独还可以表示已然。表示已然的“哒”多与否定副词“不”或“毛”(没)一起出现,表示意志、事态或动作发生了变化,共 45 例。动补结构加“哒”的“V(Neg)COMP 哒”共 59 例。“V 哒”用在(分)句末的共 17 例。“Adj 哒”为 15 例,其他的为数词(4 例)、副词(3 例)、代词(3 例)、名词(1 例)。

➤ Adj/Adv 哒

18. 十把日就好吃哒。  $\text{ʂə}^{24}\text{pa}^{35}\text{ni}^{24}\text{ts}^{\text{h}}\text{iəu}^{22}\text{xəu}^{35}\text{k}^{\text{h}}\text{ia}^{24}\text{ta}^{24}$   
十来天就好吃了。
19. 呵呵哩哒啦。  $\text{xə}^{21}\text{xə}^{21}\text{li}^{33}\text{ta}^{24}\text{la}^{22}$   
就只能干瞪眼了(没办法了)。
20. 就不太重视哒伊个东西,  $\text{ts}^{\text{h}}\text{iəu}^{22}\text{pə}^{24}\text{t}^{\text{h}}\text{ai}^{55}\text{tʂ}^{\text{h}}\text{əŋ}^{21}\text{ʂi}^{22}\text{ta}^{24}\text{i}^{13}\text{kə}^{55}\text{təŋ}^{33}\text{si}^{33}$   
就不太重视那个东西了。

➤ N/Nu CL 哒

21. 搭口塘样子哒。  $\text{ta}^{55}\text{xəu}^{35}\text{t}^{\text{h}}\text{əŋ}^{13}\text{iəŋ}^{22}\text{tsu}^{35}\text{ta}^{24}$   
跟池塘一样了。
22. 快四十九哒舍。  $\text{k}^{\text{h}}\text{uai}^{55}\text{sə}^{55}\text{ʂə}^{22}\text{kiəu}^{35}\text{ta}^{24}\text{ʂə}^{21}$   
快四十九了,是吧。

➤ Neg V 哒

23. 我时丕回哒咯,  $\text{ŋə}^{21}\text{ʂə}^{21}\text{pə}^{24}\text{uai}^{13}\text{ta}^{24}\text{kə}^{21}$

我啊，不会回去了。

24. 我就毛搭信哒他，晓得啲。ŋo<sup>21</sup> t<sup>h</sup>iəu<sup>22</sup> mau<sup>22</sup> ta<sup>2</sup> si<sup>33</sup> ta<sup>2</sup> la<sup>33</sup> ɛiau<sup>35</sup> ti<sup>2</sup> p<sup>h</sup>a<sup>21</sup>  
我就没理他了，知道吧。

➤ Pron 哒

25. 是么哩生怕啲子哒咯。ʂi<sup>21</sup> mo<sup>13</sup> i<sup>33</sup> saŋ<sup>33</sup> p<sup>h</sup>a<sup>55</sup> io<sup>13</sup> tsu<sup>35</sup> ta<sup>2</sup> ko<sup>21</sup>  
做什么都生怕(他)怎么了。

➤ V COMP 哒

26. 衣就捡进来哒。i<sup>33</sup> t<sup>h</sup>iəu<sup>22</sup> kien<sup>35</sup> tsin<sup>55</sup> lai<sup>13</sup> ta<sup>2</sup>

衣服就收进来了。

27. 房子做起来哒，foŋ<sup>13</sup> tsu<sup>35</sup> tsu<sup>55</sup> k<sup>h</sup>i<sup>35</sup> lai<sup>13</sup> ta<sup>2</sup>

房子做起来了。

28. 衣脱下来哒，i<sup>33</sup> t<sup>h</sup>ø<sup>2</sup> xa<sup>21</sup> lai<sup>13</sup> ta<sup>2</sup>

衣服脱下来了。

➤ V Neg COMP 哒

29. 我收不起哒，ŋo<sup>21</sup> ʂəu<sup>33</sup> pə<sup>2</sup> k<sup>h</sup>i<sup>35</sup> ta<sup>2</sup>

我收不起来了。

30. 个人是忍不住哒，ko<sup>55</sup> nin<sup>13</sup> ʂø<sup>21</sup> yən<sup>21</sup> pə<sup>2</sup> t<sup>h</sup>y<sup>22</sup> ta<sup>2</sup>

整个人就忍不住了。

31. 抄不整哒，t<sup>h</sup>au<sup>33</sup> pə<sup>2</sup> t<sup>h</sup>saŋ<sup>35</sup> ta<sup>2</sup>

不会抄了。

“哒”还可以跟其他成分一起用于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已然。具体数据为“V/Adj 啊哒(10例)、V/Adj 过哒(2例)、V 啊去哒(2例)”，总共有14例，其中又以“啊哒”最为多见。

➤ V/Adj 啊哒

32. 我分啊哒啦。ŋo<sup>21</sup> fən<sup>33</sup> a<sup>55</sup> ta<sup>2</sup> la<sup>22</sup>

我都分(完)了。

33. 屋里时，夜啊哒，u<sup>2</sup> li<sup>33</sup> ʂø<sup>21</sup> ia<sup>22</sup> a<sup>55</sup> ta<sup>2</sup>

家里啊，都夜深了。

### 2.2.1.5 结果

“V+哒+结果补语”表示 V 实施的结果，共出现 24 例，这些例句中的“哒”与普通话的结果补语相当，可以用“得”来翻译，但是跟“得”不完全相同。

34. 他就 搞哒 很清楚... la<sup>33</sup>ts<sup>h</sup>iəu<sup>22</sup>kau<sup>35</sup> ta<sup>?</sup>4 xen<sup>35</sup>ts<sup>h</sup>in<sup>33</sup>ts<sup>h</sup>u<sup>35</sup>

他就弄得非常清楚了。

(34') 他时搞得蛮清场。 他能够弄得很清楚

35. 他伊格 耍哒 非常..., 限韵。 la<sup>33</sup>i<sup>35</sup>ke<sup>?</sup>4sa<sup>35</sup> ta<sup>?</sup>4 fi<sup>33</sup>ʂoŋ<sup>13</sup>xan<sup>22</sup>yən<sup>55</sup>

他们这个(点香作诗)玩得非常(有意思), 还限定韵脚。

在平江方言里,“V 哒”与“V 得”不同,“吃哒好”指吃了对身体有好处,而“吃得好”是指平时吃的都是好东西。“燕子飞哒蛮高”指燕子在飞,而且飞得很高,而“燕子飞得蛮高”指燕子能够飞得很高。

### 2.2.2 情态用法

“哒”除了做动态助词外,还可以用来表示情态,包括命令与评价。

#### 2.2.2.1 命令

表示命令的“哒”一般出现在动词或短语之后,比如对站着的人说“坐哒!”(坐下!)或“跼哒!”(蹲下!)。PDCC 中只出现了 1 例。

36. 才子 戴哒。 ts<sup>h</sup>ai<sup>13</sup>tsu<sup>35</sup>tai<sup>55</sup> ta<sup>?</sup>4

这样戴着。

#### 2.2.2.2 评价

用于形容词后表示评价的“哒”一共有 34 例,这些“哒”都表示说话人对某事或人物的评价。经常用于负面的评价,多与副词“太”一起出现(14 例)。

37. 莫照, 太丑哒, mo<sup>?</sup>4tʂau<sup>55</sup> t<sup>h</sup>ai<sup>55</sup>ts<sup>h</sup>əu<sup>35</sup> ta<sup>?</sup>4

别照,太丑了。

38. 伢嘖啊, 太高哒, 莫去拿! ŋa<sup>13</sup>tse<sup>?</sup>4a<sup>21</sup>t<sup>h</sup>ai<sup>55</sup>kau<sup>33</sup> ta<sup>?</sup>4 mo<sup>?</sup>4k<sup>h</sup>i<sup>55</sup>la<sup>?</sup>4

孩子,太高了,别去拿。

39. 心肠 太狠 哒。 sin<sup>33</sup> tɕ<sup>h</sup>oŋ<sup>13</sup> t<sup>h</sup>ai<sup>55</sup> xen<sup>35</sup> taʔ<sup>4</sup>

心肠太狠了。

40. 你 认为 我 唠叨 哒 嘞, η<sup>21</sup> pin<sup>22</sup> ue<sup>13</sup> ŋo<sup>21</sup> lau<sup>13</sup> tau<sup>33</sup> taʔ<sup>4</sup> le<sup>33</sup>

你认为我太唠叨了。

41. 就 是 个 懒 哒。 t<sup>h</sup>iəu<sup>22</sup> ʂi<sup>21</sup> ko<sup>55</sup> lan<sup>21</sup> taʔ<sup>4</sup>

就是太懒了。

42. 还 是 学 识 浅薄 哒。 xai<sup>13</sup> ʂi<sup>21</sup> ʂoʔ<sup>4</sup> ʂəʔ<sup>4</sup> t<sup>h</sup>ien<sup>35</sup> p<sup>h</sup>oʔ<sup>4</sup> taʔ<sup>4</sup>

还是学识浅薄了。

### 2.2.3 介词用法

“哒”还有相当于介词的用法。“V 哒处所”为“哒”的比较常见的用法，相当普通话的“在/到”。除了移动动词“去、来、到”之外，“V 哒处所”中的“哒”都为引出处所。用于处所的“哒”并不算平江方言独有的用法，伍云姬(2006)就指出过长沙方言中的“哒”也能表示处所。从 PDCC 的例句来看，“V 哒处所”共 120 例，出现频率最高的动词为“跼”，共出现 37 次，其次为“放”，出现 34 次。之后为“坐”。这些动词加“哒”再加处所时，“哒”表示引出处所。除了“这儿、那儿、学校、床上”等具体的处所之外，抽象的处所也能用“哒”。例 49 中的“教学战线”就是抽象的处所。

43. 头 夜 里 一 套 吃 饭, 跼 哒 箇 阿。 t<sup>h</sup>əu<sup>13</sup> ia<sup>22</sup> li<sup>33</sup> iʔ<sup>4</sup> t<sup>h</sup>au<sup>55</sup> k<sup>h</sup>iaʔ<sup>4</sup> fan<sup>22</sup> k<sup>h</sup>u<sup>13</sup> taʔ<sup>4</sup> ko<sup>35</sup> a<sup>21</sup>

前一天晚上一起吃饭，就在那儿。

44. 把 伊 格 放 哒 屉 子 里。 pa<sup>35</sup> i<sup>35</sup> keʔ<sup>4</sup> foŋ<sup>55</sup> taʔ<sup>4</sup> t<sup>h</sup>i<sup>55</sup> tsu<sup>35</sup> li<sup>33</sup>

把这些放在抽屉里。

45. 踉 一 趺, 踉 哒 箇 沟 里 舍, pan<sup>55</sup> iʔ<sup>4</sup> kau<sup>33</sup> pan<sup>55</sup> taʔ<sup>4</sup> ko<sup>35</sup> kəu<sup>33</sup> li<sup>33</sup> ʂa<sup>55</sup>

摔一跤，摔倒那沟里呢。

46. 渠 时, 坐 哒 灶 面 前, e<sup>21</sup> ʂə<sup>21</sup> t<sup>h</sup>ə<sup>21</sup> taʔ<sup>4</sup> tsau<sup>55</sup> mien<sup>22</sup> t<sup>h</sup>ien<sup>33</sup>

她呀，坐在厨房那儿。

47. 我 话 困 哒 床 上。 ŋo<sup>21</sup> ua<sup>22</sup> k<sup>h</sup>uən<sup>55</sup> taʔ<sup>4</sup> t<sup>h</sup>oŋ<sup>13</sup> ʂoŋ<sup>22</sup>

我说躺在床上。

48. 就 把 它 打 哒 上 头 就 是 啦。 t<sup>h</sup>iəu<sup>22</sup> pa<sup>35</sup> la<sup>33</sup> ta<sup>35</sup> taʔ<sup>4</sup> ʂoŋ<sup>22</sup> t<sup>h</sup>əu<sup>13</sup> t<sup>h</sup>iəu<sup>22</sup> ʂi<sup>21</sup> la<sup>21</sup>

就把它打在上面就是啦。

49. 再 放 哒 教 学 战 线 似 乎 时, tsai<sup>55</sup> foŋ<sup>55</sup> taʔ<sup>4</sup> kiau<sup>55</sup> ʂoʔ<sup>4</sup> tɕyan<sup>55</sup> sien<sup>55</sup> t<sup>h</sup>ə<sup>22</sup> fu<sup>33</sup> ʂə<sup>21</sup>

再(把他)放到教学战线上似乎有点儿，

### 2.3 小结

表 5 与表 6 为平江方言中“哒”的用法与实例总结。该表以动词/形容词为基准，“哒”的用法随其搭配的动词或形容词的性质及后面的成分的关系而变化。持续动词后加上“(去/啊)哒”可以表示始动、已然、完成、持续、命令等用法，移动动词加“(去/啊)哒”再加处所表示完成。非移动动词加“哒”在再加处所时，“哒”为引出处所。

表 5：动词与“哒”的搭配关系表

		动词	哒	后续成分	意思	语法功能	普通话
		看	起/去哒	。	开始看了	始动	起来
		看	过哒	。	看了	已然	了
		看	啊哒	。	看了		
		看得	哒		可以看了		
	毛/不	看	哒		不看了		
	莫	看	哒	!	别看了		
持续动词		看	哒	(NP)	看了( )	完成	了
		看	哒	几日	看了几天		
		看	哒	我伊阿	看着我这儿	持续	着
	看	哒	画，	看着画			
	买	哒	有。	买好了	好了		
		看	哒	蛮准	看得很准	结果	得
		看	哒	!	看着!	命令	着!
		看不到	哒		看不到了	已然	了
		跑	哒	来	跑了来	完成	着
		敬敬	哒	,	敬着	持续	着
		坐	哒	咯	坐着的		
移动动词	动作者	去	哒	学校里	去了学校	完成	了
	的	到	哒	北京	到了北京		
	目的地	进	哒	医院	进了医院		
非移动动词		戴	哒	脑上	戴在头上	处所	在
	受动者	跔	哒	我俚	呆在我家		
	的处所	放	哒	桌上	放在桌子上		在/到
		丢	哒	口边	丢在外面		

形容词加“(去/啊)哒”可以表示始动、已然与完成，形容词加“哒”还能表示评价。

表 6：形容词与“哒”的搭配关系表

副词	形容词	哒		意思	语法功能	普通话
	好	去哒	。	好起来	始动	起来
	好	啊哒	。	好了	已然	了
不	好	哒	。	不好了		
	好	哒	丫。	好了些		
	好	哒	。	好了	完成	了
	多	哒	。	多了	评价	了
太	多	哒	！	太多了		

### 三、塘坊客语中的“哩”与“哒”

塘坊客语是湖南省平江县福寿山镇百福村(原塘坊村)境内的少数语言，村里能说客家话的人不到 10 人，年龄最小的也超过了 50 岁，可以算濒危方言。笔者从 2012 年起，一直在对塘坊客语进行调查，收集了单字、词汇、会话、个人讲述等各种录音资料。本研究利用其中的语法例句、对话与讲述等录音转写的塘坊口语语料(Tangfang Dialect Colloquial Corpus 以下简称 TDCC))进行研究。

#### 3.1 研究现状与使用资料

关于平江境内的客语，特别是塘坊方言，只有笔者做了一系列的调查与研究。张盛开(2006)与张盛开(2014)利用有限的调查数据对塘坊客语的语音、词汇与语法进行了初步研究，发现塘坊客语虽受平江方言的影响很大，但依然保持着客语的底层。

张盛开(2019)对平江境内三处客语点(塘坊、连云、天林)与梅州客语及平江方言的基础词汇(1200)进行了对比。所调查的 1200 词中，除掉没有区别的 388 个词，余下的 812 个词汇中，平江客语与梅州客语相同的为 180，平江客语与与平江方言相同的为 359。从词汇的相似率来说，平江客语中的平江方言词汇远远超过了梅州客语词汇。由此可以推断客语移居到平江以后，与平江方言不断地接触，从平江方言接收的基本词汇越来越多，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原有的客语词汇。

本研究所用资料 TDCC 共约 22,000 字，包括语法例句 200 句、对话 三小段、讲述

等，时长共约 2 个小时。表 7 为 PDCC 中的发音人详细信息。下面收集语料中的例句，并对其进行分析。首先看 TDCC 中的“哩”的实例与用法。

表 7：TDCC 发音人信息

顺序	调查时期	略称	生年	性别	出生地	母方言	6-13岁居住地	调查内容
1	2004	Lgd	1951	男	塘坊村	塘坊方言 平江方言	塘坊村	讲述、对话
2	2004	Hyy	1933	女	塘坊村	塘坊方言 平江方言	塘坊村	对话
3	2014	Zlc	1936	男	塘坊村	塘坊方言 平江方言	塘坊村	对话
4	2014	Zfs	1947	男	塘坊村	塘坊方言 平江方言	塘坊村	对话、讲述
5	2013	Lzh	1967	男	塘坊村	塘坊方言 平江方言	塘坊村	对话、讲述
6	2015	Wgq	1936	男	塘坊村	塘坊方言 平江方言	塘坊村	对话、讲述

### 3.2 “哩”

塘坊客语的洞态助词“哩”除了动态用法以外，还有情态及其他用法。“哩”的动态用法包括持续、完成、已然与结果。情态用法包括评价。其他用法包括处所、可能与小称词缀。

#### 3.2.1 动态用法

“哩”的动态用法中最主要的为完成，共 207 例。其次为已然(119 例)、持续(3 例)与结果(3 例)。

##### 3.2.1.1 持续

表示持续的“哩”共出现了 3 例，句式为“VV 哩、V 住哩、V 哩 V 哩”，都表示 V 正在持续。

50. 涯想哩想哩,  $\eta ai^{13} sion^{21} li^{33} sion^{21} li^{33}$   
我想着想着,
51. 稍尾其正话住哩。  $sau^{21} mi^{33} kh i^{13} t\text{ʂ}ən^{33} ua^{33} t\text{ʂ}hy^{33} li^{33}$   
后来他正说着呢。
52. 如今呢, 到涯吊吊哩,  $i^{13} kin^{35} le^{33} tau^{33} \eta ai^{13} tiau^{33} tiau^{33} li^{33}$   
如今到我就给吊着了, (没有结果)。

### 3.2.1.2 完成

表示完成的“哩”共 207 例, 超过总例句数量的一半, 其功能对应平江方言的“哒”, 普通话的“了”。其句式与例句数量分别为: Adj 哩(2 例)、V 哩 NP(45 例)、V 哩(120 例)、V 哩 NU CL(24 例)、V 哩 LOC(15 例)、V1 哩 V2(1 例)。

#### ➤ V 哩(NP)

53. 老兄、老弟哈出去哩。  $lau^{21} ei a\eta^{35} lau^{21} t\text{h}ei^{35} xa^{35} t\text{ʂ}hy^{23} ei^{33} li^{33}$   
哥哥、弟弟都出去了。
54. 就只盈哩两个人。  $t\text{ʂ}hieu^{33} t\text{ʂ}i^{23} i a\eta^{13} li^{33} ion^{21} ke^{33} \eta in^{13}$   
就只剩下两个人。

#### ➤ V 哩 NU CL

55. 其讲哩一道又讲一道。  $kh i^{13} ko\eta^{21} li^{33} i^{23} tau^{33} iau^{33} ko\eta^{21} i^{23} tau^{33}$   
他讲了一次又一次。

#### ➤ V 哩 LOC

56. 到哩百福洞。  $tau^{33} li^{33} pe^{23} fu^{23} t\text{h}ə\eta^{33}$   
到了百福洞。

#### ➤ V1 哩 V2

57. 房边间阿搞哩进格啦。  $fo\eta^{13} pien^{35} kan^{35} a^{22} kau^{21} li^{33} t\text{ʂ}in^{33} ke^{33} la^{22}$   
房间边上搞进来了的。

#### ➤ Adj 哩

58. 侬子大哩时,  $lai^{33} tsu^{21} t\text{h}ai^{33} li^{33} \text{ʂ}ø^{21}$   
儿子大了呢,



### 3.2.1.3 已然

用于已然“哩”一般在句末出现，共 119 例。具体数量为“V 啊哩”44 例，“V 诶哩”5 例，“V 哒哩”1 例。“V 哩 NP 哩”6 例，“V NP 哩”6 例。“V(哩)NP V 哩”4 例。“V(Neg)COMP 哩”14 例。“Neg V 哩”38 例，“Neg Adj 哩”1 例。“V/Adj 啊哩/诶哩/哒哩”，相当于平江方言的“V/Adj 啊哒”，普通话的“了”。

#### ➤ V/Adj 啊/诶哩

59. 两只妹子嫁啊哩。  $ioŋ^{21}tʂaʔ^3 moi^{33}tʂu^{21}ka^{33} a^{21}li^{33}$

两个姑娘嫁出去了。

60. 唔去涯子，夜啊哩。  $ŋ^{13}ei^{33}ŋai^{21}tʂu^{21}ia^{33} a^{21}li^{33}$

不去哪儿，太晚了。

61. 其食诶哩饭，  $kʰi^{13}ʂiʔ^5 e^{-21}li^{33} fan^{33}$

他吃完了饭。

#### ➤ V(Neg)COMP 哩

62. 该就，走唔成哩。  $kai^{33}tʂʰiəu^{33}tʂou^{21}ŋ^{13}ʂaŋ^{13} li^{33}$

这就，就走不成了。

#### ➤ V 哩 NP 哩

63. 你到哩下背去哩。  $ŋi^{13}tau^{33}li^{33} xa^{35}poi^{33}ei^{33} li^{33}$

你到了下边了。

64. 成哩吉星人哩。  $ʂaŋ^{13} li^{33} kiʔ^3 sin^{35}ŋin^{13} li^{33}$

成了吉星人了。

#### ➤ Neg V 哩

否定副词“不”、“唔”、“毛”、“没有”加动词再加“哩”，表示事态的变化。

65. 今晡日唔打篮球哩。  $kin^{35}pe^{33}niʔ^5 ŋ^{13}ta^{21}lan^{13}kʰiəu^{13} li^{33}$

今天不打篮球了。

66. 另套涯就毛去哩。  $lin^{33}tʰau^{33} ŋai^{13}tʂʰiəu^{33} mau^{13}ei^{33} li^{33}$

另一次我就没有去。

67. 伊只脚不行哩。  $iʔ^3 tʂaʔ^3 tʂoʔ^3 pəʔ^3 ein^{13} li^{33}$

这只脚不行了。

68. 没有哩卡，  $me^{13}iəu^{21} li^{33} xa^{21}$

没有了卡，

➤ Neg Adj 哩

69. 唔早哩, 快滴去啊。ŋ<sup>13</sup>tsau<sup>13</sup>li<sup>33</sup>khuai<sup>33</sup>ti<sup>33</sup>ei<sup>33</sup>a<sup>21</sup>  
不早了, 快去啊。

### 3.2.1.4 结果

“V 哩+结果补语”表示 V 实施的结果, 共出现 3 例, 这些例句中的“哩”与普通话的结果补语相当, 可以用“得”来翻译, 也跟平江方言中表示结果的“啵”对应。

70. 你该搞哩还比涯格好兜。ni<sup>13</sup>kai<sup>33</sup>kau<sup>21</sup>li<sup>33</sup>xai<sup>13</sup>pi<sup>21</sup>ŋai<sup>13</sup>ke<sup>33</sup>xau<sup>31</sup>lɔu<sup>55</sup>  
你那儿应该弄得比我的还好些。
71. 话哩入事八帖啊。ua<sup>33</sup>li<sup>33</sup>iʔ<sup>3</sup>su<sup>33</sup>paʔ<sup>3</sup>thieʔ<sup>5</sup>a<sup>33</sup>  
说得再好不过了。
72. 跑哩呢动都动唔得。p<sup>h</sup>au<sup>21</sup>li<sup>33</sup>le<sup>33</sup>thəŋ<sup>35</sup>təu<sup>33</sup>thəŋ<sup>35</sup>ŋ<sup>13</sup>teʔ<sup>3</sup>  
跑得呢, 动都动不了了。

### 3.2.2 情态用法

“哩”的情态用法只有评价, 评价的“哩”与平江方言用于平江的“啵”相似, 用于形容词之后, 形容词前还能加副词。不过平江方言的“Adj 啵”用来对事与人进行评价, 多用于不合理的情况下。而塘坊方言则没有这个限制。

➤ Adj 哩

73. 涯最最准哩。ŋai<sup>13</sup>tse<sup>33</sup>tse<sup>33</sup>tsyən<sup>21</sup>li<sup>33</sup>  
我最准了。
74. 涯人早哩。ŋai<sup>13</sup>ŋin<sup>33</sup>tsau<sup>21</sup>li<sup>33</sup>  
我们早了,
75. 蛮开心哩。man<sup>13</sup>khai<sup>35</sup>sin<sup>35</sup>li<sup>33</sup>  
挺开心的。

形容词(重叠式)、拟态词之后的“哩”也表示评价。

➤ Adj(重叠式)哩

76. 头走来哩只胖胖哩格细子。t<sup>h</sup>əu<sup>13</sup>ts<sup>h</sup>ien<sup>35</sup>tsəu<sup>21</sup>loi<sup>13</sup>li<sup>33</sup>tsa<sup>23</sup>p<sup>h</sup>oŋ<sup>33</sup>p<sup>h</sup>oŋ<sup>33</sup>li<sup>33</sup>  
ke<sup>33</sup>se<sup>33</sup>tsu<sup>21</sup>

前面走过来一个胖乎乎的孩子。

77. 只毛巾啊脏兮兮哩。 tʂaŋ<sup>3</sup>mau<sup>13</sup>kin<sup>35</sup>a<sup>22</sup> tsoŋ<sup>35</sup>si<sup>35</sup>si<sup>35</sup>li<sup>33</sup>

这条毛巾脏兮兮的，

78. 渠火辣辣哩一晒， kʰi<sup>13</sup>fo<sup>21</sup>laŋ<sup>5</sup>laŋ<sup>5</sup>li<sup>33</sup>iŋ<sup>3</sup>sai<sup>33</sup>

他火辣辣地一晒，

### 3.2.3. 其他用法

除动态与情态外，“哩”还有三种用法，即充当介词、小称词缀及构成可能补语。

#### 3.2.3.1 介词用法

塘坊客语的“哩”也有类似于平江方言的“哒”的介词用法，即也能用于非移动动词后引出处所。TDCC 中出现了两例。

##### ➤ V 哩 LOC

79. 只洞子炸哩该子。 tʂaŋ<sup>3</sup>tʰəŋ<sup>33</sup>tsu<sup>21</sup>tsa<sup>33</sup>li<sup>33</sup>kai<sup>33</sup>tsu<sup>21</sup>

那个洞就炸在那儿。

80. 搞阿搞哩银头山， kau<sup>21</sup>a<sup>22</sup>kau<sup>21</sup>li<sup>33</sup>jin<sup>13</sup>tʰəu<sup>13</sup>san<sup>35</sup>

拿来弄去弄在了银头山。

#### 3.2.3.2 小称词缀

“哩”还可用于名词或量词后做小称词缀。名词后的“哩”为 7 例，量词后的“哩”为 1 例，与平江方言的小称词缀“嘖”对应。平江方言的“哒”没有这样的用法。

81. 搞得竹哩。 kau<sup>21</sup>teŋ<sup>3</sup>tʂəuŋ<sup>3</sup>li<sup>33</sup>

弄到了竹子。

82. 打三只眼哩。 ta<sup>21</sup>san<sup>35</sup>tʂaŋ<sup>3</sup>ŋan<sup>21</sup>li<sup>33</sup>

打了三个洞。

83. 伊只哩， iŋ<sup>3</sup>tʂaŋ<sup>3</sup>li<sup>33</sup>

就这一只。

#### 3.2.3.3 可能补语

“V 唔哩”为可能补语，“哩”用于 V 与否定词“唔”之后，表示“V 不了”之意。TDCC 中只出现两例，这是 2003 年笔者初次调查塘坊客语时，两位老一代的客家人感慨时

所说。两人叹息现在的年轻一代都只会说平江话，而“打唔哩广东声”(说不了客家话)，所以客家话最终会在自己这一代的手中消失掉，也就是说自己最终会把祖宗(客家方言)给卖掉。这里的“哩”相当于平江方言的“得”，而平江方言的“哒”没有这样的用法。

84. 涯 话 唔 哩 啊,  $\eta ai^{13}ua^{33}\eta^{13} li^{33} a^{21}$

我说不了啊，(说了也没用。)

85. 打 平江声, 打 唔 哩 广东声  $ta^{21}p^{h}iaŋ^{13}koŋ^{35}\xi aŋ^{35} ta^{21} \eta^{13} li^{33} koŋ^{21}təŋ^{35}\xi aŋ^{35}$

(都)说平江话，不会说广东客家话。

### 3.2.4 小结

塘坊客语的“哩”与平江方言的“哒”一样，主要为动态助词，可用于持续、完成、已然、结果。还可用于情态，对某人或事物进行评价。另外还能用于处所、名词小缀与可能。“哩”独有的功能为用于小称词缀与可能补语。与“哒”一样，动词或形容词的性质不同，加“哩”之后的用法亦有变化。下表为塘坊客语中“哩”的用法与实例总结。该表以动词与形容词为基准，“哩”的用法随动词或形容词及后续成分的性质而变化。

表 8：“哩”的语法结构

塘坊客语	意思	句式分析				用法	
想哩想哩	想着想着	动词 哩	动词	哩		持续	动态
到 哩 思村	到了思村		动词	哩	处所词	完成	
病 哩 四个月	病了四个月		动词	哩	时间量		
搞 啊哩	弄了		动词	诶/啊哩		已然	
搞 哒哩	弄了		动词	哒哩			
莫搞 哩	别弄了	Neg	动词	哩			
脱下来 哩	脱下来了		动词(补语)	哩		结果	
跑 哩 呢动都动唔得	跑得动都动不了		动词	哩	补语		
蛮开心 哩	听开心的	Neg	形容词	哩		评价	情态
涯最最准 哩	我最准了	(Adv)	形容词	哩			
毛巾脏兮兮 哩	毛巾脏兮兮的		Adj	哩			
撩尾活活 哩	活蹦乱跳的		Ono	哩			
搞 哩 银头山	弄在银头山		动词	哩	处所词	处所	其他
搞得 竹 哩	搞了竹子		名词	哩		小缀	
伊 只 哩	就这一只		量词	哩			
打 唔 哩 广东声	说不了广东话(客家话)		动词	Neg 哩		可能	

### 3.3 “哒”

除了“哩”之外，TDCC 中还出现了 98 例“哒”，笔者将这些例句同样进行分类与分析，发现塘坊客语的“哒”在动态方面，可表示持续、完成、结果、已然与处所。与“哩”的动态用法接近。

表 9：TDCC 中的“哒”

	用法		数量	塘坊客语			平江		普通话
动态	持续	10	9		V	哒			着
			1	毛	V	哒	有	V哒有 毛	有
	完成	53	4		V1	哒	V2	哒	了
			2		V	哒	LOC		
			47		V	哒	(NP)		
	已然	11	1		V	啊哒		啊哒	了
			7		毛	哒		哒	
			2	毛/莫	V	哒			
			1		V	哒哩		啊哒	
	结果	4	4		V	哒	结果	哒	了
情态	评价	3	3		Adj	哒		哒	了
其他	处所	16	16		V	哒	处所	哒	在/到
	可能	1	1		V	哒	成	得	得

TDCC 中同一个人的讲述中同时出现了 V 哒/哩加处所词的例句。下面两个例句来自 Wgq(1936 年生)的讲述。讲的是他自己做新房子时费尽千辛万苦弄到地基的经过。“V 哒、V 哩”加处所词即地基所在地-银头山并存。“哩”与“哒”都用于引出处所。

#### ➤ V 哒/哩 LOC

86. 过 人 客 呢, 就 搞 哒 银 头 山。kuo<sup>33</sup>jin<sup>13</sup>kʰaŋ<sup>3</sup>le<sup>33</sup>tʰiəu<sup>33</sup>kau<sup>21</sup>ta<sup>3</sup>jin<sup>13</sup>tʰəu<sup>13</sup>san<sup>35</sup>

来往的客人呢, 就招待在银头山。

87. 新 屋 里 搞 阿 搞 哩 银 头 山。sin<sup>35</sup>u<sup>2</sup>li<sup>33</sup> kau<sup>21</sup>a<sup>22</sup> kau<sup>21</sup>li<sup>33</sup>jin<sup>13</sup>tʰəu<sup>13</sup>san<sup>35</sup>

新房子拿来弄去, 就弄在了银头山。

同样, 同一个人的讲述, 甚至在同一个人句子中, 形容词“多”的后面, 出现了相同

意思的“哩”与“哒”。“哩”与“哒”都用于评价。

➤ Adj 哩/Adj 哒

88. 多 哩 也 多 哒 该 一 户。 to<sup>35</sup> li<sup>33</sup> ia<sup>35</sup> to<sup>35</sup> ta<sup>23</sup> kai<sup>33</sup> i<sup>23</sup> fu<sup>33</sup>  
多了, 也(就是)多了那一户。

另外塘坊客语中“哒”与“哩”还可以合用, “V 哒哩”表示已然。

➤ V 哒哩

89. 如 今 涯 就 怕 走 哒 哩, i<sup>13</sup> kin<sup>35</sup> ŋai<sup>13</sup> t<sup>h</sup> iəu<sup>33</sup> p<sup>h</sup> a<sup>33</sup> t<sup>s</sup>əu<sup>21</sup> ta<sup>23</sup> li<sup>33</sup>  
如今我就不敢走了。

另外还有分开用的“V 哒…V 哩”, “V 哒…V 哩”中的…可以是处所, 也可以是名词短语。…为处所时, “哒”表示处所。…为名词短语时, “哒”表示完成。

➤ V 哒…来哩

90. 就 搞 哒 伊 下 背 来 哩, t<sup>h</sup> iəu<sup>33</sup> kau<sup>21</sup> ta<sup>23</sup> i<sup>21</sup> xa<sup>35</sup> poi<sup>33</sup> loi<sup>13</sup> li<sup>33</sup>  
就弄到这下边来了。

91. 搞 哒 该 子 来 哩 舍。 kau<sup>21</sup> ta<sup>23</sup> kai<sup>33</sup> tsu<sup>21</sup> loi<sup>13</sup> li<sup>33</sup> ʂa<sup>55</sup>  
弄到这边来了。

92. 架 哒 高 压 线 来 哩。 ka<sup>33</sup> ta<sup>23</sup> kau<sup>35</sup> ia<sup>23</sup> sien<sup>33</sup> loi<sup>13</sup> li<sup>33</sup>  
架了高压线来了。

### 3.3.1 动态用法

塘坊客语中“哒”的动态用法包括持续、完成、已然和结果。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 3.3.1.1 持续

表示持续的“哒”有“持续动词加哒”和“(Neg)V 哒有”两种形式。“V 哒”共 9 例, V 的详细情况为“看 2 次、坐、接、等、同、抓、跟、逗 各 1 次”。“V 哒有”表示 V 实施的结果的持续, 平江方言也有同样的用法。但两者的否定形式有差别, 平江方言的“V 哒有”的否定形式为否定词在后边: “V 哒有(NP)毛”, 而塘坊客语则是肯定词在前边: “毛 V 哒有”。

➤ V 哒

93. 老王跟 哒 格 老张一样高格。lau<sup>21</sup>uoŋ<sup>13</sup>ken<sup>35</sup> taʔ<sup>3</sup> ke<sup>33</sup>lau<sup>21</sup>tʂoŋ<sup>35</sup>iʔ<sup>3</sup>ioŋ<sup>33</sup>kau<sup>35</sup>ke<sup>33</sup>  
老王跟老张一样高。

➤ Neg V 哒有

94. 毛 做 哒 有。mau<sup>13</sup>tʂu<sup>33</sup>taʔ<sup>3</sup>iəu<sup>35</sup>  
没做成。

### 3.3.3.2 完成

完成为 TDCC 中“哒”的主要用法，共出现 53 例，其中“V1 哒 V2”为 5 例，“V 哒 LOC”为 2 例，V 哒(NP)为 47 例。“V1 哒 V2”表示完成时，V1 与 V2 的关系为先后关系，即 V1 实施之后再实施 V2。“V 哒 LOC”(2 例)的 V 都为移动动词“到”。

➤ V 哒(NP)

95. 就 搭 哒 该 只 船 啦。tʂiəu<sup>33</sup>taʔ<sup>5</sup> taʔ<sup>3</sup> kai<sup>33</sup>tʂaʔ<sup>5</sup>tʂhyan<sup>13</sup>la<sup>21</sup>  
就搭了那只船。  
96. 就 累 哒 嫦 干 娘。tʂiəu<sup>33</sup>liaʔ<sup>5</sup> taʔ<sup>3</sup> ʂoŋ<sup>13</sup>kuəŋ<sup>35</sup>ŋioŋ<sup>13</sup>  
就是让嫦娥受累了。

➤ V1 哒 V2

97. 骑 哒 就 跑，khi<sup>13</sup> taʔ<sup>3</sup> tʂiəu<sup>33</sup>pʰau<sup>21</sup>  
骑了就跑。  
98. 兑 哒 做 只 牛 栏，te<sup>33</sup> taʔ<sup>3</sup> tʂu<sup>33</sup> tʂaʔ<sup>3</sup>ŋiəu<sup>13</sup>lan<sup>13</sup>  
换了做一个牛栏。

➤ V 哒 LOC

99. 架 到 哒 小 皮 滩。ka<sup>33</sup>tau<sup>33</sup> taʔ<sup>3</sup> siau<sup>21</sup>pʰi<sup>13</sup>tʰan<sup>35</sup>  
架到了小皮滩。

### 3.3.1.3 已然

除了前面说的合用的“哒哩”，表示已然的还有“NegV 哒”以及“V 啊哒”，共 12 例。“V 啊哒”(1 例)的功能与平江方言的“V 啊哒”完全相同。

➤ NegV 哒

100. 毛 哒 饭 食 啊。mau<sup>13</sup> taʔ<sup>3</sup> fan<sup>33</sup> ʂiʔ<sup>5</sup>a<sup>33</sup>

没了饭吃。

101. 毛种 哒 格, mau<sup>13</sup> tɕəŋ<sup>33</sup> taʔ<sup>3</sup> ke<sup>33</sup>  
(没法再种了), 只好不种了。

➤ V 啊哒

102. 搞 啊哒。 kau<sup>21</sup> a<sup>33</sup> taʔ<sup>3</sup>  
弄好了。

### 3.3.1.4 结果

“V 哒+结果补语”表示 V 实施的结果, 共出现 4 例, 这些例句中的“哒”与普通话的结果补语相当, 可以用“得”来翻译, 也跟平江方言中表示结果的“哒”对应。

➤ V 哒+COMP

103. 修 哒 毛 修 渣, siəu<sup>35</sup> taʔ<sup>3</sup> mau<sup>13</sup> siəu<sup>35</sup> tsa<sup>35</sup>  
修了, 没修成啥。
104. 一下 跌 哒 毛 入 贴 啦, iʔ<sup>3</sup> xa<sup>35</sup> tieʔ<sup>3</sup> taʔ<sup>3</sup> mau<sup>13</sup> iʔ<sup>3</sup> thieʔ<sup>3</sup> la<sup>21</sup>  
一下子没跌好,
105. 其 话 哒 也 有 理 舍。 kʰi<sup>13</sup> ua<sup>33</sup> taʔ<sup>3</sup> ia<sup>35</sup> iəu<sup>35</sup> li<sup>35</sup> ʂa<sup>55</sup>  
他说的也有道理呢。

### 3.3.2.情态用法

形容词加“哒”表示评价, 与平江方言的“Adj 哒”、塘坊客语的“Adj 哩”功能相同。TDCC 中共出现 3 例。

➤ Adj 哒

106. 涯 少 哒 涯 唔 去。 ŋai<sup>13</sup> ʂau<sup>21</sup> taʔ<sup>3</sup> ŋai<sup>13</sup> ŋ<sup>13</sup> ei<sup>33</sup>  
我太少了, 我不去。
107. 又 好 哒 你 兜 老 兄 啦。 iəu<sup>33</sup> xau<sup>21</sup> taʔ<sup>3</sup> ni<sup>13</sup> təu<sup>55</sup> lau<sup>21</sup> ɕiaŋ<sup>35</sup> la<sup>21</sup>  
又好了你哥哥, 即又让你哥哥捡了便宜。

### 3.3.3.其他

塘坊客语中“哒”的其他用法包括处所与可能。表示处所的“V 哒”与平江方言的“V 哒 LOC”、塘坊客语的“V 哩 LOC”功能相同。表示可能的“V 哒 COMP”只有 1 例, 平江方言的“哒”没有这个用法。



### 3.3.3.1 处所

TDCC 中表示处所的“哒”为 16 例，句式为“V 哒 LOC”，即“动词加哒加处所词”。这个“哒”相当与普通话的“在或到”，平江方言的“哒”。动词的详细情况为“搞 8 次、系 2 次、存 2 次、倒、放、跑、钉各 1 次”。

#### ➤ V 哒 LOC

108. 就 搞 哒 新屋里。 t<sup>h</sup>iəu<sup>33</sup> kau<sup>21</sup> ta<sup>ʔ3</sup> sin<sup>35</sup> u<sup>ʔ3</sup> li<sup>33</sup>

就弄在新房里。

109. 存 哒 该子。 t<sup>h</sup>ən<sup>13</sup> ta<sup>ʔ3</sup> kai<sup>33</sup> tsu<sup>21</sup>

存在那儿。

110. 钱 放 哒 口袋里呢。 t<sup>h</sup>ien<sup>13</sup> foŋ<sup>33</sup> ta<sup>ʔ3</sup> k<sup>h</sup>əu<sup>21</sup> t<sup>h</sup>ai<sup>33</sup> li<sup>33</sup> le<sup>21</sup>

钱放在口袋里呢。

### 3.3.3.2 可能

TDCC 中表示可能的“哒”只出现了一例，这个用法平江方言的“哒”没有。这个“哒”对应平江方言的“得”。塘坊客语的“哒”为何有这样的用法还有待探索。

111. 毛 搯 哒 成 哩。 mau<sup>13</sup> kau<sup>21</sup> ta<sup>ʔ3</sup> ʂaŋ<sup>13</sup> li<sup>33</sup>

就没弄得成。

### 3.3.4 小结

第二节的研究结果表明平江方言中“哒”主要用于动态，包括已然、完成、持续、结果、存在与起动。还可以用于情态，对事与人等进行评价及发出命令。“哒”还可以表示处所。本节的研究结果表明塘坊客语的“哒”可表示持续、完成、结果、已然与处所。这些用法与塘坊客语的“哩”及平江方言的“哒”的用法重合。在塘坊方言中出现了“哩”与“哒”同时表示完成、已然、持续、处所等功能的现象。塘坊客语的“哒”继承了平江方言的“哒”的大部分的用法。从其方言的特殊性质来看，可以判断塘坊客语的“哒”来自平江方言。

## 四、“哒”与“哩”

如表所示，塘坊客语的“哩”用来表示动态与情态(评价)时，与平江方言的“哒、啊哒”、普通话的“了、着”对应。表示小称时，对应平江话的“嘖”、普通话的“子”(做名

词词缀时)。表示可能时，对应平江话的“得”、普通话的“了 liao”。表示处所时，对应平江话的“哒”，普通话的“在”或“到”。

表 10：塘坊客语的“哩”与平江话、普通话的对应关系

用法	数量	结构		塘坊客语							数量	平江	普通话							
完成	209		Adj	li		俵	子	大	哩	时			2	哒	了					
			V	li	NP		烧	成	哩	灰			45							
			V	li					只	老	板	来	哩			121				
			V	li	Nu CL		其	病	哩	有	四	个	月			25				
			V	li	LOC				到	哩	百	福	洞			15				
			V1	li	V2	房边	间	阿	搞	哩	进	格	啦			1				
动态	已然		V	啊	li					嫁	啊	哩	44	啊哒	了					
			V	哒	li			涯	如	今	怕	走	哒			哩	1			
			V	欸	li					涯	洗	诶	哩			5				
			V	li	NP	li				成	哩	吉	星			人	哩	6		
			V	(li)	NP V	li			你	到	哩	下	背			去	哩	4		
			V	(NP)	li					就	落	肩	哩			6				
			Neg	V		li					也	毛	追			哩	12			
			Neg	V		li			伊	只	脚	不	行			哩	5			
			Neg	V		li		格	出	身	传	呢	莫			讲	哩	2		
			Neg	V		li				屋	时	唔	做			哩	19			
			Neg	Adj		li					唔	早	哩			1				
			V	(Neg)	COMP	li					走	唔	成			哩	14			
持续	3		V	li	V	li			涯	想	哩	想	哩	1	住	着				
			V	住	li				稍	尾	其	正	话	住	哩	1	住	呢		
			V	V	li			如	今	呢	到	涯	吊	吊	哩	1	俚	着		
结果	3		V		li	COMP	跑	哩	呢	动	都	动	唔	得	3	哒	得			
情态	评价		Adv	Adj	li				涯	最	最	准	哩	5	哒	了				
			Adv	Adj	li					蛮	开	心	哩	1						
			Adv		li					渠	火	辣	辣	哩			4			
			Adj		li				毛	巾	脏	兮	兮	哩			1			
			Ono		li					撩	尾	活	活	哩			1			
			越来	越	Adj	li		让	没	搞	格	你	越	来			越	瘦	哩	1
其他	处所	2		V		li	Loc	新	屋	里	搞	阿	搞	哩	银	头	山	2	哒	在
	可能	2		V	Neg	li						打	唔	哩	2	得	liao			
	小缀	8		N		li					搞	得	竹	哩	7	嘖	子			
				CL		li						伊	只	哩	1	嘖	0			
不明	5		其他							把	哩	把	哩	5	?	?				
		364													364					

## 五、结语

在平江方言中“哒”主要用于动态，包括已然、完成、持续、结果、存在与起动。还可以用于情态，对事与人等进行评价，以及发出命令。另外“哒”还可以表示处所。“哩”在塘坊客语中也主要用于动态，包括已然、完成、持续、结果。还可以用于情态，对不合标准的事与人等进行评价以及构成可能补语。另外“哩”还可以表示处所。“哒”在塘坊客语中也主要用于动态，包括已然、完成、持续、结果，还可以表示处所。

表 11：“哒”与“哩”的用法总结

	合 计	动 态					情 态			其 他		
		起 动	完 成	已 然	持 续	结 果	评 价	命 令	可 能	处 所	小 缀	不 明
PDCC“哒”	898	2	497	163	46	24	34	1	0	130	0	1
TDCC“哒”	98	0	56	13	9	3	1	0	1	15	0	0
TDCC“哩”	364	0	209	119	3	3	13	0	2	2	8	5

综上所述，平江方言的“哒”与塘坊客语的“哩”与“哒”的功能如表所示。可以看出，塘坊客语的“哒”与平江方言的“哒”相差的功能只有起动与命令。伍云姬(2006)所统计的数据表明，湖南 34 处方言中分别用“哒”与“哩”表示持续完成、已然、的方言有很多，但没有一个方言同时用“哩”或“哒”表示这些动态用法。塘坊客语的“哒”应该来自平江方言。塘坊客家人都会说本地平江方言，会说客家话的塘坊人在多年使用本地平江话与客家话的过程中，慢慢地把平江方言的“哒”带进了客家方言中，使得塘坊客语成了一个混合的方言，其动态助词除了“哩”之外，又加上了“哒”。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虽然平江方言的“哒”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塘坊客语“哩”的用法，但是“哒”已经直接进入了塘坊客语中，与“哩”承担类似的语法功能，间接对“哩”造成了影响。

## 缩略词一览

Adj	adjective		MOD	modality		Ono	onomatopia
Adv	adverb		N	noun		Pron	pronoun
CL	classifier		Neg	negative		V	verb
COMP	complement		NP	Noun Phrase			
LOC	locative		NU	numeral			

附记：本研究日本学术振兴协会学术研究助成基金助成金：17K02720 移民言語の展開・変容のダイナミズムについての構造的な研究(移民语言的发展与变化之动力的结构性研究，研究代表：張盛開)的阶段性成果。

## 参考文献

- Christine Lamarre 2002 「助詞への道—漢語の“了”、“得”、“倒”の諸機能をめぐって」  
大堀壽夫編『認知言語学Ⅱ：カテゴリー化』：185-216，東京大学出版会
-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2001:『湖南省志第二十五卷方言志 上册』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湖南省平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4 『平江县志』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 伍云姬 1996 「长沙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伍云姬主编『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194-231，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伍云姬 2006 『湘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及其演变』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徐丹 1994 「关于汉语里“动词+X+地点词”的句型」『中国语文』1994.3:16-21
- 张盛开 2006 「湖南平江各地方言的语音・词汇特征」,中国語学研究『開篇』第 25 号: 239-252.好文出版
- 张盛开 2009 『汉语平江方言的语音以及语法的系统性研究』东京外国语大学地域文化研究科博士论文
- 张盛开 2014 「平江塘坊客家语研究」東京外国語大学記述言語学論集『思言』 /10: 131-141
- 张盛开 2019 「平江各地客家語語彙对比研究」,『静言論叢』第 3 号: 155-170.静岡大学言語学研究会

## The Auxiliary Words in Pingjiang Dialects

ZHANG Shengkai  
*Shizuok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uxiliary words  $ta^{24}$ ,  $li^{33}$  and  $ta^{23}$  in the Pingjiang dialects of Chinese have a variety of functions. The data shows that  $ta^{24}$  in the Pingjiang dialect can be used as aspectual markings such as inchoative, perfect, result, continuance and anticipation;  $li^{33}$  and  $ta^{23}$  in the Tangfang dialect is also used as an aspectual markings such as perfect, result, continuance and anticipation. The function of  $ta^{23}$  in the Tangfang dialect is so similar to  $ta^{24}$  in the Pingjiang dialect. Moreover, Tangfang dialect is a mixed language of the Pingjiang dialect and the Hakka dialect. The auxiliary word  $ta^{23}$  in the Tangfang dialect has the same function as  $ta^{24}$  in the Pingjiang dialect. Thus, we can argue that  $ta^{23}$  in the Tangfang dialect has come from the Pingjiang dialect and that  $li^{33}$  and  $ta^{23}$  have the same usage.

# “嘎拉哈”小考

崔蒙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内容摘要：**“嘎拉哈”是满语词 *gacuha* 的汉语音译词，指动物的膝关节骨，也是流行于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游戏，有抓、弹、抛等多种玩法。该词从清代文献中的“嘎什哈”变为现代东北方言的“嘎拉哈”，并非源于满语自身的变化，而是有可能受到了通俗词源（动物的膝关节骨）和方言词“波棱盖”（膝盖）的影响。与其结合的动词 *t̥shua*<sup>213</sup> 本字应为“抓”。

## 一、前言

“嘎拉哈”是满语词 *gacuha*<sup>1</sup> 的汉语音译词，指动物腿上的关节骨。在中国北方，满、蒙、锡伯等少数民族都很重视嘎拉哈，也都有以嘎拉哈为道具的传统游戏。这种游戏虽然在北京、河北等北方汉族地区都有流传，然而还是在满族文化浓厚的东北地区最为流行。在描述东北地区独特风俗的歌谣中，往往会有一句“嘎拉哈姑娘爱”，意在说明这种游戏深受女孩子喜欢。但实际上这种游戏主要流行于妇女和儿童之中。笔者年幼时便有一副嘎拉哈，也曾与小伙伴共同游戏。但是到了现在，嘎拉哈早已不再是一种常见的儿童游戏，只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在人们的文化记忆中。

不少研究者对嘎拉哈做了民俗学研究，但我们更加关注“嘎拉哈”<sup>2</sup> 这个词语本身，并且将从语言学、特别是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对嘎拉哈及其相关词语加以考查。

---

<sup>1</sup> 由于满语书写形式问题，本文提到满语词时均使用其罗马字转写形式，依照《简明满汉辞典》写为 *gacuha*。

<sup>2</sup> 为表示区分，本文用不加双引号的嘎拉哈表示动物骨头和传统游戏，用加双引号的“嘎拉哈”表示满语词的汉语音译词。

## 二、嘎拉哈及相关研究

### 2.1 嘎拉哈

嘎拉哈指的是动物腿上的哪一块骨头呢？梳理文献后我们发现，目前存在两种不同观点：景爱（1980）认为嘎拉哈的学名为“距骨”（Astragalus），是连接胫骨与跖骨、即踝关节上的一块骨骼。《奉天通志》中记录了清代康熙和嘉庆皇帝描述东北风俗的御制诗《罗丹》，诗题汉译即为“鹿腕”，似乎可以佐证这个观点。然而其他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嘎拉哈是动物的膝盖骨。《清文汇书》将嘎拉哈释为“人、黄羊、獐、鹿、狍、羊小腿定骨下突出的圆长骨，名背式骨，小孩子玩者。”（佟悦 1988）《柳边纪略》记载为“麋麋狍鹿前腿前骨”，二者指的应该都是膝盖骨。这两种观点相差较远。但是，东北地区的民众普遍认为嘎拉哈是动物的膝盖骨，并且特指动物的后腿膝盖关节骨。综合学者词源、文献资料和通俗词源三个方面，我们认为满语词“嘎拉哈”指的应是动物的膝关节骨。

另外，嘎拉哈还是一个通称。在满族传说故事“金兀术和嘎拉哈”中有这样的情节：金兀术学会了高强的武艺本领后，分别取到了狍子、野猪和熊的嘎拉哈。可见所有动物的膝关节骨都可被称为嘎拉哈。由于动物体型不同，各种嘎拉哈的大小并不一致。牛嘎拉哈相对较大，长度几乎与成人手掌相当，羊嘎拉哈则相对较小，约为成人手指的一个半指节长。嘎拉哈的获取难度也不相同，野猪、熊等凶猛动物的嘎拉哈自然很难获取，羊、猪、牛等家畜的嘎拉哈则容易许多。清代宫廷和贵族亦多用鹿嘎拉哈，而作为民间游戏道具的通常是大小合适又容易获取的羊嘎拉哈<sup>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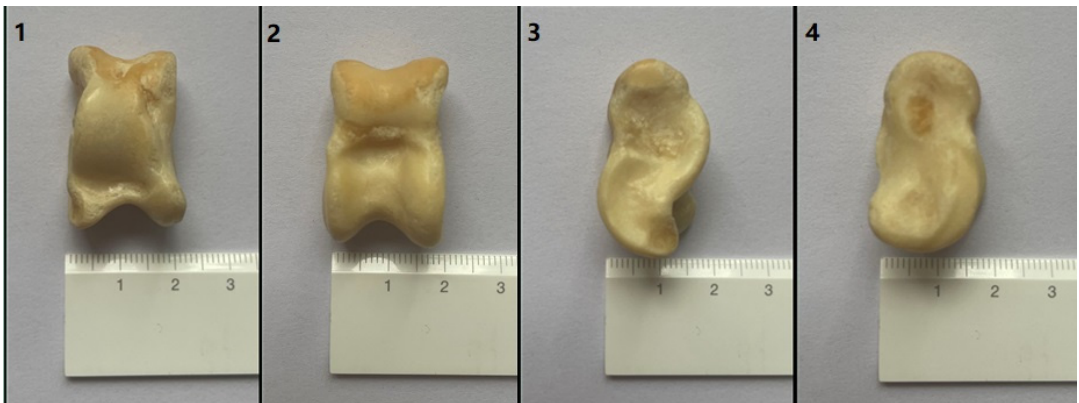


图 1（1-4）：嘎拉哈的四个面

<sup>3</sup> 因此北京、西安、河北等地称之为“羊拐”。

嘎拉哈共有四个可立面，形态各不相同：一面呈圆弧状向外凸起（图 1-1）；与之相对的一面正中有脐状凹陷（图 1-2）；一个侧面中间凹陷、周围棱起，形似人耳（图 1-3）；另一侧面相对平展（图 1-4）。四面各有不同的叫法，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详细讨论。

## 2.2 嘎拉哈的相关研究

嘎拉哈作为一种民间游戏，既属于东北地区的地域文化，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因此受到民俗学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对嘎拉哈的研究数量并不多，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嘎拉哈与原始宗教意识

崔福来（1987、1988、1990）以多篇论文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指出在东北地区，动物骨骼曾被少数民族先民视为财富和勇敢的象征，进而从图腾崇拜演化为“灵骨”崇拜，并以之占卜。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分离为二：由骨卜的内容发展为吉祥饰物；由骨卜的形式演变为古老游戏。北方少数民族的许多重要习俗都与这种“灵骨”意识有关，如祭祖、育婴和葬俗。黑龙江、内蒙古的一些墓葬中既出土过真的动物嘎拉哈，也有铜、水晶或玉制的仿嘎拉哈。

### 2. 嘎拉哈游戏及其规则

清代流人留下了《柳边纪略》等描述东北地区社会风俗的文献，东北地区也有《奉天通志》等方志文献。姜洪波（1995）、佟悦（1988）、景爱（1980）、杨英杰（1990）、宋丽范（2008）等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从民俗学角度出发梳理了嘎拉哈这一民间游戏的玩法。

嘎拉哈玩法很多，主要有抓、弹、抛、击打等几种，具体规则因时因地各有不同。我们仅将较为常见的列举如下：

抓嘎拉哈：在室内进行，需要配合其他道具，古代可用石子或钱，现在通常用沙包或玻璃球。玩时将嘎拉哈散抛于地面或炕面，扔起沙包，要在沙包尚未落下时抓取成对的嘎拉哈，再将沙包接住，在此过程中不碰到其他的嘎拉哈便算成功。之后留下一枚，再扔出一枚，继续扔沙包抓取。如果碰到其他的嘎拉哈，或者没接住沙包等物，便换到下一个人。最后以手里嘎拉哈的数目多少判定胜负。这也是嘎拉哈最为常见的玩法。

弹嘎拉哈：在室内进行，一般二至五人，将嘎拉哈散抛于地面或炕面，按四个面的顺序依次弹击，弹中的可取走，如果弹错要将此前取走的全部罚出，没弹中则换人。最后以手里嘎拉哈的数目多少判定胜负。



抛嘎拉哈：在室内进行，将平分的嘎拉哈摆在手心，抛向空中，用手背去接，多者胜。之后将嘎拉哈合在一起，胜者将其抛起用手背去接，如果接住三个，就把其中之一再抛到空中，在其未落下时迅速用同一只手抓取三个在手心，在接住落下的。最后同样以手里嘎拉哈的数目多少判定胜负。

击打嘎拉哈：在室外进行。将三枚或五枚嘎拉哈堆在地上，离开一定的距离后，轮流用一枚灌了铅或锡的嘎拉哈击打。打中的人可以取走此堆，打不中的要往堆里添一枚。

嘎拉哈游戏需要迅速的观察、动作和高度的协调性与准确度，对儿童的手眼协调能力、观察能力和手部的伸曲、抓握等运动能力都有很大的锻炼作用（宋丽范 2008），有利于促进儿童的成长。北方少数民族借此游戏从小培养儿童的渔猎能力。清代军队也会用嘎拉哈游戏来锻炼士兵。《满洲源流考》所录的周斐诗便描述了嘎拉哈游戏的各种玩法：“投石军中以戏称，手弹腕骨俗相仍。得全四色方愉快，何必三梟始绝胜。闺秀能争守炉火，儿童较远骤寒冰。无端胜负纷忧喜，麀鹿那知有许能。”可见此游戏受到广泛喜爱。

### 三、“嘎拉哈”的语言学考查

#### 3.1 “嘎拉哈”的语音变化

“动物的膝关节骨”这个满语词本身的罗马字转写为 *gacuha* 或 *gachuha*，《简明满汉辞典》依据清代典籍释其词义为“背式骨”。清代的岁时、风俗文献通常依照满语词音译为“嘎什哈”“噶什哈”等<sup>4</sup>。《奉天通志》记之为“噶什哈”，也收录了《槐西杂志》记载的名称“喀什哈”，《柳边纪略》记载“童子相戏，多剔麀麀狍鹿前腿前骨，以锡灌其窍，名噶什哈。”现在普遍写作“嘎拉哈”，则是依照了东北方言中的读音，以国际音标写为 *kaləxa*，其中第一音节为低降调，第二音节为轻声，最后一个音节读为高降调，也是词重音所在。20 世纪九十年代的《沈阳市志》也记载了这个词，读音和写法均与现在没有区别。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从清代到现代，*gacuha* 一词的第二音节发生了音变，从“嘎什哈”变为了“嘎拉哈”，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辅音的变化。我们注意到这种语音变化，并且希望能对这一音变现象做出解释。

首先，这种音变是否源于满语本身的变化呢？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讨论：辅音方面：满语词 *gacuha* 第二音节的辅音存在两种描写：一为舌叶送气清塞擦

---

<sup>4</sup> “什”为禅母深摄开口三等入声缉韵字，根据王力的拟音，仄声禅母字为舌尖送气清擦音。

音（爱新觉罗瀛生 2004），一为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安双成等 1995、爱新觉罗乌拉熙春 1985、孙宏开等 2007、关嘉禄等 2001），赵杰（1996）更指出舌尖后塞擦音聚合群是满语京语的一个特点。

重音方面：满语的相关文献很少单独讨论词重音问题，关嘉禄等（2001）提到满语词有重读音节，“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词类的词，重读音节一般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但并不区分词义。赵杰（1996）指出后重音模式是满语书面语的特点，清初以后北京满语口语已经转变为前重音模式。

综合辅音和词重音，单从满语词本身来看，辅音 c 表现出明显的逐步弱化趋势，从“嘎什哈”这个写法可以看出，清初以后 gacuha 第二音节的声母已经弱化。我们认为这与词的重音模式不无关系，无论满语词 gacuha 采取前重音模式还是后重音模式，第二音节都会相对弱读，从而使元音 u 在语流中脱落，辅音也进而弱化。如果从“嘎什哈”到“嘎拉哈”的原因在满语本身发生了音变，那么在这个词里，辅音 c 在变为舌尖后清擦音以后、或又经由舌尖后浊擦音或卷舌央元音，最终变为边音。但是，这个过程既缺乏文献材料的支持，目前也没有看到其他满语词有同类变化。因此我们认为从“嘎什哈”到“嘎拉哈”的音变并非源于满语本身的语音变化。

排除满语因素以后，便只剩下汉语词本身的原因。根据普遍的语音规律，从“嘎什哈”变为“嘎拉哈”，是由于第二音节的轻读致使声母弱化并最终变为边音。岩田礼（2009）指出，“近代北方方言中滋生的三音节名词多采取过‘中-弱-强’重音格式，而其中的弱音节后来也发展为中缀的[-l]音节。”对这个观点我们当然是赞同的。

但在梳理文献过程中，我们发现“萨其马”（一种满族特色甜点）和“哈什马”（原指一种虾，后指东北地区特产的林蛙，也写作哈什蟆）（范立君等 2013）两个词或可与“嘎拉哈”形成对比。这两个词同样是满语词的音译，重音模式也与“嘎拉哈”一致，可是却都并没有发展出[-l]中缀。因此，我们在此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在“嘎拉哈”一词上，或许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人们选择以边音代替第二音节中弱化的擦音声母，即通俗词源的影响和类音牵引作用。

通俗词源即由民众做出的词源解释，柴田武（2018）指出，通俗词源具有两种力量，一是将词与词联系在一起，可以赋予词汇以系统秩序；另一个则是使词语产生变化。“一旦人们不清楚一个词的词源，通俗词源就会追求具有合理化解释的新词语形式。”虽然 gacuha 的正式汉语译名为“背式骨”，但这个释义较为难以理解，其汉语形式不仅无法迅速与“动物的膝关节骨”产生联系，还反而容易造成误解。而且，这个正式译名应该早已退出使用，目前只存在于《五体清文鉴》等官方文献之

中,《柳边纪略》《奉天通志》等风俗文献都未曾提及。这样看来,恐怕 gacuha 在进入汉语以后就迅速失去了这个词源。然而,作为一种受到妇女儿童广泛喜爱的游戏,民众对这个词的理解便立刻发挥了作用。东北地区的民众普遍认为“嘎拉哈”是动物腿部、特别是后腿的膝盖关节骨。这就为该词提供了一个更为通俗、容易理解的解释。这个解释使该词与北方方言中的“膝盖”即“波棱盖”产生了词义上的联系,也使该词在语音形式上向“波棱盖”靠拢,以边音填补第二音节弱化形成的空隙。

当然,这只是我们提出的一个假设,尚需要文献材料的佐证和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徐丹(2021)综合历史文献、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材料提出,汉语北方方言 p-l-k “波罗盖(膝)”模式很可能来自通古斯语 b-l-g (膝)的模式。如果此说得到证实,那么“波棱盖”和来自满语的“嘎拉哈”或许都会有新的解释。我们将会对这个问题保持关注。

### 3.2 嘎拉哈四面的名称

嘎拉哈的四面各有名称,也因时间、地点而不同。由于暂时无法进行田野调查,我们仅梳理文献中提到的叫法,结合图 1(1-4)整理为下表。

表 1.嘎拉哈四面的名称

图 1-1 面	图 1-2 面	图 1-3 面	图 1-4 面
背儿、肚儿	稍儿、心儿、坑儿	珍儿、砧儿、真儿	鬼儿、轮儿、驴儿

在上述叫法中,“珍儿”类较为特别。首先三种汉字形式读音一致,可见其来源相同,此外,这三种写法都未必是本字。而这个叫法的来源是满语还是汉语,目前尚没有确切的论断。关辛秋(2021)认为这个词是沈阳方言借用了满语 jerin(意为边、折边、卷边)的第一个音节。我们认为目前来看这一推断较为合理,但仍需要其他材料加以验证和支撑。另外,“背儿”类和“稍儿”类都有较为明显的理据,而“鬼儿”类则看不到明显理据,也尚无合理的满语词源,仍需进一步研究。

### 3.3 嘎拉哈的动词

在东北方言中,最常与“嘎拉哈”结合的动词读音为 tshua213,其词义应为“快速抓取”,现在通常写为“欸”。根据第 12 版《新华字典》,“欸”字读为高平调,是一个拟声词,形容短促迅速的声音。虽然可以理解为在玩嘎拉哈时需要手上迅速动作,但似乎与“快速抓取”义仍有一定距离。我们认为“欸”并不是这个动词的本字,其本字应写为“抓”。

根据《东北话词典》，这个动词还可组成“~咕”（议论、商量）、“~尖儿”（争强好胜）、“~空”（抽空、抽出时间）等词组。我们对“~咕”的来源是否为汉语尚保有疑问，故这里只考虑后两个词。从词义来看，写为“抓”和“掐”都较为合适，但从读音来看，则是“抓”字更为合适。东北方言中常有将不送气音读为送气音的情况，如“撞人”（老派读为舌尖前送气清塞擦音、新派读为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踢毽儿”“一朵花”等都读为送气音，这里应该是同类情况。另外“抓”字显然更符合前面提到的嘎拉哈最为常见的玩法。

因此我们认为，与嘎拉哈组合的动词不宜写为“歛”，而应写为“抓”。

#### 四、结语

我们从语言学角度对嘎拉哈及其相关词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查，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当然，这个研究仍较为粗浅，也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理想条件下，我们希望能在北方地区调查“嘎拉哈”的说法，并绘制语言地图。但现在这项工作只能留到以后。

“嘎拉哈”一词反映出满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接触。在历史上，东北方言与北方少数民族语言有过长期且深入的接触，因此东北方言中类似的词语或许还有很多，值得深入地挖掘研究。由于东北方言的音系与普通话十分接近，与其他方言相比始终处于研究不足的状态。希望我们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对东北方言展开研究。

附记：本文是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6BYY024）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 刘厚生等 1988 《简明满汉辞典》河南大学出版社  
景爱 1988 满族人的“嘎拉哈”游戏，学习与探索（03），99-102  
佟悦 1988 《清文汇书》中所见满族习俗，满族研究（02）73-77  
金毓黻等 2003 《奉天通志》辽海出版社  
姜维公等 2014 《柳边纪略·宁沙纪略·宁古塔纪略（外三种）》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姜洪波 1995 嘎什哈《黑龙江民族丛刊》（03）121  
杨英杰 1990 清代满族游艺风俗述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06）75-81

- 宋丽范 2008 东北传统游戏——嘎拉哈及其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成都大学学报》(11): 28-30
- 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1994《沈阳市志》(第十六卷) 沈阳出版社
- (清)阿桂著、孙文良点校 1988《满洲源流考》辽宁民族出版社
- 爱新觉罗瀛生 2004《满语杂识》学苑出版社
- 安双成等 1995《满文讲义》北京满文书院
-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 1985《满语读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孙宏开等 2007《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
- 关嘉禄等 2001《简明满文文法》辽宁民族出版社
- 赵杰 1996《北京话的满语底层和“轻声”、“儿化”探源》北京燕山出版社
- 岩田礼 2009《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
- 范立君等 2013 衰微与融合：论东北地区满语的文化走向《社会科学战线》(11): 151-157
- 柴田武著、崔蒙译 2018《语言地理学方法》商务印书馆
- 关辛秋 2021 试论沈阳话中借自满语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的词《沈阳师范大学学报》(02): 59-67
- 高永龙 2013《东北话词典》中华书局
- 徐丹 2021 汉语“波罗盖(膝)”的来源——兼谈汉语与非汉语的深层接触《民族语文》(03): 25-37

## Research on Gacuha

Cui Me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olice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Galaha* is a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of the Manchu word *Gacuha*, which refers to the knee bones of animals. It is also a popular game in the north, especially in the northeast area. It has many playing methods, such as grasping, bouncing, throwing and so on. The change of the word from *Gashha* in Qing Dynasty documents to *Galaha* in modern northeast dialect does not stem from the change of Manchu itself, but may be influenced by popular etymology and *bolenggai* (knee). The verb combined with it should be written as 抓 (grasp).

# 閩語の“なみだ”を表わす語形について

村之上伸

流通経済大学

要旨：本稿では、閩語の“なみだ”を表す語形の変化について言語地理学的観点から論ずる。考察から、福建省で“なみだ”を表していた「目汁」が、閩北では浙江の「目辞」と接触して混淆形「目澤」になり、福州周辺では民間語源により「目滓」に変わったこと、さらに閩南では、「目滓」が南下した後“目くそ”を表す「目屎」との音声的類似により「目屎」が生まれ、泉州からその周囲に広がった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する。

## 1. はじめに

漢語方言の“なみだ”を表わす語形は、第一成分に着目すると、「眼」系と「目」系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福建省とその周辺には「目」系が集中して分布しており、それは“め”を表わす「目」系の語形の分布とほぼ一致している<sup>1</sup>。

本稿では、この“なみだ”を表わす「目」系<sup>2</sup>の語形について言語地理学的に考察する。「目」系の“なみだ”は福建省内で大きく以下の5つに分類できる。

### ①目汁類

省内に広く分布する。現れる語形は「目汁」と「目珠汁」。「目珠汁」は閩東の2地点で現れる。

### ②目澤類

閩北に分布する。「目澤」は中国の資料で使われている漢字表記だが、実際には「澤」と声調が異なる地点もある。本稿ではこの種の語形も含めている。

### ③目滓類

<sup>1</sup> “め eyes”の方言地図は秋谷(1995)、曹志耘(2008)。

<sup>2</sup> わずかであるが「目珠～」という語形もある。「目珠」は“め eyes”を表わす語形である。これも「目」系に含めている。

沿岸部に分布する。現れる語形は「目滓」のみ。

④目屎類

閩南に分布する。現れる語形は「目屎」のみ。

⑤目水類

江西省との境に分布する。「目珠水」のように三音節になることが多い。このうち、②③④はいずれも閩語特有の語形で、省内で発生したと考えられる。以下で、これらについて史的解釈を試みたい。

## 2. なみだを表わす語形の解釈

### 2.1 閩北の“なみだ”

閩北の“なみだ”を表す「目澤」類は、「目汁」類に囲まれるように分布している。まず、この両類の関係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たい。

「目汁」類は大きく南（客贛的）と東（閩東的）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

南の「目汁」で使われている「汁」は「立執集急泣」といった他の深攝所属字と同じ韻母になる。閩北の「汁」も、“なみだ”の語形には現れないが、「立執集急泣」といった他の深攝所属字と同韻になるので、字音は客贛的とみなせる。

南の「目汁」類	長汀	將樂	永安
汁（深攝:=執）	tʃɿ2	tʃi3	tsɿ7
目汁	mu2tʃɿ2	mu5tʃi3	mu4tsɿ7

長汀：《福建省志》. 將樂：李如龍(2001). 永安：陳章太・李如龍(1991).

閩北	建甌	建陽	松溪	石陂	浦城觀前
汁（深開三）	tsi7	tsi7	tsi7	tsi7	tsi7
（目）澤（梗開二）	tɕ8	le8	tɕie8	dze2	tɕe6 <sup>3</sup>

建甌：李如龍・潘渭水(1998). 建陽：李如龍(2001). 松溪：秋谷(1993). 石陂：秋谷(2004). 浦城觀前：秋谷(2021).

一方、東の「目汁」類は「目澤」類と関係がある。というのは、東側の多くの閩東語では、「目汁」の「汁」が深攝字の一般的な読み方ではなく、特に、古田

<sup>3</sup> 浦城觀前のなみだの語形は「目珠[tɕe6]」。

(李濱 2014)、古田大橋 (秋谷 2012)、閩清 (縣志 1993)、壽寧 (縣志 1992)、福鼎白琳、霞浦長春 (秋谷 2010) といった地点では、閩北の「(目) 澤」のように、曾攝開口三等職韻 (莊組) の「側測色」や梗攝開口二等陌麥韻の「迫擇責策革」などと同じ韻母になるからである。

東の「目汁」類	古田	壽寧	閩清
執 (≠汁 : 深攝)	tsik7	tsiʔ7	tsik7
汁 (=責 : 梗開二)	tseik7	tseʔ7	tseik7
目汁	meik8tseik7	mu8tseʔ7	møyk8tseik7

“なみだ” に「目汁」を用いない地点も含めると、この地域はさらに広がる。

	福州	福清
執 (≠汁 : 深攝)	tseiʔ7	tseʔ7
汁 (=責 : 梗開二)	tsaiʔ7	tseʔ7

地理的に隣接している閩北語にも同じ系統の「汁」の字音があつて、これが“なみだ”の語形に使われていたとしても不思議なことではない。

つまり、以前、閩北語には「汁」に二つの字音が存在し、この閩東的な字音の方は、“なみだ”を表す「目汁」に使われていたと推測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推定音価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建甌	建陽	松溪	石陂	浦城觀前
汁	*tse7	*tse7	*tsie7	*tse7	*tse7

ただし、声調に関しては、「汁」が陰入調なので、「汁」の字音で解釈するのは難しい。

そこで、浙江處州吳語の“なみだ”の語形「目辞」類に注目したい。成り立ちはよく分からないのだが、「辞」が陽平調なのである。

	遂昌	龍泉	慶元
目辞 “なみだ”	məwʔ8zɿ2	muʔ8zɿw2	mɿʔ8sɿ2

王文勝(2015)



閩北語は浙江處州吳語の濁音声母を体系内に取り入れており、その取り入れ方は地域によってさまざまだが、声母や声調にその濁音らしさが現れる（王福堂 1999）。例えば、「毒」の字音は以下のようなになる。

	建甌	建陽	松溪	石陂	浦城觀前
毒	tu8	lo8	tou8	du2	tu6

この閩北語の「毒」には浙江處州吳語の「毒」の濁音らしさが現れているのだが、こういうことは両者の字が同じ場合だけに起こるわけではない。実際の接触は、同じ意味をもつ語と語の間で起きているので、異なる字でも起こり得る。「目澤」の語形はそのようにして生まれたのだと思う。

つまり閩北語の「目澤」は「目汁」と「目辞」の混淆形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

目汁		目辞
目汁	目澤 ←	目辞
閩東	閩北	浙江

## 2.2 閩東の“なみだ”

福建省沿岸部では ABCBA のように分布しているところから、語形が以下のような順で生まれたと考えたい。

A 「目汁」類 → B 「目滓」類 → C 「目屎」類

まず「目滓」類の発生について論じてみたい。

この地域には、「滓」に[tai3]と[tsai3]の2つの字音がある。

[tai3]は、「沈殿物、おり、かす」というこの字本来の意味をもち、「油滓、薬滓、茶滓」といった語で使われるが<sup>4</sup>、“なみだ”の語形に現れることはない。

一方、「滓」[tsai3]は、多くの方言韻書には「沈殿物、おり、かす」という意味で記載されている。しかし現在では、「目滓」を除いて、口語で使うことは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ようである。そう思うのは、“なみだ”に「目滓」を用いない地点の方言同音字表に「滓」[tsai3]が載っていないことが多く、載っていたとしても用例も説明もないからだ。

“なみだ”で用いられる「滓」が[tsai3]なのは、「汁」の音と関係しているから

<sup>4</sup> 例えば、厦門では[iu2tai3]（「油滓」“あぶらかす”）、[ioʔ8tai3]（「薬滓」“煎じ薬の残りかす”）。（Carstairs Douglas, 1873）

だと思う。「滓」[tsai3]は、「目汁」が「目滓」に変わった後、語形とともに“なみだ”を表わす字音として広まったのである。

	福州	福清	莆田	漳州
目滓	meiʔ8tsai3	møʔ8tsai3	maʔ8tsai3	bak8tsai3

福州:馮愛珍(1998). 福清:馮愛珍(1993). 莆田:蔡國妹(2016). 漳州:陳正統(2007).

具体的に言うと、「目滓」は福州周辺で生まれ、沿岸部を漳州地区まで南下したのだと考える。例えば、閩南語では「汁」は[teiap7]、「滓」は[tsai3]となり、字音は大きく違っているのだが、福州周辺では声調を条件とした韻母の分化「変韻」が発生したことで、「汁」(陰入)の母音部分は「滓」[tsai3]と同じになるのである。

陰入	aiʔ	八德汁革血	変韻
陽入	eiʔ	拔特截夾劃	本韻

<福州>陳澤平(1998)

この変化が“なみだ”の語形を変えるきっかけとなったのだと思う<sup>5</sup>。これにより「沈殿物、おり」という意味をもつ「滓」が“なみだ”を表わすのにより適していると感じるようになった。「目滓」は民間語源により生まれたのである。

他の閩東語はどうか。実は、閩東語の“なみだ”の語形は地理的に北の「目汁」と南の「目滓」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らと陰入韻母の関係を次ページに示す。

ここから「目滓」を用いるほとんどの地点で、「汁」を有する入声韻母が陰陽で分化していて、特に陰入韻母の変韻が、この語形の変化にとって重要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

<sup>5</sup> 約 400 年前の福州音系を反映しているという方言韻書『戚林八音』の時代は「変韻」がまだ存在していない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る(李如龍・王升魁 2001)。この韻書の「涙泪」の注には「涕下目漬」「泣涕目漬」という記載があり、『戚林八音』において「漬」[tsək7]は「汁」と同音であるため、当時「目汁」が存在してい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だろう。また、「滓」については、前述した[tai3]と [tsai3]ともに「渣滓」という説明だけで、“なみだ”の意味はない。

19 世紀後半(R.S.Maclay & C.C.Baldwin 1870)になれば、変韻により「汁」の字音は[tsaik7]となる。「目滓:tears」の記載もあるので、文献上は『戚林八音』から R.S.Maclay & C.C.Baldwin(1870)の間に、語形が「目滓」に変わったことになる。

	「汁」を有する入声韻母が陰陽で分化する地点	「汁」を有する入声韻母が陰陽で分化しない地点
目滓	福州、長樂 ai <sup>?</sup> /ei <sup>?</sup> 福清、平潭 ε <sup>?</sup> /e <sup>?</sup>	永泰 ei <sup>?</sup>
目汁	屏南壽山郷白玉 e <sup>?</sup> /ε <sup>?</sup>	霞浦 ai <sup>?</sup> 閩清、柘榮富溪等 ei <sup>?</sup> 福鼎白琳 e <sup>?</sup> 壽寧、霞浦長春、福安 ε <sup>?</sup> 古田 eik 屏南 Eik 柘榮 εk 寧德蕉城區洋中鎮 ep

秋谷(2020)、秋谷(2010)、陳澤平(1998)、葉太青(2014) 林寒生(2002)を参考。

\*地点の後は韻母。分化する地点では陰入韻母/陽入韻母の順。下線字が変韻。

「目滓」はその後、沿岸部を南に向かうが、北上はしなかった。これは、福州より北では、福州周辺の変韻についての漠然とした認識があったため、変韻発生後に起きたこの個別的な変化(tsai<sup>?</sup> > tsai3)を語形の変化として捉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つたからではないか。[tsai3]と変わっても「汁」のまま、「滓」を連想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つたのだと思う。

### 2.3 閩南の“なみだ”

閩南沿岸部では「目屎」類が泉州を中心に広がっている。

多くの閩語では、(乾燥している)“鼻くそ”や“耳くそ”を不潔な固形物と考えて、語形に「屎」[sai3]をつける。「目屎」も他の閩語では(乾燥している)“目くそ”を表わす語形である。歴史的には、そこに“なみだ”を表わす「目滓」が南から入ってきたことになる<sup>6</sup>。

当然、“目くそ”を表わす「目屎」の存在も分かっていたはずであるが、両者には音声的類似性([tsai3]/[sai5])があった。“なみだ”を表わす「目屎」が生まれた場

<sup>6</sup> 泉州方言の韻書『彙音妙悟』1801年版(樋口靖編 2004)には[tsai3]「滓：目液也」という記載がある。これは18世紀後半には「目滓」が泉州に伝わっていた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

また、これと同時代に、漳州系の方言辞書(W.H.Medhurst 1837, 序 p.64)にも「流目滓」(Laôu bák cháé, to weep.)が見られるので、18世紀後半、すでに閩南の沿岸部は一面「目滓」が分布していたのかもしれない。

そう考えると、福州における「目滓」の発生時期も17～18世紀ごろになる。

所はよくわからないが、最初は、例えば水夫とか、一部の人たちの中で、隠語のように使っていたのかもしれない。隠語であれば、“目くそ”を表わす「目屎」の存在を分かっているが使えるからだ。それが新しい語形として泉州に入り、周囲に広がり南下したのではないか<sup>7</sup>。結局、南は漳州にまで達し、そこでは既存の語形「目滓」と併用することとなった。

	福州	莆田	泉州	漳州
“なみだ”	目滓	目滓	目屎	目屎/目滓
“目くそ”	目屎	目屎	目屎膏	目屎（膏）/目滓膏
“鼻くそ”	鼻屎	鼻屎	鼻屎	鼻腔屎
“耳くそ”	耳屎	耳屎	耳屎	耳屎/耳腔屎

泉州:王建設・張甘荔(1994)

「目屎」がなみだを表す地点では、“目くそ”の語形に「目屎膏」[bak8sai3ko1]を用いている。“乾燥した目くそ”「目屎」[bak8sai3]と“水分を含んだ目くそ”「目膏」[bak8ko1]を併せた「目屎膏」を用いることで、同音衝突を回避したのである。

### 3. おわりに

拙稿では、閩北、閩東、閩南における特徴的な“なみだ”を表す語形について言語地理学的方法で史的に考察した。

その際に、福建省内に広く分布する「目汁」を軸にしてきたが、最後にその「目汁」について述べておきたい。

「果汁、墨汁」のように「汁」は物質から出た液状のものに使われることが多いが、福建閩南語には他に以下のような意味がある。

厦門「汁」**teiap7**: 比喻衣著髒得可流出汁液來 (周長輯 2006, p.577)

漳州「汁」**teiap7**: 骯髒得要流出汁液來 (陳正統 2007, p.564)

上の2例は、「(衣類が)液が流れ出るほど汚い」という意味だが、この「液」

<sup>7</sup> 福州方面から南下した語形が泉州で形を変えて南下する例としては、他に“ニンジン”の la2pak8→lak8tak8 がある(村上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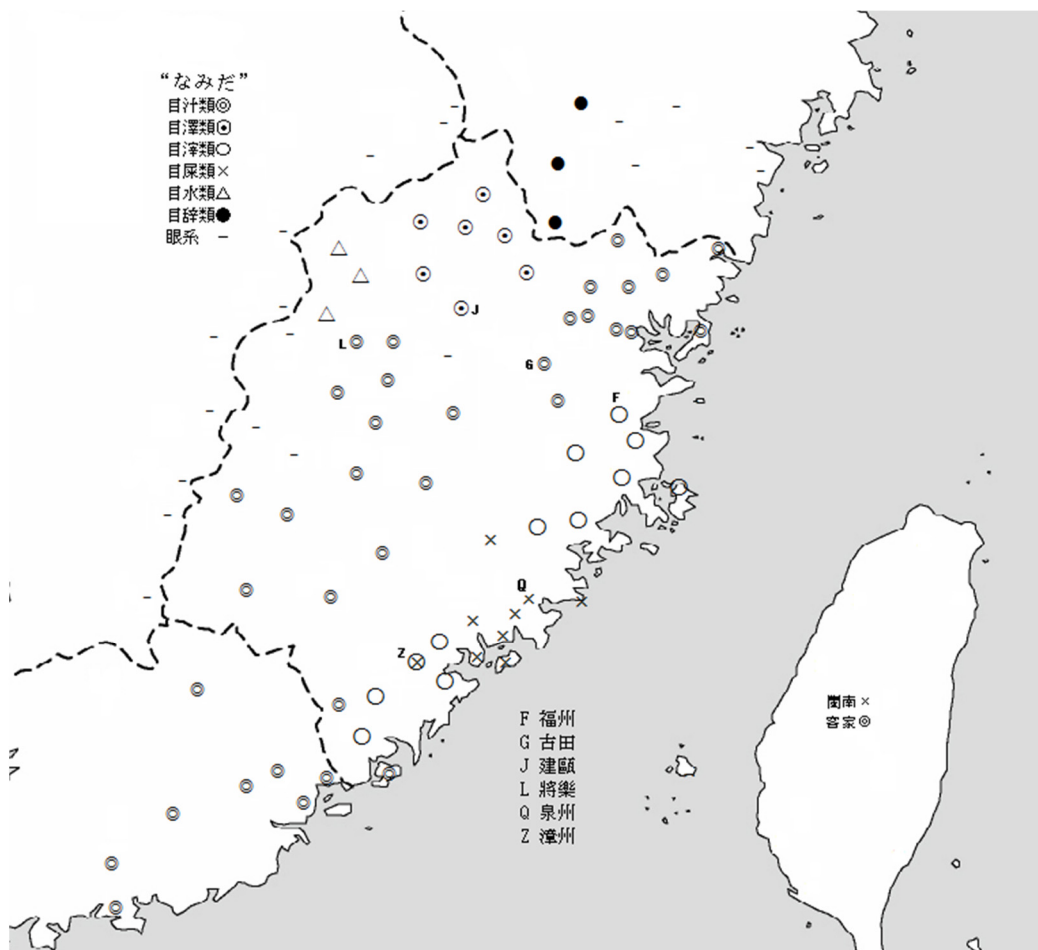
がよく分からない。そこで『台日大辞典』をみると、

台湾「汁」 teiap7 : 目など爛れる (《臺日大辞典・下巻》1932, p.98)

「汁目」 teiap7bak8 : 爛れ目 (《臺日大辞典・下巻》1932, p.99)

とある。「爛れて流れ出る液」であれば「汚い」につながる。

“なみだ”を表すのに「汁」が使われたのも、このような地方特有の意味が「汁」にあったからではないか。当地の人はなみだを不潔なものと考えていたのだと思う。そう考えると、「目滓」や「目屎」との共通性がみえてくる。閩南沿岸部では「目汁」→「目滓」→「目屎」と形を変えたが、これはその意味を明確にしていった歴史なのである。



## 参考文献

- 秋谷裕幸 1993 〈松溪方言同音字表〉《開篇》11
- 秋谷裕幸 1995 〈目（眼睛）-全国規模のA B A分布-〉《中国の方言と地域文化(2) 一漢語方言地図集一》平成 5-7 年科研費報告書
- 秋谷裕幸 2004 〈福建石陂方言音系〉《方言》1 期
- 秋谷裕幸 2010 《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 秋谷裕幸 2012 《閩東區古田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 秋谷裕幸 2020 《閩東四縣市方言調查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秋谷裕幸 2021 〈福建浦城觀前方言同音字匯〉《方言》1 期
- 王建設・張甘荔 1994 《泉州方言與文化（下）》鷺江出版社
- 王福堂 1990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語文出版社
- 王文勝 2015 《吳語處州方言的歷史比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蔡國妹 2016 《莆仙方言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
- 周長輯 2006 《閩南方言大詞典》福建人民出版社
- 曹志耘 編 2008 《漢語方言地圖集 詞彙卷》商務印書館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語文出版社
- 陳正統 2007 《閩南漳腔辭典》中華書局
- 陳澤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 樋口靖 編 2004 《新編彙音妙悟》平成 13-15 年度科研報告書
- 馮愛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馮愛珍 1998 《福州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村之上伸 1994 〈閩南語の語彙「ゴレンシ」と「ニンジン」について〉《中国語学》241
- 葉太青 2014 《北片閩東方言語音研究》黃山書社
- 李如龍・潘渭水 1998 《建甌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王升魁 2001 《戚林八音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龍 2001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濱 2014 《閩東古田方言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
- 林寒生 2002 《閩東方言詞彙語法研究》雲南大學出版社
- 《臺日大辭典・下卷》1932
- 《閩清縣志》1993 群眾出版社

《福建省志·方言志》1998 方志出版社

Carstairs, Douglas. 1873.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Maclay, R.S. & C.C. Baldwin. 1870. "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

Medhurst, W.H. 1837.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地圖作成

郭啓熹 2016 《龍岩方言詞典》 鷺江出版社

蔡俊明 1991 《潮州方言詞彙》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謝永昌 1994 《梅縣客家方言志》 暨南大學出版社

張振興 1992 《漳平方言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張屏生 2007 《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冊四）語料篇二》

陳國強等 1990 《崇武人類學調查》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 1982 《閩北方言詞彙對比手冊（上冊）》

羅志海 2000 《海豐方言詞典》 新疆人民出版社

李永明 1959 《潮州方言》 中華書局

劉綸鑫 1990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林倫倫 1996 《澄海方言研究》 汕頭大學出版社

林連通·陳章太 1989 《永春方言志》 語文出版社

《柘榮縣志》 1995 中華書局

《上杭縣志》 1993 福建人民出版社

《同安縣志》 2000 中華書局

《寧化縣志》 1992 福建人民出版社

《平和縣志》 1994 群眾出版社

《龍海縣志》 1993 東方出版社

## On the lexical form denoting “tears” in Min dialects

Yukinobu Murakami

*Ryutsu Keiz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changes of lexical form denoted “tears” in Min dialects from geo-linguistic viewpoin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form 目汁 denoted “tears” in Fujian, it contacted with Zhejiang form 目辭, and created blend form 目澤 in Northern Fujian, changed to 目滓 by folk-etymology in the periphery of Fuzhou, and After 目滓 spread to Southern Fujian, the form 目屎 created by phonetic similarity between 目滓 and 目屎 denoted “eye mucus” spread from Quanzhou to its periphery.



# 方言の商業的利用

##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の表記を例として—

日高知恵実

金沢大学

**要旨**：中国では近年、中国語の方言を商業的に利用した「方言グッズ」が登場している。そのうちの一つである、呉語に属する常州方言のトランプでは、漢字を用いた標準語の発音に基づく方言音の音写がなされており、当て字の選択においては、声母・韻母・声調の総合的な音の類似性を元にしつつ、商業的コンテンツとして成立させるための言葉遊び的な要素も加味されている。学術的な IPA 表記に比べると、もちろん客観性や正確さに欠ける部分もあるが、こうした方言表記のあり方からは、従来の言語調査では気づかれなかった現象も観察される。中国における方言の商業的利用は今後も増加が見込まれ、これらの分析も視野に入れることで、方言研究の新たな方向性を見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

### 1. はじめに

1949 年の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から数えると、現代中国語の標準語である「普通話」の普及運動が進められてすでに 70 年が経過した（袁钟瑞 2020）。2020 年 9 月 15 日、中国共産主義青年団の機関紙は、この時点での全国の普通話普及率がすでに 80.72%に及んでいると発表し<sup>1</sup>、さらに 2021 年 12 月 2 日には、中国国務院が「新時代における言語・文字活動の全面的強化に関する意見」（原題：《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と題して、2025 年までに普通話の全国普及率を 85%に引き上げる目標を掲げた<sup>2</sup>。中国のどの地域、どの世代にも、標準語がかなり浸透し

<sup>1</sup>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20n/2020\\_zt23/baodao/202009/t20200915\\_488008.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20n/2020_zt23/baodao/202009/t20200915_488008.html)（最終閲覧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sup>2</sup>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111/t20211130\\_583564.html](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111/t20211130_583564.html)（最終閲覧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ており、若年層に至っては家庭内でもまったく方言を使わず、標準語しか話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もよく聞かれる。

そうした中、かつては標準語普及の「障壁」のように見なされていた方言に対して、特別な価値が見出され、生活語以外において積極的に受容・活用しようとする新たな動きが中国各地で起きている。例えば、ドラマ・映画・アニメ・音楽・SNSなどで方言を意図的に使用する動きがあり、また方言に経済的価値を見出し活用した「方言グッズ」や「方言景観」も現れはじめている。

日本の社会言語学においては、井上史雄・日高貢一郎らを筆頭に、こうした「方言グッズ」や「方言景観」を題材として、方言が社会の中でどのように活用され、経済活動とどのような結びつきがあるのか、盛んに研究されている（井上 2000、井上ほか 2013）。中国の社会言語学においては、近年、インターネットスラングに関する研究が一つのブームとなっており、その中の題材として方言的要素を取り上げるものもある。しかしながら、こうした「目に見える方言」という方言の新たな形態が出現している一方で、これらの方言表記に関する議論はあまり進んでいない現状がある。

本稿の目的は、中国の方言グッズの一つである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を例として、方言の商業的利用という文脈において方言がどのように表記されているのか、その性質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にある<sup>3</sup>。中国語方言の記述をおこなう場合、研究者は通常「本字」、すなわち文献調査や歴史音韻的考証がなされた漢字で記す。さらに音声表記をする際は、国際音声字母（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以下 IPA）などを用いて客観的に記述する。一方、世間一般に流通している方言グッズでは、専門性や正確さが求められる研究者とは異なり、自由度の高い表記がなされている。そして自由度がある分、そこには製作者の言語観（知覚）や意図が反映されている。こうした方言表記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より、コンテンツを提供する側や享受する側が類似していると感じる音の特徴を明らかにでき、ひいては、言語変化の方向性に関する議論にも貢献できる可能性がある。

筆者は現在、40種類の中国語方言トランプを収集している<sup>4</sup>。この中から常州方

---

<sup>3</sup> 常州は長江三角洲の西、江蘇省東南部に位置する都市で（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員会 1995）、2019年時点では新北区・天寧区・鐘樓区・武進区・金壇区・溧陽市の6つの市轄区があり、市全体の人口はおおよそ382万人、市轄区全体の人口はおおよそ303万人であ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 2020）。

<sup>4</sup> 40種類の内訳は、省・直轄市別で見ると、天津2、河北5、河南11、山東2、江蘇6、湖北1、湖南1、山西1、陝西1、甘肅2、四川5、重慶3である。

言トランプを考察の対象に選んだ理由は、呉語に属する常州方言が非学術的な場面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に表記されるのか、疑問に思ったからである。というのも、呉語は有声音声母（音節頭子音）や入声など古い音韻的特徴を保持しているが、官話（北方方言）ではこうした特徴が消滅しており<sup>5</sup>、官話を基礎として形成された標準語もまた、これらの特徴を持たない。したがって、その字音を以て呉語を音写するとなれば、何かしらの対応策がいることになる。

## 2.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の概要

### 2.1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の構成

本トランプの箱の表面には、上部に「クリエイティブな文化的商品——常州方言」（创意文化产品之常州方言）、中央部に篆書体で書かれた“常州”の二字と製作会社名「窓外視覚出品」が並ぶ（図1）。さらに箱の裏面には、「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は、地域の文化・特徴・感情を受け継ぐユニークな記念品・所蔵品・ギフトです」（常州方言扑克承载着地域文化、特点与情感，是独具特色的纪念品、收藏品和馈赠佳品）と記されている。この記載からも、方言グッズの消費者が中国語方言の専門知識を持たない一般人であることが改めてわかる。

トランプ本体は、52枚の札と2枚のジョーカーから成る。札のレイアウトは、上に標準語の単語（見出し語）と例文、下に対応する常州方言の単語（見出し語）と例文が配置されている。まさに方言そのものが売り物として流通している好例と言えよう。



図1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sup>6</sup>

<sup>5</sup> 北方方言の中でも、山西省を中心として分布する晋語は入声を保持している。

<sup>6</sup> 筆者撮影（撮影日：2021年12月31日）

## 2.2 常州トランプと『常州方言詞典』の対照表

ここでは、常州トランプと『常州方言詞典』（以下、周源・屠国瑞 2011）の方言表記に関する対照表を提示する（表 1）。同定作業にあたっては、常州方言母語話者への聞き取り調査もおこなった<sup>7</sup>。

まず、表 1 におけるナンバリングは、トランプの札の記号や数字とは関連がなく、筆者が語のカテゴリーの類似性に基づいて並び替えたものである。

表の左側には、トランプに記述されている標準語の例文と、これに対応する常州方言の例文を形態素で区切って縦に並べた。トランプに表記されている常州方言は、常州方言の発音を標準語で音写したものである。No.1 を例にすると、「あなたは何を言っているのですか」は、常州方言では [ŋi<sup>45</sup> suə<sup>255</sup> tia<sup>45</sup>] という発音で、常州方言での漢字表記では“你说嗲？”となる。しかし、常州方言話者以外はこの漢字から発音を再現できない。そこで、これに近い音を再現するため、標準語の発音で同音・類音となる漢字を当てて、“尼缩嗲？” [ŋi<sup>35</sup> suo<sup>55</sup> tia<sup>214</sup>] と音写しているのである。音声表記は筆者が付記したもので、声母（音節頭子音）と韻母（母音または母音＋音節末尾子音）は IPA、声調調値は 1（低）から 5（高）までの数字を複数組み合わせることで音の高低を示す「5 度式表記」を用いた。いずれの記述も、黄伯荣・廖序东 2017 : 28, 65, 69, 83-85 に準拠する。連読変調の反映は、-（ハイフン）で示す。例えば 51-53 は、51 が単字調で、53 は変調後の調値を指す。

表の右側には、周源・屠国瑞 2011 における常州方言の記述を併記した。あとがきによれば、この辞書は文献資料を中心に語彙を収集して、さらに新語や現在使用されている話しことばも多く採録し、また常州の旧城における伝統的な音に基づいた音声表記をおこなっている。なお、この辞書では有気音が ['] で表されているが、一律で [h] とする。調値を示す数字に下線を引いているものは、入声音の短促調を表している。調値は周源・屠国瑞 2011 に倣って単字調のみとし、連読変調は表記していない。連読変調に関する分析は、次節 3.1.4 を参照されたい。

表 1 の No.3-2, No.11-3, No.40-4 の語気助詞（文末詞）はおそらく標準語由来のもので、周源・屠国瑞 2011 には収録がなかった。したがって、これらは空欄とする。さらに、No.33, No.47 の標準語の例文は、周源・屠国瑞 2011 や《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編委会 2015 の記述、および常州方言母語話者への聞き取り調査によって、一部正確ではないことがわかった。よって、注をつけて補足する。

<sup>7</sup> 2022 年 1 月 2 日に石川県金沢市内で対面での聞き取り調査をおこなった。対象者は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区出身、1997 年生まれの女性、黄氏である。ここに記して感謝申し上げる。

表1 常州トランプと『常州方言詞典』の対照表

No.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		『常州方言詞典』		
	標準語	常州方言			
1-1	你说什么	尼	ŋi <sup>35</sup>	你	ŋi <sup>45</sup>
1-2		缩	suo <sup>55</sup>	说	suə <sup>255</sup>
1-3		嗲	tiA <sup>214</sup>	嗲	tia <sup>45</sup>
2-1	干什么这样	邹嗲	tsou <sup>55</sup> tiA <sup>214</sup>	做嗲	tsɿu <sup>523</sup> tia <sup>45</sup>
2-2		噶佬	kA <sup>35</sup> lau <sup>214</sup>	介佬	kæ <sup>523</sup> lau <sup>213</sup>
2-3		则	tɿ <sup>35</sup>	则	tsə <sup>255</sup>
3-1	为什么呀	囊外 <sup>8</sup>	nan <sup>35</sup> uai <sup>51</sup>	奈会	næ <sup>45</sup> uæi <sup>523</sup>
3-2		啊	A <sup>1</sup>		
4-1	你想怎样	尼	ŋi <sup>35</sup>	你	ŋi <sup>45</sup>
4-2		响	eiɑŋ <sup>214</sup>	想	siaŋ <sup>45</sup>
4-3		囊佬	nan <sup>35</sup> lau <sup>214</sup>	奈佬	næ <sup>45</sup> lau <sup>45</sup>
5-1	这里风景好	噶得	kA <sup>35</sup> tei <sup>214</sup>	介头	kæ <sup>523</sup> der <sup>213</sup>
5-2		风经	fəŋ <sup>55</sup> teiŋ <sup>55</sup>	风景	fəŋ <sup>55</sup> teiŋ <sup>45</sup>
5-3		耗	xau <sup>51</sup>	好	xau <sup>45</sup>
6-1	那里有位子	够得	kou <sup>51</sup> tei <sup>214</sup>	过头	kɿu <sup>523</sup> der <sup>213</sup>
6-2		有	iou <sup>214</sup>	有	ixu <sup>45</sup>
6-3		外子	uai <sup>51</sup> zi <sup>214</sup>	位子	uæi <sup>24</sup> tsɿ <sup>45</sup>
7-1	我呀	偶	ou <sup>214</sup>	我	ŋɿu <sup>45</sup>
7-2		哇	uA <sup>4</sup>	惑	uə <sup>223</sup>
8-1	是我们吗	斯	sɿ <sup>55</sup>	是	zɿ <sup>24</sup>
8-2		偶古	ou <sup>214-35</sup> ku <sup>214</sup>	我家	ŋɿu <sup>45</sup> ko <sup>55</sup>
8-3		发	fA <sup>55</sup>	哦	va <sup>223</sup>
9-1	你是谁	拟	ŋi <sup>214</sup>	你	ŋi <sup>45</sup>
9-2		斯	sɿ <sup>55</sup>	是	zɿ <sup>24</sup>
9-3		嗲拧	tiA <sup>214-21</sup> ŋiŋ <sup>35</sup>	嗲人	tia <sup>45</sup> ŋiŋ <sup>213</sup>

<sup>8</sup> “囊”は多音字（[nan<sup>55</sup>] / [nan<sup>35</sup>]）であるが、常用されるのは「袋」という語義を持つ[nan<sup>35</sup>]であることから（例：「皮袋」「皮囊」[p<sup>hi</sup>35 nan<sup>35</sup>]）、[nan<sup>35</sup>]として表記する。表1にはこのほかにも多音字が複数存在するが、①常用字音であるかどうか、②音写語との対応関係を考慮した上で、一つの音だけを表記している。

10-1	你们在哪	拟古	ŋi <sup>214-35</sup> ku <sup>214</sup>	你家	ŋi <sup>45</sup> ko <sup>55</sup>
10-2		勒	ly <sup>51</sup>	勒	ləʔ <sup>23</sup>
10-3		哪矮底	na <sup>214-35</sup> ai <sup>214-35</sup> ti <sup>214</sup>	冷开点	lan <sup>45</sup> k <sup>h</sup> æi <sup>55</sup> ti <sup>45</sup>
11-1	他跑了	达	tA <sup>35</sup>	他	da <sup>24</sup>
11-2		堡	pau <sup>214</sup>	跑	bau <sup>213</sup>
11-3		了	ly <sup>4</sup>		
11-4		捞	lau <sup>55</sup>	佬	lau <sup>45</sup>
11-5		勒	ly <sup>51</sup>	哇	li <sup>24</sup>
12-1	他们在玩	打古	tA <sup>214-35</sup> ku <sup>214</sup>	他家	da <sup>24</sup> ko <sup>55</sup>
12-2		勒	ly <sup>51</sup>	勒	ləʔ <sup>23</sup>
12-3		波想	po <sup>55</sup> eiaŋ <sup>214</sup>	孛相	bəʔ <sup>23</sup> siaŋ <sup>523</sup>
13-1	抓小偷	作	tsuo <sup>51</sup>	抓	tso <sup>55</sup>
13-2		色过得	sɿ <sup>51</sup> kuo <sup>51</sup> tei <sup>214</sup>	贼骨头	zəʔ <sup>23</sup> kuəʔ <sup>55</sup> der <sup>213</sup>
14-1	爷爷好	丫丫	ia <sup>55</sup> ia <sup>55</sup>	爷爷	ia <sup>213</sup> ia <sup>213</sup>
14-2		好	xau <sup>214</sup>	好	xau <sup>45</sup>
15-1	奶奶早	轻娘	te <sup>h</sup> iŋ <sup>55</sup> ŋiaŋ <sup>35</sup>	亲娘	ts <sup>h</sup> iŋ <sup>55</sup> ŋiaŋ <sup>213</sup>
15-2		早桑得	tsau <sup>214-21</sup> saŋ <sup>55</sup> tei <sup>214</sup>	早上头	tsau <sup>45</sup> zaŋ <sup>24</sup> der <sup>213</sup>
15-3		好	xau <sup>214</sup>	好	xau <sup>45</sup>
16-1	来妈妈这	来	lai <sup>35</sup>	来	læi <sup>213</sup>
16-2		麻麻	ma <sup>35</sup> ma <sup>35</sup>	姆妈	m <sup>55</sup> ma <sup>55</sup>
16-3		噶类	ka <sup>35</sup> lei <sup>51</sup>	介头	kæ <sup>523</sup> der <sup>213</sup>
17-1	哥哥是好人	勾勾	kou <sup>55</sup> kou <sup>55</sup>	哥哥	kɿu <sup>55</sup> kɿu <sup>55</sup>
17-2		斯	sɿ <sup>55</sup>	是	zɿ <sup>24</sup>
17-3		耗拧	xau <sup>51</sup> ŋiŋ <sup>35</sup>	好人	xau <sup>45</sup> ŋiŋ <sup>213</sup>
18-1	姐姐好漂亮	家家	teia <sup>55</sup> teia <sup>55</sup>	姐姐	tsia <sup>45</sup> tsia <sup>45</sup>
18-2		飘量	p <sup>h</sup> iau <sup>55</sup> liaŋ <sup>51</sup>	漂亮	p <sup>h</sup> iau <sup>45</sup> liaŋ <sup>24</sup>
18-3		到杂	tau <sup>51</sup> tsA <sup>35</sup>	到则	tau <sup>523</sup> tsəʔ <sup>55</sup>
19-1	舅舅结婚了	久久	teiou <sup>214-35</sup> teiou <sup>214</sup>	舅舅	dziɿu <sup>24</sup> dziɿu <sup>24</sup>
19-2		接昏	teie <sup>55</sup> xuən <sup>55</sup>	结婚	teie <sup>55</sup> xuəŋ <sup>55</sup>
19-3		个	kɿ <sup>2</sup>	格	kəʔ <sup>55</sup>
19-4		勒	ly <sup>51</sup>	哇	li <sup>24</sup>
20-1	姑姑好年轻	八八	pa <sup>55</sup> pa <sup>55</sup>	八八	pa <sup>55</sup> pa <sup>55</sup>

20-2		尼庆	ni <sup>35</sup> te <sup>h</sup> iŋ <sup>51</sup>	年轻	ni <sup>213</sup> te <sup>h</sup> iŋ <sup>55</sup>
20-3		到杂	tau <sup>51</sup> tsa <sup>35</sup>	到则	tau <sup>523</sup> tsə <sup>255</sup>
21-1	夫妻过日子	婆老两个	p <sup>h</sup> o <sup>35</sup> lau <sup>214-35</sup> liA <sup>214-21</sup> kɿ <sup>4</sup>	婆佬两个	bɿu <sup>213</sup> lau <sup>45</sup> liaŋ <sup>45</sup> kə <sup>255</sup>
21-2		够	kou <sup>51</sup>	过	kɿu <sup>523</sup>
21-3		捏家	ŋiɛ <sup>55</sup> teiA <sup>55</sup>	日脚	ŋiə <sup>23</sup> teiA <sup>255</sup>
22-1	小孩要听话	小佬	ɛiau <sup>214-35</sup> lau <sup>214</sup>	小佬	siau <sup>45</sup> lau <sup>45</sup>
22-2		要	iau <sup>51</sup>	要	iau <sup>523</sup>
22-3		听唔	t <sup>h</sup> iŋ <sup>55</sup> u <sup>35</sup>	听话	t <sup>h</sup> iŋ <sup>523</sup> fiə <sup>24</sup>
23-1	男孩很帅的	佬小	lau <sup>214-35</sup> ɛiau <sup>214</sup>	老小	lau <sup>45</sup> siau <sup>45</sup>
23-2		省气	ʂəŋ <sup>214-21</sup> te <sup>h</sup> i <sup>51</sup>	神气	zəŋ <sup>213</sup> te <sup>h</sup> i <sup>523</sup>
23-3		忒	t <sup>h</sup> ɿ <sup>51</sup>	忒	t <sup>h</sup> ə <sup>255</sup>
23-4		老	lau <sup>214</sup>	佬	lau <sup>45</sup>
24-1	女孩很乖	女小佬	ny <sup>214-35</sup> ɛiau <sup>214-35</sup> lau <sup>214</sup>	女小佬	ny <sup>45</sup> siau <sup>45</sup> lau <sup>45</sup>
24-2		瓜	kuA <sup>55</sup>	乖	kuA <sup>55</sup>
24-3		忒	t <sup>h</sup> ɿ <sup>51</sup>	忒	t <sup>h</sup> ə <sup>255</sup>
24-4		捞	lau <sup>55</sup>	佬	lau <sup>45</sup>
25-1	你是个傻子	尼	ni <sup>35</sup>	你	ni <sup>45</sup>
25-2		个	kɿ <sup>3</sup>	个	kə <sup>255</sup>
25-3		改 B	kai <sup>214-21</sup> (B)	呆戾	gæi <sup>213</sup> pi <sup>55</sup>
26-1	今天天气好	金早	teij <sup>55</sup> tsau <sup>214</sup>	今朝	teij <sup>55</sup> tsau <sup>45</sup>
26-2	啊	体气	t <sup>h</sup> i <sup>214-21</sup> te <sup>h</sup> i <sup>51</sup>	天气	t <sup>h</sup> i <sup>55</sup> te <sup>h</sup> i <sup>523</sup>
26-3		耗	xau <sup>51</sup>	好	xau <sup>45</sup>
26-4		的	tɿ <sup>1</sup>	得	tə <sup>255</sup>
26-5		哇	uA <sup>1</sup>	惑	uə <sup>23</sup>
27-1	明天见	敏早	min <sup>214-35</sup> tsau <sup>214</sup>	明朝	məŋ <sup>213</sup> tsau <sup>45</sup>
27-2		即	tei <sup>35</sup>	见	tei <sup>523</sup>
28-1	早上天亮了	早起得	tsau <sup>214-35</sup> te <sup>h</sup> i <sup>214-35</sup> tei <sup>214</sup>	早起头	tsau <sup>45</sup> te <sup>h</sup> i <sup>45</sup> dei <sup>213</sup>
28-2		体亮	t <sup>h</sup> i <sup>214-21</sup> lian <sup>51</sup>	天亮	t <sup>h</sup> i <sup>55</sup> lian <sup>24</sup>
28-3		各	kɿ <sup>51</sup>	格	kə <sup>255</sup>
28-4		勒	lɿ <sup>51</sup>	哇	li <sup>24</sup>
29-1	晚上出去	呀莱得	iA <sup>3</sup> lai <sup>35</sup> tei <sup>214</sup>	夜勒头	iA <sup>24</sup> lə <sup>23</sup> dei <sup>213</sup>
29-2		策气	ts <sup>h</sup> ɿ <sup>51</sup> te <sup>h</sup> i <sup>51</sup>	出去	ts <sup>h</sup> uə <sup>255</sup> te <sup>h</sup> i <sup>523</sup>

30-1	时间到了	森光	sən <sup>55</sup> kuaŋ <sup>55</sup>	辰光	zəŋ <sup>213</sup> kuaŋ <sup>55</sup>
30-2		到	tau <sup>51</sup>	到	tau <sup>523</sup>
30-3		料	liau <sup>51</sup>	了	liau <sup>45</sup>
31-1	午休时间到	歇贼	eiɛ <sup>55</sup> tsei <sup>35</sup>	歇昼	eiəʔ <sup>55</sup> tsei <sup>523</sup>
31-2		森光	sən <sup>55</sup> kuaŋ <sup>55</sup>	辰光	zəŋ <sup>213</sup> kuaŋ <sup>55</sup>
31-3		到	tau <sup>51</sup>	到	tau <sup>523</sup>
31-4		料	liau <sup>51</sup>	了	liau <sup>45</sup>
32-1	下雨了没带伞	落与	luo <sup>51</sup> y <sup>214</sup>	落雨	ləʔ <sup>23</sup> y <sup>45</sup>
32-2		勒	ly <sup>51</sup>	哇	li <sup>24</sup>
32-3		么	mɿ <sup>1</sup>	没	məʔ <sup>23</sup>
32-4		达	tA <sup>35</sup>	带	tə <sup>523</sup>
32-5		撒	sA <sup>214</sup>	伞	sə <sup>45</sup>
33-1	打雷不怕 <sup>9</sup>	阵得响	tʂəŋ <sup>51</sup> tei <sup>214-35</sup> eiaŋ <sup>214</sup>	阵头响	dzəŋ <sup>24</sup> der <sup>213</sup> eiaŋ <sup>45</sup>
33-2		粉	fən <sup>214</sup>	勿	fəʔ <sup>55</sup>
33-3		嘍	p <sup>h</sup> u <sup>55</sup>	怕	p <sup>h</sup> o <sup>523</sup>
34-1	外面有雾	哇类	ua <sup>3</sup> lei <sup>51</sup>	外头	ua <sup>24</sup> der <sup>213</sup>
34-2		由	iou <sup>35</sup>	有	ixu <sup>45</sup>
34-3		迷路	mi <sup>35</sup> lu <sup>51</sup>	弥露	mi <sup>213</sup> lu <sup>24</sup>
35-1	花生好吃	长生果	tʂəŋ <sup>35</sup> ʂəŋ <sup>55</sup> kuo <sup>214</sup>	长生果	dzəŋ <sup>213</sup> səŋ <sup>55</sup> kxu <sup>45</sup>
35-2		耗切	xau <sup>51</sup> te <sup>hiɛ</sup> <sup>51</sup>	好吃	xau <sup>45</sup> te <sup>hiəʔ</sup> <sup>55</sup>
36-1	吃肉包子	切	t <sup>hiɛ</sup> <sup>51</sup>	吃	te <sup>hiəʔ</sup> <sup>55</sup>
36-2		尼哦么得	ŋi <sup>35</sup> o <sup>3</sup> mɿ <sup>2</sup> tei <sup>214</sup>	肉馒头	ŋjəʔ <sup>23</sup> mɿ <sup>213</sup> der <sup>213</sup>
37-1	骑脚踏车	字	tsɿ <sup>51</sup>	骑	dzi <sup>213</sup>
37-2		加大促	teia <sup>55</sup> tA <sup>51</sup> ts <sup>h</sup> u <sup>51</sup>	脚踏车	teia <sup>255</sup> da <sup>23</sup> ts <sup>h</sup> o <sup>55</sup>
38-1	维修三轮车	修	eiu <sup>55</sup>	修	sixu <sup>55</sup>
38-2		撒轮促	sA <sup>55</sup> luən <sup>35</sup> ts <sup>h</sup> u <sup>51</sup>	三轮车	sə <sup>55</sup> ləŋ <sup>213</sup> ts <sup>h</sup> o <sup>55</sup>
39-1	在院子里玩	勒	ly <sup>51</sup>	勒	ləʔ <sup>23</sup>
39-2		明堂	miŋ <sup>35</sup> t <sup>h</sup> aŋ <sup>35</sup>	明堂	miŋ <sup>213</sup> daŋ <sup>213</sup>
39-3		勒	ly <sup>51</sup>	勒	ləʔ <sup>23</sup>
39-4		博相	po <sup>35</sup> eiaŋ <sup>51</sup>	孛相	bəʔ <sup>23</sup> siaŋ <sup>523</sup>

<sup>9</sup> “阵得响”すなわち“阵头响”の語義は、“打雷”「雷が鳴る」ではなく、名詞としての「雷」である。



40-1	我的杯子呢	偶	ou <sup>214</sup>	我	ŋɿu <sup>45</sup>
40-2		个	kɿ <sup>4</sup>	格	kəŋ <sup>55</sup>
40-3		拜子	pai <sup>51</sup> tsɿ <sup>1</sup>	杯子 <sup>10</sup>	pæi <sup>55</sup> tsɿ <sup>45</sup>
40-4		那	na <sup>51</sup>		
41-1	膝盖受伤	轻波得 <sup>11</sup>	te <sup>hiŋ</sup> <sup>55</sup> po <sup>55</sup> tei <sup>214</sup>	膝馒头	ts <sup>hiəŋ</sup> <sup>55</sup> mɿ <sup>213</sup> dei <sup>213</sup>
41-2		塞桑	sai <sup>55</sup> saŋ <sup>55</sup>	受伤	zei <sup>24</sup> saŋ <sup>55</sup>
42-1	洗脸洗干净了 <sup>12</sup>	卡面	k <sup>hA</sup> <sup>214-21</sup> mien <sup>51</sup>	揩面	k <sup>hA</sup> <sup>55</sup> mi <sup>24</sup>
42-2		卡 <sup>13</sup>	k <sup>hA</sup> <sup>214</sup>	揩	k <sup>hA</sup> <sup>55</sup>
42-3		哥应	kɿ <sup>55</sup> iŋ <sup>51</sup>	干净	kɿ <sup>55</sup> ziŋ <sup>24</sup>
43-1	洗澡舒服	达叻	tA <sup>35</sup> iou <sup>55</sup>	沐浴	da <sup>24</sup> iəŋ <sup>23</sup>
43-2		下一	eiA <sup>51</sup> i <sup>55</sup>	写意	sia <sup>45</sup> i <sup>523</sup>
44-1	干活很累	邹桑喔	tsou <sup>55</sup> saŋ <sup>55</sup> uo <sup>55</sup>	做生活	tsɿu <sup>523</sup> saŋ <sup>55</sup> uəŋ <sup>23</sup>
44-2		器类	te <sup>hi</sup> <sup>51</sup> lei <sup>51</sup>	吃力	te <sup>hiəŋ</sup> <sup>55</sup> liəŋ <sup>23</sup>
44-3		忒	t <sup>hɿ</sup> <sup>51</sup>	忒	t <sup>həŋ</sup> <sup>55</sup>
44-4		佬	lau <sup>214</sup>	佬	lau <sup>45</sup>
45	走路	波路	po <sup>55</sup> lu <sup>51</sup>	波路	pɿu <sup>55</sup> lu <sup>24</sup>
46-1	出去玩	策气	ts <sup>hɿ</sup> <sup>51</sup> te <sup>hi</sup> <sup>51</sup>	出去	ts <sup>h</sup> uəŋ <sup>55</sup> te <sup>hi</sup> <sup>523</sup>
46-2		博相	po <sup>35</sup> eiaŋ <sup>51</sup>	掬相	bəŋ <sup>23</sup> siaŋ <sup>523</sup>
47-1	睡觉打呼噜	困搞	k <sup>h</sup> uən <sup>51</sup> kau <sup>214</sup>	睡觉	k <sup>h</sup> uən <sup>523</sup> kau <sup>523</sup>
47-2		<sup>14</sup> 当火系	taŋ <sup>55</sup> xuo <sup>214-21</sup> ei <sup>51</sup>	打呵欠	taŋ <sup>45</sup> xoŋ <sup>55</sup> ei <sup>523</sup>
48-1	别胡说八道	佛澳	fo <sup>35</sup> au <sup>51</sup>	勳	fiau <sup>523</sup>
48-2		乱无三期	luan <sup>51</sup> u <sup>35</sup> san <sup>55</sup> te <sup>hi</sup> <sup>55</sup>	卵话三千	lɿ <sup>45</sup> ho <sup>24</sup> sæ <sup>55</sup> ts <sup>hi</sup> <sup>55</sup>

<sup>10</sup> “杯”は周源・屠国瑞 2011 に記載がなかったため、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 : 131 の音節表に記された音価を参考に補完した。

<sup>11</sup> 《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编委会 2015 : 29, 77, 125 によれば、「ひざ」の語形および音声形式は地区によって異なり、城区（旧市街地）では“膝馒头” [te<sup>hiəŋ</sup><sup>21</sup> mɿ<sup>1</sup> dei<sup>13</sup>]、金壇では“膝头盘” [te<sup>hiəŋ</sup><sup>23</sup> dei<sup>2</sup> by<sup>24</sup>]、溧陽では“膝婆头” [te<sup>hiəŋ</sup><sup>23</sup> bə<sup>2</sup> dei<sup>24</sup>] とある。トランプ表記の第二音節“波”の声母は両唇破裂音であるから、城区ではなく、溧陽の発音を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が高い。

<sup>12</sup> 常州方言母語話者への聞き取りによれば、“揩面”は顔を「洗う」というよりも「拭く」の意味合いがあるらしい。実際、周源・屠国瑞 2011 : 184 においても、動詞単独での“揩”は「(台などを) 拭く」と記されている。

<sup>13</sup> 実際には、“卡卡”と動詞重ね型で表記されている。

<sup>14</sup> “当火系”すなわち“打呵欠”の語義は、“打呼噜”「いびきをかく」ではなく、「あくびをする」である。

49-1	小孩很懂事	小佬	ɛiau <sup>214-35</sup> lau <sup>214</sup>	小佬	siau <sup>45</sup> lau <sup>45</sup>
49-2		动请得	tun <sup>51</sup> te <sup>h</sup> ij <sup>214-35</sup> tei <sup>214</sup>	懂清头	ton <sup>45</sup> ts <sup>h</sup> ij <sup>55</sup> dei <sup>213</sup>
50-1	做事不能马	邹斯词	tsou <sup>55</sup> sɿ <sup>55</sup> ts <sup>h</sup> i <sup>35</sup>	做事体	tsɿu <sup>523</sup> zɿ <sup>24</sup> t <sup>h</sup> i <sup>45</sup>
50-2		佛奥	fo <sup>35</sup> au <sup>51</sup>	麴	fi <u>au</u> <sup>523</sup>
50-3	虎	擦烂唔	ts <sup>h</sup> a <sup>55</sup> lan <sup>51</sup> u <sup>35</sup>	拆烂污	ts <sup>h</sup> a <sup>255</sup> læ <sup>24</sup> u <sup>55</sup>
51-1	这样行的	噶老	ka <sup>35</sup> lau <sup>214</sup>	介佬	kæ <sup>523</sup> lau <sup>213</sup>
51-2		则	tsɿ <sup>35</sup>	则	tsə <sup>255</sup>
51-3		扣以	k <sup>h</sup> ou <sup>51</sup> i <sup>214</sup>	可以	k <sup>h</sup> ɿu <sup>45</sup> i <sup>55</sup>
51-4		各	kɿ <sup>51</sup>	格	kə <sup>255</sup>
52-1	不行的	佛澳	fo <sup>35</sup> au <sup>51</sup>	麴	fi <u>au</u> <sup>523</sup>
52-2		给	kei <sup>214</sup>	格	kə <sup>255</sup>

### 3.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の表記上の特徴

表1で概観したように、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と周源・屠国瑞2011では、表記されている漢字がほとんど一致しない。その理由は、方言を表記する目的や用途がそれぞれ異なるためである。

以下では、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の表記上の特徴について、項目ごとに例を挙げながら分析を進める。その際にポイントとなるのは、①標準語と音韻体系が異なる方言を漢字で音写する場合、どのような対処をしているのか、②商業的コンテンツとして成立させるために、どのような表記上の工夫をしているのかの2点である。

#### 3.1 標準語と音韻体系が異なる方言の表記

##### 3.1.1 有声音声母をどう反映しているのか

詹伯慧1981=1983:145は呉語に共通する音声特色の一つとして、「古代の有声閉鎖音、有声破擦音、有声摩擦音声母、b-、d-、g-、dz-、dz-、z-、z-、v-、fi-を、比較的完璧に保存している」ことを挙げており、伝統的な常州方言もこれに該当する。

有声音を声母に持つ字の表記方法として最も多かったのは、無声音で対応させ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すなわち、調音位置や調音方法の共通性はそのままに、[b] > [p]、[d] > [t]、[g] > [k]、[z] > [s]、[v] > [f] と変換している。有声破擦音 [dz] は、無声破擦音 [tɕ] または無声閉鎖音 [ts] で対応させている(表2)。

表2 有声音声母に関する項目（無声音への変換）

No.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	『常州方言詞典』	語義
11-2	堡 [pau <sup>214</sup> ]	跑 [bau <sup>213</sup> ]	走る
11-1	达 [ta <sup>35</sup> ]	他 [da <sup>24</sup> ]	彼
25-3	改 [kai <sup>214-21</sup> ] B <sup>15</sup>	呆屁 [gæi <sup>213</sup> pi <sup>55</sup> ]	バカ
8-1	斯 [sɿ <sup>55</sup> ]	是 [zɿ <sup>24</sup> ]	～である
8-3	发 [fa <sup>55</sup> ]	哦 [va <sup>223</sup> ]	疑問の語気詞
19-1	久久 [tɕiou <sup>214-35</sup> tɕiou <sup>214</sup> ]	舅舅 [dzixu <sup>24</sup> dzixu <sup>24</sup> ]	母方のおじ
37-1	字 [tsɿ <sup>51</sup> ]	骑 [dzi <sup>213</sup> ]	乗る、跨る

二つ目の方法は、声母を持たない、いわゆる「ゼロ声母」で対応させ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該当するのは、表3に挙げた4例である。まず、No.22-3とNo.48-2に共通する“話” [ho]は、表記されている漢字こそ二通りあるものの、当てられている音はいずれも [u] である。また、No.42-3 “浄” [ziŋ] は [iŋ]、No.7-1 “我” [ŋxu] は [ou] というように、いずれも標準語では声母を持たない字を当てている。おそらくトランプの製作者は、一部の有声音について母音に近い音であると受け取ったのであろう。

表3 有声音声母に関する項目（ゼロ声母への変換）

No.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	『常州方言詞典』	語義
22-3	听唔 [tʰiŋ <sup>55</sup> u <sup>35</sup> ]	听话 [tʰiŋ <sup>523</sup> ho <sup>24</sup> ]	言うことを聞く
48-2	乱无三期 [luan <sup>51</sup> u <sup>35</sup> san <sup>55</sup> tɕhi <sup>55</sup> ]	卵话三千 [lɿ <sup>45</sup> ho <sup>24</sup> sæ <sup>55</sup> tɕhi <sup>55</sup> ]	でたらめを言う
42-3	哥应 [kɿ <sup>55</sup> iŋ <sup>51</sup> ]	干净 [kɿ <sup>55</sup> ziŋ <sup>24</sup> ]	きれい、清潔
7-1	偶 [ou <sup>214</sup> ]	我 [ŋxu <sup>45</sup> ]	私

<sup>15</sup> アルファベットの B は、女性器を意味する“屁” [pi<sup>55</sup>] を音写したもので、“～屁”はいずれも英語の F ワードに相当する。例にある“呆屁” [gæi<sup>213</sup> pi<sup>55</sup>] は「バカ」という意味で、ほかにも“老屁” [lau<sup>45</sup> pi<sup>55</sup>]（成人女性を罵ることば）、“木屁” [mo<sup>223</sup> pi<sup>55</sup>]（バカ）、“牛屁” [ŋixu<sup>213</sup> pi<sup>55</sup>]（嘘つき）などがある（周源・屠国瑞 2011 : 205, 249, 279）。アルファベットで表すのは、現代中国語における外来語の訳語法ではよく見られる手法である。例えば、「カラオケ」は“K 歌”（“卡拉 OK”）、「USB メモリ」は“U 盤”となる（史有为 2019 : 1507, 1560）。

### 3.1.2 声母の尖団の区別をどう反映しているのか

詹伯慧 1981=1983 : 147 は、北部呉語の音声特徴として、「大部分の地点で尖団音を区別する」ことを挙げている。中村 2010 : 1 は漢語における声母の尖団の区別について、「後期近世音の重要なトピックの一つ」と述べ、次のように説明する。

これはピンインの「j」「q」「x」で表記される音が、明代以前には二系列の異なる音声であったのが、清代中期以降にその区別を失って合流したものである。その二系列のうち一方を「尖音」、他方を「団音」という。伝統的な韻図の枠組みで言えば、「尖音」が「齒音」、そして「団音」が「牙喉音」に相当する。

周源・屠国瑞 2011 : 2 によると、「老年層の話す常州方言は、声母において尖団音を区別する。一般的に、中古音の“精清従心邪”組字が齊齒呼・撮口呼の前では [ts] [tsʰ] [s] で発音される」<sup>16</sup>とある。つまり、古い音韻体系では尖音 [tsi-] [tsʰi-] [si-] と団音 [tei-] [teʰi-] [ei-] の区別を保有している。

しかしながら、「半世紀近くにわたる標準語普及の影響により、尖音は次第に団音へと変化し、現在では 60 歳以下の世代において尖音はすでに消失している」<sup>17</sup>（周源・屠国瑞 2011 : 504）。この点を考慮すると、トランプの方言表記において本来尖音で発音されるものが団音で音写されているのは、一つにはもちろん、標準語では尖音を書き表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いった表記上の制限が関係している（表 4）。しかしその一方で、そもそも現代の中年層・若年層ではすでに老年層の音韻的特徴が消失していることから、音声変化の実態を反映しているためとも考えられる。トランプの製作者の年齢が若ければ、その可能性はより高くなる。

表 4 声母の尖団に関する項目

No.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	『常州方言詞典』	語義
18-1	家家 [teia <sup>55</sup> teia <sup>55</sup> ]	姐姐 [tsia <sup>45</sup> tsia <sup>45</sup> ]	姉
49-2	动请得 [tuŋ <sup>51</sup> teʰiŋ <sup>214-35</sup> tei <sup>214</sup> ]	懂清头 [toŋ <sup>45</sup> tsʰiŋ <sup>55</sup> dei <sup>213</sup> ]	物分かりが良い
4-2	响 [ciaŋ <sup>214</sup> ]	想 [siaŋ <sup>45</sup> ]	～したい

<sup>16</sup> 原文：老常州人说的常州方言声母分尖団音。一般是“精清从心邪”组在齐、撮口音前读成 [ts]、[tsʰ]、[s]。

<sup>17</sup> 原文：（常州方言本来是尖団音分明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受普通话的影响，尖音逐步团化，现在六十岁以下人群中已经没有尖音了（，在老年人群中尚有部分尖音存在。）

### 3.1.3 入声をどう反映しているのか

再び、詹伯慧 1981=1983 : 146 を参照すると、呉語に共通する音声的特徴の一つとして、入声を保存している点を挙げており、「旧入声字の韻尾-p, -t, -k は合併して声門閉鎖音韻尾-ʔになっている」と説明している。常州方言もこの特徴に合致する。

ではこの入声音について、トランプの製作者はどのように解釈して表記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と、一つには、声門閉鎖音韻尾 [-ʔ] を除いた音に対応する漢字を当てている。表 5 で挙げた 3 例について、トランプ表記と周源・屠国瑞 2011 の記述を比較してみると、母音の開口度や舌の位置に若干の違いはあるものの、声門閉鎖音韻尾を除くことで、両者の音価はほぼ一致する。

大西 2020 : 88 は、呉語における入声の音韻学的特性として挙げられる声門閉鎖音について、趙元任 1928 や袁家驊 1983 といった先行研究をもとに、「声門閉鎖音は（中略）複音節語の非音節末の位置では現れない」「単独で強く読まれる時に限って顕著に現れ、それ以外の時は、咽頭筋肉の緊張や軽い声門閉鎖といった咽頭化（glottalization）が現れる」と概括している。声門閉鎖音にしても、咽頭化にしても、具体的な音を伴うわけではないことを踏まえれば、入声の音声的特徴をある意味「無視」した表記になるのも頷ける。

表 5 入声に関する項目（声門閉鎖音韻尾の削除）

No.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	『常州方言詞典』	語義
1-2	縮 [suo <sup>55</sup> ]	说 [suəʔ <sup>55</sup> ]	話す
21-3	捏家 [ɲie <sup>55</sup> teiA <sup>55</sup> ]	日脚 [ɲiəʔ <sup>23</sup> teiAʔ <sup>55</sup> ]	日々
43-1	达呦 [tA <sup>35</sup> iou <sup>55</sup> ]	汰浴 [dA <sup>24</sup> iəʔ <sup>23</sup> ]	沐浴をする

二つ目の方法は、下降調を当て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上述の大西 2020 : 89 は、呉語における入声の一般的認識について、「短（短時）と促（促音）の 2 つの特性でもって認識されることが多い」と説明する。殷北华 1999 : 17 もまた、「入声は持続時間が短いため、専門家でなければピッチの高さには反応が遅れる。しかし、入声に共通する「促調」に対しては敏感である。」<sup>18</sup>と述べている。表 1 の表記を観察すると、入声音全体の三分の一以上が標準語の第 4 声（下降調）で音写されているのが読み取れる。つまり、こうした「短く消えゆく音」が、学術的に正確かどうか

<sup>18</sup> 原文：入声由于时值短，一般不是专业人员对其不同的音高反映较迟纯，但对于它们所共有的“促调”是敏感的。

は別として、一般には下降調に近い音として「聞こえ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

表6では、入声音の表記として標準語の第4声を当てている例を4つ挙げた。特に注目すべきは、No.35-2とNo.44-2において、“吃”に対応する漢字表記がそれぞれ異なる点である。これはちょうど、音節末と非音節末の違いの現れであると解釈できる。すなわち、No.35“长生果好吃”の“吃”は音節末かつ文末で、比較的はっきりとした発音となるため、二重母音 [iəʔ] の音を拾った結果、韻母 [iɛ] を持つ“切”を当てた。一方、No.44“做生活吃力忒咯”の“吃”は非音節末の短促調であるために母音弱化が起きており、結果、韻母 [i] を持つ“器”を当て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本字にとらわれないレベルでの方言表記だからこそ、製作者の聴覚的印象がストレートに反映されている。

表6 入声に関する項目（第4声への変換）

No.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	『常州方言詞典』	語義
13-2	色过得 [sɿ <sup>51-53</sup> kuo <sup>51</sup> tei <sup>214</sup> ]	贼骨头 [zəʔ <sup>23</sup> kuəʔ <sup>55</sup> der <sup>213</sup> ]	どろぼう
29-2	策气 [ts <sup>h</sup> ɿ <sup>51</sup> te <sup>h</sup> i <sup>51</sup> ]	出去 [ts <sup>h</sup> uəʔ <sup>55</sup> te <sup>h</sup> i <sup>523</sup> ]	出かける
35-2	耗切 [xau <sup>51</sup> te <sup>h</sup> iɛ <sup>51</sup> ]	好吃 [xau <sup>45</sup> te <sup>h</sup> iəʔ <sup>55</sup> ]	美味しい
44-2	器类 [te <sup>h</sup> i <sup>51</sup> lei <sup>51</sup> ]	吃力 [te <sup>h</sup> iəʔ <sup>55</sup> liəʔ <sup>23</sup> ]	苦勞する

### 3.1.4 声調調値をどう反映しているのか

標準語の声調は、第1声（55）、第2声（35）、第3声（214）、第4声（51）の4つである。一方、常州方言の声調は7つあり、第1声（55）、第2声（213）、第3声（45）、第5声（523）、第6声（24）、第7声（55）、第8声（23）となる<sup>19</sup>。ただし、実際の発話は連続変調が反映されることから、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が音写しているのは、一字一字の単字調ではなく、語句全体のピッチやアクセント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

では、実際にいくつか例を見ていきたい。表7では、汪平1988をもとに再構成した連続変調後の調値を反映させている<sup>20</sup>。三文字の組み合わせにおいて、変調後の調値が0となっているものは、低く弱く発音されることを示す。

<sup>19</sup> 記述は周源・屠国瑞 2011 に準じる。第4声为空いているのは、中古音の四声である平声・上声・去声・入声とそれぞれ対応させるため、奇数は声母が「陰（清音）」、偶数は「陽（濁音）」を表す。第7声と第8声は入声であるため、調値の下に短促調を示す線を引いている。

<sup>20</sup> 汪平1988では、陽平すなわち第2声の単字調を13と記述している。

まず、No.43-1 および No.39-4 では、第一音節に標準語で第2声の“込”や“博”を置くことによって、第一音節から第二音節にかけてピッチが上昇する様子を再現している。No.6-1 はその逆で、第一音節に標準語で第4声の“够”を置くことによって、第一音節から第二音節にかけてピッチが下降する様子を再現している。No.15-2 や No.50-3 のような三文字の場合も、おおよそ周源・屠国瑞 2011 が示す音価を再現できている。

表7 声調調値に関する項目

No.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	『常州方言詞典』	語義
43-1	込呦 [tɑ <sup>35</sup> iou <sup>55</sup> ]	沐浴 [dɑ <sup>24-11</sup> iɔ <sup>23-24</sup> ]	沐浴をする
39-4	博相 [po <sup>35</sup> eiaŋ <sup>51</sup> ] <sup>21</sup>	孛相 [bə <sup>23-22</sup> siaŋ <sup>523-42</sup> ]	遊ぶ
6-1	够得 [kou <sup>51</sup> tei <sup>214</sup> ]	过头 [kɿu <sup>523-55</sup> dei <sup>213-23</sup> ]	あそこ
15-2	早桑得 [tsau <sup>214-21</sup> saŋ <sup>55</sup> tei <sup>214</sup> ]	早上头 [tsau <sup>45-44</sup> zaŋ <sup>24-55</sup> dei <sup>213-0</sup> ]	朝
50-3	擦烂唔 [ts <sup>ha</sup> 55 lan <sup>51</sup> u <sup>35</sup> ]	拆烂污 [ts <sup>h</sup> a <sup>255</sup> læ <sup>24-42</sup> u <sup>55-0</sup> ]	いい加減、大雑把
5-1	噶得 [kɑ <sup>35</sup> tei <sup>214</sup> ]	介头 [kæ <sup>523-55</sup> dei <sup>213-23</sup> ]	ここ

一方で、調値があまり一致しないものも多く見受けられる。例えば、No.5-1 場所詞「ここ」を意味する“介头”のピッチは「高55低23」であるが、トランプ表記の“噶得”[kɑ<sup>35</sup> tei<sup>214</sup>]はそれを再現できているとは言い難い(表7)。ところが視点を変わると、同じ呉語に属する上海語の発音では“帮搭”[gə<sup>211</sup> tɑ<sup>223</sup>]または“帮搭”[gə<sup>211</sup> dɿ<sup>23</sup>]であるため(钱乃荣ほか2007:287)、第一音節から第二音節にかけてピッチが上昇する。つまり、トランプ表記の“噶得”(上昇調+下降上昇調)と比較的一致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この点を踏まえると、この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の製作者は、少なくとも周源・屠国瑞2011が採用した「常州の旧城における伝統的な音」の持ち主ではなく、年齢や環境などの要因で上海語寄りの発音となっ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ない。声調調値についてはほかにも検討すべき要素が多く残っているが、そうした問題は今後の課題としたい。

<sup>21</sup> No.39-4 および No.46-2 では“博相”と表記されているが、No.12-3 では同一の語が“波想”と表記されている。両者の表記上の違いについては不明点が多いため、今後の課題としたい。

### 3.1.5 分音による表記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の中には、「分音語」を作る要領で常州方言の発音を表記したのももあった。「分音語」について、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2012 : 122 は以下のよう  
に定義している。

漢語方言において反切造語法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る語の一種。通常は、一つの音節を二つの音節に分け、声母の後ろには弱化韻母、韻母の前には側面音や流音などの声母を挿入することで、二音節語を形成する。<sup>22</sup>

例えば、表 8 の No.36-2 “尼哦么得”は、標準語の音韻体系で常州方言の“肉”  
[ŋioʔ<sup>23</sup>]を表すために、“尼哦”[ŋi<sup>35</sup> o<sup>3</sup>]と二つの音節に分けて表記している。た  
しかにこれらを続けて発音すれば、[ŋioʔ<sup>23</sup>]を再現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No.48-1 “佛澳”や No.50-2 “佛奥”もまた、分音の事例と考えられるもので、“勳”  
[fiaw<sup>523</sup>]を二つの音節に分けて表記している。ただし、“勳”は元々“勿”[fəʔ<sup>55</sup>]  
と“要”[iauw<sup>523</sup>]が合わさって一音節となった「合音語」である(周源・屠国瑞 2011 :  
110)。したがってこの場合は、単純に“勿”[fəʔ<sup>55</sup>]を“佛”[fo<sup>35</sup>]、“要”[iauw<sup>523</sup>]  
を“澳/奥”[au<sup>51</sup>]で音写しただけとも考えられる<sup>23</sup>。

表 8 分音に関する項目

No.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	『常州方言詞典』	語義
36-2	尼哦么得 [ŋi <sup>35</sup> o <sup>3</sup> mɤ <sup>2</sup> tei <sup>214</sup> ]	肉馒头 [ŋioʔ <sup>23</sup> mɤ <sup>213</sup> der <sup>213</sup> ]	肉まん
48-1	佛澳 [fo <sup>35</sup> au <sup>51</sup> ]	勳 [fiaw <sup>523</sup> ] (勿要 [fəʔ <sup>55</sup> iauw <sup>523</sup> ])	否定詞 ～するな
50-2	佛奥 [fo <sup>35</sup> au <sup>51</sup> ]		

<sup>22</sup> 原文：汉语方言里利用反切方式构词而形成的一类词语。通常一个音节分裂为两个音节，在声母后插入一个弱化韵母，韵母前面插入边音、流音等声母，形成两个音节的词语”

<sup>23</sup> それでもなお、筆者が“佛澳/奥”を分音の事例として挙げた理由は、表 1 の No.33-2 では“勿”[fəʔ<sup>55</sup>]が“粉”[fən<sup>214</sup>]で表記されており、製作者が一音節の“勿”[fəʔ<sup>55</sup>]とは異なる音色を感じ取っていた可能性を考慮したためである。もう 1 点補足すると、“勳”[fiaw<sup>523</sup>]は“髻”[fauw<sup>55</sup>]であるかもしれない。“髻”[fauw<sup>55</sup>]は“勿”[fəʔ<sup>55</sup>]と“好”[xauw<sup>45</sup>]の合音語であり(周源・屠国瑞 2011 : 103)、韻母の類似性から言えば、むしろこちらのほうがトランプ表記の“佛澳/奥”[fo<sup>35</sup> au<sup>51</sup>]に近い。文脈的にはどちらで取ることもできる。ただ、“澳/奥”の声調が下降調であることから、“勳”[fiaw<sup>523</sup>]と解釈するのが妥当と判断した。



## 3.2 商業的コンテンツとして成立させるための工夫

### 3.2.1 意図的に創造する「面白さ」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における方言表記の特徴としてさらに挙げたいのは、商業的利用ゆえに、字面から得られる「見た目の面白さ」を考慮している点である。

例えば No.1-1 をはじめとして、「あなた」を指す“你”が“尼”で表記されている。これはもちろん、常州方言の [ŋi<sup>45</sup>] を、標準語で [ŋi<sup>35</sup>] と発音する“尼”で写し取った結果でもあるが、漢字は表語文字であるから、“尼”と見た瞬間、尼僧のイメージが頭に浮かび、コミカルな描写へと一転する<sup>24</sup>。

表9 言葉遊びに関する項目

No.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	『常州方言詞典』	語義
1-1	尼 [ŋi <sup>35</sup> ]	你 [ŋi <sup>45</sup> ]	あなた
15-1	轻娘 [te <sup>h</sup> iŋ <sup>55</sup> ŋiaŋ <sup>35</sup> ]	亲娘 [ts <sup>h</sup> iŋ <sup>55</sup> ŋiaŋ <sup>213</sup> ]	祖母
26-1	金早 [teiŋ <sup>55</sup> tsau <sup>214</sup> ]	今朝 [teiŋ <sup>55</sup> tsau <sup>45</sup> ]	今日
34-3	迷路 [mi <sup>35</sup> lu <sup>51</sup> ]	弥露 [mi <sup>213</sup> lu <sup>24</sup> ]	霧
37-2	加大促 [teiA <sup>55</sup> tA <sup>51</sup> ts <sup>h</sup> u <sup>51</sup> ]	脚踏车 [teia <sup>?</sup> 55 da <sup>?</sup> 23 ts <sup>h</sup> o <sup>55</sup> ]	自転車

こうした「変換」は、もちろん製作者が意図的におこなったものである。標準語の例文を併記していることから、製作者は「正しい」表記が“你”であることは当然わかっている。しかし、「正しく」表記してしまえば、それは標準語と同一語形となり、見た目では差別化が図れず、「商品」として成立しなくなってしまう。

続けてほかの例も見ていきたい(表9)。No.15-1「祖母」を意味する“亲娘”は“轻娘”と表記されている。-ng 韻尾を反映させるために“轻”[te<sup>h</sup>iŋ<sup>55</sup>]を当てているのは、音声的側面から見ても理にかなっているが(“亲”は標準語で[te<sup>h</sup>in<sup>55</sup>])、同時に“轻”が持つ語義の効果によって、「(祖母なのに)若い女性」「体重が軽い女性」「軽薄な女性」などを連想させる面白さがある。No.26-1に至っては、“今”と“金”は標準語においていずれも[tein<sup>55</sup>]と発音され、本来であれば変換する理由はない。音声的な一致度を追求するためには、No.15-1のように-ng 韻尾を反映さ

<sup>24</sup> 並行的事例として、例えば空耳現象をバラエティ番組に昇華させた「空耳アワー」(テレビ朝日系列のバラエティ番組『タモリ倶楽部』内のコーナー)が挙げられよう。番組では、日本語との音声的な類似性から起こる外国語歌詞の空耳フレーズを取り上げ、そのフレーズに合った描写を再現したコミカルな映像を流している。三間 2014 では、「空耳アワー」における音の類似性と弁別素性について分析している。

せた [tɕiŋ<sup>55</sup>] を音価とする漢字を探す必要がある（“京”、“精”など）。それをあえて“金”を当てるあたりに、お金への執着や縁起担ぎの意図を感じるのは筆者だけであろうか。

多くの表記の中でも「傑作」だと思わず唸ったのは、まず No.34-3「霧」を“迷路”と当てたことである。霧が深ければ「道に迷う」というように、当て字が語義とリンクしている。ちなみに、No.34-2で「いる・ある」が“由”で表記されているのは、常州方言の発音 [ixu<sup>45</sup>] を標準語の“由” [iou<sup>35</sup>] で音写したためと考えられるが、No.6-2では同じ「いる・ある」が“有” [iou<sup>214</sup>] で表記されている。これはおそらく、後ろの目的語 No.6-3“外子”（婚外子）と合わせて、「婚外子がいる」というギャグに転化させるためだと解釈できる。

さらに No.37-2「自転車」は、“加大促”（大きく（力を）加えて（走行を）促す）とすることで、自転車の特性をうまく形容している。もちろん、音声的にも常州方言の発音にきちんと対応している。[tsʰu] という字音を持つ漢字がほかにある中で、わざわざ“促”を選んでいるところに、製作者の意図を感じる。

これまで見てきた方言の音写方法は、外来語や外国の地名・人名の音訳表記に通ずるものがある。高名凱・刘正焱 1958=1988:177-215 は、「現代中国語における外来語の造語方法」について、①一般原則、②音声上の造語方法、③語彙上の造語方法、④文法上の造語方法、といった各方面から分析をおこなっている。例えば、「英語原語の唇歯摩擦音 [f] と [v] は、それに対応する現代中国語外来語では、一般ケースとして、すべて [f] となっている（例：volt—[vɔlt] > 伏特—[fú-t'ə̀]）」といった記述があり（高名凱・刘正焱 1958=1988:189）、これはそのまま 3.1.1 の分析結果と一致する。また、有名な“可口可乐”（コカ・コーラ）のように、音と意味を兼ね備えた訳語の例も想起される。

### 3.2.2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媒体とした方言表記の定着

以上で見たような、あえて「正しい」表記をせずに別の字を当てる手法は、ネットスラングから発想を得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中国が正式にインターネットに加入したのは 1994 年 4 月 20 日とされ（自治体国際化協会 2013）、その後インターネットが一般に普及すると、様々なネットスラングが生まれた。その際に一つのパターンとなったのが、各地の方言音の類似性を利用した言葉遊び（homophony）や方言語彙の取り込みである。

方言由来のネットスラングに関する先行研究は、曾海苹 2009 を皮切りとして複

数の報告がある。侯超 2013 : 65 は、パソコンや携帯電話によるピンイン（中国式ローマ字）の誤変換から生まれる面白さが、新しさを求める若者たちの間で流行したと述べている。例えば、長江以南の広い地域では [f] と [h] を音素として区別しない（曹志耘 2008 : 语音 053）。そのため、南方方言を母語とする人は、「好き」“喜欢” xǐhuan [çi<sup>214-21</sup> xuan<sup>4</sup>] をピンイン入力しようとする、打ち間違えて、「おかゆ」“稀饭” xīfàn [çi<sup>214-21</sup> fan<sup>51</sup>] と表示されてしまうことが起こり得るのである。

表 1 のうち、例えば、一人称「私」を意味する No.7-1 “偶” は代表的なネットスラングで、汪磊 2012 : 101 には「方言に由来する“我”のユーモアな形式」<sup>25</sup>との記述がある。侯超 2013 : 64 は、“偶”が台湾発祥である可能性を指摘している。“偶”は“我”と発音が似ているにも関わら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1989 : 42, 212）、その語義は「偶数」や「偶像（アイドル）」というもので、“我”とのギャップを感じさせる面白さがある。トランプにこの表記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のは、もちろん常州方言の音声的な反映を前提としているが、こうしたインターネットを媒体とした方言表記の定着が、その他の方言コンテンツにも流れ込んでいることの証とし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 4. 趙元任による方言記述に関する提言

ところで、常州方言研究の先駆者と言え、著名な言語学者で自身も常州出身の趙元任である。趙元任 1954 は、方言記述における漢字の効用について、「記録者と読者が（内容を）理解する上で便利であり、（方言を記録するための）正当かつ科学的なツールである」<sup>26</sup>と述べた上で（趙元任 1954 : 118）、調査者が方言を記述する際の基本原則を 10 挙げている。本節では、この中から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の方言表記と特に関連があるものを取り上げて分析を進めたい。

原則 1 : 国音あるいはいかなる地域の方言音を以て別の地域の音を表記してはならない。<sup>27</sup>（趙元任 1954 : 119）

趙元任はまずこれを最も重要な原則として挙げているが、本稿で見てきたように、

---

<sup>25</sup> “我”の方言諧趣形式。

<sup>26</sup> 原文：記録方言時候用漢字來記錄，不但是給記錄者跟讀者了解上的方便，並且是加一種又正當又科學的記錄工具。

<sup>27</sup> 原文：萬不能拿一個字的國音或任何地方的方音來標別一處的音。

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は標準語の発音に基づいて常州方言を記述しているため、この原則は守られていないことになる。ただ、身近なところで言えば、先に挙げた外来語の音訳表記の例もあるし、さらに歴史的に遡れば、明清期に編纂された漢語と外国語の対訳辞書『華夷訳語』のように、漢字の当て字によって発音を示した前例も存在する。誰しもが標準語の使い手となった現代において、一般レベルで方言を記述する需要が生まれれば、こうした音写方法を取るのはいわば必然と言える。

一方で、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の記述は、ある意味、趙元任の意向に合致する部分も存在する。

原則 7：当て字を避けない。まず決めるべきは、ことばをどう記述するかという問題で、本字を求めるのは二の次である以上、予想される本字や国語古語の用いる字音が適当でない場合は一旦保留として、まずは音声的に比較的合致した当て字を書く<sup>28</sup>（趙元任 1954：122）

原則 7 では、本字を探求する意義を認めているものの、実際の音声から離れた記述はおこなうべきではないとしている。例に挙げているのは、北京方言で「告げる、知らせる」を意味する“告诉”<sup>29</sup>で、言語データの記録という役割を果たすためには、“告愬<sub>鼻尾（鼻音韻尾）</sub>”や“告愬<sub>音送（実際の音は“送”）</sub>”のように注記するか、あるいは直接“告送”と音写することを推奨している。周源・屠国瑞 2011：7 は、実際に原則 7 を適用して、「父親の姉妹、おばさん」を“八八”[pa<sup>255</sup>pa<sup>255</sup>]と表記している。面白いことに、常州方言トランプ No.20-1 においても「父親の姉妹、おばさん」が“八八”と表記されているが（表 1）、これは [pa<sup>255</sup>pa<sup>255</sup>] を標準語の“八”[pa<sup>55</sup>] で音写したためである。

原則 10：音韻体系が明白でない方言は、最も簡単な字音の漢字で書く<sup>30</sup>（趙元任 1954：124）

原則 10 も原則 7 に通ずるところがあり、まずは音を忠実に記録することの必要性を説いている。趙元任が例に挙げているのは、北京方言で第 2 声 + 第 3 声の新語

<sup>28</sup> 原文：不避白字。既然先決問題為記言，後決問題為求本字，那麼如果猜想的本字或是國語古語所用字的音不想當，最好暫擦在一邊，先寫一個音較合式的白字，…

<sup>29</sup> 標準語では gào su であるが、北京方言では gào song と音変化が起きている。（徐世榮 1990：144）

<sup>30</sup> 原文：在本地音韻地位不明白的言，用最簡單的字音的字來寫它。

が現れた場合、それが正真正銘の第2声+第3声なのか、それとも第3声+第3声の連読変調の結果なのかは、第一音節が何に由来するものなのかわからなければ判断できない、というもので、その場合はひとまず第2声で記述しておくのが良いと述べている。前節 3.1.4 で見たように、連読変調後のピッチを反映した方言トランプの記述は、この点で実によく処理したものと言えるだろう。

## 5. おわりに

以上本稿では、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を例として、方言の商業的利用という文脈において方言がどのように表記されているのかを分析した。その方法とは、漢字を用いた標準語の発音に基づく方言音の音写であり、そこでは標準語と音韻体系が異なる常州方言の発音を再現するための様々な工夫がなされていた。こうした方法は、中国語が漢字を基本とする言語であるために採ら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ものであるが、しかしそれによって、日本語の方言グッズでは疎かになっている「音声の再現」に大きな注意が払われていた。この点は、日中の方言グッズを比較する際に注目されて良いだろう。当て字の選択においては、声母・韻母・声調の総合的な音の類似性を元にしつつ、商業的コンテンツとして成立させるための言葉遊び的な要素も加味されていた。そして、方言グッズの誕生や流通を可能にした背景には、標準語の普及やインターネットの発展という社会的側面があった。

前節で述べたように、常州という地はいわば現代中国語方言研究のスタート地点である。そのため、こういった現状に対して、「方言を用いたコマースリズムに成り下がっている」といった見方をする人が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学術的な枠組みにとらわれない方言表記だからこそ、本質を捉えており、これまでの言語調査ではあぶり出されなかった現象を発見できる可能性を秘めている。というのも、学術的な調査をおこす場合、調査者は正確な音声記述をしようと、被調査者に「ゆっくり」「はっきり」発音するよう依頼することがあるからだ。しかしそれは、どこか「よそいきの」発音になってしまう恐れもある。

方言を一つの資源として活用する場面は今後も増えていくだろう。方言の新たな活用の実態を検討することで、中国語方言研究の新たな方向性を見出していきたい。

付記：本研究は、科研費 JP 20K13002（若手研究「中国における官話方言の新たな受容・活用の実態解明に向けた包括的研究」）の助成を受けたものである。

## 参考文献

### 【日本語文献】

- 井上史雄 2000. 『日本語の値段』 大修館書店
- 井上史雄・大橋敦夫・田中宣廣・日高貢一郎・山下暁美 2013. 『魅せる方言 地域語の底力』 三省堂
- 大西博子 2020. 「呉語における入声舒声化—進行プロセスを中心に—」 『近畿大学教養・外国語教育センター紀要（外国語編）』 11(1), pp.87-110
- 三間英樹 2014. 「「空耳アワー」にみる音の類似と弁別索性」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 87, pp.19-34
- 自治体国際化協会 2013. 『中国におけるインターネット発展と自治体情報発信の展望』 Clair Report 383 (<http://www.clair.or.jp/j/forum/pub/docs/383.pdf>)
- 中村雅之 2010. 「漢語近世音のはなし--(6)尖音と団音」 『古代文字資料館 KOTONOHA』 90, pp.1-5 (<http://www.for.aichi-pu.ac.jp/museum/pdf7/nakamura90.pdf>)

### 【中国語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1989. 《汉语方音字汇 第二版》 文字改革出版社
- 曹志耘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 语音卷》 商务印书馆
- 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5. 《常州市志 第一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高名凯・刘正琰 1958.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 文字改革出版社（鳥井克之訳 1988. 『現代中国語における外来語研究』 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 16）
- 侯超 2013. 方言与网络语言 《语文建设》 2013 年第 4 期, pp.64-66
- 黄伯荣・廖序东 2017. 《现代汉语 增订六版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
- 《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 编委会 2015. 《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第四册常州卷》 凤凰出版社
- 钱乃荣・许宝华・汤珍珠 2007. 《上海话大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史有为 2019. 《新华外来词词典》 商务印书馆
- 汪磊 2012. 《新华网络语言词典》 商务印书馆
- 汪平 1988. 常州方言的连读变调 《方言》 1988 年第 3 期, pp.177-194
- 徐世荣 1990. 《北京土语辞典》 北京出版社

- 殷北华 1999. 常州方言入声与普通话对应关系初探《常州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  
1999年第4期, pp.17-18
- 袁家骅 1983.《汉语方言概要 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 袁钟瑞 2020. 新中国推广普通话 70 年《汉字文化》2020 年第 1 期, pp.1-5
-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2012.《语言学名词》商务印书馆
- 曾海萍 2009. 网络语言与方言《魅力中国》22, pp.139-140
- 詹伯慧 1981.《现代汉语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樋口靖訳 1983.『現代漢語方言』光  
生館）
- 趙元任 1928.《現代吳語的研究》清華學校研究院
- 趙元任 1954. 方言記錄中漢字的功用《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輯 慶祝朱家驊先生六十  
歲論文集》, pp.117-128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20.《202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
- 周源·屠国瑞 2011.《常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Commercial Use of Dialects:  
Focusing on the Case of Changzhou Dialect Playing Cards**

Chiemi Hidaka  
*Kanazawa University*

**[Abstract]** Recently, many commercial products with Chinese dialects have appeared in China. One such product, a set of playing cards in the Changzhou dialect of the Wu languages, uses the dialect's transcrip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standard Chinese. The selection of the characters was based on the overall similarity in consonants, vowels, and tones, while also taking into account elements of word play to make the product commercially viable. Compared to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used in academic settings, these products lack some objectivity and accuracy, but examining how dialect notation is used in such products allows us to observe phenomena previously unnoticed in conventional language surveys. With the analysis of “Visualized Dialects,” which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we can find a new direction for dialect research methods.

## 至る能はずと雖も、然れども心は之れに郷往す

### —岩田先生との交友回想—

劉 乃華 （吉村桜子 訳）

公立小松大学

私が岩田先生と出会い、友人として親しくお付き合いさせていただくようになってすでに20年になる。20年といえば人生において、決して短い時間ではない。20年このかた、私は幸運にも岩田先生が中国での方言野外調査の経験を楽しそうに語られるのを拝聴し、先生が昼夜を問わず寝食も忘れて大規模な国際学術会議開催のため計画、準備されるのを目の当たりにできた。そしてこの20年、私達は幾度となく食事を共にし、小松市に来てからは学生たちの合宿にも共に参加した。

中国の学者たちが岩田先生を語るとき、必ずその名前に「国際的に著名な中国語学者」の名が冠せられ、「中国語言地理学を復興させた貢献者」と称えられる。その訳書『漢語方言地理学』（グロータース著、石汝傑、岩田礼共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と大著『漢語方言解釈地図』（岩田礼編、白帝社、2009）は、すでに漢語方言地理学の研究者及び学習者の必読書となっている。方言地理学について私は全くの門外漢である。しかし、岩田先生のご退官に際し、この世界的な中国語学者との日常的な交流を回想しておく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た。それは自分自身の記憶や懐旧の念をとどめるためだけでなく、その記憶や懐かしさを、今後の自分の教育や研究の指針としていきたいからである。私の教育人生も残りわずかとなった今、この目標にたどり着くのは難しく、ただ仰ぎ見るのみだと分かってはいる。「虽不能至，然心郷往之」（至る能はずと雖も、然れども心は之れに郷往す）という司馬遷の名言に、私の心境が最もよく表現されているだろう。しかし、私は心に指針があれば生活にも目標が生まれると信じている。学者たちの中には、外語教育は学術とはいえないなどと言う人もいるけれども、私は岩田先生のように粘り強く学問と教育にこだわり続け、生ある限り日本の中国語教育に微力を尽くしたいと願っている。

岩田先生とのお付き合いは20年にわたり、思い出深いことは少なくないが、紙幅の都合上、そのうちの2つを紹介しよう。

来日後、私の最初の教育現場は愛知県立大学であった。そこで教え始めて程なく



中国学科から通知があった。各教員は自分の専門を考慮してそれぞれ一般向けの文を書き、それらをまとめて授業用に出版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日本での仕事や生活にまだ慣れていなかった私は、来日後の中国語教育の実情を考慮して、『中国の称谓語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文化』という小文を書いた。それは来日以来初の習作で、下書きを書き上げるとすぐに中国語に精通しておられる岩田先生に教を乞うた。ほどなく私の研究室に来られた先生は、「『称谓録』を読んだ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と問われ、話の途中で一冊の黄ばんだ本を手渡された。それは清代経学の大家、梁章鉅（1775年—1849年）の著作であった。梁章鉅は彼が収集した多くの古代の呼称を分類、編纂し書物にしたが、収集量の豊富さ、例証の深さは、『爾雅』を継いで中国の親族称谓を収録した文献の中で最も完全なものの一つといえる。私はこのように学術価値の高い著作を見たことも聞いたこともなく、まさに汗顔の至りであった。

この本を通して私は岩田先生の深い学識、教養に感銘を受け、心底からの尊敬の念を抱かずにはいられなかった。たしかに、先人の所説を読まずして「称谓と文化」を語れようか?先生は特に意にとめずにこの本を薦めてくださ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このことで私は自分の研究上の弱点を知った。また、先生は現代語の事実を調べる時も、同時に文献資料の把握と調査を重視しておられることがわかった。学問上岩田先生には及ばないとしても、伝統と現代を共に重視するというその研究理念には恥いらんばかりで、私にとっては大変有益な出来事だった。まさに孔子が『礼記』の中で述べた「学然后知不足、知耻而后勇」（学んで然る後に足らざるを知る、恥を知るは勇に近し）である。今も文献資料に目を通すたびに、岩田先生に本を薦めていただいた時の光景が目に浮かぶ。

岩田先生は金沢大学に転任となる1年前、「国際中国語学学会第11回年次大会」の開催に全身全霊をかけて取り組まれた。国際中国語学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略称 IACL)は中国言語学を研究する国際的な学術団体であり、世界で唯一の中国言語研究に関する学術組織である。世界各地の中国言語研究者たちが一年に1度一つの大学に集まり、高齢ながら現役を続ける大家から、将来有望の若手まで、皆が中国語を介して互いに学術の向上に励み、交流を深めるといふ国際中国語学界における一大イベントである。こういった世界規模の学術会議を開催するには、主催者側は、その学術力やアピール力、組織力が試されるだけでなく、マンパワーや十分な財力、そして並大抵ではない気力や体力も求められる。

私と岩田先生の研究室は一部屋隔てているだけだったので、以前は互いに研究室を訪れあった。仕事の話をしたり、雑談したり、いずれもごくありふれたものだった。しかし彼が国際学会の準備を始めると私に告げたのちは、その姿を見かけることが難しくなった。先生を手伝う学生が数人慌ただしく研究室に出入りするのをたまに見かけることがあり、毎日朝から晩まで研究室内で多忙を極め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った。

学会が始まる1週間前になってようやく、準備会の教員会議で疲れた様子の先生に会った。先生はいちいち事細かに会議の準備状況を皆に説明した。会議参加者の食事やホテルなどの手配から大小様々な会議の具体的な日程、学生ボランティアのグループ分けから教員たちの連携の段取りまで、事の大小を問わず周到に準備されていた。私は先生の非凡な業務遂行能力に驚かされた。なぜなら、もし中国でこのような会議を準備するとなれば、数人から数十人でグループを構成するからである。業務を明確に分担し、各々が責任を負って共同で仕事を成し遂げるため、1人で決断し行動することはほぼありえない。そして学会は、疑いもなく先生による周到で綿密な準備と皆の積極的な協力の下、成功裏に終わった。

この学会が行われてすでに20年が過ぎた。だが私は、会議最終日の午後、バスに乗りこんだ参加者たちが微笑みながら手を振り、愛知県立大学のキャンパスを後にする光景を今でもはっきりと覚えている。彼らの親しみのこもった笑顔から、会議が成功裏に終わったことに対する皆の満足感を感じた。そしてしきりに手を振る姿からは、運営スタッフに対する心からの感謝の意が伝わってきた。会議参加者に別れを告げた後、引き続き簡単な総括会議が開かれた。会の席上、岩田先生は、感動を抑えきれず、言葉を詰まらせ、涙を流された！男子たるもの泣くべからずと言うが、準備から閉会までの全過程での苦労や喜び、困難や感動、辛さ苦しさはその場に身を置いていた先生にしか分からないのだ。「労苦而功高」（苦労して功績をあげる）という言葉によってこの国際学会に対する先生の多大な貢献を評価するのは決して大袈裟ではない。

会議の準備と開催過程で、効率的な組織力や柔軟な協調性、持続的な集中力など、先生の学者としての別の一面を私は見ることができた。5年前、先生から「公立小松大学 国際文化交流学部」の設立に携わると伺った時、私の脳裏にはすぐに「国際中国語言文学会第11回年次大会」を準備されていたあの先生の情景が一つまた一つと浮かんできた。天性の「岩」の如く強靱な気質と、「田畑」の如き広い思考力を持った岩田教授は、再び目標を定め、倦まずたゆまず、昼夜を問わず専心没頭

されていた。

あっという間に20年が過ぎた。はたして人生に幾度の20年があるのだろうか。私と岩田先生は愛知県で知り合ったが、お付き合いさせていただいた時間としては石川県が最も長い。20年このかた、先生は仕事関係では私の上司、教育現場では同僚であったばかりでなく、学問の道では師匠、そして私を特別気にかけてくださる兄でもあっ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に悲歡離合有り、月に陰晴圓缺有り、此の事古より全きこと難し）。先生は間もなく大学の教壇に別れを告げられるが、退官後家庭内で楽隠居されたりすることはないものと信じている。なぜなら、先生の豊富な中国語方言資料が先生を呼んでおり、中国語方言地理学を志す学生が待っており、中国語方言地理学に関する学術交流活動が先生を待ち望んでいるからだ。先生は永遠に中国語方言地理学の国際舞台に立ち続けるであらう。

2022年2月5日 6号研究室にて